

四庫禁燬書叢刊編纂委員會

北京出版社

四庫禁燬書叢刊

# 子部第一八冊目次

林子三教正宗統論三十六冊(二)

(明)林兆恩撰  
明萬曆刻本

.....



林子三教正宗統論三十六冊(二)

〔明〕林兆恩撰

明萬曆刻本

北京大學圖書館藏

林子小序

子壽初覽林子一貫章。茫然也。既而從三教先生受學。乃始知一者。心也。太極也。兩儀四象皆在其中。而天地萬物亦不能外焉。邵康節曰。心爲太極。朱子曰。中間空處是也。周子曰。聖人者。立人極者也。又曰。聖人定之以中正仁義。而主靜。立人極。人極也者。心極也。心極既立。而兩儀自生。兩儀既生。而四象自著。上天下地。以奠以位。品物萬形。以生以成。是一貫之旨。固如是其微矣。若非曾子其孰能唯之。無惑乎子貢而下而有所未達也。門人木子壽謹識。

三教正宗統論

門人盧文輝校訂

林子

時有訪林子於榕之城西僧舍。與林子談及儒者之學。至一以貫之章。一人曰。以一理貫通萬事。真善發聖人之蘊也。一人曰。凡事憑理做去。真爲學之領要也。林子曰。卽此可以明一貫之道。而爲孔子之的傳可乎。二人對曰。有何不可。信如所言。則一貫之道。子能知之。是又二孔子也。余能唯之。是又一曾子也。卽七十子之賢。求聞以一貫授之者。非聖人之吝教也。穎悟莫如子貢。雖啓之者再矣。而猶未達。何子言之之易。而余唯之之。不難也。二人猶不悟。廼曰。非子之高明。其孰能知之。林子於是呼諸僧而語之。咸曰。得其意矣。復就途人而告之。咸曰。得其意矣。由斯而言之。余亦孔子也。而諸僧及途人。皆曾子也。何春秋之時。得人之難。而今乃反人才之盛也。何

三教正宗

林子

一

上

下

中

左

右

前

後

內

外

上

下

中

左

右

前

後

內

外

上

下

中

左

右

前

後

內

外

上

下

中

左

右

前

後

內

外

上

下

中

左

右

前

後

內

外

上

下

中

左

右

前

後

內

外

上

下

中

左

右

諸僧及途人之所知者。而七十子乃反不達也。二人復變其說曰。孔子只言箇一字。而門人昧之。朱子添箇理字。而萬世唯之。林子曰。孔子何不添箇理字。使三千之徒。皆得其傳。萬世而下。皆知其道。豈孔子闡道之秘。不若朱子歟。抑孔子教人之心。不若朱子歟。二人默然。無以答。林子又曰。曾子之與朱子孰賢。二人卽曰。朱不如曾。然則忠恕之道。子知之乎。幸爲我言之。林子三問而三不答。曰。幸無多讓。卽其所聞知者而言之可乎。二人乃曰。忠者體也。恕者用也。忠存於中。而恕以推之。所謂無忠。做恕不出也。林子復以此呼諸僧而語之。咸曰。非我所得。而與知也。復就途人而告之。咸曰。非我所得。而與知也。豈曾子之學。不若朱子。而忠恕之說。不如添箇理字之爲真切明白邪。余以朱子之註。不達孔子之心。而吾子之言。又不得朱子之意也。於是二人憮然而悟曰。終身在迷途之中。自以爲得人。憮然而悟曰。終身在迷途之中。自以爲得

三教正宗

林子

二

上

下

中

左

右

前

後

內

外

上

下

中

左

右

前

後

內

外

上

下

中

左

右

前

後

內

外

上

下

中

左

右

矣。因聲附和。習而不察者然也。迺今知聖人之道。真非淺學之徒所能測其藩籬也。子真儒者。得聖人之意矣。且聖人之道。非子而孰啓其秘哉。迺固問一貫之旨。林子曰。堯舜之執中也。復問執中之旨。林子曰。老子之得一也。復問得一之旨。林子曰。釋氏之止止也。二人嘆曰。雖未達一貫之旨。而俗學之陋。三教之同。迺今知之矣。迺今知之矣。

有以老子爲邪而非之者。造林子。林子曰。老

主教正宗

林子

三

子之道與儒者異乎。曰。然。然則堯舜之執中。與老子之守中。孔子之一貫。與老子之得一。堯夫之天根月窟。與老子之爲天地根。亦以爲異可乎。其人率爾遂以爲異。林子曰。請問其所以異。其人不能答。反以爲同。林子曰。請問其所以同。其人又不能答。反以爲異。時有談佛者。自謂有得西來之旨。與林子語及無所住而生其心。林子曰。上文云何應住。云何降伏其心。降或如字。或平聲。對曰。當作

平聲。林子曰。豈以心敵外物而降之邪。對曰。然。信如所言。則降當作降敵之降。而伏亦當作懾服之服歟。其人默然。

林子一日偶與數人談及心性之學。林子曰。人之所以得於天者。先有性歟。抑先有心歟。或以性先而心後。或以心先而性後。或以心性本無先後。林子曰。諸君所學儒者之道同也。師同也。何其所言而大相倍戾。若是耶。衆咸默然。於是三問。而林子迺言曰。天之所付

三教正宗

林子

四

於人者。只一性而已。獨不觀之書子。書曰。上帝降衷。厥有恒性。又不觀之中庸乎。中庸曰。天命之謂性。性字從生。從心。心由性生也。善言天者。曰天無心也。善言聖人者。曰聖人無心也。堯舜之執中。孔子之一貫。老子之得一。皆所以全其性。以復天地之初也。林子曰。石有性。故兩石相搏而火生。木有性。故兩木相摩而火生。物之有火。猶人之有心也。

林子曰。世人於君臣則思義。而或有不義於父子則思仁。而或有不仁。於兄弟夫婦朋友則思序。思別。思信。而或有不序。不別。不信。所謂勉強爲善。猶爲未善也。聖人遇君臣則卽義而止於義。遇父子則卽仁而止於仁。遇兄弟夫婦朋友則卽序則別則信。而止於序止於別止於信。所謂寂然不動。感而遂通也。兆翁問。聖人之所以同天。林子曰。易曰。天行健。天之所以行健者。以北辰之樞也。晝夜不停。而歲功斯成矣。聖人之所以同天者。亦惟執其樞。而吾身之北辰安其所而不動也。故曰。天何言哉。四時行焉。堯舜之執中。孔子之一貫。老子之得一。聖人之北辰居其所矣。聖人亦何言哉。故曰。多言數窮。不如守中。羅烈問曰。古之君子仕乎。林子曰。仕以行其道也。所謂其君用之。則安富尊榮。其子弟從之。則孝弟忠信。是仕道之有益於人國也。若道不有諸已。而以仕爲通者。何歟。冉求之仕。

魯執與顏子陋巷樂道之爲高。子貢之結駟執與原憲蓬戶自守之爲貴。故開也不仕。孔子說之。費宰之使孔子賦之。今之教人者。率以科舉不足。以累人。雖未嘗一日講明乎道。而速使之仕。是以美錦而令其學製也。不亦惑乎。嗚呼。出處之義。不明於世久矣。非有孔孟之道德。而欲歷聘諸國焉。亦論語所云患得也歟。然則科舉不足以累人。而人自累科舉也。斯言非歟。林子曰。有其道則科舉不累人。以累人。無其道則人自累科舉矣。僧如固問。顏之義。林子曰。顏者。顏也。爲時所怪。而顏之堯舜傳賢。當時怪之。是堯舜顏於傳賢也。湯武放伐。當時怪之。是湯武顏於放伐也。時安於名。而去名者。爲時所怪。時安於利。而謝利者。爲時所怪。然則顏之名。亦美乎。曰。亦不美也。亦不惡也。顏於古。則君子蓋之。顏於俗。則時人怪之。周有太顛。文王臣之。唐有大顛。昌黎友之。張顛草書。後世宗之。想其

時怪之。故以爲顛。而諸君亦遂以顛自號。是顛之名亦未嘗惡也。

林子曰。周易一書。伏羲始之。而文王周公特成之。何爲遽以易繫周。而文王周公之心。必有所不然者。蓋周者。反復之義也。由一陽之復。而臨而泰。至於六陽之乾。由一陰之姤。而遯而否。至於六陰之坤。所謂反復其道也。天之氣下降。而山川出雲。地之氣上騰。而天降時雨。凡夫人之有男有女。物之有雌有雄。莫

二教正宗

林子

七

不皆然。故觀太極之圖。可以明周字之義矣。或者以爲人之男女。物之雌雄。難以言周。林子曰。即其氣之相軋。精之相搏。斯謂之周。所謂絪縕摩盪。情相感通也。豈必如天地之輪轉而後謂之周耶。

林子曰。周易一書。伏羲始之。文王周公成之。孔子終之。所以闡性命之微。明心身之學。凡天地萬物之理。無不悉備。爲萬世豪傑之士而設也。吾嘗謂易之經。始而秦皇以卜筮之

書而獨存之。得以窺聖人之奧也。終而後世。因占者之語。而易視之。反不達聖人之心也。

林子曰。易者。日月也。日月者。陰陽也。一天一地。一男一女。一雌一雄。夫是之謂日月。夫是之謂陰陽。如此而周之。則能生。故曰生生之謂易。如此而周之。則能變。故曰易者變也。如此而周之。則謂神之不測。故曰陰陽不測之謂神。分則陰陽岐而爲二。交則陰陽合而爲一。一者太極也。易曰。易有太極。

三教正宗

林子

八

林子曰。周易者。亦周天之義也。易曰。剛柔相摩。八卦相盪。又曰。日月運行。一寒一暑。又曰。原始要終。故知死生之說。又曰。變化者。進退之象也。剛柔者。晝夜之象也。所謂陰陽迭運。剛柔爲經。天且不違。故曰。天地設位。而易行其中矣。凡先天圖。後天圖。六十四卦圖。皆以圓而布列之。豈無意哉。周天之義也。夫周易。既謂之周氏之易。則周天亦謂之周氏之天。歟。且天之氣。以圓而運。地之質。以方而凝。聖

人者亦惟執天之樞則吾身之八卦自相摩盪而日月運行於其間是聖人之易一天也故能陰陽而剛柔之變化而進退之春秋在我而天地不得而寒暑之晦明在我而天地不得而晝夜之則始終之理備而死生之說明矣

黃封問曰當今之時以宋儒之註制科而取士者何也林子曰此立制之善也宋儒之註雖不得聖人之大即其易知而可持循者亦

三教正宗

林子

九

孔子所謂可使由之道也

林子曰金剛之降伏其心道德之虛心實腹周易之洗心退藏其道一也而坐禪以學佛運氣以脩道支離以明儒三教之名於是乎興矣

兆居問曰知者有所愚而愚者有所知歟林子曰愚者豈無一知可幾於知者而道之太雖知者有所不知也又問曰賢者有所不肖而不肖者有所賢歟林子曰不肖者豈無一

能可幾於賢者而道之大雖賢者亦有所不能也

林子曰棄知者之愚不可以此而遂愚知者也棄賢者之不肖不可以此而遂不肖賢者也用愚者之知不可以此遂知愚者也用不肖者之賢不可以此遂賢不肖者也

林子曰知者知之而愚者之知亦知之愚者愚之而知者之愚亦愚之賢者賢之而不肖者之賢亦賢之不肖者不肖之而賢者之不

三教正宗

林子

十

肖亦不肖之故天下無遺知而愚者不得而罔之天下無伏賢而不肖者不得而欺之此用人之大方非聖人不能也

林子曰愚者詐其知而復指知者之愚不肖者詐其賢而復指賢者之不肖後之人主能不爲之所惑者希矣

林子曰知者之知知之大也愚者之知知之小也賢者之賢賢之大也不肖者之賢賢之小也愚者之愚愚之大也知者之愚愚之小

也不肖者之不肖。不肖之大也。賢者之不肖。不肖之小也。故聖君用知者之知。以及愚者之知。用賢者之賢。以及不肖者之賢。賢君用知者之知。而棄愚者之知。用賢者之賢。而棄不肖者之賢。庸君用愚者之知。而愚知者之知。用不肖者之賢。而不肖賢者之賢。

林子曰。廉者。廉之。而貪者。必詐其廉。貪詐其廉。故貪者。反爲廉矣。貪反爲廉。則廉者。不得不反爲貪也。直者。直之。而曲者。必詐其直。曲

三教正宗

林子

十一

卷

詐其直。故曲者。反爲直矣。曲反爲直。則直者。不得不反爲曲也。

林子曰。廉者。有時而貪。貪而廉也。貪者。有時而廉。廉而貪也。直者。有時而曲。曲而直也。曲者。有時而直。直而曲也。廉而貪者。非爲廉也。以爲貪之地矣。直而曲者。非爲直也。以爲曲之地矣。貪而廉者。勢不得不貪。而廉在其中矣。曲而直者。情不得不曲。而直在其中矣。林有棟問顯親。林子曰。將欲爲古之人。而顯

其親乎。抑將爲今之人。而顯其親乎。今人之顯其親也。則爲公爲卿。而古人之顯其親也。則爲賢爲聖。夫我能爲公爲卿。而顯之於朝也。則必曰公卿之父矣。若我能爲賢爲聖。而顯之於世也。豈不曰聖賢之父哉。吾子將欲爲賢爲聖乎。爲公爲卿乎。有棟曰。敢不佩明訓。以修身。思無忝於親者乎。

鄭榮問曰。學道而人非之者。何也。林子曰。苟其志之果堅。意之果誠也。而詬訛之來。乃吾

三教正宗

林子

十一

卷

脩身之一助也。故曰。士憎茲多口。文王孔子。猶且不免。況後世乎。故我所爲而善也。人苟非之者。過在人也。我所爲而不善也。人苟非之者。過在己也。子曷不反而思之。我之所從。與爲善者非乎。而人之非我爲善者非乎。我之果善而爲人之所非乎。我之未善而爲人之所非乎。我之學立異於俗。而人非之乎。我之學不得不異於俗。而人非之乎。其將執德之必私。信道之必篤。不受變於俗。而任其非



之乎。抑將用意之未誠。立志之不堅。欲和同於俗。而求免於非之乎。我苟非也。雖天下是之。而我自以爲非。我苟是也。雖天下非之。而我亦以爲是。鄭榮又問曰。我之所是。而人非之。而人之所非。而我亦非之。如何。林子曰。人之非。非也。而我非之者。亦非也。人之非我。非也。而我非人之非我者。亦非也。

柯維藩問坐禪。林子曰。坐禪者。非禪也。問運氣。林子曰。運氣者。逆氣也。

三教正宗

林子

十五

林子曰。世之學佛者。即坐禪。而問人之學佛者。必曰。能坐禪乎。否也。如此。則磨礱之譏。非乎。世之脩道者。即運氣。而問人之脩道者。必曰。能運氣乎。否也。如此。則鼓脹之徒。是乎。不坐禪。而心自禪。不離這箇。也不運氣。而氣自運。無暴其氣也。

鄭泳問河圖洛書奇偶之數。林子曰。河圖以偶起數。洛書以奇起數。偶則二而八之。奇則三而九之。九虛其中。亦八也。八實其中。亦九

也。堯舜之中。老子之玄牝。吾身之河洛也。田畫九區。蓋取諸奇。圖列八陣。蓋取諸偶。

鄭泳又問曰。皇極經世用四者。何也。林子曰。即其中之虛者而五之。猶言仁義禮智。而信在其中矣。言金木水火而土在其中矣。

林子曰。商湯夏臺。文王姜里。箕子爲奴。周公居東。古之聖賢。何嘗不遭詆訛而蒙戮辱哉。君子惟盡其在我。爾至於禍變之臨。則亦寵辱不驚而已。

三教正宗

林子

十四

時呼林子爲顛。而諸生不悅。林子曰。當今之世。與春秋之世何如也。我之道。與仲尼之道何如也。仲尼之在春秋也。事君盡禮。人以爲諂也。歷聘諸國。人以爲佞也。爲君者諱。人以爲黨也。每事必問。人以爲不知禮也。甚至於削迹伐木。累粟喪家之狗之譏。則當時爲人之所詬訛者。亦至矣。況余不逮仲尼。世不及春秋。而以我爲顛。不亦宜乎。不亦宜乎。

林子曰。三代以上。三教之道。出于一。三代以

下。三教之道分爲三。論語七篇。民可使由之之道也。道德周易。民不可使知之之道也。夫可使由者。則索隱之徒。遂鄙夷之。不可使知者。則支離之徒。遂荒唐之。

吳三樂問曰。子夏篤信聖人。何爲其出見紛華而悅也。林子曰。甚矣我攝心之難也。甚矣哉。攝心之難也。

林子曰。按今人之善惡。而賞罰之。有權存焉。按古人之善惡。而是非之。有道存焉。教少正。

三教正宗

林子

十五

七

卯。春秋之聞人也。惟仲尼定其罪而辟之。老子。古之聖人也。惟仲尼知其神而龍之。

又有非老子者。林子舉五千言之首章。道可道。句以問之。其人不能答。又舉無名天地之始。句以問之。其人不能答。於是知世之非老子者。皆未知老子之道也。

周如絲問老子之無爲。林子曰。得其一而萬事畢。老子之無爲也。

林子曰。求也爲季氏宰。而賦粟倍他日。豈聖

人之教有未至歟

林子曰。孟子曰。以至仁伐至不仁。何其血之流杵也。下章又曰。無畏富爾也。非敵百姓也。百姓亦惟若崩厥角而已。何爲前徒而倒戈也。況革車特三百兩。而虎賁特三千人乎。故曰。盡信書。則不如無書。

林子曰。大學曰。在止於至善。說者謂明德新民所當止者。即至善之所在也。此以其在外言之。下文曰。定靜安慮。似不在外也。若知明

三教正宗

林子

十六

七

德新民所當止者。不過想像之知也。安能定靜而安慮邪。愚謂止至善者。即易之艮其止。止其所也。書之安汝止。欽厥止也。釋氏之止。止勿說也。且以明德言之。文王猶望道未見也。以新民言之。堯舜其猶病諸。況天下後世。不及堯舜。文王遠甚。安能知其至善之所在耶。

黃棟問病之所由生。林子曰。其氣逆也。問氣之所由逆。林子曰。其神馳也。神定而氣自順。

氣順而病自除矣

林子曰。良其背不獲其身。所謂內不見已也。行其庭。不見其人。所謂外不見人也。

林子曰。世之詭譎者。即謂其得老子之術。豈非妄執必固張之之數言。而詬訛之邪。固字訓義與故不同。若固作故。則老子不能無心於其間。謂之老子之術可也。且盈而必缺。中而必昃。寒往而暑。晝往而夜。天道之常也。吾嘗即天道而倣老子之詞曰。將欲缺之。必固

三教正宗

林子

十七

三

盈之。將欲昃之。必固中之。將欲暑之。必固寒之。將欲夜之。必固晝之。謂天之有術可乎。萬物之生而死。榮而悴。成而毀。亦天道也。天何心哉。至於柔勝剛。弱勝強。貴以賤爲本。高以下爲基。等數語。亦惟推物理之自然爾。由是觀之。則世之非老子者。非惟心不達老子之意。亦且目不涉老子之文。以固作故。不亦重可嘆乎。

林子曰。人之所貴非我也。我之所貴非人也。

非我。則貴不在我。我不得而有之。非人。則貴不在人。人不得而奪之。人不得而奪。則可以處榮。可以處辱。榮辱不在我也。我不得而有。則人得而榮之。人得而辱之。榮辱不在人也。黃似問曰。貴賤得而一乎。林子曰。因人之所貴而貴之。未嘗有貴之之心也。因人之所賤而賤之。未嘗有賤之之心也。

兆詰問曰。死生得而齊乎。林子曰。如此而生未嘗以生爲心也。如此而死未嘗以死爲心也。

三教正宗

林子

一八

也

林子曰。我無善而名譽流者。非身之福也。我無惡而詬訛興者。非身之災也。

林子曰。矜名以爲高者。因名而喪其志也。弱利以爲榮者。因利而喪其志也。

林子曰。工文章者。謂道德爲迂。有道德者。謂文章爲技。迂者不文。而文。技者文而不文。星辰昭布。天無心也。天之文也。草木敷榮。地無心也。地之文也。典謨訓誥。聖人無心也。聖人

之文也

林子曰。世有處山林之中。以抗巢許之迹者。亦有居廟廊之上。以振周召之勲者。然欲爲巢許。即能爲巢許。志在已也。欲爲周召。不能爲周召。權在人也。況無周召之志。而希周召之顯榮者乎。

羅烈問曰。先生之學。何其易簡。何其平正。而外人以爲怪。以爲顛者何也。林子曰。君子爲已。不求人知。人之不知我者。由我之不爲人。

三教正宗

林子

九

所知也。我之道。如其怪也。如其顛也。而人怪之顛之。寧無羞乎。非其怪也。非其顛也。而人怪之顛之。吾何愧焉。

吳雲龍問。一陽未復。而天氣之寒。甚於積陰之候。一陰未歸。而天氣之暑。甚於積陽之候者何也。林子曰。一陽未復。迫陰氣以上升。故寒。至於三陽之泰。而陽氣始出地而和矣。一陰未歸。迫陽氣以上升。故暑。至於三陰之否。而陰氣始出地而涼矣。故復姤爲陰陽之始。

而否泰爲陰陽之中

時有造林子者。自謂上而天文。下而地理。中而人物。皆已達其微。而會其要矣。又盛言孔子之所以是。而老子之所以非者。林子曰。老子之道。果非乎。曰。然。林子舉天地之間。其猶橐籥。句以問之。其人不能答。良久曰。所言之理。今人不能解。豈大中至正之道哉。林子又舉天之所以能運轉者何如。而聖人之所以同天者何如。以問之。其人又不能答。林子曰。

三教正宗

林子

十

造化之理。今人不能解。亦豈大中至正之道哉。其人出。林子嘆曰。不知天地之理。安識聖人之道邪。

林子曰。黃帝鼎湖。非今之所謂道。歟。何其歷帝而五之。於是知三教之名。三代以上未之有也。

林子曰。天不言。而所以立天之極。則四時之所以行。萬物之所以生者。在是矣。聖人不言。而所以立身之極。則四時之合序。萬物之皆。

備者在是矣

林子曰。北辰居其所而天之所以爲天者。易簡盡之矣。執中立其極而聖之所以爲聖者。易簡盡之矣。

兆詰問曰。康節曰。太玄見天地之心。敢問何說也。林子曰。楊雄作太玄以擬易。得易之意也。易用八而虛其中。中之虛者。神無定位而周流於八者之間也。太玄用九而實其中。中之實者。神立其位而周流於八者之間也。虛

三教正宗

林子

主

者虛之而未嘗虛。實者實之而未嘗實。天地之心也。

兆居問曰。道可以一言而知之乎。林子曰。堯舜之執中。孔子之一貫。亦一言也。故曰。半言片句。便通玄者。此也。

兆瓊問曰。儒者不言玄。而楊雄之書。以玄配名者。何也。林子曰。舜之德曰玄德。則唐虞之帝。曷嘗諱言玄也。

黃大本曰。道不以貴而榮。而諸生之貴者。忘

其實矣。道不以年而尊。而諸生之長者。忘其年矣。

林有棟問曰。老子曰。下士聞道大笑之。何也。林子曰。道喪久矣。而卒然以樂道爲事者。無惑乎世人之笑我也。若不能勤而行之。而有無於存亡之間。其不爲上士之所笑者乎。昔日之友數人。願從林子而師事之。林子曰。友可以爲師乎。數人曰。昔日之友先生者。以文也。今日之師先生者。以道也。林子固謝之。

三教正宗

林子

主

數人曰。黃州非先生之友乎。而先生與之者何也。林子察其意之果誠也。不得已而諾之。於是數人遂從諸生而齒列之。黃州曰。師者事也。事先生之禮。不至。傳先生之道。不習。則亦非先生之徒也。數人咸曰。事先生之禮。敢不至乎。傳先生之道。敢不習乎。

林子曰。坐禪以學佛。運氣以脩道。雖大失釋迦老子之本意。然亦能忍嗜欲。絕聲利。其於孽孽爲名而爲利者。亦大不侔矣。

林子曰。後世之儒者。壞於支離之習。亦甚矣。苟有返本還原之道。驟以語之。未有不驕且駭也。投人夜光。誰不按劍。則余之所言。安得不爲時人之按劍也哉。

林子曰。君子爲道不爲名。小人爲名不爲道。苟爲道也。天下非之而不顧。苟爲名也。一夫言之而遂阻。

陳所聞曰。道可得而悟乎。林子曰。道可聞而不可悟。論語曰。朝聞道又曰。可以語上。又曰。

三教正宗

林子

主

夫子之言性與天道。不可得而聞。蓋授者語之而受者聞之。既聞之後。則天下之物理。斯可悟而知矣。若道可得而自悟。則堯舜何不令舜禹自悟。而必以執中授之邪。孔子何不令曾子自悟。而必以一貫傳之邪。

林子曰。分庭抗禮。諸侯不得而友也。足加帝腹。天子不得而臣也。雖云士之自重。亦在上之忘勢。有以成之也。

林有棟問老子之無爲。林子曰。行其所無事。

也。以脩身言之。不亂其神也。以處事言之。不鑿其智也。

林子曰。苟可以仕。謂我爲任可也。苟可以處。謂我爲偏可也。孟子曰。歸潔其身而已矣。

吳雲龍問曰。學道之人。必謝時事而後可歟。林子曰。其在上也。堯舜之萬幾。文王之日昃。周公之吐握。其在下也。大舜之歷山。伊尹之有莘。傳說之傳巖。亦何嘗謝時事而無爲哉。林子曰。聖人無心而有心。有心而無心也。無

三教正宗

林子

主

爲而有爲。有爲而無爲也。

兆復問曰。老子無爲乎。林子曰。老子曰。慎終如始。則無敗事。又曰。兵者不祥之器。聖人不得已而用之。使老子居周公之位。而所以行政治民者。亦周公之道也。

兆瓊問曰。陰陽不測之謂神。何謂也。林子曰。兩精相搏。而神應之。兩精者。陰陽之精也。其間有不可得而擬議之者。神在其中矣。神者。火也。石石相搏。而火自生。至於萬物而兩之。

莫不皆然故一男一女而人生不測之神也  
一雌一雄而物生不測之神也

陳所聞問人身之水火林子曰人之始生也  
一點真水在上水性潤下由少而壯由壯而  
老而水反居下矣所以人老目眩而耳聾人  
之始生也一點真火在下火性炎上由少而  
壯由壯而老而火反居上矣所以人老便數  
而脚冷故常人順其水火之性道人復其天  
地之初

三教正宗

卷十

五

之

黃州問曰雲何爲而從龍風何爲而從虎林  
子曰水之氣上升則爲雲而龍乃水之精也  
故龍之嚙成雲而雲自附之一氣之相感也  
若夫風乃東方之木魂也虎乃西方之金魄  
也天地之理魂自歸魄月魄也而日之魂自  
應之虎魄也而風之魂自應之州又問曰虎  
交而月暈月暈而風生者又何也林子曰天  
高地下而一氣之相感者無高無下也蓋虎  
交則魄少衰上感乎月而月之魄亦不能載

其魂而暈魂溢而暈則風亦魂也遂從類而  
生矣州起而贊曰一氣之相爲感也何其微  
歟何其微歟

兆豸問性林子曰性至無也亦至有也兆豸  
曰何謂也林子曰四端具焉未嘗有四端也  
萬物備焉未嘗有萬物也然則老子何謂於  
仁義而捷提之林子曰老子豈以仁義爲不  
美也而固捷提之哉蓋性立天下之有而爲  
天下之大本也故性立而仁義自生易曰成

性教正宗

卷十

五

之

性存存道義之門孟子曰由仁義行非行仁  
義也所謂本立道生感而遂通也故舍性以  
爲仁未必不害仁也舍性以爲義未必不害  
義也於是知孟子之仁義蓋有得於性善者  
然也

兆居問顛亦有顛倒之義乎林子曰天在地  
上謂之否地在上謂之泰火在水上謂之  
未濟水在火上謂之既濟夫易非爲卜筮而  
設也蓋吾身亦有天地亦有水火故順則爲

否爲未濟。逆則爲泰。爲既濟。

黃帝問曰。之烏。月之兔。何義。林子曰。烏者黑也。非烏鳥之烏。蓋陽明而陰暗也。以月之兔推之。則日之中乃鷄也。又問曰。月之中豈有兔。而日之中豈有雞邪。林子曰。聖人之設象也。日生於卯。卯乃日之精。而謂之兔者。月中有日。陰中有陽也。月生於酉。酉乃月之華。而謂之雞者。日中有月。陽中有陰也。

有談儒者之學者。造林子。而問曰。神僊古有

之乎。曰。不知也。神僊可學乎。曰。不知也。然則

子之學也。豈儒者之道哉。何其不以儒者自名也。曰。通天地人曰儒。惡有其名而無其實也。如此。則子之學也。與世之儒者異乎。曰。未嘗異也。若外心性以爲學。則世之儒者與我異也。

黃大本問曰。世以老子爲虛無。何謂也。林子曰。性本虛而無也。惟至虛而天下之至實。實爲。惟至無而天下之至有。寓焉。此老子之所

以能還天地之初。復淳朴之原也。故實其腹則能得其一。得其一則能虛而無。大本又問曰。虛無之說。世人以外言之。何也。林子曰。豈非以天下之事。而率歸之無有歟。然此非老子虛無之大義也。大本又問曰。天下之事。虛而無乎。實而有乎。林子曰。虛實之間。有無之際也。聖人者。以事處事。而不以事累其心。其老子之無爲乎。

兆詰問聖人。不死。大盜不止。掎斗折衡。而民

不爭。何謂也。林子曰。以聖人字而觀之。便識

老子之心矣。豈有尊之爲聖人。而固譏之邪。善哉。莊子有言曰。天下之善人少而不善人多。則是聖人之利天下者少。而害天下者多也。豈非以竊聖人之道。而援以爲奸者發也。子獨不觀老子之言曰。兵者不祥之器。聖人不得已而用之。故其方用兵也。必不銷鋒鉏。鎬以坐視其危。則其當立制也。亦豈掎斗折衡以空抱其信哉。蓋傷時俗之流弊。不能復



如洪荒之無事也。故曰：以意逆志，是爲得之。林子曰：時之所安者，安而危也；時之所利者，利而害也。

兆多問曰：老子有言曰：非以明民，將以愚之。何謂也？林子曰：是非之心明，則是非從而生矣。利害之心明，則利害從而起矣。聖人者，不以利害傷其外，是非搖其中，故其民皞皞熙熙。至於耕田鑿井，猶曰：帝力何有於我？其利害是非之心，尚未明歟？故曰：不以智治國，國之福。

三教正宗

林

九

上

林子曰：聖人者，因所是而是之，忘其所謂是也；因所非而非之，忘其所謂非也；因所利而利之，忘其所謂利也；因所害而害之，忘其所謂害也。

林子曰：是非不在我也，然後可以是非人；喜怒不在我也，然後可以喜怒人。

黃州問曰：既曰運氣者逆氣也，又曰逆則爲泰，爲既濟者，何也？林子曰：順而逆之，所謂行

其所無事也。逆而逆之，所謂正而動長也。黃州未達。林子曰：運其氣者，逆而逆也。氣自運者，順而逆也。

僧如固問西來之旨。林子曰：卽達磨二字而觀之，可以得西來之旨矣。如固曰：何謂也？林子曰：天立其樞而輪轉之，磨之所以能輪轉者，得天之樞也。達磨之身中一天也，亦猶磨之得其樞也。故達其磨之理者，亦達磨也。世之坐禪而頑空者，不亦大可嘆乎？

三教正宗

林

手

法

周大臬悉焚業舉之書，來從林子。林子曰：焚書欲何爲？大臬曰：聞先生之風而興起也。林子曰：累不利於有司，而以分義自安，非道之正也。仲尼不用，乃明六經，余私心慕之。何至焚書以驚衆邪？大臬曰：朝市徒以喧人之情，而山林足以寂己之心，是以不願仕也。林子曰：有其道，則情不喧於朝市；無其道，則心不寂於山林。大臬遂悟。願復習舉子之業。林子曰：仕非爲名也，以爲道也；非爲己也，以爲民

也。故不棄科舉以謀身。不累科舉以溺志。斯得之矣。

或問曰。卒奴萊傭。天下之賤役也。陳氏之子不耻爲之。豈子教之邪。林子曰。此不待教而能也。以天下之賤役教人。則天下其孰從之。然則陳氏之子孰教之。林子曰。昔陳氏之子問曰。道可學歟。曰。可。如勸者。豈學道之人歟。曰。不知也。敢問何如。斯可以學道歟。曰。孔子之所謂狂者。又問何以謂之狂也。曰。我之安

三教正宗

卷十

三

共

於名而溺於利也。而卒然切心身以慕道德。能不驚時人之耳目邪。猶人之習於禮而飾於外也。而卒然爲羊奴而作萊傭。能不駭時人之觀聽邪。此惟狂者能之。不知人之有是非。而人亦不得而是非之。豈意陳氏之子。遂執賤役於道路。以示己之有大力量。而謂天下之人不得而是非之。此奚待於教。而余亦奚爲教之哉。

兆身問曰。陳氏之子志雖銳矣。然豈必羊奴

萊傭而後可以學道歟。林子曰。否。不然也。又問曰。周氏之子心亦專矣。然豈有焚書棄儒。猶不足與入道歟。林子曰。否。不然也。陳氏之子入試主司。過余而訪道。以斯時言之。猶有功名之志也。志在功名。不可與言道德矣。故彼幡然而悟。欲絕其外慕之私。周氏之子。悉焚業舉。從余以學道。以斯時言之。不復有功名之心也。心外功名。斯可以取功名矣。故余欣然而喜。欲反之中正之歸。因人而施。其心

三教正宗

卷十

三

上

一而已矣。

或曰。原壤自放於禮也。而曰孔子之故人者。何也。豈原壤慕孔子之禮義。而孔子喜原壤之曠達歟。林子曰。若以原壤慕孔子之禮義也。必不當有夷踞之非。若以孔子喜原壤之曠達也。亦不當有叩杖之舉。由此言之。則孔子之所以與原壤者。非夫人之所得而知也。吳三樂曰。或以道家務爲身圖。不免有自私自利之病。敢問何也。林子曰。老子柱下。莊生

漆園綺季定嫡冷謙作樂亦何嘗以隱爲高哉惟先正其心而後推以及人矣

魏岑問何以懲忿而窒慾林子曰攝其心則忿自懲而慾自窒矣

羅烈問曰當今之時專用儒者凡海內外特設一儒學足矣而又有僧綱道紀者何也林子曰三教之道聖人所不廢也特以其所可使由者與天下共之爾

林子曰後世不知釋迦之道爲何如也即

三教正宗

林子

其

注

今之和尚而非之可乎不可乎又不知老子之道爲何如也乃即今之道士而非之可乎不可乎然幸而孔子之道顯明於世也苟即今之儒者而非之可乎不可乎

林子曰人皆曰聖人之異乎人也而余則曰人之異乎聖人也聖人每同人以爲道而人每異聖人以爲人

林子曰和其光而同其塵觀聖人之外一衆庶也安汝止而執厥中觀聖人之內一聖人

也

時有造林子與林子談及格致誠正章其人曰格致誠正不必太分別而其體之惟一又當以誠意爲主然雖有先後次序之可言實無先後次序之可分林子曰然此果出於一人之私言乎抑或有所受之也曰夫有所受之也林子曰說經者當本之躬行實踐之餘而逆其命意立字之志以心感心是爲得之今若果以誠意爲主余亦從而易其語曰欲

三教正宗

林子

世

注

正其心先致其知欲致其知先格其物格物在誠意豈不明白何爲顛倒以問人耶若果無次序之可分則上文不宜錯用四箇先字下文亦不宜錯用四箇後字且脩齊治平先後之序既如是其詳明而格致誠正先後之序何如是其無差別邪其人默然

林瑞新曰聖人有不死之道乎林子曰有之敢問林子曰聖人以死爲歸不以死爲念故其死者身而所以未嘗死者心也孟子曰殊

壽不貳聖人不死之道也。若夫萬物皆敝而聖人不過同得是氣以成形爾。安能獨存於天地之間邪。

林子曰：聖人者，未嘗生，未嘗不生，未嘗死，未嘗不死，不生不死，聖人之所以超乎形也。有生有死，衆人之所以局於形也。

黃總問出處之道。林子曰：君子之在天下也，其君用之，必如成王之於周公也。然後得展其才。其子弟從之，必如七十子之於孔子也。

三教正宗

林子

五

七

然後得施其教。如是則出不徒出，而其道可行於時也。處不徒處，而其道可明於後也。

林子曰：君子終日乾乾而不息者，憂其道之不明於吾身也。吾身既明矣，又憂其道之不明於當時也。當時既明矣，又憂其道之不明於後世也。夫憂其道不明於吾身，所謂爲仁由己。我之憂可得而釋也。而其道不明於當時，及於後世，君子不能致力於其間，此其所以有終身之憂而不能一日忘於其懷矣。夫

以當時爲已任，而當時之薰其教者，是一時之師也。以後世爲已任，而後世之聞其風者，是萬世之師也。

林苞問曰：學道之人，或謂之迂，或謂之矜，或謂之立異者，何歟？林子曰：我之道非爲迂也。苟或偏於迂焉，當反之以時。我之道非爲矜也。苟或偏於矜焉，當守之以謙。我之道非立異也。苟或偏於異焉，當矯之以同。有則改之，亦自反之道也。

三教正宗

林子

五

七

黃對問曰：孔子曰：十室之邑，必有忠信。而互鄉之難與言也。亦終不可與入堯舜之道歟？林子曰：人皆可以爲堯舜也。特未聞堯舜之道爾。若聞堯舜之道也，安知其無豪傑之士出於其間乎？此孔子之所以與其進也。雖然，以堯舜之聖，而有丹朱商均焉，豈非下愚之不可移邪？然聖人終不忍以薄待天下也。故曰：往者不追，來者不拒。歸斯受之而已矣。

敘曰。癸丑之秋。閩中諸生從先生遊者數十人。先生之所以與諸生者。心性之外。不過明三教之同。俗學之病。天地聖人之所以合一者。言釋則曰坐禪之非也。言道則曰運氣之敝也。言儒則曰支離之陋也。與子言以孝。與弟言以悌。與臣言以忠。又令時誦論語之入孝九思等章。孟子之牛山。我所欲等章。或登高以暢其情。或歌詠以養其志。于于猶猶。不事矯飾。諸生成忻忻。

三教正宗

林子

廿一

然以爲得所依歸。僅再易月。遂辭諸生。諸生成願先生終惠教之而不可得也。迺各紀其所聞。共爲一帙。間有不達先生之辭。而少達明誨之旨者。大本等立雪至旬餘。始獲一見。廼固請先生筆削之。遂編成集。頗有次第。故聖道殊途。原無二致。故先之以三教。道外無聖性。外無道。故次之以心性。本立道生。居安資深。故次之以人倫。壯辰立樞。聖人合德。故次之以同天。聖人之

道。或出或處。故次之以仕道。身隱道晦。爲時所怪。故次之以顛義離群索居。佩服不忘。若自叛去。先生之棄。故終之以互鄉。中間紀錄。本無倫序。潛心玩味。至理咸備。集雖不多。亦可槩先生之大都矣。諸生得與斯集者。因有所述。故標其名氏。若紀其名而不繫之姓者。皆先生之諸季也。廼命梓人。敬刻于清源洞之虛白室。廣之同志。庶知先生之學得其大矣。

三教正宗

林子

廿六

嘉靖甲寅春正月元日。門人泉南黃大本謹撰。

林子三教正宗統論

門人盧文輝訂正

宗孔堂帖戒諸生

余少時寡識漫以道術學業兩相妨礙遂棄去舉子業以從事於道殊不知

御製明經之科明經者明道也幼而學之壯以行之道術學業豈有二邪龍江林子兆恩

三教正宗

宗孔堂

一

士者能持受孔門心法能時習舉子業而兩不相妨礙者是吾弟子也。入若不能持受孔門心法。卽與俗儒無別。非吾弟子也。勿入。或能持受孔門心法矣。而以舉子業爲相妨礙而輕棄去之。謂之士也可乎。亦非吾弟子也。勿入。其入者坐於東舍。毋越他舍。混坐農者工者商者。能持受孔門心法。各守常分。各安常業者。是吾弟子也。入若不能持受孔門心法。卽與俗農俗工俗商無別。非吾弟子也。勿

三教正宗

宗孔堂

二

之徒。能持受孔門心法。又且誦習經典而奉其戒律者。是吾弟子也。入若不能持受孔門心法。卽與俗僧俗道無別。非吾弟子也。勿入。或能持受孔門心法矣。而不習經典。不奉戒律。謂之道釋之徒也可乎。亦非吾弟子也。勿入。其入者坐於西之西舍。毋越他舍。混坐

戒弄口頭

心經曰。無無明。亦無無明盡。乃至無老死。亦無老死盡。常清靜經曰。觀空

亦空。空無所空。所空既無。無亦無。亦無。無既無。湛然常寂。論學之士。竊之以爲話柄。以事口頭者。蓋多有之。諸生其痛戒之。若也不知孔門心法。而專事口頭以辯給也。將以欺人乎。抑以欺已乎。諸生其痛戒之。

世之論學者。每曰忠矣。如此而謂之大忠。如此而謂之小忠。如此而謂之恭。如此而謂之敬。如此而謂之賊。如此而謂之周公之忠。如

三教正宗

宗孔堂

三

此而謂之屈原之忠。每曰孝矣。如此而謂之大孝。如此而謂之小孝。如此而謂之敬養。如此而謂之色養。如此而謂之志養。如此而謂之舜之孝。如此而謂之申生之孝。凡類此者。反覆辯論。非不侃侃而足聽也。然察其生平。稽其素履。則所謂忠孝者。豈曰躬行未之有得。而退而寒之。則亦有所不遑及矣。至於談本體者。亦且鮮有能識本體者也。其曰寂然不動。心之本體也。又曰無動無靜。心之

本體也。又曰有善無惡。心之本體也。又曰無善無惡。心之本體也。又曰。毋母意。至於毋母意。而盡無之。心之本體也。毋母必。至於毋母必。而盡無之。心之本體也。毋母固。至於毋母固。而盡無之。心之本體也。毋母我。至於毋母我。而盡無之。心之本體也。又曰。心本正也。而又奚待於正。性本定也。而又奚待於定。又曰。勿曰止念。卽此止念。便是起念。勿曰求靜。卽此求靜。便是不靜。若論學之士。能談及此者。

三教正宗

宗孔堂

四

孰不自以爲得矣。然其見聞之末。支離之病。是亦口頭釋子。問禪而答禪者爾矣。縱說得天花亂墜。則亦何益於身心哉。故君子之學。貴自得也。浙有何中悟者。曾習此話柄。而肆其辯給。以禦人也。每每自以爲得。一日造林子而與之語。甚喜。曰。本體之說。微乎其微。先生其殆非常人乎。若非真有所得於心。則亦安能剖析精微。而如是其詳明邪。林子曰。此乃乾慧不足多也。豈非孔子之所謂有言者。

未必有德邪。余不談此者。且十餘年矣。吾子幸毋襲燕石而珎之。而取笑於卞氏也。於是中悟遂幡然悔悟。介賢受業。而林子乃語之孔門心學。

### 答論作聖

區區以聖人爲可學。而子疑吾言乎。孟子曰。大人者。不失其赤子之心。豈非以吾心一聖人也。而能不失吾心之聖人。是亦聖人也。書曰。惟狂克念作聖。况非狂乎。惟在克念而已。

三教正宗

宗孔堂

五

願吾子試反諸心。而吾性之善。自能充實光輝。而化而神。完完全全。原是一箇聖人也。顧乃退讓於古之聖人。不自克念也。亦獨何與。

又

夫學也者。學爲聖人也。若不知有吾心之聖人。而惟知有仲尼之聖人。徒述其言而踐其迹。殆非所以善學聖人也。故子夏之篤信聖人。終不如曾子之反求諸己。

又

以此心而見之言。卽是言孔子之言。而言爲法言矣。以此心而見之行。卽是行孔子之行。而行爲法行矣。豈非吾心之孔子。與孔子無異邪。試反諸心。以自考之。如何。

又

向所聞於區區者。果能見於行乎否耶。果能持之永久。而不變乎否耶。蓋上天之所以賦畀於我者。不薄。無責賤賢否。無不備具。此聖人之道。吾子自視與孔子何如也。而本體之

三教正宗

宗孔堂

六

常明真與孔子原無異也。若或不能自信。而以孔子之聖。殆非我之所能及也。不亦孤負上天之所以生我之意。與區區之所以惓惓望子之心耶。勉之。

又

區區所謂三教合一者。合儒道釋而一之。以孔子之儒也。夫道一而已矣。而教則有三。蓋孔子以儒之教教人。而入於道也。老子以道之教教人。而入於道也。釋迦以釋之教教人。



而入於道也。吾弟既已知之矣。而曰儒歸於儒者。區區非與竊孔子之名者道也。乃與篤信孔子而不得孔子之心者道也。吾弟曾聞之否也。其所謂今日格一物。明日格一物者。此朱子之學。亦惟朱子能之。若區區之聰明。不如朱子記憶之性。不如朱子顧欲即凡天下之物之不可得而勝紀也。表裏精粗而盡格之。無不到乎。至於所謂虛空本體。本體虛空者。此乃釋氏頓教極則語也。而世之人輒

三教正宗

宗孔堂

七

以易言之者何歟。且人未生時。只是虛空。所謂本體者此也。豈當下之際。不落階級。而習氣盡去。即能忘我之身乎。藉能忘我之身矣。即能忘我之心乎。藉能忘我之心矣。復即能弁其忘而忘之。而無所於忘乎。故余之教。先求放心以存心也。又必至於不失赤子之初。而後方可語之以虛空本體者。學之序也。然氣稟則原於有生。而習俗又成於積漸。是習氣之難除也。如此若習氣未除。而放心猶故。

而曰能持心法者。豈其然哉。勉之。

### 答論學

大學之所謂物者。非以外物之物爲物也。而以心之物於外物而物之者物也。大凡意之所向皆物也。豈曰意之向於聲。向於色。而聲色之物於心者物也。而硜硜然言之必於信行之必於果。而信果之物於心者。亦物也。故物也者。物交物之物也。人化物之物也。物而不化之物也。格物也者。格其物交物之物。而

三教正宗

宗孔堂

八

不爲物所引而去矣。格其人物之物。而天理常存而不滅矣。格其物而不化之物。而不疑滯於物。而與化俱徂矣。然此猶有待於格也。楊龜山曰。人性上不容添一物。故渾然在中。粹然至善。是乃人性之初。原無一物之可格也。若司馬溫公扞格之說。則又不識無物之本體。而與外物相爲敵矣。至於即體即用之言。夫誰得而非之。而以用爲體之旨。區區寔竊疑焉。蓋嘗譬之樹然。即此是根。即此是

枝無非樹也。但指其技以語人曰。此樹之根也。可乎哉。又嘗譬之水然。卽此是源。卽此是流。無非水也。但指其流以語人曰。此水之源也。可乎哉。謹此附使翼復教我。

### 先求放心

林子居榕之借借室。游有二生來見。一人請曰。某雖有慕道之誠。而病於好色。每欲改之而不能也。敢問何以去此好色之心乎。一人請曰。某雖有慕道之誠。而病於好利。每欲敗

二教正宗

宗孔堂

九

之而不能也。敢問何以去此好利之心乎。林子曰。其內自訟乎。孔子曰。已矣乎。吾未見能見其過而內自訟者也。其用武火乎。白玉蟾曰。奮迅精神。驅除雜念。謂之武火。其發殺機乎。陰符經曰。天發殺機。移躔易宿。地發殺機。龍蛇走陸。人發殺機。天地反覆。而汝以爲好色好利之心之不能改矣。其爲病也。不亦重乎。汝當先自訟之於心曰。我以好色好利而忝吾之生也。我其何以生爲哉。行而訟之住

而訟之而坐而臥。亦復如是。此之謂自訟。不曰自訟焉已也。又當奮迅精神。發大猛烈。而好色好利之心。苟或一動。卽自拚命。如有不能生者。此之謂武火。不曰武火焉已也。又當察其好色好利之心。從何而生。而生則必有所生之處者。乃病之根也。故必自其根而驅除之。一刀兩段。蓋寧死而不復有一毫姑息之心者。此之謂殺機。而自訟而武火而殺機。而曰好色好利之心之不能改者。豈其然哉。

三教正宗

宗孔堂

十

二生喜曰。某等雖至愚也。從今以始。豈復有好色好利之心哉。敢不相爲戒勉。以爲先生羞。於是林子乃授之以艮背止念之功。曰。第歸而行之。以先去此好色好利之心。而復來見。尚有言也。

瓦片厝戲答林萬竹

蕭俗兒戲。或壓瓦片爲房子。呼曰瓦片厝。或剪色紙爲亭子。呼曰孔亭。

昨見教云云。不曰瓦片厝。而曰孔子亭者。兆

思雖不知其爲誰氏之談。然亦可爲能知我者矣。竊惟兆恩之所論著者。豈敢曰孔氏之亭。特效兒童嬉戲。以疊瓦片爲能耳。且疊瓦中有許多缺典。安可不知其缺而思所以補之者乎。蓋三教合一。歸儒宗孔。乃兆恩之所詳言者。疊瓦中之所有也。而孔子之所以可宗。乃兆恩之所未詳言者。疊瓦中之缺典也。夫孔子之所以可宗者。以孔子之所以聖者。心也。心之所以聖者。以心之虛靈。心之本體。

三教正宗

卷七

十一

也。此心聖教言之。所由以作也。若宋儒之所謂今日格一物。明日格一物者。繁難零碎。不勝其勞。惟是之故。故人之視聖人。真如天之不可得而階也。况一草一木之細。在所必察。而至於表裏精粗。無不到焉。亦將奚爲邪。惟茲心聖之說。以明言孔子之所以可宗者。易知簡能。以補作聖人之缺典焉耳。豈徒喋喋不已。而爲此贅詞也哉。

藉言四章 并小引

農人知稼。圃人知圃。場人知梧。檟。棘。工人知梓。匠輪輿。若聖人者。知有性與天道之大而已矣。知有人倫日用之常而已矣。不知稼。不知圃。不知梧。檟。棘。不知梓。匠輪輿。非不知也。以其瑣瑣之不足知也。非以其瑣瑣之不足知也。縱蔽精神。亦且不能偏物而知之。縱蔽精神。而能偏物而知之。其有裨於性與天道之大人。倫日

三教正宗

卷七

十二

用之常乎。否邪。孔子之所謂小人之可以小知者是也。作藉言

昔后稷播時百穀。乃以始生之苗而問於堯。與舜曰。此何草也。堯曰。不知也。舜亦曰。不知也。后稷曰。堯舜豈聖人也。苗且不識矣。又况能察其理而窮之。至於其極邪。

那有場師。而孟子賤之。掌以梧檟之所以爲梧檟者。而問諸孟子。不能答也。復以檟棘之所以爲檟棘者。而問諸孟子。不能答也。場師

曰。我舍梧櫨而養楓棘。我固曰。賤場師矣。而子既不識梧櫨。又不識楓棘。豈非卽物窮理之學而有所未能邪。

鄒有梓人匠人。而孟子弗之尊也。自以其工於木也。而以木之表裏精粗。反覆而問諸孟子。咸對曰。不知也。輪人與人。而孟子弗之尊也。自以其工於車也。而以車之表裏精粗。反覆而問諸孟子。咸對曰。不知也。梓匠輪輿曰。一物不知。不以爲恥。顧乃徒尊仁義。而以梓

匠輪輿爲弗尊也。何歟。

樊遲請學稼。曰。吾不如老農。請學爲圃。曰。吾不如老圃。樊遲出。曰。吾乃今知夫子非聖人也。不然。何其不能卽物窮理。而若稼與圃。一無所知邪。吾固知夫子非聖人也。

訊諸生

曾造著代疊級以尊。聖製以祀乎其先也。禾耶。幸速爲之。蓋人之行。莫大於孝。孔子曰。祭之以禮。故孔子之行。在孝經勉之。

又

余每與諸生言者。皆心法也。而心法也者。乃所以造乎其道也。雖然。心法尚矣。而德又安可少耶。中庸曰。苟不至德。至道不凝焉。卽道卽德。卽德卽道。故余之教。必合內外以成其功者此也。然德莫大於孝。親忠君。悌兄信友。用之以爲行。則行爲法行。用之以爲言。則言爲法言。言行相顧。君子之所以慥慥而仲尼自以爲未能也。諸生中固有能習余之心法

三教正宗

宗孔堂

十四

者。而躬行有所不勉。則是無其德矣。無德之人。豈足語道諸生戒之。宋儒有言曰。學莫貴於變化氣質。蓋氣質之性不除。則天地之性不存。天地之性不存。而曰能習心法以造道者。余未之知也。近聞諸生。亦有自謂能悟性者。縱有悟性。而氣質之性不除。亦無益也。然此乃人心之靈。而仲尼之徒所不道者。何也。以其馳我之志。而其流之弊。必至語怪以炫奇矣。諸生戒之。至於治病之說。非真有治病

之術以利人之生也。聊取心法緒餘以少試於人而爲倡教之一助耳。今既信於人矣勿談可也。諸生戒之。

答東

區區初以性本不殊。道惟一體。固不知有儒有道有釋。亦不知儒道釋之有正有邪。不知有士有農有工有商。亦不知士農工商之有貴有賤。苟以是心至。斯受之矣。若軒轅之問道於空同。昌黎之留衣於大顛。何嘗以其我

三教正宗

卷九

五

儒也。而於道釋則並棄之耶。伊尹農夫。太公屠叟。傳說築於傅巖。仲由新於韞丘。孟子曰。百里奚舉於市。孫叔敖舉於海。亦何嘗以其我士也。而於農工商則並棄之邪。今之道釋雖非空同大顛。而其性之善亦皆可以爲聖爲賢也。今之農工商雖非伊傅仲由。而其性之善亦皆可以爲聖爲賢也。區區以此性善之故。故竊效孔門無類之訓。義聚而齒列之。不敢復生分別之意者。雖云萬物一體之心。

是亦不能隨順世俗之過也。區區今既不復受徒。不復談三教矣。而舊時所相從以受業者。偶爾相會。亦當別儒道釋而三之。士農工商而四之。庶不忤世違俗。不謂之廣大之中。且盡精微之致耶。况壙誌旣已豫譌。而雲水道遙。乃區區今日事也。而於世之所謂正者邪者。貴者賤者。區區安得而知之。正者正之。邪者邪之。貴者貴之。賤者賤之。區區安得而知之。正者不得不正之。邪者不得不邪之。貴者不得不貴之。賤者不得不賤之。區區安得而知之。正者未必正。邪者未必邪。貴者未必貴。賤者未必賤。區區安得而知之。有正有邪。有貴有賤。是世俗之見。生分別心。無正無邪。無貴無賤。是性善之初。無分別心。區區安得而知之。無分別中有分別。有分別中無分別。區區安得而知之。有分別者分別也。無分別者亦分別也。區區安得而知之。既安得而知之。又安得而分別之。既安得而分別之。又安

三教正宗

卷九

十六

得有正有邪。有貴有賤。而有分有別也。無正無邪。無貴無賤。而無分無別也。區區亦惟脩身俟死已爾。他復何與焉。謹具奉答。幸惟教之。

又

覽來教似有傷於峻。與鄙意稍有不同。孟子曰。夫道若大路然。又曰。人人有貴於己者。若斯人也。而爲天之所不覆。爲地之所不載。則亦已矣。如斯人也。而亦爲天之所覆。爲地之所載。則又安不可以共由之。大道而不與之。並生於天地之間邪。故曰。道不以貧賤而不與。惟高明者教之。

林子三教正宗統論

門人盧文輝校正

欲仁篇

陳生問仁。林子曰。余今以其所謂仁。所謂未始仁者。以與二三子道也。亦以告諸天下萬世之欲仁者。陳生曰。仁且不知矣。况曰未始仁乎。而所謂仁與未始仁者。願夫子明以告我也。林子曰。蓋自父母未生以前。本體太虛而已矣。其余之所謂未始仁者乎。既而父母

三教正宗

欲仁篇

世

構精之後。一點靈光而已矣。其余之所謂仁者乎。而一點靈光之仁。元從太虛中來者。我之元神也。由是而氣。由是而形。人惟知有此形氣。已爾。美衣美食。以奉養此身也。功名富貴。以尊崇此身也。如此而生。如此而死。自以爲得矣。而孔子之所謂仁者。非惟不能知。亦且不願知也。而其所不願知者。豈非孟子所謂不可以已而失其本心者乎。若能知所以反而求之。則便知父母之所以生我。而我之

所以生者。在此而不在彼。而養氣而存神。以復還我太虛一氣之本。初一點靈光之舊物。而孔子之仁。卽在我矣。

林子曰。人之生也。以耳而聞。以目而見。以心而思。而至於死也。不惟耳不能聞。目不能見。而能思之心。亦且隨之以亡。縱有王侯之貴。晉楚之富。於我奚益。則生平之所以奔奔忙忙者。何爲也。哉。故學道之士。必當思我之耳。之所以能聞。目之所以能見。心之所以能思。

三教正宗

欲仁篇

二

者。何物以主之。不有所謂一點靈光。長存而不滅者乎。而一點靈光者。仁也。乃耳之所以能聞也。目之所以能見也。心之所以能思也。孟子曰。仁也者。人也。合而言之。道也。黃生問曰。何謂也。林子曰。仁从二从人。二其人也。若有其仁。而無其人焉。則仁無所於寄。何以借假而修其真耶。若有其人。而無其仁焉。則孔子所謂罔而生也。幸而免也。故仁也者。仁也。而爲人之真者。仁也。仁則可與天地相爲存。

亡矣。然人生如寄。卽有百年。特旦暮耳。孔子曰。志士仁人。無求生以害仁。有殺身以成仁。夫志士仁人。豈不愛其身哉。以有仁在。則身爲輕矣。而古人之所以可生可殺。可榮可辱。可貴可賤。可富可貧。而不可與爲非者。亦惟有見於朝聞夕死之義。而有不死者存焉。若夫忠臣之忠。孝子之孝。勇士之勇。抑豈其能知仁耶。蓋亦知此身是假之。不可以久生也。而以死爲歸者。以有此忠孝與勇之名爾。

三教正宗

欽定四庫全書

三

柯生問。幸免之義。林子曰。今我先以果實之仁而設言之。譬之已蠹之仁。而自矜其味之甘美矣。而爾以爲甘美之味。能久存乎。故與其自矜乎甘美之味。而孰若自全其生生之仁。生生之仁。萬古而不息矣。然此身之重。豈曰果實之甘美耶。孟子曰。飲食之人。無有失也。則其所養豈特尺寸之膚哉。故身可存也。仁可成也。二者得兼。豈非君子之至願耶。至於不得已之時。臨患難之際。存其身可也。

而不能不害乎仁。成其仁可也。而不能不殺其身。於此二者而權其輕重焉。故寧殺身以成仁。毋寧害仁以存身。孔子所謂顛沛必於是也。至於微服過宋。而又能以身爲重者。如此。故比干之死。以其可以死而死之。死之以成仁也。微子之去。以其可以無死而不死之。不死之以成仁也。不爲萬古之一大公案耶。然死非難也。死而能成其仁之爲難也。而召忽之諒。豈非其不知果實之甘美。而友不棄

三教正宗

欽定四庫全書

四

其身與。柯生問曰。比干之死。豈曰能仁其身耶。林子曰。朝心之際。而身中之仁。其不萬古而久生耶。故殺其身矣。而有以仁乎其身可也。殺其身矣。而及有以不仁乎其身不可也。然而殺其身矣。而何以仁我之身乎。蓋成我之仁。乃所以仁我之身也。夕死之際。萬古不滅。

林子曰。聖人。不死者。心。長生者。仁。

林子曰。心與仁一也。自其統體者言之。謂之



心。自其生意者言之謂之仁。

林子曰。聖人無心而有心。石中無火而有火也。

林子曰。石擊而火生者。性萌而心生也。

劉生問。不生不滅。林子曰。火在石中。則未始生也。而石中之火得而滅乎。然而心即火也。有生則有滅。

林子曰。石擊而火生也。火炎則反焚其石矣。性萌而心生也。心熾則反滅其性矣。

孟子

卷八

五

蘇生問曰。生意之謂仁者。何謂也。林子曰。果實之屬。生意全在於仁也。又問。心之生意之謂仁矣。而謂仁者以天地萬物爲一體者。何也。林子曰。今亦以果實之仁言之。仁之種於地也。而芽而樹。生生不息。而其仁之可以爲種子也。殆不可以千萬計者。皆由此樹地種子之仁而生焉。宋儒有言曰。月落萬川。處處皆圓。夫萬川之月。皆由此一月而圓如此。而仁者以天地萬物爲一體。不謂之天上之月。

樹地之仁乎。而釋氏所謂阿彌陀佛者。亦猶是也。然而何以謂之阿彌陀佛也。林子曰。阿者無也。彌者滿也。陀者光也。蓋言無處不充滿。無處不光亮。譬之月焉。而川川皆其月也。譬之仁焉。而顆顆皆其仁也。而所謂佛者。何義也。蓋言佛者覺也。感而遂通天下之故。而孔子所謂抑亦先覺者是也。若待安排。若待擬議。便不名覺。便不是佛。而所謂阿彌陀佛之義。其仁者以天地萬物爲一體乎。

孟子

卷八

六

孔子曰。中心安仁。天下一人而已矣。林子曰。孔子之所謂中心者。非吾身之河洛乎。林生問曰。夫洛書則用九而實其中矣。而實中之五位則曰皇極者。是乃孔子之所謂安仁之仁者是也。然而河圖用八而虛其中也。則又何義焉。林子曰。洛書之實其中者。其仁乎。而河圖之虛其中者。其未始仁乎。林生又問曰。河圖八卦矣。而重之以六十有四者。何也。林子曰。此自其未始仁者。而仁之芽之樹之枝。

之葉之也。故未始仁也者。本體之太虛者。無極也。然而洛書九疇矣。而重之以八十有一者。又何也。林子曰。此自其仁者。而芽之樹之。枝之葉之也。故仁也者。本體之始萌者。太極也。林生曰。洛書之實其中而仁。河圖之虛其中而未始仁。而聖人何不自其本根而明言之。而惟推而演之。枝之葉之者。何也。林子曰。夫仁固孔子之所罕言矣。而况曰未始仁乎。故曰仁。曰未始仁者。可與上智者道也。而枝。

而葉。乃因人之所易明者。而使之由爾。故余之爲教也。豈其而枝而葉。而使由哉。而其所可與言者。立本未也。而必申之以入門。而仁之。而洛書之矣。入門未也。而必終之以極則。而未始仁之。而河圖之矣。

林子曰。夫道豈必待言而後顯。而上智之士。豈必待言而後知哉。故伏羲八卦。而文王重之矣。大禹九疇。而箕子演之矣。世代之相去。何其遠也。而聞知之下。自有心相感通者在。

焉。余於是而知傾蓋目擊。孔子之無言也。而愚魯之授受則言矣。言之不其罕乎。而不可使知之人。而枝之。而葉之。而使由之。可也。則又焉得而言之。而使之知耶。

鄭生曰。河圖而八卦之。而重之以六十有四。洛書而九疇之。而重之以八十有一。列之以圖。紀之以文。不既明乎。而宋元之季。而圖河圖洛書者。何其紛如也。而使聖人之道。卒晦而不明者。何爲也哉。林子曰。必也其仁乎。我而仁矣。我即在大禹之先。而其洛書也。亦可得而九疇之矣。必也其未始仁乎。我而未始仁矣。我即在伏羲之先。而其河圖也。亦可得而八卦之矣。故不知吾身之河圖。而言八卦。不知吾身之洛書。而言九疇。則余不能知之矣。

詹生問曰。夫河圖乾坤矣。而洛書則只言五行者。何也。林子曰。河圖之虛其中者。無極也。無極一太虛也。洛書之實其中者。太極也。太。

極而天地也。此其演也。則亦有不同矣。余嘗謂易以道精微也。故以河圖繫之。易先天而天弗違。而乾坤在其中矣。書以道政事也。故以洛書紀之。書後天而奉天時。而五行不能外矣。

林子曰。古先聖人。蓋直欲以洛書之仁。河圖之未始仁者。以示人已爾。至於河圖圖矣。洛書書矣。殆非聖人之得已也。而况曰八卦而六十有四乎。九疇而八十有一乎。而又列之

三教書

徐仁翁

九

以圖而又紀之以文。蓋直非古先聖人之初心。而每以爲枝葉之既繁。而支離之益甚矣。後世之人。猶然不知求之自己。而所謂河圖之未始仁。所謂洛書之仁者。顧乃徒索之於其圖。考之於其文。而枝之而葉之。而使聖人之所以示天下萬世者。益以晦矣。豈不悲哉。伍生問曰。洛書之實其中者。不曰心。而曰仁何也。林子曰。仁。人心也。天地之心也。心之生意之。謂仁。卽心而卽仁也。若河圖則無其心。

矣。夫惟其無心也。故曰未始仁。故能知河圖之所以爲河圖者。則能體太虛之體以爲體也。能知洛書之所以爲洛書者。則能心天地之心以爲心也。然而太虛之體得而體之乎。體之而無所於體。然後能體太虛之體以爲體矣。天地之心得而心之乎。心之而無所於心。然後能心天地之心以爲心矣。而八卦而六十有四。而九疇而八十有一。皆其枝葉。以與不可使知者道。以寄此洛書之仁。河圖之

三教書

徐仁翁

十

未始仁而不亡爾

鄭生曰。昔者有問於先生曰。何以謂之一貫之一也。而先生則曰。有不二之一。有真之一。夫一豈有不同歟。林子曰。不二之一。乃余所謂混沌中一片皆太虛也。其河圖之未始仁者乎。真之一。乃余所謂太虛中露出一端倪也。其洛書之仁者乎。故真之一者。一也不二之一者。未始一也。一而未始一者。仁而未始仁也。

林子曰。仁之道其至大乎。仁之用其至廣乎。故天開於子。地闢於丑。而天地之所以生者。仁也。夫既有天地矣。而天地之所以而人而物者。亦此仁也。乾道成男。坤道成女。而男女之所以生者。仁也。夫既有男女矣。而男女之所以而子而孫者。亦此仁也。一雌一雄。一牝一牡。而鳥獸之所以生者。仁也。鳥獸生矣。而鳥獸之所以生生不息者。亦此仁也。或曲或直。或夭或喬。而草木之所以生者。仁也。草木生矣。而草木之所以生生不息者。亦此仁也。由是觀之。仁之道不其大乎。仁之用不其廣乎。而仁者以天地萬物爲一體。殆爲是爾。林子曰。盈天地間皆物也。皆物則皆生生不息也。生生不息。則皆天地之仁也。天地之仁。則皆仁者之仁也。夫既曰天地之仁矣。而又曰仁者之仁者。何也。林子曰。天地之仁。仁者之仁也。若不有聖人者出。而致中和以仁之。萬物其能育乎。萬物不育。天地其能位乎。要

而言之。仁之以生萬物者。天地無心而成化也。仁之以育萬物者。聖人有心而無爲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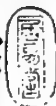
五教上卷

伏乞

三



夏語序



或問何以謂之夏。盧子文輝曰。夏也者。大也。儒而孔子。道而老子。釋而釋迦。合而一之者。大也。而其所以大者。中也。一也。心身性命之學也。有。心身性命之學。則不可無三綱五常之德。有三綱五常之德。則又不可無士農

三教正統

夏語序

一

工商之業。由是觀之。孔子之聖。豈曰儒焉。已哉。而道而釋。則孔子兼之矣。老子之玄。豈曰道焉。已哉。而儒而釋。則老子兼之矣。釋迦之禪。豈曰釋焉。已哉。而儒而道。則釋迦兼之矣。孔子嘗有言曰。吾今日見老子。其猶龍乎。又曰。西方有大聖人。不治而不亂。不

言而自信。不化而自行。蕩蕩乎無能名焉。由孔子之言而觀之。則三教之道。又焉有不同耶。

萬曆庚子年五月夏至日。門人盧文輝薰沐百拜書于三一堂之心聖軒。



三教正統

夏語序

二

由

三教正宗

門人盧文輝訂正

夏語常原教

林子曰。聖人有常教。有原教。是故常也者。達也。以達天下萬世而公之者。倫屬也。原也者。一也。以一天下萬世而同之者。心性也。

林子曰。釋迦釋氏之宗也。妻耶輸氏多羅妃。瞿婁鹿野。妾嬌曇彌。黃帝老子。道家之祖也。黃帝四妃二十五子。而老子之子宗。易曰。庖犧氏沒。神農氏作。神農氏沒。黃帝堯

三教正宗

夏語

舜氏作。黃帝堯舜垂衣裳而天下治。蓋取諸乾坤。林子曰。余於是知黃帝之道之大也。故列於帝而五之也。尚矣。繫於易而贊之也。尊矣。

林子曰。設釋迦復生而入中國也。必群釋流而昏之。使不圍坐矣。設黃老復生而教天下也。必群道流而昏之。使不林棲矣。

州生應麟生。大本生。對生。人茂生。侍立於鳳凰山之梵樓。大本生問道。林子曰。道其無乎。

無則無不入者也。無能生氣。復能成形。陰陽得無乃鬼乃神。物之芸芸。以生以成。無也者。物之藉也。是以聖人觀物以知無。物生於無而死於無。無乃不生。生亦不德。無不能生。生即不無。充滿宇宙。聲臭俱泯。故天地形氣也。形氣物也。天地法道之無也。而萬物生死焉。聖人法天地之無也。而萬民生死焉。

州生問曰。有無者二歟。林子曰。物與道而相含。有與無而相入。造化無窮。生生不息。

三教正宗

夏語

二

對生問曰。謂道爲無者。何也。林子曰。道也者。無也。道不可見。故曰無。天地之所以覆載者。道也。不可得而見也。萬物之所以化生者。道也。不可得而見也。道不可見。物不能離。物數其虛。道斯未居。豈惟其虛。道無不入。與物無私。混合爲一。故物也者。有氣有形。有氣而無。無則不生。有形而無。無則不成。是物則皆有也。皆有則皆陰。而鬼之陽。而神之。而生於無也。設道非無也。而有可見之迹焉。是亦物也。

豈能生氣生形而無不入哉。遺骸形也。槁木形也。以其無氣而無無也。然無不終無。氣不終絕。形不終息。物不終滅。微乎微乎。莫究其原。不可得見。不可得聞。

應麟生問曰。道以生物爲大數。林子曰。道不能生物感而生。道不終無。物形而有。

人茂生問曰。晉人以無爲宗也。豈知道歟。林子曰。世之言無者。襲也。崇有者。矯也。

林子曰。格之而知者。仲尼也。流而爲多識矣。

三教正宗

夏語

三

滅之而寂者。釋迦也。流而爲斷滅矣。無之而虛者。黃老也。流而爲迂怪矣。

林子曰。矯二氏之誕也。而益近易之斯儒流之不仲尼矣。矯儒流之文也。而益玄遠之斯

二氏之不釋老矣。

林子曰。舍身以事佛者。舍身以事心也。微生問曰。豈非即心即佛之謂歟。願聞其人。林子曰。比干以忠而剖死。伯夷以清而餓死。能事心也。若匹夫匹婦之經於溝瀆也。知舍身而

不知事心矣。

林子曰。民其止者。止其止也。止其止者。止至善也。定靜而安。其重良而止乎。

獻策生問仁。林子曰。中心安仁者。爲仁之仁也。博愛之仁者。愛人之仁也。

兆居生問曰。仲尼之教。亦有頓漸與。林子曰。一以貫之者。頓教也。先博文而約禮者。漸教也。

三樂生問曰。斷滅之與寂滅也。異歟。林子曰。

三教正宗

夏語

四

斷滅也者。圓而坐之。如無情之木石。斷滅去也。故孟子之不動心者。寂滅也。告子之不動心者。斷滅也。

林子曰。玄牝以靜極而見也。姤房以情溢而開也。

林子曰。儒流威儀詞章而無實。學之者失其原也。二氏清虛孤高而無用。學之者失其常也。

文命生問道之虛釋之空也。是歟。林子曰。心

本虛空也。故太虛太空者。天也。

林子曰。知乾坤之不在天地也。而闔之闔之。知寒暑日月之不在天地也。而來之往之。便能參兩天地。而春秋晝夜之機在我矣。

林子曰。坤三之中乾三也。故陽得而升降之。

然金擊之。熱石撲之。火亦非以其中。陽邪。

應麟生問曰。合鬼與神而爲教之至者何也。

林子曰。陰陽會矣。鬼神合矣。氣則浩然盛也。

而志有所歸矣。魄則皜然清也。而魂有所棲

矣。

孔子嘗謂南宮敬叔曰。吾聞老聃博古而知

今。是吾師也。又子夏答魯哀公曰。吾夫子學

乎老聃。夫孔子自以老聃爲師。而門弟子亦

以老聃爲孔子師也。何歟。

林子曰。漢武帝以却老而尊道也。故尚其女

於方生。梁武帝以徼福而佞佛也。故奴其身

於釋子。

對生問易。林子曰。日之月之天之易也。呼之

吸之。人之易也。

北誥生問儒之仁。道之丹。林子曰。碩果之有

其仁也。藉其土而芽之。牝雞之有其丹也。得

其陽而雛之。故仁。人心也。丹。赤心也。又曰。復

禮者。姪仁也。伏氣者。胎丹也。

林子曰。滅之至於無可滅也。寂矣。故曰寂滅。

無之至於無可無也。虛矣。故曰虛無。

林子曰。亥子之間者。寂也。六時曰。日午三更。

其亦喧而寂者乎。至冬廟而心肅。登山而神

怡。日午而三更者。暫也。

林子曰。一者。玄也。太極也。玄而又玄者。太極

之先而未始一也。

法從生問曰。凡夫亦圓覺歟。林子曰。佛圓覺

也。具圓覺而不增。凡夫煩惱也。具圓覺而不

減。

林子曰。日也者。丹也。故堯舜之聖。其日之中

天乎。仲尼之聖。其萬古之長夜乎。

獻策生問曰。仲尼果賢於堯舜歟。林子曰。爲



天下而生者。堯舜也。爲萬世而生者。仲尼也。  
夏語致用教。

林子曰。馳驅駿奔而心靜者。雖謂之禪定之  
釋子可也。禪林面壁而心不靜者。雖謂之伽  
梨之獼猴可也。起元生問曰。學問之道。主靜  
而已歟。林子曰。達則致其用於天下。窮則致  
其用於萬世。若二氏之荒唐枯槁。不知致用  
也。故必其盡人物之性。以參天地。贊化育也。  
斯謂之盡性之聖人矣。

四十二章曰。事天地神明。莫若孝其二親。二  
親最神也。林子曰。豈非以二親之氣。與我常  
相流通者乎。

林子曰。正位居體者。安土而敦仁矣。  
林子曰。孔子之壽。仁者壽也。老子之壽。死而  
不亡者壽也。故曰。天真自性。元不亡也。若以  
身之生死爲生死焉。是以夭壽而貳其心也。  
又曰。仁則心生。身雖死不死也。不仁則心死。  
身雖生不生也。

有儒流而喜談釋氏者。嘗謂孔釋之學。誠不  
異矣。而黃老之道。豈與儒者有同歟。林子曰。  
老子猶龍之贊。姑且未論。而黃帝之道。亦與  
仲尼有不同邪。

林子曰。仁也者。性也。而外性以爲仁。害仁也。  
義也者。性也。而外性以爲義。害義也。故曰。大  
道廢。有仁義。

林子曰。天子者。天下之丹也。武而火之。則烈。  
秦是也。文而火之。則弱。周之季是也。候其火  
矣。而武之文之者。不烈不弱。則天下可得而理  
矣。

林子曰。心也者。天也。謂之天君。心也者。神也。  
謂之神仙。心也者。覺也。謂之佛者。覺也。故無  
主則逐。有物則危。

林子曰。禪也者。靜也。反也者。逆也。  
林子曰。不思善。不思惡者。無思也。

林子曰。敦復則心生。迷復則心死。頻復之厲。  
則死而生。生而死。釋氏所謂輪迴者。心也。

廷柱生問曰。釋氏之慈悲也。則刑不用矣。如天下何。林子曰。慈悲者。仁也。人仁矣。顧不可以爲天下邪。故刑期無刑者。慈悲也。罰不善人以安善人者。慈悲也。

林子曰。舜之德。玄德也。武之書。丹書也。

林子曰。時至春秋。天地既剥矣。而仲尼之陽充滿一身。是天地之初陽者。復也。與七十子共明此道。是天地之二陽者。歸也。見可而仕。三月大治。是天地之三陽者。泰也。漸於四海

三教宗

夏語

九

七

之內者。其大壯歟。及於四海之外者。其夬歟。流於萬世而萬世信之。則陽純而乾矣。應鉞生問。佛林子曰。心存便是敬。心存便是佛也。

林子曰。不以身之死爲死也。誰得而死之。故曰匹夫不可奪志者。事心也。

雲章生問曰。呪不幻與。林子曰。呪也者。呪也。辟蠲羸之負螟蛉者。呪也。故能惺其心。則一點清靈照徹。晃朗。是之謂大明。呪能存其心。

則真實內主。萬邪莫干。是之謂大神。呪若後世之呪。而入於幻也。術矣。

林子曰。氣化神而合虛者。神氣而歸天也。

或問。釋迦不生於夷歟。林子曰。玄德之舜。華

人得而夷乎。

林子曰。顏魯公嘗問道於慧明。嚴峻而持其戒。文文山命其子曰道生。次佛生。

林子曰。古人有財。類能施之。故凡若所識得我者。抑又下矣。

三教宗

夏語

十

七

林子曰。仁義之根於心也。故以心爲丹。而仁義從此出矣。

林子曰。凡人之所謂生死者。身也。聖人之所謂生死者。心也。

林子曰。桀紂蹻跖之愚。欲天下萬世謂已爲賢也。不可得矣。堯舜周孔之聖。欲天下萬世謂已爲不肖也。不可得矣。

明一生問曰。如何是佛心。林子曰。有作佛之心者。佛心也。如何是衆生心。林子曰。無作佛

之心者衆生心也

林子曰與一氣相爲往還者與天地相爲終始也

林子曰物物也格亦物也格其格則物格矣故物辟之寇也格辟之兵也寇職而兵不農者格亦物也又曰惟格物然後能無物故逐於外而聲色臭味者物也著於內而意必固我者物也

待科生問事心林子曰惟識心然後可以事

心大學曰正心而孟子曰勿正心孟子曰收放心而邵堯夫曰心要放

上九无妄行有青无攸利林子曰與蒲人盟而適衛者仲尼也故曰要盟也神不聽

時有談長生者造林子林子曰仲尼長生之至術賢於道流遠矣如陵生侍側問曰仲尼亦長生歟林子曰仲尼之道寄之曾參孔伋孟軻寄之萬世不死之人心與天地相爲終始而不窮者仲尼之長生也

林子曰文王有崇侯虎之譖周公管蔡之言孔子有武叔之毀子思有樂朔之圍朱文公有事魔之誚蔡元定有佐妖之竄真西山有真小人之謗魏了翁有偽君子之譏故曰士增茲多口

林子曰志道也者忘而存之者上也據德也者存而存之者次也依仁也者不忘不存違而依之者又其次也故失道而德者據也失德而仁者依也經生請問依仁之依林子曰

傲之而依者依也傍之而依者依也

林子曰行躊躇之行行躊躇也而心仲尼之心者獨不仲尼子

林子曰未證佛果本無六欲既登彼岸亦無涅槃

林子曰非鬼之靈也鬼於心者靈也非鬼之形也鬼於目者形也

易曰百姓日用而不知何謂也林子曰性各足也終其身迷焉衆人雖迷然亦不離又曰

性在作用。百姓日用而不知也。

林子曰：城復于隍，其詞悲乎？先否後喜，其情怡矣。

林子曰：日其神乎？東海而復東之，日之午中也。南西北海而復南之，西之壯之日之午，亦中也。

林子曰：天氣也，遠而望之，似若數百里之外，而爲天之際者，目之窮也。

林子曰：聖人之神，日也可得而遠近之乎？聖

人之氣，天也可得而內外之乎？

夏語不獨愆教

或曰：二氏之學，可勿談乎？林子曰：荒唐枯槁，誰其正之？而一夫之不德，不獨二氏者之愆也。

林子曰：三教之書，類多寓言。故女媧非補天也，帝堯非射日也，齊人必非丐乞，鄰人必不盜雞。朱漫豈精屠龍之技，梁鴛豈擅馴虎之能，至於水火之入，蕉鹿之夢，草木之俱去，猶

猴之習定，闕雞解牛之義，斷臂割體之忱，玄微之旨，都在言外。余於是知信而惑之者，非也。怪而辯之者，亦非也。

曲禮曰：毋不敬。儼若思，何謂也？林子曰：無思而儼若思者，敬也。

林子曰：洗心而退藏之者，心隱於性也。又曰：潛於淵者，躍之性而心也。

林子曰：蛤蜊世界，具足法身。何物非道也？山河大地，皆吾妙用。何處非佛也？

林子曰：玻璃赤珠，璣璫玳瑁，而嚴飾之者，非外也。萬物備於我矣。

林子曰：無欲者，無意也。無意，則元神爲用矣。若思慮之神，卽元神也。但思慮之神，則意矣。

周子曰：誠無爲，幾善惡，同出而異名也。

林子曰：日月往來之機，易備之矣。天地生殺之權，春秋備之矣。

林子曰：星辰錯陳而有紀者，樂而禮也。江海異流而竝入者，禮而樂也。又曰：草木其華者，

禮之文也。禽鳥其聲者樂之和也。故觀之天地。稽之庶彙。豈必夔夷復生哉。而禮樂可興矣。

林子曰。佛者覺也。不逆不億。感而通之者。利也。

林子曰。割截身體而不嗔者。出生死而離之。其亦所謂三年之後不見金牛也歟。

林子曰。天下何思何慮者。無念爲宗也。

林子曰。道家謂之旁門者。黃老之異端。而非

三教正宗

夏語

十五

正道也。釋氏謂之外道者。釋迦之異端。而非內道也。儒門謂之由徑者。仲尼之異端。而非大道也。

州生問。執中。林子曰。思不出位者。執中也。

明豐生問曰。古之人不以物累其心也。故以

積珍而沒之海。有諸乎。林子曰。珍沒於海者。

心藏之淵也。夫物豈能累心。心累於物爾。

林子曰。元神爲用。故不慮而知也。

大本生問黃中。林子曰。黃中者。中黃也。

林子曰。周授田百畝。商七十。夏五十者。異也。其所以度民力而量授之者。同也。長短其度。損益其數。其三王之制也。而不相沿矣。又曰。人人井其田。則天下之田。不浹旬越月。可得而井矣。

林子曰。反身而誠者。反而身之者。誠也。人茂

生曰。忠臣之忠。孝子之孝。而至於誠者。亦神仙也。神仙非幻術也。誠而神者。神仙也。若茂

也可與語三教之大矣。故比干之剖心。申生

三教正宗

夏語

十六

之待烹。丹心一點。萬古不滅。雖謂之刑解而去可也。

林子曰。誠而明者。寂而照也。

林子曰。無以生爲者。長生也。夕死可者。不死

也。

林子曰。好貨好色。與民同樂。邪道而歸正也。

故曰。天機只在嗜欲中。

林子曰。上自天地。下至黎庶。及諸昆蟲草木。

莫不有陰有陽。而道釋者。滄。顧乃抗其志而

靜孤也。不知道矣。

時有以羽化飛騰之術。長生不死之訣。訪於  
林子。林子曰。北恩寧考三氏之書。黃帝住世  
百十有一年。釋迦七十有九。老聃九十。孔子  
七十有三。都無羽化飛騰之術。又無長生不  
死之訣。顧北恩何人也。焉能獨異。天惟命之。  
我惟全之。朝兢夕惕。不逸不豫。庶幾或能於  
身死之際。如黃帝之僊去。帝堯之殂落。一點  
清靈在天不昧。此則北恩羽化飛騰之至術。

三教集

夏語

十七

也。至於歸天之神氣。期與天地相為炳煥。相  
為往還。而闡明三教之微旨。又期與黃老孔  
釋相為存亡。相為始終。此則北恩長生不死  
之要訣也。

明珪生問曰。日求一餐。夜則樹下一宿。不亦  
難乎。林子曰。釋迦不為也。明珪生曰。載之四  
十二章可考也。林子曰。吾於武成取二三策  
而已矣。

林子曰。棲跡於斷澗絕谷。飄脩於綠霧白霞。

剝其陰以復一身之陽者。陰丹也。達其道以  
憂天下。窮其道以憂萬世。剝其陰以復天地  
之陽者。陽丹也。

佛放大明光。普照十方世界。林子曰。光四方  
而顯西土者。文王之日月也。

法一生問往生之旨。林子曰。五濁惡世。倏變  
而為阿彌陀佛國者。往生也。實非有所往而  
生也。

崑生問天地之始。林子曰。天地亦物。亦氣。亦

三教集

夏語

十八

形。無氣無形。渾淪無名。

標芳生問曰。不圓坐則不寂。不林棲則不淨  
也。信乎。林子曰。堯舜兢業萬幾。禹惜寸陰。文  
王不遑暇食。是其寂也。不圓坐而淨也。不林  
棲矣。

林子曰。惟龍虎鉛汞。芽雪龜蛇。而辯之亟焉。  
故不知黃老之心也。惟黃花翠竹。露柱剎竿。  
而言之詳焉。故不知釋迦之心也。

二氏者流。則曰仲尼之學。惟在拱手安足而

心性非所先也。林子曰：苟卽儒者之書而細觀之，則知仲尼之學原於一矣。儒門者流，則曰釋老之學，惟在荒唐枯槁，而倫屬非所重也。林子曰：苟卽二氏之書而細觀之，則知釋老之學達其常矣。

璋生問主敬。林子曰：心惟在腔子裏，欲其時惺惺而不放逸也。

林子曰：天以春而是，以秋而非。仲尼以是而春，以非而秋，故標其經曰春秋也。今以名其

三教集

夏語

十九

世。是仲尼之世有春秋，猶堯舜之世有唐虞也。書曰：帝乃殂落。又曰：陟方乃死。春秋曰：孔丘卒。

林子曰：地也者，形也。內也，天也者，氣也。外也，人之形也。氣內也，養成此氣，則天地之氣皆吾之氣也。天地之氣皆吾之氣，則人之形又在內，而氣又在外也。若混而言之，則氣在人中，人在氣中，形與氣相渾淪而不相離矣。林子曰：楊朱後孔子而生，去老子世代甚遠。

而謂之老子弟子者，何歟？

林子曰：玄牝之翕闔者，乾坤之象也。天根月窟之來往者，日月之象也。

佐生問曰：仲尼亦有丹歟？林子曰：仲尼其至矣。始則以其中胎一身之陽也，而溫養之，及其成也，充滿一身。既則以其身胎天地之陽也，而溫養之，及其成也，充滿天地。充滿一身者，是有一身之陽也；充滿天地者，是有天地之陽也。

三教集

夏語

二

夏語歸儒教

林子曰：三教曷歸？歸於儒也。曷歸於儒也？釋歸於儒也，道歸於儒也，儒亦歸於儒也。既儒矣，又曷歸於儒也？世之儒者，雖學仲尼，而不以其心也。然其君臣父子之際，序列既詳，則固可以群二氏者流，共之而使由之矣。使其不外仲尼也，而心之，是亦仲尼而已矣。是之謂儒之儒也。

林子曰：天地之始終也。聖人得而且暮焉。天

地之南北也。聖人得而只尺焉。

林子曰：身之極樂國也。如來禪定於其中矣。而釋流則西方之身之蓬萊島也。神仙逍遙於其中矣。而道流則海外之。

易曰：一闔一闢之謂變。往來不窮之謂通達。

磨曰：出息不隨衆緣，入息不居羶界。黃庭經

曰：出日入月呼吸存。又曰：皆在心內運天經。

林子曰：天經也者，黃道也。而吾身之日月，往

來於其間矣。程伊川曰：涵養之道，出入之息

三教

星

上

者，闔闢之機也。張橫渠曰：人之有息，蓋剛柔

相摩，乾坤闔闢之象也。朱文公曰：氤氲闔闢

其妙無窮，誰其尸之不宰之功。

林子曰：學也者，學以復其虛明之本體也。教

也者，教以曠其相通之妙機也。故真學不積

至教無傳。

林子曰：止至善者，一也。德胥此而明，民胥此

而親者，一以貫之也。

林子曰：言故而不及於利者，非以明性也。故

利也者，性而情之者，利也。希朱生問曰：敢問

天之故。林子曰：以迹而求天之故，則天可得

而考矣。以情而求性之故，則性可得而明矣。

林子曰：剥一身之陰而陽純者，李吕也。剥四

海之陰而陽純者，堯舜也。

林子曰：心本清淨者，釋迦也。心本平直者，彌

陀也。

林子曰：天固命之，我固卻之。故曰：賜不受命

三教

星

廿二

人，茂生問：山河大地，皆吾法身之妙用也。其

旨如何。林子曰：莫非外也，莫非內也。故日月

星辰者，法身之照臨也。山嶽河海者，法身之

流峙也。若謂法身特與天地之氣能相通，則

是有我而有外矣。故曰：仁者渾然與天地同

體者，天地即我，我即天地也。

兆詰生問：鬼神之感。林子曰：無一物而不屈

且伸，則無一物而不鬼且神也。

林子曰：百姓之不知，與仲尼之無知，一也。但



林子曰：心無動靜，而住心觀靜，不識心也。又曰：心本虛明，亦本活潑。

林子曰：反求諸己者，知聖人之在我，信聖人之益篤矣。

林子曰：忘之而允執之者，堯舜之中也。外之而度取之者，子莫之中也。

兆璣生問曰：玄牝者，心歟？林子曰：非心，非不心也。

啓寅生問曰：儒亦空歟？林子曰：空空者，伊尼

也。屢空者，頽淵也。

林子曰：何思何慮者，空也。億則思慮起，而不空矣。故不億而知，寂而照者，先覺也。

陽生問曰：既多識而非之，又先之以博文也。

何歟？林子曰：博之以文，徐以察其志之果專

也。然後以約禮教之者，循循之善誘矣。

黥生請問後身之說。林子曰：不知也。幾於誕矣。豈其一點清靈之氣，復屬於後人之身者歟？

兆誥生問正位。林子曰：天下之正位，天下之大中也。坤腹也。正位則居體矣。鼎身也。正位則凝命矣。

林子曰：陽貨之言，士篇錄之。魔說而密語也。

紹科生問曰：謂密語爲外書者，又何也？林子

曰：人而不仁矣，雖以夷之禮樂爲樂，而日陳於前也，特文爾。

仕欽生問金丹。林子曰：丹者，心也。有一點爲善之心也。金者，剛也。以天下萬世非之而不

顧也。

璋生問黃帝之道亦邪歟？林子曰：世人既以

其帝而尊之，復以其道而邪之，則吾不能知矣。

林子曰：約禮之禮，復禮之禮也。

諸生有以身富貴而不能事心爲憂者，亦有

以身貧賤而不能事心爲憂者。林子曰：汝之富貴，不大堯舜，而堯舜猶能執中。汝之貧賤，

不過孔曾，而孔曾亦曰一貫，故耄期倦勤，一

日萬幾。伐木微服七日不食。豈其以不能事心爲憂邪。

應麟生有疾。林子曰。爾知所以生而生。所以死而死者乎。應麟生對曰。豈非所謂未甞生者不生。未甞死者不死歟。林子曰。然。

明俊生問曰。儒亦有彼岸歟。林子曰。回以愚而登仲尼之彼岸也。參以魯而登仲尼之彼岸也。

林子曰。絕苦海者。不假筏而誕登也。而出悅

夏語

夏語

十五

紛華。則亦望洋而竊嘆矣。豈其風逆而浪惡邪。由其棹之者之未力也。

文命生問窮達。林子曰。達也。窮亦達也。文

命生又問曰。窮豈能達邪。願聞古之人。林子

曰。皇帝王君天下而爲天下君者。達之達也。

孔釋老師萬世而爲萬世師者。窮之達也。

林子曰。心性明矣。復在家而倫屬之。是二氏

而釋老。卽二氏而仲尼也。

大本生群三氏者。流而教之。之莆以告林子。

且訪爲師之道。林子曰。師也者。義而君。仁而親也。况復等天地而匹之。故天地君親師五之而列矣。大本生曰。始不追其往。而察其心也。斯受之。豈其能持之久而不變邪。林子曰。孔子所謂與其潔也。又焉知其來而逆之也。林子曰。太和之氣。周流於唐虞宇宙間者。堯舜之春。天地之春也。

林子曰。道之明也。聖人也。天地也。道之行也。

聖人也。天地也。天地啓其運。聖人執其機。

三教正宗

夏語

十六

夏語續

夏語續中一教

林子曰。道原於一。一統於中。中而一者。無極

而太極也。一而中者。太極本無極也。余於是

而知中無定在者。寂然不動之本體也。一無

不貫者。感而遂通之妙用也。

林子曰。唐堯以道統而傳之舜也。曰。惟精惟

一。允執厥中。豈不以一之太極而立乎其中

邪。孔子以道統而傳之參也。曰。吾道一以貫

之豈不以一之一貫而敬以直內邪。

林子謂文輝生曰。儒而聖也。以中以一而開道統之傳矣。故曰執中。曰一貫。道而玄也。以中以一而開道統之傳矣。故曰守中。曰得一。釋而禪也。以中以一而開道統之傳矣。故曰空中。曰歸一。

文輝生問中之一之旨。林子曰。中無不包。非中非非中。而自有真中者在焉。一無不貫。非一非非一。而自有至一者存焉。不可不知也。

三教正宗

夏語錄

廿七

林子曰。中也者。太虛也。夫惟其中之太虛也。故其庸而無所不宜者。中庸也。一也者。太極也。夫惟其一之太極也。故其貫而無所不達者。一貫也。

林子曰。中也者。體也。一也者。用也。易曰。寂然不動者。中之體所由以大也。感而遂通天下之故者。一之用所由以神也。

林子曰。我之非身大身。充塞乎天地。而天地皆我也。我之非身大身。徧滿乎虛空。而虛空

皆我也。

文輝生問。竅竅光明之旨。林子曰。心七竅也。七竅相通。竅竅光明。自能透滿於一身之內。身大竅九。小竅八萬四千也。竅竅俱開。竅竅光明。自能透滿於天地之內。至於天地之竅。無數無盡。不可得而紀也。無數無盡。竅竅光明。自能透出於天地之外。而與太虛同體矣。始而虛其心也。既而虛其身。又既而虛天地。虛而無虛。無虛而虛。虛也。不知無虛也。不知

三教正宗

夏語錄

廿八

此三氏極則之教。所以能卓越千古。而曰道統中一之傳。有不在於斯者。余不能知之矣。余不能知之矣。

林子謂文輝生曰。心也者。豈曰在於吾身之內。而亦在於天地之外矣。身也者。豈曰在於天地之內。而亦在於天地之外矣。至於天地。豈曰在於虛空之內。而亦在於虛空之外矣。此余之所以大闡三門。同歸於一。夏者。此也。邵康節曰。天地大寤在夏。余於是而知無心。

無身。無天。無地。無內。無外。同此一虛空也。余  
今復與汝言之。內觀其心。心無其心。汝以為  
是心乎。非心乎。外觀其身。身無其身。汝以為  
是身乎。非身乎。上觀乎天。天無其天。汝以為  
是天乎。非天乎。下觀乎地。地無其地。汝以為  
是地乎。非地乎。無心無身。無天無地。汝以為  
是虛空乎。非虛空乎。中庸曰。苟不固聰明聖  
知達天德者。其孰能知之。

書心鏡指迷卷端

魯張子方造宗孔堂問天地之道於林子林子曰觀之吾身則知天地矣張子方曰吾身至小也天地至大也以吾身而觀天地吾豈能釋然於夫子之言也林子曰此非余之言也中庸曰博厚配地高明配天孟子曰上下與天地同流非所謂參三才而為吾身之一天地耶載觀之易曰範圍天地之化而不過又曰先天而天弗違是易之言益又甚焉斯

三教正宗

心鏡指迷

音

亦不足異矣而吾心之分量則固若是其大也乃復指堂所懸鏡以語之曰惟此一鏡亦云小矣物物皆備何廣大也纖悉不遺何精微也又況此心之廣大精微者乎特患不能致之盡之而有以塵之爾於是子方幡然悟曰吾塵吾鏡久矣一聞夫子之言始如眊者復能覩焉遂強為著書以與同志者共之余乃誤心鏡指迷篇龍江北思

林子三教正宗統論

心鏡指迷

門人盧文輝訂正

陳秉瑜泰閱

余嘗懸一鏡于宗孔堂其製圓度其圖尺又嘗懸一鏡于心聖軒其製方度其徑寸有六是雖大小方圓之不同而其中之所涵何其深遠而廣大也夫鏡有形也特一物爾而其中之所涵能深遠廣大如此又况吾心之鏡非形非物非

三教正宗

心鏡指迷

一

大非小非方非圓非內非外非有邊旁非有上下不可以廣大而擬議之也不可以深遠而測量之也然是鏡也仲尼得之於周公周公得之於文王文王得之於伏羲神農黃帝堯舜伏羲神農黃帝堯舜得之於天皇氏地皇氏人皇氏天皇氏地皇氏人皇氏得之於盤古氏盤古氏得之於自然

林子曰鏡之所以能鏡者以未始塵之也鏡

塵矣而謂之鏡可乎。心之所以能鏡者以未始塵之也。心塵矣而謂之心可乎。或問心之鏡之塵。林子曰。衆人外物於聲色臭味而塵乎其心之鏡也。學者內物於意必固我而塵乎其心之鏡也。又問何者謂之物。林子曰。物也者。物之也。夫心本無物也。而物安能物之邪。物之所以能物之者。以心之物乎其物也。心物乎其物。則心凝乎其物矣。故塵積而不散。鏡豈能明。物凝而不化。心豈能虛。

三教正宗

心鏡指正

二

林子曰。有所忿懣。有所恐懼。有所好樂。有所憂患。則是不能廓然大公。而蝕其所以照之體矣。之其所親愛而辟之。其所畏敬而辟之。其所賤惡而辟之。其所哀矜而辟之。其所以教情而辟之。則是不能物來順應。而乖其所以照之之用矣。

林子曰。巍巍乎舜禹之有天下而不與焉者。不以天下之大塵乎其心之鏡也。非其義也。非其道也。一介不以與人。一介不以取諸人。

者不以一介之微塵乎其心之鏡也。

林子曰。怒者。鏡之塵也。而不遷怒者。不使塵之也。過者。鏡之塵也。而不貳過者。不使塵之也。非禮者。鏡之塵也。而非禮勿視。非禮勿聽。非禮勿言。非禮勿動者。不使塵之也。

林子曰。以仁存心。以禮存心。其鏡明矣。仁者愛人。有禮者敬人。其鏡照矣。自反而仁。自反而有禮。自反而忠。惟恐其有以塵之也。

余嘗謂心其一聖人乎。又嘗謂人之所以能

三教正宗

心鏡指正

三

虛靈知覺者。心也。而聖人之所以聖者。豈有外於心之虛靈知覺邪。然心固在我矣。心在我。則虛靈知覺在我矣。虛靈知覺在我。則聖人在我矣。故曰。聖人與我同類者。而心之鏡又焉有不同邪。故夜氣清明。仁義之良心之與聖人同也。而旦晝梏亡。禽獸不遠。不謂之塵其鏡而昏之邪。蹴爾不肖。良心之激發之與聖人同也。而宮室之美。妻妾之奉。不謂之塵其鏡而昏之邪。故曰。陷溺其心者。然也。而

非其心之鏡之初也。

林子曰：老者朋友少者，皆涵於此心之鏡之中矣。而其所以安之信之懷之者，不過盡此心之鏡之分量，而亦有加也。上而天下而地中而萬物，皆涵於此心之鏡之中矣。而其所以位之育之者，不過盡此心之鏡之分量，而非有加也。前乎千百世之既往，後乎千百世之方來，亦皆涵於此心之鏡之中矣。而其所以通之而一息者，不過盡此心之鏡之分量。

三教正宗

心鏡者足

四

而非有加也。

或問：仲尼而下，此鏡亡歟？林子曰：仲尼之鏡，在人心。不惟知者有此仲尼之鏡，而愚者亦不肖者亦有此仲尼之鏡。但知者以其知而不塵其鏡也，愚者以其愚而塵其鏡也。賢者以其賢而塵其鏡也，不肖者以其不肖而塵其鏡也。

林子曰：心之鏡，太虛也。仲尼之心之鏡，太虛

也。仲尼之心之鏡，非有異乎人也。仲尼之心之鏡，太虛，非有異乎人也。

或曰：鏡以古而珍，而仲尼之鏡，由春秋以來至于今，不謂其古之可珍邪？林子曰：若曰仲尼之鏡，始自春秋，則仲尼之鏡，亦不可謂之古矣。殊不知仲尼之心之鏡，未有天地先有此鏡也。吾人之心之鏡，亦未有天地先有此鏡也。故人雖有古今也，而人之心則無古今矣。鏡雖有古今也，而心之鏡則無古今矣。

三教正宗

心鏡者足

五

林子曰：以鏡涵鏡，則彼鏡之所涵者，又涵於此鏡之內矣。以心鏡心，則先聖之所鏡者，又鏡於後聖之心矣。或曰：六經之道，燦如日星，豈不涵於聖人之心之鏡歟？林子曰：豈惟聖人，人皆有之。而聖人之心之鏡，能不塵爾吾惟吾心之鏡，而不塵焉，則聖人之心之鏡，在我也。聖人之心之鏡，在我，則雖未有六經之後，而六經也，我可得而述之矣。蓋心無彼

此而聖人六經之道不過先發吾心之鏡之所同然以照臨天下萬世爾故以鏡涵鏡則鏡鏡相通以心鏡心則心心相照

林子曰鏡此鏡之所鏡則彼鏡之物物色色可得而數也鏡吾心之所鏡則聖心之淵淵浩浩可得而知也鏡固無異照矣聖其有異心乎故不特以此心而曠然以通聖人之心焉聖人即我我即聖人而聖人之心無異鏡也抑且以此心而曠然以通天地之心焉天地即我我即天地而天地之心無異鏡也

三教正統

心鏡軒

六



林子三教正宗統論

門人盧文輝訂正

本體教上

陳衷瑜參閱

常明其本體歟林子曰日月有明者本體也

容光必照

本體之昭昭者明也本體之不息者常也

本體者未發之中也

文王之不識不知者本體也

孔子之吾有知乎哉無知也本體也

三教正宗

本體教

一

渾然在中粹然至善者本體也

一念未起鬼神莫知者本體也

虛靈者本體也

寂然不動者本體也而感而通之者利於用

矣

知來其本體之神乎藏往其本體之智乎

洗心退藏於密者復此本體也

堯舜之所謂允執厥中者其本體之謂中乎

孔子之所謂一以貫之者其本體之謂一乎

本體之寂然不動者誠也本體之神妙無方者聖也

本體則本自廣大故曰浩浩本體則本自靜

深故曰淵淵

明此本體則建諸天地而不悖明此本體則

質諸鬼神而無疑明此本體則考諸三王而

不謬俟諸後聖而不惑

本體教中

先天一氣混元至精者本體也

三教正宗

本體教

二

生身之源受氣之初者本體也

本體則湛然常寂本體則常應常靜

七返者返此本體也九還者還此本體也

復命者復此本體也歸根者歸此本體也

本體者自然也

損之又損以至無為以復自然之本體也

得此本體而一真不妄謂之真人得此本體

而神化不滯謂之神仙

以本體而變化無方者神丹也以本體而曠

劫不壞者金丹也。

本體則為鉛汞之根。本體則為陰陽之祖。

知識不用歸乎其天。是一心一天者。本體也。

若稍屬之知且識焉。即非本體。即非天也。

守此本體謂之守中。得此本體謂之得一。

綿綿若存者。本體之常存也。

本體謂之元始。本體謂之太乙。

在太極之先。而不為高者。此本體也。在六極

之下。而不為深者。此本體也。先天地生而不

為久。長於上古而不為老者。此本體也。

本體教下

自性者本體也。

本體能生萬法。本體能生智慧。

本體本自金剛。本體本自圓覺。

本體本自清淨。本體本自平直。

本體本不住色。亦不住聲香味觸法。

本體本不着我相。亦不着人壽眾生相。

本體外離一切有相。本體內離一切空相。

本體則為不二法門。

佛者覺也。謂本體虛而能覺也。

識此這箇○麼這箇者。本體也。

惟此本體本不生滅。

惟此本體本無無明。

本來面目者。本體也。

人人具足者。具足此本體也。

本體則無色無空。本體則無人無法。

本體則妙湛圓寂。本體則體用如如。

即時豁然。還得本心。則本體之障蔽徹矣。

本體本無邪見。亦不愚迷。僞誑。亦不貪求執

著。

論聖則衆聖中王者。此本體也。論神則六通

自在者。此本體也。論覆則四生普蓋。論載則

六道俱承者。此本體也。

周子曰。寂然不動之謂誠。誠也者。本體也。

惟此本體。孔子得之以為儒也。黃帝老子

得之以為道也。釋迦得之以為釋也。先生

得之以爲夏也。惟此本體。儒之所以爲儒也。道之所以爲道也。釋之所以爲釋也。夏之所以爲夏也。惟此本體。堯舜文武之所以君天下也。惟此本體。皋夔伊周之所以相天下也。惟此本體。仲尼孟軻之所以師萬世也。以此本體上而爲天。則有天天者存。而天道以清。以此本體下而爲地。則有地地者存。而地道以寧。以此本體中而爲人。則有人人者存。而人道以明。以此本體

三教王宗

本體教

五

微而爲物。則有物物者存。而物道以生。以此本體而行達德。則知爲天下之極知。仁爲天下之至仁。勇爲天下之大勇。以此本體而行達道。則君臣以義。父子以仁。昆弟以序。夫婦以別。朋友以信。本體之功用。固若是其大矣。要之易簡爲盡之。而爲愚夫愚婦之所與知。而與能者。若愚夫愚婦之所不能知。不能行焉。即非本體。即非聖人之道也。

門人劉獻策謹跋

林子三教正宗統論

門人盧文輝訂正

常明教

陳秉瑜恭閱

常明也者。心性常明也。常明心性也。心性常明者。本體也。常明心性者。工夫也。

聖人者。心性常明也。賢人者。常明心性也。心性常明者。性之也。常明心性者。反之也。

聖人者。明之而至於盡無常而無不常也。賢人者。常而明之。不使昏也。

三教正宗

常明教

以其生意之謂仁。以其常惺惺之謂敬。以其寂然不動之謂誠。

聖人之所以應萬變而不窮者。惟此常明之體。隨感而應爾。

日月常明也。深穴而處之。而謂日月之不常明。心性常明也。一點昭靈炯炯不昧。見朗宇宙照徹古今。但常人徇於私欲。學者謬於意見。譬深穴而處之。而謂心性之不常明。

人知動之之謂妄。而不知靜之之謂妄。常明

則無妄矣。

常明有動靜歟。林子曰。未嘗動。未嘗不動。未嘗靜。未嘗不靜。惟無動靜。故無寂感。寂然不動者。此常明也。感而遂通者。此常明也。

夜氣之際。常明也。而旦晝則格亡之。

遷善者。復此常明之本體也。改過者。去此常明之障蔽也。

喜怒哀樂者。情也。富貴貧賤夷狄患難者。適也。惟常而明之。則能御乎其情。而安於所適。

三教正宗

常明教

矣。

何思何慮者。常明也。憧憧往來者。不常明也。

常明之謂一。常明之謂中。

當行而行。當止而止。當生而生。當死而死者。常明也。

常明則識量自大。常明則渣滓自消。

常明則譽不喜。毀不怒。利害生死不入其心。學至於心中無一物。則常明矣。

德之不脩。脩此常明之德也。學之不講。講此

常明之學也。

心性有一刻之不常明則不足以合德天地矣。

心存便是主敬。主敬者常明也。

造次顛沛能常明方是工夫無間斷。

行不著習不察不常明也。

心有一毫之偏向即是不能常明。

變故一臨而不能平心易氣以處之是不能常明也。

抑亦先覺者常明也。逆詐億不信者不常明也。

常明則人欲淨盡。天理流行。

念念不忘者常明也。

必有事焉者以常明為事也。

忘之則不能明。助之則有以傷其明。惟勿忘勿助者常明也。

視聽言動處事應物無非此常明運用。學者當常自提撕警覺。

正心者恐其不常明也。勿正心者亦恐其不常明也。

讀書不務博欲以印證此常明也。

堯舜與人同者性善也。性善者常明也。

不能人人而面悉之。假之論著以發揮此常明也。

常者常之也。常之而復常之。故存存而匪懈。

明者明之也。明之而復明之。故昭昭而不昧。

人人有箇大常之道。不可得而易者與天地。

相終始也。人人有箇貞明之道。不可得而熄。

者與日月相炳煥也。

擴此常明而大之。欲盡天下之人而常明之。

而常明於天下。欲盡萬世之人而常明之。而

常明於萬世。斯謂之一體之學。盡性之功也。

以參天地。以贊化育者。亦惟擴此常明而大之也。

林子三教正宗統論

原教

門人盧文輝訂正

說夏上

陳衷瑜參閱

夏也者大也。而太極在其中矣。太極而陰陽也。陰陽統於夏。陰陽而五行也。五行統於夏。退藏於密。即儒是夏。谷神不死。即道是夏。如是降伏。即釋是夏。光明藏者夏也。活潑潑地者夏也。玄關竅者夏也。呼吸根者夏也。樂處者夏也。喜怒哀樂之未發者夏也。一貫者夏也。而得一歸一者亦夏也。執中者夏也。而守中空中者亦夏也。以言乎其居吾身之廣居。以言乎其位吾身之正位。以言乎其道吾身之大道。恍恍惚惚。杳冥冥。涅槃妙心。普現一切。塞乎天地之內。超乎天地之外。先乎天地之始。後乎天地之終。

說夏中

儒亦夏也。而仲尼之道在我矣。道亦夏也。而黃帝老子之道在我矣。釋亦夏也。而釋迦之

道在我矣。與天地合其德。與日月合其明。與

四時合其序。與鬼神合其吉凶者。吾身正氣

天道流行。而天地之夏在我矣。在太極之上

不為高。在六極之下。不為深。先天地生。不為

久。長於上古。不為老者。吾身正氣。天道流行

而天地之夏在我矣。論覆則如天。而四生普

蓋論載則如地。而六道俱承。論明則如日。如

月。而光騰八表。輝徹古今者。吾身正氣。天道

流行。而天地之夏在我矣。儒世間法也。通與

釋出世間法也。而所謂夏者。亦夏亦儒。亦世

間法也。亦夏亦道。亦夏亦釋。亦出世間法也。

說夏下

先天之理。夏備之矣。先天也者。天之先也。生

天生地生人。而為天之先者。先天也。故天者

氣也。而先天不屬氣。地者形也。而先天不屬

形。惟夏則非天非地非氣非形。微乎微乎。其

不可得而名言乎。天之所以為天。地之所以

為地。人之所以為人。而天地人之至妙至妙

者於夏焉盡之矣。皇之所以為皇帝。帝之所以為帝王。之所以為王。而皇帝王之至妙至妙者。於夏焉盡之矣。儒之所以為儒。道之所以為道。釋之所以為釋。而儒道釋之至妙至妙者。於夏焉盡之矣。天得夏以清。地得夏以寧。人得夏以聖。皇得夏以道。帝得夏以德。王得夏以功。儒得夏以仁。道得夏以玄。釋得夏以空。莫非天也。而日月星辰之麗於天者。得夏以照。以臨。莫非地也。而山岳河海之屬於地者。得夏以峙。以流。大而元會運世之終始。爭天地者。得夏以綱。以維。小而飛走動植之竝育於天地者。得夏以生。以成。

### 心教

人有人心。亦有天心。欲識天心。先空人心。惟此天心。即汝真心。真心是性。真性是心。湛然常寂者。心寂而常感者。心汝甚。毋以思慮心。為汝真心。惟汝真心。即我之心。惟我真心。即天下人之心。天下人真心。即萬古聖人之心。

萬古聖人真心。即天地之心。惟此真心。通天地人心。惟此真心。歷萬億劫不壞。心為學初心。先求放心。心無出入。便識真心。

### 玄鏡銘

玄鏡混成。常照常寂。徹古徹今。夜月晝日。中涵太虛。天地一粒。不着此塵。何勞拂拭。

### 無佛秘旨

佛本無佛。我不是佛。我即是佛。我不名佛。我不名佛。人不我佛。人不我佛。我不是佛。儒者

三教正宗

原教

四

需人。是世間人。仙者山人。出世間人。佛者佛人。盡虛空界。我不是佛。無虛空界。

盡虛空界。有界有盡。無虛空界。無界無盡。

無虛空界。盡無虛空界。無盡虛空界。非有盡虛空界。非無盡。

佛與無佛。是平等佛。佛佛無佛。世尊曰佛。

長生者神。

神也者。亘古今而長存者也。故神者陽也。鬼者陰也。為善者陽也。為不善者陰也。陽則氣

清而屬天。陰則氣濁而屬地。氣濁則神濁而神反為鬼矣。劉經邦曰：神寄於人之身，身死而神不滅，鬼寄於人之身，身死而鬼不滅。

### 世間法

世間法最大者莫大於綱常。若舍綱常之大而處談出世之旨，豈不誕哉？其所謂祝髮毀形，以斷棄倫屬者，果能超出形骸之外乎？否也。乃若世之儒者，手恭足重，榮華其言，似亦足人之聽聞矣。至於綱常毀裂，猶然置之不

三教正宗

家教

五

論，其殆謹厚之遺與？然孔子之道大矣，或有竊其餘緒以資清談，猶晉室也。忽心性而畧綱常，余恐孔子之道似不如此也。中庸曰：天下之達道五，所以行之者三。又曰：所以行之者一。聖人之學盡於此矣。故舍一以語達德，則德非其德也；舍達德以語達道，則道非其道也。

### 三門一致

三教聖人之所以養之於內，而身心性命之

學同也。但以此而為世間法，以正三綱便是儒者之道；以此而為出世間法，以超物外便是二氏者流。

### 因教

大抵聖人之教有三：有以世間法而語世間人者，有以出世間法而語世間人者，有以出世間法而語出世間人者。若夫外而能明其三綱五常之大，內而能明其性與天道之微者，是在世間而出世間，乃余之所願見而不

三教正宗

家教

六

可得也。

### 本教

三綱五常者，世間法也。性與天道者，出世間法也。必也內能明夫性與天道之微，外能明夫三綱五常之大有家者，以一家為己任，有國者以一國為己任，有天下者以天下為己任，內外合一，兼而脩之，實下工夫，十有餘年，又必了得世間事，然後方可飄然物外而出世間。此乃萬古不易之常道，而二氏者流之



所當持循也。

二

林子見時有不昏者而必語之曰子之一身至重也。天開地闢而人生焉。世世不絕而至於子之身自是子而復孫孫而復子至於天地未有終窮之時尚未艾也是子之一身上而為天地開闢以來祖宗精神之所聚下而為天地未有終窮之時子孫命脉之所寄所繫之重至於如此。而子乃忍於斷棄倫續而自以為高且潔者殆亦未之思歟。

三教正宗

原教

七

三

或問邵堯夫之學亦有同轍林子曰程明道曰堯夫內聖外王之學也就其所至可謂安且誠矣然其學也必湏林下相從三十年冬不爐夏不扇夜不就席堅苦刻厲至於如此然後可也若兆恩之學則異於是必內蘊乎心身性命之學而周旋於人倫日用之間或六七年或十有餘年或二三十年隨其分量

磨煉純粹又必綱常既備俯仰無累然後飄然相從於林下方為可也堯夫又有言曰必須了得世間事然後方能出世間由此觀之則堯夫之學亦有同者。

釋先淨戒

有釋氏子覽林子非三教等集艷然不悅遂造林子而言曰釋氏之教所由來尚矣而子乃欲盡滅釋氏之教歟林子曰豈其然哉劉謐有言曰三武之君欲滅佛而佛終不可滅

三教正宗

原教

八

顧余何人也乃欲盡滅釋氏之教邪夫既曰釋氏之教之終不可滅矣而子必欲其嗣續而綱常之者何為也哉林子曰子獨不聞釋氏之教而有在家出家之異者乎又不聞釋氏戒律之嚴而在家出家皆所當守者乎戒律有曰離非梵行而所謂離非梵者何也永斷色欲也又曰離邪淫而所謂離邪淫者何也不犯他人妻女也故余每欲其嗣續而綱常之者豈有他哉蓋為其不識清規而與彼

戒壞律者道也。

二

林子曰：能守戒律矣，在家可也，出家亦可也，不能守戒律矣，在家猶之可也，出家則斷乎其不可也。若維摩詰之有得於佛之大者，豈曰出家？至於傳大士龐蘊等輩，亦皆在家之賢者，釋氏者流，不可不知也。

立教之異

或問三教之道同歟？林子曰：其道同，其教異。

三教正宗

原教

九

也。故孔子者，以世間法，以語世間人，而儒之教盡於此矣。若所謂使人綱常以正倫理，以明禮樂刑政，四達而不悖者，乃其畧也。老子者，以出世間法，以語出世間人，而道之教盡於此矣。若所謂使人清虛以自守，卑弱以自持，一洗紛紜膠轕之習，而歸於靜默無為之境者，乃其畧也。釋迦者，亦以出世間法，以語出世間人，而釋氏之教盡於此矣。若所謂使人棄華而就實，背偽而歸真，由力行而造於

安行，由自利而至於利彼者，乃其畧也。故曰：儒與釋老迹異，而道同。不善用者，用其迹，用其迹則滯滯則可得而攻，善用者，用其心，用其心則通，通則無得而議。又曰：大量者，用之即同小機者，執之即異，總是一性上起用，迷悟由人，不在教之同異也。

無相解

或問釋氏無有男女等相，林子曰：此自其佛之性言之，以佛之性，本無男女等相也。又問

三教正宗

原教

十

平等無有高下。林子曰：此亦自其佛之性言之，以佛之性，本無高下等相也。然自其佛之性言之，固無男無女，無高無下，而無分無別也。若以其人之情言之，則有男有女，有上有下，而有分有別也。近有竊佛之聲者，不知了性，不能忘情，而傳會於無相之說，漫將男女而羣列之，能無瀆乎？瀆則壞禮，禮漫將高下而等夷之，能無凌乎？凌則戕分。故般若不親以禮之別，而類聚有秩，乃分之宜。

三教正宗統論

門人盧文輝

明經堂

林子曰。古之爲師者。教人以修道。今之爲師者。教人以學文。今諸生之所以從我者。固專在道。而我之所以與諸生者。必兼以文。獨不觀之仲尼之徒乎。問政爲邦。仕曾仕衛。蓋幼學壯行。聖人所不廢也。况科舉之興。出自國制。而仲尼之聖。亦曰從周。是知古之君子。未嘗不仕。而明經之學。亦當時之載質也。其惟正心修身。以爲蕪菁之地。業舉遵制。以爲進身之階。斯謂之有體有用之學。大中至正之道也。條列于左。諸生其惟遵而行之。

三教正宗

明經堂

一作文。以四九日爲期。每期作文一篇。展候至午候而止。諸生所習之經不同。會日俱作四書文。經文隨便自作。

一作文。以理爲主。氣輔之。平淡中取奇詞。苑之巨匠也。蘇子瞻曰。凡作文字。少小

三教正宗

明經堂

時。須令氣象嶢嶢。采色絢爛。漸老漸熟。乃造平淡。其實不是平淡。乃絢爛之極也。真可謂文章之評矣。近來作文者。不會漢人六代之意。漫襲漢人六代之詞。自以爲高古美麗。又有一等。專用新奇之字。文以艱深之詞。斷手截足。令人難句。爲高。是皆才不足而氣不昌。故不得已。假此以取名爾。今後作文。理要精微。氣要昌大。轉折處亦要圓活。然此非可以易言也。蓋由養之於內。既至。而後發之於詞。自順矣。故曰。有德者必有言。諸生毋徒求之文字之間可也。

一看書。每日上午四書。下午本經。各一葉半。所看書。白文務要熟誦。小註亦要熟誦。  
一讀書。每日十義二篇。論策表各一篇。  
一每月四九日下午。會齊明經堂。先將本日所作之文。私相筆削批點。然後呈覽。

要應聲朗誦十數句

一各備起止簿。書所讀某義論策表若干。所看某經書若干。以便查考。

一會日俱早膳後來。午膳要回家。不必輪流辦會。務以恬淡省事為主。

一遇期有事。預先稟明。

一自立會之後。除會期外。不必相爲往來。其親友之禮。所不可廢者。朔望寬假一日。免看經書。

一背書掣籤。若有事時。或令東楊仰先代攝。

一書程甚簡。中間有不能自解經旨。欲從他師。及私加作論策表等文。請五經性理鑑綱目等書者。聽之。

一諸生務要除去惡習。私齋中不許招集外人。及議人是非長短。

一言語貴簡。當以忠信爲主。衣服貴莊。又以質素爲先。

一不許飲酒。及街坊遊戲。以蕩心性。以妨書程。

一讀書以有常爲貴。不宜困憊精神。諸生於大暑三伏之時。夜分不必讀書。務要靜坐養心。餘時至一鼓而止。一鼓之後。亦要靜坐養心。

一崇禮堂條示諸生者。與外人相爲往來。云。若會中有吉事。或召燕。更宜恬淡。不必殺牲。每席務要四人。五肴二菜。麪湯。

一行麪食二碟。清酒一壺。先期惟具單帖。至期自來。毋俟催速。凡吉凶大禮。衆惟具一果酌行之。所謂君子之交。淡若水也。諸生其體之。

一。與召公名也。而周公乃曰君奭。貴其質也。後世因字而諱其名。復因號而諱其字。今後須以字相呼。其惟於少者則字之。於長者則字而兄之。此亦古人之質也。

一。諸生實有弟兄之義。坐次不必分主客。惟以齒爲序。若不便於他賓。則因時而異其禮可也。

一。朔望日下午。或登東山。及附郭之有勝境者。以效曾點浴沂風雩之樂。晚膳後俱至明經堂清坐。或誦四書一章。或歌詩一篇。要皆切我心性者。

林子曰。諸生肄習舉子業。當以此爲事。不可以此爲心。所謂事者。蓋爲之自我當如是也。

若汲汲以功名富貴爲心。則徇外而忘內。亦鄙夫之患得也。安足道哉。又曰。諸生固不可有重功名富貴之心。亦不可有輕功名富貴之心。惟當遵奉

國制。肄習舉業。偶得取第。而顯用於時也。亦足以展吾平生之志。或在一府。卽以一府爲已任。或在一縣。卽以一縣爲已任。若志不得遂。道非所宜。則當賦靖節歸來之辭可也。今諸生每曰。吾不願仕矣。豈不失之偏邪。故以仕爲通。不爲民謀者。非也。以隱爲高。徒爲身謀者。亦非也。

昔余棄去舉子業。退處山中。不免以道術舉業。岐而二之。然舉業正所以明道術也。夙夜之所莊誦者。非聖人之遺言歟。夙夜之所講明者。非聖人之微旨歟。及求心身而躬行之。是亦道術之一助也。今諸生其依此明經條約。時而習之。以自考也。果能涵泳義理之精微者乎。果能不以功名富貴爲心者乎。幸而

得第焉能不自以爲喜者乎。不幸而失利焉。能不自以爲悲者乎。以此應迹常自反照其爲心身之益。道術之助也。不旣多乎。凡我諸生。戒之勉之。

### 示諸生學道之方

君子之達也。不特進則治民而已。雖兵凶戰危。亦不得已而用之。君子之窮也。不特退則脩己而已。雖耕稼陶漁。亦安其分而爲之。諸生每欲棄去舉業。以爲不奪於外。慕殊不知。

二教云

明倫堂

七

處功名之中。而不爲外慕所奪者。乃爲可貴也。每欲寂然無爲。以爲不惑於他岐。殊不知處日用之間。而不爲他岐所惑者。乃爲可貴也。諸生凡有爲子之責者。當盡其爲子之道。有爲弟之責者。當盡其爲弟之道。有訓蒙之責者。當盡其訓蒙之道。卽此是道。卽此是學。豈必遺落世事。然後爲學道之勤邪。

### 示諸生從政之道

諸生知朝廷待士之厚乎。諸生肄習舉子業。

他年或仕而郎官之秩也。或進而大夫之列也。不惟身處顯爵。口食天祿。而上而祖父沐其寵下。而子孫席其餘。此可謂至厚矣。諸生其惟處常而思爲良臣。以爲民也。處變而思爲忠臣。以爲國也。蓋君臣之義。無所逃於天地之間。而爲國爲民之心。其可以少替乎。

### 示諸生自反之道

凡人以我爲是者。則我未必是也。以我爲非者。則我未必非也。諸生不必是非人。亦不必

三教云

明倫堂

八

因人之是非。以爲己之喜怒也。且諸生中。前日亦曾有以我爲非者。而今乃反以我爲是。安知其前日以我爲非者。而是乎。又安知今日以我爲是者。而是乎。安知外人以我爲非者。而非乎。又安知諸生以我爲是者。而非乎。是非不必責之人。而善惡自當審之己。此亦君子自反之道也。

### 訊諸生

諸生從我遊者。或數月。或一年二年。亦云久。

矣。果能先立其大。不爲小者所奪者乎。果能不溺志於名與利者乎。果能不充訕於富貴。而隕穫於貧賤者乎。果能於我之所言。守之不敢怠荒者乎。果能言必信。行必果。而慎其樞機之發者乎。果能於惡少逸蕩之流。避而遠之者乎。又果能不惡而嚴者乎。果能於明經所條者。敬而守之者乎。又果能不以功名富貴爲心者乎。果能於崇禮所條者。率而由之者乎。又果能不激厲以傷和氣者乎。此皆余之所欲聞者。幸爲我言之。如或安於舊時之陋習。速改之可也。

三教宗

附錄

九

### 戒諸生

古之君子。欲希賢。卽爲賢人。欲希聖。卽爲聖人。以其志也。苟無其志。雖左堯右舜。而周公仲尼爲之後先。亦且無如之何矣。故曰。君子能與人以道。不能與人以志。諸生毋徒專望之人可也。且諸生之所以從我遊者。非以道乎。苟出見紛華。而舊習復作。其於道何如也。

我必峻其詞以斥之。於是而有懷憾焉。耳也。不然。我必正其罪以絕之。諸生其惟以志責之已。毋甘於暴棄。而卒流於汙賤之歸也。

### 明經答問

或見林子明經條約。謂林子教人以正矣。林子曰。不正則不模不範。安可以教人哉。或曰。仲尼正也。老子邪也。林子曰。豈非以攝性爲老氏者流。而明經乃仲尼之徒歟。然攝性者。事仲尼之心也。明經者。誦仲尼之言也。

三教正宗統論

門人盧文輝訂正

詩文浪談

弁小引

曰浪談者何也。不能詩而談詩。不能文而談文者。浪談也。或曰。二太子書及陳玄氏傳。非文歟。林子曰。學語嬰兒。不足道也。醒心集。非詩歟。林子曰。聊以闡明三教已爾。不聲不律。又安敢以言詩也。若子少時之作。能唐人語矣。而子自擬於唐人何如也。林子曰。此乃襲唐人語。冀以附其名於藝苑之後爾。識者耻之。而可謂之詩乎。龍江林子兆恩

書曰。詩言志。歌永言。聲依永。律和聲。此言詩之貴聲也。而聲必有律。唐虞以前有近體乎。而曰律者何也。豈非無其律不足以和聲哉。故聲之有律。非特近體爲然也。孔子曰。興於詩。又曰。詩可以興。又曰。鄭聲淫。然豈惟雅樂之聲得其情性。自得而能興也。雖至鄭衛之什。亦皆有其聲矣。靡靡動人。邪淫溺志。記曰。

移風易俗。莫善於樂。故樂也者。詩之可披於聲者。樂也。

夫詩之聲也。豈曰平而平。仄而仄焉已哉。卽平之聲。有輕有重。有清有濁。而仄之聲。亦有輕有重。有清有濁。此天地自然之聲也。而唐以後。鮮有知之者。不知輕重清濁之聲。且不可以循古之恒裁。而况能盡詩之變體邪。今以律之變體言之。如曰。昔人已乘白雲去。又曰。北城擎柝復欲罷。又曰。七月六日苦炎熱。等若干章。此又專在於輕重清濁之間爾。平仄云乎哉。由是觀之。則唐人之所謂變體者。乃以變其平仄之聲者也。而輕重清濁之間。蓋有不可得而變之矣。

或曰。平仄尚矣。豈復有輕重清濁之聲歟。林子曰。然若平仄之聲。卽幼童能辨之。豈其盡詩之情耶。然而輕重清濁之聲。亦皆出於自然也。不知輕重清濁之聲之自然。而曰能盡詩之情者。余弗知之矣。



或曰古體亦有聲歟。林子曰：古體亦皆聲也。卽如羅衣何飄飄，輕裾隨風旋。此十言皆平也。又如客有客字，子美此七言皆仄也。夫平仄既不論矣，而輕重清濁之聲，其可以不知乎？故不知聲者，不可與言詩也。

林子曰：非惟古體之有其聲矣，而三百篇之什亦皆聲也。非惟三百篇之什之有其聲矣，而明良喜起之歌亦皆聲也。

或問集詩亦貴聲歟？林子曰：集詩亦以爲詩。

教宗

詩之義說

三

也。而詩安可以無聲耶？今且以淫聲言之。海鹽之聲，弋陽之聲，類乎不類乎？設今梨園子弟，一句作海鹽之聲，一句作弋陽之聲，二聲並作，而欲披之管絃也，斯亦難矣。卽有善於管絃者，其能翕如雜奏以繳以繹，而足人之聽聞乎？

林子曰：三百篇之什，與近體之聲之不相涉入者，人之所知也。至於初唐盛唐中唐晚唐之聲之不相涉入者，人之所不知也。而集詩

者，樂以其句之駢麗而耦之，自以爲奇矣。雖云雙美，其如聲之不相涉入何哉？不謂之海鹽弋陽之聲，而並雜於管絃之間乎？

或問李杜之詩均一盛唐也，豈其聲之不相涉入耶？林子曰：李杜之詩雖美，而李杜之聲迥別李杜之聲，豈相涉入耶？夫宋以來，集杜者多矣，而一人之聲有不相涉入者乎？林子曰：亦有不相涉入者。譬梨園子弟，才作海鹽之聲，頃作弋陽之聲，又頃作鄉曲之聲，而聲

教宗

詩之義說

四

謂一人之聲，率相涉入也，可乎哉？

林子曰：三百篇之後有漢魏，漢魏之後有六朝，六朝之後有唐，唐之後有宋。雖其美惡不齊，要之耻相襲也。又曰：騷之後有賦，賦之後有文賦，亦耻相襲也。

林子曰：唐虞三代之文，譬花之蕊，春秋戰國花矣。此天地自然之氣，亦天地自然之聲。而文也者，以宣天地之氣，以達天地之聲者也。天地之蘊，因文以示。雖有聖人之文，亦且不

能違時矣。或問聖人文矣。而不能違時者。何也。林子曰。夫聖人一身。原與天地相爲流通焉者也。惟其與天地之相爲流通也。故其氣也。則皆天地之氣。而其聲也。則皆天地之聲矣。譬春之氣溫。其聲和。秋之氣索。其聲悲。是一春一秋。時固不可得而違矣。雖有聖人者。其能使春索。秋溫。而反其氣乎。復能使春悲。秋和。而反其聲乎。故不通於時者。不可與言詩也。此豈迂談。惟可與知者道之。

林子曰。自生民以來。而先王禮樂文物之盛。至武王周公花矣。先王危微精一之學。至孔曾思孟花矣。若漢之賦。晉之字。唐之詩。亦皆得其時而花矣。

林子曰。莊孟之文。古今之至文。文之聖者也。雖曰神變不滯。而其無端涯之詞。則又不可得而擬議矣。

或問史遷氏。林子曰。奇矣。耻襲前人。能自著一家言矣。然不免有意於文。又問莊孟之文。

至矣。而世之作者。不莊不孟。而必曰史遷氏者。何也。林子曰。史遷氏之史。雖云奇矣。尚有蹊徑可得而循也。若莊孟之文。有蹊徑乎否也。南華七篇。其殆神化所至乎。况莊孟之才。而莊孟而下。誰能及之。無其才。而欲襲其語焉。擬之史遷氏。抑又難矣。

林子曰。氣從竅而出者。聲也。氣從竅而入者。亦聲也。至於風之撼木。水之激石。以金震金。以木考木。莫非氣也。莫非聲也。然盈天地間。莫非氣也。而莫非我之氣也。莫非聲也。而莫非我之聲也。夫詩文一也。本之性情精蘊。以宣吾之氣。以達吾之聲焉者也。故宣吾之氣矣。其不曰天地自然之氣乎。達吾之聲矣。其不曰天地自然之聲乎。

林子曰。若鳳之鳴也。鶴之唳也。是亦天地自然之聲也。鶴不能作鳳鳴。猶鳳不能作鶴唳。而天地自然之聲可得而變乎。藉鶴而自醜其聲也。而必欲希鳳之鳴焉。然而能鳳鳴乎。

否也。又曰鐘不能作鼓響。鼓不能作鐘音。是亦天地自然之聲。不可得而變也。若人之聲則亦有然者。譬鳳鶴鐘鼓之不能相爲也。故有得氣之粗而聲洪者。有得氣之薄而聲微者。有得氣之促而聲疾者。有得氣之緩而聲遲者。今復以人擬之。殆亦華夷之語之不相通矣。縱相爲學也。而其聲果能相似乎。卽夷人華語而聲似矣。而華人能辨之。卽華人夷語而聲似矣。而夷人亦能辨之。然豈惟華夷

三教宗

詩文法義

十

之界爲然哉。卽四海之內。而江南江北。則亦有異氣而異聲者矣。抑豈惟南北之限爲然哉。卽一省之內。而各州各縣。則亦有異氣而異聲者矣。  
林子曰。今復以一人之聲擬之。年而童矣。其氣弱。故其聲細。年而壯矣。其氣剛。故其聲大。及其老矣。其氣衰。故其聲也無力。然而壯之不能作童年聲也。老之不能作壯年聲也。豈非其一人之聲。且不能相爲歟。夫一人之聲

且不能相爲矣。而况希人之聲以爲聲焉。其將能之乎。

余嘗考其聲於其天焉。天有其時。而古今異也。考其聲於其地焉。地有其氣。而山川異也。又考其聲於其人焉。本於所習。而少成若性者異也。故不通乎天地人者。難與言聲矣。

林子曰。詩文之聲。世鮮知之。而論詩者。只曰此詩人也。能作大曆以前語。彼非詩人也。不能作大曆以前語。論文者。亦曰此文士也。能作西京以前語。彼非文士也。不能作西京以前語。斯蓋徒求之於篇什章句之末已爾。而非其所先也。

或問篇什章句末矣。而其本之所當先者何也。林子曰。聲本於氣。氣本於虛。虛也者。無氣而有氣。所謂虛室生風者是也。程子曰。虛者道之祖。天地從虛中來。夫天地之氣。且從虛中來矣。而况人乎。此蓋聲氣之元也。故忘其虛而氣自生。忘其氣而聲自律。一宮一商。乃

三教宗

詩文法義

八

文乃質神而明之。錯綜靡失。不謂之詩文之至。自然之聲乎。故曰擲地有金石聲。

林子曰。不知有宮。不知有商。而宮商迭響。不知有文。不知有質。而文質錯陳。或縱或橫。或抑或揚。或闐或闐。或陰或陽。其誰尸之。其誰爲之。譬草之聖也。筆去而手不知矣。

林子曰。氣從竅出。而聲者。自然也。不從竅出。而希人之聲。以爲聲者。非自然也。世之作。每致詳於篇什章句之末。鮮有能知聲者。縱或有意於其聲矣。顧乃反其竅之所出。而希古人之聲。以爲聲焉。鶴作鳳鳴。鐘爲鼓響。學聲而失聲者。何限也。

林子曰。竅惟其虛也。故聲。然而不逆。則不能聲。藉齒與唇之俱亡也。其能聲乎。若風之撼木也。水之激石也。亦皆逆之而聲矣。故不通於虛實順逆之故者。不知聲也。

或曰。詩文特小技爾。而子大之者。何也。林子曰。夫詩文也者。以洩天地之秘也。以顯鬼神。

之微也。以拾日月之華也。以執四序之機也。至於風雨之潤也。星辰之紀也。川海之流也。山嶽之峙也。禽鳥之音也。花卉之致也。形上形下。亦莫不備。此余之所以大於詩文。而詩文斯其至矣。然世之作。亦或未之知也。學步效顰。尋章摘句。雕之琢之。粉之飾之。是亦工匠之一技。而人小之者宜矣。

中庸曰。溥博淵泉。而時出之。孟子曰。君子之志於道也。不成章不達。又曰。充實而有光輝之謂大。又曰。若決江河。沛然而莫之禦也。夫詩文則亦有然者。而其時出之宜。成章之達。光輝之大。沛然之機。養盛自致。蓄極而充。其殆神之不可致思。化之不可助長者乎。

林子曰。詩之聲出於自然矣。而復吟之。而復咏之。乃所以求合乎自然者也。若也不知詩之有聲出於自然。剪綵爲花。無復生意。謂之詩可乎哉。

古人有言曰。吟成五箇字。用破一生心。又曰。

此子欲吐出心肝乃已。夫輕重清濁之聲。雖由吟咏而得矣。而其最所自得處。又豈專在於吟咏間耶。不屬於思。若或啓之。而合節從律。蓋有不知爲之者。故風生而水自文。春至而鳥能言者。氣機之自然也。

林子曰。豈惟篇章之大。有其法哉。是雖至於一句一字之間。則皆有其法。不可得而損益之者矣。此固成之變化。非屬擬議。然而不有擬議焉。又安足以成其變化之能哉。

三教正宗

詩文浪談

二

時有以詩自名者。每作一詩。且吟夜咏。至月餘。曾不輟口。林子曰。何耽於詩也。曰。詩不吟不工。林子曰。有所授乎。曰。未也。林子曰。豈其無師自悟耶。夫雅樂淫聲一也。今雅樂且勿論矣。不有所授。而能作靡靡之聲。以動人乎。故上而爲聖爲賢。中而習舉子業。下而百工雜技。莫不貴於得師也。不得其師。而曰學由心悟者。自誣而誣人也。

浪談之作。在歲甲子之復月日也。距今且

十年矣。或曰。詩文之談。皆昔人之所未嘗道者。若不有以得其大焉。又安能談之。而入於微如此也。然而有索子之詩之文也。而子輒曰。不能詩。不能文者。何也。林子曰。余委不能詩。不能文。若詩文之談。真浪談也。余豈敢曰有所得於詩文之大耶。昔余棄去舉子業。而嘗從事於心身性命之學矣。朝夕惟其道之不明。以爲已憂也。又嘗闡明乎心聖非三教之旨矣。朝夕惟其教

三教正宗

詩文浪談

三

之不明。以爲已憂也。夫已之憂。且不可得而釋矣。又何暇事其心於詩若文之間。妨功而奪志耶。

喻馬附

齊人方君有知。少習詩文。乃今老矣。一日覽林子詩文浪談。造林子而問曰。夫輕重清濁之聲。子之所以啓我者至矣。而曰篇什章句之非其所先者。敢問何謂也。林子曰。獨不觀之馬乎。馬一也。而曰神馬者何。

也。蓋有不在於牝牡驪黃之間也。夫牝牡驪黃之間固不足以盡馬之神矣。而篇什章句之末抑豈足以極詩文之致耶。然詩文既以極致爲工矣。寧能不取材於古人歟。林子曰。此亦非其所先也。子其不見至尊御極而天下之臣庶莫不奔命而聽令矣。故我用古人而不用於古人者。取材之巨匠也。壇經曰。心迷法華轉。心悟轉法華。故通於詩文之極致者。詩文之三昧也。然馬之能千里者。不以形而以神。而人之善相馬者。不以目而以神。神也者。神也。非形非目。而亦不離於形。不離於目也。非形非非目。而亦不屬於形。不屬於目也。微乎微乎。不可得而致詰乎。若也。不知神本於虛。而徒索於形之內焉。卽既竭目力。且不足以躡古人之迹矣。而况可以極詩文之致耶。

答論詩

詩取諸聲而已。所謂聲者。天地自然之音。而可歌可詠者也。故凡天籟地籟。與夫蛙鳴蟬噪者。亦皆有自然之音矣。今之爲詩者。不知有聲。亦惟以唐人爲鵲爾。嘗見詩人之相爲論評也。惟曰。此體裁果類唐人乎。否也。此命意果類唐人乎。否也。所練之句。果唐人乎。所用之字。果唐人乎。至於標題。亦惟唐人之是法也。昔人有言曰。詩有別趣。又曰。詩有別才。是無其才。而不得其趣。徒取唐人老槽粕。而含哺之。安能知酒中之精華邪。且兆恩不能詩。然時或有作。亦惟寫吾心之微爾。其詞語之工與不工。不暇計矣。而天地自然之音。亦未知其果有合焉否邪。

答論文

文特一小技爾。善爲文者。惟求文於心焉足矣。涵養內充。靈關中啓。而擲翰揮毫之下。自如水之赴壑。不可得而禦也。然以文自負。已非其至也。而爲文者。又不知求之於心。徒索

之於古人之糟粕或學漢人或宗六代不能  
自出一體裁獨立一門戶詞語雖工不過襲  
漢人六代之遺蹟爾且中心休者其文易而  
達中心平者其文順而暢中心荒者其文謬  
而雜中心浮者其文支而虛此孟子所謂知  
言也今徒盜漢人六代之語襲漢人六代之  
意雖文藻之爛然安能知其人之善否也猶  
以桃李之鄙材附以桃李之嘉植雖果實之  
甘美又安能知其根之善否也故君子亦惟  
善事其心而不求工於文也然不求工於文  
者正所以善工乎文也道充而自達心靈而  
自悟爾故世人以博物爲學而余以事心乃  
爲學之大也世人以藻繪爲文而余以事心  
乃爲文之要也蓋求之外者常不足而求之  
內者常有餘也

三教正宗統論

門人盧文輝訂正

歌學解 并小引

書曰歌永言而元首股肱之作賡相勉勵是歌之義所由來者尚矣故唐虞三代以上率皆履禮樂樂而見之歌詠者雖雖洋洋充滿宇宙降及後世蓋有深可慨者艷曲靡靡之音偏於天下以淫溺其情縱志而成風也於是平淡之聲更不復作遂使有志之士不得上觀淳古太和之盛矣然

三教正宗 歌學解

音由人心生也故撰著歌學解如左蓋以移風易俗莫善於樂而反瀆還淳之責端有望於同志諸君子云

總一章四句分作春夏秋冬第一句春第二句夏第三句秋第四句冬每句上四字各分作春夏秋冬第一字春第二字夏第三字秋第四字冬然春夏秋冬雖有定序而春夏秋冬又各自爲春夏秋冬下三字稍做上四字亦分作春夏秋冬第三句首二字稍續上句

末三字各平分不甚疾遲輕重以第三句少變前二句不疊韻而足聽也第四句第四字乃冬之冬閉藏已極然陰不獨勝陽不終絕消而必息虛而必盈所謂既剝將復而亥子之間天地人之至妙至妙者是也故末三字當有一陽來復之義第五字聲要高何也閉藏已極不有以振而起之無以發其坤中不絕之微陽也故曰十月謂之陽月每句每二字一斷庶轉氣悠揚不至急促第一字口畧

三教正宗 歌學解

開聲要融和第二字口開聲要洪大第三字聲返於喉秋收也第四字聲歸丹田冬藏也春而融和夏而洪大者達其氣而洩之俾不開也秋而收之冬而藏之所謂收天下春而藏之肺腑也其不絕之餘聲復自丹田而出之以滌邪穢以融渣滓擴而清之也春之聲稍遲夏之聲又遲秋之聲稍疾冬之聲又疾變而通之則四時之氣備矣闔而闢之則乾坤之理備矣幽而鬼神屈伸而執其機明而



日月往來而通其運。大而元會運世而統其

全。此豈有所強而然哉。廣大之懷。自得之趣。

真有如大塊噫氣而風生於寥廓。洪鐘逸響。

而聲出於自然者。融溢活潑。寫出太和真機。

吞吐卷舒。神化不測。故聞之者。不覺心怡神

醉。恍乎若登堯舜之堂。舞百獸而儀鳳凰矣。

第一章。總一章。分作春夏秋冬四句。每一

一口略開氣。春之聲。夏之聲。秋之聲。冬之聲。

相始終。亦分作春夏秋冬四句。俱要有春聲。

右第一句春。口略開春聲也。亦作夏

屈。夏之聲。伸。夏之聲。闔。夏之聲。闔。夏之聲。

自無窮。亦分作春夏秋冬四句。俱要有夏聲。

右第二句夏。口略開夏聲也。亦能作春聲。

徘徊雲影天光外。首二字稍緩前句。末三

氣。亦明備於此矣。聲在喉。秋也。亦宜春宜夏。

右第三句秋。宜冬。

自冬之春。在口略開。清聲在喉。風聲歸丹。

冬之秋。風聲歸丹。

冬之冬。風聲歸丹。

田明月中。上四字至冬之冬。則時物開闢。

初動。剝而既復。亦須知有春還消。息靜以

不絕之意。第五字聲要高者。以振起坤中

陽氣。雖動而發端於地中者。甚微。固不可

不扶以振之。而不鼓其機。亦不可不靜以養

之。而藏之。固不先而秋。不後而春。而夏要

得冬時。不失冬聲。

右第四句冬。聲歸丹。田冬也。亦宜春宜

第二章。亦依上章歌之。每歌二章。則四時相

勿以窮通明出處。惟將功用論窮通。浩然

充塞如無外。便是吾人位育功。心集詩

天有四時。而一不用者。冬也。故不翕聚。則不

能發散。天之道。且然而況人乎。然此猶知有

冬。固於其時。而非其至也。易曰。復其見天地

之心。其不有天地之先。不可得而見乎。斯乃

無聲無臭之至。不觀不聞之時。太極之先。茫

乎無極。不顯惟德。而聲氣之元。統於此矣。歌

者知此。則南風之薰。可以解吾民之愠。而太

和之氣。流行於唐虞宇宙間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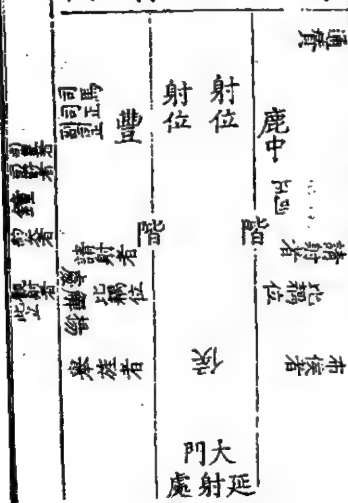
通揖不勝者升勝者乃揖不勝者依次而升  
立而揖賜灌勝者飲畢揖復位。侯象  
勝者曰敬養侯者遂退  
馬命徹侯司馬出立徹侯侯者遂退  
者遂微退鹿中司馬出立徹侯侯者遂退  
豐通徹侯侯者遂退

上卷正

上卷正

上卷正

# 酌古禮射圖



古者席地而坐。故晚而設豐鹿中者。禮也。今  
既變古之禮。豐宜如古之制。高之鹿中更設  
一臺。庶可立而取。解置筭。蓋孔子之所從者。  
以今用之也。若必欲行古之禮。以考古之遺  
亦未為不可。惟秉禮君子擇而行之。

射義曰。士以采繫為節。又曰。士以不失職為  
節。古之士者。有爵有土。今之郎官是也。故曰  
不失職若無職守。亦奚取於采繫之義。或歌  
他詩。當唱奏樂。其曰節者。歌詩以為發矢之  
節也。所謂射者。何以射。何以聽。循聲而發者  
也。

司馬命布侯。司馬延射。司正揚觶。司正揚  
觶。請射者請誘射。請射者請射。司馬命徹侯  
初學之士宜令唱之。及至習熟。不唱為是。

三教正宗統論

門人盧文輝校輯

著代禮祭圖說

著代禮祭神位當疊作四級每級各高低數寸及長短廣狹隨宜第一級最高中祀高祖考妣第二級次之東祀曾祖考西祀曾祖妣虛中二位以高祖考妣在上也第三級又次之東祀祖考西祀祖妣虛中四位第四級又次之東祀考西祀妣虛中六位各各南向今不相背四代之中如有再室高祖考居中夾

三教正宗

著代禮祭

兩妣於東西曾祖考以下則以兩妣同祀西列應祔祭者各側立其考妣之旁若力不逮者只疊四級宗而陳之於壁可也又置香一爐燭二臺并懸火於前梁雖不及祠宇之隆崇亦足以報本始而重所出也况歲時稱家致祭朔望薦新獻茶而朝夕瞻依出告反面或擬之祠宇爲尤便也如兄弟異居者四代祖考當祀於長嫡之家歲時合祭睦以聯情次長以下亦宜各祀考妣俾歲時朔望而庶

子之婦得以伸敬也至於指揮千百戶及諸軍士之有功於國者當疊級而五之上級祀有功之主次級祀高祖考妣亦虛中二位如上儀

聖祖禮祭

洪武十七年十二月十八日

欽准庶人祭三代曾祖考

洪武三十一年三月十九日欽奉

旨意頒降祝文祭高曾祖考

三教正宗

著代禮祭

聖祖御製臣民時祭祝文

昔者祖宗相繼鞠育子孫懷抱提攜劬勞萬狀每逢四時交代隨其寒煖增減衣服樽節飲食或憂近於水火或恐傷於蚊蚋或懼罹於疾病百計調護惟恐不安此心懸懸未嘗暫息使子孫成立至有今日者皆祖宗劬勞之恩也雖欲報之莫知所以爲報

附考

周制祖廟天子三昭三穆與太祖之廟而七

諸侯二昭二穆與始封之祖爲五大夫一昭一穆與始封之祖爲三昭穆則以次遞遷始封之祖自世不遷適士雖無始封之祖亦有三命采地故立一廟以祭祖禰而中士下士乃有司之長所謂官師也雖立一廟祭禰却於禰廟并祭祖庶人無廟祭於寢程子曰高祖有服不祭甚非某家却祭高祖又曰服既如此祭祀亦須如此楊氏曰四世而總服之窮也服雖窮於總矣而親固未盡也按禮再期而大祥改題曾祖考妣爲高祖祖考妣爲曾祖考妣爲祖乃奉主入祠爲考其所祧之主禮埋于墓側又按天子冬至祭始祖立春祭先祖朱子初年亦嘗行之後覺其似僭不敢祭語錄中亦有始祖之祭似禘先祖之祭似祫之說或者以宋諸儒猶有所議而損益之如此而子每曰我惟直遵特制已爾不曰議而曰考何其迂邪乃應之曰非天子不議禮況

國朝之制四代也視古諸侯二昭二穆蓋已曲盡臣庶報本之心而宋諸儒議之而損益之者又且先得其所同然矣如或損之而不及乎四代也則失之薄豈曰親親之仁而君子不忍也如或益之而過乎四代也則失之王之義而君子不爲也

### 著代禮祭神龕圖



著代禮祭神龕圖說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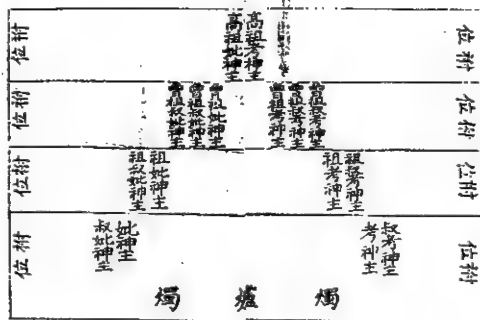
夫著代疊級之制寔所以爲重本之義而  
列行伯叔者衆亦不可無合族之仁當依  
此式繫而長之庶妥靈之有地而尊尊親  
親之道亦兼舉而無遺矣設或居處稍遠  
而設龕於堂固無不可若限於褊狹者終  
不免賓客之坐立家人之往來雜沓褻慢  
容或有之寔不若崇之於壁爲尊且嚴也  
或設門啓閉或垂簾卷舒各從其便惟貴  
盡文此亦仁人孝子不儉其親之意也如  
能建祠葺宇亦當特設著代疊級內之神  
龕中庶祖考臨之在上各有行次等列也

三教王宗

著代七卷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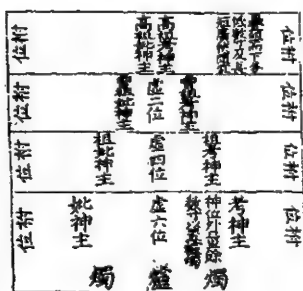
上

著代禮祭合族神位圖



此圖較上式而長倍之以列行伯叔者衆  
也或倍而差之或只增一二尺隨主多少  
而量度其宜也

著代禮祭神位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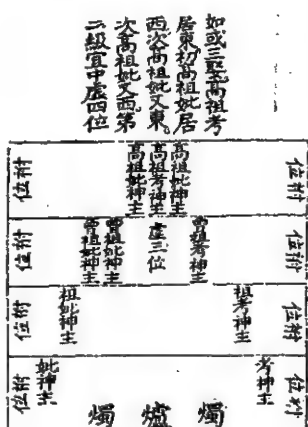
著代禮祭神位圖說

只宜崇之於壁以不用疏格神龕也。儉約易製世次昭然。然貧而寢食一室者。豈無水木本源之思邪。特奉先之禮。屈於力之不逮爾。惟茲著代疊級壁而崇之。則不徒朝夕之際得以瞻依。而尊居在上。亦不爲褻也。

著代禮祭兩邊翼板及架式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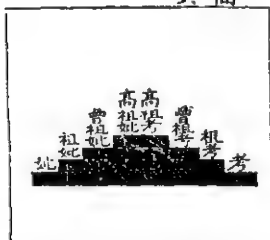


序妣神位圖



# 著代旁級圖

此式尤為易簡  
易製而便於貧  
者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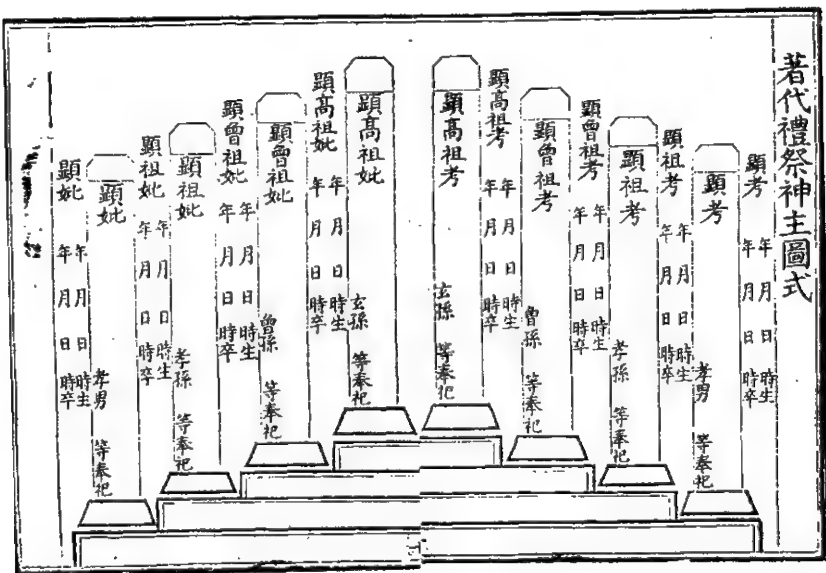


# 著代祠堂四室圖

室各一龕  
主皆南向  
設橫啓開  
垂簾卷舒  
仍列以疏  
格之門斯  
為雅觀



# 著代禮祭神主圖式





題主儀式

諸考下書行書號有官者書某官諸妣下書某氏并有封者書封有贈者書贈俱要神主二字若貧而無寢室者只將四代考妣神屏架而崇之於壁至於仕宦行商雲遊各處者可特表一軸奉之以行庶節序諱誕得以張掛在上致敬興思也若在慈親侍下當另書一紙黏之神屏上爲是

附主儀式

三才集

卷代祀祭

十一

按古禮旁親之無後者以其班附伯叔祖父附於高祖考伯叔祖母附於高祖妣伯叔父附於曾祖考伯叔母附於曾祖妣兄弟附於祖考妻兄弟之妻女兄弟附於祖妣子姪附於考子姪之婦女女姪附於妣今附儀式於左

子姪

兄弟

伯叔父

伯叔祖父

伯叔祖母

伯叔母

妻兄弟之妻女兄弟

子姪之婦女女姪

伯叔祖父以下俱附神屏之東伯叔祖母以下俱附神屏之西亦俱要書神主二字書行書號書名書氏書官書封書贈女兄弟子姪當依俗書娘書姐

三才集

卷代祀祭

十二

記曰大明生於東月生於西此陰陽之分夫婦之位也亦以時之所尊者左故以左爲尊也若曰神道尚右而必欲以右爲尊亦古禮也

王制曰庶人祭於寢

何休曰有牲曰祭無牲曰薦所謂薦者亦獸粥水飲事生之禮也若貧而必祭則非禮矣祭用明水者反始也禮運曰玄酒在室樂記曰大饗之禮尚玄酒玄酒者明水也

國初禁淫祀。今庶人之家。或有不祀其先。惟列諸非鬼而祀之。以要福也。釋迦四十二章曰。祀天地神明。莫若孝其二親。二親最神也。

跋

夫禮不在彌文。而貴於重本始。故建祠葺廟。以崇奉乎先者。古制然也。其或有限於力。而不得以伸其情者。則將廢之而莫舉乎。抑或舉之而必備乎。吾

師三教先生痛古禮之不復。懼世風之日靡。時與及門諸同志。講明尊尊親親之大期。不失乎古先聖王制禮之常。迺遵皇朝之實訓。究先賢之格言。出自淵衷。立爲

祭禮。著代圖說一書。真曲盡仁人孝子之情。亦稱家有無之遺意也。是故辨其等於疊級。則父子不相竝。別其嫌於兩序。則翁婦不相邇。列其行於伯叔。則親族不相遺。纖悉備具。不疏不費。不惟富者貴者得以盡禮。而貧者賤者亦得以盡情矣。明乎其禮。通乎其情。則祠可也。龕可也。壁而崇之可也。先生惟以著存之念望乎人。初不求其備焉。庶得因分

以盡情。因情以盡禮也。記曰。顯揚先祖。所以崇孝也。身比焉。順也。明示後世教也。先生兼而有之。真可謂之錫類之孝。而有功於世教也大矣。天下後世有尊祖敬宗之念者。覽斯圖也。能不惕然。油然而興起。其無所解之至情也哉。門人黃懋顏百拜謹跋。

三教正宗統論

門人盧文輝訂正

崇禮堂

一宴賓客。近來過於奢侈。肴饌多者三十餘品。少者不下二十品。至夜深飽酣之後。厨人猶屢進不已。蓋主以文而娛其賓。賓亦以文而樂其侈。忠信之薄。不以甚乎。然中產之家。好行其禮者。則不免稱貸於人。或憚於靡財而遂輟之。又無以伸其情而盡其禮。今權其不謬於禮。

三教正宗

崇禮堂

不靡於財者。凡宴賓客。每席四人者。八肴二菜。果四品。湯三行。麪食二碟。酒一壺。或二壺而止。蓋酒以行禮。不繼以淫。而內亂心志。外喪威儀。亦君子之所深戒也。每席二人者。肴五大碟。五小碟。五果五湯。蔬菜麪食春筍。隨時增益。蓋禮爲稍隆。而文亦稍飾矣。若大宴會。如請親家。召子壻之類。再加之。有二小碟。湯二行。水果之類。隨時增益。亦云豐美。費不

三教正宗

崇禮堂

及奢。如力不能舉者。卽前所云親家子壻之類。禮之不可以已也。合席八肴。陳之果酌。賓主迭獻。亦足稱文。又其次者。一菜一魚。一酒一飯。猶可盡情。庶不廢禮。况澗溪之毛。旣可薦之神明。而雅淡之素。不可羞之嘉客耶。然古人盛宴。未卜其夜。近來一鼓入席。啓明始罷。主賓旣疲於爲禮。而聽役又怠於伺命。長夜設歡。何殊商季。今後以午爲期。盡申而止可也。夫數次候速。薄暮而來。子姪之時。入席固已晚矣。果酌迭酬。文采可觀。猶陳小席。竟亦何爲。蒸鷄告虔。猶首特設。而又申之以數酌。雜之以庶羞。如此綢繆。是亦不可以已乎。今後珍肴麪食各致二品。固非徇俗。亦不廢禮。

一近來留客。所陳盈席。縱酒肆情。窮其晝夜。然中產之家。固所不堪。而富貴之人。或難卒辦。又有一等儉嗇之徒。若有遠

客來臨，遂至逃避不出者，豈無爲哉？夫狗乎俗，則限於財，吝其財，則廢乎禮。今後留客少者，二肴二菜，多至四肴五肴而止。若常往來之人，隨其家中所有之物，一菜亦可。

一舊俗大宴會，或五鳳卓面，或鳳驚鳳雞，徒爲虛費。今後須陳單席，以盡宴樂之情，而承筐是將，無失先王之意。如五鳳卓，代之以表裏，值銀貳兩者，盛之筐篚。

甚爲雅觀。鳳驚鳳雞等卓，以次減損，隨其所值之價，如力不能舉者，或將之以布帛，或易之以書帕，稱家所有，不爲不文。

一舊俗嫁女特髻，必盛裝首飾，甚至高二尺許，或蕩其家以從乎俗，或詭其物以罔乎人。蓋主婚者以之爲榮，辱觀人者以之爲戒。否風頹俗弊，甚可慨嘆。今後只如俗之所謂小裝素髻者，則中產之

家，亦得爲之。若富者，或遺之莊田、金銀、匹帛等物，有何不可？豈必盛飾以誇美于人哉？近來貧者假借他人，真可傷悼。以女家言之，始以欺人而侈其飾，終以盜行而歸其物。以男家言之，始以美詞而誘其來，終以貪心而利其有。甚至兩家生隙，翁婿爲讎，姑婦相稽，夫妻反目，道甚夷虜。豈曰論財，迺若六禮之行，亦競侈美，漫爲飾觀之具，及勝聘定之儀。

從事無益，最宜深戒。稱家所有，稍濟以文，然而女家望其聘定之奢，故男家觀其釐粧之盛，商賈之行，責以厚價。雖男家之傷廉，是女家有以啓之也。至於聘定之東家禮，可按近來寡質，從事於文，不知何者奉啓，何者報詞，又不知男之名，女之行，次習爲艱深，難於句讀，真誠可笑。自以爲文，自是以後，直遵家禮，無已，則畧加修飾，詞達其情可也。

一大夫士庶人死。三月而葬。古之道也。近來富者惑於風水。貧者困於無財。以故暴骨。最可傷憐。殊不知葬者藏也。骨肉復歸於土而藏之也。但風水之說。入人之深。世所信從。真難卒變。其惟於卒哭之外。登山卜地。而逢春之候。擇吉舉行。權其遠近之宜。不出一年之內可也。若曰山川紆曲。皆可以葬。日者謬妄矣。必良辰。是豈先王因俗爲政之道。緣情制禮之宜哉。夫得之有財。用之盡情。仁人之心。能無校乎。若不幸貧無以葬。則所謂斂手足形。縣棺而封。固無財不可以爲悅。亦君子甚不得已而爲之也。然親膚之悲。古人所重。而縣棺之舉。寔可酸心。蓋時非所宜。勢有不可。但惟致哀而止。終無所用其情。如曰道不終否。姑待其來。苟如其心。誰曰不可。然富貴自天。得喪有命。或終身窮約。亦將柰何。况身

罹無常之變。家適回祿之災。卒然之虞。古今所有。回思至此。能不亟圖。由是觀之。則一年之內。亦已云遲。而三月之期。不以爲速矣。後世不知縣棺之義。多有火葬之慘。生則小有所傷。而不忍之人之情也。死則付之烈火。而旁觀之。於心安乎。乃若飾人觀聽。炫其侈美。無益之舉。亦所當懲。蓋附身附棺。必於誠信而不儉之訓。非侈儀文也。

一喪禮弔慰。瀆情義相關者。乃可舉行。近來不問親朋。亦泛然相爲往來。殊無誠心實意。甚至設宴喪次。謔笑行酒。古人猶未嘗飽於其側。况可縱飲。以至於醉乎。

一近來祀典。亦多違訓。稽之周制。庶人祭稱攷之。

國朝亦云。四代今所祀者。上推宋元。以及唐代。豈特天子之廟。七世已哉。自是以後。

宜遵

國制親盡則祧母仍流弊

一舊俗祭祀多用羊。大夫無故不殺羊。非士庶之家所宜用。今後只用豬頭鷄。或豬蹄雞可也。然安靈祠宇。藏魄丘山。春秋登龍拜掃而已。近來墓祭陳羊。雜以庶品。沿習流弊。亦甚拂經。今後特設果酌。稍存古意。無已。則雞鷄之類。抑亦可行也。雖非古訓。亦存孝心。至於后土之

三教宗

崇祀堂

儀誠不可廢。蓋時其保護。乃神之休。而仁人孝子。能忘其德乎。乃若中元之節。牲醴之遺。固女子之所以少盡其誠。於其親者。雖云俗禮。頗順人情。然終女子之身。則亦已矣。不然。則終女子之子。亦或可也。繼子而孫。繼孫而子。不知何義。甚可駭愕。然而子孫之所以祀乎其先者。七月之望。陳祀家廟。徵之古禮。亦爲協經。若以十三日禮迎其來。來從何來。

十六日禮送其去。去亦何去。或曰。來自家廟。去亦安靈。而祀於其家者。竟亦何往。邪尚鬼之俗。直爲可笑。

一舊俗喪祭。一猪一羊。固已悖禮而拂經矣。近來尤爲僭越。以牛代羊。其意以弔慰人多。便於致胙。殊不知天子郊牛。禮爲特盛。庶人之家。亦將奚取。夫以庶人而僭大夫罪。已甚矣。以庶人而僭天子。不可言也。孰不可忍。最宜痛懲。

三教宗

崇祀堂

余所條者。亦惟禮之不可廢。情之不可已也。然俗之不美。由情之縱。而情之無節。由禮之奢也。故節情莫若禮。而閑禮莫若儉。獨不觀之老子乎。保而持之。其實在儉。又不觀之魯論乎。與其不孫。寧失之固。夫侈靡既不可訓。而苦節又非人情。故君子之禮。禮而儉也。君子之儉。儉而禮也。蓋禮者。文而有節之名。儉者。止而不過之義也。故曰儉而得中。是乃禮也。若夫儉不中禮。則

亦非儉之儉也。禮之失奢則亦非禮之禮也。司馬遷曰：千乘之君，萬戶之侯，而猶患貧。况匹夫編戶之民乎？若匹夫編戶之民，不以禮自閑，而奢儉若侯，能無展轉流離之苦邪？故達而奢也，則不得不取非其有；窮而奢也，則不得不失身可賤，揆其所由，亦惟忘禮之本，而徇其末，飾其耳目，以修人之觀聽爾。夫飾耳目者，未有不喪心志之大，而喪心志者，又以爲飾耳目之資，所謂多與多取，輕施好奪也。諸生其戒之哉！然余之所條，或陳禮而一遵乎古者，乃存羊之義，固余之所深願也。或緣情而少徇乎俗者，乃獵較之意，亦余之不得已也。嗚呼！世風之不一，亦已甚矣。人安於非禮，亦已久矣。雖有聖人，亦不能卒然而遽革之。禮曰：移風易俗，莫善於樂。樂者，樂也。所以使人歡欣鼓舞，無一毫勉強之意，此非有以入人之深，而又於其道者不能也。故曰：

禮非強世也。中間一二，余亦未能卒繼。蓋勢有所不便也。惟陳其禮之中正俗之易爲者如是爾。諸生其惟潤澤而舉行之，不徒可以崇儉黜奢，亦且可以存誠去僞。隆禮由禮，有方之士也。風淳俗美，職此之由矣。然亦毋得過於激厲，以傷和氣。蓋仁與義而並施，禮與樂而兼用，而潛消默奪之下，庶幾推之而必達矣。若曰：我苟是矣，雖一家非之而不顧，吾恐反傷父兄之心。夫豈通變之宜哉？故先王之道，和以用禮，而家庭之間，恩常掩義也。



跋

莆素稱秉禮之邦。余生也後。猶憶識前輩風致。大都樸雅真澹。民間四禮多遵文公。先生所訂定者。豐不及靡。質有其文焉。奈何浸淫奢僭。遂濫觴以至于今。抑亦甚矣。余竊悲之。近罷鎮贛。思與四三君子。龜勉從事。及獲覩是編。寔有先得我心之同然者。酌今昔之宜。順人情之則。損過就中。鑿鑿可行。寔於縉紳宴會間一語及無弗首肯者。信爲人心所同然。而力倡先之。非吾黨之責誰責哉。因識此于末簡。兆恩余諸孫也。學古善論著。茲其最切時宜云。紫帽山農退齋林雲同識。

門人林

亮貞

命梓

擬撰道釋人倫疏稿首序

兆恩竊以二氏無父之教以遺人倫悉皆異端者流而非黃帝老子釋迦之舊也故欲挽之歸儒宗孔以明人倫以崇孝養已爾而非他也昔王龍門獻太平十二策程伊川請補正學至我明泉南布衣陳先生亦兩詣闕上書區區微忱竊慕效此耳兆恩嘗以君子之

三教正宗

人倫要旨

所以自信於心者惟其是爾而利害毀譽有所不恤也故凡建大議決大疑以定天下萬世之公是若少有害害易其慮毀譽貳其志則將怵然內熱見義而沮矣兆恩奏疏謬自謂大議大疑以定天下萬世之公是寔欲羣二氏者流而儒之而三教之所以一也非若宋人所謂道冠儒履釋袈裟鼎足而立而謂

其道則相同也此皆兆恩山中二十年之所得者每自以爲是雖有毀譽雖有利害亦且置而不恤惟欲使吾君吾相知之吾

君吾相行之天下萬世知之天下萬世行之而已然今世之所謂格物者特程朱之緒餘耳而陽明之致良知也又不過欲與程朱相爲雄長爾若兆恩之所

三教正宗

人倫要旨

謂自根本之論執中一貫之旨羣二氏而歸之儒者寔惟欲以贊仲尼之所未及矣蓋仲尼之學之大一天地也無不覆幬無不持載若有一物之或遺則亦非天地之大仲尼之學也林子兆恩

音

萬曆丁酉仲秋門人盧文輝百拜謹述

林子三教正宗統論

門人盧文輝校正

擬撰道釋人倫疏稿

布衣臣林兆恩謹疏爲明人倫以崇儒教事。臣竊惟斯道之大也。在內則有心性之學。在外則有人倫之重。內外兼修。古今所同。臣每以心性人倫之大。而考諸二氏之初。實未嘗有異於儒者。但二氏之失傳。乃遵無父之教。以遺人倫。而

三教正宗

道釋人倫疏稿

始與儒者異矣。臣嘗伏讀

太祖高皇帝三教論曰。有等愚昧。罔知所以。將謂仙佛有所悞國煽民。又曰。實與仲尼之志齊。言簡而意深。時人弗識。故弗用。又曰。三教之說。自漢歷宋至今。人皆稱之。故設僧綱道紀等司。以表立二氏教門。俾守出家清淨戒律。殆甚嚴矣。臣又嘗伏讀

太祖高皇帝諭天界寺僧曰。世之不可絕而

絕之。嗣祀之不可無而忘矣。

大明律曰。凡僧尼道士女冠。並令拜父母。祭祀祖先。喪服等第。皆與常人同。違者杖壹百。還俗。至於

降牒單丁長子。並不許出家爲僧爲道。此又示之以孝道。嗣續之常。祭祀喪服之重也。且道家之教。非始於黃帝老子乎。黃帝老子人倫之大。載之史書可考已。臣請得而詳言之。黃帝四妃二十五子。

三教正宗

道釋人倫疏稿

得姓者十四人。爲十二姓。顓頊帝嘗以及唐虞夏商周皆其孫子。是黃帝未嘗遺人倫也。老子之子宗。宗爲魏相。封於段干。宗子注。注子宮。宮玄孫假。假仕於孝文帝。假之子解。爲膠西王卬太傅。是老子未嘗遺人倫也。至於釋氏。臣亦嘗考其故典矣。若釋迦爲釋氏之宗。曾娶耶輸氏多羅。生子羅睺羅。夫婦之別。父子之恩。釋迦亦兼而有之。是釋迦亦未

嘗遣人倫也。但釋氏者流。違其本教。至於祝髮以毀形。依僧以去姓。殆有甚於道家之流弊。尤為深可慨者。

陛下蓋亦即古黃帝老子釋迦之道。以變今道。釋無父之俗。著之話言。申之禁令。俾兩京十三省。各府州縣。各寺觀僧道。悉得娶妻生兒。以服行黃帝老子釋迦之道。亦以今天下之人。悉知黃帝老子釋迦。不惟能明心性之學。又能盡人倫

三教正宗

通釋倫義

三

之大。非如世之所謂道釋者流。荒唐而枯槁也。臣竊惟今之真人府。張道陵之後也。道陵漢和帝時人。孫子傳至于今。不絕。是道家之人倫。臣嘗見其人矣。鳩摩羅什已證大乘。乃生二男。自是不住僧房。別立廨舍。是釋氏之人倫。臣又聞其語矣。夫上觀之黃帝老子釋迦。下觀之張道陵鳩摩羅什。皆有人倫如此。竟不知今之道釋者流。所學者誰之學也。

所道者誰之遺也。若不申之禁令。則臣恐無父之教。以遺人倫。以敗壞人心風俗。曠夫怨女。上干天和。可勝慨哉。臣愚以為惟當悉令而人倫之。以別住廨舍。俾日至寺觀之中。述主焚修。及講明二氏經典。兼之以儒門孝經論語等書。冠婚喪祭。鄉射等禮。入而講經。出而事親。身雖處於塵世之中。而心則超於塵世之外。若徒知人倫矣。而不知講明經旨。

三教正宗

通釋倫義

四

心性工夫。則天下之丈夫婦婦。而人倫者何限也。又奚足貴哉。或者以為在家而人倫矣。而入主焚修。恐非清淨教門。道釋之初意也。殊不知今之火居道士。養髮和尚。亦皆有妻有子。亦皆赴壇焚修。況今之張真人。乃道士之冠也。今之茶馬司所轄諸國。乃西僧之首也。室家俱有。嗣續相傳。亦未嘗以非清淨教門。而廢焚修之職也。臣愚以為道童新戒。

限以若干歲各納銀若干兩

降牒一紙許其娶婦仍令日至寺觀焚修講經然寺觀既有定所田租亦有定額惟當計其租額之多少而限以定數其孫子能紹其業者必須請

牒方可許之其不願者一如儒門之孫子聽其為農為工為商歸還原籍為民當差。不許憑依祖父偷閑寺觀以為游手游食之民。且道釋者流非誠樂於為僧

為道特以為貧之故棲跡寺觀以斷棄倫屬真非得已也。或有一等槁僻之徒而甘心以斷棄倫屬者。問亦有之。但方今僧道之盛每省無慮數千人。豈皆槁僻之徒。甘心於斷棄倫屬者乎。

陛下誠能行臣之言。悉羣而人倫之不祝髮以毀形。不依僧以去姓。將見生息日熾。戶口日增。百姓殷富。教化大行。昔孔子嘆衛國之庶而富教可施。孟子美齊民

之聚。而仁政可行。况今天下一統。海宇又安。而既庶既聚。又非齊衛之比。

陛下苟以臣之言為不妄。果而行之。則民不招而益庶。不改而益聚。非惟在國無遺倫之民。而在官亦多赴工之旅矣。至如有等槁僻之徒。及老而不願倫屬者。每寺觀中。各許存留一二以遵舊制。餘令婚娶。以續綱常。庶無違制之嫌。而無父之教。以遺人倫者。不復得

以充斥於天下也。臣嘗即天地人物之常。反覆而申論之。一天一地而造物者。天道也。一夫一婦而化生者。人道也。一雌一雄一牝一牡而生生不息者。物道也。夫所謂黃帝老子釋迦者。亦惟率乎天地人物之常。一陰一陽之道耳。若學黃帝老子釋迦。而有外於天地人物之常。一陰一陽之道。則亦非黃帝老子釋迦之學矣。借使黃帝老子釋迦。不娶妻

不生兒。今亦可以義起而人倫之。又奚必遵無父之教。以遺人倫。以求異於天地人物之常。一陰一陽之道。而蹈孟子無後為大之譏哉。且臣生世五十年矣。先憂之志。壯行之懷。繫情

闕下舊矣。如臣所言。果有可採。乞

勅各該部臣議覆施行。臣無任祈懇之至。

擬上宰相書

上天之所以賦畀於我者。不細也。故有

以其賦畀之不細。而或專心於文詞。或以功業。或以節槩。而其大者。則固不在此三者。而在於心身性命之學也。兆思僻處海濱。而為心身性命之學者。二十有年。于茲矣。始而求於儒者之儒。而有所未明也。復索之於道門之道。既而索於道門之道。而有所未明也。復討之於釋氏之釋。於是又通三氏之教。而考其義焉。竟亦茫然無所得於心也。幸而天不

喪道。即有所聞於人。而契於心。而所謂三教合一之說。歸儒宗孔之旨。非徒譔為空談。以欺天下萬世也。然明德而不知所以親民。則非大學之道也。成己而不知所以成物。則非中庸之誠也。墨氏兼愛。是無父也。猶且思以易天下。况兆思以孝道之大人倫之常。以明道釋無父之非。而不思以易天下萬世焉。豈所謂明德親民之道。成己成物之誠哉。昔

者仲尼欲以儒教易天下萬世也。而栖栖惶惶。席不暇暖。蓋以天下萬世。皆吾分內事。故其一念為儒之切。人且毀之罪之。佞之。謫之。削迹伐木。微服絕糧。而有所不恤者。今兆思之於仲尼。相去何如也。而栖栖惶惶。欲以孝道之大人倫之常。思以易天下萬世者。是亦竊效仲尼之心也。夫人生於天地間。就有切於孝道之大人倫之常哉。孝道之大人倫

之常者。布帛菽粟也。天下之人有可以棄布帛而遺菽粟者乎。夫既不可以棄布帛而遺菽粟。抑豈可以棄孝道之大而遺人倫之常者乎。故敢以孝道之大。人倫之常。以易天下萬世道釋無父之教而爲

聖君

賢相告焉。竊惟今之在上。則有

好道之君。在下則有

好儒之相。夫以

好道之君。而能任

好儒之相。明良相逢。一德同心。正斯道大

明之一機也。况

閣下復以定性識仁之旨。敷之教言者。詳

矣。則凡天下有志之士。孰不歡欣鼓舞。舞

於仲尼孟軻之儒。而獨使道釋者流。自

外於儒者之道。豈非天地覆幬之大。猶

有一物之或遺耶。兆恩曾以上天賦畀

之不細。而切於心身性命之學。與夫孝道之大。人倫之常。筆之於書。哀爲數集。以俟夫後之君子。亦有年矣。今幸而在上。既有如是

有道之君。在下又有如是

有道之相。若以無補空言。徒垂之後世。而不爲吾

君吾

相告焉。則是上負

君

相。下負所學。而孝道之大。人倫之常。終無

以變易道釋者流。齎志以死。兆恩竊有

遺恨焉。此其所以不敢不告也。至於既

已告矣。而其言之或用與否。亦非兆恩

之所敢知也。兆恩生平所學。舍孝道人

倫之外。無他學也。而以此爲吾

君吾

相告焉。庶三綱之重。得以變易乎道釋之

流而

敬一之箴復以大明於

朝廷之上則兆恩之志願以慰即死亦當

瞑目於地下矣謹此先

稟仍將道釋人倫疏稿呈

覽伏惟

裁教幸甚

入山寄別諸生

人莫大於無君臣父子夫婦若余有三

三教正宗

尊奉金疏稿

十一

教歸儒之說以二氏之廢其大而正之

以三綱也昔者邵堯夫有詩曰勿謂聖

人無缺典夫二氏之斷棄倫屬也自秦

漢以來違其本教矣莫能正其罪而三

綱之豈非聖人之缺典歟此余崇儒明

倫之疏寔以關二氏之異端也今

上登極尊寵儒教而進秩舉廢悉皆仲尼之

徒講學之士矣儒術既昌則二氏自悉

而更化善治之初不謂人心之一大快

邪若欲復疏於

朝則是疏也是亦南山之徑路爾俯仰希

世君子羞之余今遍遊名山去矣更無

他言惟願努力自愛做箇天地間第一

流人物第一等事業以無負生平相期

至意若余每以聖人爲可學而時咸以

余爲誕殊不知舜何人子何人有爲者

亦若是而非誕也余每以綱常爲已任

而時咸以余爲迂殊不知殷因夏周因

三教正宗

人倫疏稿

十二

殷古今莫之有改而非迂也年力雖邁

此志未衰惟當與賢輩共圖之望望余

兒子之婚娶既畢矣雖家政瑣細不復

相關而祠墓屬情不能自己相見有期

各宜珍重

山中寄復諸生

魏生鶴鳴來書曰先生以今

上尊寵儒教而崇儒之疏卽不復登奏

犬廷俯仰希世先生寔恥爲之自守之嚴如



此日者與同門友生共謀梓氏庶天下後世道釋者流得而見之以悔其所學之非是是亦闢邪崇正之一助也此意極好覽之欣然標題余意欲易作道釋人倫疏稿蓋人也者人之也人道之大莫踰三綱故謂之人者以群道釋而人之也倫也者倫之也而君臣之而父子之而夫婦之以群道釋而倫之也且道釋二教其來尚矣歷漢唐宋以來至於

正教正宗

人倫疏稿

一五

今諸賢人君子每從而闢之而卒不可得而闢者豈若示之以天地之量招而抹之而容蓄於覆載之內如此則道釋者流未有不幡然反情易轡而歸斯受之固有不容闕而自息矣鄭生霖序以德禮代刑政甚得余心余竊以爲明人倫以正三綱雖聖人復起不易吾言矣故上天之所以相協者此三綱也皇極之所以敷錫者此三綱也庠序學校之

所以設教者此三綱也學此謂之善學而士之所以希賢賢之所以希聖聖之所以希天者亦不外此三綱也治此謂之善治而皇之所以皇帝之所以帝王之所以王者亦不外此三綱也三綱之所繫固若是其大矣又安可使道釋者流而獨外哉鄭生霖序曰任道之責確乎不疑卽有不亮而非之者弗顧也又曰不知知先生者何人繼先生者何人

正教正宗

人倫疏稿

十四

夫群道釋以正三綱道莫大於此矣余惟確然爲之夫復何疑余惟以三綱之大而天下後世必有知之者乃今輒以聲而議余者以未詳余所談三教之旨之爲何如也至於能繼余志以開道釋之迷端於二三子有屬望焉山中得覽新刻草此以復

三教正宗統論

門人盧文輝訂正

六美條答

夫以寺田之利。利天下而天下之獲利者衆。而今只曰六美者。何也。蓋一時之所陳。特舉其無而例其餘爾。

林子居武夷。浙有陳姓者。名古道。造林子。謂昔覽擬疏道釋人倫。欲以振綱常而廣儒教。誠可謂萬世常行之道也。如疏矣。而

聖天子信之。敢問所以舉而措之於天下者何如也。林子曰。我

三教正宗

六美條答

一

朝無隱逸之科。故凡隱逸之士。竟老死於山林已爾。然兆恩之所以擬疏道釋人倫者。惟陳其理之可行如是。而非有他也。若有能疏之

當宁之上。以振綱常。以廣儒教。則廉節可倡也。人才可作也。文學可優也。歲荒可救也。戶口可增也。風俗可善也。此兆恩之至願也。殆非兆恩卑微之分之所能爲也。兆恩早歲棄去舉子業。棲息於南山

寺者數年。故以得知南山寺。今只以南山寺寺田條答如左。敢曰所陳六美。即可舉而措之於天下云。

一南山寺。古有百庵十院。今只有廣化寺。法海寺。月峰院。東塔院。西塔院。南山庵。普門庵。共租稅四百餘石。除山地外。約寺田六十頃。

一廣化寺。殿宇雖廣。只須僧八人。法海月峰。東西塔。各僧五人。南山普門。各

三教正宗

六美條答

二

僧二人。每僧給寺田五十畝。以爲仰事俯畜之資。而釋氏之人。道斯備矣。又每寺給寺田若干畝。以爲脩緝殿宇香燈焚脩之一助也。度殿宇之廣狹。量僧徒之衆寡。寺各有差。多不過百畝。少亦不下二三十畝。尚餘寺田。槩有四十頃。竊謂可以義助儒流。拯貧救荒。如下所云者。

一廉節里。居而貧者。助寺田百畝。終其

身仍令其爲之講明三綱五常之大

禮樂文物之盛與夫佛經大旨戒定

慧貪嗔癡及何須要去妻孥作名教

中罪人等義宋制故事李綱趙鼎提舉洞霄宮尹焞提舉萬壽觀宋真主官西太乙

青觀又主管武夷冲佑觀

居官而持廉節者固多中間亦有非

性廉節者夫既非性廉節矣則未有

不反思而退悔者即不自反思則室

人亦必交徧謫之以廉節固美稱也

三教正統

三

若廢而里居矣將何以爲計仰事俯

畜安所利賴如此則諸凡非性廉節

者其有不反而思退而悔之者亦無

幾矣非利無以和義吾見廉節之難

能也設使廉節而里居矣輒與之寺

田百畝則人咸有所利賴而願廉節

者衆此所以倡廉節也

一學校中有學有守之士而貧者歲助

租穀若干石俾俯仰有所利賴得以

專志明經標持不失此所以作人才

也

一有學有守之士至四五十不第願

退休而貧者歲助租穀若干石終其

身儒生少習舉子業不知所以謀生

至於老而無所利賴亦足悲矣然必

其有守者方可與之此所以優文學

也

一時或旱澇亦可以拯饑寒之怨咨者

此所以救歲荒也

一僧尼道士各令擇配生齒自當日繁

此所以增戶口也

一女妓非所以善風俗也而僧道之賢

者固不願娶矣若寄食於寺觀而爲

僧道之所役使者隨其年之少壯各

擇配焉是亦風俗之一助也

一寺田五十畝募傭耕耨年歲可入田

租百餘石即未娶之先亦可以爲聘

定之禮。

一南山寺多曠閑餘地將歲所入田租蓋房一所令彼婦居之更不許入佛殿。

夫以一寺而槩一莆之寺若觀則田土之饒租稅之富殆十倍于茲矣以一莆而槩天下之寺若觀則田土之饒租稅之富又殆不可以億萬計者是蓋天下之大利存焉以天下之大利而利天下

三教正宗

卷之六

可以倡廉節可以作人才可以優文學可以救歲荒可以增戶口可以善風俗有此六美其與徒令道釋者流坐而食之而無所利益於天下者相去何如也

兆恩雖抱先憂之懷竟不敢疏之

營寧之上者分也然必欲喋喋而不已焉者何爲哉庶或有知而信之舉而行之者

跋

世之論

先生者皆曰方今天下之事所當謀畫者甚多天下之民所當恤養者甚衆然則奚汲汲於昏僧道而割寺田也鯁應之曰古今論至治之極者必稱三代三代之時寧有男不昏而女不嫁者乎昔孔子序卦傳田有夫婦然後有父子有父子然後有君臣有君臣然後有上下有上下然後禮義有所錯是三綱爲萬事之首而夫婦又爲三綱之首也烏得不以爲本而先圖之乎必是之先使天下之人盡爲夫婦盡爲父子盡爲君臣然後從而謀畫天下之事以恤養天下之民凡天下之疲癯殘疾執獨廢寡顛連而無告者悉躋於仁壽之域如血氣周流於一身蕩乎無纖微之不入無幽遠之不至此固三代之治而孔子之教也

夫豈迂遠而濶於事情者哉。先生早歲雄文大筆。足以自致於功名。未壯卽棄去舉子業。以明斯道之根原。慨然以歸儒宗。孔爲已任。著書立言。垂教萬世。然以鯁竊窺先生。使得以弼。

天子建極之治。贊大臣燮理之功。則其所設施之大略。亦若是而已爾。近撰六美條答一集。據莆之南有南山寺。總田六十頃。議以其田分給各僧。昏娶衣食若干。

及寺中各庵院。脩緝殿宇。香燈焚脩若干。且僧限其數。而田各有差。尚有餘田三分之一。則以厲廉節。以作人才。以優文學。以救歲荒。而令天下之男女悉相配焉。以增戶口。以善風俗。題之曰六美條答。是不徒使道釋者流。脩綱常之教。而所謂謀畫天下之事。以恤養天下之民者。此不可以見其端耶。或者以爲先生以匹夫之微。而談當世之務。客未免

有出位之思者。噫。君子之道。出與處而已。出則達其道於政。而澤當時。處則脩其道於辭。而教萬世。先生挽二氏以歸儒。世旣知之。而旣信之矣。至其所以經理之法。使順乎人情。宜乎土俗。行諸天下。而不以爲難者。得不有賴於是集之作乎。不揣踈陋。謹書卷後。門人黃鯁頓首百拜謹跋。

三教正宗統論

門人盧文輝訂正

井田

論語曰百姓足君孰與不足百姓不足君孰與足而井田之制蓋不過欲使君民兩足而非他也然亦惟在其人潤澤而舉行之爾余嘗考之尚書稷既教民稼穡矣乃命契爲司徒教敷五教載觀魯論孔子適衛惟曰庶而富之富而教之而已至於孟軻七篇而井田之說且諄諄焉豈不以庠序之教從此而設孝弟之義從此而申也夫養固先於教矣而養之道莫大於井田今以井田之制言之九夫爲井井間有溝四井爲邑四邑爲丘四丘爲甸甸方八里旁加一里爲一成成間有洫其地百井而方十里四甸爲縣四縣爲都四都方八十里旁加十里爲一同同間有澮其地萬井而方百里百里之間爲澮者一爲洫者百爲溝者萬既爲井田又必兼備溝洫溝洫之制夫間有遂遂上有徑十夫有溝

溝上有畛百夫有洫洫上有涂千夫有澮澮上有道萬夫有川川上有路萬夫之地蓋三十二里有半而其間爲川爲路者一爲澮爲道者九爲洫爲涂者百爲溝爲畛者千爲遂爲徑者萬此井田之舊制也孟子曰請野九一而助國中什一使自賦余竊以爲雖至國中抑亦可以九一而行助法矣然不曰國中爲然也甚而至於深谷峻山亦得以因地度田計畝均授而變通宜民之下槩取其中之一區以爲公田刻石作公字號某區爲某夫之私田刻石作金字號某區爲某夫之私田刻石作石字號至於而絲而竹而匏而土而革而木莫不皆然是皆不執方井之常而使國中之人深谷峻山咸得以與於擊壤之謠樂樂而利利也其詳散見之諸拙集中以補古先聖王制作之所未備者

林子曰周授田百畝商七十夏五十者異也其所以度民力而量授之者同也長短其度

損益其數其三王之制也而不相沿矣或人未達林子曰余嘗偏叩之諸老農曰一夫所耕不過今之二十畝終歲動乃望有秋由此推之夏之五十畝今之二十畝也商七十畝周百畝亦今之二十畝也溝洫廬舍一仍其舊而其制之不相沿也其亦以立一代之規模新斯民之耳目者乎

林子曰人人井其田則天下之田不決旬越月可得而井矣或問何謂也林子曰譬人之易其田也春而耕焉夏而耨焉不決旬越月而天下之大無不耕不耨之田矣若蘇洵其骨已朽之說豈其以天下之田惟令一人徧而井之故直待百年而後成歟夫以天下之田惟令一人徧而井之則亦以天下之田惟令一人徧而易之者歟井天下之田也直待百年而後成則其易天下之田也亦待百年而後熟幾何其迂也嗟發一笑或曰今之民能受田百畝者何也林子曰井

田壞矣民各私其業矣而無田之民之可傭者衆也田復井矣則天下無不受田之民矣八夫迭耕又安有無田之民之可傭邪

或者以亟奪富人之田爲辭林子曰井富人之田矣世其子孫而差其官焉又奚以亟奪爲憂哉然則曷官詩曰田峻至喜又曰嗟嗟保介則田峻保介其官矣公田量入其家而農人之易其田也復今治之書所謂與國咸休是也然富人之田或不再世而屬之他人者亦多有之第今官矣又且及其孫子矣則富人卽甚愚也其有不歡欣以獻其土於上以享其利於世世者未之有也

文中子曰人不里居田不井授終苟道也宋儒論治人先務未始不以經界爲急講求法制粲然備具要之可以行於今者又曰仁政必自經界始貧富不均教養無法雖欲言治皆苟而已夫井田之制始於黃帝萬古之所不能易也而竟壞之商鞅遂使天下萬世之

民不復聊生。而漢唐宋之治之。不古若者。蓋  
職此之由矣。余今不知死期之將至。乃復摘  
輯生平之所論著者。裒爲一帙。庶天下萬世  
或有舉而行之。余之心也。



三教正宗統論

門人盧文輝訂正

導河迂談

林子居麥斜新石巖之心聖軒有宗念九者冠裳肅如也來問導河之道林子曰余惡足以知之又問林子曰余特濱海之一迂儒爾尚不識黃河作何狀余安能言余惟以生平淺近心身之學而擬議之而億言之爾若非有君相之位而積德之久者則亦不能爲已子幸毋以余爲迂而笑余也

三教正宗

導河迂談

上古之世洪水橫流至午之運唐虞之時也火氣既盛水氣漸衰人事正與天運相合此其會也然此特泛溢在外爾而今則逆氣在內是猶癰疽內作而膿血外潰也故治癰疽者不自其本治之而只因其膿血流注剥其皮肉以順導之吾見潰於東未已而復潰於西矣豈其治癰疽之要道耶蓋癰也者壅也疽也者阻也而黃河之內瘀癰疽之內作也黃河之外衝膿血之外潰也若徒因其外衝

而疏之導之濬之鑿之不謂之癰疽內作而剥皮肉於其外乎

林子曰黃河而謂之神河者何歟以其神也不可得而度之矣夏禹而謂之神禹者何歟以其神也不可得而知之矣夫以不可知之神禹而治此不可度之神河猶且手足胼胝無脛無毛而又况唐虞之水特泛溢在外爾可以疏可以導可以濬可以鑿而禹之所以治之者又豈專在於疏之導之濬之鑿之之

三教正宗

導河迂談

問者哉

宗念九曰夫治癰疽者固先治乎其內矣而黃河之水不過疏之導之濬之鑿之已爾而又安能先治其內耶林子曰噫嘻豈其然哉蓋聖人之生也自有醫天醫地手段中庸曰致中和天地位焉致中則和而天地之和自應之天其有不清地其有不寧乎地既位而寧矣河海有不晏然而順流乎故曰中國有聖人焉海不揚波又曰聖人在上鳳凰儀志

一之動氣也。以志通志。以氣召氣。在我而已。宗念九問志一動氣。林子曰。以堯舜在上而爲之君。以神禹在下而任其事。其所以位天位地。自有不顯之德。抑豈夫人之所能測而知之者哉。地平天成。志一動氣之明驗也。至於苗民逆命。則亦不過誕敷文德。以舞干羽於兩階爾。夫以文德代武事。以干羽易戈矛。固唐虞之盛治也。然以今觀之。豈不迂遠而濶於事情耶。殊不知苗雖負固。是直人爾。余嘗以我之意。逆益之志。而得之所以贊禹者。益曰。惟德動天。又曰。至誠感神。夫天且可以德而動矣。而况人乎。神且可以誠而感矣。而况人乎。余復因益之志而推言之。記曰。四靈畢至。書曰。百獸率舞。易曰。中孚豚魚吉。夫物則亦有然矣。而况人乎。故曰。贊亦兄若。又曰。矧茲有苗。夫苗至逆也。贊至頑也。物至無知也。尚可以德而若之。而格之。而至之。而舞之。而孚之。况上天下地。至神至靈。顧不可以德

而清之。而寧之乎。余嘗卽天卽地卽神而推之於人於物。又嘗卽人卽物而推之於天於地於神。反覆極論。志通氣召。則知德也者。可以窮天極地。幽而神明。而人微而物無不合而一之焉者也。

宗念九問海不揚波。林子曰。以一氣之相爲流通。而無所於逆焉。一朝一汐。順水之性之自然也。然水由地中行。而其來也不可逆。今旣內淤矣。逆流衝決。不免洑蕩。又况塞而乍通。其氣自激。蓋風氣也。勢必怒號。夫水之性旣以逆而洑蕩。而風之氣又以逆而怒號。水風相薄。能不揚波。故海之揚波。猶人之喘氣也。氣之喘者。由於痰之逆而淤也。書曰。民若有功。釋者曰。民循水也。順之則有功。夫民旣若矣。水其有不順乎。余於是而知善治水者。豈特順我之性。以順水之性已哉。中庸曰。能盡其性。則能盡人之性。能盡人之性。則能盡物之性。此參贊之要道。王者之極功也。書曰。

餘湮洪水。汨陳其五行。帝乃震怒。不畀洪範九疇。彝倫攸斁。禹乃嗣興。天乃錫禹洪範九疇。彝倫攸叙。由是觀之。天一之水。五行之始也。而五行之以治以汨。彝倫之以叙以斁。咸繫之矣。

宗念九曰。水一也。而曰汨陳其五行者何也。林子曰。凡水之性有不順者。以土之淤。而木不能制土也。土能剋水。今且爲逆流之所衝決焉。則是火也。反受制於水。而不能生土。火

既不能生土。而土衰矣。土既衰矣。而又安能

生金。故曰汨陳其五行。宗念九曰。水自水也。

而曰彝倫攸叙。攸斁者。又何也。林子曰。在天則有五行。在人則有五倫。天人一也。而其相因之理焉。可誣耶。

宗念九曰。五行之先水也。而何者爲彝倫之始。林子曰。夫婦乃彝倫之始也。然則夫婦者五行之水歟。林子曰。非也。一男一女者。一陰一陽也。一陰一陽者。一天一地也。而父精母

血乃五行之水也。有夫婦然後有父子。而父子主恩者也。有父子然後有兄弟。能無禮乎。而長幼之序。不可廢也。有兄弟然後有朋友。四海之內。皆吾同胞。朋友之交也。而無其信可乎。有朋友然後有君臣。蓋萬姓既繁。不可以統之不可也。故立之君以主之。使不亂也。宗念九曰。五行汨矣。豈無咎徵之可言乎。林子曰。水汨則淤。而壅壅則鬱。敵而不通。其咎乃怨。乃曠。水汨則走。而決決則散。亂而無統

其咎非偶非倫。而木而火而土而金。則亦可

以類而徵矣。

林子曰。昔宋景公時。熒惑守心。禍當景公。以

景公有三善言。而熒惑三徙。夫熒惑之守心也。尚可以善言而徙其舍矣。而黃河之衝決也。獨不可以修德而安其常耶。

宗念九曰。天不言也。我不知其天之所以錫命於禹而禹之所以受命於天者。林子曰。以禹之心。具有此洪範九疇也。而天之所以錫

之者蓋有以通其機而若或啓之也然則鯨之心原無此洪範九疇歟林子曰鯨亦人也而洪範九疇原其所自有也既自有之而自迷之而又安能範圍乎天地之化而使之以清以寧耶故天地之洪範九疇即吾心之洪範九疇非有二也而天之所以錫命於禹者豈曰諄諄然命之歟書曰次五曰建用皇極故皇極建矣而天而地而日月星辰而山嶽河海而昆蟲草木無不統於皇極之中矣

象宗

運河

七

宗念九曰皇極之中洪範之中也豈其人也亦有此皇極之中歟林子曰天地且然而况人乎故天則有三百六十度矣而其所以運之者皇極之中也地則有三百六十軸矣而其所以持之者皇極之中也人則有三百六十節矣而其所以統之者皇極之中也又問天之中也地之中也人之中也同歟異歟林子曰天自有天之中地自有地之中人自有人之中惡可謂之同然天之中即地之

中地之中即我之中惡可謂之異故聖人者亦惟以我天地之中而通天地之中而非有他也

夫天之中也地之中也人之中也豈不相爲間隔歟則亦惡得而通之林子曰天之中虛也地之中虛也人之中虛也虛虛相通共成一片儒者所謂太虛同體釋氏所謂虛空本體本體虛空者是也夫如是則人皆有此中矣何獨至於聖人而後能虛而後能相通耶

象宗

運河

八

林子曰人皆有此中也由此虛也而其所以不能相通者以其心之七竅有所於瘀有所於壅也林子曰七竅也者所以通乎其虛達乎其氣而周流於一身之內焉一或有所蔽塞則爲瘀瘀爲壅血而一身之內不相聯屬矣天地亦然土中之竅虛也而上而崑崙下而瀚海竅竅相通氣氣相貫殆以吾身驗之而無不同焉一或有所蔽塞則爲逆流爲衝決而天

地之內不相聯屬矣。故聖人視天地猶其身也。而所以成能乎天地者亦惟以其身舉而措之而已矣。

宗念九曰：人皆有此七竅也。而竅竅何以相通？林子曰：竅以虛而開，虛以竅而達，而氣氣爲之相貫，則自有真呼吸者存焉。

林子曰：土中之中其竅虛也。若上不能通之崑崙，下不能達之四海，豈土中之中有一不虛耶？以其竅有所於瘀，有所於壅，爾。譬人之黃

三教宗

學河上公

九

中非不虛也。而五臟之竅不通於黃中，則五臟病矣。四肢之竅不通於黃中，則四肢病矣。天地雖大，豈有異於人之身耶？

林子曰：洛陽土中也。卽人之黃中。黃中之中虛也。人之呼吸不在此，而其所以呼所以吸者在此也。土中之中亦虛也。天地之呼吸不在此，而其所以呼所以吸者在此也。

林子曰：人有呼吸海有潮汐。宗念九問：海之潮汐，林子曰：人之一呼一吸，卽海之一潮一

汐也。人一吸也。而至於首首崑崙山也。一呼也。而散於四肢四肢四海也。若五臟五臟也。五臟之中則有崑崙山者。天地之中也。故天地之氣一吸而復歸於崑崙山者。所謂汐也。一呼而復散於四海者。所謂潮也。其所以主張乎潮汐之氣者。天地之中土中也。人身亦然。其所以主張乎呼吸之氣者。一身之中黃中也。

三教宗

學河上公

十

宗念九曰：潮汐之說何其與人異耶？林子曰：

余乃得之吾身之天地爾。而非異也。昔人有不出戶而知天地者。豈其有外於身哉？

宗念九曰：海之潮汐果與人之呼吸不異歟？林子曰：豈惟海之潮汐而天之春秋亦猶是也。故成能乎天地者亦不過以我之呼吸而通天地之呼吸者爾。蓋天之春秋天之呼吸也。地之潮汐地之呼吸也。而與人之呼吸相爲流通矣。余醒心詩有曰：呼吸便能贊化工。不謂之吾之氣順則天地之氣亦順乎。且于

獨不觀之古先聖王之所以制禮作樂乎。其曰禮樂必待積德百年而後興者。何也。禮曰大禮與天地同節。大樂與天地同和。又曰。大人舉禮樂天地將爲昭焉。蓋天地有此中和之氣矣。而聖人亦一天地也。亦有此中和之氣矣。相爲脗合。相爲感通。今且以作樂言之。以管實灰而置之土中。以候氣也。或若秦之暴。先時而飛。或若周之衰。越時而發。故必能明吾心進反之機。而後禮樂可興也。不失吾

心清寧之體。而後天地可位也。

宗念九曰。清寧之體。果可以位天地歟。林子曰。清寧之體。天地之本體也。以我清寧之本體。以位天地。天地有不位乎。此蓋以天而清天。以地而寧地。不顯之德。無爲而成也。林子曰。天子建中和之極。而運之於於穆之際矣。夫豈但曰垂衣拱手焉矣哉。則自有渾合天地之心。宣和陰陽之氣者在焉。而三公之所以燮理陰陽。三孤之所以寅亮天地。咸

以贊佐天子。以參兩。以化育焉者也。然有其德而無其位。不可也。有其位而無其時。不可也。若天子公孤。則有其位矣。以建中和之極。而燮理而寅亮。則有其德矣。天啓其運。而人遵其會。則有其時矣。故漢高。睢水之圍。而風作。光武。滹沱之役。而氷堅。夫此二帝者。豈其能致中。以致和哉。而創業之主。中興之君。自有天助之順。遵其會而乘其運者然也。由是觀之。有其德固矣。而位而時。則又焉可少也。易曰。河出圖。洛出書。聖人則之。林子曰。黃中之中。吾身之河洛也。而伏羲之圖。神禹之書。皆得之黃中之中矣。然則河圖洛書之說。豈寓言也。林子曰。非也。天地神其迹。而聖人通其神矣。故天地有河洛矣。而出圖出書。以洩其心之秘焉。聖人亦有河洛矣。而出圖出書。以顯其心之蘊焉。惟其能顯吾心之蘊也。故能洩天地之秘。惟其能洩天地之秘也。故能成天地之能。

林子曰。聖人太虛也。而不自知其有。聖人天地也。而不自知其能。然洪纖高下。孰非太虛之有乎。而太虛不知也。生成長養。孰非天地之能乎。而天地不知也。若聖人者。以何思何慮之體。而流通於無聲無臭之中。故能體同太虛。而用妙天地矣。以此而禮。則爲無體之禮。以此而樂。則爲無聲之樂。以此而勸。則不賞而民勸。以此而威。則不怒而民威。遐哉邈矣。而渾渾淳淳之風。豈真不可復於天下後世哉。於是宗念九喜曰。夫子之所以教我者。至矣。然此豈曰導河之道已哉。諸凡內而心身性命之學。外而家國天下之理。大而天地微而萬物。而彌綸叅贊。無不備於此矣。請余紀之。余乃令二三子書之。而命之曰導河迂談。

卷之五

導河迂談

十五

門人

林亮貞

命梓

林子三教正宗統論

門人盧文輝校正

三綱卦

一卦以乾坤日月為象。

一乾為君。坤為臣。日為君。月為臣。

一乾為父。坤為母。日為男。月為女。

一乾為夫。坤為婦。日為夫。月為婦。

一卜用三錢。三錢俱仰為純陽。為乾。三錢俱

覆為純陰。為坤。一錢仰為少陽。為日。一錢

覆為少陰。為月。

一時日方向。先卦以乾戌坤未日午月子。後

卦以乾子坤午日卯月酉。

一乾之數三。坤之數四。日之數二。月之數一。

一三綱禮之大者。殷因夏。周因殷。而莫之有

改也。故循三綱而行之。未有不吉者。逆三

綱而行之。未有不凶者。由是觀之。吉凶無

常。亦惟在於三綱之循逆。而非他也。故以

三綱名卦。以前民用。俾二氏者流。各率乎

嗣續之常。而盡其人倫之大也。

先乾後坤卦

純陽純陰。三綱既明。

先坤後乾卦

純陰純陽。三綱既張。

先日後月卦

鳳凰臧臧。三綱始備。

先月後日卦

牝雞喔喔。三綱日隳。

先乾後日卦

純陽而陽。陽道未亢。

先坤後月卦

純陰而陰。陰道未極。

先日後乾卦

陽而純也。陽寢昌也。

先月後坤卦

陰而純也。陰寢長也。

先日後日卦



日中而昃。三綱漸失。

先月後月卦

月盈而虧。三綱漸非。

先乾後月卦

純陽而陰。綱乎中也。

先坤後日卦

純陰而陽。柔乎中也。

先乾後乾卦

其陽已亢。厥咎外鯀。

三教正宗

三綱卦

三

先坤後坤卦

其陰已極。厥咎內怨。

先日後坤卦

陽變純陰。女戎方厥。

先月後乾卦

陰變純陽。陽德方亨。

林子曰。易以道性命也。綱以明人倫也。性命之微。非有上智。不可得而知也。人倫之大。雖有至愚。亦可得而由也。噫。占者能明乎綱之

理則君臣以義父子以仁夫婦以別邦乃其

昌家用以寧而唐虞三代之盛復見於後世

也。若占者復參諸易則性命之微亦思過半

矣。但人倫之大尤切於民生日用之常而為

趨吉避凶之要路者不能遠也。

跋曰。卦以三綱名者。以三綱而定吉凶。所

謂有其德則應其占者是也。我

三綱宗師嘗有言曰。循三綱而吉者常也。

抑或有時而變亦吉也。故忠而剖心恭而

三教正宗

三綱卦

四

待烹節而剝鼻。豈非變欺自今觀之。吉耶

凶耶。夫卦以陰陽匹偶為吉。孤亢為凶者

何也。以夫婦為人倫之始。而三綱之卦實

為二氏者謀也。大本竊以為先乾後乾亦

可為全陽之羽客。先日後日亦可為繼照

之大人。先坤後坤亦可為厚德之君子。先

月後月亦可為久節之娶婦。占者不必滯

辭變而通之可也。然三綱為萬事之根而

一心為三綱之本。故一念而善即陽也。陽

而昌也。寧無吉乎。一念而不善。即陰也。陰而長也。寧無凶乎。稽之行事。灼有靈驗。是蓋以一心之微。而見之人倫日用之際。固不待叩之龜筮。自有以執鬼神之機。而為言之先見也。此亦得聞之。

宗師者。謹書末簡。門人黃大本頓首拜跋。

三教書

三綱目

五

書九序摘言卷端

林子曰。余以三教為教矣。而諸生初來受業者。必先令其疏。

天矢言。而余亦時復申之。以致嚴焉。而二疏所陳。悉皆生人之戒行。天地之常經。此教之所以立本也。既立本矣。而後方可與之以入門。自一序良背止念。以

九序摘言

及六序。凝神媾陽。此教之所以入門也。至於七序之身天地。八序之身太虛。似為至矣。以其猶有工夫者在焉。而非其至也。然必到此地位。而後方可語之以極則。九序之虛空粉碎。此教之所以極則也。人有言曰。夫人之生於天地間也。藐乎其小。何以能身天地。而況太虛乎。

林子曰。此特以其小體言之爾。孟子曰。先立乎其大。故我既能了我之心。則必能以我之心。脫離形骸。而為天地之心也。夫我誠能以我之心。脫離形骸。而為天地之心矣。而其所謂天地之廣大也。不為我之身邪。我既能了我天地之心。則必能以我天地之心。超出天地而為

九序摘言

太虛之心也。夫我誠能以我天地之心。超出天地。而為太虛之心矣。而其所謂太虛之空洞也。不為我之身邪。百尺竿頭。更進一步。殆非人之所能致力於其間也。故曰。虛空粉碎。而以極則終焉。子谷子龍江兆恩

林子三教正宗統論

元函

門人盧文輝校訂

九序摘要

其一曰艮背以念止念以求心

易曰艮其背背字从壯从肉壯方水也而心屬火若能以南方之火而養之於壯方之水焉易之所謂洗心退藏於密者是也其曰以念而止念者蓋以內念之正而止外念之邪也然聖人貴無念而內念雖正

是亦念也豈程子所謂內外兩忘邪此蓋以妄離妄以幻滅幻而古先聖人所相傳受之心法也故必先忘其外而後能忘其內者學之序也

其二曰周天效乾法坤以立極

心為太極而乾旋坤轉周乎其外者所謂四時行焉而吾身一小天地也

其三曰通關支竅先達以煉形

能知所以通關以煉形矣而所謂七竅相

通竅竅光明與夫形神俱妙與道合真者其不由此而入乎

其四曰安土敦仁以結陰丹

天之極上處距地之極下處相去八萬四千里而天地之間適當四萬二千里之中處也若人身一小天地也而心膺相去亦有八寸四分而天地之間適當四寸二分之中處也其曰土者何也東木西金南火壯水而中央土也苟能以吾心一點之仁

而安於土中以敦養之水火既濟乃結陰

丹

其五曰採取天地以收藥物

亥子之間天地一陽來復而吾身之天地亦然巳午之間天地一陰來姤而吾身之天地亦然故亥子之間雖以採取吾身之陽亦以採取天地之陽夫既採取天地之陽矣則天地之陽有不悉歸於我之身乎巳午之間雖以採取吾身之陰亦以採取

天地之陰夫既採取天地之陰矣則天地之陰有不悉歸於我之身乎然天地遠矣敢問所以採取之方林子曰天地非遠也而陰陽之氣常與吾身相為流通吾身非近也而陰陽之氣常與天地相為聯屬故天地雖甚廣大然亦不過取之吾身而有餘矣

其六曰凝神氣穴以媾陽丹

兩腎之間名為氣穴竅中之竅玄之又玄

三教正宗

卷之三

三

老子曰玄牝之門是謂天地根若能以心臍之間之所凝結者而下藏之氣穴焉遂歸土金以牢封固蓋以俟夫真陽之丹自外而來也然神即丹也移丹於土金即凝神於氣穴也

其七曰脫離生死以身天地

夫天地則甚廣大矣而曰身天地者豈不以天地之廣大而以為我之身乎蓋我之氣天地之氣也故我能先氣我之氣然後

能氣天地之氣以為我之氣也既能氣天地之氣以為我之氣則能以我之氣而融通於天地之氣而與天地之氣為同流矣如此則天地廣大之中自然有所凝結而與我之丹相為配合然後方可名之曰陽丹也

其八曰超出天地以身太虛

夫太虛則至空洞矣而曰身太虛者豈不以太虛之空洞而以為我之身乎蓋我之

三教正宗

卷之三

四

虛太虛之虛也故我能先虛我之虛而後能虛太虛之虛以為我之虛也既虛太虛之虛以為我之虛則能以我之虛混合於太虛之虛而與太虛之虛為同體矣如此則太虛空洞之中自然有所凝結而與我之丹相為配合然後方可名之曰舍利光也

其九曰虛空粉碎以證極則

此其至矣不可以復加矣何思何慮無意

無為豈其有則也而必曰則者何與豈其有證也而必曰證者何與極之一字且不可得而言矣而曰則曰證特借其言以發明之爾故以天地之廣大以為身矣而身其身者猶為未也以太虛之空洞以為身矣而身天地者非其至也然必至於虛空而粉碎之則是虛空又且忘之而況於天地況於身乎到此地位而求之三氏蓋亦鮮其人矣

三教正宗

卷之五

五

右九序摘言以摘錄諸拙集中要言序而九之蓋欲以便人之觀覽者左附疏

啓二章訊戒二章帖勉一章

初學諸生告

天矢言

三教門人某謹筮日齊沐介贊啓領

孔門傳授心法於是始知吾性之善即孔子敢不戰兢惕厲夙夜奉行誓發一念之誠學不至於孔子不已也又敢不遵

守明訓以三綱五常為日用入孝出弟為實履士農工商為常業脩之於家行之於天下以為明體適用之學也至於義利之辨不可不明也沉湎之凶不可不戒也方剛之氣不可不創也嗣續綱常固於人為最重而淫邪之僻亦不可不懲也如或敗綱亂常不忠不孝不士不農不工不商義利之辨有所未明沉湎之凶有所未戒方剛之氣有所未創

三教正宗

卷之六

六

淫邪之僻有所未懲即是孔子罪人將何以自立於天地之間也為此肅啓不勝悚慄之至

附啓

一自願諸凡所授心法惟當勤而行之

所示明訓惟當遵而守之誓發一念

之誠真有若

上帝之臨汝更不敢稍違於終食少離於斯

頃也

一自愿日接已過痛自懺悔。基嘗竊聞之衆生舉止動念無不是罪。基亦衆生也。而生平之所舉止動念惡得無罪。或為不善於明而明為人之所非。或為不善於幽而幽為神之所譴。自今伊始誓將以前日所為不是之事。自怨自艾。志心懺悔。更不敢有一毫自昧之心。如有不接已過不自懺悔。抑或懺之於前而不悔之於後。即是得罪於

天

七

天惟  
天鑒之

申嚴諸生戒行疏

具疏臣林兆恩謹疏。臣竊以三綱孰不知其當悖也。五常孰不知其當植也。父

母孰不知其當孝也。兄長孰不知其當弟也。此蓋秉彝之心。之不容泯。又奚待

臣之諄諄而誥教之耶。義利之辨孰不

知其當嚴也。方剛之氣孰不知其當削也。沉湎之凶孰不知其當戒也。淫邪之僻孰不知其當懲也。此蓋羞惡之心。之不容泯。又奚待臣之諄諄而戰懼之耶。臣惟以是之故。乃撰疏啓三章。是皆所謂世間法。而不可一日無焉者也。故必先令諸生詳覽而細玩之。自省自察。自度其能行也。然後方許當

空焚之。自是諸生亦能知所警惕矣。毋敢不

三教上宗

左傳

三綱也。毋敢不五常也。毋敢不孝其親。不敬其兄也。至於義利之辨。方剛之氣。沉湎和淫。毋敢不嚴不創不戒不懲也。而仍前為非。不自警惕。蓋亦有之。臣後倡教。臣惟一聽諸生之言。而信其行也。退而省其所為。多有不是。處乃今既令

啓

告矣。若復仍前為非。不自警惕。則是以天為不足畏也。

天且不足畏矣臣其奈之何哉為此具

疏 疏臣兆恩不勝悚慄之至謹

已上疏啓二章乃所謂世間法也若不先之以世間法以自戒勵而曰可以入道者余弗能知之矣

戒訊諸生

孔子曰朝聞道夕死可矣者何謂也固有不待生而存而自有不死者在焉然

此自其處聞道者言之而初學之士亦惟從生死關頭不貳心始中庸曰居易以俟命孟子曰行法以俟命又曰大書不貳脩身以俟之所以立命也夫命之懸於天也不可得而易焉而貳之者害也故余之所謂去病者蓋以去其所以害我尺寸之膚也而身斯不病矣余之所謂作聖者蓋以去其所以穢我清明之躬也而心斯不病矣然去病之與作

聖非有二道也余每以體胖生色之餘緒以少試之貧且病者而豈有他哉蓋欲知余之學內有所主庶幾得以倡明義黃堯舜湯文周孔之道於天下萬世也豈曰去病云乎哉故居易行法脩身以俟不惟不貳心於生死之際亦且不貳心於疾病之間以善吾生以善吾死而作聖之功夕死之可亦不外是矣若夫大而不釋然於生死之際而以生死累其心小而不釋然於疾病之間而以疾病累其心內無所主安能適道殆非余之門弟子也甚而至於以病而來而病愈之後諸凡有非義之事亦或冒而為之余不知其昔日所焚三啓是皆生人之戒行人倫日用之常經也乃今尚能記憶之否也

又

孟子曰其為氣也至大至剛故以其氣



之充滿於一身者言之則曰體之克也  
以其氣之充滿於天地者言之則曰塞  
乎天地之間若醫書所謂手足痿痺不  
仁者豈非其氣之不充體而失其所以  
養之耶故苟得其所以養之復能知其  
所以充之養之而克而曰病之不去體  
者未之有也朱子曰吾之心正則天地  
之心亦正吾之氣順則天地之氣亦順  
故匹夫匹婦含冤呼天而天且為之烈

北

卷之四

上

風為之迅雷則亦何異於手足之疾痛  
也而心輒為之不寧矣程子曰仁者以  
天地萬物為一體豈不以天地萬物本  
同一氣而精神命脉自相流通乎余於  
是而知持志而無暴其氣非徒以為一  
身謀也而天地萬物皆囿於我矣中庸  
曰天地位焉萬物育焉此雖曰致中致  
和之極功矣然亦自持志而無暴其氣  
始余豈習於岐黃之術哉余惟以此小

試而利導之庶有微效亦足以興起其  
為賢作聖之心矣如或無有乎為賢作  
聖之心而以持志無暴以為去病之良  
術也豈余所謂小試明道之初意耶諸  
生戒之

帖勉諸生

三教先生孔老釋迦也豈曰徒念三教  
先生以念心以歸依孔老釋迦而為初  
學之第一義耶而耳之所聽聽於無聲

三教上

卷之四

上

殆有如孔老釋迦之法言之在吾耳也  
目之所視視於無形殆有如孔老釋迦  
之法容之在吾目也心之所存存而無  
體殆有如孔老釋迦之真心而無異於  
吾之心也夫既如此則是耳也一皆孔  
老釋迦而無不正之耳矣目也一皆孔  
老釋迦而無不正之目矣心也一皆孔  
老釋迦而無不正之心矣諸生今尚未  
能無念故當以正念為先而諸凡有不

九字。蓋之耳。不正之目。不正之心。有不即時  
而消鑠者乎。以此持念。以此攝心。而耳  
之聽目之視。自能中乎禮而不違矣。此  
乃初學之先務。而為入德之門也。諸生  
其勉之。

九序摘言跋

此篇係夏心集錄出以當跋文

盧子曰孔門傳授心法以求仁也林子九序心法亦以求仁也李生樹南問九序求仁之旨盧子曰始而良背者止念以求仁也次而行庭者立極以求仁也又次而通關者煉形以求仁也至於安土則以其良背行庭通關之所得者安

九序摘言跋

於真土之中以敦養之敦養此仁也猶未也復探取天地之氣以敦養之而吾心一點之仁內與外合矣猶未也復疑神氣穴之中以敦養之而吾心一點之仁陰與陽始矣由是進而上之則形骸不能囿而吾心之仁與天地同用而身天地矣又進而上之則天地不能囿而

吾心之仁與太虛同體而身太虛矣又進而上之則所謂百尺竿頭更進一步虛空粉碎方露全身不惟身太虛而且忘太虛其殆仁而未始仁未始仁而復仁之生生生化無窮無盡蓋有不可得而擬議不可得而測識者矣樹南生起而言曰九序心法林子作之盧夫子

九序摘言跋

又發明之樹南雖不敏敢不蚤夜佩服循序漸進以求所謂仁所謂未始仁未始仁而復仁之庶幾不負吾夫子之至教而後已也

門人

陳衷瑜 謹錄  
命梓

萬曆庚申孟秋穀旦

林子三教正宗統論

疏

門人盧文輝校輯

天文稿

具疏臣林兆恩謹疏爲依靠

天地神靈以自恐惕以求無忝所生竊念臣

兆恩棄去舉子業以從事於道以倡明

三教以歸儒宗孔者舊矣誓愿自今伊

始如有一念不協

天心而存於心也卽是愧天卽是忤人卽是

心死夫人之所以異於禽獸者以其有

此心也心既死矣而可謂之人乎惟

天其鑒之以崇降不祥以殛死臣兆恩無悔

也誓愿自今伊始如有一事不協

天心而見於行也卽是愧天卽是忤人卽是

心死夫人之所以異於禽獸者以其有

此心也心既死矣而可謂之人乎惟

天其鑒之以崇降不祥以殛死臣兆恩無悔

也孔子曰罔之生也幸而免兆恩則曰

罔之生也不幸而免夫心既死矣而愧

天也而忤人也不謂之罔之生邪縱

天心仁愛而憐我也而不崇降我以不祥而

不殛死我也則彼有識者雖不言殆將

於我乎禽獸之矣是非不樂乎生也而

彼有識者將於我乎禽獸之矣豈非生

之不如死哉臣故曰不幸而免爲此具

疏日日焚

告臣兆恩不勝悚慄戰懼之至謹疏

具疏臣林兆恩竊念兆恩不自揣分欲

以倡明心聖及非三教歸儒宗孔以繼

往哲以易天下萬世故諸凡有來受學

者雖至巾帕之微悉皆卻之是臣兆恩

爲道之心慎於其始者如此後因遠遊

無以克路資乃受贊贐諸儀以爲舟車

往來之費飲食衣服之需竝無分金以

爲私家之利此則義利之辨不敢不致

其潔也若夫遺臣幣帛及諸他物以將

其忱者必其交以道接以禮也。而後受之。然亦不願多取焉。此則交際之恭。又不敢不致其嚴也。昔者孔子歲受魯哀公粟六萬石。孟子於宋餽兼金七十鎰。而受於薛五十鎰。而受。今臣兆恩之所願宗者孔子也。豈徒學此狷介之行。不私分金不願多取。以爲硜硜之小廉哉。蓋臣之學既不逮孔孟之學。而今之時又不逮孔孟之時。况借其道以媒名利。

此天之福

三

者。比比皆是也。惟是之故。故敢冒死疏告。如臣或汨沒於利。而與疏之所陳者。相爲違叛。卽是臣兆恩自欺以欺。

天矣。赫赫昭鑒。其有不罰殛死我邪。自疏自陳。自違自叛。自作之孽。又將誰咎。臣兆恩不勝悚慄之至。

具疏臣林兆恩謹疏竊念臣兆恩愚昧寡識。至壯年始志學。嘉靖四十二年癸亥春。島夷旣退。入省。以父遺下田若干。

畝。載租若干石。低其直賣與鄉官知州陳南星銀百三十兩。以刊刻三教會編。及裝刷二千餘部。用銀七十五兩。助送黃生州諸子倭營買命銀一十兩。臣旣歸家。而五弟兆誥不幸沒於省。札賻棺衾銀二十兩。買米回莆。收埋城內外屍骸。超度灑道。并省中日用飲食往來盤費。親朋求助。及來投食者。用銀二十五兩。外繼以家資銀若干兩。四十三年。

此天之福

此天之福

四

甲子入省。用銀若干兩。四十四年乙丑入鎮。東用銀若干兩。四十五年丙寅入省。用銀若干兩。隆慶元年丁卯春正月入省。并遊靈峰寺。秋八月到家。用銀三十五兩。尚不足用。諸生請受贊儀曰。非此將何以宣其教於四方。以易天下萬世也。臣始受贊儀。冬十二月入武夷。二年戊辰春三月到家。用銀一十兩。外贊銀若干兩。又不足用。諸生請受贍儀曰。

非此將何以宣其教於四方。以易天下萬世也。臣始受贐儀。夏四月又入省。秋七月到家。用銀若干兩。外贄贐銀若干兩。三年已巳春二月欲往武當不果。遲留江西萬年縣。至秋八月到家。贄贐足用。又羅絹數疋。自製衣服。并分二兒各一疋。餘如鞋襪墨扇諸物。瑣瑣難以殫告。隨帶銀一十兩。內銀一兩買青段女披風。遺我女兄氏。三兩買綠絹女披風。二

三教書

關天文稿

五

件。紅絹裙二件。與二兒婦。六兩帶回整門漆門之需。若贄贐諸儀。悉以爲舟車往來之費。或以刺刷心聖非三教歸儒宗孔等集。或以應助貧病之來求者。並無分金自私自利。爲此疏

告。惟

天鑒之。

聰明明畏。恢恢不漏。而臨下有赫。豈必臣兆恩之自疏其罪也。然後得而知之。但

以臣兆恩質性庸下。若不以天以自恐惕。翼翼毋貳。則斯須不防不畏。而慢易之心入之矣。自速罪戾。天其不罰殛我乎。臣兆恩不勝悚慄之至。謹

疏

具疏。臣林兆恩謹疏。臣兆恩隆慶四年庚午。夏六月念一日。入金陵。爲莆人有以三教爲聲。而規利於金陵者。臣實耻之。以故諸生贐遺諸儀。悉卻之。只收黃

三教書

關天文稿

六

生仕欽。汪生汝楫。各絹一端。至若贄見常禮。令具一數。雖至巾帕之微。亦且悉議其直。俱付之余。芹爲刺刷心聖非三教歸儒宗孔。諸集之需。後以隨帶盤費。既盡。遂於秋九月初二日。別金陵諸生而歸。爲此疏

告。惟

天鑒之。臣兆恩不勝悚慄之至。謹疏

具疏。臣林兆恩謹疏。臣兆恩隆慶五年

辛未秋九月初一日到省。冬十二月初二日起行歸家。約有九十日。除饋送酒米肴錯有數不算外。共用厝租。及買辦器皿蔬菜諸物銀二十八兩九錢一分五釐。收銀記數俱付之饒生民郭生文昇黃生垣分理之。出入二簿一樣二本。爲此疏。

告惟

天鑒之。臣兆恩不勝悚慄之至。謹疏。

三教上疏

源文稿

七

具疏。臣林兆恩謹疏。臣兆恩隆慶五年辛未冬。新構儒道釋三亭于東西四小軒。六年壬申春。改作三綱五常堂。中爲合一堂。合一者。合道釋者流。而三綱之五常之士之農之工之商之。以與儒者爲一也。至若扁其堂也。不曰二氏宗孔。而曰三教宗孔者。何也。以今之儒。非孔子之儒也。故亦儒之。而亦孔子之也。比東西次二堂。而三之爲三綱堂。又比東

三教上疏

源文稿

八

西邊二堂而五之。爲五常堂。諸生日來趨事者。會其工槩有三十金。諸生寄助及賀贊諸儀槩有九十金。義田所蓄積及義會槩有八十金。舊時木石磚瓦槩有五十金。是雖地尚未磚。庭尚未石。壁尚未朽。門尚未整。瓦尚不蔽風雨。然亦聊足以列侍諸生。以講明心聖。及非三教歸儒宗孔之大義矣。臣以薄力創構。計必遲之數年。方能竣事。爲此先具二年工料數一紙。諸生寄助及賀贊諸儀數一紙。附疏以聞。惟

開惟

天鑒之。臣兆恩不勝悚慄之至。謹疏。

具疏。臣林兆恩謹疏。臣兆恩隆慶六年壬申夏四月十九日往邵武。至秋九月初二日回省。尚剩銀二十七兩二錢六分。向歲遠遊回省。將所剩銀兩分送貧者。而省中諸生。以臣宗孔堂地尚未磚。

庭尚未石。壁尚未朽。門尚未整。瓦尚不蔽風雨。以此剩銀修而飾之。以處遠近諸生。豈不勝於分送貧者。臣亦以爲然。遂托邵武饒生民到莆支用。記數。彼時洪生子文。助送銀四十兩。先塔寺僧惠迪等募緣。買杉少銀四兩八錢。爲人迫取。如數施助。尚銀六十二兩四錢六分。又諸生贊銀二兩四錢八分。賀升梁銀一兩六錢二分五釐。通計銀六十六兩

三教正宗

疏天工稿

五錢六分五釐。又義田中樂用銀二十兩。先以起蓋宗孔堂二門。及東西兩船亭。兩迴廊。俱係邵武饒生民支用。記數一一可查。爲此附數一紙疏

告。惟

天鑒之。臣兆恩不勝悚慄之至。謹疏

具疏。臣林兆恩謹疏。諸生每以臣兆恩島夷入城之後。家且不足用矣。又安能刺刷心聖。及非三教歸儒宗孔諸集。以

易天下萬世。以繼統垂來耶。遂共謀隨分出銀以協助臣。其銀或多或少。或寡俱付與陳生道清收管。令置出入二簿。一樣二本。一留公所。與諸生查照。一與陳生道清家藏。臣不與知。如臣或有分毫自私自利。卽是喻利小人。又將何以倡明心聖。及非三教歸儒宗孔。以繼往哲。以易天下萬世耶。爲此疏

告。惟

三教正宗

疏天工稿

天鑒之。臣兆恩不勝悚慄之至。謹疏

具疏。臣林兆恩謹疏。臣或外出。諸生贊贖諸儀。命諸生一人收管。或命僕子一人代理之。又命諸生一人記數。或命諸生一人兼理之。亦置出入二簿。一樣二本。一留公所。與諸生查照。一與記數諸生收藏。若臣在家。諸生有來受業者。只收盒酒一具。其贊銀悉付與劉生獻策。爲刺刷心聖。及非三教歸儒宗孔諸集。



亦令具一數。臣俱不與知。如臣或有分毫自私自利。卽是喻利小人。又將何以倡明心聖。及非三教歸儒宗孔。以繼往哲。以易天下萬世耶。爲此疏

告。惟

天鑒之。臣兆恩不勝悚慄之至。謹疏

具疏。臣林兆恩謹疏。臣兆恩隆慶三年

己巳。回自江右。洪生嘉善。携來銀一百兩。洪生文誼。携來銀一百二十兩。且同

生教正宗

題名

十一

致辭曰。願爲先生建一書院。以講明心聖。及非三教歸儒宗孔。以繼往哲。以易天下萬世之人心。此物尚不足用。嘉善等當有所處。不敢吝也。惟先生裁之。臣固卻之曰。我所云心聖。及非三教歸儒宗孔。尚未信於人矣。爾等可收回此物。俟數年後。旣信於人。而爲此書院。未晚也。嘉善等又曰。願先生令他諸生姑且受之。俟數年後。爲之。不亦可乎。臣復卻

之曰。幸速持去。俟數年後。復携來代我爲之。亦未爲不可也。爲此疏

告。惟

天鑒之。臣兆恩不勝悚慄之至。謹疏

具疏。臣林兆恩謹疏。洪生嘉善。初從臣受業。具贄儀銀一十兩。臣卻之。爲其過多也。懇臣再四。臣不得已。乃令陳生轉惠顧生大琳。以其商於省。貧而負貸也。至此再易月矣。復送疏銀四兩。意又甚

三教正宗

題名

十一

懇。臣以轉贈江西顏姓者。亦以其困於吾省。衣食無所賴也。爲此疏

告。惟

天鑒之。臣兆恩不勝悚慄之至。謹疏

具疏。臣林兆恩謹疏。臣初儒者。以無所得於儒也。遂棄儒而學道。又以無所得於道也。遂棄道而學釋。今日參叩儒門。或從而師事焉。明日參叩道門。或從而師事焉。又明日參叩釋門。或從而師事

焉其尊之也而君父之其奉之也而神明之雖有珍食不敢不陳也猶懼以我爲褻焉雖有重幣不敢不將也猶懼以我爲賻焉又兄侍立拜跪之間有若渾身無骨而屏氣之不敢息者然非特如此焉已也或有儒服玄裝而未必其言之能幾乎道者雖其庸流亦且長跪請教故青人每爲臣羞之而以臣爲顛也豈惟人顛之而臣亦且自以爲顛也是

二教正宗

疏天公稿

五

數年之間誠可謂如癡如迷如醉如夢如窮人之無所歸也古人有言曰師師有道弟子無緣臣之用心竊自以爲勤矣乃竟不得師之一盼幸而

天不愛道憐臣之愚鑒臣之衷啓我翼我俾臣得悟心聖微旨足以貫串三門之經教而致一之臣嘗靜夜復自付量豈意卑微如臣兆恩者薄德疎才乃荷天心之垂愛如此邪臣今若不乘時體

天設教豈不孤

天之所以啓我翼我者則臣之罪真無所逃矣若必乘時體

天設教以不孤

天之所以啓我翼我者則臣乃卑微一布衣耳果孰尊而孰信之以此二者交戰胸中又復如癡如迷如醉如夢如窮人之無所歸也當是時也亦似有啓我之思翼我以行者於是乃敢剽竊心身性命

二教正宗

疏天公稿

古

之餘緒心庸體胖生色睥面以少試於貧且病者亦以竊效孔子之於魯仕道而獵較也臣雖至愚豈敢自小其道以徇人哉自是以後人或信之者知臣之學內有所主而非搬弄口頭如今之空談者流自欺欺人也然臣有所不能擇然於心者殆非得已而不已也臣嘗稽古聖考往哲矣堯爲天下得人也而薄其子禹爲下民昏墊也而忘其親湯

武救民水火也而取其殘筭子以陳洪  
範也而奴之不恤人之以我爲辱也柳  
下惠以抱寒女也而可之。不恤人之以  
我爲淫也。凡此皆非其所得已也。變而  
通之有權存焉。況其冒而爲之。而似有  
以傷乎其大者如此也。若臣者特以少  
試其道。欲以倡明心聖。以易天下萬世  
而委曲不得已之心。終有所不能釋然  
者。爲此匍匐冒死具疏以

三教書

晚宋文編

五

聞伏乞

鑒臣之衷而復憐之。俾臣得以少試其道  
以倡明心聖。以易天下萬世。臣雖萬死  
亦且以爲幸矣。臣無任懇切哀  
告之至。謹疏

具疏臣林兆恩謹疏。爲廣儒教以補聖  
學事。竊念臣兆恩寡識。不自揣度。每欲  
以三綱五常之重。以羣道釋者流而儒  
之。以開斯民所必共由之大道。以補先

聖所不及爲之缺典。似此重任。殆非臣  
之薄德微才之所能勝也。然非有天人  
相與以有爲。交助以協力。則將何以啓  
我翼我。使臣得以迷其事。而成其能邪。  
歲月易邁。懷然憂危。伏願

上天仁愛。日監臣之所爲。有不當

天心者。卽當降臣以不祥而譴告之。使臣愚

昧知所警省。庶能以所必共由之大道。

以羣道釋者流而儒之。以擴大仲尼之

三教書

晚宋文編

五

門牆。而補其所不及爲之缺典。以負荷

此重任。以無忝

上天之所以生臣之意。啓翼之功也。臨下有

赫。敢貳臣心。謹於每日清晨焚疏一紙。

庶幾瞻

天知懼。覩疏興心。而陟降在

帝之誠。不敢夙夜而或懈也。爲此日日具疏。

臣兆恩不勝警惕危懼之至。以

聞。謹疏

具疏臣林兆恩謹疏爲明經傳以宗  
子竊惟堯舜禹湯文武周公之所相  
受者至孔子而旣明矣曾子之大學  
子思之中庸也孟子之七篇也其所  
發明論語所未曾發之旨亦且盡矣  
旣明且盡如此而欲學孔子之學者  
顏曾思孟吾誰與歸若孟子而下臣無  
取焉以其釋經傳者不明經傳之旨也  
經傳之旨不明則孔子之學不著矣孔  
子之學在國者求來在心者也而後  
人之釋之者求在外者也求在物者也  
臣嘗謂道釋者流所當歸需宗孔也而  
衆人莫不以爲是者此固然矣世之  
者亦當歸儒宗孔也而衆人莫不以爲  
非者又獨何歟臣每竊嘆孔子之學不  
惟不遇於當年亦且不遇於後世者非  
以道釋者流叛孔子者而晦孔子之  
也寔以世之儒者學孔子者而晦孔子

之學也此臣之所以栖栖皇皇而自以  
爲已憂者殆二十年于茲矣毀譽不足  
爲臣憂榮辱不足爲臣憂利害不足爲  
臣憂死生不足爲臣憂而臣之所憂者  
實惟以世之儒者主於先入安其故常  
遂使經傳之旨不明而孔子之學不著  
焉以爲憂也伏望  
察臣之愚而憐愍之啓我翼我務使臣得  
以反世之儒者所釋之非以由顏曾思  
孟所傳之是以明經傳以著孔子之學  
於天下後世也臣雖卽死亦無所憾而  
况於利害况於榮辱况於毀譽者乎知  
我者謂我心憂不知我者謂我何求臣  
復何求哉臣惟以生乎孔子之前者而  
先王之道則賴孔子以明生乎孔子之  
後者而孔子之道則賴後人以著臣特  
卑微一布衣耳若不賴  
天之靈啓我翼我則臣亦安能以反世之儒

者所釋之非。以由顏曾思孟所傳之是。以明經傳。以著孔子之學於天下後世。邪。臣今行年既逾五十。而臣老矣。臣豈復能久生於世也。臣惟以臣之老之不能久生也。故立志益堅。用力愈篤。而一念真切之誠。蓋有必至於死而後已者。臣若以臣之老之不能久生也。而或乘之以怠心焉。不以孔子之學以倡人。不以經傳不明爲已病。則昔年之所以栖

天者。乃以欺

天也。

天其有不罰殛我也哉。自作之孽。蓋有不可得而逭焉者也。爲此具疏。臣兆恩無任

激切悚慄之至謹疏

具疏臣林兆恩謹疏爲誓志度世。倡明三教。臣兆恩曾得聞三教之旨。直欲倡而大之。使天下萬世。盡知世間則有世間法。出世間則有出世間法。教雖有三。道則惟一。而立本而入門。而極則次其後先而力行之。亦不爲悖。此乃臣兆恩設科度世一點之真心也。非敢爲鑿空臆議。自欺欺人。夫亦有所受之也。臣兆

恩每以三教之旨。必能信之人人而無疑。卽當道貴顯。亦必有信之者。或有召見固不敢往。而有來請見者。亦當分庭爲禮。求無愧於古之孔孟。又豈敢以一毫非義加乎其身。而爲孔孟之一大罪人耶。臣兆恩嘗竊聞之人皆可以爲堯舜。故無分於貧富貴賤。以至於智愚賢不肖。其天命之性則本善也。欲爲儒則儒。以吾心之有一孔子在也。欲爲道則

道以吾心之有一老子在也。欲爲釋則釋以吾心之有一釋迦在也。必欲倡而大之使天下萬世皆能盡知儒教人倫日用以立本也。皆能盡知道教脩心煉性以入門也。皆能盡知釋教虛空本體以極則也。而後臣度世一點之真心始慙矣。然此非有大力量不能爲已。不惟是非不足以貳其心而利害亦且不足以易其操。然後可爲也。不惟利害不足以易其操。亦且死生不足以變其節。然後可爲也。故將軍無必死之志。固不足以統百萬之師。而匹夫有求生之心。亦不足以守殉身之道。今臣兆恩發大誓志以倡明三教於天下萬世者。亦已審矣。豈其死生可得而奪之也。而又況於利害是非之細者乎。夫臣兆恩特卑微一布衣爾。然亦不能不賴天地神祇之所夾持護祐。使臣兆恩能得無畏法力。

不爲是非利害死生稍稍動念。是則臣兆恩得以荷。

天地神祇無邊功德。生不敢忘也。爲此具疏。不勝悚慄之至。

附錄報東

其一

辱翰遠問。附使奉答。辛亥之春。兆恩乃始倡明三氏。信古以傳述擬議而酌裁。其所當先者。先之。其所當後者。後之。序

而次之。第而列之。始而立本。中而入門。終而極則。既了世間。乃出世間。俾三氏之教。如出於一人之所建立。盡利宜民。而始中終之條理。相爲融貫。相爲聯屬。庶可行之萬世而無敝。此乃區區合一之本旨。以集三氏之大成也。然歸儒宗孔。固莫先於道業以立本。而樂道忘勢。豈有外於孔門之家風哉。而召不往見。分庭爲禮。此乃孔孟之公案。孔門之家

風也。舍此不務。則凡可以枉尺而直尋者。無不爲已。此寔區區之所耻也。遂不自量力。疏。

天誓志。而以生死以之。以振起孔門之家風。歸儒而宗孔也。

其二

來翰以召不住見。分庭爲禮。雖曰孔孟之家風也。自孔孟以來。鮮有能舉而行之者。而子乃今欲舉而行之。吾懼其不

三教宗

聖賢編

三

免也。區區亦自知其不能免矣。然而必爲之者。蓋以道爲重。而以身爲輕者也。今試與兄論之。直道事人。其與曲學阿世。相去何如耶。上下無交。其與一鄉原人。相去何如耶。區區於是

疏爲誓志。故寧以直道事人而死。毋寧以曲學阿世而生。寧以上下無交而死。毋寧以一鄉原人而生。然生死之大。有數存焉。縱至身死。而一點炯炯不昧之靈

光。冀將與孔孟相輝映於宇宙間。而不磨滅者。此則區區之至願。而誓天以必爲也。

其三

來翰謂何不入山隱處。而必欲舉孔孟之公案而行之。以與世人相是非者。何爲也哉。殊不知入山隱處。此乃釋氏所云小乘法。以爲一身謀也。若區區不自揣分。嘗以天下之大。萬世之遠。是我一

三教宗

聖賢編

三

人之身也。若舍此天下之大。萬世之遠。而入山隱處。規規焉以得免是非爲幸。謂之能仁其身可乎。夫孔孟豈不知有入山之樂耶。而之齊之魯。之宋之鄭。之梁之楚。轍迹徧於天下者。蓋以天下之大。萬世之遠。是皆吾人分內事也。佛身非身。是名大身。故曰天地萬物。莫非已也。辱末交已十有餘歲矣。願兄母以丈人荷蕢長沮桀溺之所謂小乘法者。姑

息而愛我也。萬幸。

其四

孔孟公案。孔孟之所以爲孔孟也。區區既已誓願而必欲舉而行之。兄其不以我爲迂乎。區區亦自以爲迂矣。而又惟恐行之而不勇爾。設區區能勇而行之。慎終如始。而末有不孔孟也。

其五

兄以爲孔孟公案。不可行於後世。而喪身之禍。不可不知也。區區委不識時宜。卽舉孔孟之公案而喪其身焉。是亦區區之至願也。而又況得以竊附於孔孟之驥後者乎。

其六

覽來諭。豈非以孔孟之公案之不可行與。夫以孔孟之學無以自見。而進禮退義。乃孔孟之學之措之於行而可見也。然以孔孟之公案之不利於時也則可。

若以孔孟之公案之不可行於時也則不可。我惟能信而行之。卽區區雖狂。亦可以爲孔孟也。其曰利與否。區區委不能知之矣。要之聖賢之心。只論是非。不論利害。若孔孟之是非既已審矣。豈其以利害而稍動其心耶。而學孔孟者。亦只論利害。殆非所以善學孔孟也。然區區復有言焉。血肉之軀。雖曰有利有害。而吾心之孔孟。其有利有害乎。夫吾心

之孔孟。旣曰無利無害矣。吾將行吾之志。以善事吾心之孔孟可也。則亦何必曲學阿世。而爲此血肉之軀謀耶。况人生七十。古來所稀。而區區行年。今已三十有九矣。七十稀年。已過其半。而復倦憊爲此短促血肉之軀謀也。不其愚乎。

其七

兄以孔孟遠矣。而世無復有孔孟者。旣無孔孟。則孔孟之公案。抑亦不可行於



世與區區不敢以爲然。區區竊以爲能舉孔孟之公案。是亦孔孟而已矣。夫豈有孔孟之不可爲耶。

其八

區區以爲孔孟非性生者。有爲者亦若是。孔孟之公案。特患我不肯爲之矣。我肯爲之。而末有不孔孟也。

其九

召之固不往見矣。而卑詞厚幣。則亦不

卷之六

聖賢集

二十七

之往與。林子曰。余安得達禮而不之往耶。又問或有造林子之廬。而林子不之見乎。林子曰。余安得不見。余豈踰垣閉門者流哉。若不致敬盡禮。余亦不願見也。

其十

區區之所以不敢往見者。非有他也。孟子曰。孔子進以禮。蓋禮主於退遜。而難進易退。孔門之家風也。萬一有不協於

禮。豈不謂之學。孟而反爲孔孟羞耶。此區區所不敢往見。疏天誓志之真心也。

其十一

犀翰教謝謝。今由翰教前所言而觀之。是以妾婦之順教我。也。復由翰教後所言而觀之。是以姑息之心愛我也。夫兄之教愛我者至矣。皆非區區之所能行也。區區雖不才。而猶然欲庶幾於大丈

卷之六

聖賢集

二十八

夫之門。以居廣居。以立正位。以行大道。托之以終其身焉。惟兄以德愛我而教我。也。幸甚。

其十二

世之學孔孟者。徒誦孔孟之言已爾。然而誦孔孟之言。當先行孔孟之行。若徒誦孔孟之言。而不先行孔孟之行。則未有能孔孟者也。分庭爲禮。召不往見。此乃進禮退義。孔孟之行。者然也。而來書

乃曰必舉孔孟之公案而行之則人必  
以我爲傲者何與夫孔孟垂訓萬世必  
不以傲之一字教人也明矣且兄之所  
謂傲者豈丹朱之傲耶象之傲耶區區  
之所未能解也夫朱象之傲誠不可爲  
矣若孔孟者不徇人以爲同而以道自  
重似有類於傲也故兄亦以傲言之與  
區區則日夜孳孳惟恐不能一徹孔孟  
之傲之藩籬以爲憂也兄其以爲何如

幸有以教我也

其十三

來翰召不往見分庭爲禮雖曰孔孟之  
公案矣今則無此事典然兄所謂事典  
者果出之何帝何王而孔孟舉而行之  
乎抑或此乃孔孟事也而非後之欲爲  
孔孟者之所宜行也又豈非此一大事  
典乃可行於春秋戰國而專爲孔孟設  
乎來翰又曰孔孟公案亦惟孔孟能行

之區區則以爲能不恤是非不驚利害  
不顧生死而以道自重如孔孟者便能  
行之蓋我能爲孔孟之所爲卽是孔孟  
孔孟人也我亦人也而曰孔孟之不可  
爲也區區弗能知之矣

其十四

來書謂孔子特一布衣爾而曰文王既  
沒文不在茲乎是其所自處何其重也  
殊不知聖人抱道於身焉得而不自重

夫豈惟孔子爲然哉曾子曰彼以其富  
我以吾仁彼以其爵我以吾義吾何慊  
乎哉是曾子之自處亦有如此其重也  
子思曰以位則子君也我臣也何敢與  
君友也以德則子事我者也奚可以與  
我友是子思之自處亦有如此其重也  
孟子曰古之賢王好善而忘勢古之賢  
士何獨不然樂其道而忘人之勢又曰  
惡得有其一以慢其二哉是孟子之自

處亦有如此其重也。

其十五

夫道也者。以觀天地。而天地得以貞觀者也。以明日月。而日月得以貞明者也。以序四時。而四時得以寒暑者也。以靈鬼神。而鬼神得以屈伸者也。人之所以聖。所以神者。道也。物之所以始。所以終者。道也。此道之所以運乎虛空之外。伸乎萬象之表。此道之所以至尊無對。而

三教正宗

疏文稿

卷上

天地日月四時鬼神咸圍焉者也。故以此道之尊而處已也。富貴不能淫。貧賤不能移。威武不能屈。以此道之尊而接人也。王公遇之失其貴。晉楚遇之失其富。賈育遇之失其勇。此古之聖賢之所以生則與其道而俱生。死則與其道而俱死者。殆爲是爾。故曰未聞以道殉乎人者也。

其十六

論語曰。未見蹈仁而死者也。若伯夷叔齊。可謂蹈仁而死矣。故曰求仁而得仁。若比干仁者。以諫而死。豈不以不仁而生。實不若以仁而死也。自唐虞三代以來。聖賢何其多也。或生或死。而亦未嘗稍離乎仁也。中庸曰。脩道以仁。離仁則離道矣。離道則生爲徒生。死爲徒死。茲曰君子去仁。惡乎成名。又曰仁以爲己任。不亦重乎。死而後已。不亦遠乎。區區

三教正宗

疏文稿

卷上

非真能仁也。然而竊有志焉。

其十七

兄以爲孔孟遠矣。無復有孔孟者矣。無復有浩然之氣如孔孟者矣。殊不知浩然之氣。本至大也。本至剛也。我與孔孟本無異也。直養無害。配義與道。而塞乎天地之間。是亦孔孟也已矣。若夫曲學之士。必好名也。而末有不阿世以規名。曲學之士。必好利也。而末有不阿世以

規利規名規利必不浩然而分庭爲禮  
召不往見殆非規名規利之所能爲也  
區區亦惟先求吾性之善之孔孟爾善  
養浩然而浩然之氣有不塞於天地之  
間耶此孔孟之道所以卓絕千古而隱  
處之士之所願學也

其十八

或問人皆可以爲孔孟與林子曰孟子  
道性善而曰人皆可以爲堯舜夫人既

皆可以爲堯舜矣而獨不可以爲孔孟  
乎又問浩然之氣何以養之林子曰氣  
本於道道本於性性本於命而其所以  
善養吾浩然之氣者以自有盡性至命  
之一大工夫在焉此其所以道通於有  
形之外而氣塞乎天地之間也浩然之  
氣自反而縮不謂之善養浩然聖人之  
大勇乎

其十九

召不往見分庭爲禮孔孟之公案也區  
區豈敢舍孔孟之公案以徇時耶孟子  
曰皆古之制也違古之制以媚今之人  
區區不能爲之矣王良曰吾爲之範我  
馳驅終日不獲一爲之詭遇一朝而獲  
十若請辭雖峻區區猶有取焉而彊而  
後可不過欲以自見其微才爾要之執  
藝之徒未聞大道露才揚已則亦無足  
怪矣

其二十

夫柳下惠和者何不枉其直道以承事  
人以爲和也故曰不以三公易其介而  
三黜之辱其能免乎樂而言之自春秋  
以來直道之可行於世者未之有也區  
區豈不之知耶天地父母全而生之而  
孟浪曲其學以徇乎人也其如天地何  
哉父母何哉身可死也道不可枉也孔  
子曰自古皆有死况枉道未必能生而

直道未必能死者乎。

其二十一

子以儲子旣曰得之平陸矣。而以幣去而不之受也。不亦可乎。受矣。而又不之見也。則亦不能無憾矣。區區嘗考古聖賢之所以往來交際者。自有天則存焉。不違道不越禮。孟子曰。其交也以道。斯孔子受之矣。彼旣以道而交矣。而孟子焉得違道而不受耶。禮曰。來而不往非禮也。彼旣以幣而來矣。而孟子焉得越禮而必往耶。要之古聖賢之所知者。道而已矣。禮而已矣。若夫五十鎰七十鎰百鎰。蓋自孔孟視之。特一芥爾。而於幣交之細者乎。故可受則受。不可受則不受。可見則見。不可見則不見。此乃聖賢居身之珍。而天下萬世莫之能莫之能越也。

其二十二

子以之齊。不見儲子。終不見有巖巖氣象。區區亦未敢以爲然。若儲子則未之先也。而之齊而不之見者。豈非孟子禮義之中正耶。

其二十三

天下之大。制命於天子。而列國分爭。則制命於列國之諸侯。若齊則沃土千里。帶甲百萬。而孟子於齊。稱疾往吊。如入無人之境。至於醫來。而孟仲子則曰。今

王數

聖王

三

病少愈。趨造於朝。則是孟子之心。不白於齊矣。故不得已而之景丑氏宿焉。喑喑然以明其不往見之義。然履齊之地。卽齊之民。設言景丑氏執之以逢其君。孟子其將柰之何哉。縱有他虞。而有所不能恤矣。萬世之下。孰有能知此義。

其二十四

孔子曰。志士仁人。無求生以害仁。有殺身以成仁。故伯夷叔齊。寧清而仁而死。

母寧不清不仁而苟生也。龍逢比干寧忠而仁而死。母寧不忠不仁而苟生也。至於虞人特一賤獵夫耳。招之以旌而猶然不之往者。豈非所謂勇士不忘喪其元與。載之七篇而萬世而下孰不想見其丰采。

### 其二十五

來翰謂孔子四十不惑。孟子四十不動心。今子之年尚未。又且初棄去舉子業。

只有六年。乃能振起孔門之家風。而是非有所不恤。利害有所不驚。生死有所不顧耶。使旋附答。孟子曰。舜爲法於天下。可傳於後世。我猶未免爲鄉人也。區區雖鄉人也。亦不敢以秉彝之性爲天所薄。而自謂無分於聖賢之學也。周子曰。道豈遠乎哉。尚書曰。惟狂克念作聖。今區區行年三十有五矣。殊非可畏之年。歲月易邁。更不待人從今以始。敢不

## 疏天文稿

及時進德。而至於四十五十而無聞焉。是亦鄉人也已矣。爲此旦夕。疏天誓。志惟兄母以鄉人而薄視乎我也。幸甚。

林子三教正宗統論

門人盧文輝訂正

陳東瑜恭閱

倡道疏啓條答并小引

林子曰告天三疏及諸門弟子所受教諸啓皆所以即事以明心也或謂古之至人寂寞而無為冥心而離事也令林子所談性命之旨微矣而猶然即事以明心者豈其無為之教冥心之學歟條答如左

林子曰心其心矣而不知即事而即心者則是槁滅其形也事其事矣而不知即心而即事者則是外馳其志也

林子曰易曰敬以直內義以方外書曰以義制事以禮制心而孟子則曰行吾敬故謂之內者内外一道也

林子曰以義為外者是外心也

林子曰老子書謂之道經德經者何也以道

之蘊於中者道也以德之見於行者德也道與德亦非二也若孔子之教人也只曰德行而性與天道與命與仁皆其所罕言者故曰不可得而聞也又曰中人以上可以語上故顏子之復禮曾子之一貫非以其可以語上而始得聞之歟

林子曰道非內也藏諸用也德非外也顯諸仁也

易曰風雷益君子以見善則遷有過則改蓋性本善也而改過乃所以遷善也六祖壇經亦曰汝當一念自知非自己靈光常顯現由此觀之改過以遷善者儒佛同一道也

張子曰氣質之性君子有弗性矣善反之則天地之性存焉蓋氣質之既除而天性之自見也故曰學莫貴於變化氣質而改過以遷善者君子之所以返氣質之偏以還天地之性也

道書曰人道不修仙道遠矣林子曰為子而

孝者人道也。仙道也。為臣而忠者。人道也。仙道也。若外人道以求仙道。未有能得仙道者也。故曰自古至今。未有不忠不孝而能成仙作佛者。以人道至重故也。

程子曰。自洒掃應對上。便可到聖人事。又曰。聖人之道。更無精粗。從洒掃應對與精義入神貫通。只一理。夫以洒掃應對。便可到聖人事。而至於精義入神如此。而况孝其親。忠於君。而能純一而不變焉。則聖人之地位。豈非其所優入者哉。

三教正宗

疏證傳卷

三





自書心聖直指卷端

（一）

（二）

或問人之一身。背則無所於用矣。而諸生之來受業也。必以艮背語之者。何也。林子曰。天有四時。而冬則不用矣。人有四肢。而背則不用矣。由是觀之。人之背亦天之冬也。豈其無所用耶。故人知有用之為有用。而不知無用之為有用焉。天人一也。又問易曰。黃中。而道亦曰中。黃易曰。行庭。而道亦曰黃庭。自義文周孔以後。而世之儒者。皆諱言之。懼其有以類乎其道。而人異端之也。今子必欲舉之以教人者。何也。林子曰。豈曰諱言之云乎哉。亦且別求其義。以訓釋之矣。若以黃中行庭之有類乎其道者。非也。

三教宗

（三）

一

三教宗

（四）

二

而作易之聖人。其亦非邪。又况義文周孔古今之神聖也。後雖有作者。不可得而及矣。顧有不明夫心身之大。性命之微。而專有在於言語文字之間。手容足容之細也。豈其然哉。且道家亦嘗飲食矣。而子亦將以其飲食之有類乎其道也。而異端之而諱言之。而不復飲食之歟。余聞之師。而直指行庭心法如此。是雖天下萬世非之。而有所不能恤矣。子谷子龍江兆恩。

林子三教正宗統論

心聖直指

門人盧文輝訂正

艮背心法

林子曰背字从北从肉背乃北方之肉也北方屬水。今以北方之背之水推之而南方之心則火矣。火陽也。南之而居前。水陰也。北之而居後。今以心之火之南而洗之以背之水之北者。易之所謂洗心退藏於密。孔門傳授

三教正宗

艮背心法

心法也

林子曰洗也者洗之也。心屬乎火而藏之以背之水者洗之之義也。退也者退之也。心居乎前而藏之以背之後者退之之義也。

林子曰五臟皆麗於背。心既背而水之則心清淨矣。心既清淨則五臟亦皆清淨矣。

或問以心之火之南而藏之以背之水之北而心之火也。其不為背之水所熄滅邪。林子曰世間之凡水凡火則以形用焉者也。而吾

三教正宗

艮背心法

身之真水真火則以神用焉者也。水多則火滅。火多則水乾。此凡水凡火之性者然也。若夫以心之火之南而藏之於背之水之北。豈惟水不能乾。火不能滅。而亦且能交相養而互相用者。其神之所為乎。今以常人言之。神則寄之於目矣。而夜寐既熟則藏之於腎。亦易之所謂洗之之義也。至夙興之時而目之神有不爽然清乎。藉其不夜而腎神豈能清。今又以天道言之。日則麗之於天矣。而夜論

地中則藏之於海。亦易之所謂洗之之義也。至啓明之候。而天之氣有不爽然清乎。藉其

不夜而海氣豈能清。夫觀之常人則如此。觀之天道又如彼。則夫艮背之說。前且後之南且北之而易之。所以示人者。可謂至精至微至深切矣。

或問日之神也。而養之以海之水。心之神也。而養之以腎之水。亦皆可得而定在之矣。至於背也。其亦不可得而定在之者乎。林子曰

是亦不可得而定在之矣。或前或後或上或

下。神而明之。存乎其人。

須參看行庭章中無定在微旨方能知之

林子曰。心之火易燃也。諸凡功名富貴與夫

聲色臭味。有順吾情而可喜者。則輒動其心。

而隨之以喜。此是火燃。而心不能止乎其所

矣。有逆吾情而可怒者。則輒動其心而隨之

以怒。此亦火燃。而心不能止乎其所矣。始則

旦晝。結亡終則夜氣不存。夫至於夜氣不存

矣。豈曰燃之云乎。而燎原之勢。殆有不可得

而熄滅也。

林子曰。初學之士。先須念三教先生四箇字。

孔老釋迦三教先生也。孔子之時中。老子之

清淨。釋迦之寂定。皆吾心之本體者然也。故

無時無處而不念三教先生者。蓋有似於侍

立三教先生之側。而不敢湏臾違也。念三教

先生者。初從口念。而至於背之腔子裡。久則

念念只在於背。念念只在於背。則心常在背

矣。念即心也。念起於心。而非心之外。復有能

念也。

林子曰。良背之功。以念止念之心法也。以其

念之逐於外焉者。妄也。今則返之於內矣。或

者以念之逐於外也。固妄矣。而念之逐於內

也不亦妄乎。林子曰。凡屬有念皆妄也。皆妄

則皆非也。而何分於內外邪。故以念而止念

者。以妄而離妄也。以妄而離妄者。以夷而攻

夷也。程明道曰。內外兩忘。渾然無事。此為學

之極則也。尚書曰。華夏蠻貊罔不率俾。此為

治之極功也。然始學之要。忘外為先。外既忘

矣。然後方可語之以忘內之功者。有漸之教

也。

林子曰。或目交於物。而動我好色之心焉。然

不必咎乎其色也。但當念三教先生四箇字。

而好色之心。其有不忘乎。或耳交於物。而動

我好聲之心焉。然不必咎乎其聲也。但當念

三教先生四箇字。而好聲之心。其有不忘乎。

或曰。此非其心之咎歟。林子曰。若復咎其心

焉。豈不反動其心哉。蓋我元無此好色好聲之心矣。以見色而聞聲也。而始有此好色好聲之心焉。今則惟念三教先生四箇字。而不知有色而不知有聲。而不知有心。夫一念之誠而至於心。且不知矣。則又奚有於色。奚有於聲耶。故曰必有事焉而勿正心。

林子曰。士者以讀書為業。或讀書而時習之。句。即如念三教先生四箇字。亦念入於背之腔子裡。自一句而至於百千萬句。無不皆然。

三教正宗

卷五

子

由此觀之。一日讀書。則是一日行我工夫。一歲讀書。則是一歲行我工夫。若不讀書。而馳逐乎其外矣。便是放心。便是不能行我工夫。至於講論酬答。辨議寒暄。亦復如是。然後方為無時無處。而不用其力焉。然此道也。自古聖賢皆從三經五常中密煉得之。而非他也。若堯舜之父子。湯武之君臣。周公之兄弟。不亦可槩見乎。又皆從士農工商中密煉得之。而非他也。若伊尹之莘野。傳說之版築。膠鬲

之魚鹽。不亦可槩見乎。然此道之不明久矣。而世之為學者。率皆不知所以煉之。即有高明之士。而語之以道也。則彼必曰。非入山習靜不可也。我今則縻於俗矣。又奚敢以少窺斯道之藩籬哉。此蓋道流釋流之和說。有以入人之深也。抑豈知煉之以三綱。煉之以五常。以士以農以工以商。乃所以消磨氣質。而為吾進修之一大助耶。且財色人之大欲存焉。最人之所難離也。若處山中。而財心暫隱。

三教正宗

卷五

六

未見矣。而自以為能忘財者。非也。色心暫隱。未見矣。而自以為能忘色者。非也。入山以求靜者。其試思之。然艮山也。而山其心者。艮背之義也。若不求艮於心。而求艮於山焉。心豈能靜。心不能靜。而曰有得於山者。豈其然哉。借曰。心亦能靜。而有得於山焉。是亦暫隱而未見爾。見則輒復如初矣。況綱常倫理之大道。士農工商之常業。乃反以求靜之心。而毀裂之。而棄去之。可乎。不可乎。

或問道家所謂煉者不其非乎。林子曰：何可非也。蓋煉也者，煉之也。以火燒金，煉之之義也。道書曰：未煉還丹，莫入山。故煉之以三經，煉之以五常，煉之以士以農以工以商者，煉之也。然煉有四義焉：神而煉之一也，形而煉之一也，我而煉之一也，人而煉之一也。神而煉之，以煉其神而操其存也；形而煉之，以煉其形而去其病也；我而煉之，以我而煉我也；人而煉之，以人而煉我也。或問：何謂我煉，林

氣之濁，形之穢也。皆足以壓吾七竅而病之者，病也。而不清而不明而不聖人也。職此之由矣。病而病之，以去其病，故曰：惟其病，病是以不病。然而道家之所謂煉者，則異於是。何也？林子曰：不知也。而余之所謂四義者，乃余之所以自煉，日用之良方也。然其義四也：其實三也。要其歸一而已矣。一者何？曰：心也。心主乎中也。心主乎中矣，神其有不定乎？形其有不清乎？神既定矣，形既清矣，即有如周公之困內，孔子之困外，而其中自有不亂者存焉。此煉之之要道也。

孔子曰：操則存，夫既煉矣，而又操之者，何也？林子曰：必其先有以操之，操之而後煉之也。然則何者謂之操？林子曰：譬之夫懷璧而心在於璧焉，惟恐盜也，得竊而有之，故操之者，煉之也。

或曰：易艮其背也。吾乃今始知之矣。而曰：不獲其身者，吾甚惑焉。敢問：林子曰：此自其工

三教宗

心聖指

九

夫之純一者言之也。吾知有吾之背而已矣。吾知良吾之背而已矣。抑豈知外其背也。而復有所謂身歟。蓋將以思不出其位而忘之也。吾知有吾之庭而已矣。吾知行吾之庭而已矣。抑豈知外其庭也。而復有所謂人歟。蓋將以思不出其位而忘之也。此乃不獲之實義也。豈非其純一之守和然獲也者。失之反也。子獨不聞之志士仁人乎。志士仁人。惟知其心之有此仁也。是雖至於不獲其生焉。殆亦以仁之故失之。而不之恤矣。惟知其心之有此義也。是雖至於不獲其身焉。殆亦以義之故失之。而不之恤矣。如此而日操之。如此而日煉之。故不特廟廊之上可得而為之。而三軍之中亦皆可得而為之矣。不特三軍之中可得而為之。而之夷狄而蒙患難亦皆可得而為之矣。蓋身在此則心在此。心在此則念在此。而念念不怠之下。尚且不獲其身矣。而又况身外之物也。得而奪之乎。

三教宗

心聖具行

十

林子曰。人之身有九竅。八竅南嚮。而其一也。稍後。以通穢也。至於背也。皆無其竅。有若牆壁然。退而藏之。何其密乎。本義曰。止於所當止。則不隨身而動。惟其不隨身而動也。故能不獲其身矣。然背之真去處也。元不隨身而動。猶天之北辰也。亦元不隨天而轉矣。或問真去處。林子曰。所謂孔顏樂處是也。易曰。止其所處。即所也。而止其所者。居其所也。故居其所而不動者。天之所以為天也。止其所而不動者。人之所以為人也。又問聖人之道。無方所矣。而曰。止其所者。何也。林子曰。北辰之居其所也。而天忘之。良背之止其所也。而聖人忘之。故有念則有着。有着則有所。由有念而至於無念。此堯之所以安汝止。忘其所而不知矣。若人之一身至細也。亦有北辰而居其所歟。林子曰。人之一身一小天地也。孰不知而信之。何獨至於天之北辰也。而疑之。夫以天之北辰而擬議之。則是人之一身也。似

獲乎背之北辰以為用矣。而艮背之不獲其身者何也？林子曰：人之一身固獲艮背以為用矣。若精神命脉之以和以調視聽持行之以運以用而艮背則但止其所而已。夫何為哉？獨不觀之天乎？天之全體亦獲北辰以為用矣。若日月星辰之以照以臨雨風露雷之以鼓以潤而北辰則但居其所而已。夫何為哉？抑嘗觀之磨焉。磨之為物也豈不獲其心以為用哉？而其心之止乎其所也則亦不隨磨而轉者。天之北辰也。觀磨則知道矣。故君子之始學也亦惟所其背之北辰而居之。爾艮之六四曰：艮其身。象曰：艮其身止諸躬也。或問：既曰不獲其身而又曰艮其身。身其有不同乎？林子曰：不獲其身者身也。乃以人之身而繫言之也。而艮其身者身也。豈非所謂身之中而為背之腔子者哉？故特於六四言之。蓋艮之初趾也。二腓也。三限也。五輔也。而六四者其心乎。

### 行庭心法

林子曰：人之首崑崙山也。四肢四海也。腹中國也。腹為中國而北則恒山南則衡山東則泰山西則華山而腹之中中國之中也。嵩山峙乎其中矣。嵩山乃古洛地以其在天地之中也。曰土中。易曰：乾為首坤為腹。又曰：正位居體體亦腹也。坤屬土。又曰：行其庭庭亦坤之土也。獨不觀之天地乎？天之極上處至地之極下處總八萬四千里而吾身一小天地也。心腎相距亦八寸四分。若心腎之間乃天地之間。中心之中者庭之中也。而一點靈光元在乎其中者天地生人之初也。又不觀之雞子乎？雞子之中黃者土中也。天地之間也。易曰：黃中是亦中黃之義也。中黃之中有一點者雞子之太極也。故天地之中曰土中而吾身之中亦曰土中。雞子之中曰黃中而吾身之中亦曰黃中。然此中也豈無定在歟？林子曰：亦無定在也。譬之子宮焉有深有淺有



浮有沉而黃中亦然有上有下有前有後

或問天地之間天地之中也而亦無定在與  
林子曰亦無定在也今以易之六爻言之  
陽來復也而天地之間似乎在地之下三陽  
而泰也而天地之間又似乎在地之上若以  
間字之義而必曰當在在地之極中處者迂  
也蓋天地之神化也無方無體固有不可得  
而執之而度之也若果植之仁寄息乎其大  
矣連肉之心貫徹乎其內矣况雞子之得陽

三教宗

心鑑錄

上

也或在於黃之極中處焉上之下之前之後  
之其亦無定在也有如此由是觀之則夫間  
字之義又豈必於天地之極中處也而後謂  
之閒邪

林子曰乾坤其易之門邪而易之太極者中  
也心也今合內外二卦而言之上二爻者天  
也下二爻者地也中二爻者人也人也者天  
地之中天地之心也又分內外二卦而言之  
若內之中者中也心也而外之中者中也心

也至於八卦六十四卦之環乎其外而其中

中也心也易曰易無方又曰冒天下之道如  
斯而已者也而其所以無方而冒天下之道  
者則皆我之中也皆我之中則皆我之心也  
夫豈惟易道為然哉而諸凡上而極其天之  
所覆下而極其地之所載而盈於天地間者  
則皆我之中也皆我之中則皆我之心也由  
是觀之中也心也天地人焉一也孰為天之  
中也之中人之中乎又孰為天之心地之心

三教宗

心鑑錄

上

人之心乎故中也者心也心也者中也一而  
已矣

夫曰庭矣而又曰行其庭也敢問行之之義  
林子曰行也者行之也天行健之之行也天  
之行也日一周天何其健與若吾身亦一小  
天地者周天之行健也易曰天行健君子以  
自強不息然吾身之庭太極立焉而天則旋  
之於其外而往來之不窮矣良曰時止則止  
太極立焉時行則行周天行焉又不觀之繫



辭乎。繫辭曰：日月相推而明生焉。又曰：寒暑相推而歲成焉。又曰：屈信相感而利生焉。此行庭之心法也。或問：行庭心法，豈不有所謂真實工夫之可言邪？願夫子明以教我。林子曰：余今請試言其方。須先以五行之心安於中心之心，而為土中者，以敦養之，自有消息真機，而心身性命相為混合矣。一屈一信，一往一來，真若有日月之代明，寒暑之錯行，其殆天運之自然，是亦吾身之一天地也。始而有，意終於無意。

三教三宗

心學直指

五

或問：行其庭行矣，而曰時止則止，太極立焉者，何也？豈行其庭也，而有止之之功乎？林子曰：止之者，所以行之也。故止也者，艮乎其庭之中者，吾身一太極也行也者，環乎其庭之外者，吾身一周天也。子不觀之天乎？而包羅乎地之外者，莫非天也。故北辰之居其所者，天之止也。而擬之以吾身之太極也，其有不同乎？特吾身小而天地大爾，三百六十五度。

者，天之行也。而擬之以吾身之周天也，其有不同乎？特吾身小而天地大爾。易曰：君子思不出其位。敢問：何者之謂位？豈非其所止之位者中歟？林子曰：背之中位也。庭之中，亦位也。故思不出於背之中也。位之以存心矣。思不出於庭之中也。位之以立極矣。

三教三宗

心學直指

五

林子曰：一陰一陽而一點之善，落於庭之中焉，成之而為性也。其陰陽妙合而疑不測之神乎？猶一夫一婦而一點之善，落於子宮之中焉，成之而為人。其夫婦妙合而疑不可知之道乎？夫既妙合而疑成之，而人焉？子而又孫孫而又子，而生生之無盡矣。夫既妙合而疑成之，而性焉？而聖而神，而文而武，而變化之無窮矣。林子曰：人未生以前，未有性命。未有此一點靈光，至始生之時，天乃命之以性，即有此一點靈光者，繼善而成性也。即此一點靈光，易

謂之太極而性命未始分也。至太極而陰陽焉。則性命分矣。性則寄之於肉團心裡。即名曰神。命則寄之於臍。臍即名曰氣。曰精。

林子曰。性而神也。既寄之於肉團心裡矣。神火也。遇物則燃。其能不為物所引而去之者乎。然而夜氣清明之候。而神則猶在於肉團心裡矣。日復一日。人化為物。豈特為物所引而去之而已。故先收此放心而良之於背。以立基也。然後將此神氣復返性命。而歸於

三教宗

心學直指

十七

一者。所謂陰陽而太極也。若也。不知艮背。則不知存心。不知存心。則不知立基。基不立矣。神其有不馳乎。神既馳矣。氣其有不散乎。氣既散矣。則亦安能返陰陽而太極之。以復我一點靈光乎。

林子曰。菓植之仁中有一點者。太極也。而抱之以兩者。一陰一陽也。易曰。易有太極。是生兩儀。故易也者。兩而化也。太極也者。一而神也。而無極也者。未始一也。先天也。先天也者。

太虛也。神由此明化。由此出。而一點靈光之妙用。固有若是其大矣。

孟子曰。君子引而不發。若所謂約之以禮者。即孟子之所以引之也。約禮也者。復禮也。約之以禮者。中道而立也。中道之中。堯舜之中也。而允執也者。立也。孔子三十而立。孟子先立乎其大者。皆此立也。然豈曰中道而立而允執之者。哉。而知及之者。知及此中也。仁守之者。仁守此中也。知之好之樂之者。知此中

三教宗

心學直指

十八

而好之樂之也。成之者性。而成性存存者。存此中也。

林子曰。人有人極。而中道而立者。人建其有極也。性由此而盡焉。命由此而至焉。不惟修之於身為然也。而舉而措之天下。則有不能外矣。皇有皇極。而中天下而立者。皇建其有極也。百官由此而正焉。萬民由此而治焉。不惟觀之天道為然也。而遠而察之天道。則有不能違矣。天有天極。而衆星拱之者。天建其

有極也。四時由此而行焉。萬物由此而生焉。夫天且不違矣。而況人乎。而況皇而出治。聖而為學乎。是故君子貴立極也。或問道無為也。而子每曰立極者。何也。不幾於執着之者乎。林子曰。夫天且有其極矣。而天亦執着歟。譬之樹藝然。根既固矣。更復何為。由此而條而華而實。而自有不容息之生理存焉。固無俟於助長。而亦惡得而助長之。若余之所謂立極者。亦猶是也。極既立矣。更有何事。由此而賢而聖。而天而自有不能已之真機存焉。固無俟於執着。而亦惡得而執着之。故樹藝在於固根。而為學本乎立極。此惟可與知者道。難與俗流言也。

林子曰。易以此一點靈光。謂之善。曰繼之者善。而孟子亦謂之善。曰可欲之謂善。又謂之幾希。曰人之所以異於禽獸者。幾希。即此可欲之善。特幾希之微爾。惟此幾希之善也。與生俱生。乃我所性而有焉者也。而曰有諸已。

之謂信者。何也。蓋天之生人也。雖曰性有此幾希之善矣。但百姓日用此幾希之善。而不知為吾性之所固有之可欲也。雖有若無。而謂之信有諸已。不可也。如能知此可欲之善。是我之所固有者。是我之所日用者。而安之於吾身之上。以敦養之。則此善也。其不為我之所實有乎。故謂之信。由此而克實。由此而光輝。積久之盛。成章而達也。夫既曰克實矣。而又曰有光輝者。何也。殊不知此可欲之善。本自太虛中來。至靈至聖。至神至明。唐堯以此善也。而擴克之。以光四表。以格上下。文王以此善也。而擴克之。以光四方。以顯西土。周公以此善也。而擴克之。明光上下。勤施四方。是其光輝之發也。固若有是其大矣。然而始也。特其幾希之微爾。

中庸曰。自誠明之謂性。自明誠之謂教。何者。謂之誠。寂然不動者。誠也。何者。謂之明。炯然不昧者。明也。寂然不動之中。而一點靈光。自

然發見者誠而明也。炯然不昧之神而渾然本體無可執着者。明而誠也。故誠則無事矣。明則反身而誠矣。

林子曰太極也者一也。一點靈光也。明也。無極也者未始一也。一點靈光未始有也。誠也。余嘗譬之石焉。寂然冷也。又惡有所謂火者。石而擊之。而一點真火生乎其中者。幾而形也。以新傳薪明明之無盡矣。至於新既窮焉。而火則又安在哉。此乃復其寂然之本體而性者。誠也。故一點靈光者。誠明之幾希也。而輝光朗耀有若日月之照臨者。誠明之無盡也。

三教宗

心學真指

三

林子曰夫太虛也而天之矣。而地之矣。而復日之矣。若聖人之太虛也。則亦氣天之氣形地之形。而一點靈光是亦天地之日也。故日之光也。則在天地之內。無所不至矣。而我一點靈光之照臨也。其有異於日子乎。然有神則有氣。而天之氣也。則在天地之內。無所不周。

矣。而我浩然正氣之充塞也。其有異於天乎。神本無神也。氣本無氣也。而太虛之太虛也。固於天地之內。天地之外。而無不太虛矣。而我空空洞洞之太虛也。其有異於太虛乎。

孔子曰若聖與仁。則吾豈敢。或問何者。謂之聖。何者。謂之仁。林子曰。心之神明不測之謂聖。心之生意不息之謂仁。此言心乃中心之心。而非五行之心也。聖得此以靈。仁得此以生。若余所謂一點靈光者。中心之仁也。孟子

三教宗

心學真指

三

曰仁。人心也。而忠臣孝子。丹心一點耿耿而不昧者。亦此一點靈光也。然此仁也。元安於中心之心。與生而俱生也。而中心安仁之聖人。則亦不過復反此仁於中心之心。而安安之也。然此聖也。仁也。皆本於性也。楊龜山曰。人性上不容添一物。若或物矣。必不神明。而又安能聖。和必無生意。而又安能仁和。此大學之所以貴格物以致知也。中庸曰。喜怒哀樂之未發。謂之中。或問聖人

之心。固有此中矣。而常人之心。亦有此中乎。林子曰。此乃赤子之心。何思何慮之心也。常人豈無赤子之心。和但常人。不有以致之。若存若亡。故不能皆中節。感之以善。則善。感之以惡。則惡。蓋以其中無主。而為物所遷也。或問致之道。林子曰。先致之於其中焉。而允執之者。致也。

近有秦姓者。以儒門而慕老氏之學矣。初聞守中之說。以問林子。林子曰。中在何處。答曰。

喜怒哀樂

喜怒哀樂

喜怒哀樂

心腎之間者也。林子曰。曾守之未也。答曰。守之而未見其功矣。數年復以守泥丸為問。林子曰。泥丸在何處。答曰。頭有九宮。宮之中也。林子曰。曾守之未也。答曰。守之而未見其功矣。又數年復以守丹田為問。林子曰。丹田在何處。答曰。臍之下一寸三分。林子曰。曾守之未也。答曰。守之而未見其功矣。秦姓者曰。三者之傳。於其人者。皆非歟。林子曰。何可非也。曰。守之而未見其功者。何歟。林子曰。守之。

而又安能有其功乎。蓋此三人者。皆以口耳之見聞。欲以窺老氏之大道。而老氏之大道。顧有在。於見聞之末。得以億逆而知之。邪。若夫所謂心腎之間者。中也。九宮之中者。泥丸也。臍之下一寸三分者。丹田也。載之道書可得而考也。又奚待此三人也。始得而知之。始得而言之。邪。然則如之何。而後可也。林子曰。道無定體。中無定在。從古以來。未有能以見聞之末。億而逆之。以窺此玄微之大道也。而。

喜怒哀樂

喜怒哀樂

喜怒哀樂

口口相傳。心心相授。自有真機存焉。即有頽冉之知慧也。則亦安能不由師傳。可得而知也。而又况知慧之不及頽冉者乎。夫道流之所謂道者。今且不復論矣。而儒流之所謂儒者。余竊惑焉。其曰正心矣。而不知其反之於身。而心之所以正者。何如爾。其曰勿正心矣。而不知其反之於身。而心之所以無待於正者。何如爾。其曰誠意矣。而不知其反之於身。而意之所以誠者。何如爾。其曰無意矣。而不。

知其反之於身。而意之所以無待於誠者何如爾。至於許多名目。互相同異者。亦惟襲取聖經之片言。以自立一門戶。而又且旁搜遠索。以為口頭套子之資爾。豈其有所自得於心。而能體之於身耶。

### 虛空本體

或問太虛。虛空矣。而天地亦虛空歟。林子曰。天地亦虛空也。然天地有形氣矣。豈其能虛空歟。林子曰。天地有形氣。而無形氣者。虛空

三教宗

卷之五

五

也。又問聖人亦虛空歟。林子曰。聖人亦虛空也。然聖人有心身矣。豈其能虛空歟。林子曰。聖人有心身。而無心身者。虛空也。夫既有形氣矣。則又安能無形氣歟。林子曰。有形氣而無形氣者。忘其形。忘其氣也。夫既有心身矣。則又安能無心身歟。林子曰。有心身而無心身者。忘其心。忘其身也。

林子曰。形氣者。天地之細也。而天地之所以大者。蓋有出於形氣之外。而非形氣之所能

拘也。心身者。聖人之細也。而聖人之所以大者。蓋有出於心身之外。而非心身之所能拘也。故太虛其虛空乎。而氣形盈於太虛之中者。太虛不知也。天地其虛空乎。而庶類盈於天地之間者。天地不知也。聖人其虛空乎。而萬事萬物森羅於聖人之前者。聖人不知也。故太虛也。天地也。聖人也。一也。特其天地有形氣。而無形氣。聖人有心身。而無心身者。爾

三教宗

卷之五

五

而其所以覆載照臨。所以錯行屈信。所以流峙生生。造化者。亦皆太虛之妙用也。亦皆天地之妙用也。亦皆聖人之妙用也。同一虛空也。同一妙用也。余故曰太虛也。天地也。聖人也。一也。易曰。過此以往。未之或知也。幾非在我。化不可為。若今教人者。之所以教與夫教於人者。之所以學也。余不能知之矣。其教人者曰。汝本體本虛空矣。汝面前光景皆汝之妙用矣。而猶有待於脩證而擬議耶。其教於人者曰。我本體虛空矣。我面前光景皆我之

妙用矣。而又奚待於修證而擬議耶。中庸曰：行遠自邇，登高自卑。似此絕德，豈其遠之云乎哉。邇哉，邇矣，遠之而無方，望之而猶且不可。而又况能邇而行之者乎。豈其高之云乎哉。峻而極之，高之而無上，仰之而猶且不可。而又况能躋而登之者乎。余惟以此絕德，無以用吾心，而致吾力也。故甘守自邇自卑之訓，庶幾得以漸復本體，下學而上達也。或問：本體虛空矣，而子顧有所不能學。歟。林子曰：余固不待學而得之矣。夫既曰不待學而得之矣，而曰無所用吾心，致吾力，而難之者，何歟。林子曰：余未生前，余亦虛空也。但余既得之，而今且忘之矣。聞之者，無不發一大笑。要之，我自有一我，自復之，則亦何難之有。然此乃仲尼不踰矩之時，極則之地也。若非有天下之至聖至神，其孰能與於斯。而乃今學者之為學也，豈不失之太早乎。

林子初棄去舉子業，而欲學聖人之學焉。曾

徒儒門聽講格物之旨。而問曰：何謂格物。師曰：卽九天下之物。而表裏精粗，格之無不到焉。是雖一草一木之微，諸凡聲色貌象，而盈於天地間者，皆當有以察之矣。林子彼時難之，而又以為問之不可以不審也。乃復問曰：何以格之。夫豈無其要乎。師曰：或考之事為之著，或察之念慮之微，或求之文字之中，或索之講論之際。朱子或問不有是言乎。林子曰：卽九天下之物，何其衆也。而兆恩亦嘗自慎思之。若兆恩之癡且魯也，則將何以格之。然卽此一松一梅也，何者謂之事為之著。何以考之。而念慮之微，又何以察之。將從其根也。而考之察之乎。抑或從其枝與葉也。而考之察之乎。又不知從何文字中可以求松也。梅也之理乎。縱知有此文字也，又將何處可以得此文字。以為我考之察之一助乎。且海宇之內，誰能講論此松也。梅也之理。而從而索之乎。如此格物，豈能今日格此一松乎。



明日格此一梅乎。况人之生世也。不過百年。而物之續紛也。殆不可以億萬計。縱有萬年之壽。亦且不能即九天下之物。而盡格之矣。此兆恩自思自忖。不能服行夫子之教。殆非敢於夫子之前。強為辯論也。於是林子去之。而偶值玄門之師。師曰。子求長生乎。曰。非也。求飛昇乎。曰。非也。求拔宅乎。曰。非也。師曰。三者皆非子之所願學者。而今子之所求者何道也。林子曰。老子所謂先天地生。巍巍尊高。何者。謂之尊高。而為天地先乎。其師不答也。又所謂玄牝之門。是謂天地根。何者。謂之玄牝。而為天地根乎。其師不答也。林子固問之。師曰。吾子欲學道。先須辯識何者為鉛汞龍虎。何者為卦爻斤兩。何者為進退抽添。何者為年月日時。無一而不明之於心。而得其精且微焉。然後方可語汝以玄牝之門。天地之先也。林子曰。夫既如是辯識矣。豈不起種種心。生分別見和。於是乃談運氣之說。林子曰。

心靜則氣自運矣。而顧有在於運氣。以反傷其氣乎。又於是復談調息之功。林子曰。心靜則息自調矣。而顧有在於調息。以反喪其息乎。已而復去。而從禪門。以請釋氏之教。師曰。子知釋氏之煩教乎。林子曰。不知也。固兆恩之所願聞也。其師即默然跌坐。剎那間。豎拂而問曰。會麼。林子不覺發一微笑。師曰。子豈迦葉和吾之教張矣。林子曰。兆恩妄不知吾師之所以豎拂者。何教也。而師乃曰。吾之教張矣者。何也。敢問師曰。吾言輕不足以度子矣。我有師在方丈。可往見之。當自明矣。林子遂入方丈。請見師曰。凡和聖和。林子曰。無凡無聖。師曰。有階級否。林子曰。若有階級。即非西來意旨。師曰。如是如是。林子曰。此不足異也。此乃僧僧相傳口頭套子也。師曰。是固然矣。然子曾齋乎。林子曰。不也。若所謂心不染污。而為心之齋者。兆恩尚未之知焉。抑曾坐乎。林子曰。不也。若所謂心不起念。而為心之



坐者兆恩尚未之知焉。抑亦曾經乎。林子闕不也。若所謂歷萬劫而不壞。而為心之經者。兆恩尚未之知焉。明日遂去。而復造一書院。而某先生講論於其中。適有來受業者。而以正心誠意為問。某先生曰。子何以問正心誠意。為執獨不有孟子之所謂勿正心論語之所謂無意耶。其人茫然不能復問。林子乃言曰。心不正。而心之猿有不跳弄乎。意不誠。而意之馬有不奔馳乎。答曰。心本不猿而邪也。意又何待於正。意本不馬而妄也。而又何待於誠。林子曰。心本不猿而邪固也。今既猿而邪矣。不有以正之。其如心猿之跳弄何哉。意本不馬而妄固也。今既馬而妄矣。不有以誠之。其如意馬之奔馳何哉。答曰。我本體虛空矣。豈復有心猿之跳弄。意馬之奔馳哉。林子曰。豈其然哉。若子所謂虛空本體者。豈非釋氏之言乎。而儒者所謂太虛同體者。是也。無脩無證。而直超最上一乘者。即堯舜之神聖。

其猶難諸。而精一執中。又非堯舜之所以修。所以證乎。昔者孔子之贊堯也。惟天為大。惟堯則之。至於舜也。只曰。君哉舜也。而亦未嘗以天許之矣。今子曰。心不復猿。意不復馬。豈子之神聖。遠過堯舜。而以堯舜為不足大歟。且子獨不聞成章後達之訓乎。譬之水焉。以漸而進。譬之木焉。以漸而升。而子即欲以頓教接人乎。殆非余之所能及也。故正心也者。下學也。由正心而至於勿正心者。下學而上達也。誠意也者。下學也。由誠意而至於無意者。下學而上達也。此孔子有漸之教。而人莫我知者以此。但余不知心之所以正。意之所以誠者。何如爾。憂愁憤悶。殆若窮人之無所歸焉。而兆恩求道之心至此。亦云勤矣。豈意天不愛道。而鑒我一點不退真心。不十年間。幸遇明師。憐我而教我也。直指此心是聖。而所以與兆恩言者。一皆四書五經。曰。由孔孟以來。而以書為疏釋。而晦而不明。至於今。

吳若夫良背行庭微旨。尤且諄諄為兆恩言之。及別乃復謂兆恩曰。汝布衣也。不有以小試之。其孰從而信之。兆恩曰。何以試之。而使

三教系

參聖新

三

人信之。師曰。試之以病。病已而人信之。然則何以已人之病乎。師曰。汝少小時。豈不誦體胖。辟面之書乎。體胖由於心廣。辟面本於根心。況易之黃中也。而條理之竅妙。足以宣揚四股者乎。汝亦惟持其志。而無暴甚。氣焉已也。兆恩曰。請問其方。師曰。醫者意也。而方固

恩

行庭心法二及虛空本體三章如左。雖曰顯

微詞奧旨。則亦有不可得而言者。龍江林兆

自書心聖直指卷後

始而良背行庭。終而本體虛空。此乃君子之所以不外心以作聖。而為有漸之學也。或問良背行庭矣。而不察識擴克可乎。不可乎。林子曰。惡乎其可哉。蓋余之意。則以為作聖之漸。固不可不知。所以察識擴克矣。又問良背行庭之功。或有所未至

三教系

參聖新

三

而即欲察識擴克焉。可乎。不可乎。林子曰。惡乎其不可哉。蓋余之意。則以為作聖之漸。固當無時無處。而不良背行庭亦當無時無處。而不察識擴克矣。內外之交。致其功也。動靜之不遺其力也。真積之盛。久當渾化。其有不契機知性。而復其虛空之本體邪。子谷子龍江兆恩

門人林堯咸命梓

林子三教正宗統論

心聖教言

門人盧文輝訂正

陳表瑜閱梓

林子曰。心其一聖人乎。

或問心。林子曰。聖人是也。又問聖人。林子曰。

心是也。心之本虛靈。能知覺者。聖人也。

林子曰。神明不測者。心也。聖人也。變化無方

者。心也。聖人也。

林子曰。渾然在中者。渾然一聖人也。粹然至

善者。粹然一聖人也。

林子曰。凡民之心。既為氣質之偏。有以成之。

物欲之交。有以引之。而謂已之心。不虛靈不

知覺。不聖人也。亦惑矣。

林子曰。聖人外其心。而虛靈也。而知覺也。而

聖人也。而謂凡民之心。不虛靈。不知覺。不聖

人也。猶之可也。然而聖人而虛靈也。而知覺

也。而聖人也。皆不外於心如此。而謂凡民之

心。不虛靈。不知覺。不聖人也。可乎哉。

林子曰。知聖人之可為覺。聖人之可為者。上知下愚一也。知聖人之可為覺。聖人之可為而必為之者。上知之所以為上知也。知聖人之可為覺。聖人之可為而不為之者。下愚之所以為下愚也。

林子曰。纔知聖人之可為。纔覺聖人之可為而為之者。上知也。忽然而不知不覺而不為之者。便是下愚。雖知聖人之可為。雖覺聖人之可為。而不為之者。下愚也。忽然而能知能

覺。而必為之者。便是上知。

林子曰。知覺也者。非以知且覺吾心之一聖人也。之為難也。為能知且覺吾心之一聖人而必為之者。之為難也。非以知且覺吾心之一聖人。而必為之者。之為難也。為能知且覺吾心之一聖人。而為之必要其成者。之為難也。

林子曰。聖人之知。無所不知者也。聖人之覺。無所不覺者也。聖人之知。非以知人之所不

能知以為知也。聖人之覺非以覺人之所不能覺以為覺也。聖人之知為能知人之所共知而充之至於無所不知也。聖人之覺為能覺人之所共覺而充之至於無所不覺也。程子曰：充得盡時便是聖人。以其所不忍達之於其所忍，以其所不為達之於其所為者，擴而充之也。無所往而不為仁，無所性而不為義者，充之而至於盡也。故即其善端之發見者，驗其心之一聖人也。充其善端之極致者，純其心以為聖人也。

林子曰：知所以致曲而誠矣。由是而形而著而明而動而變而化者，充之而至於盡也。知所以脩身矣。由是而齊家而治國而平天下者，充之而至於盡也。知所以盡己之性矣。由是而盡人之性而盡物之性而參天地而贊化育者，充之而至於盡也。

林子曰：凡有四端於我者，仁義禮智之根於心也。苟能充之，充此心也，足以保四海，以心

之大足以包羅乎四海者也。非惟充其心之大足以包羅乎四海，亦且充其心之大足以包羅乎天地也。惟其能包羅乎天地也，故其能斡旋乎天地也。程子曰：乍見孺子入井而有怵惕惻隱之心者，心之本體本如是，而非有所強也。充之足以包羅乎四海，足以包羅乎天地者，心之全體本如是，而非有所加也。

林子曰：夫人之心與聖人之心一也。而必曰聖人之心者何也？惟聖人為能充其心之聖人而至於盡也。

林子曰：心其可得而見乎？心可得而見者，非心也。心其不可得而見乎？心不可得而見者，非心也。心其可得而言乎？心可得而言者，非心也。心其不可得而言乎？心不可得而言者，非心也。故謂心可得而言之，則心亦可得而見之。而其所可見者，果何心也？謂心不可得而言之，則心亦不可得而見之。既不見心又

安識心

程子曰人須識其真心。世儒不識真心。而其  
所相告語者。乃憧憧往來之心也。列之肝脾  
肺腎。身中之五行也。真心者太極也太極而  
陰陽也。陰陽而五行也。而謂五行爲太極也  
可乎哉

或問心即是聖人矣。何其聖人之不多見也。  
林子曰。常人屈於物欲。而不識心也。學者溺  
於所聞。而不識心也。既不識心。又安能聖。

三教正宗

心經卷下

五

周子曰誠無爲幾。善惡。朱子曰動於人心之  
微。則天理固當發見。而人欲亦已萌乎其間  
矣。此陰陽之分也。真心者一也。誠也。寂然不  
動也。善惡之幾者。陰陽之義也。然孔子之所  
謂兩端者。非周子之所謂幾善惡歟。而曰叩  
其兩端者。蓋因其所以問乎我者。而我反以  
叩之也。叩亦問也。端者端緒之義也。故既即  
其動於天理。而爲善之端者。反以叩之。此何  
心也。而其所以爲善之端者。從何而發見乎。

復即其動於人欲。而爲惡之端者。反以叩之。  
此何心也。而其所以爲惡之端者。從何而潛  
萌乎。反復詳說。俾其知所察識。反而求之。而  
得其本心也。豈非聖人之心教。而爲學者趨  
善去惡之一大機也哉。

林子曰。平旦之氣。其好惡與人相近者。此何  
心也。夜氣不存。而遺禽獸不遠者。此何心也。  
噉爾蹴爾。身死而不受者。此何心也。萬鍾於  
我何加。不辨禮義而受之者。此何心也。既見

三教正宗

心經卷下

六

牛。則不忍其觳觫者。此何心也。未見羊。則以  
羊易之者。此何心也。夫子言之。於我心有戚  
戚焉者。此何心也。吾退而寒之者。至此何心  
也。是皆所當察識焉者也。

林子曰。視聽言動。察其心之果能禮乎。出門  
使民。察其心之果能敬乎。造次顛沛。察其心  
之果能仁乎。立而在輿。察其心之果能忠信。  
果能篤敬乎。察之者。所以防之也。防而制之。  
以養其中。此存養省察之功。不可偏廢也。

林子曰：平旦之氣，平旦之心，一聖人也。旦書以存，旦書之心，一聖人也。又曰：一念而不昧，其心焉。一念之聖人也。一事而不昧，其心焉。一事之聖人也。唯在乎察識而擴充之爾。

孟子曰：欲知舜與蹠之分，無他，利與善之聞也。夫蹠天下之至惡也，而其心之聖人，未始與舜異也。但舜能充其善之端，無所往而不為善也；而蹠則縱其利之端，無所往而不為利也。此蓋善利之幾，仁不仁之路，其端甚微，誠不可不辨也。

林子曰：心之聖人，即性也。性即中也。中即一也。一太極也。太極者，心極也。

林子曰：心之聖人者，真心也。人人本自有之，而無有不善者，故曰性善。或為色所交而起，其色心遂以色心而蔽其真心；或為利所交而起，其利心遂以利心而蔽其真心。故曰：物交物則引之而已矣。

林子曰：能離妄心，方名真心。不離妄心，不名

真心，以有妄心謂之妄人。妄人也者，離聖以為妄也。以有真心謂之聖人。聖人也者，離妄以為聖也。

林子曰：心本無思也。心本無為也。思則憧憧矣。為則擾擾矣。憧憧擾擾者，妄心也。

林子曰：心本無意必固我也。意必固我者，妄心也。

林子曰：離物者，心也。不離物者，心也。若不離物，心亦妄也。若必離物，心亦妄也。

林子曰：心能離物，故能不物於物。

林子曰：三皇以其心之聖而皇也。五帝以其心之聖而帝也。三王以其心之聖而王也。

林子曰：堯授舜也，舜授禹也。湯放桀也，武王伐紂也。伊尹放太甲也，周公誅管蔡也。此數聖人者，豈非其心之能權乎？心之能權，心之聖人也。

林子曰：孔子聖之時者，以其心之聖，無方而無體也。若清若和若任，則有方有體，而非其

心之聖之神矣。

林子曰。孔子之春秋。即湯武之放伐。蓋所以奉天之命。而是非之者。天之事也。豈徒操南面二百四十餘年之權已哉。王不稱天。槩可見矣。故春生秋殺。天之事也。是而春之。非而秋之。聖人之所以體天以行事也。

林子曰。天無私也。聖人無私也。故無私所以奉天也。以此而存諸心也。謂之天心。以此而見諸事也。謂之天事。

三教正統

心經卷下

九

林子曰。心也者。經也。萬世不易之常經也。經也者。心也。萬世不易之常心也。故六經也者。所以發明乎其心之經也。非以六經之文為經也。然經之文。以文經也。萬世不可得而易也。故經之文。亦以名經。若三綱五常。禮之經也。萬世不可得而易也。九經。政之經也。萬世不可得而易也。而況心乎。禮非心不叙。政非心不飭。文非心不徵。

林子曰。楊子求義於義。而不知求義於心也。

墨子求仁於仁。而不知求仁於心也。孝已求孝於孝。而不知求孝於心也。尾生求信於信。而不知求信於心也。

林子曰。聖人者。以其心而義也。故義為盡義。以其心而仁也。故仁為至仁。以其心而孝也。故孝為大孝。以其心而信也。故信為止信。

林子曰。心必聖而義矣。心必聖而仁矣。心必聖而孝矣。心必聖而信矣。

林子曰。真心自能義。而或不義者。妄心也。真心自能仁。而或不仁者。妄心也。真心自能孝。而或不孝者。妄心也。真心自能信。而或不信者。妄心也。

三教正統

心經卷下

十

或問妄心非心歟。林子曰。妄心非心。故曰妄心。心本无妄。而妄又安可以名心邪。

林子曰。妄心者。人之所本無之心也。真心者。人之所本有之心也。

林子曰。聖人者。以心養心。以人治人。不過去其所本無。以復其所本有者。而非他也。

林子曰：真心者誠也。黃帝無為也，舜無為也，故曰：誠無為。禹之治水也，行其所無事，故曰：誠則無事矣。

大學曰：此謂知本，此謂知之至也。豈其有闕文邪？林子曰：其文備矣。明德親民之本，於至善者知本也。由知止而定靜安慮者，知本也。天下之本在國，國之本在家，家之本在身者，知本也。正心由於誠意，誠意由於致知，致知由於格物者，知本也。然聖人之學，知止者也，不交於物，而無物可格者，書之所謂安汝止者是也。學者之學格物者也，必格其物而後止。可止者，書之所謂欽厥止者是也。知本而謂之此者，通一章而言之也。知至而謂之此者，專格物而言之也。

或問：物交物之物與格物之物也，有以異乎？林子曰：無以異也。心之未交於物者，至善也。既交於物為物所引，而始失其初矣。故格物也者，乃所以復吾心至善之初，而為學者修

聖之功也。

林子曰：人之所以喪其心者，非其心之去已也。特交於物，而為物所蔽，爾無論途人及至不道者，孰不以其心之既喪而無有所謂聖人者，殊不知其見所可哀憐者，則惻隱之心，即此而在矣。故曰：人皆有不忍人之心。不忍人之心，心之聖人也。

林子曰：見君子而後厭然者，羞惡之心也。以無所不至之小人，而猶有羞惡之心，如此，不謂心之聖人之明驗邪？

林子曰：聖人形，凡民之形，則亦心。凡民之心也，凡民形，聖人之形，則亦心。聖人之心也，其形也，而謂其形之不類也，可乎哉？心其也，而謂其心之不類也，可乎哉？

林子曰：聖人心，凡民之心，而充其心以成聖也，故謂之聖人。凡民心，聖人之心，而格其心以入凡也，故謂之凡民。

林子曰：萬形一形也，而或有不類者，蓋陰陽



雜揉之氣也。而心則無陰無陽。不屬於氣。又焉有不類之心者哉。

林子曰。心在乎人之中者中也。心能千變萬化。而統於一者一也。

林子曰。心也者。密也。放之則彌六合焉。心也者。我也。而萬物皆備焉。

林子曰。仲尼顏子樂處者心也。

林子曰。物物也。人物也。天地亦物也。而心則非物。若心可得而物之。是亦物也。又安能妙

萬物。然則心與天地孰大曰。心大。

林子曰。天子有天下者也。以其心乎天下也。故能覆載乎天下。諸侯有其國者也。以其心

乎其國也。故能覆載乎其國。大夫有其家者。也。以其心乎其家也。故能覆載乎其家。

林子曰。聖人之心。心乎天下者也。聖人之心。心乎萬世者也。惟其心乎天下。故能覆載乎

天下。惟其心乎萬世。故能覆載乎萬世。林子曰。人之心。天地之心也。天地人異矣。而

其心則不異也。天其有心乎。曰有。天無心則不能清。地其有心乎。曰有。地無心則不能寧。故天地也者。人資之以始。人資之以生者也。心也者。地資之以平。天資之以成者也。

林子曰。天也者。氣也。而有未始氣者存焉。地也者。形也。而有未始形者存焉。人也者。形也。氣也。心也者。未始形也。未始氣也。人之所以小於天地者。非以其形乎。非以其氣乎。人之所以大於天地者。非以其心乎。

林子曰。心也者。無所不包者也。心也者。無所不入者也。

林子曰。天之體。不足以擬其大者。心也。物之微。不足以擬其細者。心也。

林子曰。心曠然而通於千百世之上。而千百世之上。非先也。心曠然而通於千百世之下。而千百世之下。非後也。

林子曰。上天下地。以清以寧。聖人之心。為能出入造化也。先聖後聖。不謬不惑。聖人之心。

為能進退古今也。華夏蠻貊率俾。鳥獸魚鼈咸若。聖人之心。為能表裏人物也。

林子曰。獨善其身者。善止於其人之身。為己也。若與人為善。則人之善。皆我之善也。與天下人為善。則天下人之善。皆我之善也。與萬世人為善。則萬世人之善。皆我之善也。蓋天下萬世皆吾度內。而此心之分量。本如是其大且遠也。

林子曰。心之高明。心之聖人也。而卑暗則非其初矣。心之廣大。心之聖人也。而狹小則非其初矣。

林子曰。心之聖人者。赤子之心也。奚假人為。但不失之爾。

林子曰。不思而得。不勉而中。心之本體者。聖人也。

林子曰。心一聖人也。若曰心能作聖。則聖人與心猶為二也。而人之所以不能聖人者。以有以蔽乎其心也。蔽乎其心。則喪其所以為

心矣。喪其所以為心。則喪其所以為聖人矣。此作聖之功。不可無也。

林子曰。所謂孔門傳授心法者。假此心法。以復此真心。爾真心既復。又安用法。若未得此真心。而無有所謂法者。譬舍舟楫而渡江河。未有能濟者也。

林子曰。德性不可不尊也。而其所以尊德性者。則由於問學也。問也者。問此心法。以尊此德性也。學也者。學此心法。以尊此德性也。此

親師取友之道。不可廢也。若或耻於親師。不能取友。而馳其心於冊子。而自以為得者。是自欺也。

林子曰。德性者。天之所以與我。吾心之聖人也。若外心法以為學。則其所學者。非德性也。學雖博。亦奚益哉。若外心法以為問。則其所問者。非德性也。問雖審。亦奚益哉。故道問學者。正所以尊德性也。

古人有言曰。臯夔稷契。所讀何書。由是觀之。

唐虞以上未有所謂冊子者而聖人何其多也三代以後冊子既繁而聖人之不多見者何歟此德性之知見聞之知所由以異也張子厚曰見聞之知乃物交而知非德性所知德性所知不萌於見聞若徒口誦其言而不知有所謂心法者雖日玩索竟亦何為程子所謂玩物喪志者是也

林子曰孔門心法不可不知也三綱五常不可不振也士農工商不可不業也故心法也者所以振三綱五常而業士農工商者也三綱五常至德也士農工商常業也若必欲棄去其三綱五常之至德士農工商之常業而求所謂心法者果何為也將以此而為三綱五常之至德士農工商之常業而持之有其本歟抑將以此而棄去其三綱五常之至德士農工商之常業而為逍遙物外之遊歟夫棄去其三綱五常之至德士農工商之常業而為逍遙物外之遊者是乃敗風壞化孟浪

遊食者流也縱與之言必不見信縱或信之亦不能行故曰不可與言而與之言失言

林子曰中也者真心也而執中心法也一也者真心也而主一心法也至善也者真心也而止於至善心法也况能察而識之擴而充之則未有不復其心之聖人而為聖人也

林子曰德性之知者心知也若不知有所謂心法而馳其心於外焉則是人也未有不矜其冊子之緒談而自以為知也冊子曰人性

皆善而是人也亦曰人性皆善冊子曰求其放心而是人也亦曰求其放心至於所謂一所謂中所謂誠與敬者皆冊子之緒談也又至於所謂無極所謂太極所謂陰陽五行者皆冊子之緒談也如此見解將以欺人手抑以欺已乎有志者其試思之

或曰六經非冊子歟林子曰冊子莫大於六經六經亦冊子也而孔門心法存乎其間矣故誦六經者非徒誦其辭章焉已也蓋必求

其所謂心法。以尊德性。以復吾心之聖人也。  
林子曰。世之誦六經而不知有所謂心法者。  
惟當就有道之人。而問焉。而學焉。何章何句。  
而切於吾之德性者。何章何句。而為吾之心  
法者。既致叩之。復繹思之。果有契於吾心之  
同然乎。否也。果不謬於六經之微旨乎。否也。  
不知而耻問於人焉。不可也。不能而耻學於  
人焉。不可也。如無志於尊德性。以復吾心之  
聖人也。則亦已矣。如有志於尊德性。以復吾

三教正統

心法教

七

心之聖人。而猶然耻問於人。耻學於人焉。譬  
昏夜無燭。而有求於室中者。則亦無所見矣。  
林子曰。有德者必有言。德性之知也。有言者  
不必有德。見聞之知也。  
林子曰。昔有風奴者。奴於王侯之家。有顛氣  
人。咸以風奴呼之。風奴每誇於人曰。我奴也。  
雖貧且賤。而所見聞者。則盡富貴也。又嘗與  
他王侯家奴鬪。其富貴而不知其非已有也。  
若夫以人之見為己之見。以人之聞為己之

聞。又且訑訑然而自侈其美者。是亦風奴之  
富貴也。故曰。世人之心。止於見聞之狹。見聞  
之狹。難以體道。豈其所謂孔門心法。以尊德  
性。而為孟子自得之學哉。

林子曰。夫人之心。皆明鏡也。而聖人特不塵  
之。爾。夫人之心。皆止水也。而聖人特不波之  
爾。

林子曰。君子之學。貴信。信也者。信吾心之一  
聖人也。信吾人之一天地也。信吾心之本自  
美大。本自聖神也。信吾心之本自高明。本自  
博厚也。

三教正統

心法教

七

林子曰。學者之於道。惟恐其不能知。不能信。  
爾。苟知矣。而未有信之。而不篤也。苟信矣。而  
未有為之。而不力也。故信吾心之一天地也。  
則必思所以同乎天地也。而博厚高明之本  
體在我矣。信吾心之一聖人也。則必思所以  
造乎聖人也。而美大聖神之極功在我矣。不  
知則未有能信者也。知之而不信者。何邪。二

信則未有能為者也。信之而不為者何邪？

林子曰：達之所以相天下者，周公此心也。吾心一周公也。吾復吾心之周公，是亦周公也已矣。窮之所以師萬世者，孔子此心也。吾心一孔子也。吾復吾心之孔子，是亦孔子也已矣。夫周公孔子，天下後世所望而覆者也。而子何言之之易也？林子曰：孟子曰：吾何畏彼哉？又曰：有為者亦若是。使孟子之言而是也，則余之言是也。而世人之信孟子者亦是也。

三教正宗

心學卷一

上

使孟子之言而非也，則余之言非也。而世人之信孟子者亦非也。但世人未有能信孟子者也。信孟子也者，信吾心之聖人也。若不信吾心之聖人，而徒信孟子之言，雖謂之不信孟子可也。

魯論發語則曰：學而時習之。最後一句，則曰：不知命，無以為君子也。夫所謂命者，非以其貴賤貧富壽夭之定於天乎？故人而善也，有貴有賤，有富有貧，有壽有夭，而不善也，亦

有貴有賤，有富有貧，有壽有夭，善而貴也，富也，壽也。理之常也。而或有賤有貧有夭者，何也？莫之致而至者，命也。不善而賤也，貧也，夭也。理之常也。而或有貴有富有壽者，何也？莫之致而至者，命也。然此皆在外者也。而非君子之所患也。君子之所患者，患其不能學，患其不能聖人也。聖人也者，心也。我也。學之而復其心之聖人焉，求在我者也。若夫富貴貧賤壽夭者，適也。君子則無所用其心矣。而亦何患之有哉？

三教正宗

心學卷一

上

林子曰：人而善也，而賤而貧而夭焉，則有貴有富有壽者存矣。人而不善也，而貴而富而壽焉，則有賤有貧有夭者存矣。故君子不以貴為貴，不以賤為賤，不以富為富，不以貧為貧，不以壽為壽，不以夭為夭，而有出於貴賤貧富壽夭之外者，心之聖人也。

書曰：惟狂克念作聖。何以謂之狂也？何以念之？即能聖邪？林子曰：念也者，念也。念天之所

以命乎我而我之所以成其性者一聖人也  
苟知所以念之則必知所以作之作之不已  
是亦聖人也然聖人也者人也人與聖人異  
矣而其心之聖人未始異也但人則不知所  
以念之不知所以念之則不知所所以作之雖  
不為惡亦不能善無所短長於時故謂之鄉  
人也是亦草木而已矣舍其心之聖人而至  
於為草為木焉是則可憂也顧乃不之憂而  
必欲為草為木為鄉人也何歟又况蕩其狂

一教正宗

心是教子

生

矣諸生其痛戒之

先生曰有諸  
劉獻策曰獻策嘗有疑於輪迴之旨而問

先生曰有其心之生死也故有虎狼之行身雖人  
而心狗彘也若能率其人道之常而無違

焉方名為人奉其天道之大而無私焉乃  
名天人也然則地獄之說果可信焉惡國不可為  
先生曰然則地獄之說果可信焉惡國不可為  
也然余之所謂地獄之說果可信焉惡國不可為  
煉死地獄之大也投之四裔以禦魑魅及  
至誅之則有典刑又曰為不善於明者人得  
而誅之其尤為切近之災比之既死之後  
又何其不致動於惡耶若其人果能知所  
警惕而不敢動於惡耶若其人果能知所  
而何既克念矣必不至於為草為木而為  
鄉人也又况所謂禽獸為獸而為狂人而  
由此而念念不已焉是亦作聖之階也大

先生之教甚大且遠要其歸則三若盡之矣  
心身性命之要道也三綱五常之至德也

士農工商之常業也故聲儒道釋以歸儒  
宗孔而一之者夏也直指此心之本體而  
倡天下萬世以聖人者心聖也教紀  
先生立教之大亦以當一小跋云



元神實義夢中人總序

林子曰夢中人之所說元神者蓋以反識為智而元神之釋氏所謂權語也元神實義之所說元神者蓋以自造性命而元神之釋氏所謂實語也余自十數年以前以此二語每與人言之而莫不以夢中人之所說者能令人驚惕而互

相戒勉者有之若夫元神實義則不免而疑而駭而至是乃始有知而信之者故癸未之春先著夢中人逮今甲申之夏乃著元神實義而有志之士其將自造性命而元神之乎若不有釋迦之精進歷三大劫不能為已其將反識為智而元神之乎不圓坐不可也不槁形不

可也日惟以此元神以戰勝此識神而不復有一毫他慮雜乎其間者抑或可為也或者以先生之所謂元神實義真可為能解如來之真實義矣若夢中人一帙毋復示人直惟以此元神實義以接上乘不亦可乎林子曰子之言豈不然哉但非余之意矣余之意欲以斯道

徧滿於天地間俾凡曰儒曰道曰釋曰士曰農曰工曰商皆得聞之而其所行聞者毋曰上乘焉已也而中乘下乘亦皆在余所樂育之中以俾世無遺人無遺教而後余之心始安矣子獨不觀之六祖壇經乎若神秀時勤拂拭之偈只在門外未見本性而五祖乃令門人

炷香禮敬盡誦此偈即得見性其意何也豈不以天下萬世能得此無上菩提之自性蓋有不可以多見者然非惟釋氏而孔子之罕言命罕言仁而以其所可使由之道曰孝親曰敬長而謹行而信言乃其所雅言者又豈不以所謂民者比比皆是也若夫豪傑之士乃千百

元神夢見

編序

年或一遇焉此其所以罕言也由是觀之余惟此夢中人一帙是亦足矣而元神實義乃為二三子所強而論著而二三子又且命之梓氏矣姑兩存之俾知所以正脩行之路以自造自化亦俾知所以通晝夜之說以自驚自惕故知有元神之義而不知有夢中之人者則必

無自驚自惕之真心而修為之功其能力乎若知有夢中之人而不知有元神之義者則必無自造自化之實行而彼岸之地其得到乎今兩存之而能並觀之庶或為後學之一少助也然此元神也乃從太虛中來者元神之實義也至若父母初正性命而為生生不息之種

元神夢見

編序

子者是之謂種性種性含靈皆有佛性故佛性也者佛性也以其有佛之性而堪作佛焉者佛性也龍江兆恩萬曆丁酉孟夏門人廬文輝百拜謹述



自書元神實義卷端

林子曰一切衆生皆有佛性一切衆生皆可作佛。圓覺經曰一切衆生皆證圓覺。又曰若遇如來無上菩提正脩行路根無大小皆成佛果。而一切衆生之所以不能成佛果而證圓覺者是豈無其故哉。寔惟邪師過謬以故不得脩行正路以成一切衆生之答爾。然而何以謂之脩行正路也。林子曰父母之種性含靈之佛性也。以此佛性而自造化之而脩

三教正宗

元神實義卷端

一

行之路孰有正於此哉。故以父母之種性以爲性命。是名爲人之所同也。以自造之性命而返虛空。即名爲佛佛之所獨也。若六祖而下既不聞自造性命之大道又不識種性含靈之種子而有一等乾慧之徒復從而語之曰即此種性是佛而所謂當下可以成佛者此也豈非邪師過謬自迷以迷人耶。殊不知種性中各各含靈各各皆有佛性而謂此含靈佛性能自造化各各皆能作佛者是也。

而謂此含靈佛性無俟脩行而當下可以成佛者非也。汝獨不聞崔化爲蛤乎。既名蛤矣而復崔其性焉。崔其形焉。而謂之蛤也可乎哉。汝又不聞田鼠爲鴛乎。既名鴛矣而復鼠其性焉。鼠其形焉。而謂之鴛也可乎哉。故觀物類之所以能變其形而易其性也如此則知佛之所以爲佛而衆生之所以能作佛矣。圓覺經曰妄認四大爲自身相六塵緣影爲自心相。故知所以自爲造化矣。則無六根既

三教正宗

元神實義卷端

二

無六根則無六塵。既無六塵則無六識。若不知所以自爲造化矣。則有六根。既有六根則有六塵。既有六識。余於是而知六識之神皆自六根六塵中來爾。心經曰無眼耳鼻舌身意無色聲香味觸法豈非所以變易其身而爲非身大身變易其心而爲正覺妙心如雀蛤鼠鴛之各以其類而變而化與楞嚴經曰縱滅一切見聞覺知內守幽閑猶爲法塵分別影事。由是觀之則六識之神本

於六根染乎六塵殆自無始劫以來而非一朝一夕之故矣雖曰內守幽閑以離塵而去塵焉然心即是塵也縱能離塵以去塵矣其能離心以去心乎若余昔歲所撰著心經釋略及諸槃論所謂色空不到處者近復所撰著金剛槃論及此元神實義所謂自為造化者雖以驚駭俗聽而質之釋迦則咸有默契焉故不知所以正路脩行則必不知所以自為造化不知所以自為造化則必不知所以

三教正宗

元神實義卷端

三

色空不到處學佛之徒甚母驚駭余言如有得遇如來正脩行路而其所謂無上菩提固在我矣而曰不能成佛果而誣圓覺者未之有也時

萬曆甲申夏六月

日

林子三教正宗統論

元神實義

門人盧文輝校輯

林子在上生寺有僧無名來見而問曰夫子之所謂夢中人者非我元神而化之為識神與林子曰此乃識神也而非元神也僧無名曰反識而智便為元神而謂此非元神也然而何者謂之元神乎林子曰若後世之所謂佛氏者悉皆以汝之所謂元神者以為元神蓋亦有所由來矣釋氏有言曰蠢動含靈皆

三教正宗

元神實義

四

有佛性惟其皆有佛性也故其皆有含靈也惟其皆有含靈也故其皆有知覺也汝其以此含靈之知覺乃為汝之元神乎然元神無知也而無所不知無覺也而無所不覺無識也而無所不識而識神雖曰有所於知而知非其所知雖曰有所於覺而覺非其所覺亦惟逐乎其識以為識者識神也元神識神莫辨於此矣若必去識以復無識如嬰孩時而汝以為汝之元神乎苟有一毫繫念便是識

神便是生死之本然生死之本皆出於心故曰一切惟心造。故心之有所於識者識神也。而必曰去識以求復無識。而此去識之心亦識神也。如此見解。蓋不過以心之一動一靜而為我之識神。元神爾殊不知元神則無動無靜。顧乃於動靜之間相為戰勝以求復所謂元神者不亦惑乎。然則何以謂之元神也。林子曰。余之所謂元神者非今汝之所謂元神。乃釋迦之所謂元神也。又問釋迦元神。

三教正宗

元神家義

五

林子曰。夫釋迦之所謂元神者。豈易言哉。蓋自男女媾精之候。而一點落於子宮者。氣合之而為命也。而性即在其中矣。母呼亦呼。母吸亦吸。亦惟以母之性命。以為我之性命焉爾矣。及至十月而生。剪斷臍帶。乃始自為性命。若今汝之所謂元神者。而非所謂投胎之神乎。故曰無量劫來生死本。癡人喚作本來身。生死之本。投胎之神也。或者以為結胎之時。而有所謂投胎之神者。此不是生死之本。

者元神也。至始生之際。亦有所謂投胎之神者。識神也。我惟以此結胎投胎之元神。以戰勝此始生投胎之識神。而非他也。或者以為結胎之時。自有一種處乎其中者。元神也。至始生之際。而有所謂投胎之神者。識神也。我惟以此結胎自有之元神。以戰勝此始生投胎之識神。而非他也。或者以為只此一投胎之神。爾自其寂然不動言之。則謂之元神。自其憧憧往來言之。則謂之識神。我惟以此寂

三教正宗

元神家義

六

然不動之元神。以戰勝此憧憧往來之識神。而非他也。惟此三言。末世相傳。孰不各自以為釋氏之微密實義也。而以余觀之。則皆有悖釋氏之教。而圓覺經所謂種性外道也。圓覺經又曰。若謂世界一切種性。卵生胎生濕生化生。皆因淫欲而正性命。當知輪迴愛為根本。又曰。欲因愛生。命因欲有。若所謂元神之元者。本來之義也。而投胎之神。乃生死之本也。而謂之本來之元神可乎。既非本來之

元神而謂之真性命可乎。於是僧無名不覺啼泣而言曰。無名之在空門中也。五十有餘載矣。而師師之所相傳授。徒侶之所相談議者。莫不以此投胎之識神。而為我之元神也。亦莫不以此愛欲之性命。而為我之性命也。無名乃今始知之。願夫子明以告我。使無名得證最上一乘。無名之大幸也。林子曰。夫以識神而為元神也。豈惟今世之空門為然哉。而其所以由來者舊矣。余今請試言之。父母媾

三教正宗

元神實義

七

精而一點落於子宮者。乃圓覺經之所謂一切種性者。性命也。故此性命也。豈曰及識為智。而可以為元神與。亦惟建立吾身之造化。而造化此性命也。夫性命既造化矣。則於父母性命中。而自然養出一點性命。如在母腹而為我之性命矣。不謂之性自我出。命自我立耶。至是則自然於我之性命中。而還我於無。而為我之太虛也。而又不謂之虛空本體。本體虛空耶。至是則自然於我之虛空中。露

出端倪。而為我之性命也。夫既能由我虛空而為我之性命矣。則必復能由我性命。而為我之元神矣。如是則我之性命。非我之性命也。以我之虛空。而性命之。而非我母胎中之所謂性命者。性命也。其視乾道之變化也。相去為何如耶。我之元神。非我之元神也。以我之性命。而元神之。而非反識為智之所謂元神者。元神也。其視蠢動之含靈也。而相去為何如耶。惟此元神也。豈曰不屬天地。而亦且

三教正宗

元神實義

八

能造化乎天地。豈曰造化天地。而亦且能同體乎太虛。以此而言覺。而謂之無上妙覺。以此而言法。而謂之微妙法門。以此而言境界。而謂之住不思議解脫之境界。以此而言智慧。而謂之一切世間莫能測量之智慧。以此而言功德海。而謂之窮未來際盡於法界。以此而言妙法燈。而謂之能照法界無邊無盡。故自造性命。乃釋迦之所謂教外別傳也。而反識為智。非後世之所謂斷常邪見與。夫既

自造性命而元神之矣。而前之所謂識神者，其將仍其舊識而識神乎？亦將反識而智而元神乎？林子曰：而此識神也，亦惟在我元神滅度中爾。然此識神也，不謂之我色身中之衆生耶？林子曰：然。夫豈曰吾身之識神爲已哉？甚而至於三千大千世界，則皆種性也，皆種性也，則皆識神也，皆識神也，則皆衆生也，皆衆生也，則皆滅度之而佛矣。譬日中天也，而三千大千世界，有不在於光照之中者乎？

三教正宗

元神篇

九

故曰真根既成，十方衆生，皆我本性，性圓成就。此古先諸佛之不可思議，不可測識者，有如是夫。故知此則謂之無上菩提，不知此則謂之外道種性。無名喜曰：我乃今始知我之真虛空，我之真性命，我之真元神。所謂如來之真實義也。從此而返我虛空，以再造性命，而我之元神，有不自如如不動中，而徧照於三千大千世界者乎？釋迦以此而證最上一乘。豈曰非後世之所能爲，亦且非後世之所

能知適有奚君來相訪，浙人也。七十有餘歲矣。自謂老於釋氏，而卒聞之頃，且驚且疑。僧無名乃爲之誦楞嚴圓覺及六祖壇經各數十語，以爲證據。而奚君遂悟昔聞之非是，願從爲弟子。列余乃以無名之所誦者附之末簡，以告天下萬世之可使知者。

附楞嚴經語

楞嚴經曰：行與佛同，受佛氣分。如中陰身，自求父母，陰信冥通，入如來種。名生貴住，既遊

三教正宗

元神篇

十

道胎，親奉覺胤。如胎已成，人相不缺。名方便具足住。容貌如佛，心相亦同。名正心住。身心合成，日益增長。名不退住。十身靈相，一時具足。名童真住。形成出胎，親爲佛子。名法王子。住表以成人。如國大王，以諸國事，分委太子。彼剎利王，世子長成，陳列灌頂。名灌頂住。

附圓覺經語

圓覺經曰：善男子，如銷金鑛，金非銷有，既已成金，不重爲鑛。經無窮時，金性不壞，不應說

言本非成就如來圓覺亦復如是善男子一切如來妙圓覺心本無菩提及與涅槃亦無成佛及不成佛無妄輪迴及非輪迴善男子但諸聲聞所圓境界身心語言皆悉斷滅終不能至彼二親證所現涅槃何況能以有思惟心測度如來圓覺境界如取螢火燒須彌山終不能著以輪迴心生輪迴見入於如來大寂滅海終不能至是故我說一切菩薩及末世衆生先斷無始輪迴根本善男子有作

三教正宗

五教正宗

十一

况結虛妄若能了此心然後求圓覺

### 附六祖壇經語

壇經曰汝等若欲成就種智須達一相三昧一行三昧若於一切處而不住相於彼相中不生憎愛亦無取舍不念利益成壞等事安閑恬靜虛融澹泊此名一相三昧若於一切處行住坐卧純一直心不動道場真成淨土此名一行三昧若人具二三昧如地有種含藏長養成熟其實一相一行亦復如是我今

法苑珠林

五教正宗

十一

思惟從有心起皆是六塵妄想緣氣非實心體已如空華用此思惟辨於佛境猶如空華復結空果展轉妄想無有是處善男子虛妄浮心多諸巧見不能成就圓覺方便偈曰金剛藏當知如來寂滅性未嘗有終始若以輪迴心思惟即旋復但至輪迴際不能入佛海譬如銷金鑛金非銷故有雖復本來金終以銷成就一成真金體不復重為鑛生死與涅槃凡夫及諸佛同為空華相思惟猶幻化何

目書元神實義卷後

或問曰。天地造化也。而吾身亦有天地之造化歟。林子曰。吾身一小天地也。亦是造化。然非惟吾身有此天地。有此造化也。而父母媾精。亦是小天地。亦是造化。故以父母之造化言之。則有眼耳鼻舌身意。以吾身之自造化言之。則無眼耳鼻舌身意。以父母之造化言之。則有我相人相衆生相壽者相。以吾身之自造化言之。則無我相人相衆生相壽者相。

三教宗

三

以父母之造化言之。則有無明。亦有老死。以吾身之自造化言之。則無無明。亦無老死。余於是而知四大假合。終歸於盡者。不曰世間人乎。虛空本體。無有盡時者。不曰出世間法乎。若所謂吾身之自為造化者。乃所以建立吾身之一天地也。而所謂建立吾身之一天地者。乃所以脫離世間而出世間也。離世出世。建立天地。而去假歸真。斯其為反識而智者大矣。故儒世間法也。道與釋出世間法也。

古詩有之。詩曰。我命由我不由天。又曰。壺裏乾坤可自由。豈不以再造性命。即是別一乾坤也。既曰別一乾坤矣。則我之命。其屬之我乎。其屬之天乎。余嘗覽陶靖節桃花源記。是亦別一乾坤之微旨也。其曰不足為外人道者。而其自得之學。殆非世俗之人之所能知也。故曰後遂無問津者。豈不以寥寥絕學。無有能繼之耶。蓋傷之也至矣。然此乃道家之所謂自造性命。而余之所謂以道教為入門

三教宗

元神實義卷後

五

者此也。然而釋氏則何如。亦惟造化父母之種性。以再立一性命爾。而道教則以性命。翱翔天外。逍遙太虛。數則不得而限之。命則不得而拘之矣。若釋氏復自造化以歸還我虛空也。則虛空中自然有箇性命。性命中自然有箇元神。釋氏至此。則不惟不知有元神。亦且不知性命。不惟不知有性命。亦且不知有虛空。此釋氏分量之大。而極則之地。夫誰得而及之。故道氏而不知所以自為造化。以

再立一性命。則謂之旁門。而道非其道也。釋氏而不知所以自為造化。以歸還我虛空。則謂之外道。而釋非其釋也。或者以為靖節乃儒也。而曰別一乾坤之微旨者何也。林子曰。子其未知余之所謂三教者乎。而余之所謂三教者。蓋以三教之道一而已矣。而教則有三。故不以服儒之服者儒也。而以立本為教者儒也。不以服道之服者道也。而以入門為教者道也。不以服釋之服者釋也。而以極則為教者釋也。此余所談三教而散見於諸拙刻中。亦既詳且盡矣。若靖節儒也。而桃花源一記。非道家之所以為道耶。要而言之。三代以上。有所謂儒也。不有所為道也。不有所謂釋也。不。而漢唐以後。乃始名儒。乃始名道。乃始名釋。各自分門。互相同異。此其流也。而不知其本也。夫既不知其本矣。而逐流之徒。則曰此河也。此江也。此海也。殊不知水之本。則混混為爾。而亦何有於河。何有於江。何有於

海。道之本。則渾渾為爾。而亦何有於儒。何有於道。何有於釋。故觀水則知道矣。三教主人子谷子龍江林子兆恩



林子三教正宗統論

夢中人

門人盧文輝校輯

林子曰。學道須識夢中人。而推其所由來也。則我夢中之人。乃我所本有。始生之元神也。然觀之覺。則知生矣。觀之夢。則知死矣。故我而夢也。而此元神離乎其形。而夢則為夢中之鬼。我而死也。而此元神離乎其形而死。則為死後之鬼。夫此元神也。元從太虛中來。顧乃游其鬼而夢之。死而鬼之。是則可哀也已。

三教正宗

夢中人

一

余故曰。學道須識夢中人。豈曰識之。又當知所以養之。養之者何。養此元神也。俾其不覓而夢。不覓而死。一如父母初生之時一般。超乎其形之外。炯炯而長生也。然夢中之人。我之釋迦也。而釋迦之所以為釋迦者。亦惟養此元神而寂定之。而非他也。夢中之人。我之老子也。而老子之所以為老子者。亦惟養此元神而清淨之。而非他也。夢中之人。我之孔子也。而孔子之所以為孔子者。亦惟養此元

神而時中之。而非他也。故識之也者。以識乎釋迦老子孔子。皆我夢中之人也。養之也者。以養我釋迦老子孔子。不為夢中之人。而覓之而鬼之也。陳生問曰。士夢治經。農夢易田。工夢執技。商夢貿易。有無者何也。林子曰。此識神也。又問。何以謂之識神。林子曰。吾前所謂從太虛中來者。元神也。知慮日長。而元神遂化。而為識神矣。士識治經。農識易田。工識執技。商識貿易。有無故其夢也。都從識神而

三教正宗

夢中人

二

變孔子曰。游鬼為變。至於吉人為善。多夢善事。凶人為不善。多夢不善之事。不謂之游鬼。逐夢而變耶。豈惟夢哉。死復如是。適有方僧來乞飯。跏坐而聽喜而言曰。先生之所以語諸門弟子者。豈非因夢而可以知死耶。林子曰。然。徐而復言曰。先生因夢知死之論。甚為飢切。聽之真足以令人寒心。而世人耽著於形骸之小。而不知修者。以其不知死也。不知死者。以其不知夢也。然而釋氏四生六道之

說皆從游竟而變。而孔子之言。豈非釋氏之旨耶。林子曰。不知也。方僧忽爾不說曰。我少儒也。嘗考月令之書。與夫

國朝之曆。如雀化為蛤。田鼠為鴛。種種族類。皆能以其形而變之如此。而況竟也。而為夢中人乎。而先生則曰。不知也。何歟。顧先生歸儒宗孔。而歸於孔子之通儒。毋為後世之迂儒。林子曰。余之言過矣。但余不達於幽明之故。而輪迴之說。余則不能知之矣。諸佛不說輪迴而說

三教正宗

夢中人

三

輪迴者。釋流之樊也。

林生問曰。雀之為蛤。田鼠為鴛。天然之造化。固如是矣。而所謂夢中人而釋迦之。而老子之。而孔子之。豈非其能自為造化耶。林子曰。豈惟人哉。物亦有之。汝未學詩乎。詩曰。螟蛉有子。蜾蠃負之。負之者何。負而呪之也。負而呪之。而曰。似我。似我。尚能變其形。而蜾蠃之矣。而況曰。我形中之神。而為夢中之人耶。螟蛉蜾蠃。特一氣耳。而況我夢中之人。初與釋

迦。老子。孔子。不異乎。故我能呪我之神。而釋迦之。其有不似釋迦者乎。我能呪我之神。而老子之。其有不似老子者乎。我能呪我之神。而孔子之。其有不似孔子者乎。

梁生初求介贊。既受業矣。林子乃復語之曰。爾知夢乎。爾知夢中之有覺乎。不知夢中之有覺。則不可以入道矣。梁生驚而問曰。何謂也。林子曰。爾知夢中之有覺。則知死中之有生。梁生曰。夢中豈其能覺死。中豈其能生耶。

三教正宗

夢中人

四

林子曰。余所謂夢中之有覺者。以夢之中。而自有真覺者在焉。死中之有生者。以死之中。而自有長生者在焉。爾獨不聞高宗之恭默。而帝賚良弼。乃其夢之所以覺也。爾又不聞唐堯之徂落。而神氣歸天。乃其死之所以生也。然夢。夢也是果何物以主之。而使之覺焉。不可不知也。死。死也是果何物以主之。而使生焉。不可不知也。夢而覺之。死而生之。乃爾之一點元神為之也。且爾之始生也。而此

一點元神落於陽氣陰精之中。而爾知之乎。爾能知之。又能知所以養之。則便能不昧覺性。而即其晝之所為。固自有不因夢而迷者矣。不虧生道。而即其朝之所聞。固自有不隨死而亡者矣。如此而夢。如此而覺。如此而生。如此而死。比而觀之。則所謂生死事大。無常迅速者。其可不知所以持而養之。以復還我。兩本有始生之元神。而釋迦之。而老子之。而孔子之者乎。

三教正宗

卷之五

五

林子曰。不知覺之所以覺。則不知夢之所以覺。而夢之所以覺者。乃其覺之所以覺也。不知生之所以生。則不知死之所以生。而死之所以生者。乃其生之所以生也。林子曰。生則從何而生。而其所以生者。夢中之人為之也。死又從何而死。而其所以死者。夢中之人為之也。然不知所以夢。則亦不知所以死。不知所以覺。則亦不知所以生。故不以生死為大。則亦已矣。如或以生死為大。則

所謂因覺知生。因夢知死。抑亦可以寒心矣。林子每語諸生曰。汝知汝之夢乎。知汝之夢。則知汝之覺矣。一日復反其辭而語之曰。汝知汝之覺乎。知汝之覺。則知汝之夢矣。故汝之覺也。耳其有不能聽乎。目其有不能視乎。手其有不能持乎。足其有不能行乎。心其有不能喜。不能怒乎。而汝之睡也。耳固在也。何其不能聽乎。目固在也。何其不能視乎。手固在也。何其不能持乎。足固在也。何其不能行

三教正宗

卷之六

六

乎。心固在也。何其不能喜。不能怒乎。由此觀之。則其死也。似為無知。而無覺矣。而汝之睡而夢也。而夢之時。亦有耳能聽矣。而其聽也。何其不屬於汝之耳乎。亦有目能視矣。而其視也。何其不屬於汝之目乎。亦有手能持矣。而其持也。何其不屬於汝之手乎。亦有足能行矣。而其行也。何其不屬於汝之足乎。亦有心能喜。能怒矣。而其喜也。怒也。何其不屬於汝之心乎。由此觀之。則其死也。似為有知。而

有覺矣。然死生通乎晝夜。是亦夢覺之謂也。而以死為無知也。其殆未通乎晝夜之道。夢覺之常者乎。而有志之士。可以深長思矣。林生問曰。人之睡而夢也。而聽而視而持而行而喜而怒。何其不屬於我之耳之目之手之足之心乎。林子曰。夢中之人。元不屬於我之身矣。古人有言曰。生寄也。蓋言人之神。特寄於我之身爾。惟其以生為寄也。故其謂死為歸。

三教正宗

夢中人

七

林子曰。夢中之人。人也。而身舍也。人不守舍。故其離舍而為游魂之變矣。然而心經之所謂舍利子者。抑亦所謂夢中人耶。故苟得其養。則為舍中之利子。而所謂人皆可以為堯舜者此也。苟失其養。則為夢中之游魂。而所謂去禽獸不遠者此也。

王生問曰。神鬼之辨。既已知之矣。而何以謂之神。而又曰鬼也。林子曰。此五行之辨也。心屬火。而神則寄其心之火乎。肝屬木。而魂則

寄其肝之率乎。夫木固能生火矣。而無緣之火。則鬱而不舒。昏昏泯泯。如烟如霧。其在吾身。則謂之無明火者是也。而曰神曰鬼者。其清濁之分也。

雍生問曰。人有言曰。釋氏怕死。道家貪生。何謂也。林子曰。此蓋自其夢中人。而有以復還我之元神者言之也。而非謂此身之可以長生而能不死也。後世不知此義。而即其所謂長生者。則曰貪生。所謂不死者。則曰怕死。斯言過矣。然而孔子之所謂仁者壽者。其亦貪壽而怕夭乎。必不然矣。

門人林堯咸命筆

門人李學仕謹跋曰學仕入菑得覽先生夢中人篇而語諸人曰吾驚焉先生問曰爾惡乎驚學仕答曰仕乃今始知此身直寄爾惡得而不驚今而後敢以形骸為重而馳逐於功名富貴之細以苟生於一時哉用是而知孔子殺身成仁孟子舍生取義蓋有以夫苟或不知所以居仁而違仁不知所以由義而背義雖曰惺時之人是亦夢中之鬼也先生曰汝曾知胎中之神

乎女人之胎其子也即有神而投乎其中者胎神也胎神逐月逐日而棲於其外如外而棲於床褥間者床褥一動而胎墜人之所知也故即此未生之時而神仙出神之道可少槩見於此矣豈非所謂神無方無體而道則無內無外耶由是而生也暫去形骸而為夢中之鬼者此也由是而死也永斷形骸而為死中之鬼者此也若謂夢中之鬼而非惺時之人不可也若謂惺

時之人而非夢中之鬼不可也然生一大惺也死一大夢也而謂原始而生而非死時之鬼不可也返終而死而非生時之人不可也余於是而知何惺何夢而惺之不知所以惺是亦夢也何生何死而生之不知所以生是亦死也故惺而夢之何貴於惺生而死之何貴於生是又汝之所當知也於是學仕聞之而喜敬錄之而驥附於夢中人之末簡肯

萬曆十一年春三月門人李學仕百拜謹跋

三教正宗統論

門人盧文輝訂正

佛菩薩義

林子曰我其一如來乎。而如來者真我也。然則何以謂之佛也。而佛之所以爲佛者非他也。佛則以我而常寂矣。何以謂之菩薩也。而菩薩之所以爲菩薩者非他也。菩薩則以我而常感矣。此所謂菩薩者。豈其有所待於修持。而初證菩薩果者。菩薩與。而此所謂菩薩者。佛而菩薩也。性之而情矣。故情也者有感。卽應順以出之者情也。而非有所取於相牽。乎其情者情也。若所謂初證菩薩果者。雖曰有佛之覺矣。則亦不免有衆生之情也。林子曰佛以我而常寂也。則曰如如不動。菩薩以我而常感也。則曰不動尊王。我如如也。來無所來。去無所去。住無所住。充滿法界。本自非動。特以其寂感異。而有佛菩薩之別名爾。

三教宗

佛菩薩義

一

林子曰夫衆生豈不有如來耶。而著乎其情

也。故不能見如來。然而菩薩是亦情也。蓋菩

薩之情。情順萬事而無情焉者也。而衆生之

情。情徇一己之情而有情焉者也。

林子曰佛之性本空也。不空而空。如來而佛

也。

林子曰佛之性本空也。豈曰空之而性。以其

有不空者在也。

林子曰佛之性本不空也。若必曰佛之性本

三教宗

佛菩薩義

二

空也。而頑空之徒。安能見性。

林子曰佛而菩薩者。性而情也。

林子曰空而不空矣。我之真體不可得而窺

也。性之而情矣。我之應用不可得而度也。

林子曰性之而情。常寂而常感也。情之而性。

常感而常寂也。

林子曰寂也者。寂而不知所以寂者。寂也。感

也者。感而不知所以感者。感也。體也者。體而

不知所以體者。體也用也者。用而不知所以

用者。用也。性也者。性而不知所以性者。性也。情也者。情而不知所以情者。情也。空也者。空而不知所以空者。空也不空也者。不空而不知所以不空者。不空也。故未感之先。則感在寂。而寂卽感也。旣感之後。則寂在感。而感卽寂也。無寂無無寂。無感無無感。無體無無體。無用無無用。無性無無性。無情無無情。無空無無空。無不空無無不空。

三教宗

卷之五

三

林子曰。寂其無所於寂乎。卽我卽寂。而非我之所得而寂也。若我得而寂之。則是我有寂相。而著於寂矣。感其無所於感乎。卽我卽感。而非我之所得而感也。若我得而感之。則是我有感相。而著於感矣。體其無所於體乎。卽我卽體。而非我之所得而體也。若我得而體之。則是我有體相。而著於體矣。用其無所於用乎。卽我卽用。而非我之所得而用也。若我得而用之。則是我有用相。而著於用矣。性其無所於性乎。卽我卽性。而非我之所得而性。

三教宗

卷之五

四

也。若我得而性之。則是我有性相。而著於性矣。情其無所於情乎。卽我卽情。而非我之所得而情也。若我得而情之。則是我有情相。而著於情矣。空其無所於空乎。卽我卽空。而非我之所得而空也。若我得而空之。則是我有空相。而著於空矣。不空其無所於不空乎。卽我卽不空。而非我之所得而不空也。若我得而不空之。則是我有不空相。而著於不空矣。林子曰。寂我也。而必我必寂者。非我非寂也。感我也。而必我必感者。非我非感也。體我也。而必我必體者。非我非體也。用我也。而必我必用者。非我非用也。性我也。而必我必性者。非我非性也。情我也。而必我必情者。非我非情也。空我也。而必我必空者。非我非空也。不空我也。而必我必不空者。非我非不空也。林子曰。寂而感也。感而寂也。而必曰如此而寂如此。而感則不可謂之寂。不可謂之感矣。體而用也。用而體也。而必曰如此而體如此。

而用則不可謂之體不可謂之用矣。性而情也。情而性也。而必曰如此而性如此而情則不可謂之性不可謂之情矣。空而不空也不空而空也。而必曰如此而空如此而不空則不可謂之空不可謂之不空矣。

或問空而不空矣。豈非色空不到處與。林子曰。爾獨不聞迷妄之有虛空耶。楞嚴經曰。空生大覺中。如海一漚發。又曰。一人發真歸源。十方虛空悉皆消殞。故色而空之猶有見於

義

佛性

五

色也。空而空之不謂之有見於空乎。金剛經曰。凡所有相皆是虛妄。故見色見也。而非我也。見空見也。而非我也。其爲虛妄一也。或問空而不空矣。豈非所謂先行之先與。林子曰。莫爲之先者先也。空而不空而不空者其先乎。而天地而日月而星辰而山嶽河海而昆蟲草木皆其先之所衍。不空而空也。



林子三教正宗統論

門人盧文輝校正

見性篇

林子曰。夫性也者。無生無滅。無動無靜。本無一法。固非昭昭靈靈而屬於相也。能生萬法。亦非窈窈冥冥而落於空也。賢聖不增。凡愚不減。禪定不寂。煩惱不亂。然而不依法修行。不可也。而所謂法者。聖諦不爲。不落階級。亦無漸次。頓悟頓修。離相離空。離迷離妄。亦不思善。亦不思惡。亦不立菩提涅槃。亦不立解脫知見。故該妄念俱滅。三毒卽除。開佛知見。入佛地位。無念無憶。無著無礙。自能萬法盡通。無數方便。自能應語隨答。應用隨作。自能萬境如如。神通自在。昔者五祖有言曰。識自本心。見自本性。卽名天人師佛。而儒曰。知性道曰得性。則是見性之教。三氏之所同也。林子曰。若欲至命。必先盡性。若欲盡性。必先見性。夫性中而已矣。故能見性。豈不得未發

之中邪。若未見性。而定在之中。不可不知也。性一而已矣。故能見性。豈不悟不二之一邪。若未見性。而真一之一。不可不知也。性誠而已矣。故能見性。豈不契天道之誠邪。若未見性。而人道之誠。不可不知也。

或問。何以謂之未發之中也。林子曰。充滿於上天下地。而無盡藏者。無中而無不中也。何以謂之不二之一也。林子曰。充滿於上天下地。而不可紀者。無一而無不一也。何以謂之寂然不動之誠也。林子曰。感而遂通天下之故。而不可得而測量者。無誠而無不誠也。或曰。中之一之旨。則吾旣得聞命矣。敢問何者。謂之誠。林子曰。未發之中。不二之一。而其中則自有實理者在焉。天之道也。由此而成。臣馬以爲仁也。由此而成。物焉以爲智也。然而仁智豈不自寂然不動中來與。林子曰。非誠則無以爲仁。何以能成已也。非誠則無以爲智。何以能成物也。又問。物之終始。林子曰。未

發之中。非中非不中。而中無不包也。不二之  
一。非一非不一。而一無不統也。中無不包。則  
亦何者非中。何者非誠。皆中則皆誠也。一無  
不統。則亦何者非一。何者非誠。皆一則皆誠  
也。然則物之所以終所以始者。其能有外於  
誠乎。故曰不誠無物。此君子之所以誠之爲  
貴也。

中庸曰。夫微之顯。誠之不可掩。如此夫。林子  
曰。誠卽道也。故道也者。混然而無爲也。而混

三教宗

見性篇

然無爲之中。則皆有所謂實理者在焉。古人  
有言曰。道無鬼神。而道之所以能屈之而鬼  
信之。而神者。乃其實理之自然而不可掩也。  
故誠也者。誠則能化。誠則能明。誠則能  
不顯之德之純。誠則能無聲無臭而爲不顯  
之至。誠則能盡人之性。誠則能盡物之性。誠  
則能立天下之大本。誠則能知天地之化育。  
大哉誠乎。斯其至矣。故未發之中。莫非誠也。  
而發皆中節。何莫而非誠也。不二之一。莫非

誠也。而生物不測。何莫而非誠也。

林子曰。孔子其有知乎。我無知也。而卽  
知者。無知而有知也。石其有火乎。我無火也。  
擊之而卽火者。無火而有火也。

林子曰。火其有生乎。我無生也。既無生矣。而  
火則從何而火乎。故無火而火。火於無火者。  
真火也。知其有生乎。我無生也。既無生矣。而  
知則從何而知乎。故無知而知。知於無知者。  
真知也。

義蒙

見性篇

或曰。無生妙義。則吾旣得聞命矣。敢問何者  
謂之性。謂之神。林子曰。性本空也。而未始有  
神性。旣萌之而神矣。神卽火也。然石之性亦  
本空也。至於擊之而火生者。乃以爲火之性。  
原蘊於石之中也。其然乎。其不然乎。擬議億  
逆。愈測愈迷。法華經所謂諸大聲聞。乃至菩  
薩。皆盡思共度量。不能測佛智者。此也。

林子曰。石性中本無一火可得。擊之而復擊  
之。則火火而無盡。人性中本無一法可得。叩

之而復叩之。則法法而無窮。此其所以一法不立。而萬法俱備者。無生密義。其孰得而測之。

或問何以能見性也。林子曰。余嘗稽考古先天地混合。則有盤古氏。而謂之盤古氏者。譬天地一盤也。而盤之底蓋猶然未分也。嗣是而後。天開地闢。而人生焉。則有三皇氏。夫未有三皇氏。而先有盤古氏。然則人之身也。亦有盤古氏與。林子曰。夫人之身。亦一天地爾。

老莊集

見性篇

而我之盤古氏。尚在母胎之中。雖曰混沌沌。而已屬之氣矣。母呼亦呼。母吸亦吸。而釋氏所謂長養聖胎者。豈非所以長養我之盤古氏邪。

少微通鑑外紀。相傳首出御世者曰盤古氏。而周靜軒嘗爲之斷曰。混沌之世。天地始分。有盤古氏。所以繼天而出治也。厥後天開於子。則有天皇氏。夫既曰首出御世。繼天出治矣。而又曰天開於子者何也。豈其天未開時。

而亦有天之可繼。御世以出治邪。然所謂繼天御世以出治者。君也。天曰未開。則地之未闢也。從可知矣。地曰未闢。則人之未生也。從可知矣。人曰未生。則將何者而爲之君。御世以出治。而亦何者爲之臣。何者爲之民。而欽若而從之邪。

或問釋氏所謂威音王已前者何義也。林子曰。儒者所謂無聲無臭。太虛是也。然則何以謂之王也。林子曰。其所以王。張威音者。太極

三教集

見性篇

乎。故謂之王。余於是而知學佛者。但覓其王。之所在。而尊之爾。既尊王矣。而又併其汪而無有之。太極本無極者。太虛也。

林子曰。威音者。色聲之義也。金剛經曰。若以色見我。以音聲求我。是人行邪道。不能見如來。豈不以如如不動之體。而色聲之塵。則固本空也。吾惟復吾如如不動之實體已爾。故曰威音王已前。卽得。若欲見性。而徒索之威音王已後。而住色。而住聲。則未有能見性焉。

者也。

林子曰。天地之盤以胎天地之本原。天地之性命也。人之胎。卽天地之盤也。以胎人之本原。人之性命也。

林子曰。天也者。蓋也。而覆憐乎其上矣。地也者。底也。而持載乎其下矣。故天地一盤也。而吾身之天地亦一盤也。余於是而知未脫胎以前。吾身之天地尚未分也。而所以主張乎混沌者。則有盤古氏。既脫胎以後。而吾身之

三教要

見性篇

天地而開而闢矣。而所以主張乎威音者。則有威音王氏。然則威音王已前者。其在於未始脫胎之前乎。抑亦在於未始結胎之前乎。林子曰。夫豈曰人之胎馬已哉。而禽鳥之殼亦有然者。而其生生之此兒。乃胎於玄黃之沖氣。然而不抱。則不能雛。又豈曰禽鳥之殼馬已哉。而桃李之核亦有然者。而其生生之一點。乃胎於二儀之渾同。然而不土。則不能芽。莊子曰。昭昭生於冥冥。有倫生於無形。而

欲悟性以見性者。其將求之昭昭而有倫乎。抑亦求之冥冥而無形乎。

### 壇經訊釋

壇經曰。指授卽無。惟論見性。不論禪定解脫。又曰。爲是二法。不是佛法。佛法是不二之法。林子曰。惟論見性。斯其爲指授也大矣。何以謂之二法。何以謂之不二之法。

林子曰。何以謂之佛性也。壇經曰。若識衆生。卽是佛性。何以謂之真佛也。壇經曰。我心自

三教要

見性篇

有佛。自佛是真佛。何以能求見佛也。壇經曰。欲求見佛。但識衆生。何以能成佛道也。壇經曰。自見本心。自成佛道。

壇經曰。佛法在世間。不離世間覺。離世覓菩提。恰如求兔角。林子曰。佛出世間法也。何以謂之在世間。而又曰。不離世間覺也。

林子曰。何以謂之須得言下。識自本心。見自本性。邪。不曰心。而曰本心。不曰性。而曰本性。豈所謂本心本性。乃真心真性。邪。抑豈心是

地而性是王邪。

林子曰：性在作用，應物隨現，不識本心，安見本性？

林子曰：心地無非，何者非戒？心地無亂，何者非定？心地無癡，何者非慧？

林子曰：何以謂之無念？何以謂之於念而離念邪？何以謂之真如自性？何以謂之自性起念？

林子曰：何以謂之無相？何以謂之於相而離相邪？

三教集

凡性篇

女

何以謂之法體？何以謂之能離於相？即是法體清淨邪？

林子曰：何以謂之無生無滅？是如來清淨禪邪？

何以謂之諸法空寂？是如來清淨坐邪？故心若起念，有生有滅，即不名禪；心若起念，有生有滅，即不名坐；心若起念，有生有滅，即不名清淨；心若起念，有生有滅，即不名寂。

林子曰：性本不動，性本是禪，而曰衆生即佛者，蓋言衆生之性，亦本不動，亦本是禪，然禪

乃靜義，而心不坐，則不能禪。故坐也者，坐也。

坐則能定，而靜而安。壇經曰：外於一切善惡境界，心念不起，名爲坐。內見自性不動，名爲禪。若也，不知性本，是禪心安，名坐而徒索之。

枯坐著相，以求禪焉。豈南能所謂最上一乘之旨，而明心而見性邪？故曰未入門內，只在門外。

壇經曰：與汝言者，即非密也。林子曰：豈非所謂說不得邪？故曰汝若返照，密在汝邊，則亦

門外。

三教集

凡性篇

一

惟在於自性自悟爾。

林子曰：世人妙性本空，而心之分量，豈不廣且大邪？其曰小根者，何也？壇經曰：未悟自性，即是小根。若能悟性，乃名大根。余於是而知無智無愚，無佛無衆生，亦惟在於迷悟之間。

爾。壇經曰：小根之人，元有般若之智，與大智人更無差別。因何聞法，不自開悟？緣邪見障重，煩惱根深，若能常起正見，自開自悟，即能見性成佛道矣。何名小根？

見性成佛道矣。何名小根？

林子曰。何以謂之開佛知見也。壇經曰。若能於相離相。於空離空。即是內外不迷。若悟此法。一念心開。是為開佛知見。本來真性。而得出現。又曰。若能正心。常生智慧。觀照自心。止惡行善。是自開佛之知見。然則止惡行善。抑亦可以開佛之知見。與壇經曰。汝當一念自知非。自己靈光常顯現。夫靈光既顯現矣。顧乃不能開佛之知見邪。

或問。何以謂之一念也。林子曰。夫所謂一念

三教宗

見性篇

者。蓋謂一切處所。一切時中。念念如此。而無復有他念也。猶言心心如此。而無復有他心也。故心心念念。自懺前愆。心心念念。自悔後過。心心念念。去假歸真。心心念念。離假離真。心心念念。棄邪歸正。心心念念。無邪無正。心心念念。見性以為功。心心念念。平等以為德。心心念念。內心謙下。以為功。心心念念。外行於禮。以為德。心心念念。敬上念下。矜恤孤貧。心心念念。和光接物。通達無礙。凡若此類。是

皆一念之大旨也。如此脩行。定成佛道。林子曰。何名真度。壇經曰。各須自性自度。邪來正度。迷來悟度。愚來智度。惡來善度。如是度者。名為真度。

壇經曰。若遇善知識。聞真正法。自除迷妄。內外明徹。於自性中。萬法皆現。林子曰。夫佛豈無法邪。若迷若妄。不即自除。而性中萬法。豈能自現。壇經曰。不脩即凡。一念脩行。自身等佛。而曰佛無有法者。余弗能知之矣。然豈曰

三教宗

見性篇

未見性為然哉。至於見性。亦須有法。而脩行依法。復當參求。壇經曰。汝若心迷不見。問善知識。覓路。汝若心悟。即自見性。依法脩行。又曰。若悟大乘。得見性。屢恭合掌。至心求。壇經曰。萬法盡在自心。何不從自心中。頓見真如本性。或乃索之般若經卷。日夜莊誦。以求見性。林子曰。汝欲見性。其將索之般若經卷乎。抑將索之自性真經乎。壇經曰。世人終日口念般若。不識自性般若。若也不識自性

般若終日口念而以外求之縱有所知都屬

聞見以此悟性豈能見性。

壇經曰不離見聞緣超然登佛地。夫所謂不離見聞緣者豈不以從耳目而入可以觸摸而悟性邪但著於見聞而以為見性之地者余未見其可也或問何者謂之機林子曰古之為師稱善教而弟子稱善學者亦惟在此機爾故真機不動則靈關不啓靈關不啓則神理不彰而徒索之經卷著於見聞而自能

三教宗

見性篇

識心而見性者未之有也。

壇經曰迷人脩福不脩道只言脩福便是道布施供養福無邊心中三惡元來造林子曰布施供養豈不是人天小果邪心中三惡不自懺悔縱滿三千大千世界七寶以用布施得福雖多終成有漏然而古人亦有言曰先須作福福至心靈而契機悟性蓋亦有在於此矣或問何也林子曰夫心既靈矣顧有機之不能契而性之不能悟邪。

林子曰佛之妙義雖曰不屬之言語文字矣

而其所以發之言語見之文字者亦非有待於擬議而安排也故曰思量即不中用

林子曰悟性之人雖在於虛極靜篤矣然而動上亦有不動而輪刀上陣亦得見之者不可不知也然則何以謂之動上不動壇經曰性本不動故也。

或問林子嘗曰見性性見豈其見性之有可見邪林子曰但聽其言也便能知之矣而壇

三教宗

見性篇

經所謂蓮花從口發者豈非見性之有可見邪。

壇經曰心如虛空名之為大而百無所思自稱為大而謂之真心之本空乎。

壇經曰世人妙性本空無有一法可得而空心靜坐着無記空而謂之妙性之本空乎

壇經曰若見一切法心不染著是為無念用即徧一切處亦不著一切處若也百物不思當令念絕不謂之法縛而名邊見邪。

壇經曰一行三昧者於一切處行住坐卧常行一直心是也若執一行三昧坐不動妄不起心不謂之障道而同無情邪

壇經曰道須通流何以卻滯心不住法道即通流若必看心觀靜不動不起不謂之相教住法以自縛邪

古人有言曰善惡如浮雲俱無起滅處豈非所謂實性中元不染善惡邪若能如是解即得真如自性而頓悟無生矣故能斷百思想

三教集

見性篇

全

者卧輪之斷滅也不斷百思想者六祖之寂滅也

昔者大通和尚嘗語其徒曰汝見虛空否虛空無相貌了無一物可見是名正見無一物可知是名真知六祖謂之猶存知見是也故曰不見一法存無見大似浮雲遮目面不知一法守空知還如太虛生閃電由是觀之則大通和尚之所謂了無一物可見可知者其殆與卧輪之伎倆亦無以異是皆斷滅者流

而學佛者之所當戒也

林子曰惟此佛法人所易知人所易行但釋氏者流無有不知無有能行之者無相頌曰心平何勞持戒行直何用脩禪夫不曰持戒而曰心平豈不以心平則自有至戒者在手不曰脩禪而曰行直豈不以行直則自有真禪者在乎由是觀之則釋氏脩為之功殆無出於此矣又曰恩則親養父母義則上下相憐夫知所親養乃所以為仁也豈有仁而遺其父母者乎知所相憐乃所以為義也豈有義而忘其上下者乎由是觀之則釋氏立本之教槩可見於此矣若或戒矣而心有未平禪矣而行有未直父母且不知所以仁之上下且不知所以義之此其大本已失而曰能依法脩行以見性者豈其然哉此釋氏者流之所當知也

三教集

見性篇



林子三教正宗統論

常道篇

門人陳衷瑜訂正

或問一者其常乎。林子曰：常非一也。未始一者常也。又問：未始一。林子曰：未始一者不二之一也。中庸曰：其爲物不二之一。而徧滿於天地之內，天地之外，只此一箇一爾。而無有二也。故天得此一以常而清，地得此一以常而寧，日月得此一以常而明，四時得此一以常而序。孔子得此一以常而聖。老子得此一以常而玄。釋迦得此一以常而禪。余於是而知天地日月四時而聖而玄而禪，皆得此真常之道，而不能外也。如此。

或問道德經常道之旨。林子曰：乃常清靜經所謂真常之道也。壇經曰：佛性非常非無常。若曰有常，則便有無常；若曰無常，則便有有常。而非常非無常者，乃是不二甚深法門，而不落於斷常邪見矣。

林子曰：夫道元不屬於有無也。若道屬於有

有而復無，則是斷常而非道矣。若道屬於無，無而復有，則是斷常而非道矣。故以有而道道，而道非有也；有則不可以道道，以無而道道，而道非無也。無則不可以道道，故曰：道可道，非常道。然而道終不可得而道乎？林子曰：余今以釋氏色空二字之義而倒言之。故色可道也，空亦可道也；而色空俱泯，不可得而道矣。有可道也，無亦可道也；而有無俱泯，不可得而道矣。

或問：夏語有曰：道其無乎？而今乃曰：道不屬於有無者何也？林子曰：汝以爲道其有乎？汝以爲道其無乎？夫無固不可得而道矣，而況無無者乎？故無無無有，而道之體何其寂然而無朕也。而無而有，而道之用何其周流而莫測也。夫既曰無無無有，而又曰而無而有者何也？林子曰：道非無也，而無則皆道也；道非有也，而有則皆道也。無而有，有而無，無而有，有無有而有，有道其可得而有乎？道其

可得而無乎。孔子曰：吾無隱乎爾。吾無行而不與二三子者。是丘也。道其隱於有乎。道其隱於無乎。而孔子則與道為一者也。而有而無。而有無俱泯。而語而默。而語默兩忘。一皆道也。何隱之有。此道之所以為大。而聖人之大大於道而已矣。

道德經曰：天下之物。生於有。有生於無。林子曰：無。無無有者。天地之始也。自無而有者。萬物之母也。然有即色也。而色有色相。故可得

三教正宗

常道篇

三

而道之矣。而亦可得而名之矣。無即空也。而空有空相。故可得而道之矣。而亦可得而名之矣。至於無有無無。無色無空。夫誰得而道之矣。夫誰得而名之矣。

釋氏曰：天地有壞。這箇不壞。何謂也。夫既無天地矣。則此這箇也。畢竟安在。何處。林子曰：未有天地。先有這箇。而天地非此這箇。則又安所成其覆載之能乎。汝以為此這箇果何物也。釋氏所謂識此這。○麼。這箇也者。這。○

也。太虛也。太虛無朕。而天地乃此這。○中之一物。爾。壇經曰：劫火燒海底。風鼓山相擊。真常寂滅樂。涅槃相如是。真常也者。這。○也。豈惟聖人。而天地亦有此這。○。天地之這。○。天地之真常也。汝以為天地有壞。而天地之真常。其有壞乎。其不壞乎。其有所安之處乎。其無所安之處乎。知天地。則知聖人矣。余嘗有言曰：天地無形氣。聖人無心身。心身都是假形氣。亦非真。夫豈其有此心身。而聖人之這

三教正宗

常道篇

四

○。然後有可安之處乎。亦豈其有此形氣。而天地之這。○。然後有可安之處乎。縱或有可安之處。則亦無可安之物也。然而無可安之處。無無可安之處。無可安之物。無無可安之物。語大語小。莫載莫破。其為處也。不可得而限量之矣。其為物也。不可得而擬議之矣。白真人曰：形中以神為君。神乃形之命。神中以性為極。性乃神之命。林子曰：形生於神者。命也。形離神則形壞。神生於性者。命也。神離

性則神滅。故見性盡性而元命自我作矣。孔子曰：朝聞道，夕死可矣。夫曰可者，豈曰不屬於形，而形則有時而壞邪？抑且不屬於神，而神亦有時而滅也？余於是而知古人之所謂長生不死者，而形而神皆非所論也。

或問性本空也，而況命乎？然則命其不屬之無乎？林子曰：命若屬之無矣，而天地萬物安所資之以為命也？又問命其不屬之有乎？林子曰：命若屬之有矣，而天地萬物又安所資之以為命也？然則命其有邪？其無邪？其非有邪？其非無邪？林子曰：無命則無生，有命則有壞。故天地萬物皆有壞時，而自有不壞者在也。

或問我之命，其不屬之我乎？林子曰：我之命而屬之我矣，則我可以長生，可以不死。若我，也不能長生，不能不死，則我之命不屬之我也明矣。

或問天之命，其不屬於天乎？地之命，其不屬

於地乎？林子曰：若天之命之屬於天也，天則不壞。至於天之氣，亦有壞時，則命之不屬於天也可知矣。若地之命之屬於地也，地則不壞。至於地之形，亦有壞時，則命之不屬於地也可知矣。天地且然，而況人乎？而況於人之心若身乎？

或曰：我命由我不由天者，何也？林子曰：此乃養成之效驗也。余所謂自立性命者，其此之謂與？夫既曰自主性命矣，則命自我立，夫誰得而死之？故天則有時而壞，而其所以主乎天者，無時而壞也。地則有時而壞，而其所以主乎地者，無時而壞也。人則有時而壞，而其所以主乎人者，無時而壞也。

林子曰：知命則可以仁吾身，可以仁斯人，可以仁萬物，可以仁天地。天地人物皆是吾身之一氣，而吾身之氣，豈不流行於天地長育乎？人物邪？然氣原於命，故天地人物之氣，皆是我之氣，則天地人物之命，皆是我之命。

由是觀之。天地人物之氣。雖有壞時。而天地人物之命。安有壞時。夫我之命。既與天地人物為命矣。則這箇天地。雖有壞時。而那箇天地。亦開亦闢。我與天地。同其開闢。而安有壞時。這箇人物。雖有壞時。而那箇人物。化化生生。我與人物。同其化生。而安有壞時。此乃長生之學之真實義也。

林子曰。聖人之至命。非曰能了己之命已也。亦且能了人了物之命矣。非曰能了人了物

三教正宗

卷之三

七

之命已也。亦且能了天了地之命矣。蓋天地人物。莫非我也。天地人物之命。莫非我之命也。我既能了己之命矣。則天地人物。自有不壞者在焉。此聖人盡性至命之極功也。

林子曰。人能了性命。虛空都是我。人能了性命。虛空不是我。而曰虛空不是我者。以我有所以能運虛空者在也。

盧生文輝問。虛空本體。林子曰。我之本體。其虛空乎。我之虛空。其本體乎。故不知虛空。則

不知本體。不知本體。則不知虛空。虛空本體。一而二。二而一焉者也。

或問。天地我與。林子曰。天地之呼吸。我之呼吸也。非我而何。又問。太虛我與。林子曰。太虛之呼吸。我之呼吸也。非我而何。然則我其天地。我其太虛與。林子曰。太虛之呼吸。通於天地。而為一息也。天地之呼吸。通於吾身。而為一息也。或人疑之。林子曰。吾身之呼吸。通於天地。而為一息也。天地之呼吸。通於太虛。而

三教正宗

卷之三

八

為一息也。故天地之形氣。壞矣。而天地之虛空。則自有運虛空者在焉。惡得而壞諸吾身之心身。壞矣。而吾身之虛空。則自有運虛空者在焉。惡得而壞諸

林子曰。闔闢之機。呼吸之義也。故吾身之呼吸。以胎吾身之陰也。天地之呼吸。以胎天地之陽也。虛空之呼吸。以胎其陽之所以為陽也。夫陽之所以為陽者。其有陽乎。其無陽乎。不可得以陽而名之。非無陽也。非無無陽也。

故有陰則有壞有陽則有壞而至於非無陽非無無陽夫誰得而壞之。

易曰闢戶之謂乾闔戶之謂坤一闔一闢之謂變故始而以吾身之乾坤而闔闢之則自然有一點真陰之丹落乎其間矣既而以天地之乾坤而闔闢之則自然有一點真陽之丹落乎其間矣終而無天無地無乾無坤既無乾坤安有闔闢則自有不乾之乾不坤之坤不闔之闔不闢之闢不屬於吾身不屬於天地萬古所不能壞一點之真丹落乎其間者其殆不可得而擬議之不何得而名言之者乎。

三教正宗

卷四

九

或問林子所言出自何經林子曰夫言必出之經固也而古先最初作經之佛又襲何經而能作此經邪余則以為即心即佛即佛即經經固在我之佛而佛亦在我之心矣然而以心為經也可乎林子曰釋迦以其心之正覺而佛之乃作佛經老子以其心之正覺而

道之乃作道經孔子以其心之正覺而儒之乃作儒經故心外無覺覺外無經。

林子曰我之心聖人之心也而聖人之心則以我之心而心之以為萬古常寂之正覺也我之覺聖人之覺也而聖人之覺則以我之覺而覺之以為萬古不易之常經也。

林子曰夫經不本之正覺矣而謂之萬古不易之常經也可乎哉夫覺不本之真心矣而謂之萬古常寂之正覺也可乎哉。

三教正宗

卷四

十

林子曰天地聖人無異心也惟其無異心也故其無異覺惟其無異覺也故其無異經或問曰天地豈有經與林子曰汝以何者為經汝豈非以聖人之六籍以為經與然聖人之六籍乃聖人之經之文而非經也天地之所以不壞者天地之經也聖人之所以不死者聖人之經也。

門人俞

鰲峰

書先衍卷端

人問易也。卦有內外。爻有變動。爾矣。而乃今所謂先者。有縱有橫。有員有方。而與易異者何也。爾虛子曰。吾心本虛也。寂然不動而已矣。吾而感之。而大生焉。

三教正宗

先衍

我即天也。由是擴而衍之。縱之橫之。員之方之。無所往而非天也。凡有血氣。莫不覆幬。吾而感之。而廣生焉。我即地也。由是擴而衍之。縱之橫之。員之方之。無所往而非地也。凡有血氣。莫不

持載。吾而感之。而明生焉。我即日也。即月也。由是擴而衍之。縱之橫之。員之方之。無所往而非日也。而非月也。凡有血氣。莫不照臨。夫如是。則吾心太虛之本體。至大至廣至明。庶乎其盡矣。

三教正宗

先衍

若或不達余先衍之旨。而專以之筮吉筮凶。筮休筮咎。則是術數者流。此豈余衍衍之初心哉。

三教正宗統論

門人盧文輝訂正

先行

爾虛子曰。何以謂之先也。先也者。先也。太虛也。即先即太虛。即太虛即先。故天也。而忘乎其天之先。而太虛之。斯其天之所以先也。地也。而忘乎其地之先。而太虛之。斯其地之所以先也。人也。而忘乎其人之先。而太虛之。斯其人之所以先也。夫先且未之知矣。而又惡

三教宗

先行

得而忘之。爾虛子曰。必其忘之。乃其所以先也。故能忘乎其先者。乃所以知乎其先也。若曰天之先。地之先。人之先。而即此是先而先之。未可以爲先也。若果能忘乎其天之先。忘乎其地之先。忘乎其人之先。而即此未始先而先之。不謂之先之。所以先與。故作先行蓋所以行乎其先之未始先也。混虛氏曰。先行也者。行先也。先能生天。先能生地。先能生日。先能生月。先能生人。人惟得

其先也。故能行天。行地。行日。行月。而天地日月各足於人之先。而人莫之知也。

天

四

四

此衍當令圖之以象形  
體爲是今乃文之以字  
者抑豈不知當其時也  
不有文字乎蓋直取其  
便爾

爾虛子曰。此太虛之行也。夫既曰先行矣。而

三教宗

先行

又曰太虛之衍者。何也。先也者。太虛也。而莫爲之先者。太虛也。而自生之。而自成之。而無所待於衍者。衍也。其行北天南地東日西月。斯時也。而人尚未生焉。故其中虛然太虛者。虛空而已矣。而其曰北天者。何也。但虛空中自浮其氣於其上。爾蓋有莫之爲而爲之者。其始天乎。其曰南地者。何也。但虛空中自凝其形於其下。爾蓋有莫之爲而爲之者。其始地乎。其曰東日者。何也。但虛空中自陽其竟

於其晝爾。蓋有莫之為而為之者。其始日乎。其曰西月者。何也。但虛空中自陰其魄於其夜爾。蓋有莫之為而為之者。其始月乎。

天人



三教五經

先衍

三

爾虛子曰。此混虛氏之行也。衍之而未嘗衍矣。仍其所自生也。仍其所自成也。其衍亦地天亦南地亦東日亦西月。斯時也。而人則既生矣。故其中人。人曰混虛氏。非人與爾虛子曰。混虛氏人也。然則位天地日月之中者。非混虛氏其人與。爾虛子曰。豈必混虛氏後世有混虛氏者出焉。則亦能位天地日月之中矣。

### 混虛氏章

爾虛子曰。天未始天也。而太虛其始生天乎。夫太虛之所以生天者。豈其有以虛之而氣氣之而北北之而天乎。藉言有以氣之北之天。之矣。則亦不可謂之太虛。而又惡能氣而北之以生天乎。地未始地也。而太虛其始生地乎。夫太虛之所以生地者。豈其有以虛之而形。形之而南。南之而地乎。藉言有以形之南之地之矣。則亦不可謂之太虛。而又惡能形而南之以生地乎。日未始日也。而太虛其始生日乎。夫太虛之所以生日者。豈其有以虛之而寃寃之而東。東之而日乎。藉言有以寃之東之日之矣。則亦不可謂之太虛。而又惡能魂而東之以生日乎。月未始月也。而太虛其始生月乎。夫太虛之所以生月者。豈其有以虛之而魄。魄之而西。西之而月乎。藉言有以魄之西之月之矣。則亦不可謂之太虛。而又惡能魄而西之以生月乎。



爾虛子曰。太虛比其氣而生天焉。天固未始名也。而混虛氏以其氣之北。而名之為天乎。天名矣。而復文字之以語人曰。其氣之浮者。天其名乎。故天下萬世群而呼之。之謂天矣。太虛南其形而生地焉。地固未始名也。而混虛氏以其形之南。而名之為地乎。地名矣。而復文字之以語人曰。其形之凝者。地其名乎。故天下萬世群而呼之。之謂地矣。太虛東其魂而生日焉。日固未始名也。而混虛氏以其

三教正宗

先衍

五

魂之東。而名之為日乎。日名矣。而復文字之以語人曰。其魂之晝者。日其名乎。故天下萬世群而呼之。之謂日矣。太虛西其魄而生月焉。月固未始名也。而混虛氏以其魄之西。而名之為月乎。月名矣。而復文字之以語人曰。其魄之夜者。月其名乎。故天下萬世群而呼之。之謂月矣。

爾虛子曰。有以混虛氏為天乎。則混虛氏人矣。而非天也。有以混虛氏為地乎。則混虛氏

氏乃天之先矣。而非天也。有以混虛氏為地乎。則混虛氏人矣。而非地也。有以混虛氏為非地乎。則混虛氏乃地之先矣。而非地也。有以混虛氏為日乎。則混虛氏人矣。而非日也。有以混虛氏為非日乎。則混虛氏乃日之先矣。而非日也。有以混虛氏為月乎。則混虛氏人矣。而非月也。有以混虛氏為非月乎。則混虛氏乃月之先矣。而非月也。故以人之形而言之。形其有大小乎。而人之形。其小於天。小

三教正宗

先衍

六

於地。小於日。小於月者乎。以人之先而言之。先其無大小乎。而人之先。其大於天。大於地。大於日。大於月者乎。

爾虛子曰。混虛氏其先乎人而先者乎。惟其先乎人而先也。故能先乎天而先也。人之先也。其天之先乎。天之先也。其人之先乎。惟其先乎人而先也。故能先乎地而先也。人之先也。其地之先乎。地之先也。其人之先乎。惟其先乎人而先也。故能先乎日而先也。人之先

也。其日之先乎。日之先也。其人之先乎。惟其先乎人而先也。故能先乎月而先也。人之先也。其月之先乎。月之先也。其人之先乎。人曰。如此則我其天地日月乎。爾虛子曰。天地日月我也。先也。天不先其能我乎。我不先其能天乎。故天也者。以我之先而先我也。我也者。以天之先而先天也。地不先其能我乎。我不先其能地乎。故地也者。以我之先而先我也。我也者。以地之先而先地也。日不先其能我

三教正統

先衍

七

乎。我不先其能日乎。故日也者。以我之先而先我也。我也者。以日之先而先日也。月不先其能我乎。我不先其能月乎。故月也者。以我之先而先我也。我也者。以月之先而先月也。人曰。太虛也者。太虛而已矣。先衍也者。先衍而已矣。何以謂之混乎。何以謂之先乎。其有混乎。其無混乎。其混之先乎。其先之混乎。爾虛子曰。混其先乎。故先也者。混也。混天地日月而先之也。先其混乎。故混也者。先也。先天

地日月而混之也。其有所混而先乎。其無所混而先乎。其有所先而混乎。其無所先而混乎。不可得而知也。太虛而已矣。混其先而衍之乎。衍之而無待於混乎。先其混而衍之乎。衍之而無待於先乎。不可得而知也。太虛而已矣。其有所混而虛乎。其無所混而虛乎。其有所先而虛乎。其無所先而虛乎。不可得而知也。太虛而已矣。

爾虛子曰。太虛以其虛。而混混虛氏之虛乎。

三教正統

先衍

八

混虛氏以其虛。而混太虛之虛乎。人曰。混虛氏其混太虛乎。太虛其混混虛氏乎。爾虛子曰。混虛氏其太虛乎。其混太虛乎。太虛其混虛氏乎。其混混虛氏乎。人曰。太虛其可得而混乎。爾虛子曰。惡乎太虛其不可得而混乎。爾其觀之。河海乎。族乎。水者。莫神於龍。而諸九賴水以水者。一水也。其有不混於水者乎。爾其觀之。天地乎。靈乎。氣者。莫貴於人。而諸九賴氣以氣者。一氣也。其有不混於氣者乎。

乎人而以爾為混虛氏乎而混虛氏之所以為混虛氏者非爾也

爾虛子曰太虛之虛其生天乎而人心之虛亦能生天太虛之虛其生地乎而人心之虛亦能生地太虛之虛其生日乎而人心之虛亦能生日太虛之虛其生月乎而人心之虛亦能生月人曰夫人上而覆於天也豈其能生天乎夫人下而載於地也豈其能生地乎夫人晝而照於日也豈其能生日乎夫人夜

爾其觀之太虛乎附於虛以積氣積形者莫大於天地而諸九賴虛以虛者一虛也其有不混於虛者乎人曰信斯言也則九徧滿諸太虛中皆物則皆混太虛也而況人乎而奚獨混虛氏之混太虛乎爾虛子曰混虛氏人也惡乎人而不混太虛乎人曰人混太虛矣惡乎我而不混太虛乎爾虛子曰爾亦人也惡乎爾而不混太虛乎人曰我其混太虛矣惡乎人而不以我為混虛氏乎爾虛子曰惡

焉則其地也其能載乎而況乎日也不有我之先日而日日焉則其日也其能晝乎而況乎月也不有我之先月而月月焉則其月也其能夜乎

人曰混虛氏豈其能先天而天天乎混虛氏豈其能先地而地地乎混虛氏豈其能先日而日日乎混虛氏豈其能先月而月月乎爾虛子曰惡乎混虛氏之不先天而天天乎太虛之先天而天天者混虛氏之先天而天天

而照於月也豈其能生月乎爾虛子曰我之心先天而天天也故其能生天乎我之心先地而地地也故其能生地乎我之心先日而日日也故其能生日乎我之心先月而月月也故其能生月乎故天而覆也其皆我之覆乎地而載也其皆我之載乎日而晝也其皆我之晝乎月而夜也其皆我之夜乎而況乎天也不有我之先天而天天焉則其天也其能覆乎而況乎地也不有我之先地而地地

也。惡乎混虛氏之不先地而地地乎。太虛之先地而地地者。混虛氏之先地而地地也。惡乎混虛氏之不先日而日日乎。太虛之先日而日日者。混虛氏之先日而日日也。惡乎混虛氏之不先月而月月乎。太虛之先月而月月者。混虛氏之先月而月月也。人曰。混虛氏其先乎天而混天之先乎天。其可得而先而天之先也。其可得而混乎。爾虛子曰。惡乎其天之不可得而先而天之先也。

其不可得而混乎。人曰。混虛氏其先乎地而混地之先乎地。其可得而先而地之先也。其可得而混乎。爾虛子曰。惡乎其地之不可得而先而地之先也。其不可得而混乎。人曰。混虛氏其先乎日而混日之先乎日。其可得而先而日之先也。其可得而混乎。爾虛子曰。惡乎其日之不可得而先而日之先也。其不可得而混乎。人曰。混虛氏其先乎月而混月之先乎月。其可得而先而月之先也。其可得而

混乎。爾虛子曰。惡乎其月之不可得而先而月之先也。其不可得而混乎。爾虛子曰。天天也者。心乎其天焉者乎。地地也者。心乎其地焉者乎。日日也者。心乎其日焉者乎。月月也者。心乎其月焉者乎。人曰。天其有心乎。爾虛子曰。有。天無心也。其能天乎。人曰。地其有心乎。爾虛子曰。有。地無心也。其能地乎。人曰。日其有心乎。爾虛子曰。有。日無心也。其能日乎。人曰。月其有心乎。爾虛子曰。

有。月無心也。其能月乎。爾虛子曰。太虛其有心乎。人曰。惡乎太虛虛也。之有其心乎。爾虛子曰。惡乎太虛虛也。之不有其心乎。而諸凡太虛中之靈而心者。其皆太虛之有以心其心乎。爾虛子曰。太虛其有身乎。人曰。惡乎太虛虛也。之有其身乎。爾虛子曰。惡乎太虛虛也。之不有其身乎。而諸凡太虛中之形而身者。其皆太虛之有以身其身乎。爾虛子曰。混虛氏其無心乎。人曰。惡

乎。混虛氏人也。之無其心乎。爾虛子曰。惡乎混虛氏人也。之有其心乎。太虛之無心。混虛氏之無心也。若混虛氏之心。其心矣。惡乎其能混虛而太虛乎。爾虛子曰。混虛氏其無身乎。人曰。惡乎混虛氏人也。之無其身乎。爾虛子曰。惡乎混虛氏人也。之有其身乎。太虛之無身。混虛氏之無身也。若混虛氏之身。其身矣。惡乎其能混虛而太虛乎。

爾虛子曰。太虛其無心乎。其有心乎。太虛雖

三教正宗

先衍

十三

虛也。而不得不炯之。而神矣。惡乎太虛中之心。而非太虛之心乎。太虛其無身乎。其有身乎。太虛雖虛也。而不得不散之。而氣矣。惡乎太虛中之身。而非太虛之身乎。混虛氏其有心乎。其無心乎。混虛氏雖人也。而不自有其心矣。惡乎混虛氏而非太虛之無心乎。混虛氏其有身乎。其無身乎。混虛氏雖人也。而不自有其身矣。惡乎混虛氏而非太虛之無身乎。太虛其無心而有其心乎。混虛氏其有心而

無心乎。太虛其無身而有身乎。混虛氏其有身而無身乎。

人曰。混虛氏其虛乎。而天也。地也。日也。月也。其亦虛乎。爾虛子曰。天有其氣矣。而天之所以為天者。不在於氣。而在於虛也。地有其形矣。而地之所以為地者。不在於形。而在於虛也。日有其魂矣。而日之所以為日者。不在於魂。而在於虛也。月有其魄矣。而月之所以為月者。不在於魄。而在於虛也。然而氣也。形也。

三教正宗

先衍

十四

魂也。魄也。豈足以礙其虛也。而不太虛乎。若混虛氏身矣。天之氣也。地之形也。日之魂也。月之魄也。故混虛氏之身。其身矣。而夷猶於天地日月之中乎。混虛氏之不自其身身矣。而超出於天地日月之表乎。人曰。混虛氏身矣。惡乎其不自其身身乎。爾虛子曰。惡乎其混虛氏之自身其身乎。混虛氏以其身而毀器之。而敝永之爾。而又惡乎自身其身乎。人曰。身也者。生人之至貴也。而混虛氏而毀器

之而穀水之而又惡知貴其所貴者乎爾虛  
子曰混虛氏豈曰貴其身而美器之也亦且  
貴其身瑚璉而美器之矣豈曰貴其身而美  
衣之也亦且貴其身袞裳而美衣之矣子獨  
不觀之志士仁人乎當其仁也而以其身為  
貴也否乎當其義也而以其生為貴也否乎  
而況於混虛氏焉此混虛氏之不自身其身  
也故其能先天地日月而先之者矣

三教正統

先衛

十五

月而謂之太虛也可乎爾虛子曰太虛虛也  
而生天而生地而生日而生月而謂之太虛  
也不可乎豈其太虛虛也顧有在於不生天  
不生地不生日不生日虛其虛也而後謂之  
太虛乎人曰混虛氏虛也而名天而名地而  
名日而名月而謂之混虛氏也可乎爾虛子  
曰混虛氏虛也而名天而名地而名日而名  
月而謂之混虛氏也不可乎豈其混虛氏虛  
也顧有在於不名天不名地不名日不名月

虛其虛也而後謂之混虛氏乎

人曰太虛也者太虛也而生天而生地而生  
日而生月不其有象乎不其有形乎不其有  
可見之迹乎爾虛子曰其無生無象無形無  
見者其太虛乎其有生有象有形有見者其  
亦太虛乎人曰混虛氏也者混虛也而名天  
而名地而名日而名月不其有文乎不其有  
字乎不其有可言之實乎爾虛子曰其無名  
無文無字無言者其混虛氏乎其有名有文

三教正統

先衛

十六

有字有言者其亦混虛氏乎故太虛其虛乎  
惡得以無生無象無形無見而謂之太虛乎  
惡得以有生有象有形有見而不謂之太虛  
乎而太虛之所以為太虛者其殆非人之所  
能測識者乎混虛氏其混虛乎惡得以無名  
無文無字無言而謂之混虛氏乎惡得以有  
名有文有字有言而不謂之混虛氏乎而混  
虛氏之所以為混虛氏者其殆非人之所能  
測識者乎

人曰太虛也者固不自知其能衍天能衍地能衍日能衍月矣而混虛氏之衍天衍地衍日衍月也豈亦不之知乎爾虛子曰惡乎其知之乎人曰豈其真有所不知乎爾虛子曰惡乎其不知之乎人曰惡乎其謂之不知乎又惡乎其謂之知乎而其所以不知所以知者幸以告我也爾虛子曰余惡乎知混虛氏之所以不知而以告爾乎又惡乎知混虛氏之所以知而以告爾乎

三教正宗

先衍

七

爾虛子曰藉言天而自有其氣也而曰我天也是亦天而已矣惡乎其為天之先而先天乎藉言地而自有其形也而曰我地也是亦地而已矣惡乎其為地之先而先地乎藉言日而自有其晷也而曰我日也是亦日而已矣惡乎其為日之先而先日乎藉言月而自有其魄也而曰我月也是亦月而已矣惡乎其為月之先而先月乎藉言人而自有其身也而曰我人也是亦人而已矣惡乎其為人

之先而先天地日月之先乎

人曰人也者後乎天地日月而生焉者也而天地日月之先豈不太虛而無有乎爾虛子曰惡得其謂之無有乎人曰願聞其所以有爾虛子曰我也既我矣非有而何人曰人既無有矣而惡乎有爾之所謂我乎爾虛子曰我非以我之我為有也我乃以我之先為有也我之先太虛也而天地日月之先孰非太虛之先乎孰非太虛之先孰非我之先乎孰

三教正宗

先衍

六

非我之先孰非我之有乎

人曰混虛氏先矣豈其盡乎人也亦皆有其先乎爾虛子曰惡乎人之不有其先乎人曰豈其能以其先也衍天衍地衍日衍月如混虛氏者乎爾虛子曰惡乎其人之不能以其先也衍天衍地衍日衍月如混虛氏者乎特混虛氏能以其先也衍天衍地衍日衍月而無愧於太虛之所以虛而先之也而人之不能衍天衍地衍日衍月也豈其太虛無以虛

而先之。而異於混虛氏者乎。

人曰。人也者人也。人固不能混太虛矣。其亦不知其能混混虛氏乎。爾虛子曰。人豈有不能混混虛氏乎。人能混混虛氏。則亦混太虛矣。人曰。敢問人之所以能混混虛氏以混太虛者。爾虛子曰。太虛而已矣。人曰。人安能太虛。敢問太虛之所以太虛。與夫混虛氏之所以太虛者。爾虛子曰。太虛者太虛也。而混虛氏之何思何慮亦太虛也。人而不能太虛。混虛氏者。鑿乎其思也。鑿乎其慮也。人豈其無有何思何慮之時乎。即此何思何慮之時。便是混虛氏。便是太虛。惡乎人而不能混虛氏以混太虛乎。

先詠

我先天地用。我用天地先。我超天地外。我在天地前。

太虛是我體。天地皆吾用。太虛天地我無共。無不共。

太虛天地我。渾淪一大道。何處非我身。生死亦可。

未發之謂中。無復得而論。將先問太虛。太虛不可問。

三教正宗

先衍

三千

問先向天地。天地莫能對。天地總不知。覆載自成位。

問先混虛氏。混虛氏不對。豈其不欲言。似有塞其兌。

先天天弗違。大易繫之辭。孔聖無知也。知者其阿誰。

望道未之見。文王亦不識。聲臭俱俱時。於穆眇無迹。

豈曰文尼父。犧堯夏氏禹。藉言共一堂。相對



亦忘語

太虛能生天天亦能生我天地太虛中與我  
同一道

太虛能生我我亦能生天天太虛元是我天地  
共一先

渾沌迨於今今古只一瞬跬步距天外其間  
不能寸

終乎其無終始乎其無始終始復終太虛  
而已矣

三教宗

先衍

三二

大虛混虛虛混太虛太虛混虛氏神化  
自如如

周流於六虛六虛何者是天地此無窮我心  
亦不異

天地皆我心我為天地先日月皆我心我為  
日月先

盈盈太虛中莫非我之心莫非我之心莫非  
我之先

莫非我之心莫非我之先我心即我先浩乎

其無邊

莫非我之先莫非我之心我先即我心勿向  
心外尋

太極不為先尚有太極前太乙不為先亦有  
太乙前

夫靜而曰先有靜即非先六體而曰先有體  
即非先

天地如許大吾身何其小大小非所論反觀  
得其妙

三教宗

先衍

三二

其妙竟何如天人一太虛茫茫太虛裡天地  
非有餘

其妙不可言太虛是我先天先即是我我先  
即是天

人曰夫太虛能生天生地固矣惡乎人也其  
能生天生地乎爾虛子曰太虛之太虛人也

太虛也惡乎人也其不能生天生地乎人曰  
天開地闢而人未始生矣惡乎人也其能生

天生地乎爾虛子曰信斯時也人固未始生

矣。而人之太虛也。不既先而有乎。故太虛也者。徹天徹地。徹人徹物。徹古徹今。徹內徹外。徹大徹小。徹通徹塞。而莫非太虛也。故未有天地也。而天地之太虛在太虛。既有天地也。而太虛之太虛在天地。未有人也。而人之太虛在太虛。既有人也。而太虛之太虛在人。夫未有人也。而人之太虛則在太虛矣。惡乎太虛之生天地也。而非人之生天地乎。

先衍衍

爾虛子曰。先衍衍也者。衍先衍也。太虛之衍。北乎其天。南乎其地。東乎其日。西乎其月。先衍之衍。亦北其天。亦南其地。亦東其日。亦西其月。仍其定位也。而中其人。先衍衍之衍。北之南。東之西。之縱之橫之員之方之。而入乃心天地日月之心。以為心焉。故不列於衍。而其衍也不居左衍。縱衍二。衍橫衍二。衍縱橫還元衍一。衍縱橫復初衍一。衍縱橫方員

衍二凡八其例也

衍縱衍

天

天  
摺地  
日  
又天  
衍

上  
中  
下

爾虛子曰。天位乎上。其衍自上而下

地

日  
又天  
衍  
月  
地  
初衍

丁  
中  
上

爾虛子曰。地位乎下。其衍自下而上  
衍橫衍

日

日初衍

天次衍

地又次

爾虛子曰。日生於東。其衍自東而西

月

月又次

五教正字

先衍

日次衍

月初衍

爾虛子曰。月生於西。其衍自西而東

衍縱橫還元衍

天天元

四四

爾虛子曰。元也者先也。衍之先也。不可得而

衍也。如天衍天位。而值其變焉。是變天復天

天天而未始天者。其元也。重作縱衍。亦自上

而下。地衍地位。而值其變焉。是變地復地。地

地而未始地者。其元也。重作縱衍。亦自下而

上。日衍日位。而值其變焉。是變日復日。日日

而未始日者。其元也。重作橫衍。亦自東而西。

月衍月位。而值其變焉。是變月復月。月月而

未始月者。其元也。重作橫衍。亦自西而東。

衍縱橫復初衍

四

天初位

初位

爾虛子曰。此先衍之定位也。定位者。初位也。

如天西之而月也。數值月位。變天而月以復

其月之初位也。變衍自西而東。地東之而日

也。數值日位變地而日。以復其日之初位也。變衍自東而西。日南之而地也。數值地位變日而地。以復其地之初位也。變衍自下而上。月北之而天也。數值天位變月而天。以復其天之初位也。變衍自上而下。

衍縱橫方員衍

心天後衍

變

變

變

二數正宗

先衍

主

天衍初

天衍前

天衍至

變

變

變

爾虛子曰。天衍人位者。是心中有一天也。而數值焉。不變變則失其心之天矣。由是以心之天。北之南之。而縱其衍也。由是以心之天。東之西之。而員其衍也。由是以心之天。隅而四之。而方其衍也。先北後南。先左後右者。天以陽而衍也。其地陰也。反是。

心日後衍

變

變

變

日衍三

日衍前

日衍至

變

變

變

二數正宗

先衍

主

爾虛子曰。日衍人位者。是心中有一日也。而數值焉。不變變則失其心之日矣。由是以心之日。東之西之。而橫其衍也。由是以心之日。北之南之。而員其衍也。由是以心之日。隅而四之。而方其衍也。先左後右。先北後南者。日以陽而衍也。其月陰也。反是。

先衍衍究

爾虛子曰：「先行者也。衍乎其天之先者也。而天之先者，天天衍乎其地之先者也。而地之先者，地地衍乎其日之先者也。而日之先者，日日衍乎其月之先者也。而月之先者，月月以混虛氏之先乎其先者。而猶語人曰：『我其衍天之先乎？而我之所衍者，天焉。』爾而非先也。我其衍地之先乎？而我之所衍者，地焉。已爾而非先也。我其衍日之先乎？而我之所

三教正宗

先衍

元

衍者，日焉。已爾而非先也。我其衍月之先乎？而我之所衍者，月焉。已爾而非先也。而况余乎？衍其所衍之天，尚恐不足以達天。而况天之先乎？衍其所衍之地，尚恐不足以達地。而况地之先乎？衍其所衍之日，尚恐不足以達日。而况日之先乎？衍其所衍之月，尚恐不足以達月。而况月之先乎？故先衍也者，衍乎其先而與上知者衍也。先衍衍也者，衍乎其衍而與知者衍也。

爾虛子曰：「衍以先名者何也？曰：『易曰：『連山曰歸藏曰先，』皆其名也。故先也者，先也。而未始

一也。一尚未有。而况所謂天地者乎？而况所謂日月者乎？所謂天地日月者，先之衍也。爾虛子曰：「衍之義，衍也。故衍也者，義也。義之而廣大之者，衍也。衍也者，演也。演之而文字之者，衍也。衍从水从行，如水之行也。水自混中溢出，而放於海者，流衍其義也。故有『不待踈決而水自行者，衍之而未始衍也。』有『不

三教正宗

先衍

子

待踈決而水乃行者，衍之而有所衍也。爾虛子曰：「未始一者，先也。先而衍之，而一生焉。衍之未始衍也。一也者，太極也太極而復衍之，而天地日月生焉。衍之而未始衍也。爾虛子曰：「太虛之衍，而自生之，不衍而生也。而自成之，不衍而成也。如一曰水，二曰火，三曰木，四曰金，五曰土，生成之數，而非有所於衍者，衍也。若先衍之衍，仍其所自生也。而非有所於生而衍之也，仍其所自成也。而非有

所於成而衍之也。故太虛之衍是乃本然之體。而非人矣。混虛氏之衍雖曰本然之體而倣之者人矣。

人問衍之先於爾虛子。爾虛子曰。不知也。又問爾虛子曰。不知也。然則孰知之。爾虛子曰。惟能衍先者。其知衍之先乎。故知衍之先者。則能天而天之。而不知有天者。先也。地而地之。而不知有地者。先也。日而日之。而不知有日者。先也。月而月之。而不知有月者。先也。

爾虛子曰。混虛氏其以人之先。衍天之先乎。然則天之先也。與人之先同與。曰。然。氣異而先同也。混虛氏其以人之先。衍地之先乎。然則地之先也。與人之先同與。曰。然。形異而先同也。混虛氏其以人之先。衍日之先乎。然則日之先也。與人之先同與。曰。然。魂異而先同也。混虛氏其以人之先。衍月之先乎。然則月之先也。與人之先同與。曰。然。魄異而先同也。爾虛子曰。此亦有中者。天之中也。南亦有中

者。地之中也。東亦有中者。日之中也。西亦有中者。月之中也。若中也者。中天地日月之中。為中者。人之中也。人曰。豈其人也。能中天地日月而中乎。爾虛子曰。人之所以能中天地日月而中者。非以其人焉。能中天地日月而中也。乃以其人之先焉。能中天地日月而中也。然則天地日月也不有其先乎。爾虛子曰。天地日月亦皆先也。夫天地日月先矣。而奚獨人之先也。而能中天地日月而中乎。人之

所以能中天地日月而中者。以其有以先天地日月而先也。人惟有以先天地日月而先也。故不徒足以三才乎天地。亦且足以成能乎天地。不徒足以並明乎日月。亦且足以增光乎日月。

爾虛子曰。先衍之衍。衍之體也。先衍衍之衍。衍之用也。夫先也者。體也。衍也者。用也。先衍之衍。而謂之體者。用之體也。先衍衍之衍。而謂之用者。用之用也。

爾虛子曰。一天一地者。日月之體也。一日一月者。天地之用也。人亦天地之用也。而天地為體。天地亦人之用也。而人為體。人亦日月之用也。而日月為體。日月亦人之用也。而入為體。

爾虛子曰。夫世人而以形為用也。則有內有外。有內有外。則有體有用。至於不以形用。而用乎其先者。則無內無外。無內無外。則無體無用。故言乎其體體乎其用也。言乎其用。用

三教正宗

先衍

三

乎其體也。然天地日月體也。而體人之用。人用也。而用天地日月之體。人體也。而體天地日月之用。天地日月用也。而用人之體。

爾虛子曰。天也。地也。日也。月也。人也。孰為體。孰為用。混而一之者。先也。故天之能覆物者。天之用也。亦我之用也。而天之所以能覆物者。天之體也。亦我之體也。地之能載物者。地之用也。亦我之用也。而地之所以能載物者。地之體也。亦我之體也。日月之能照臨乎物

者。日月之用也。亦我之用也。而日月之所以能照臨乎物者。日月之體也。亦我之體也。諸凡雨風露雷之變態也。山嶽河海之流峙也。昆蟲草木之生生化化也。亦莫非我之體也。亦莫非我之用也。

爾虛子曰。我而靜也。則天地日月與我而同其靜也。我而動也。則天地日月與我而同其動也。天地日月而靜也。則我與天地日月而同其靜也。天地日月而動也。則我與天地日

三教正宗

先衍

三

月而同其動也。人曰。靜非其體。而動非其用。與爾虛子曰。若以靜為體。則靜非體也。若以動為用。則動非用也。然則無體無用。無靜無動。與爾虛子曰。惡得其有體有用。有靜有動乎。夫天也。地也。日也。月也。人也。則皆有體有用。有靜有動矣。而曰無體無用。無靜無動者。吾竊惑焉。爾虛子曰。惡乎其無體無用。無靜無動乎。故體而無體用。而無用。靜而無靜。動而無動者。天也。地也。日也。月也。人也。一也。人

曰天也。地也。日也。月也。人也。豈其靜也。果能與之而同其體。而其動也。果能與之而同其用。與爾虛子曰。莫非體也。莫非用也。莫非靜也。莫非動也。而莫非先也。故天也。地也。日也。月也。無體無用。無靜無動。而以我也。為體。為用。為靜。為動者。其先乎。我先乎。我也。無體無用。無靜無動。而以天也。地也。日也。月也。為體。為用。為靜。為動者。其先乎。故先也者。始天地而始之。而至於未始始也。終天地而終之。而至於未

三教正宗

先衍

三教正宗

始終也。人曰。何其久與。殊不知特在我一呼吸間爾。而非久也。北而北之。而至於不可得而復北也。南而南之。而至於不可得而復南也。東而東之。而至於不可得而復東也。西而西之。而至於不可得而復西也。人曰。何其遠與。殊不知特在我一只尺間爾。而非遠也。夫其先也。本如其久。且遠矣。豈其靜也。不能與天與地與日與月。而同其體乎。又豈其動也。不能與天與地與日與月。而同其用乎。

爾虛子曰。靜也者。天地之體也。動則天而地之。亦復為月。地而天之。亦復為日。動也者。日月之用也。靜則日而月之。亦復為地。月而日之。亦復為天。

爾虛子曰。天而日之。地而月之。體而用也。日而天之。月而地之用。而體也。

爾虛子曰。縱而衍之。天衍始於北也。地衍始於南也。橫而衍之。日衍始於東也。月衍始於西也。縱縱橫橫。則東西南北之位定矣。縱而

三教正宗

先衍

三教正宗

橫之。橫而縱之。則東西南北之位易矣。

爾虛子曰。天北也。而南之。則地矣。地南也。而北之。則天矣。日東也。而西之。則月矣。月西也。而東之。則日矣。

爾虛子曰。天北也。而東之。則日矣。地南也。而西之。則月矣。日東也。而北之。則天矣。月西也。而南之。則地矣。

爾虛子曰。初衍而天。當作縱衍。初衍而地。亦作縱衍。初衍而日。當作橫衍。初衍而月。亦作



橫衍

爾虛子曰：初衍而天，自上下也；初衍而地，自下上也；初衍而日，自東西也；初衍而月，自西東也。

爾虛子曰：天也，地也，日也，月也，皆內嚮而人南嚮不變者，人背陰而面陽也，故天而人焉，天即人也，天亦南嚮，地而人焉，地即人也，地亦南嚮，日而人焉，日即人也，日亦南嚮，月而人焉，月即人也，月亦南嚮。

主教正宗

先衍

三

爾虛子曰：中衍天焉，人而天也，天其心乎？中衍地焉，人而地也，地其心乎？中衍日焉，人而日也，日其心乎？中衍月焉，人而月也，月其心乎？

爾虛子曰：人天而天其心也，即天即人，即以天為用矣；人地而地其心也，即地即人，即以地為用矣；人日而日其心也，即日即人，即以日為用矣；人月而月其心也，即月即人，即以月為用矣。

爾虛子曰：人有定位，而不列於衍者，天有心，地有地心，日有日心，月有月心，而人也有心乎？其心者也。人曰：此所謂心者，豈非世人所謂心也？而在身之內與？爾虛子曰：否。若余之所謂心者，充滿太虛，而非有內外矣。故宇宙之內，皆太虛也，而亦皆我之心也。宇宙之外，皆太虛也，而亦皆我之心也。此其所以能心天地日月之心，以為心乎？

爾虛子曰：人也者，以衍天，以衍地，以衍日，以

主教正宗

先衍

四

衍月焉者也。若天也，地也，日也，月也，而不得其人焉，其誰與衍之？而況人也，亦惟自其身中之天也，地也，日也，月也，推而衍之爾。

爾虛子曰：衍以四為準，天一，地二，日三，月四，衍或以文字，或以日時，或以金石，或以草木，諸凡見聞之所可衍者，數其三而衍之，無不可者。

爾虛子曰：衍觀其變焉，數之而值其位者，變也，值天，值地，值日，值月，變值人不變。

爾虛子曰：天而日也，而月也；地而日也，而月也。變衍當作橫衍，天而地也，地而天也；變衍亦作縱衍，日而天也，而地也；月而天也，而地也。變衍當作縱衍，日而月也，月而日也。變衍亦作橫衍。

爾虛子曰：衍比乎天矣，而地也；日也，月也；或入天之位，而值其變焉，以復其天之元始者，天之天也；衍南乎地矣，而天也；日也，月也；或入地之位，而值其變焉，以復其地之元始者，

三教正宗

九衍

廿九

地之地也；衍東乎日矣，而天也；地也，月也；或入日之位，而值其變焉，以復其日之元始者，日之日也；衍西乎月矣，而天也；地也，日也；或入月之位，而值其變焉，以復其月之元始者，月之月也。

爾虛子曰：天變，地變，日變，月變，而人不變者，何也？蓋天也，地也，日也，月也，我得而衍之，我得而變之，我得而東之，西之，南之，北之，我得而縱之，橫之，員之，方之，故其人不變，人或變

矣，而失其中之主矣。是豈能衍天衍地衍日衍月，陳而列之者乎？又豈能變天變地變日變月，幹而旋之者乎？

爾虛子曰：人天也，數起於子，人也，數起於丑，人日也，舒精於卯，人月也，吐華於酉。

爾虛子曰：變，人天也，即其衍之數，而益以子之成數，順而數之矣；人也，即其衍之數，而益以丑之生數，逆而數之矣；日上法天數，益以卯者，成數也；月下效地數，益以酉者，生數也。故陽也者，先乎陰而生，陰也者，後乎陽而

三教正宗

先衍

四

成也。故陽也者，先乎陰而生，陰也者，後乎陽而

爾虛子曰：衍縱橫方員衍，不曰變，而曰後者，何也？後也者，後乎其前，而非變也。

爾虛子曰：衍或從北而南，或從南而北，或從東而西，或從西而東，而北也，南也，東也，西也，其皆由於人之心乎？變或縱而縱，或縱而橫，或橫而橫，或橫而縱，或員或方，而縱也，橫也，員也，方也，其皆由於人之心乎？

爾虛子曰。人而天焉。縱之橫之。方之員之。而皆天也。而心之天。不可變矣。人而地焉。縱之橫之。方之員之。而皆地也。而心之地。不可變矣。人而日焉。縱之橫之。方之員之。而皆日也。而心之日。不可變矣。人而月焉。縱之橫之。方之員之。而皆月也。而心之月。不可變矣。人曰。心其不可變乎。爾虛子曰。心也者。惡得而變。諸故心而天矣。無所往而不為天焉。而有時乎其地者。地而天也。而有時乎其日者。日而

從可知矣。豈必謀之鬼神。而後能知吉知凶。知休知咎也哉。

人曰。羨演二義。則既知之矣。而曰流行之衍者。何也。爾虛子曰。水之混混者。水之元初也。故混混而出者。實而虛也。盈科而行者。虛而實也。由是自東自西。自南自北。隨其所值。縱而縱之。橫而橫之。員而員之。方而方之。而無有乎不宜者。故太虛虛也。可以天。可以地。可以日。可以月。可以人。虛矣。而未嘗虛也。天固

圍於太虛焉。而亦虛也。可以元。可以亨。可以利。可以貞。虛矣。而未嘗虛也。人亦圍於太虛焉。而亦虛也。可以仁。可以義。可以禮。可以知。虛矣。而未嘗虛也。故先衍也者。非徒為人之衍。衍而衍之。而得其所本有之先。混混之始。爾故作者。能以我之先。而感彼之先。而述者。能以彼之先。而感我之先。則萬世而下。其有不先我之先。而先彼之先者乎。犧堯禹文周孔。

聖之盛也。而其所相授受者，此其先矣。

人曰：犧堯禹文周孔不言先，而爾虛子則言先矣。爾虛子曰：惡乎犧堯禹文周孔之不言先乎？包犧氏八卦者，先天也。周易曰：先天而天不違，則是犧堯禹文周孔亦言先矣。

人曰：犧堯禹文周孔不言虛，而爾虛子則言虛矣。爾虛子曰：惡乎犧堯禹文周孔之不言虛乎？周易曰：周流六虛，則是犧堯禹文周孔亦言虛矣。故六虛者，虛也，廣矣，大矣，高矣，深矣。

三教正宗

卷三

聖三

矣。上而極其上之虛焉，莫非虛也，而莫非其先之周流也；下而極其下之虛焉，莫非虛也，而莫非其先之周流也。東而極其東之虛焉，西而極其西之虛焉；南而極其南之虛焉，北而極其北之虛焉。亦莫非虛也，而亦莫非其先之周流也。人曰：六虛者，六爻之列位也。爾虛子曰：畫而爻矣，列而位矣，豈其虛乎？人曰：惡乎人心之虛也，而能生天，而能生地，而能生日，而能生月乎？爾虛子曰：惡乎人心

之虛也。不能生天，不能生地，不能生日，不能生月乎？太虛之虛，我之虛也。我之虛，太虛之虛也。一而已矣。惟太虛之虛，而與我之虛為一也。故太虛之生天也，即我之生天也；太虛之生地也，即我之生地也；太虛之生日也，即我之生日也；太虛之生月也，即我之生月也。抑亦觀之包犧氏之畫卦乎？卦而乾矣，不謂之天之生也，而見於畫之三乎？卦而坤矣，不謂之地之生也，而見於畫之三乎？卦而離矣，不

三教正宗

卷三

聖三

不謂之日之生也，而見於畫之三乎？卦而坎矣，不謂之月之生也，而見於畫之三乎？而其未畫之前，也不其先天先地先日先月，而太虛者乎？夫包犧氏人也，亦能以其虛也。先天而生天，先地而生地，先日而生日，先月而生月也。如此，豈其人心之虛也，而能先天而生天，先地而生地，先日而生日，先月而生月乎？特其自失其先，而不能虛爾。人曰：豈其人也，果真能生天，果真能生地，果真能生日，果

真能生月與爾虛子曰我而高明能覆物焉  
我即天也謂非人之能生天乎我之博厚能  
載物焉我即地也謂非人之能生地乎我而  
光朗焜曜通乎晝夜而能照物焉我即日也  
我即月也謂非人之能生日能生月乎

三教正宗

先衍

聖

先衍跋

跋曰先衍之書自犧堯禹文周孔以來所  
未嘗道也吾

師龍江先生始言之其所以發神靈之秘闡  
斯道之微者夫豈可以易而明言之者哉  
廷潤竊窺其大要殆悉本於吾心之內太  
虛之先所謂畫前之易者是也故未有文  
字也而其易之爻也以畫既有文字矣而  
其先之行也以字然而爾虛子者亦混虛

三教正宗

先衍

聖

氏也故謂之混者以混太虛不可得而別  
也彼即此此即彼混之而為一矣而謂之  
爾者以爾太虛不可得而岐也汝即我我  
即汝爾之而兩忘矣廷潤嘗由此而推言  
之先衍而虛其中者即虛而即人也衍衍  
而實其中者即人而即虛也縱而衍之者  
升降之機也橫而衍之者往來之理也員  
而衍之則效天於崇矣方而衍之則法地  
於卑矣變之復之吉凶悔吝之途判焉順

也。逆也。進退消長之漸基焉。生成氣運也。四象八方也。配之則各有定位。陰陽支干也。四序五行也。屬之則各有定籌。諸凡畫地分野。七政曆紀。律呂量衡。品節度數。綱常倫理事物。細微而圓於天地日月之內者。其皆圓於此衍之中乎。故分縱橫而衍之。其衍凡二十有四合方員而衍之。其衍凡六十有四。數其陽而十八之。數其陰而十八之。者三十六也。五天數而五之。五地

三教正統  
卷一  
先衍

四

數而五之者。五十五也。偶則二而八之。八者。河圖也。奇則三而九之。九九者。洛書也。錯之而復綜之。經之而復緯之。則其衍也。誠不可得而窮矣。其所以主宰而綱維之。陳列而斡旋之。皆本於人之心者乎。先之復於先也。虛之還於虛也。以契於穆之表。以通天載之神。微乎微乎。其殆不可以致思矣。故雖不必求合乎往迹而馬負龜呈之旨。先天後天之爻。大象大衍之易。

繫辭洪範之章。又推之而至於楊子雲之太玄。周茂叔之太極。邵堯夫之皇極經世。此皆有以得其先立其大。而集其成者。與故天地日月。各以太虛而藏其用也。犧堯禹文周孔。各與太虛而同其體也。若吾先生則又以其心之先也。而虛太虛之虛矣。豈非有以立天地日月之宗。會犧堯禹文周孔之盛者乎。此蓋因數寓理之意遠矣。夫豈曰爲人之衍。吉衍凶衍休衍咎已哉。苟

三教正統  
卷一  
先衍

四

有能直反之於心。以求吾先生之所謂先者。而先之。則至誠之道。不可以前知乎。清明在躬。志氣如神。所謂抑亦先覺者。將在是矣。若徒謀之鬼神。以知未來事。則是貳心於吉凶休咎衍數之學爾。豈吾先生所以衍先還元。混虛爾虛之至意耶。門人林廷潤齋沐百拜跋。

書先行卷後

人問爾虛子先矣。而其道則何道也。爾虛子曰。我之先。我之道也。非道非先。非先非道。蓋我之道。未有儒。未有道。未有釋之先之道也。人曰。願聞其旨。爾虛子曰。譬之樹然。夫樹一也。分而為三大枝。曰儒曰道曰釋。儒之一大枝。復分為三。

小枝。有專生尊德性者。有專主道問學者。各自標門。互相爭辯。則亦何異於道流釋流。是其所非。非其所是。而喋喋不已也。道之一大枝。復分為三小枝。清淨也。彼家也。爐火也。各自標門。互相爭辯。則亦何異於儒流釋流。是其所非。非其所是。而喋喋不已也。釋之一大枝。復分

而為五小枝者。五宗也。各自標門。互相爭辯。則亦何異於儒流道流。是其所非。非其所是。而喋喋不已也。自是枝而復枝。葉而復葉。紛紛籍籍。是是非非。蓋有不可得而勝數者矣。然而唐虞三代之時。有儒乎否也。有道乎否也。有釋乎否也。而人始生之時。知有儒乎否也。知有

道乎否也。知有釋乎否也。故儒道釋者。枝也。而未有儒。未有道。未有釋之先者。根也。人曰。根根矣。而未始有根之先。可得而言乎。爾虛子曰。仁也。人曰。仁仁矣。而未始有仁之先。可得而言乎。爾虛子曰。無聲無臭。是亦一大虛矣。雖欲言之。惡得而言諸。人曰。夫豈終無可得而言

耶爾虛子曰。天之所以為天者。則曰維天之命。於穆不已而已矣。外此復何言哉。文王之所以為文者。則曰於乎不顯。文王之德之純而已矣。外此復何言哉。人曰。敢問不顯之德。爾虛子曰。舜之所謂玄德也。人曰。舜之玄德。文王不顯之德。豈其所謂未有儒。未有道。未有釋之先之道與。爾虛子曰。然。

昔

萬曆丁酉孟夏門人盧文輝百拜謹述

門人林堯咸命梓





書三教會編卷端

三教會編始自盤古氏。以及元  
代。會而編之。以直指其流之非。  
合而一之。以孔子之儒也。然孔  
子之儒之所以可宗者。心身性  
命之學也。三綱五常之德也。士  
農工商之業也。此蓋咸備於孔

三教會編

卷端

子之教。而見之六經四書者。燦  
然而可考矣。噫。安得有同志之  
士。不入於辟。不流於偽。而與之  
共講孔子之學。共脩孔子之德。  
共守孔子之業。以共宗孔子也。

附錄

或者以會編者。會而編之。以直

指三教者流之非。而合而一之

以孔子之儒矣。而孔子之儒之  
所相與以授受者。夫豈無可言  
哉。林子曰。孔子之儒之所相與  
以授受者。自有心法在焉。夫所  
謂心法者。何法也。林子曰。心在  
腔子裡者是也。夫心在腔子裡  
豈非宋之儒者始言之邪。林子  
曰。子獨不聞堯之欽。孔子之敬  
者乎。欽也者。敬也。敬也者。心之  
主乎中也。易之艮曰。艮其止。止  
其所也。繫辭曰。洗心退藏於密。  
所也密也。即所謂腔子裡也。止  
其所而藏於密者。非所謂心在

三教會編

卷端

腔子裡乎。他如中心安仁者。安此心於此腔子裡也。操則存者。操此心於此腔子裡也。先立乎其大者。先立此心於此腔子裡也。求其放心者。求此放心約之而復返此腔子裡也。然心在腔子裡。固聖學之所以事其心矣。豈不從靜中而後能存存不息歟。林子曰。靜不在靜。而心在腔子裡。便能靜矣。故靜而心在腔子裡者。靜也。動而心在腔子裡者。靜也。孔子曰。君子無終食之間違仁。造次必於是。顛沛必於是。由此觀之。豈特動而心在腔

子裡而靜邪。雖至造次之際。亦要心在腔子裡而靜也。豈特造次心在腔子裡而靜邪。雖至顛沛之頃。亦要心在腔子裡而靜也。若道釋者。流之不二。綱不五。常不士。不農不工不商。離人絕物。荒唐枯槁。以此求靜。豈曰能靜。縱曰能靜。豈所謂孔門心法。而為聖人之學之大哉。此會編之作。所以直指其流之非。而群之以歸儒。以宗孔焉者也。子谷子龍江林兆恩

重刻三教會編序

盧文輝曰。萬古之不變者道。千聖之不易者心。心與道一。道與心符。自能統會根宗。折衷同異。以定道術之權衡。為億代斯文之鼻祖。則孔聖仲尼其人也。夫仲尼刪述六經。其大者莫如春秋。春秋一書。褒善貶惡。賢賢繼不肖。壹稟天心。

以從事。故亂賊莫敢肆。而斯道賴焉。吾師林夫子後孔聖二千餘禩而生。慨三氏之失傳。而為儒為道為釋者。各執其末流之偏。以爭鳴於世。工訓詁而畧心性。耽枯稿而棄綱常。庸詎知孔子老子釋迦之教。元不如此也。於是廼以性天猷覺。冀為歸儒宗孔之旨。而三教會編

作焉。上自盤古。以迄唐虞夏商周。而漢而唐。而宋。而元。合三氏之紀載。綜其要者。彙而編之。中加斷案。以直指其流之非。以共宗孔子之儒之是。蓋宛然尼父家法。可以剖疑似而定從違。雖謂三教之信史可也。雖謂林子之春秋可也。夫道一耳。其得傳正印。以維而持之。羽而

翼之者。伯而什。其勦襲臆說。以支而離之。決而裂之者。伯而千。蓋自漢以來。漸泯泯。貿貿寥寥。至于今。抑又甚焉。不有大聖人挺生其間。以振鐸之。則彼異端之說。簧鼓羣聽者。安所取衷也。傳曰。萬物舛錯。懸諸天。衆言淆亂。析諸聖。夫聖惟此心耳。以心照心。猶以鏡涵鏡。無

遺明也。吾師惟心鏡不塵。虛涵萬象。故能提一腔以鑑別千古。而會編之作。寔以訂昔人道術之純駁。寓真是真非於一句一字之間。俾後之學者。不惑於似是之非。異同之謬。而攷古辯今。昭如指掌。去邪從正。較若列眉。則以扶世教以淑人心。以壯維持羽翼之精神。以刻支

離決裂之弊。纒以挽道釋枯稿者流。歸於吾儒之綱常。以挽儒門訓詁者流。歸於孔子之心性。其度世度人之功。即泰岱滄溟。難埒其高深矣。文輝既祇承吾師之托。益晉意是編。以為不可不令天下萬世之士。共知而共見之也。爰是再加校訂。重新剞劂。以廣遠其傳。竊惟斯

道流行。本與元運相終始。况歸儒宗孔之旨。寔可謂古今不易之定論。而一段精光。浩然充塞。自有不可磨滅者在也。梓事告成。用識數言于首簡。普萬曆庚子夏門人盧文輝廷徵父百拜謹叙



三教會編小序

三教會編者何也會儒道釋諸書統而編之者史也而况所謂心身性命之微又存乎其間邪子壽初覽此編尚未會夏時商輅周冕之旨至從三教先生受業乃始敢請問焉先生曰夏商周之所因者天地之常經三綱五常之大禮也若子丑寅之迭建忠賢文之異尚其所損益可知者朱子謂之不過文章制度者是也而夏時商輅周冕之章則曰以立萬世常行之道者何也豈其夏時商輅周冕非所謂文章制度歟孔子曰吾得夏時焉故其作春秋也而曰春王正月者行夏之時也余於是知孔子之所以告顏子者乃為繼周者以立一代之規模而非以此為萬世常行之道也萬世常行之道必不膠於文章制度之末而夏商周已然之迹抑亦可明徵矣敬述所傳書於卷端門人木子壽謹識

林子三教正宗統論

三教會編要略目錄

一卷盤古氏至周景王

二卷周敬王至秦二世

三卷漢高祖至漢後帝

四卷晉世祖至隋恭帝

五卷唐高祖至唐睿宗

六卷唐玄宗至後周恭帝

七卷宋太祖至宋神宗

八卷宋哲宗至宋光宗

九卷宋寧宗至元順帝

林子三教正宗統論

三教會編要略卷之一

門人 林鳴陽編 林兆誥選  
黃陽校 盧文輝訂

盤古氏

盤古氏太極生兩儀兩儀生四象四象變化而庶類繁矣相傳首出御世者曰盤古氏又曰渾敦氏。

天皇氏

三教正宗

會編卷一

天皇氏繼盤古氏以治。澹泊無為而俗自化。始制干支之名。兄弟各一萬八千歲。

林子曰。史稱天皇之德曰澹泊無為。夫制干支以定歲。果無為與。所謂無為者。順事之自然。而非鑿以自智也。若云一萬八千歲則誕矣。

地皇氏

地皇氏繼天皇氏以治。爰定三辰。是分晝夜以三十日為一月。兄弟各一萬八千歲。

人皇氏

人皇氏繼地皇氏以治。萬物群生。淳風沕穆。政教君臣所自起。飲食男女所自始。兄弟九人。合四萬五千六百歲。

有巢氏

有巢氏太古之民穴居。有巢氏作。構木為巢。教民居之。以避禽獸之害。未知稼穡。食草木之實。未有火化。飲禽獸之血而茹其毛。取其皮以蔽前後。

燧人氏

燧人氏自有巢氏教民巢居。猶未知熟食也。有燧人氏作。觀星辰而察五行。知空有火。麗木則明。於是鑽木取火。教民以烹飪。而民利之。故號燧人氏。時未有文字。燧人氏始作結繩之政。立傳教之臺。為日中之市。興交易之道。人情以遂。故又謂之遂皇。

太昊伏羲氏

太昊之母居於華胥之渚。履巨人跡。意有所

動虹且遠之因而始娠生帝于成紀有聖德象日月之明故曰太昊

林子曰履巨人跡意有所動是後人以伏羲德合上下故特神其說耳釋迦之右脇老子之左腋同一語怪也至於孔子之生也二龍繞室五星降庭神女擎香霧於空中瑞麟吐玉書於闕里亦果足信乎否耶始畫八卦造書契以代結繩之政制嫁娶以儷皮為禮結網罟教佃漁養犧牲以充庖廚

王教正宗

卷一

一三

作琴瑟以脩身理性反其天真而樂音自是興焉因龍馬負圖出于河之瑞故以龍紀官林子曰八卦畫而周易作矣易者日月也周者日月往來相摩相盪周天之義也余林子書嘗言之故日月往來於天地之中而天地生生之機不息吾身之日月往來於吾身天地之中而吾身變化之機無窮故曰易與天地準

女媧氏

女媧氏與太昊同母生而神靈太昊沒共工氏曰康回者鬣身朱髮任智自神傲亂天常竊保冀方壅防百川以害天下與祝融戰不勝而怒乃頭觸不周山崩天柱折地維裂女媧氏戮之因鍊五色石以補天而共工氏遂亡女媧都於中皇之坂是謂女皇

林子曰共工傲亂天常竊保冀方此所謂頭觸不周山崩取譬之詞也至於天經地義為之泯滅故曰天柱折地維裂五色石

王教正宗

卷一

四三

者五常之喻也鍊五色石者復五常之性也五常復則地平而天成矣故曰補天

炎帝神農氏

姜姓在位一百四十年

神農氏斲木為耜揉木為耒始教耕作蜡祭以赭鞭鞭草木葦百草始有醫藥救人日中為市交易而退

黃帝軒轅氏

公孫姓又曰姬姓名軒轅有熊國君子也在位百年

黃帝之治天下也百神出而受職於明堂之庭乃采銅於首山作大爐焉鑄神鼎於山上

鼎成。群龍下迎。乘彼白雲。至於帝鄉。群小臣不得上升。攀龍之胡。力顛而絕。帝之弓裘墜焉。於是百姓奉之以長號。名之曰鳥號之弓。而藏其衣冠於槁陵。以故人咸傳之為僊去。帝四妃二十五子。得姓者十四人。為十二姓。林子曰。余歷觀帝王制作之盛。未有如黃帝者。見日月星辰之象。始有星官之書。製玄衣黃裳之服。以象天地之色。至於大撓甲子。容成蓋天。更籙置閏。隸首算數。伶倫律呂。星氣之占。器用之利。內經之作。蠡桑之教。畫野分州。以監萬國。經土設井。以塞爭端。立步制畝。以防不足。制作之盛。難以勝紀。而謂黃老之道。無所作為可乎。且黃帝四妃二十五子。而老子之子宗。封於段干。考之史氏。較然著明。彼為黃老之學者。乃欲斷棄倫屬。以為高且潔。蓋傳之失其宗也。神氣歸天。僊去之大義也。後世虛誕之徒。思欲以假合之軀。白日而登昇者。亦

可笑矣。子華子有言曰。夫黃帝之治天下也。其精微之感。蕩上浮而下沉。故為百福之宗。為百福之所宗。則是百神受職於庭也。帝乃采銅者。神鼎熟也。登彼首山。就高明也。作為大爐。鼓陽化也。鍊剛質物之器也。上水而下火。二氣升降以相濟。中和之實也。群龍者。衆陽氣也。雲者。龍屬也。帝鄉者。靈臺之關。而心術之變也。帝之所謂類也。形也。氣也。知識也。雖與人同。然而每成而每上也。每成而每上。則其精微之所微達。神明之所之適。其去人也遠矣。群小臣知識之所不及者也。攀龍之胡。有見於下也。不得上升。無見於上也。弓裘衣冠者。帝所以善世制俗之具也。民無見也。懷其所以治我者而已矣。故帝之逝也。號以決其墓藏。以奉其傳。此假以指喻之言也。而人且亟傳之。以相詆欺。甚矣世之好譎怪也。千世之後。必有人主好高而慕大。以父生



輕舉而為美慕者其左右狡詐希寵之臣  
又從而逢之是將甘心於黃帝之所造者  
矣夫人之大常生而少壯轉而為衰老轉  
而為死亡聖凡之所共也上智之所弗盡  
免焉者也

少昊金天氏

已姓名華黃帝之子玄  
孫也在位八十四年

少昊之母曰嫫祖感大星如虹下臨華渚之  
祥而生帝能修太昊之法故曰少昊少昊之  
立也鳳鳥適至因以鳥紀官

顓頊高陽氏

姬姓昌意之子黃帝  
之孫在位七十八年

顓頊之母曰昌僕是為女樞感瑤光貫月之  
祥生帝于若水紹金天氏為天子初國高陽  
故號高陽氏自少昊之衰九黎亂德民神雜  
揉帝命南正重司天以屬神北正黎司地以  
屬民絕地天通無相侵瀆華九黎之亂神人  
不雜萬物有序民安其生焉始作曆以孟春  
之月為元

林子曰民神雜揉者明有喪德故幽有鬼

靈也老子曰以道蒞天下其鬼不神而朱  
文公解之曰王道修明則此等不正之氣  
都消鑠了此顓頊之正氣所以能革九黎  
之亂使神人不雜也

帝嚳高辛氏

姬姓參名少昊之  
孫在位七十年

帝生而神靈自言其名以其肇基乎辛故號  
高辛氏帝四妃元妃有邠氏女曰姜源與帝  
禋祀而生稷陳鋒氏女曰慶都育赤龍之祥  
孕十四月而生堯於丹陵有娥氏女曰簡狄  
祈于高禘有飛燕之祥而生契姬氏女曰  
常儀生子摯

帝堯陶唐氏

帝嚳之子摯之弟  
在位七十二年

元年甲辰初帝摯立封堯為唐侯摯以荒淫而  
廢諸侯尊堯為天子是時十日並出焦禾殺  
稼又有大風饕餮封豨修蛇皆為民害堯乃  
使羿繳大風於青丘之澤上射十日下殺饕  
餮斷修蛇於洞庭禽封豨於桑林萬民欣悅  
莫不向服

林子曰射所以比德也。堯有峻德而天象  
頓消如射之繳之之速也。十日並出其言  
賜之亢極矣故曰焦禾殺稼是恒賜而僭  
亢之灾也。

堯之子名丹朱不肖以舜為賢遂使之攝位。  
命之曰天之曆數在爾躬。允執其中。

林子曰允執殿中。堯舜之所以開道統之  
傳也。孔子之所謂仁所謂一貫中庸之所  
謂喜怒哀樂未發之中老子之所謂得一

三教正宗

卷一

九

守中。玄牝之門。釋氏之所謂歸一。正法眼  
藏者是也。

舜攝位二十八年。堯乃殂落。

林子曰殂者神氣歸天。道家之所謂長生  
久視。白日飛昇者是也。落者體魄歸地。釋  
家之所謂四大假合終歸於盡者是也。

舜避位於河南。天下朝覲謳歌訟獄者不歸  
堯之子而歸舜。舜乃即天子位。

林子曰繫辭謂黃帝堯舜作垂衣裳而天

下治。論語曰無為而治。恭己正南面而已  
矣。是黃帝堯舜其道一也。後世乃以黃帝  
為道家之宗。堯舜為儒家之祖者。亦獨何  
與。

帝舜有虞氏

姓或曰名重華黃帝之孫在位六十一年

元年

丙辰帝之父瞽瞍惑於後妻愛少子象常

欲害舜。舜盡孝弟之道所居成聚二年成邑  
三年成都。堯聞之舉於畎畝妻以二女。遂相  
堯攝政四海之內咸戴舜功。

三教正宗

卷一

十

林子曰楚先生嘗謂余曰舜之父母及弟  
象語其心則足以殺舜然舜之有天下也  
實惟其父母及弟象之功。若父不頑母不  
嚚弟象不做則舜之玄德四岳安得而舉  
之帝堯安得而聞之。又曰舜上父母下惟  
弟象。父母及弟象。寧欲殺舜則其怨詈訕  
毀以暴其惡於人者何所不至。而邑人聚  
人都人不信其父母及弟象之言。而信舜  
之心者何耶。舜不幸遭人倫之變其亦詩

之所謂他山之石。孟子之所謂拂亂其所為者與。

舜之子。商均不肖。乃薦禹於天命之曰。人心惟危。道心惟微。惟精惟一。允執厥中。

林子曰。天命之謂性。心由性生也。而心屬火。內之肝心脾肺腎。猶外之木火土金水也。念念常在於欲。即謂之人心。念念常在於道。即謂之道心。然以道存心。豈不善哉。特賢人持守之功。殊非聖人頭腦學問。忘

三教正序

金鑰素

十一

其本根不由中出。故曰惟微。能知吾身之中而允執之。則性由此立。道由此出。譬之山下之泉。涓涓不竭。此象以養正乃聖功之大也。孟子曰。由仁義行。非行仁義。蓋仁義根於性生。知性則當仁而仁。當義而義。順以出之。以利為本也。若此心念念常在於仁義。而勉強以行之。豈聖人所謂寂而常感。感而常寂之道哉。

夏

大禹 姓黃帝之玄孫  
在位二十七年

元年 丁巳

禹南巡狩。會諸侯于塗山。承唐虞之盛。執王帛者萬國。禹濟江黃龍負舟。舟中人懼。禹仰天而嘆曰。吾受命於天。竭力以勞萬民。生寄也。死歸也。余何憂於龍焉。視龍猶螻蟻。禹顏色不變。須臾龍俛首低尾而逝。

禹崩。啓即天子位。

林子曰。孔子曰。巍巍乎。舜禹有天下而不

三教正序

金鑰素

十一

與焉。不曰堯舜。而曰舜禹者。何也。蓋舜之傳賢。禹之傳子。曷嘗認天下而有之。是達夫天命曆數之微矣。

帝啓 禹之子在  
位九年

元年 甲申

太康 啓之子在位  
二十九年

元年 癸巳

仲康 太康之弟在  
位十有三年

元年 壬戌

元年 乙辛	元年 甲申	元年 辛酉	元年 乙巳	元年 丁亥	元年 辛酉	元年 甲辰	元年 壬午	元年 乙亥	元年 壬午
帝廬 二十一年 之子在位	帝昺 二十一年 不降之弟在位	帝不降 五十九年 泄之子在位	帝泄 十有六年 芒之子在位	帝芒 十有八年 槐之子在位	帝槐 二十六年 好之子在位	帝抒 十有七年 少康之子在位	少康 二十二年 相之子在位	帝相 二十七年 仲康之子在位	帝相 二十七年 仲康之子在位

<p>帝孔甲 <small>不降之子在位三十一年</small></p>	<p>帝<small>實壬</small>皐 <small>孔甲之子在位十有一年</small></p>	<p>帝發<small>甲</small> <small>皐之子在位十有三年</small></p>	<p>元年<small>甲申</small></p>	<p>履癸<small>發之子在位五十二年</small></p>	<p>元年<small>癸卯</small></p>	<p>商</p>	<p>三教王宗 成湯<small>子姓黃帝之後在位十有三年</small></p>	<p>元年<small>乙未</small></p>	<p>初湯出見人張網四面而祝之曰從天墜者從地出者從四方來者皆罹吾網湯解其三面止置一面更祝曰欲左者左欲右者右欲高者高欲下者下不用命者乃入吾網漢南諸侯聞之曰湯德至矣及禽獸歸之者四十餘國伊尹相湯伐桀遂放于南巢</p>	<p>林子曰湯之誓衆庶也曰夏氏有罪天命</p>
--	--	--	----------------------------	-----------------------------------	----------------------------	----------	---	----------------------------	---	-------------------------

殛之而數桀之罪則曰矯誣上天桀之矯  
誣不待論矣豈湯之伐桀也天固命之邪  
要之非知天之聖人真不足以語此

大甲 湯之嫡孫太丁之子在位三十三年

元年 戊申 太甲即位不明厥德顛覆湯之典刑

伊尹放之於桐宮三年自怨自艾處仁遷義

伊尹乃以冕服奉太甲復歸于亳

林子曰始則放桀以革夏正終則放太甲

以定商邦蓋達於立君為民之微其自任

三教至宗

金鑑卷一

五

以天下之重如此也

沃丁 太甲之子在位二十九年

元年 巳辛

太庚 沃丁之弟在位二十五年

元年 戌庚

小甲 太庚之子在位十有七年

元年 亥乙

雍巳 小甲之弟在位十有二年

元年 辰壬

太戊 雍巳之弟在位七十五年

元年 辰甲

仲丁 太戊之子在位十有三年

元年 未巳

外壬 仲丁之弟在位十有五年

元年 申壬

河亶甲 外壬之弟在位九年

元年 亥丁

祖乙 河亶甲之子在位十有九年

三教至宗

金鑑卷一

六

元年 申丙

祖辛 祖乙之子在位十有六年

元年 卯乙

沃甲 祖辛之弟在位二十五年

元年 未辛

祖丁 祖辛之子在位三十二年

元年 申丙

南庚 沃甲之子在位二十五年

元年 辰戌

陽甲 祖丁之子  
在位七年

元年 癸巳

盤庚 陽甲之弟在  
位二十八年

元年 子庚

林子曰商俗尊鬼而盤庚遷都乃以高后

之崇降不祥祖父之斷棄乃死以告諭臣

民豈非所謂神道設教者與孔子錄之齊

宣王好貨好色孟子曰昔者公劉好貨太

王好色故善事君者即其機而陳其言善

三教正宗

會編卷

一七

治民者因其俗而出其政

小辛 盤庚之弟在  
位二十一年

元年 戊辰

小乙 小辛之弟在  
位二十八年

元年 丑

武丁 小乙之子在  
位五十九年

元年 巳

祖庚 高宗之子  
在位七年

元年 丙辰

祖甲 祖庚之弟在  
位三十三年

元年 亥

廩辛 祖甲之子  
在位六年

元年 申丙

庚丁 祖甲次子在  
位二十一年

元年 寅

武乙 庚丁之弟  
在位四年

元年 亥

太丁 武乙之子  
在位三年

三教正宗

會編卷

一八

元年 卯丁

老彭者商賢大夫也姓錢名鏗帝顓頊之孫

陸終氏之仲子陸終氏娶鬼方之女孕而不

育十一年開左右脇而出者六人其三曰老

彭封於韓大彭之墟即彭城也至殷之末世

年已七百餘歲而不衰故曰老彭云少好恬

靜惟以養神治生為事及為大夫稱疾不與

政事好觀覽古籍以政教大夫以官教士以

技教庶人揚則抑抑則揚綴以德行不任以

言

林子曰。仲尼所嚴事者老聃。所竊比者老彭。或云論語所稱老即老聃。彭乃錢鏗也。若曰七百餘歲。既已怪矣。又曰開左右脇而產者六子。其怪尤矣。

帝乙太丁之子在位三十七年

元年庚午

紂帝乙之子在位三十二年

元年丁未

周

文王

姬姓名昌。棄之后季歷之子。為西伯三十三年。受命九年。

元年丙午

文王雲為池沼掘地得死人之骨。遂葬之。天下皆曰西伯澤及枯骨。況其人手乎。於是歸者三十國。

武王

名發。文王之子。為西伯三十三年。即帝位六年。

元年卯丁

王既即位。召師尚父而論焉。曰。黃帝顓頊之

道不可得見。與師尚父曰。在丹書。王欲聞之。則齋矣。三日。王端冕。師尚父亦端冕。奉書而入。負屏而立。王下堂南面而立。師尚父曰。先王之道。不北面。王行西折。東面而立。師尚父西面。道書之言曰。敬勝怠者吉。怠勝敬者滅。義勝欲者從。欲勝義者凶。且臣聞之。以仁得之。以仁守之。其量百世。以不仁得之。以仁守之。其量十世。以不仁得之。以不仁守之。必及其世。王聞書之言。惕若恐懼。退而為戒書於席之四端。及几。鑑盤。楹杖。帶履。觴豆。戶牖。劒弓。矛。各為銘焉。

林子曰。三代以上。人惟以道自重。而人君亦以道為尊。故箕子之不死。以洪範之未陳也。武王齋受丹書。而師尚父且不北面。

三代以下。此意微矣。

十三年已卯武王東觀兵。至于盟津。渡河中流。白魚躍入王舟中。武王俯取以祭。既渡。有火自上復于下。至于王屋。流為鳥。其色赤。其聲

纒是時諸侯不期而會盟津者八百遂東伐紂。

林子曰或者以為武王既殺商受命何不遜其位於微子啓而白其心於天下萬世哉是內不足以自信恐人之議已者之言也蓋未達天命曆數之微矣故堯舜之禪讓天之與賢也湯武之放伐亦天之與賢也。

成王

名誦武王之子  
在位三十七年

元年

丙戌

康王

名釗成王之子  
在位三十六年

元年

癸亥

昭王

名瑱康王之子  
在位五十二年

元年

己丑

二十五年

癸丑

七月摩耶夫人夢白象衆日輪

入于腹中覺而自知身重遂孕釋迦。

林子曰少昊星虹華渚之瑞顓頊瑤光貫

月之祥慶都赤龍而孕堯簡狄飛燕而生

契豈其然哉或者以為後世見其人之神聖而遂奇其迹云。

二十六年

甲寅

四月八日摩耶夫人遊毘藍園

無優樹下右脇誕生太子釋迦牟尼佛九龍

吐水沐浴金軀遂一手指天一手指地曰天

上天下惟吾獨尊。

林子曰陳致虛謂左手攀枝右脇降誕豈

不是他離了生死岸頭九龍吐水沐浴金

軀豈不是淨保保赤洒洒底一手指天一

手指地豈不是八字打開中有箇見成公

案天上天下惟吾獨尊豈不是一大事因

緣人中最為第一斯言得之矣。

是日也北方江河泛漲泉井溢出大地皆動

五色光貫太微遍於四方王怪而問之太史

蘇由卜而奏曰乾之九五飛龍在天是君王

之位西方大聖人也王又懼其入此中國也

由曰今不入中國後一千年犍教流被此土

王命刻石為記埋之南郊祀。



林子曰：列子書載孔子答太宰嚭曰：「西方有大聖人，不治而不亂，不言而自信，不化而自行，蕩蕩乎無能名焉。」即列子書而觀之，則孔子之所以尊釋迦者至矣。

五十年寅十二月夜明星現，時釋迦豁然大悟，成佛號天人師，入鹿苑說法。

林子曰：釋氏寂滅之旨，余三教要旨書備矣。夫所謂滅者，此心不住於聲色臭味而滅絕之；夫既不住於聲色臭味而滅絕之，

三教正宗

會通卷

三

豈不無思無為寂然而誠哉！至大學之所謂格致者，格此聲色臭味而知自致矣。老子之所謂虛無者，無此聲色臭味而心自虛矣。故釋之寂滅道之虛無，儒之格致其旨一也。

穆王

名滿昭王之子  
在位五十五年

元年

庚辰

五十二年辛未二月佛入般涅槃，是時乾坤震動，有白虹十二道貫日經天，王大驚怪，太史

彪多奏曰：「此西方聖人入滅之象。」王大悅曰：「西方聖人既已入滅，朕今無憂也。」釋迦字悉達多，娶耶輸氏多羅，長子羅睺羅，住世七十九年。說法四十九年。

林子曰：釋迦之夫婦父子之倫備矣。

一祖摩訶迦葉尊者見世尊釋迦在靈山會上拈花示眾，是時眾皆默然，唯迦葉破顏微笑。世尊曰：「吾有正法眼藏，涅槃妙心，實相無相，微妙法門，不立文字，教外別傳，付囑摩訶迦葉。」

三教正宗

會通卷

十四

迦葉

共王名繁，庖穆王之子，在位十有二年。

元年

亥乙

懿王名難，共王之子，在位二十五年。

元年

亥丁

孝王名辟方，懿王之弟，在位十有五年。

元年

子壬

夷王名變，孝王之子，在位十有六年。

元年

卯丁

元 年 庚 子	襄王 名鄭惠王之 子 在位三十三年	元 年 乙 巳	惠王 名闕釐王之 子 在位二十六年	元 年 庚 子	釐王 名胡齊莊王 之子 在位五年	元 年 乙 酉	莊王 名佗桓王之 子 在位十有五年	元 年 壬 戌	桓王 名林平王之 孫 在位二十三年	元 年 辛 未	平王 名宜臼幽王 之子 在位五十一年	元 年 庚 申	幽王 名宮涅宣王 之子 在位十有一年	元 年 甲 戌	宣王 名靜厲王之 子 在位四十六年	元 年 癸 未	厲王 名胡夷王之 子 在位十有 七年并共和 三十七年
------------------	----------------------------	------------------	----------------------------	------------------	---------------------------	------------------	----------------------------	------------------	----------------------------	------------------	-----------------------------	------------------	-----------------------------	------------------	----------------------------	------------------	---

元 年 丙 子	簡王 名夷定王之 子 在位十有四年	元 年 乙 酉	匡王 名班頃王之 子 在位六年	元 年 癸 卯	頃王 名壬臣襄王 之子 在位六年	元 年 乙 卯	定王 名瑜匡王之 弟 在位二十一年	元 年 丁 巳	三年九月十四日老聃生于楚國陳郢苦 縣瀨鄉曲仁里李樹下故以李為姓名耳字 伯陽聘其謚也聘在母胎八十一年割左腋 而生一云老子二月十五日生	元 年 乙 卯	林子曰余謂老子得九九太陽之數而足 故曰八十一其言微矣後人不識其旨而 以老子二字而揣逆之謂子之老至八十 一歲而始生不亦妄乎若夫修己背垢而 生禹簡狄胷剖而生契其於釋迦之右脇 老子之左腋同入於誕矣
------------------	----------------------------	------------------	--------------------------	------------------	---------------------------	------------------	----------------------------	------------------	--	------------------	--

四年卯老子為柱下史。

林子曰黃帝為天子老子為柱下史柱下史今之侍御史秩也。果如後世道家者流入山之深而一無所為者等歟。或問玄牝之說林子曰玄牝之門譬蓮子也。為天地根譬蓮子之心也。此心未芽生道在中。此心既芽生意不息即孔子之言仁也。故曰仁人心也。而釋氏之所謂正法眼藏涅槃妙心亦是此意。由是觀之三教之道曷嘗有不同哉。但後世之儒元不識仁而溺聞以支後世之道元不識根而玄遠以蕩後世之釋元不識心而苦空以搞此三氏之教所由裂而分也。

靈王名泄心簡王之子在位二十七年

元年庚寅

老子為守藏室史。

林子曰老子之道大矣。後世學之者衆而未聞有得其宗者。若孔子傳之曾參曾參

傳之孔伋孔伋傳之孟軻孟軻死而孔子

之道始不著釋迦牟尼佛尚矣。傳一祖摩訶迦葉二祖阿難三祖商那和修四祖優波毼多五祖提多迦六祖彌遮迦七祖婆須蜜多八祖佛駄難提九祖伏駄蜜多十祖脇十一祖富那夜奢十二祖馬鳴十三祖迦毘摩羅十四祖龍樹十五祖迦那提婆十六祖羅睺羅多十七祖僧伽難提十八祖伽耶舍多十九祖鳩摩羅多二十祖闍耶多二十一祖婆修盤頭二十二祖摩拏羅二十三祖鵬勒那二十四祖師子二十五祖婆舍斯多二十六祖不如蜜多二十七祖般若多羅至達磨西方二十八祖入中國為初祖傳二祖慧可三祖僧璨四祖道信五祖弘忍六祖惠能惠能死而釋迦之道始不著。

二十一年庚戌孔子生其先宋人父叔梁紇母

顏氏禱於尼丘山以是年十一月二十一日

唐子。生孔子於魯昌平鄉鄆邑。三歲父叔梁紇卒。

景王

名貴重王之子  
在位二十五年

元年

丁巳

十三年巳孔子仕於魯為委吏料量平。

十四年庚午孔子為魯乘田畜牧蕃息。

二十年丙子剡子來朝孔子見而問官。

三教正宗

卷一

廿九

林子三教正宗統論

三教會編要略卷之二

門人

林鳴陽編 林兆誥選

黃陽校 盧文輝訂

周

敬王

名丐景王之子在位十四年

元年

壬午孔子在齊景公舍於外館周使至言

先王廟災公曰何王之廟孔子曰其釐王之

廟乎公曰何以知之孔子曰釐王變文武之

制作宮室崇峻車馬奢侈天災所宜加也既

而使者報釐王廟災公驕曰善乎聖人之智

過人遠矣

二年

癸未孔子訪樂於長弘

三年

甲申孔子適周問禮於老子老子曰良賈

深藏若虛君子盛德容貌若愚吾所以告子

若此而已孔子出謂弟子曰鳥吾知其能飛

魚吾知其能遊獸吾知其能走至於龍吾不

知其乘風雲而上天吾今日見老子其猶龍

乎

林子曰此言禮乃復禮之禮若忠信之薄

是禮後之禮也余嘗竊論之孔子所謂仁

者即碩大之果生生不息而仁在其中矣

由是而芽而根而條而實燁然華美咸備

於果實之仁是猶燦然之禮具於渾然之

中也故曰復禮為仁又曰人而不仁如禮

何若良賈深藏句似若答非所問與禮之

旨若不相涉入然世之儒者既已惑矣而

孔子贊之又如是其至世之儒者豈能釋

然不疑貳於心哉但世之儒者不思已之

膚淺不足以知聖人而以家語之文為不

足信則又惑之甚也蓋世之儒者徒知周

旋進退之文而不知天然自有之禮無惑

乎以家語之文為不足信也噫

孔子問禮老子既辭去及于魯弟子稍益進

焉

林子曰釋氏者流以老子出關訪道於西

馬

域則曰老子者釋迦之弟子也道家者流又以孔子適周問禮於老子則曰孔子者老子之弟子也若儒家者流則又以世之和尚而病釋迦以世之道士而病老子各自標門互相訾毀豈能明其師之教而得貞一之原哉

四年乙孔子適齊為高昭子家臣以通乎景公與齊大師語樂聞韶音三月不知肉味齊人稱之景公問政孔子曰政在節財公欲封

三教正宗

卷一

三

以尼谿之田晏嬰進曰孔子累世不能殫其學當年不能究其禮君欲用之以移齊俗非所以先細民也齊大夫欲害孔子孔子聞之景公曰吾老矣弗能用也遂行反乎魯

林子曰子貢多學而識而晏嬰亦曰不能殫其學而究其禮是儒者之道在春秋之時已失其傳矣豈知一貫之旨而片餉之間可以立躋聖道耶

五年丙老子乘青牛車入大秦過西關關令

尹喜知其非常人也乃強為著書作道德經上下二卷後與喜西游流沙死於扶風郡瑁於槐里老子之子名宗為魏將封於段干宗子注注子宮官玄孫假仕於漢孝文帝而假之子解為膠西王卬太傅因家於齊焉

林子曰達不出命則無以教天下窮不著書則無以教萬世若夫死於扶風瑁於槐里乃知長生久視之說謂元神炯炯萬古不滅也後世道家者流乃欲以假合之軀長存不死亦甚惑矣

三教正宗

卷一

四

關令尹喜得老子之道著關尹子九篇行於世關尹子曰無一物非天無一物非命無一物非神無一物非玄學之徇異名析同實得之契同實忘異名

林子曰或問玄之始林子曰書有玄德詩有不顯之德或曰不顯之德言聖人之德豈不顯哉非玄之謂也林子曰中庸曾釋不顯之德謂聲色則顯矣毛雖微亦顯矣

至無聲無臭則為不顯之至也。非玄而何。又曰：兩精相搏而神應之。

又曰：天地雖大，有色有形，有數有方。吾有非色，非形，非數，非方，而天地地者存。

又曰：有時者氣，彼非氣者，未嘗有晝夜，有方者形，彼非形者，未嘗有南北，何謂非氣，氣之所自生者，何謂非形，形之所自生者。

又曰：風雨雷電，皆緣氣而生，而氣緣心生。

又曰：全精者忘是非，忘得失，抱神者時晦明。

時強弱。

三教正宗

金鑑卷

五

又曰：以我之精，合天地萬物之精，譬如萬水可合為一水，以我之神，合天地萬物之神，譬如萬火可合為一火，以我之魄，合天地萬物之魄，譬如金之為物，可合異金而鎔之為一金，以我之魂，合天地萬物之魂，譬如木之為物，可接異木而生之為一木，則天地萬物皆吾精，吾神，吾魄，吾魂，何者死，何者生。

林子曰：精神魂魄非內也，水火木金非外。

也。謂水火木金，非吾之精神魂魄，非也。謂精神魂魄，必折之為水火木金，亦非也。大抵吾身與天地只一氣耳。精神魂魄，相為混融，水火木金，相為流通，孰為我，孰為彼，孰為合，孰為離。

又曰：天地雖大，不能芽空中之核，陰陽雖妙，不能卵無雄之雌。

又曰：萬物之來也，我皆對之以性，而不對之以心，性者心未萌也。

三教正宗

金鑑卷

六

又曰：既能渾天地萬物以為魂，斯能渾天地萬物以為魄，凡造化所妙，皆吾魂，凡造化所有，皆吾魄。

又曰：庖人羹蟹，遺一足几上，蟹已羹而遺足尚動，是生死者，一氣聚散爾。

林子曰：氣聚而生，氣散而死，是生死之道，一晝夜之代謝耳。孰為生，孰為死，閔尹子又有言曰：若有厭生死心，超生死心，只名為妖，不名為道，蓋不達於聚散之氣，不明。

乎晝夜之常。故名爲妖。

又曰。聖人能斂萬有於一息。無有一物可役。吾之明徹。散一息於萬有。無有一物可間。吾之云爲。

又曰。物我交心。生兩木。摩火生。

林子曰。火生而木焚矣。心生而性晦矣。

又曰。惟一我心。則意者塵。往來爾事者歎。起滅爾。吾心有大常者存。

林子曰。意有往來。心無往來。事有起滅。心

三教正宗

卷之三

七

無起滅。關尹子又有言曰。日應萬事。心常

寂然。是吾心之大常者存也。

又曰。情生於心。心生於性。

又曰。物來無窮。我心有除。故我之良心。受制於情。我之本情。受制於物。

又曰。天地雖大。能役有形。而不能役無形。陰陽雖妙。能役有氣。而不能役無氣。心之所之。則氣從之。氣之所之。則形應之。猶如太虛於一氣中。變成萬物。而彼一炁。不名太虛。

又曰。吾之形氣。天地萬物。

林子曰。吾之形氣。天地也。故踐形養氣。可以位乎天地。吾之形氣。萬物也。故踐形養氣。可以育乎萬物。

又曰。天不能冬。蓮春菊。是以聖人不違時。地不能淮。橘汶谿。是以聖人不違俗。聖人不能使手。步足。握。是以聖人不違我。所長。聖人不能使魚飛鳥馳。是以聖人不違人所長。夫如是者。可動可止。可晦可明。惟不可拘。所以爲道。

三教正宗

卷之三

八

林子曰。關尹子。章章句句。悉顯妙道。莊周聞其風而悅之。曰。古之博大真人。孰漢劉向曰。篇篇敘異。章章義異。其旨同。辭與老莊列異。其歸同。渾質崖戾。汪洋大肆。然有式則使人輕輕冷冷。不使人狂。晉葛稚川曰。縱擒大道。渾淪至理。方士不能到。先儒未嘗言。宋陳顯微曰。及乎得老子之道。傳五千言之後。乃述是書。以曉天下後世。而



露五千言所未述之旨。是道也。不可名言之道也。是書也。所述無言之書也。則其言豈可以百家窺哉。然關尹子一書人得見之者鮮。見而能解之者為尤鮮。余不能盡取而錄之。

平汧師事老子。博學無所不通。楚平王問曰。聞子得道於老子。可得聞乎。汧對曰。道德匡邪。以為正。振亂以為治。醇德復生天下。安寧要在一人。故積德成王。積怨成亡。堯舜以是昌。桀紂以是殃。王曰。敬聞命矣。

亢倉子者。偏得老聃之道。嘗著書曰。夫物也者。所以養性也。今代之惑者。多以性養物。則不知輕重也。故聖人之制萬物也。全其天也。天全則神全矣。神全之人。不慮而通。不謀而當。精照無外。志凝宇宙。德若天地。然上為天子而不驕。下為匹夫而不懼。此之謂全道之人。

十年<sup>辛卯</sup>李桓子穿井。得土缶中若羊。問仲尼。

云。得狗。仲尼曰。以丘所聞。羊也。丘聞之。木石之怪。夔罔蝮。水之怪。龍罔象。土之怪。墳羊也。十五年<sup>丙申</sup>魯定公以孔子為中都宰。制為養生送死之節。長幼異食。強弱異任。男女別途。路無拾遺。器不雕偽。為四寸之棺。五寸之槨。因丘陵為墳。不封不樹。行之一年。而四方之諸侯則焉。

二十年<sup>辛丑</sup>魯以孔子為大司寇。齊大夫黎鉏言於景公曰。魯用孔丘。其勢危。齊乃使使告曾為好會。會於夾谷。曾定公且以乘車好往。

孔子攝相事。曰。臣聞有文事者。必有武備。有武事者。必有文備。古者諸侯出疆。必具官以從。請具左右司馬。定公曰。諾。具左右司馬會齊侯夾谷。為壇位。土階三等。以會遇之。禮相見。揖讓而登。獻酬之禮畢。齊有司趨而進曰。請奏四方之樂。景公曰。諾。於是旄旌羽旆。矛戟劍櫜。鼓噪而至。孔子趨而進。歷階而登。不畫一等。舉袂而言曰。吾兩君為好會。夷狄之

樂何為於此。請命有司。有司却之不去。則左右視晏子與景公。景公心忤。麾而去之。有頃齊有司趨而進曰。請奏宮中之樂。景公曰。諾。倡優侏儒。為戲而前。孔子趨而進。歷階而登。不盡一等。曰。匹夫而榮惑諸侯者。罪當誅。請命有司。有司加法焉。手足異處。景公懼而動。知義不若歸。而大恐。告其羣臣曰。曾以君子之道輔其君。而子獨以夷狄之道教寡人。使得罪於魯君。為之奈何。有司進對曰。君子有過則謝。以質小人有過則謝。以文。君若悼之。則謝以實。於是齊侯乃歸所侵魯之鄆。謹龜陰汶陽之田。以謝過。

三發王宗

會纂

上

三十二年卯孔子言於定公曰。臣聞家不藏甲。大夫無百雉之城。今三家過制。請損之。使仲由為季氏宰。墮三都。於是叔孫先墮。郈氏遂墮費將墮。郈公斂處父謂孟孫曰。墮郈齊人必至于北門。且郈孟氏之保障。無郈是無孟氏也。我將弗墮。十二月公圍郈。弗克。

二十三年甲孔子由魯司寇攝相事。與聞國政。其初人謗曰。麇裘而鞞。殺之無戾。鞞之麇裘投之無郵。三月政成。化行。民誦之曰。衮衣章甫。實獲我所。章甫衮衣。惠我無私。齊人聞之。懼於是。選國中女子好者八十人。遺魯君。季桓子語魯君為周道。遊往觀之。怠於政事。三日不聽政。郊又不致燔肉于大夫。孔子行。遂適衛。

三發王宗

會纂

上

二十八年己孔子在宋。與弟子習禮大樹下。宋司馬桓魋欲殺之。拔其樹。弟子曰。可以速矣。遂微服過宋。適陳。主於司城貞子家。歲餘有隼集于陳庭而死。梏矢貫之。石弩矢長尺有咫。陳湣公使使問之。孔子曰。隼來遠矣。此肅慎之矢也。昔武王克商。通道九夷。八蠻各以其方賄來貢。使無忘職業。於是肅慎梏矢石弩長尺有咫。先王欲昭其令德。以肅慎矢分陳。試求之故府。果得之。

二十九年庚程本去晉適齊。本字子華。博學。

能通墳典立索及故府傳記之書性聞喪善持論不肯苟容於諸侯聚徒著書自號程子名稱籍甚聞於諸侯孔子遇諸剡歎曰天下之賢士也簡子欲仕諸朝而不能致乃遣使者奉纁幣聘以為爵執圭是時簡子殺實犢及舜華孔子為作臨河之操本亦逡巡不肯起簡子大怒將脅之以兵子華子去而之齊齊景公不能用子華子館於晏氏更題其書曰子華子。

三教正宗  
子華子曰接三陰之正氣於風輪其專精之名曰太玄樓三陽之正氣於水樞其專精之名曰太一太一正陽也太玄正陰也陽之正氣其色赤陰之正氣其色黑水陽也而其伏為陰風陰也而其發為陽上赤下黑左青右白黃潛於中宮而五運流轉故有輪樞之象焉水涵太乙之中精故能潤澤百物而行乎地中風涵太玄之中精故能動化百物而行乎天上上赤之象其官成離下黑之象其官

成坎夫兩端之所以平者以中存乎其間故也

林子曰天非中無以運地非中無以承人非中無以參此三才之通道而三教之聖人不能違也

又曰生之所自謂之精兩精相薄謂之神神往返謂之魂竝精出入謂之魄所以格物謂之心心有所憶謂之意意之所存謂之志志之所造謂之思思而有所願慕謂之慮慮而有所決擇謂之智

三十年辛亥孔子適蔡時楚昭王渡江有一物觸王舟使使問之孔子曰此萍實也其甘如蜜使曰何以知之孔子曰吾昔之鄭過乎陳之野聞小兒謠曰楚王渡江得萍實大如斗亦如日剖而食之甘如蜜得無是乎

齊有一足鳥飛集於公朝舒翅而跳齊侯怪之使使問於孔子孔子曰此鳥名商羊水祥也昔童兒屈脚振肩而跳且謠曰天將大雨

商羊鼓舞今齊有之其應至矣頃之大霖雨水溢泛。

吳伐陳楚救陳軍於城父聞孔子在陳蔡之間使人來聘陳蔡大夫謀曰孔子賢者所刺譏皆中諸侯之疾今楚大國也來聘孔子孔子用於楚則陳蔡用事大夫危矣於是乃相與發徒役圍孔子於野不得行絕糧從者病莫能興孔子誦絃歌不衰

三十六年丁巳孔子在魯知道不行亦不求仕

三教正宗

卷之五

十五

乃敘書傳禮記刪詩正樂序易彖繫象說卦文言弟子蓋三千焉身通六藝者七十二人三十九年庚申魯西狩獲麟以為不祥孔子視之曰麟哉及袂拭面涕泣漣漣因歎曰吾道窮矣乃因史記作春秋上數隱公元年下訖哀公之十四年舉十二公之行事蓋寓賞罰於褒貶以正一王之法

林子曰春秋者其孔子賞罰之書乎賞以法天之春以仁物也罰以法天之秋以肅

物也故命之曰春秋然以春秋為魯史者何也豈不以周之失道道在於魯魯之失道道在於我歟故以魯而編年以我而定是非則知聖人之意微矣

四十一年壬戌孔子卒年七十三

顏回字子淵魯人嘗問仁孔子曰克己復禮為仁

林子曰克己者能自之謂也與下由己之已同訓作克去己私似為穿鑿且聖人之

三教正宗

卷之五

十六

學先其大者則其小自不能奪之又奚必己私之是克哉或問曰復禮為仁載之問禮條備矣若以一日之近而天下即以仁歸之恐必不能如是之速也况舜仁也而瞽瞍不慈周公仁也而管蔡流言孔子仁也而子路則曰意者夫子其未仁與是父子兄弟師生之間其所以相為周旋取與者既密且久矣而猶如是况於一日之近而天下之遠乎林子曰此即所謂收天下

須更離也。

又堂問為邦。

林子曰。有王者作。改正朔。易制度。不沿禮。不襲樂。其以新斯民之耳目。定一代之規模乎。然其正朔之頒。所以示民遵守。使農不失時可也。奚必子丑之為非。而建寅之為是耶。如必建寅之為是。則成湯伊尹之聖。胡不遵而守之。而武王周公。又胡以建子為哉。且商革夏之正。而建丑。俾民咸知。

夫佞人之遠。鄭聲之放。蓋萬世帝王之所不能易也。

回年二十九。髮白三十二而卒。孔子曰。自吾有回。門人日益。親哭之慟。至謂之天喪予云。曾參。字子輿。魯南武城人。性至孝。嘗出新于野。客至其家。母以手搯臂。參即馳至。問母曰。臂何恙乎。母曰。今日客至。搯臂以呼。汝爾家貧。食力。敝衣躬耕。日不舉火。而歌聲若出金石。魯君聞而致邑焉。固辭不受。孔子以其能。

通乎道故以一貫授之

林子曰孔子一貫之旨與釋老之得一歸一不殊也曾子闡其學而為至善之旨子

思明其道而為未發之中若子貢之多識

以為學猶商賈之殖貨以為富也時有此說用之

孔子掌曰賜不受命而貨殖焉又曰女以

子為多學而識之予一以貫之若宋儒之

所謂今日格一物明日格一物乃子貢之

多識以殖貨也而大學格物之微殆非窮

三教正宗

卷之九

九

至事物之謂矣朱子有云向來以察識端

倪為格物致知實下手處以故闕却平日

涵養一段工夫豈其晚年方有悔心耶

閔損字子騫魯人始見夫子有菜色後有芻

豢之色子貢問曰子始有菜色後有芻豢之

色何也閔損曰吾出蕞蔎之中入夫子之門

夫子內切磋以孝外為之陳王法心竊樂之

出見羽蓋龍旂裘旃相隨心又樂之二者相

攻胸中而不能任是以有菜色今被夫子之

文寢深又賴二三子切磋而進之內明於去就之義出見羽蓋龍旂裘旃相隨視如堊土矣是以有芻豢之色

冉雍字仲子子貢稱之曰居貧如窶使其臣如借不遷怒不深怨不錄舊罪是冉雍之行也

冉耕字伯牛魯人以德行稱

宰予字子我魯人長於言語宰問曰鬼神之名不知其所謂孔子曰氣也者神之盛也魄

三教正宗

卷之九

廿

也者鬼之盛也合鬼與神教之至也

林子曰史遷載宰子官臨淄大夫與田常

之亂以夷其族而孔子恥之豈非其傳之

者妄耶

端木賜字子貢衛人善為說詞齊景公問曰

子何師對曰魯仲尼曰仲尼賢乎曰聖人也

豈直賢哉景公曰其聖何如子貢曰不知也

景公作色曰始言聖人今言不知何也子貢

曰賜終身戴天不知天之高也終身踐地不

知地之厚也。賜之事仲尼，譬猶渴操壺杓，就江海而飲之，腹滿而去。又安知江海之深乎？景公曰：子得無太譽乎？子貢曰：賜何敢譽，尚慮不及耳。賜譬仲尼，譬猶兩手捧土而附泰山，其無益亦明矣。使不譽仲尼，譬猶兩手把泰山，其無損亦明矣。景公曰：善哉，豈其然乎？

林子曰：賜也多學而識其所學，不得聖人之大固矣。而曰：說田常也以美言傷信，蓋

史遷之不闕疑也。

三教正宗

卷八

廿

冉求字子有，仲弓之族也。為季氏宰。孔子在衛，冉有言於季孫曰：國有聖人而不能用，欲以求治，是猶却走而欲求及前人，不可得已。今孔子在衛，衛將用之，已有才而以資鄰國，難以言智也。季孫以告哀公，公從之。孔子既至，舍家公館焉。子貢嘗稱之曰：恭老慈幼，不忘賓旅，好學博藝，省物而勤已，是冉有之行也。

仲由字子路，卞人也。性鄙，好勇力，志伉直，初

見孔子，冠雄雞，佩假豚，拔劍而舞。孔子設禮，稍誘子路。子路後儒服委質，因門人請為弟子。孔子曰：以子之所能而加之，以學問，豈可及？子路曰：學豈益哉？孔子曰：夫人君而無諫臣，則失正士而無教友，則失聽。君子不可不學。子路曰：南山有竹，不揉且直，斬而用之，達於犀革，以此言之，何學之有？孔子曰：括而羽之，鏃而礪之，其入之不亦深乎？後為衛大夫，與孔悝之難，結纓而死。孔子曰：自吾得由

三教正宗

卷八

廿

惡言不聞於耳，於是哭子路於中庭，既哭，進使者而問故。使者曰：醢之矣，遂命覆醢。言偃字子游，吳人也。至魯受業於孔子，以文學稱。其宰武城，以禮樂為教，故邑人皆絃歌云。

林子曰：孔子曰：安上治民，莫善於禮。移風易俗，莫善於樂。然樂之作，貴聲也。余嘗聽黃生起元歌，醒心集詩章，令人有雅淡之想。又嘗聽釋子僧生明俊，看金剛經，令人

有寂滅之心。又嘗聽道士何生妙弼誦北  
斗經。令人有虛無之懷。故曰。樂者動於內  
者也。以是知聽鍾聲。思武臣數語。蓋達於  
樂之情矣。然木之聲。盪而浮。金之聲。實而  
沉。故木之器。只一二具。而金之器。數而倍  
之。豈無謂哉。蓋因人心以作樂。而非有他  
也。

卜商字子夏衛人。受業於孔子。子夏讀詩已  
畢。孔子問曰。爾亦何大於詩也。子夏對曰。詩  
之於事也。昭乎。若日月。燎乎若星辰。上有堯  
舜之道。下有三王之義。雖居蓬戶之中。彈琴  
以詠先王之風。亦可以發憤忘食矣。孔子曰。  
商也始可以言詩已矣。

林子曰。書契未興。道在心性。書契既顯。道  
在六經。若詩之為教也。托之里語。以發其  
情。俟之女流。以婉其詞。如後世之宮情閨  
怨。農談漁歌。而此意猶有存者。然里巷女  
流之作。亦不終無也。大抵詩之道。出之心

者志也。宣之口者聲也。考其聲而本其志。  
則人心之淑慝。風俗之美淫。可知矣。後之  
作者。徒竊昔人之意。即數篇之內。而異其  
旨者有之。雖欲續詩。安所本其志乎。徒韻  
昔人之語。即一篇之內。而殊其音者有之。  
雖欲陳風。安能考其聲乎。故曰。剛後無詩。  
若中和之聲。木堂不周流。充塞於天地之  
間。而飛走動植之自然者。皆詩也。詩豈亡  
乎哉。

魯哀公問子夏曰。五帝有師乎。子夏曰。有。商  
聞黃帝學乎太真。顓頊學乎綠圖。帝嘗學乎  
赤松子。堯學乎尹壽。舜學乎務成。跖禹學乎  
西國王。湯學乎成子伯。文王學乎鮫時子斯。  
武王學乎郭叔。周公學乎太公。吾夫子學乎  
老聃。此雖聖人。亦必有師也。子夏之在聖門。  
以文學著於四科。序詩傳易稽古志禮。而孔  
子亦嘗屬其傳春秋云。居西河教授。為魏文  
侯師。



有若字子有魯人爲人強識好古明習禮樂孔子既歿弟子思慕之以有若狀似孔子相與共立爲師以師之有子避師位

宓不齊字子賤魯人爲單父宰請其耆父賢者而與之共治孔子謂子賤曰子治單父而衆悅子何施而得之對曰不齊父其父子其子恤諸孤而哀喪紀孔子曰是小民附矣猶未也曰不齊所父事者三人所兄事者五人所友事者十有二人孔子曰父事三人可以

三教

教

主

教孝矣兄事五人可以教弟矣友事十有二人可以教學矣是士附矣猶未也曰此地賢於不齊者五人。不齊師而稟度焉孔子曰昔堯舜聽天下務求賢以自輔夫賢者百福之宗也神明之主也惜乎不齊所治者小所治者大則庶幾矣

南宮适字子容魯孟僖子之子孟懿子之弟也師事孔子哀公三年五月辛卯司鐸火踰公宮救火者皆曰顧府南宮敬叔至命周人

出御書俟於宮惟是周禮存魯而典籍尚存者敬叔之力爲多也孔子謂敬叔曰吾聞老聃博古知今則吾師也吾將往矣遂與敬叔俱至周問禮於老聃訪樂於長弘歷郊社之所考明堂之則察廟朝之度孔子喟然曰吾乃今知周公之聖與周之所以王也及去周老子送之曰請送子以言凡當今之士聰明深察而近於死者好譏議人者也博辯閑達而危其身者好發人之惡者也敬叔獲與聞之遂三復白圭云

三教

教

主

原憲字子思憲居魯之室蓬戶甕牖桶桑無樞上漏下濕坐而絃歌子貢相衛而結駟連騎排藜藿入窮閭過原憲憲攝敝衣冠見子貢子貢耻之曰夫子豈病乎原憲曰吾聞之無財者謂之貧學道而不能行者謂之病若憲貧也非病也子貢慚不懌而去終身耻其言之過也

巫馬施字子期陳人期與子路新於韞丘之

下陳之富人。脂車百乘。觴於韞丘之上。子路與期曰。使子無忘子之所知。亦無進子之所能。得此富。終身無復見夫子。子為之乎。期喟然曰。吾嘗聞之夫子矣。志士不忘在溝壑。勇士不忘喪其元。子不知子與子路。慚。負薪先歸。孔子曰。由何為偕出而先返也。子路以告孔子曰。子道不行也。使汝以是願也。

澹臺滅明。字子羽。魯武城人。狀貌甚惡。欲事孔子。孔子以為才薄。既受業。退而修行。行不

三教正宗

卷之三

七

由徑。非公事。不見卿大夫。南游至江。弟子從者三百人。設取與去就。名施乎諸侯。孔子聞之曰。吾以貌取人。失之子羽。子貢曰。貴之不喜。賤之。不怒。苟利於民矣。廉於行已。是滅明之行也。

林子曰。平平大道。譬之康莊。一偏之學。譬之曲徑。故道家謂之旁門。釋氏謂之外道。曲徑之說也。

左丘明。楚左史倚相之後也。受經於孔子。故

其傳春秋。或先經以始事。或後經以終義。或依經以辨理。或錯經以合義。隨義而發。其例之所重。舊史遺文。略不盡舉。非聖人所脩之要故也。身為國史。躬覽載籍。必廣記而備言之。其文緩。其旨遠。將令學者。原始要終。尋其枝葉。究其所窮。然後為得也。

顓孫師。字子張。陳人。子張進而問禮。孔子曰。治國而無禮。譬猶瞽之無相。倂倂乎何所之。故古之君子。不必親相與言也。以禮樂相示

三教正宗

卷之三

八

而已矣。嘗見魯哀公。七日而哀公不禮。托僕夫而告曰。臣聞君好士。故不遠千里而見。七日而君不禮。君之好士也。有似葉公子高之好龍也。敢托而去。子貢曰。美功不伐。貴位不喜。不侮不佚。不傲無告。是顓孫師之行也。高柴。字子羔。齊人。長不盈五尺。自見孔子。未嘗越禮。為衛士師。俄而衛有蒯聵之亂。子羔逃之走郭門。子路將入。遇子羔將出。曰。門已閉矣。子路曰。吾姑至焉。子羔曰。弗及不踐。子

路曰食焉不避其難子羔遂出于路入而死  
孔子聞衛亂曰由也其死矣樂也其來乎

公西赤字子華魯人子貢曰齊莊而能肅志  
通而好禮積相兩君之事篤雅有節是公西  
赤之行也

公哲衰字季次孔子曰天下無行多為家臣  
仕於都惟季次未嘗仕

商瞿字子木魯人瞿年長無子其母為取室  
孔子使之齊瞿母請之孔子曰無憂瞿年四

十後當有五丈夫子已而果然  
三教正宗 卷之六

林子曰豈非所謂心之虛明自足以知之  
者乎

琴牢字子開一字子張衛人與子桑戶孟之  
反三人相謂曰孰能相與於無相與相為於  
無相為孰能登天遊霧撓挑無極相忘以生  
無所終窮三人相視而笑莫逆於心遂相與  
為友

元王名仁敬王之  
子在位六年

元年寅丙

貞定王名介元王之  
子在位二十八年

元年申壬

考王名寔貞定王之  
子在位十有六年

元年子庚

威烈王名午考王之  
子在位二十四年

元年辰丙

魏文侯以下子夏田子方為師每過段干木  
之間必軾其僕曰君胡為軾曰此非段干木

三教正宗 卷之六

之間歟段干木蓋賢者也吾安敢不軾於是

請相之致祿百萬段干木不肯受居無幾何  
秦興兵欲攻魏司馬唐且諫秦君曰段干木

賢者也而魏禮之天下莫不聞無乃不可加  
兵乎秦君以為然遂按兵不敢攻

魏武侯擊文侯之子也出遭田子方於道下  
車伏謁子方不為禮子方擊怒謂子方曰富貴

者驕人乎貧賤者驕人乎子方曰亦貧賤者  
驕人耳富貴安敢驕人國君而驕人則失其

國大夫而驕人則失其家。失其國者未聞有以國待之者也。失其家者未聞有以家待之者也。夫士貧賤者言不用行不合則納履而去耳。安往而不得貧賤哉。子擊乃謝之。

安王名驕威烈王之子在位二十六年

元年庚辰

孔伋自宋歸於魯。伋伯魚之子也。受業於曾子。適宋。宋大夫樂朔與之言學。朔不悅而退曰。孺子辱吾。遂圖子思。宋君聞之。駕而救子思。子思既免。曰。文王囚於羑里。作周易。孔子屈於陳蔡。作春秋。吾困於宋。可無作乎。於是述父師之意。作中庸。

三教正宗

會編卷

主

林子曰。中庸者。用中之謂也。故中之用足。以位天地。育萬物。蓋原於天命之秘。具於未發之先。下文即曰。時中者。以其內有大中之極。故能隨時而得其中也。或曰。時中者。隨時而取中也。其說是與。林子曰。擬議安排。豈感而遂通之機哉。故堯舜之傳賢。

湯武之放伐。是遇變而通定之。以吾心之中。而時以出之。若燕國之堯舜。秦民之湯武。是小人之無忌憚。而自以為中庸也。故常而執其經。變而通其權。皆出於天理人心之安。而為萬世不易之常道者。君子之中庸。君子而時中也。

乃自宋友魯。魯繆公問於子思曰。古千乘之國。以友士何如。子思不悅曰。事之云乎。豈曰友之云乎。

三教正宗

會編卷

主

林子曰。先師後臣。思孟之出處一也。不如是。則道不尊。五季燕主守光。謁趙州。稔禪師而問曰。人王尊耶。法王尊耶。對曰。若在人。人王尊。若在法。法王尊。傳所稱隨在致隆者。非耶。

魯繆公謂子思曰。或言子之為善。不欲人譽已。信乎。子思曰。非臣之情也。臣之修善。欲人知之。知之而譽臣。是臣之為善有勸也。此所願而不可得者也。若臣之修善。而人莫知。莫

知則必毀臣。是臣之為善而受毀也。此臣所不願而不可避者也。若夫雞鳴為善，孜孜以至夜半，而曰不欲人知，恐人譽已，臣以為斯人也者，非虛則愚也。

烈王名喜安王之子在位七年

元年

顯王名扁烈王之弟在位四十八年

元年

鄭人列禦寇，室著列子書。書曰：黃帝閒居太

庭之館，齊心服形。

三月不親政事，晝寢而夢遊於華胥氏之國。華胥氏之國在弇州之西。

台州之北，不知去斯齊國幾千萬里。蓋非舟車足力之所及，神遊而已。其國無師長，自然

而已。其民無嗜欲，自然而已。不知樂生，不知惡死，故無夭殤，不知親已，不知疎物，故無愛

憎，不知背逆，不知向順，故無利害，都無所愛

惜，都無所畏，忌入水不溺，入火不熱，所捷無

傷痛，指摘無疥癢，棄室如履實，寢虛若處林

雲霧，不駭其視，雷震不亂其聽，美惡不滑其心，山谷不躓其步，神行而已。

林子曰：凡天地間所有皆形也。皆形則皆氣也。皆氣則皆神也。故用形而不用神，則物物皆戾，用神而不用形，則物物皆虛。夫惟其虛也，則雲雷之變態，則皆天之神，則皆我之神也。山川之流峙，則皆地之神，則皆我之神也。水火之燥濕，則皆陰陽之神，則皆我之神也。舉天地間所有皆我之神，則舉天地間所有皆我之氣。舉天地間所有皆我之氣，則舉天地間所有皆我之形。不知有形，不知有氣，不知有神，境有順逆，而神無順逆。形有生死，而神無生死。遇有善惡，而神無善惡。時有古今，而神無古今。氣有虛實，而神無虛實。故曰：神遊而已。列子之寓言也。

又曰：孔子觀於吕梁，懸水三千仞，流沫三十里，鼉魚鼈之所不能遊也。見一丈夫遊之。

以為有苦而欲死者也。使弟子並流而求之。數百步而出。被髮行歌。而遊於棠行。孔子從而問之曰。蹈水有道乎。曰。亡。吾無道。吾始乎故。長乎性。成乎命。與齋俱入。與汨俱出。從水之道。而不為私焉。此吾所以蹈之也。孔子曰。何謂始乎故。長乎性。成乎命也。曰。吾生於陵。而安於陵。故也。長乎水。而安於水性也。不知所以然而然命也。

趙襄子率徒十萬。狩於中山。藉芻燔林。扇赫

三教正宗

禽鳥家

圭

百里有一人從石壁中出。隨煙燼上下。眾謂鬼物。火過徐行而出。若無所經涉者。襄子怪而留之。徐而察之。形色七竅人也。氣息音聲人也。問奚道而處石。奚道而入火。其人曰。奚物而謂石。奚物而謂火。襄子曰。而嚮之所出者石也。而嚮之所涉者火也。其人曰。不知也。魏文侯聞之。問子夏曰。彼何人哉。子夏曰。以商所聞夫子之言。和者大同於物。物無所傷。閱者遊金石。蹈水火皆可也。文侯曰。吾子奚

不為之。子夏曰。剗心去智。商未之能也。文侯曰。夫子奚不為之。子夏曰。夫子能之。而能不為者也。

林子曰。與齋俱入。與汨偕出。所謂入水不溺也。隨燼上下。徐行而出。所謂入火不焚也。然不溺不焚之旨。豈非以心之金剛。歷萬劫而不壞。道之自然。亘萬古而不渝也哉。

又曰。周宣王之牧正。有役人梁鴛。能養野禽

三教正宗

禽鳥家

圭

獸。委食於園庭之內。雖狼虎鵬鸞之類。無不柔馴者。雄雌在前。孽尾成群。異類雜居。不相搏噬也。王慮其術終於其身。令毛丘園傳之。梁鴛曰。鴛賤役也。何術以告爾。懼王之謂隱於爾也。且一言我養虎之法。凡物順之則喜。逆之則怒。此有血氣者之性也。然喜怒豈妄發哉。皆逆之所犯也。夫食虎者。不敢以生物與之。為其殺之之怒也。不敢以全物與之。為其碎之之怒也。時其饑飽。達其怒心。虎之與

人異類而媚養已者順也。故其殺之逆也。然則吾豈敢逆之使怒哉？亦不順之使喜也。夫喜之復也，必怒怒之復也，常喜皆不中也。今吾心無順逆者也，則鳥獸之視吾猶其儕也。故遊吾園者不思高林曠澤，寢吾庭者不願深山幽谷，理使然也。

林子曰：列子此言，孰不以為誕而不經也？狼虎鵬鷃之類，以擬此心之難馴也。抑豈知其物之至暴者，猶可以媚養而馴，而人之至頑者，獨不可以善養而化乎？列子言多玄致，余摘一二章而例論之，以世人習其辭而不能逆其志者道也。

魏人莊周惠王時為蒙漆園吏，學無所不闕，然其要本歸於老子之言。故其著書十餘萬言，大抵皆寓言也。

林子曰：老子之道，至莊子而益明，亦至莊子而益晦。或問曰：何謂也？林子曰：能逆其寓言之微，則道為益明；惟習其無端涯之

詞，則道為益晦。

莊子逍遙遊曰：北冥有魚，其名為鯢，鯢之大不知其幾千里也；化而為鳥，其名為鵬，鵬之背不知其幾千里也；怒而飛，其翼若垂天之雲。是鳥也，海運則將徙於南冥，南冥者，天池也。齊諧者，志怪者也。諧之言曰：鵬之徙於南冥也，水擊三千里，搏扶搖而上者九萬里，去以六月息者也。野馬也，塵埃也，生物之以息相吹也。天之蒼蒼，其正色耶？其遠而無所至極耶？其視下也，亦若是則已矣。

林子曰：鯢鵬之變化於天地間者，亦猶吾身之一升一降，以樞得其環中，以應無窮也。莊子書行於世，精深玄妙，難以盡述。余錄其篇端數句，聊見其寓言之微也。邵子曰：莊周雄辨，數千載一人而已。如庖丁解牛，曰：踞蹠四顧，孔子觀呂梁之水，曰：蹈水之道，無私皆至理之言也。又莊子與惠子遊於濠梁之上，莊子曰：儵魚出遊從容，是

魚樂也。此盡已之性，能盡物之性也。非魚則然。天下之物皆然。若莊子者，可謂善通物矣。又莊子著盜跖篇，所以明至惡，雖至聖亦莫能化。蓋上智與下愚不移故也。

十八年

庚午

韓昭侯以申不害為相，不害者，鄭

之賤臣也。學黃老刑名，以干昭侯。昭侯用為相，內修政教，外應諸侯。十五年終，申子之身，國治兵強。

林子曰：夫刑名者，果黃老之學與？黃帝之

三教正宗

篇卷

五

世至和氣氤，群生樂育。老子曰：吾有三寶，持而寶之。一曰慈，又曰：含德之厚，比於赤子。豈有慘刻少恩，如申不害韓非者流哉？

十九年

辛未

秦商鞅廢井田，開阡陌。

林子曰：嗟乎！自商鞅開阡陌之後，豈黃帝經土設井之法，卒不可復於天下？後世哉！惟知助法之善，不執方井之常，而變通宜民之下。雖深谷峻山，亦得以因地制形。計畝均授，要之不失黃帝之初意，而君民兩

足可也。

三十三年己卯，人孟軻適魯，請見子思。子思之甚悅其志，命子上侍坐，禮敬甚崇。既退，子上請曰：白聞士無介不見，女無媒不行。孟子無介而見，大人悅而敬之，白也未諭。敢問子思曰：然吾昔從夫子於剡，遇程本於途，傾蓋而語，終日而別。命子路將束帛贈焉，以其道同於君子也。今孟軻言稱堯舜，性樂仁義，世所希有也。事之猶可，況加敬乎？非爾所

三教正宗

篇卷

甲

及也。孟軻道既通，值梁惠王卑禮厚幣，以招賢者，因至梁。既而去梁適齊。齊王以為上卿，所言不合，則見以為迂遠，而關於事情，當是之時，秦用商鞅，楚魏用吳起，齊用孫子，田忌天下方務於合從連橫，以攻伐為賢，而孟軻乃以盡心知性之學，浩然剛大之氣，以居廣居，立正位，行大道，為大丈夫，是以所如者不合，退而與萬章之徒，序詩書，述仲尼之意，作孟子七篇。



林子曰。孔子掌言仁。而孟子得之曰。天下  
廣居。是吾心專直翁闢之機。與天地合其  
德。而廣生大生者。即道家虛無之谷釋氏  
寂滅之鄉也。惟此廣居實受天地之中以  
生。又在吾身之正中。故曰正位。易之所謂  
黃中通理。正位居體者是也。以此而聖神  
文武。以此而兩天貳地。大中至正之道。易  
知簡能之學。千變萬化。都由此中出也。不  
謂之大道而何。後世儒者不識其原。而徒  
索之流。剽竊支離。自相同異。其去孔子之  
道亦云遠矣。故曰軻死不得其傳。

慎靚王

名定。顯王之  
子在位七年

元年

辛丑

赧王

名延。慎靚王之  
子在位五十九年

元年

丁未

五十八年甲辰趙人荀卿年五十。始來遊學於  
齊。騶衍之術迂大而閼辨。奭也文具難施。淳  
于髡久與處。時有得善言。故齊人頌曰。談天

衍。雕龍奭。炙轂過髡。田駢之屬皆已死。齊襄  
王時。而荀卿最為老師。齊尚修列大夫之缺。  
而荀卿三為祭酒焉。齊人或讒荀卿。荀卿乃  
適楚。而春申君以為蘭陵令。春申君死。而荀  
卿廢。因家蘭陵。掌推儒墨道德之行。事與壞  
序列著數萬言。

林子曰。荀卿以桀紂性也。堯舜偽也。是其  
學不識性。而彫其本根矣。雖序列數萬言。  
不過徒燁其條枚。以為華美爾。

三教正宗

卷之四

東周君

名聲。惠公少  
子。主盟七年

元年

丙午

秦

始皇帝

名政。莊襄王之子。實姓呂氏。在  
王位二十五年。即帝位十二年

元年

乙卯

二十八年

壬午

始皇東行郡縣。上鄒嶧山。立石  
頌功業。上泰山。陽至巔。立石頌德。從陰道下  
禪。遂東遊海上。方士徐市等上書。請得與童  
男女入海求三神。僊不死藥。浮江至湘山祠。

逢大風。幾不能渡。上問湘君何神。對曰。堯女舜妻。始皇大怒。使伐湘山樹。赭其山。

林子曰。余著三教妻旨書。大意謂藏神之室。乃道家之所謂海外蓬萊島者。即儒之靈臺靈府。佛之西方極樂國是也。此心之神。乃道家之所謂神僊真人者。即儒之天君主翁。佛之如來舍利子是也。世豈有不死之藥。長生之人哉。且天下後世之迷於神僊者。冥之學者。不特一始皇也。縱海上

三教正宗

卷之三

四

果有神僊。亦非無道之主。如始皇者所得而見也。遣發童男女數千人於海上。欲何為耶。噫。亦惑矣。

韓人張良。以五世相韓。韓亡。欲為韓報讎。始皇東遊。至博浪沙中。良令力士操鐵椎擊始皇。誤中副車。始皇大怒。大索天下。求賊甚急。為張良故也。良為更名姓。亡匿下邳。良嘗間從容步遊下邳。圯上有一老父。衣褐。至良所。墮其履。邳下。顧謂良曰。孺子下取履。良愕然。

三教正宗

卷之三

四

欲毆之。為其老彊。忍下取履。父曰。履我。良業為取履。因長跪。履之。父以足受。笑而去。良殊大驚。隨目之。父去里許。復還曰。孺子可教矣。後五日。平明與我會此。良因怪之。跪曰。諾。五日。平明父已先在。怒曰。與老人期。後何也。去曰。後五日復早來。五日良夜未半往。有頃。父亦來。喜曰。當如是。出一編書曰。讀此則為王者師矣。後十年興。十三年孺子見我。濟北穀城山下黃石。即我矣。遂無他言。不復見。旦日視其書。乃太公兵法也。良因異之。常習誦讀之。居下邳。為任俠。

二十九年癸未。沙門室利房等一十八人。齋佛經。來自西域。勅令囚禁。後始皇悔謝。厚遣室利房等。竝經還歸竺國。

三十四年戊戌。丞相李斯上言曰。異時諸侯竝爭。厚招遊學。今天下已定。法令出一。百姓當家。則力農工。士則學習法令。今儒生不師今而學古。非當世。惑亂黔首。相與非法教人。聞

令下則各以其學議之。入則心非。出則巷議。誇主以為名。異趣以為高。率群下以造謗。如此弗禁。則主勢降于上。黨與成于下。禁之便。臣請史官非秦記皆燒之。非博士官所職。天下有藏詩書百家語者。皆詣守尉雜燒之。有偶語詩書者。棄市。以古非今者。族。所不去者。醫藥卜筮種樹之書。若欲有學法令。以吏為師。制曰可。

林子曰。焚詩書。而先王之典籍未亡也。註

三教正統

卷五

聖

詩書。而先王之心性斯晦矣。陸子靜曰。秦不曾壞了道脉。至漢而大壞。蓋秦之失甚明。至漢則迹似情非。故正理愈壞。

三十五年已侯生盧生相為譏議。始皇因亡。

去。始皇聞之大怒曰。盧生等。朕尊賜之甚厚。

今乃誹謗我。諸生在咸陽者。吾使人廩問。或

為妖言以亂黔首。於是使御史案問諸生。

諸生傳相告引。乃自除犯禁者四百六十餘

人。皆坑之咸陽。始皇長子扶蘇諫曰。諸生皆

誦法孔子。今上皆重法繩之。臣恐天下不安。始皇怒。使扶蘇北監蒙恬軍於上郡。

林子曰。囚室利房坑儒焚書。登童男女數千人。求不死藥於海上。孔子老子釋迦之道蕩然矣。或者以為三教之分。其始於秦乎。故余嘗謂三代以上。教出於一。故道術明。而天下所由以治。三代以下。教裂為三。故道術晦。而天下所由以亂。

二世皇帝

名胡亥。始皇之子。在位有三年。

三教正統

卷五

聖

元年壬辰陳涉自立為王。魯諸儒持孔子禮器

往歸之。孔甲為涉博士。

三教會編要略卷之二



林子三教正宗統論

三教會編要略卷之三

門人 林鳴陽編 林兆誥選

黃陽校 盧文輝訂

西漢

高祖皇帝

姓劉名邦以布衣起兵五  
載而成帝業在位十二年

元年

五年<sub>乙未</sub>張良素多病從上入關即導引不食

穀曰家世相韓及韓滅不愛萬金之產為韓

報讎疆秦天下振動今以三寸舌為帝者師

封萬戶侯此布衣之極於良足矣領棄人間

事欲從赤松子遊耳

林子曰鴻飛冥冥者何慕若留侯者豈

不智哉厥後蕭何逮獄黥布離刑彭越趙

臨韓信夷族乃知留侯之飄然遠去者蓋

明於天之道矣老子曰功成名遂身退天

之道也

以曹參為齊相國參之至齊盡召諸先生問

所以安集百姓而齊故諸儒以百數言人人

殊參聞膠西有蓋公善治黃老言使人請之

蓋公為言治道貴清淨而民自定參乃避正

堂以舍之用其言齊國安集稱賢相焉

林子曰世傳曹參治黃老師事蓋公時稱

重厚長者吏之言文刻深者輒斥去之而

謂申韓刑名之學本於黃老者何耶曹參

粗得黃老之緒餘而民以寧壹老子所謂

其緒餘可以治國家者非歟若賓客有言

不事事輒飲以醇酒其殆失無為之本旨

矣

六年<sub>庚子</sub>叔孫通說上曰儒者難與進取可與

守成臣願徵魯諸生與臣弟子共起朝儀帝

曰得無難乎通曰五帝異樂三王不同禮二

者因時世人情為之節文者也臣願采古禮

與秦儀雜就之上曰可試為之令易知度吾

所能行為之曾有兩生不肯行曰今天下初

定死者未葬傷者未起又欲起禮樂禮樂所

由起積德百年而後可興也。吾不忍為公所為。公往矣。叔孫通笑曰。鄙儒不知時變。遂與所徵三十人。西及上左右為學者。與其子弟百餘人。為綿蕞野外習之。

十一年己陸賈時。時前說稱詩書。帝罵之曰。乃公居馬上得之。安事詩書。賈曰。馬上得之。寧可以馬上治之乎。且湯武逆取而順守之。文武並用。長久之術也。帝曰。試為我著秦所以失天下。吾所以得之者。及古今成敗。陸生

三教正字

卷一百一十五

三

乃粗述存亡之徵。凡著十二篇。每奏一篇。帝未嘗不稱善。號其書曰新語。

十二年<sup>午丙</sup>十一月。過魯。以太牢祀孔子。

林子曰。漢高不事詩書。而過魯祀孔子。豈情也哉。寵幸戚夫人。屢欲易太子。一時功臣我沒殆盡。所謂君臣父子夫婦之際。恐非孔子之道也。

上欲易太子。呂后使建成侯呂澤劫張良為我畫計。良曰。此難以口舌爭也。願上所不能

致者。四人固請宜來。今上見之。則一助也。呂澤使人奉太子書。單辭厚禮。迎此四人。四人至。客建成侯所。及宴置酒。太子侍。四人者。從太子。年皆八十有餘。鬚眉皓白。衣冠甚偉。上怪問曰。何為者。四人前對。各言其姓名。上乃驚曰。吾求公。避逃我。今公何自從吾兒遊乎。四人曰。陛下輕士善罵。臣等義不辱。故恐而亡匿。今聞太子仁孝。恭敬愛士。天下莫不延頸願為太子死者。故臣等來。上曰。煩公幸卒

三教正字

卷一百一十六

四

調護太子。四人為壽已畢。趨去。上目送之。召戚夫人指示曰。我欲易之。彼四人為之輔羽翼已成。難動矣。上罷酒。竟不易太子者。良本招此四人之力也。

林子曰。應曜隱於淮陽山。與四皓俱召。曜獨不至。時人語曰。南山四皓不如淮陽一老。要之四皓定太子之功。其於區區守一淮陽山者。亦有間矣。

孝惠皇帝

名盈。高帝太子。在位七年。

附高皇后

姓呂名嫽  
臨朝八年

元年

丁未

四年

庚戌

除挾書律

太宗孝文皇帝

名桓高帝中子  
在位二十三年

元年

壬戌

洛陽人賈誼帝召以為博士是時賈

生年二十餘帝愛其辭博一歲中超遷至大

中大夫賈生請改正朔易服色定官名興禮

樂以立漢制更秦法帝謙讓未遑也

十六年丁得王杯於是始更以十七年為元

年先是方士新垣平使人持王杯上書闕下

獻之平言於上曰闕下有寶至氣來者已視

之果有獻王杯者刻曰人主延壽帝悅之遂

詔以是年為元年明年人有告平所言者皆

詐也下吏治誅平

孝景皇帝

名啟文帝太子  
在位十六年

元年

乙酉

三年丁初楚元王好書與魯申公穆生白生

俱受詩於浮丘伯及王楚以三人為中大夫

穆生不嗜酒元王每置酒常為穆生設醴

子夷王孫王戊即位常設后乃忘設焉穆

退曰可以逝矣醴酒不設王之意怠不去楚

人將鉗我於市遂謝病去

魯共王好治宮室壞孔子舊宅以廣其宮聞

鐘磬琴瑟之音遂不敢復壞於其壁中得古

文經傳

詔太常使掌故晁錯受書於伏生伏生名勝

故為秦博士時求能治尚書者亡有聞伏生

治之欲召時伏生年九十餘老不能行於是

詔晁錯往受之秦時禁書伏生壁藏之其後

大兵起流亡漢定伏生求其書亡數十篇獨

得二十九篇即以教於齊魯之間齊學者由

此頗能言尚書

孝武皇帝

名徹景帝之子  
在位五十四年

建元元年

辛丑年號  
始於此

董仲舒少治春秋孝景時為博士下帷講誦

弟子傳以去次相受業或莫見其面蓋三年

不寬園其精如此進退容止非禮不行學士皆師尊之帝即位舉賢良文學之士前後百數而仲舒以賢良對策焉對既畢乃以為江都相事易王易王帝兄素驕好勇仲舒以禮誼匡正王敬重焉嘗問之曰粵王勾踐與大夫泄庸種蠡伐吳滅之寡人以為粵有三仁何如仲舒對曰夫仁人者正其誼不謀其利明其道不計其功是以仲尼之門五尺之童羞稱五伯為其先詐力而後仁義也繇此言

三教宗

卷八

七

之則粵未嘗有一仁也仲舒治國以春秋災異之變推陰陽所以錯行故求雨閉諸陽縱諸陰其止雨反是行之一國未嘗不得所欲中廢為中大夫先是遼東廟長陵高國發災仲舒居家推說其意章臺未上主父偃候仲舒私見嫉之竊其書而奏焉上召視儒仲舒弟子呂步舒不知其師書以為大愚於是下仲舒吏當死詔赦之仲舒遂不敢復言災異上雅向儒術丞相寶與太尉田蚡俱好儒術

推轂趙綰為御史大夫王臧為郎史綰請立明堂以朝諸侯且薦其師申公天子使使東帛加璧安車駟馬以迎申公既至天子問治亂之事申公年八十餘對曰為治者不在多言顧力行何如耳是時天子方好文辭見申公對默然然已招致則以為大中大夫舍魯邸議明堂巡狩改曆服色事

林子曰武帝好儒而溺於文辭慕道而惑於幻妄若興師致討以拓地於外夷者乃

其好大喜功之真心也

二年壬寅太皇竇太后好黃老言不悅儒術趙綰王臧以文學復罪竇太后以為儒者文多

質少今萬石君家不言而躬行乃以其長子建為郎中令少子慶為內史

上初即位徵天下舉方正賢良文學材智之士待以不次之位四方士多上書言得失自衛甯者以千數其不足采者輒報聞罷平原人東方朔上書文辭不遜高自稱譽上偉之

令侍詔公車。初帝姑館陶公主號寶太主堂

邑侯陳午尚之午死主寡居年五十餘矣近

幸董偃上為寶太主置酒宣室使謁者引內

董君是時朔陛戟殿下辟戟而前曰董偃有

斬罪三安得入乎上曰何謂也朔曰偃以人

臣私侍公主其罪一也敗男女之化而亂婚

姻之禮傷主制其罪二也陛下富於春秋方

積思於六經留神於王事馳騁於唐虞折節

於三代偃不遵經勸學反以靡麗為右奢侈

三教三教為務盡狗馬之樂極耳目之欲行邪枉之道

徑淫辟之路是乃國家之大賊人主之大賊

偃為淫首其罪三也昔伯姬燔而諸侯憚柰

何乎陛下上默然良久曰吾業已設飲后而

自改朔曰不可夫宣室者先帝之正處也非

法度之政不得入焉故淫亂之漸其變為篡

是以豎貂為淫而易牙作患慶父死而魯國

全管蔡誅而周室安上曰善有詔止更置酒

北宮引董君從東司馬門更名東交門入賜

朔黃金三十斤

林子曰文中子謂東方朔人隱也豈非其

詭迹混俗不求別於人耶

齊人轅固年九十餘亦以賢良徵公孫弘又

目事固固曰公孫子務正學以言毋曲學以

阿世諸儒多疾毀固固遂罷歸

五年乙巳始置五經博士

元光二年戊申李少君以祀竈却老方見上上

尊之少君言祀竈則致物而丹砂可化為黃

金壽可益蓬萊僊可見見之以封禪則不死

於是天子始親祀竈遣方士入海求蓬萊安

期生之屬海上燕齊迂怪之士多更來言神

僊事矣

林子曰帝王之學雖與凡庶不同然亦有

內丹有外丹惟道惟德鍊性修心滌渣鑠

慝欲不為累辟如金之精純粹美而無有

不善之念雜乎其間者內丹也群生樂育

異俗向化蕩蕩熙熙無為而治此其為利



之大傳之子孫。世世不絕。雖不雜以黃由之術。而帝王之外丹成矣。

元朔二年<sup>甲寅</sup>。上欲以孔臧為御史大夫。臧辭曰。臣世以經學為業。乞為太常。典臣家業。與從弟安國。網紀古訓。使永垂業嗣。上乃以為太常。其禮賜如三公。

元狩四年<sup>壬戌</sup>。齊人少翁以鬼神方見上。上拜為文成將軍。歲餘。其方益衰。神不至。於是誅文成將軍而隱之。

三整宗

卷八

上

元鼎二年<sup>丙寅</sup>。春。起柏梁臺。作承露盤。高二十丈。以銅為之。有僊人掌。以承露。和王屑飲之。云可以長生。宮室之備。自此日盛。

林子曰。書無逸載三宗文王。卓然賢聖之主也。近則享國之永年。遠則聲稱之異代。由是觀之。則帝王益壽不死之方也大矣。四年<sup>戊戌</sup>。丁義薦方士樂大。云與文成將軍同師。上方悔誅文成。得樂大大悅。拜為五利將軍。尚公主。貴振天下。於是海上燕齊之間。莫

不搢腕。自言有禁方。能神僊矣。後竟坐誣罔要斬。

林子曰。武帝惑於神僊。至以方士尚公主。恃之甚矣。且好大喜功之心。與清淨無為之學。豈不大相遠哉。

六年<sup>庚午</sup>。以倪寬為左內史。寬治尚書。受業孔安國。貧無資用。時行賃作。帶經而鋤。休息輒誦讀。初為掌故。次補廷尉。見上語經學。上說。從問尚書一篇。擢為中大夫。遷左內史。時議

主卷五

卷八

上

欲封太山。令諸儒草封禪儀。數年不成。上問倪寬。對曰。封太山。禪梁父。昭姓考瑞。帝王之盛節也。今將舉大事。優游數年。使群臣得自盡。終莫能成。惟天子建中和之極。無總條貫。金聲而玉振之。以順成天慶。垂萬世之基。上乃自制儀。頗采儒術以文之。

元封元年<sup>辛未</sup>。上行幸緱氏。禮祭中嶽太室。從官在山下。聞若有言萬歲者三。詔加增太室祠。上遂東巡海上。行禮祠八神。公孫卿見大

人跡甚大群臣言見一老父牽狗忽不見上  
以為僊人也宿留海上還封禪其封禪祠夜  
若有光晝有白雲出封中天子還群臣上壽  
頌功德天子既已封太山無風雨而方士更  
言蓬萊諸神若將可得於是上欣然庶幾遇  
之復至海上望焉上欲自浮海求蓬萊東方  
朔曰陛下第還宮靜處以須之僊人將自至  
乃止遂去竝海上北至碣石巡自遼西歷北  
邊至九原五月至茸泉凡周行萬八千里云

王莽傳

金縢

五

林子曰儒曰聖釋曰佛道曰僊余嘗謂皆  
指心之神言之故心靜則神清而方寸之  
內便有僊人在焉其曰靜處以須之而武  
帝猶未悟也噫

德和二年

庚寅

以孔安國為博士諫議大夫安

國孔子十一世孫申公弟子治古文尚書以  
文章政事名當時魯共王壞孔子舊宅壁中  
得所藏古文尚書皆科斗文字安國以今文  
字讀之因以起其家承詔為五十九篇作傳

既畢會朝有巫蠱輩不復以聞

四年

壬辰

上乃言曰朕即位以來所為狂悖使

天下愁苦不可追悔今事有傷害百姓糜費  
天下者悉罷之田千秋曰方士言神僊者甚  
衆而無顯功臣請皆罷斥遣之上曰鴻臚言  
是也於是悉罷方士候神人者是後上每對  
群臣自歎鄉時愚惑為方士所欺天下豈有  
僊人盡妖妄耳節食服藥差可少病而已

林子曰武帝不知方寸為蓬萊而求之海

王莽傳

金縢

五

外不知此心之神為神僊而求之方士是  
自妖自妄故方士得以售其奸耳

孝昭皇帝

名弗陵武帝少子  
在位十有三年

始元元年

乙未

孝宣皇帝

名詢武帝之曾孫  
在位二十五年

本始元年

甲申

二年西已詔立武帝廟樂夏侯勝曰武帝雖有  
攘四夷廣土境之功然多殺士衆奢泰無度  
天下虛耗亡德澤於民不宜為立廟樂於是

丞相御史劾奏勝非議詔書毀先帝不道及丞相長史黃霸阿縱勝不舉劾俱下獄霸在獄中欲從勝受尚書勝辭以罪死霸曰朝聞道夕死可矣勝賢其言遂授之繫再更冬講論不怠。

神爵元年

庚申

春正月上始行幸甘泉郊泰畤。

幸河東祠后土。

頗修武帝故事謹齋祀之禮。

以方士言增置神祠聞益州有金馬碧雞之神可醮祭而致於是遣諫議大夫蜀郡王褒

使持節求之。

甘露三年

庚午

詔諸儒講五經同異蕭望之等

平奏其議。

上親稱制臨決焉乃立梁丘易大小夏侯尚書穀梁春秋博士。

林子曰

宣帝不用儒生乃今稱制臨決焉者何歟大抵漢儒之陋失在於記誦辭章訓詁讐駁矣。

孝元皇帝

名爽宣帝之子在位十六年

初元元年

癸酉

初元元年

初元元年

癸酉

初元元年

癸酉

初元元年

癸酉

孝成皇帝

名懿元帝之子在位二十六年

建始元年

乙丑

河平三年

乙未

上以中秘書頗散亡使謁者陳

農求遺書於天下詔光祿大夫劉向校之向

以王氏權位太盛而上方向詩書古文乃因

尚書洪範集令上古以至秦漢符瑞災異之

記推迹行事連傳禍福著其占驗比類相從

各有條目凡十一篇號曰洪範五行傳論奏

之天子心知向忠精故為鳳兄弟起此論也

然終不能奪王氏權。

孝哀皇帝

名欣元帝庶孫在位六年

建平元年

乙卯

孝平皇帝

名衍元帝庶孫在位五年

元始元年

辛酉

二年

壬戌

梅福知王莽必篡漢祚一朝棄妻子

去不知所之其後人有見福於會稽者變姓

名為吳市門卒云。

林子曰世傳梅福僂去然乎不然乎豈詩

所稱明哲保身梅福之謂與

三年癸亥北海逢萌謂友人曰三綱絕矣不去

禍將及人即解冠掛東都城門歸將家屬浮

海客子遼東

林子曰余覽神僊傳亦有逢萌者萌未嘗

不仕而以三綱為重如此乃知山林僻處

之士殊非道家之道也

孺子嬰

名嬰宣帝玄孫在位三年

附王莽

莽孝元后之姪也篡漢天下建國號新僭偽一十八年

居攝元年

丙寅

蜀人嚴君平性雅淡專精大易耽於莊老莽

篡位遂隱避下筮於成都市以為卜筮者賤

業而可以惠衆人與人子言依於孝與人弟

言依於順與人臣言依於忠日閱數人得百

錢足以自養則閉肆垂簾而誦老子傳覽無

所不通著書十餘萬言楊雄少時從遊得君

平之道為多

蜀人楊雄少而好學年四十餘自蜀來遊京

師大司馬車騎將軍王音奇其文薦為待詔

歲餘除為郎給事黃門雄好古樂道其意欲

求文章成名於後世以為經莫大於易故作

大玄傳莫大於論語作法言史篇莫大於倉

頤作訓纂箴莫善於虞箴作州箴賦莫深於

離騷反而廣之辭莫麗於相如作四賦皆斟酌

其本相與倣依而馳騁之時人皆習之惟

劉歆及范滂敬焉王莽時歆與甄豐皆為上

公莽既以符命自立即位之後欲絕其原以

神前事而豐子尋歆子棻復獻之莽誅豐父

子投棻四裔辭連及雄時雄校書天祿閣使

者來欲收雄雄恐不能自免迴從閣上自投

下幾死莽聞之曰雄素不與事有詔勿問京

師為之語曰惟寂寞自投閣爰清淨作符命

雄以病免莽復召為大夫

林子曰伊川曰漢儒之中吾必以楊子為

賢然於出處之際不能無過古之所謂言

遜者迫不得已如劇秦美新之類非得已

者乎。又曰世之議于雲者多疑其投閣之事。以法言觀之。蓋未必有明道曰太玄中黃中陽氣潛萌於黃宮。信無不在乎中。養首一藏心于淵。美厥靈根。測曰藏心于淵。神不外也。楊子雲之學。蓋至此地位。若夫善惡混之說。則其謬也滋甚矣。

淮陽王

名玄。春陵戴侯之曾孫。莽末漢兵起。諸將立以為帝。在位二年。

更始元年

癸未

東漢

主整宗

光武皇帝

名秀。景帝七世孫。在位三十三年。

建武元年

丁巳

嚴光少與帝同遊學。及帝即位。光乃變姓名隱身不見。帝思其賢。乃令以物色訪之。後齊國上言。有一男子。披羊裘釣澤中。帝疑其光。乃備玄纁安車。遣使聘之。三反而後至。車駕即日幸其館。光卧不起。帝即其卧所。撫光腹曰。咄咄子陵。不可相助為理耶。光乃張目熟視曰。昔唐尧著德。巢由洗耳。士固有志何至

相迫乎。帝曰。子陵我竟不能下汝耶。於是升輿歎息而去。復引光入。論道舊故。相對累日。因共偃卧。光以足加帝腹上。明日太史奏客星犯御座。甚急。帝笑曰。朕故人嚴子陵共卧爾。除為諫議大夫。不屈。乃耕富春山。後人名其釣處為嚴陵灘。

二十八年。壬子。以博士桓榮為太子少傅。賜以轎車。乘馬。榮大會諸生。陳其車馬印綬曰。今日所蒙。稽古之力也。

三教宗

林子曰

祿以天下。繫馬千駟。以內重之。君子視之。蓋蔑如也。而轎車乘馬。遂有矜色。

則桓榮之所養可知矣。

中元元年

丙辰

起靈臺明堂辟雍。宣布圖讖於天下。帝以赤伏符即位。由是信用讖文。多以決定嫌疑。

林子曰。決定嫌疑。不謀之乃心。謀之卿士。庶人乎。顧乃信用讖文。斯亦惑矣。

孝明皇帝

名莊。光武之子。在位十有八年。

永平元年戊午冬十月帝幸辟雍初行養老禮以李躬為三老桓榮為五更禮畢引桓榮及弟子升堂上自為辨說諸儒執經問難於前冠帶縉紳之人環橋門而觀聽者蓋億萬計上自為太子受尚書於桓榮及即帝位猶尊榮以師禮

林子曰明帝受尚書於桓榮幸辟雍諸儒執經問難豈曰能知孔子之道後遣使天竺得梵書真像以歸亦豈曰能明釋迦之

主整正宗

金華

廿

旨哉

三年庚申四月八日帝夢一金人身長丈六自稱釋迦牟尼佛生在西域毘藍國滅度已經千載云有大教屬朕取之遂遣使之天竺尋訪迦葉摩騰竺法蘭二僧將梵經釋迦真像以白馬馱入洛陽帝大悅勅騰蘭於鴻臚寺翻譯四十二章經仍造伽藍一所以白馬為額此中國造寺之始也

林子曰昔劉向撰列僊傳序云歷觀百家

之中以相檢驗得神僊者一百四十六人其七十四人見於佛經又開皇歷代三寶記云劉向稱予覽典籍往往見有佛書以二書而觀之則二氏之學安有不同而釋典之來亦非自漢明帝始也然明帝徒知求佛於外而不知求佛於心徒知誦佛之經而不知了佛之性世謂明帝好佛豈其然哉

主整正宗

金華

廿

迦葉摩騰竺法蘭所言大抵以虛無為宗貴慈悲不殺為其人死精神不散隨後變形生時所為善惡皆有報應以勸誘世俗精於其道者號曰沙門

林子曰騰蘭二僧此言已失釋氏之旨矣或問輪迴之旨林子曰人生聚則成形散則成氣聚而復散散而復聚輪迴之旨也若報應之說果足以勸誘世俗革其邪念而興其善心以替夫賞罰之所不及也豈不美哉

佛法入東土獨楚王英最先好之後竟逆謀自殺。

林子曰王莽受禮經師陳參而終於篡盜楚王英事浮屠爲軍先而卒以謀逆豈儒佛之道非耶。

韓崇少好道遇林屋僊人王瑋玄教之崇勤而修之瑋玄曰子行此道亦可以出身仕宦無妨僊舉也崇遂仕至宛陵令虎狼深避蝗不集界遷海南太守拔書佐東安時人以崇有識物之鑑崇治郡積十四年政化洽著舉天下取。

十四年辛未令所司造寺十所七寺住僧三寺住尼有願出家者勅騰蘭二僧爲之剃髮此中國爲僧爲尼之始也。

林子曰余自序醒心集大意謂倫屬道術二者不可偏廢或先了斯道後屬綱常或先屬綱常後了斯道若釋氏不祝髮安能斷去淫欲以精進斯道哉或曰釋氏祝髮

之教是歟林子曰余亦未敢以爲是也若不祝髮則不能致志今日爲道而明日叛去未可知也故釋氏要覽曰落髮後稱息慈謂安息在慈悲地也或曰今之和尚不祝髮歟林子曰古之祝髮以謀道也今之祝髮非謀道也要之以教下根下器之人而大根大器亦不以此爲重矣故曰凡屬有相都歸幻妄若必祝髮是著相也是幻妄也。

孝章皇帝

名桓明帝之子在位十有三年

建初元年

丙子

元和二年乙酉帝耕於定陶進幸魯祠孔子於闕里帝謂孔僖曰今日之會當於卿家有光榮乎對曰臣聞明主聖王莫不尊師貴道今陛下親屈萬乘辱臨敝里此乃崇禮先師增輝聖德非臣家之私榮也帝大笑曰非聖君子孫焉有斯言乎拜僖郎中。

孝和皇帝

名肇章帝之子在位十有七年

永元元年

丑

張道陵漢留侯良八世孫也。生而神靈。七歲讀道德二篇。即達其旨。於天文地理河洛圖諱之說。皆極其妙。帝聞其有道。以三品印綬車駟。徵為太傅。加封冀縣侯。三詔不受。諸使者曰。為我謝天子。人生百歲。豈能長存。惟清心寡慾。則天下自治。何以臣為。後人傳其得道。白曰飛昇。以諸品秘籙。斬和劍。玉冊。玉印。授其長子衡。曰。此文總統三五步。正一

三教宗

金鑑卷

五

孫不傳也。

林子曰。余要旨書。謂父母全而生之。子全而歸之者。形也。天地全而生之。人全而歸之者。神也。四大假合。終歸於盡。而白日飛昇。豈非神歟。黃帝之僊去。唐堯之殂落。皆此義也。或問九鼎神丹之義。林子曰。鼎譬之身也。九陽數也。曰九鼎者。謂身中之得陽也。心屬火。而色丹曰神丹者。謂心之神

明不測也。若世俗所值丹鼎之事。以余之智。實不足以此。然縱有之。亦非馳騁於名利之府。恣睢於百欲之場者。之所能為也。

孝殤皇帝

名隆和帝之子在位一年

延平元年

午

孝安皇帝

名祐章帝之孫在位十有九年

永初元年

未

延光元年

戌

三教宗

金鑑卷

六

閔為功曹。引進郡人陳蕃。黃憲等。憲不屈蕃。遂就吏。憲世貧賤。父為牛醫。潁川荀淑遇憲於逆旅。時年十四。淑竦然異之。擇與語。移日不能去。謂憲曰。子吾之師表也。既而見袁閔。問曰。子國有顏子。寧識之乎。閔曰。見吾叔度耶。是時同郡戴良。才高倨傲。而見憲。未嘗不正容。及歸。周然若有失也。其母問曰。汝復從牛醫兒來耶。對曰。良不見叔度。自以為無不及。既親其人。則瞻之在前。忽然在後。固難得



而測矣陳蕃及周舉掌相謂曰時月之間不見黃生則鄙吝之萌復存于心矣太原郭泰少遊汝南先過袁閎不宿而退進往從憲累日方還或以問泰泰曰奉高之器譬諸汎濫雖清而易汩叔度汪汪若千頃波澄之不清清之不濁不可量也

孝順皇帝

名保安帝之子在位十有九年

永建元年

丙寅

四年<sup>乙巳</sup>初安帝薄於藝文博士不復講習朋

三教正宗

卷一

七

徒相視怠散學舍頽敝鞠為園蔬將作大匠翟酺上疏請更修繕誘進後學帝從之

孝冲皇帝

名炳順帝之子在位一年

永嘉元年

乙酉

孝質皇帝

名徽章帝玄孫在位一年

本初元年

丙戌

孝桓皇帝

名志章帝曾孫在位二十一年

建和元年

丁亥

永興元年<sup>乙亥</sup>鑄金浮屠及老子像禁中供養

發以百寶華蓋帝事之盡敬

林子曰崇浮屠老子之像而不識浮屠老子之心果何益哉

延熹二年<sup>乙未</sup>紀郭泰博學善談論性明知人初遊洛陽李膺見之曰郭林宗聰識通朗高雅密博今之華夏鮮見其儔遂與為友於是名震京師或問范滂曰郭林宗何如人滂曰隱不違親貞不絕俗天子不得臣諸侯不得友吾不知其他

三教正宗

卷一

七

九年<sup>丙午</sup>帝親祠老子於濯龍宮裴楷上書曰今官中立浮屠黃老之祠而陛下嗜慾不去殺伐過理又艷姬艾女以極天下之麗甘肥食美以彈天下之味奈何欲如佛老乎書奏尚書承旨奏楷誣罔請正楷罪

林子曰即不殺伐寡嗜慾遠色節食去浮屠老子之學亦已遠矣要之事浮屠而不知浮屠事老子而不知老子事孔子而不知孔子天下後世比比皆是也

時宦官用事而善風角張成交通宦官上書告李膺等誹訕朝廷於是天子震怒逮捕黨人皆海內人譽遂下李膺等於黃門北寺獄其辭連及杜密陳翔陳寔范滂之徒二百餘人時度遼將軍皇甫規自以西川豪傑耻不與焉

孝靈皇帝

名宏章帝玄孫在位二十二年

建寧元年

戊申

二年己酉初李膺等雖廢錮天下士大夫皆高

三教正宗

卷之八

七

尚其道而污穢朝廷希之者惟恐不及更共相標榜為是稱號以竇武陳蕃劉淑為三君李膺荀昱杜密王暢劉佑魏朗趙典朱寓為八俊郭泰范滂尹勲巴肅宗慈夏馥蔡衍羊陟為八顧張儉翟超岑旺范康劉表陳翔孔昱檀敷為八及度尚張邈王孝劉儒胡毋班秦周蕃嚮王章為八厨及陳實用事復舉拔膺等陳實錄膺等復廢宦官疾惡膺等每下詔書輒申黨人之禁曹節等諷有司奏諸鉤

黨者請下州考治上可其奏李膺死范滂亦

自詣獄時凡黨人死者百餘人妻子皆徙邊

天下豪傑及儒學有行義者宦官一切指為

黨人其死徙廢禁者又六七百人初范滂等

非許朝政自公卿以下皆折節下之太學生

爭慕其風以為文學將興廢士復用申屠蟠

獨歎曰昔戰國之世處士橫議列國之主至

為擁尊先驅卒有坑儒焚書之禍今之謂矣

乃絕迹於梁碭之間自同傭人二年滂等果

三教正宗

卷之八

手

罹黨錮之禍唯蟠超然免於評論

孝獻皇帝

名協靈帝之子在位三十一年

初平元年

庚午

建安十二年丁亥劉備在荊州訪士於襄陽司

馬徽徽曰儒生俗士豈識時務識時務者在

乎俊傑此間自有伏龍鳳雛備問為誰曰諸

葛孔明龐士元也徐庶見備於新野備器之

庶謂備曰諸葛孔明卧龍也將軍豈願見之

乎備曰君與俱來庶曰此人可就見不可屈

致也。將軍宜枉駕顧之。備由是詣亮。三往乃見。

林子曰：孔明出師表，古今美稱。若木牛流馬，列石疊陳，抑又奇矣。至於論學，則曰非學無以廣才，非靜無以成學，又曰非澹泊無以明志，非寧靜無以致遠，又曰怡慢則不能研精，險躁則不能理性。

十六年辛卯以劉翊為陳留太守。翊好長生術，常能周施。有陳留張季札遠赴師喪，車敗牛

三教宗

金華

主

困。翊逢之，語即推車牛與乘，不告姓名而去。季札意其于翊，後還取假乘。翊聞明，不與相見，掌為功曹。時上遷都西京，道路寇阻，翊舉計椽夜行晝伏，乃到長安。上嘉其忠，拜議郎。遷陳留太守。翊又散珍寶，惟餘車馬自載。見壯大夫病，死道傍，以馬易棺，脫衣殮之。達知故，餓困於路，殺駕牛以救其乏，人或止之。翊曰：視沒不救，非志士也。遂俱餓死。

林子曰：世人每以陰德陰惠，惟恐人知。以

自徵福報，豈所謂順事而無情哉？後翊竟以急人之困而自餓死，殆知有人而不知有己。墨氏之害仁也。

費長房初為市椽，市中有老翁賣藥，懸一壺於肆頭，輒跳入壺中。市人莫之見。惟長房於樓上觀之，異焉。因往再拜奉酒脯。翁知長房之意，其神也，謂之曰：子明日可更來。長房旦日復詣翁，翁乃與俱入壺中。

三教宗

金華

主

林子曰：身譬之壺也，吾身之壺，亦有日月星辰之照臨，亦有山岳河海之流峙，亦有飛走動植之生生化化。在天地之內而非內，超天地之外而非外。前乎千萬世而非往，後乎千萬世而非來。何者非形？形皆我有。何者非氣？氣皆我用。何者非神？神皆我靈。故曰：何物高於天生？天者是何物厚於地？地者是何物寬於虛空？運虛空者是此壺公之義也。

昭烈皇帝

名備，漢中山靖王之後，在三年。

章武元年

五

後皇帝

名禪昭烈帝之子在位四十年

建興元年

癸卯

二年

甲辰

魏陳思王曹植不好黃老惟

讀佛經每留連歎玩以為至道之宗

林子曰不知黃老安識牟尼

延熙三年

庚申吳赤烏三年

吳主聘葛玄以肩禮待

之玄少失怙恃生而穎秀英資振發性識明

茂常朗誦莊老安閑澹泊內足無求太子登

三教正宗

卷之三

三

為築別室日親訪問玄曰至道之精杳杳冥

冥至道之極昏昏默默無視無聽抱神以靜

此廣成子答黃帝之妙旨也今殿下位居儲

宮將嗣大寶要在清心寡慾遠佞尊賢拔擢

英豪光宅天下變調四時撫育群黎此乃四

海無疆之休豈特一身之福哉太子稱善

四年

辛酉吳赤烏四年

康居國沙門僧會初至金陵

營立茅茨設像行道吳主召見會因言靈骨

舍利神應無方吳主遂為之建塔於佛陀里

林子曰大抵言佛多入於怪遂令佛之法

不信於天下後世殊不知釋氏之建塔以

象此心之鎮靜不移也若藏之制亦類塔

能旋轉豈非以吾身小天地法輪能旋轉

而不息耶此釋氏象教之義也或曰塔藏

之義既聞命矣敢問舍利光之說林子曰

舍利者心經所云舍利子者是也蓋舍譬

之方寸也利子者方寸中之神也變動不

居一何伶俐故謂之利子光者光明之義

三教正宗

卷之三

三

所謂聖人之心如明鏡止水而佛氏又以

方寸為光明藏亦此意也故定而能慧寂

而能感安而能慮虛而能覺誠而能明皆

舍利光之旨也

闕澤仕吳為太子太傅吳主問澤曰孔老之

教比佛若何澤曰孔老二教法天制用不敢

違天佛氏設教天法奉行不敢違佛以此言

之優劣可見矣

林子曰易曰先天而天弗違後天而奉天

時是儒者所學之大也。而闡澤乃以釋氏為先天而孔老為後天者。是不惟不知孔老亦且不知佛矣。

吳魏伯陽性好道術。不耽祿位。嘗擬周易作參同契。五行相類凡三卷。

林子曰。朱子註參同契。以切字而易其名曰鄒訢。嘗有言曰。邵子得於希夷。希夷源流。自參同契。參同契文章極好。其用字皆根據古書。做得極妙。極精緻。遂與蔡季通

三教正宗

金鑑

卷

相訂正而為之解註。解註之詞尚多闕疑而未詳。

參同契曰。是非歷藏法。內視有所思。履行步斗宿。六甲以日辰。陰道厭九一。濁亂弄元胞。食氣鳴腸胃。吐正吸外邪。晝夜不卧寐。腰朔未嘗休。身體日疲倦。恍恍狀若癡。百脉鼎沸馳。不得澄清居。累土立壇宇。朝暮敬祭祀。鬼物見形象。夢寐感慨之。心懼竟喜悅。自謂必延期。遂以天命死。腐蠹其形骸。舉措輒有違。

悖逆失樞機。諸物甚眾多。千條有萬餘。前却違黃老。曲折戾九都。

林子曰。參同契此言。真是以破萬古之迷矣。至於子時冬至卦。爻斤兩等語。亦皆取譬之詞也。

十二年巳巳魏何晏好莊老之書。與夏侯玄荀粲及王弼之徒。競為清談。祖尚虛無。謂六經為聖人糟粕。由是天下士大夫爭慕效之。遂成風流。不可復制焉。

三教正宗

金鑑

卷

林子曰。何晏附麗大將軍爽。以謀遷太后。專政樹黨。亦競為清談者何耶。豈非談清行穢。特以老莊之書而飾其詐爾。

十七年甲戌天竺三藏曇無德齋四分律至洛。曇諦亦善律學。出戒經一卷。曇摩迦羅見比丘剪髮。未有律儀。遂與曇諦譯四分羯磨。及僧祇戒心圖。此中國受戒之始也。

林子曰。此即儒者不知主敬存心工夫。而外惟勉強以攝伏其心者同也。六祖曰。但

於此心常起正見煩惱塵勞常不能染者  
乃寂上乘之至教也若律學戒經徒以求  
其外不過小乘法門爾況步趨堯舜而心  
不堯舜亦未可知也

景耀四年

辛巳魏景

魏譙郡嵇康文辭壯麗

好言莊老而尚奇任俠與陳留阮籍兄子咸

河內山濤河南向秀瑯琊王戎沛人劉伶特

相友善號竹林七賢皆崇尚虛無輕蔑禮法

縱酒昏酣遺落世事阮籍為步兵校尉其母

三教正宗

卷之三

三

卒籍方與人圍棋對者求止籍留與決賭既

而飲酒二斗舉聲一號吐血數升毀瘠骨立

居喪飲酒無異平日劉伶飲酒常乘鹿車携

一壺酒使人荷鍾隨之曰死便埋我當時士

大夫皆以為賢爭慕效之謂之放達鍾會方

有寵於司馬昭聞嵇康名而造之康箕踞而

鍛不為之禮會將去康曰何所聞而來何所

見而去會曰聞所聞而來見所見而去遂深

啗之

孫登好讀易撫一弦琴性無恙怒嵇康從之

三年問其所圖終不答康將別謂曰先生竟

無言乎登乃曰子識火乎火生而有光而不用

其光果在於用光人生而有才而不用其

才果在於用才故用光在乎得薪所以保其

耀用才在乎識真所以全其生今子才多識

寡難乎免於今之世矣康不能用故及於難

蘭期初居兗州精修孝行後遇真人弘康語

之曰夫孝至於天日月為之明孝至於地萬

三教正宗

卷之三

三

物為之生孝至於民王道為之成吾陳孝道

之教後晉當有許遜者傳吾孝道之宗汝當

以此授之

三教會編要略卷之三

林子三教正宗統論

三教會編要略卷之四

門人 林鳴陽編 林兆誥選  
黃陽校 盧文輝訂

晉

世祖皇帝

名炎司馬昭之子  
在位二十五年

太始元年

乙酉吳主孫皓元年

吳主孫皓遍毀神祠被

及梵宇遣使召僧會問佛之善惡報應會曰

明主以仁德治天下則亦烏翔嘉禾萬善既

三教正宗

卷之四

有應惡亦如之易稱積善餘慶詩美求福不

回皓曰周孔既明何用佛敎會曰周孔不欲

深言略示其迹佛不止淺言故示其要皆以

勸人為善也

林子曰即無善惡報應之理然此言亦足

以懼齊民而革其非心亦一助也且孫皓

鑿人目剥人面皮所謂周孔之道安在而

曰何用佛敎者似若有以辨佛敎之邪曾

留心於周孔之道者亦可笑矣

許遜為旌陽縣令遜少小通疎與物無忤不

求聞達朝廷屢加禮命乃起為縣令時年四

十二視事之初誠吏須去貪鄙除煩細脫囚

繫悉開諭以道吏民悅服咸願自新發摘如

神吏不敢欺其聽訟必先教以忠孝慈仁忍

慎勤儉近賢遠姦去貪戢暴具載文誠言甚

詳悉復患百里之遠難於戶曉乃擇秀民之

有德行與耆老之可語者委之勸率故事競

之風日銷夕而至於無訟後知晉室將亂乃

三教正宗

卷之四

棄官東歸蜀民感其德化無計借留所在立

生祠家傳畫像敬事如神明焉啓行之日羸

糧而送者蔽野有至千里始還者有隨至其

家願服役不返者乃於宅東之隙地結茅以

居狀如營壘故號許家營焉

林子曰老子柱下莊生漆園豈其放志縱

情以為高食霞飲澗以為潔哉昔元黃元

吉有言曰都僂許真君曾為蜀郡旌陽縣

令吳君詒仕吳為西安縣令天性至孝陳

君名周君名皆世族儒生甘君名乃章澤

布衣施君名初為鄉壯士弓劍絕倫彭君

名舉孝廉仕晉累遷尚書左丞肝君名鍾

離君名皆都僕姊氏之子黃君名實都

僊之婿任青州從事如上皆坐家傍行之

士也此外惟有曾君名時君名從少為黃

冠上士然皆慕許真君孝道之教而成真

焉

遜遊丹陽黃堂問道於女師謹毋母以所受

孝道明王之法授之自是道法益進戮蛟斷

蛇功濟生靈又著八寶垂訓曰忠孝廉謹寬

裕容忍忠則不欺孝則不悖廉而罔貪謹而

勿失修身如此可謂成德寬則得衆裕能有

餘容而翁受忍則安舒接人以此咎怨滌除

鄉黨化之皆遷善遠罪孝弟興行自東晉亂

離江左頻擾真君所居環百餘里盜賊不入

閭里宴安年穀屢登人無灾厲至寧康二年

拔宅上昇而去

林子曰身譬之宅也神譬之身也養成元

神炯炯不昧離身長往歸還于夫即如世

人捨宅而他適也故曰拔宅上昇記靈寶

壇有曰在天為黃中在地為烏真在人為

丹房是中者天地人之道一而已矣

鍾離權少攻文學初仕晉為大將後遇東華

先生授以真訣洞曉玄玄之道嘗作破迷正

道歌其略曰有如淪松并服木如何脫免死

生根有如忘形習定息如何百脉盡歸根有

如呼吸想丹田到底胎僊學不成有如息氣

為先天到老無成也是空有以口鼻為玄牝

恰似漏網去包風有以思心為方寸怎得歸

元見祖宗更有積精為鉛汞轉與金丹事不

同有執神氣為子母亦隔天僊萬里程有以

開頂為鍊養枉施巧力謾勞神更有縮龜弁

鍊乳正是邪門小法功更有行炁為火候九

載三年誤了人鼻頭閉息服元炁引得邪風

肚裏鳴假若識心并見性到頭終久做陰靈



知他多少關門戶。勞漉空動骷髏形。止念降火為清淨。下稍終久是頑空。晝夜終行于午。法天地豈有惡時辰。孤備閉息行存想。既定舌根做赤龍。更有周天行卦象。更有認脾作黃庭。更有指腎為造化。執定尾間為命根。更有還元服水火。更有採補吸姪精。更有仰天吸日月。便道地魄與天魂。更有咽津為造化。斷除五味是修真。晝夜一食為世用。身體在羸似鬼形。曲身偃仰叩玉戶。抱元守一運雙

三教正宗

卷之五

五

睛疎肩縮項思脊骨。搬運流珠想太陰。更有書符并念咒。破券分環學隱形。按摩吁呵六字訣。瞻星禮斗受辛勤。入清吐濁為丹本。陽關緊勒火飛騰。炎炎遍身通透熱。呼作天真大道根。看經念讚持科錄。設壇拜醮望飛騰。三千六百旁門法。不識狂邪盡誤人。

○孝惠皇帝

名東武帝之子  
在位十有七年

康熙元年

戊辰

元康七年

丁巳

九月以尚書右僕射王戎為司

徒戎為三公。與時浮沉。無所匡救。委事寮案。輕出遊畋。性復貪吝。園田遍天下。每自執牙籌。晝夜會計。常若不足。家有好事。實之恐人得。種鑽其核。凡所賞拔。專用虛名。阮咸之子瞻。嘗見戎。戎問曰。聖人貴名教。老莊明自然。其旨同異。瞻曰。將無同。戎咨嗟良久。遂辟之。時人謂之三語掾。是時王衍為尚書令。樂廣為河南尹。皆善清談。宅心事外。名重當時。朝野之人。多慕效之。衍與弟澄。好品題人物。舉

三教正宗

卷之六

六

世以為儀準。衍神情明秀。少時山濤見之。嗟歎良久曰。何物老嫗。生靈馨兒。然誤天下蒼生者。未必非此人也。樂廣性冲約清遠。與物無競。每談論。以約言析理。厭人之心。而其所不知。默如也。凡論人。必先稱其所長。則所短不言自見。王澄及阮咸。咸從子修。胡輔之。謝鯤。王尼。畢卓。皆以任放為達。畢卓嘗為吏部郎。比舍郎釀酒。卓因醉。夜至甕間盜飲之。為掌酒者所縛。明旦視之。乃畢吏部也。樂廣聞

而笑曰名教內自有樂地何必乃爾初何晏等祖述老莊立論以為天地萬物皆以無為本無也者開物成務無往不存者也陰陽特以化生賢者恃以成德故無之為用無爵而貴矣王衍之徒皆愛重之由是朝廷士大夫皆以浮淡為美弛廢職業裴頠著崇有論以釋其蔽

林子曰王戎輩拔虛名而執牙籌以自會計王衍宅心事外而品人物以為世準者

三教正宗

金鑑

七

何歟至於樂廣阮咸等流悉皆名教之罪人君子所不道也若裴頠然而無厭其於崇有也不已甚乎

太安二年

癸亥

沙門李孝龍有機辨講放光般若人皆崇仰阮瞻庾凱尤敬之有嘲其胡服者龍曰以道觀之誠不見有客服之異彼謂我辱我棄彼榮則無心之貴愈貴無心之安愈安矣

愈安矣

元龜卷七十九

林子曰生於胡而胡服可也生於中國而

胡服不可也

孝懷皇帝

名懷武帝之子在位六年

永嘉元年

丁卯

名懷武帝之子在位六年

孝愍皇帝

名懷武帝之子在位四年

建興元年

癸酉

中宗元皇帝

名懷宣帝曾孫在位六年

建武元年

丁丑

郭璞傳學高才有道術帝初鎮建鄴遷著作佐郎時陰陽錯謬而刑獄繁興璞上疏曰夫寅畏者所以享福怠傲者所以

招患宜蕩除瑕釁贊陽布惠後王敦鎮姑熟將舉兵向京師今璞占夢璞筮之曰無成敦曰子壽幾何璞曰公若舉事禍將不久若還武昌則壽未可量也敦怒殺之

向子平性尚中不和好言黃老貧無資好事者更饋焉受之取足而反其餘後男女婚嫁既畢勅斷家事偏遊五藏

太興三年

庚辰

楊都瓦官寺僧數因時人不識心咸謂心神有形但妙於萬物耳數乃著

識心咸謂心神有形但妙於萬物耳數乃著

神無形論以聞之略云有形便有數有數則有盡神既無盡故知無形

肅宗明皇帝名紹元帝之子在位三年

大寧元年癸未

顯宗成皇帝名衍明帝之子在位十有七年

咸和元年丙戌

咸康四年戊戌趙建武四年石虎問佛圖澄曰朕為

天下主非殺無以肅清海內奈何澄曰帝王事佛惟在體恭心順不為暴虐不害無辜至

三教正宗

金鑑卷九

於凶頑無賴非化所遷有此罪戾安得不殺若為暴虐害及無辜雖傾財奉佛亦無益也林子曰無故不殺者慈悲也有罪必刑者亦慈悲也

佛圖澄弟子道進學通內外為石虎所重虎謂進曰有楊軻者朕之民也徵之十餘年不恭王命及省視傲然而卧意欲殺之進對曰昔舜優蒲衣禹造伯成魏式段干漢高周黨管寧不應曹氏之辟皇甫不就晉世之徵二

聖四君共嘉其節激厲貪競以峻清風且君舉必書豈可令趙史無隱士傳乎虎悅其言

康皇帝名岳成帝之子在位二年

建元元年癸卯

孝宗穆皇帝名聰康帝之子在位十有七年

永和元年乙巳

四年戊申趙建武十四年佛圖澄遣人告虎以死期將

至虎愴然即往自憫諭之澄曰出生入死道之常也修短定數非所能延苻萇造無損雖

三教正宗

金鑑卷十

亡若存而戒律有違生亦何益伏願心存佛理奉法惟恪宜享休祉惠及下民若布政猛烈淫刑酷濫不自懲革終無福祐數日果卒於葉官寺

七年辛亥吳睦少為縣吏掌局枉剋法應死遁

入山林餓經日行至石室遇孫先生自首事實冀得改行從善遂留石室為先生掃除驅使四十年後亦得道偃去

林子曰孟子所謂惡人齋戒可以事天者

非與故食既而復則日月之照臨自若也  
惡積而更則心性之粹然自在也

哀皇帝

名王成帝之子在位四年

隆和元年

成

帝奕

字延齡哀帝之子在位六年

太和元年

丙

太宗簡文皇帝

名昱元帝之子在位二年

咸安元年

辛

烈宗孝武皇帝

名曜簡文帝之子在位二十四年

三教正宗

卷一

上

宣康元年

庚

初魏晉沙門依師為姓道安以尊釋迦乃以釋命氏後見阿含經果稱四河入海無復河名四姓沙門皆稱釋種遂為定式

林子曰先王因生賜姓胙土命氏姓氏之來尚矣經云釋種猶云儒宗道派者是也豈必去姓而後可以奉佛哉蓋忘其本之所自出也

十八年

癸鳩摩羅什雅好大乘志存敷廣掌

著實相論二卷并維摩經姚興奉之若神後興以宮女十人與之一交而生二男自是不住僧房別立靡舍掌曰臭泥中生蓮花但取蓮花勿取泥也

林子曰余所謂先了斯道後屬綱常者釋什之謂也昔唐釋元珪有言曰雖娶非妻也雖享非取也雖柄非權也是謂無心也無心則無戒無戒則無心余竊善之若其有心便是違心若惟致戒便是破戒違心破戒去佛遠矣或曰雖柄非權然則佛氏官乎林子曰官矣而心之寂然禪者山林也圭堂居士曰佛法未嘗遺世維摩之入政治救護一切非入政治則不足以大其救護也故善財大梵光王見其施仁化以美其俗舍利生無厭足王見其罰不善以安其善皆普賢大行之所以為未來佛子之式者也夫豈必曰邈世為佛事哉

安皇帝

名德武帝之子在位二十二年

隆安元年

庚子魏元  
興三年

魏儀曹郎董謐獻服解僊經  
魏主珪置僊人博士立僊坊者鍊藥成令死  
罪者試服之不驗而訪求不已

林子曰陶埴有言曰凡言水銀可以為金  
丹者妄人也言硃砂可以駐年者不知道  
也夫試之罪人既不驗矣而又訪求不已  
者何為也哉

元興三年

甲辰桓玄西奔伏誅帝自江陵還京

三教正宗

卷四

七

師輔國何無忌勸釋慧遠候迎遠遂稱疾帝  
詔賜使勞問遠報書曰釋慧遠先嬰重疾年  
衰益甚猥蒙慈詔曲垂光慰感懼之深實自  
于懷帝又詔答曰法師既養素山林又所患  
未痊邈無相見之期徒增歎恨而已

林子曰釋慧遠不屈已枉見亦孟子稱疾  
不朝意也

釋慧遠招陶潛入白蓮社潛謂許飲即來遠  
許之後亦攢眉而去謝靈運恃才傲物見遠

肅然心服嘗求入社遠以其心雜不許

潛少有高趣博學不群以親老家貧為州祭  
酒少日自解職召主簿不就躬耕自資遂抱  
羸疾後復為彭澤令不以家累自隨送一力  
給其子書曰此亦人子也可善遇之在官八  
十餘日郡督郵至縣吏請曰應束帶見之潛  
歎曰我豈能為五斗米折腰向鄉里小兒耶  
日解印綬去賦歸去來辭著五柳先生傳以  
自見居懷安靜少言不慕榮利好讀書不求

三教正宗

卷四

四

甚解每有會意便欣然忘食性嗜酒家貧不  
能常得親舊知其如此或置酒而招之每造  
飲輒盡期在必醉既醉而退曾不懷情去留  
環堵蕭然不蔽風日短褐穿結簞屨屢空晏  
如也後徵著作郎不就妻翟氏亦與同志能  
安勤苦夫耕於前妻鋤於後潛自以先世為  
晉輔恥復屈身後代及卒世號為靖節先生  
林子曰自祭之文出於屬纊而挽歌之作  
成於暇日陶靖節可謂明於生死之故而

曳杖易簪之後，雖有聞者，其詩曰：縱浪大化中，不喜亦不懼。應盡便須盡，無復獨多慮。又曰：人生似幻化，終當歸空無。又曰：試酌百情遠，重觴勿忘天。天豈去此哉？任真無所先。又曰：不覺知有我，安知物為貴。又曰：千載非所知，聊以永今朝。又曰：有生必有死，早終非命促。但恨在世時，飲酒不得足。又曰：採菊東籬下，悠然見南山。笑傲東軒下，聊復得此生。又曰：客養千金軀，臨化

三設正宗

金瓶梅

上

消其實，皆知道之言，關情之適也。吳澄曰：責子有書，與子有疏，志趣之同，苦樂之安，一家父子夫婦，舉無媿焉。忘言於真意，委運於大化，則幾於同道矣。余嘗謂東方朔人隱於廟廊，陶靖節人隱於巖谷，混世和塵，孰能測識？若文中子謂元亮放人也，歸去來有避地之心焉。五柳先生傳，則幾於閉關矣，豈足以蓋淵明哉？

掌作桃花源記，以禹意云：晉太元中，武陵人

捕魚為生，緣溪行，忘路之遠近，忽逢桃花林夾岸，數百步無雜樹，芳草鮮美，落英繽紛。漁人甚異之，復前行，欲窮其林。林盡水源，便得一山，山有小口，彷彿若有光。便捨船從口入，初極狹，纔通人，復行數十步，豁然開朗。土地平曠，屋舍儼然，有良田、美池、桑竹之屬。阡陌交通，雞犬相聞。其中往來種作，男女老幼，悉如外人。黃髮垂髫，並怡然自樂。見漁人乃大驚，問所從來，具告之，便要還家，設酒殺雞

三設正宗

金瓶梅

上

作食，村中聞有此人，咸來問訊。自云：先世避秦時亂，率妻子邑人來此絕境，不復出焉。遂與外人間隔。問今是何世，乃不知有漢，無論魏晉。此人一一為具言所聞，皆歎惋。餘人皆復延至其家，皆出酒食，停數日辭去。此中人物云：不足為外人道也。及出，得其船，便扶向路，處處誌之。及郡下，詣太守說如此。太守就遣人隨其往，尋向所誌，遂迷，不復得路。南陽劉子驥，高尚士也，聞之欣然，親往，未果，尋病

終後遂無問津者。

林子曰捕魚為業者謂心之活潑如魚之悠然自得也山有小口從口入初極狹謂方寸之地狹也口者方寸之象也豁然開朗土地平曠等語謂心之無量廣大也避秦時亂來此絕境謂離俗之糾紛適吾之閒曠也遂與外人間隔是心遠之義也不足為外人道難與俗人言也尋向所誌迷不復得路心不清淨故也後遂無問津者

三教正宗

金瓶梅

謂心學之不明於天下後世也。

恭帝

名德文安帝之弟在位二年

元熙元年

宋

宋

高祖皇帝

姓劉名裕仕晉封宋王受恭帝禪在位三年

永初元年

宋

二年

帝自西伐長安素籍什僧道名要見

謂曰相望久矣何其流滯殊俗一日勅於瓦棺寺開講帝與公卿畢集道謂帝曰護法弘

教莫先帝王陛下若能運四等心矜危勸善則沙土瓦礫便為自在天宮。

林子曰了其性而明其道則到處便為自在天宮而此心便為自在菩薩學佛之徒能知此意者亦鮮矣。

晉陽王

名義符高祖之子在位一年

景平元年

宋

太祖文帝

名義隆高祖之子在位三十年

元嘉元年

宋

三教正宗

金瓶梅

四年

丁卯天竺求那跋摩初遜國出家屬國諸王皆受其戒持遊闍婆國帝聞其名遣使航海往闍婆邀之問曰寡人常欲持齋不殺以身應物弗獲所願幸教之摩曰道在心不在事法由己不由人且帝王所修與匹夫異匹夫尚不苦節即同凡俗帝王以四海為家萬民為子出一嘉言則士庶咸悅布一善政則

神人以和刑不夭命役不勞力則風雨時若百穀滋繁以此持齋齋亦大矣以此不殺利

亦大矣。安在輟半日之食全一禽之命。然後為弘濟耶。帝撫几歎曰。俗迷遠理。僧滯近教。如師之言。可以論天人之際矣。帝尊為師。命居祇園寺。講法華經。并十地品。帝率公卿日集座下。法帝之盛。前所未聞。聞婆國王遣使奉表曰。宋國大主吉祥天子。教化種智安穩。衆生我雖在遠。亦沾靈潤。

林子曰。余嘗謂釋氏之教。心齋為上。若惠能匹夫也。亦喫肉邊菜。故苦節非以奉佛。

三教正宗

會編卷

九

而茹葷不為破戒。

五年戊辰。尉沙門曇無讖善呪術。涼主蒙遜甚重之。

林子曰。所謂符者。凡所作書。皆符合吾心之妙用。非如後世畫符之謂也。所謂呪者。凡所出口。皆顯設吾心之靈機。非如後世念呪之謂也。

十二年元。帝問侍中何尚之。吏部羊元保曰。朕無暇讀經。因果之說。昧然未究。以卿輩時

度率皆信教。范泰謝靈運。皆言六經法度。本任濟世。必求妙道。當以佛為指南。比見顏延之釋達性論。宗炳難黑白論。其說大明性理。若使率土之民。皆淳此化。則朕坐致太平矣。昨蕭謨之請制。即以相示。委卿增損。必有以戒去浮淫。無傷弘獎者。尚之對曰。竊謂渡江以來。王導周凱庾亮王濛謝安郗超王坦王恭謝尚戴逵郭文孫綽等。或率輔冠冕。或人倫羽儀。或致情天人之際。或抗迹雲霞之表。

三教正宗

會編卷

十

靡不皈依。慧遠曰。釋迦之化。無所不可。適道固自教源。濟俗亦為要務。切味此言。有契至理。何則。百家之卿。十人持五戒。則十人淳謹。千室之邑。百人脩十善。則百人和睦。傳此風教。以周寰區。編戶億千。則仁人百萬。天行一善。則去一惡。去一惡。則息一刑。一刑息於家。萬刑息於國。此明詔所謂坐致太平者是也。謨之請制。不謂全非。但傷靈道。俗本在無行。僧尼然而情偽難分。去取未易耳。



林子曰天之廣大不以醜類而有所遺海之含弘不以非種而有所棄故儒術昌而偽學得以恣睢焉浮屠熾而奸僧得以肆志焉。

十九年

壬午魏太

魏主詣道壇受符籙。

林子曰詣道壇受符籙馳志於死後之富貴亦甚惑矣以私心而慕至道真堪發一笑。

十二月宋詔魯郡修孔子廟及學舍。竊墓側

五戶課役以供灑掃。

二十三年

丙戌魏太

崔浩勸魏主盡誅沙門

毀諸佛像從之塔廟在魏境者無復孑遺初魏主討蓋吳至長安入佛寺見有兵器怒曰此非沙門所用必與蓋吳通謀為亂耳遂悉誅之。

林子曰二氏者流每以假權逆謀悉皆儒流為之豈其然哉然二氏之逆謀者必恃權不在無以為資耳至於風角張成之變

沙門蓋吳之謀而曰釋迦老子之罪也可乎。

二十七年

庚寅魏太

十一月魏主至魯郡以

太牢祀孔子。

世祖孝武皇帝

名駿文帝之子在位十有一年

孝建元年

甲午

大明二年戊戌詔臺宗法師懺罪帝因曰朕何罪而勞卿為懺宗曰舜稱子達汝弼禹曰萬方有罪在予一人陛下履道恩冲寧得獨異

帝大悅

林子曰孔子曰丘之禱久矣夫禱實發於心而懺顧由於人哉六祖曰從前所有罪業愚迷僞誑嫉妬等罪悉皆盡懺永不復起此懺罪之義也後之學佛者失之矣。

太宗明帝

名或文帝之子在位七年

太始元年

乙巳

三年丁未周顒累遷直侍殿省見帝慘酷不敢顯諫輒誦罪福因緣之事帝為少沮於鍾山

西別立精舍。沐浴則歸之。終年蔬食。雖有妻子而遠居山舍。宰相王儉問曰。卿山中何所食。曰。赤米白菰。綠葵紫蓂。蕭子顯戲問。菜食何味最嘉。曰。春初早韭。秋末晚菘。其標致如是。

林子曰。明帝慘酷為之少沮。休沐山居。不廢政事。稍得釋氏之大意矣。

七年<sup>辛</sup>帝以故第為湘宮寺。備極壯麗。新安太守樂尚之罷還。帝謂曰。卿至湘宮寺。未此

三教宗

金華集

主

是我大功德。散騎侍郎虞愿侍側曰。此皆百姓賣兒貼婦錢。所為佛者。有知當慈悲嗟愍。罪高浮屠。何功德之有。

林子曰。梁武帝問於達磨曰。朕一生造寺度僧。布施設齋。有何功德。達磨對曰。陛下實無功德。若宋主不過佞佛。徼福與梁武帝等爾。善哉。六祖有言曰。功德在法身中。不在修福。梁宋之主。豈足以知此哉。近有一士者。親病篤。叩之醫生曰。非得人肉難

治士者計無所出。偶夜有熟睡者。輒刺其股。睡者驚起大怒。士者曰。不幸親病。欲得些肉為藥。奚以怒為。此亦宋主之功德也。泰豫元年<sup>壬子</sup>魏顯宗好黃老浮屠之學。每引朝士及沙門共談玄理。雅薄富貴。帝有遺世之心。乃奉皇帝璽綬。傳位於太子宏。林子曰。必其處世而有遺世之心。居富貴而有薄富貴之志者。斯為得之矣。若魏顯宗豈其人哉。

三教宗

金華集

苗

蒼梧王

名昱。明帝之子。在位五年。

元徽元年

癸丑

順帝

名準。明帝第三子。在位三年。

昇平元年

丁巳

齊

太祖高帝

姓蕭。名道成。仕宋封齊王。克代宋在位四年。

建元元年

己未

四年<sup>壬戌</sup>帝幸莊嚴寺。聽行遠法師講維摩經。公卿畢集。帝座稍遠。不聞法音。中書張緒勸

遠遷座近帝。遠不從。俄頃帝自遷座近之。

世祖武帝名勝高帝之子  
在位十有一年

永明元年癸亥

二年甲子竟陵王子良篤好釋氏。招致名僧講論。范縝盛稱無佛。子良曰。君不信因果。何得有富貴貧賤。縝曰。人生如樹花。同發隨風而散。或拂簾幌墜茵席之上。或關籬墻落糞溷之中。墜茵席者。殿下是也。落糞溷者。下官是也。貴賤雖殊。因果何在。子良無以為難。

三教正宗

卷六

其六

林子曰。以因果而奉佛。志則陋矣。富貴貧賤。都由天定。若所謂因果者。有因則有果。為其事而有其功也。豈特為去禍取福者言耶。然作善降祥。作惡降殃。亦或足以為審去就。而召吉凶者之明訓也。

十年壬申魏太魏修克。舜禹周公孔子之祀。祀克於平陽。舜於廣寧。禹於要邑。周公於洛陽。皆命牧守執事。其宣尼之廟。祀於中書省。改謚曰文聖尼父。親行拜祭。

魏司徒尉元。大鴻臚卿游明根。累表請老。魏主引見。賜元玄冠素衣。明根委貌青紗單衣。而遣之。至是親養老於明堂。以元為三老。明根為五更。魏主再拜三老。親袒割牲。執爵而饋。肅拜五更。且乞言焉。元明根勸以孝友化民。又養國老。庶老於階下。祿三老以上公五更。以元卿。

高宗明帝名鸞高帝兄  
子在位五年

建武元年甲戌

三教正宗

卷六

其六

東昏侯名寶卷明帝之  
子在位二年

永元元年己卯

和皇帝名寶融明帝之  
子在位一年

中興元年己辛

梁

高祖武帝姓蕭名衍仕齊封梁王  
受禪在位四十八年

天監元年壬午

四年乙酉帝雅好儒術。以東晉宋齊雖置國學。而無講授之實。乃詔置五經博士。廣開館宇。

招內後進。又選學生往雲門山從何胤受業。命胤選經明行修者以聞。分遣博士祭酒巡州郡立學。

林子曰：置國學而無講授之實，則國學為觀客之徒師。明講授而無心身之益，則講授為口耳之贅詞。

須菩提尊者，在巖中宴坐。諸天雨花讚歎，須菩提曰：空中雨花讚歎，復是何人？云何讚歎？天曰：我是梵天敬重尊者，善說般若，須菩提曰：我於般若未嘗說一字，云何讚歎？天曰：如是尊者無說，我乃無聞。無說無聞，是真說般若。若

林子曰：無說無聞，一天機之相為感也。故授者以天說，不以言受者以天聞，不以耳可謂心相契，而神相通矣。故曰：天若所謂天雨花者，道人住處，而四時皆春故也。

十四年乙未魏延昌四年初，魏肅宗作瑤光寺，未就。是歲，胡太后又作永寧寺，皆極土木之美。為

九層浮圖，掘地築基，下及黃泉，浮屠高九十丈，上刹復高十丈。每夜靜，鈴鐸聲聞十里。僧房千間，珠玉錦繡，駭人耳目。自佛法入中國，塔廟之盛，未之有也。

林子曰：上世崇佛以心以性，後世崇佛以廟以塔，以太后之專朝，又且濁穢落髮事佛，豈其本心？

十六年丁酉四月，詔以宗廟用牲牢，有累冥道，宜皆以麋為之。於是朝野諠譁，以朝廷去牲，乃是不復血食，帝竟不從。

林子曰：以奉佛而廢祭，與紂之昏棄屢肆祀者，同一罪戾也。

詔凡造寺，勅蕭子雲、飛白太書蕭字為勅，時人稱寺為蕭寺。

林子曰：釋迦豈蕭氏佛耶？大抵以釋為姓，與以蕭為扁者皆非也。殊不知心乃蕭氏之佛，以梁武之誕，自不足以知之矣。

十八年己亥魏神龜二年魏胡太后好事佛，民多絕

戶為沙門高陽王友李瑒上言三千之罪莫大於不孝不孝之大無過絕嗣豈得輕縱背禮之情肆其向法之志一身親老素家絕養缺當世之禮而求將來之益孔子云未知生焉知死安有盡臺之政而從鬼教乎又今南服未靖衆役仍煩百姓之情實多避役若復聽之恐捐棄孝慈比屋皆為沙門矣。

三教正宗

卷一

梵

林子曰以釋迦言之惟明心性之旨謂之鬼教則非也以學釋迦者言之惟事妖昏之談謂之鬼教則是也賦役既煩出家自衆劉元城曰出家者紛然非佛教之福蓋言非規避之徒即是習懶之侶也然學佛雖衆或多庸流而釋氏之旨又未能頓悟乃於男女之大欲即能斷而棄之豈人之情哉必不然矣孟子曰不孝有三無後為大故袞裳昌而倫續滅非釋迦之罪學釋迦者之罪也。

異見王外國之王因問波羅提尊者何者是佛曰

見性是佛王曰師見性否曰我見佛性王曰性在何處曰性在作用王曰是何作用我今不見曰今現作用王自不見王曰於我有否曰王若作用無有不是王若不用體亦難見王曰若當用時幾處出現曰若出現時當有其八王曰其八出現當為我說波羅提即說偈曰在胎為身處世為人在眼曰見在耳曰聞在鼻辨香在口談論在手執提在足連奔徧現俱該沙界收攝在一微塵識者知是佛性不識喚作精魂王聞偈已心即開悟悔謝前非。

三教正宗

卷一

手

林子曰亦孟子所謂因情驗性之旨也。普通七年丙午天竺二十八祖菩提達磨大師至南海達磨乃國王之第三子也初名菩提多羅二十七祖般若多羅行化至南印度欲試其所得乃以所施珠問之而歎其辯慧乃復問曰於諸物中何物最高曰於諸物中我最最高又問於諸物中何物最大曰於諸物

中法性最大。既而祖謂曰：汝於諸法已得通量。達磨者，廣大之義也。宜名達磨。因改號。菩提達磨。達磨念震且緣熟，行化時至。遂泛重溟。凡三周寒暑，造于南海廣州刺史蕭昂。表聞帝遣使詔迎。十一月一日至金陵。帝問曰：朕自即位以來，造寺寫經度僧，不可勝紀。有何功德？達磨曰：竝無功德。帝曰：何以無功德？達磨曰：此但人天小果，有漏之因。如影隨形，雖有非實。帝曰：如何是真功德？達磨曰：淨

三教正宗

卷八

手

智妙圓，體自空寂。如是功德，不以世求。

林子曰：釋氏有言曰：以財施者，凡以法施者，聖。故用財布施，特以擴其乍見不忍人之心耳。若以此便為功德，陋亦甚矣。馬令南唐書曰：說因果以為法，飾土偶以為佛，將以靳福利耶？而妖孰甚焉？將以靳超脫耶？而愚孰大焉？

帝問達磨大師：如何是聖諦第一義？達磨曰：廓然無聖。帝曰：對朕者誰？達磨曰：不識。帝不

領悟。達磨知機不契，遂往少林寺。面壁九年。

林子曰：自迦葉微笑之後，而禪機之說遂興。大抵佛祖以心傳心，以神感神之微旨也。後世釋門者流，不知佛法之謂何，乃以誕妄不經之言，以鼓世惑俗也，亦可怪矣。至於面壁，亦有妙義。蓋洗心退藏於密，以養其神，以復寂然之本體，猶面壁然而物無見也。故曰：心如牆壁，可以入道。若謂之九年者，九陽數，乃得陽也。

三教正宗

卷八

手

魏主好遊騁苑囿，不親侍朝。過崇佛法，郊廟之事多委有司。

林子曰：不郊祀則非仁人，不廟享則非孝子。不視朝則非子民之君。三者無一有焉，乃欲以遊騁之侈心，而邀未來之福報，可謂惑矣。

大通二年戊申，二祖慧可問曰：諸佛法印可得聞乎？達磨曰：諸佛法印，非從人得。慧可曰：我心未寧，乞師與安。達磨曰：將心來，與汝安慧。

聞乎？達磨曰：諸佛法印，非從人得。慧可曰：我心未寧，乞師與安。達磨曰：將心來，與汝安慧。

子良久曰。覓心了不可得。達磨曰。我與汝安心竟。

林子曰。不安心而心自安者。安心之妙義也。若必安心而後心安者。告子之執着也。達磨初居少林寺。為慧可說法。祇教外息諸緣。內心無喘。心如牆壁。可以入道。慧可種種說心性。曾未契理。達磨祇遮其非。不為說無念心體。慧可忽曰。我已息諸緣。達磨曰。莫成斷滅去否。慧可曰。不成。斷滅。達磨曰。此是諸佛所傳心體。更無疑也。

三教正宗

會編初卷

圭

林子曰。寂滅之旨。與斷滅不同。所謂寂滅者。心寂然而欲自滅。寂而常感。經云。生滅滅已。寂滅為樂是也。所謂斷滅者。斷滅此心。無所復用。六祖曰。迷人空心靜坐。百無所思是也。

大通元年西九月癸巳。帝幸同泰寺。設四部無遮大會。上釋御服。持法衣。清淨行。大捨。以便省為房。素床瓦器。乘小車。私人執役。甲午。

升講堂法座。為四部大眾開涅槃經題。次。以錢一億萬。祈白三靈。奉贖皇帝菩薩僧眾。默許。乙巳。百辟詣寺東門。奉表請還宮。

林子曰。後世以出離生死之言。遂有捨身事佛之說。殊不知出離生死之旨。蓋言不死者心。而以心為大終歸於盡者身。而以身為輕也。

魏胡太后盡召肅宗後宮。皆令出家。太后亦自落髮。

三教正宗

會編卷

圭

林子曰。魏太后落髮。梁武帝捨身。蓋不知釋氏宗旨。而誕妄一至於此。至今天下後世。耻言佛。亦無足怪矣。然此豈特帝王之醜。亦非佛教之福也。

達磨欲返西竺。命門人等各言所得。時有道副對曰。如我所見。不執文字。不離文字。而為道用。達磨曰。汝得吾皮。尼總持曰。我今所解。如慶喜見阿閼佛國。一見更不再見。達磨曰。汝得吾肉。道育曰。四大本空。五陰非有。而我。

見處無一法可得達磨曰汝得吾骨最後慧  
可禮拜依位而立達磨曰汝得吾髓乃顧慧  
可而告之曰昔如來以正法眼藏付迦葉大  
士展轉授我今付汝汝當護持并授汝眾  
衆以為法信至吾滅後二百年衣止不傳法  
周沙界明道者多行道者少說理者多通理  
者必潛符密證千萬有餘汝當闡揚勿輕未  
悟一念回機便同本得聽吾偈曰吾本來茲  
土傳法救迷情一華開五葉結果自然成

三教正宗

卷一

三

林子曰或問達磨西來不立文字而六祖  
亦曰諸佛妙義非關文字者何耶林子曰  
心性之大自有精深之易雖卦爻之未盡  
今亦可得而盡也自有疏通之書雖典謨  
之未陳今亦可得而陳也自有敦厚之詩  
雖風雅之未采今亦可得而咏也至於謹  
嚴之春秋和序之禮樂亦皆具於心性之  
內則春秋今亦可得而筆削禮樂今亦可  
得而興起也若忘其心性之大而惟索之

之陳辭故紙者惑矣故守章句者迂儒也  
誦佛經者鄙僧也

五年

五

二月帝幸同泰寺講金剛經設無遮

大會自皇太子王侯已下百官六百九十八  
人義學僧等一千人畫則同心聽受夜則更  
迷制儀其餘僧尼道士女冠居士五衆及外  
國使人三十一萬九千六百四十二人又武  
衛宿直復數萬人天監初誌公自持麈尾扇  
及鐵錫杖奉上帝亦未喻其意至是三十餘

三教正宗

卷一

三

年乃鳴錫升堂執扇講說抑有冥符是講也  
東儲啓請止許七日諸僧鑽仰欲罷不能更  
延二七而請益之乃終于三七日解講之晨  
帝躬虔禮大衆咸矚帝捨施錢銀絹物直一  
千九十六萬皇太子奉寶經函布施及六官  
所捨六百餘萬時朝臣至于民庶並各隨喜  
捨錢一千一百一十四萬

林子曰達則大賚四海窮則與爾鄉黨皆  
布施之義也以此為福田利益則非矣



中大同元年丙寅三月帝幸同泰寺遂停寺省講三惠經是夜同泰寺浮圖災帝曰此魔也宜廣為法事遂起十二層浮圖將成值侯景亂而止

林子曰梁武帝乃盜篡者流欲以建寺齋僧以求福利竟困於侯景者亦釋氏所云報應之常也捨身一事豈其情哉至於贖錢百萬許請還官則武帝之情見矣

太宗簡文皇帝

名綱武帝之子在位二年

三教正宗

卷四

二十七

大寶元年

庚子帝登重雲殿侯景與帝禮佛誓曰自今君臣兩無猜貳臣固不負陛下陛下亦不得負臣

林子曰豈意西方聖人之教乃為奸雄之徒竊之以生亂哉侯景蓋有所挾而要盟也簡文帝能無從乎

世祖孝元皇帝

名曜武帝之子在位三年

承聖元年

壬午

二年癸未梁主督好玄談九月於龍光殿講老

子魏遣子謹宇文護楊忠將兵五萬入寇梁主帥眾會之因停講內外戒嚴王琛報曰吾至石楚境上帖然梁主聞疑之乃復開講一日百官戎服以聽

敬帝

名方智元帝之子在位二年

紹泰元年

乙亥齊天保六年

八月齊主以佛道二教不同欲去其一集二家學者論難於前勅道士皆剃髮為沙門有不從者殺四人乃奉命

陳

三教正宗

卷五

二十八

高祖武帝

姓陳名霸先仕梁封為王虎代梁在位三年

永定元年

丑丁

二年

戊寅五月陳主捨身於大莊嚴寺

世祖文帝

名蒨始興王之子在位七年

天嘉元年

庚辰二祖慧可自少林托化西歸憐求法嗣三祖僧璨率來投禮而問慧可曰弟

子身纏風恙請和尚懺罪慧可曰將罪來與汝懺璨良久曰覓罪不可得慧可曰與汝懺罪竟依佛法僧住璨曰今見和尚已知是

僧未審何名佛法。慧可曰：是心是佛。是心是法。佛法無二。僧實亦然。

林子曰：不滅罪而罪自懺者，事心之功大也。或問：事心懺罪之旨。林子曰：心譬之目也，罪譬之靈也。故心明而罪消，日出而霾滅。

臨海王 名伯康，文帝之子，在位二年。

光大元年 丁亥

高宗皇帝 名順，始興王之子，在位十四年。

大建元年 己丑

九年 丁酉，周建德六年。周武帝既滅齊，據鄴都，集僧

道宣廢教之旨。法師慧遠出而對曰：陛下既

統臨大域，憲章三教，而明詔曰：真佛無像，誠

如綸音，然耳目蒼生，願經聞佛，藉像表真。若

將廢之，無以興善。帝曰：虛空真佛，咸自有之。

何假經像？遠曰：漢明以前，經像未至，何故不

知真佛？帝無答。又曰：若不藉經三皇以前，未

有文字，人何不知五常？帝無答。又曰：若以泥

塑無情事之無益，國家七廟亦是敬順之道，

詎可廢耶？又詔旨遣僧反服，以崇孝養。遠曰：

左身揚名，以顯父母，即是孝行。何必還家，帝

以遠抗旨，怒見辭色。遠坦然無懼，復曰：陛下

縱勢力毀大教，佛言幽冥之報，不揀貴賤，貧

道切為陛下惜之。帝曰：但令百姓得樂，朕亦

不辭地獄之苦。遠曰：陛下以邪法化人，現種

苦業，當共陛下同趣阿鼻，何處有樂？帝理屈，

但云僧等且還，乃勅左右引退，不懌而罷。齊

竟僧尼，並令反服。

林子曰：嗟乎！嗟乎！慧遠其有三年之愛於

其父母乎？否耶？龔佛流之敝，犯不韙之名。

釋迦之道不著，其蔽一至於此，豈不惜哉！

或曰：釋迦惡得無罪？林子曰：木槲之歌，短

喪之請，豈孔子之過哉！

周武帝惑於道士張賓等妖言，惡黑衣之懺，

乃欲廢佛存道。因大集百僚，命沙門道士辨

其優劣。道士張賓預飾詭辭，竟為沙門智炫

所屈帝怒勅賓下座帝自升座言曰釋迦納  
妻耶輸氏多羅生子羅睺羅此主不淨也又  
經律中許僧食三種淨肉此教不淨也又曰  
僧道罪過好行淫洩佛在世時徒衆不和迺  
相攻伐朕意將除之智炫曰僧衆造罪乃言  
佛法可除猶如至尊享國嚴設科條而逆子  
叛臣相繼而出豈可以子逆臣叛而遂空大  
寶之位耶大寶之位固不可以臣子叛逆而  
空佛法正傳豈得以僧尼犯罪而廢帝愕然

三教正宗

卷八

三

智炫又曰陛下廢佛存道猶如以庶代嫡武周  
帝變色罷朝群臣衆僧皆為炫懼炫曰就  
戮如歸有何可懼數日下詔俱廢二教

林子曰多羅睺羅釋氏之有妻子也明矣  
食三種肉釋氏之不如素也審矣華嚴合  
論曰佛子菩薩摩訶薩在家宅中與妻子  
俱未嘗暫捨菩薩之心以善方便化已眷  
屬舍入菩薩智令生熟解脫雖與同止心  
無所著又曰佛子言菩薩摩訶薩不離慾

三教正宗

卷八

三

界入色界無色界無禪定解脫及諸三昧  
決疑論云俗間之境畏而離之是二乘法  
染而愛之是凡夫法維摩詰經云有長者  
名維摩詰久於佛道心已純熟決定大乘  
諸有所作能善思量雖為白衣奉持沙門  
清淨律行雖云居家不著三界亦有妻子  
常修梵行現有眷屬嘗樂遠離雖服寶飾  
而以好相嚴身雖復飲食而以禪悅為味  
由此觀之淨而不淨者心不淨也不淨而  
淨者心淨也後之學佛者不求之心而求  
之迹也亦未矣

長城公

名武實高宗之  
子在位七年

至德元年

癸卯

三年

乙巳隋開

隋主受菩薩戒乃下詔曰菩  
薩之戒以解脫為先戒行之本以慈悲為始  
今因幽暗有慚于懷自流罪以下悉令原  
放

林子曰漢文帝奉黃老而除肉刑隋文帝

事浮屠而釋流罪。吾恐黃老之清淨。浮屠之慈悲。似不如是也。

隋

高祖文皇帝

姓楊名堅。初封隋王。尋稱帝。在位二十四年。

仁壽三年

癸亥

王通奏太平十二策。通少有四

方之志。嘗受書於李育。學詩於夏璵。問禮於關子明。正樂於霍汲。考易於王仲華。至是西遊長安。帝召見。因奏太平十二策。不售而歸。教授河汾。受業者千餘人。掌續詩書。修元經。

三教正示

金鑑卷一

四

讚易道。累徵不起。楊素甚重之。勸之仕。通曰。通有先人之敝廬。足以蔽風雨。薄田足以供餽粥。讀書談道。足以自樂。願明公正身以治天下。使時和年豐。通也受賜多矣。不願仕也。林子曰。文中子曰。天下無賞罰三百載矣。元經可不作乎。又曰。王道之駁久矣。禮樂可不正乎。大義之蕪甚矣。詩書可不續乎。又曰。千載之下。有申周公之事者。吾不得而見也。千載而下。有紹仲尼之業者。吾不

得而讓也。其有負之重也如此。劉炫談六經。唱其端。終日不竭。文中子曰。何其多也。炫曰。先儒異同。不可不述也。文中子曰。一以貫之可矣。爾以尼父為多學而識之耶。文中子之學。蓋知本矣。其曰。人不里居。田不井授。終苟道也。蓋有志於復三代之治矣。

煬皇帝

名廣。文帝之子。在位十有三年。

大業元年

丑乙

三教正示

金鑑卷一

四

二年。丙寅。有沙彌道信。來禮三祖僧璨。曰。願和尚慈悲。乞與解脫法門。璨曰。誰縛汝。曰。無人縛。璨曰。何更求解脫乎。信於言下大悟。

林子曰。外能不縛於慾。內能不縛於法。即所謂內外兩忘也。

四年

戊辰

始平令楊宏。率道士名儒。入智藏寺。

命法師慧淨。與道士余求通論義。淨問老子云。有物混成。先天地生。吾不知其名字。字之曰道。且道體一。故混耶。體異。故混耶。若體一。故

混則正混之時。已自成一。則一非道生矣。若體異故混。且未混之時。已自成二。則二非一起矣。通茫然不知所對。

林子曰。既曰混成。又安有物。老子特借物字以強名之。且混成者。混然之義。非混二為一之謂也。然所謂先天地生者。混然無氣而生氣也。氣焉既生。即名為一。惟一故二。則兩儀分而天地闢矣。故曰道生一。一生二。且天地以一而神。以兩而化。孟子所謂所過者化。由於所存者神也。人惟能得神化之機。即與天地相似。則參兩之道在我矣。人惟能得混成之始。即是先天地生。則斡旋之道在我矣。

五年。已先是大業初下令。僧道有所啓請。先須致敬。然後盡禮。此令僧竟不奉行。勅云。條式久行。因何不拜。道流聞命。即拜。沙門明瞻以僧據佛戒。不合禮俗。帝曰。宋武之時。僧何致拜。瞻曰。宋武狂昧。而不拜。便有嚴誅。陛下

有道而不拜。不懼顯戮。後帝至西郊。顧謂蘇威曰。朕謂京師無僧。昨南郊中有人焉。

恭帝

名備。文帝之孫。在位二年。

義寧九年

丁丑

三教宗

金剛經

吳



林子三教正宗統論

二教會編要略卷之五

林鳴陽編 林兆誥選

門人

黃陽校 盧文輝訂

唐

高祖皇帝

姓李名淵受周恭帝禪  
國號大唐在位九年

武德元年

戊寅

四年<sup>辛巳</sup>秦王世民以海內寔平乃開館於宮西延四方文學之士以杜如晦等十八人為

三教正宗

卷五

文學館學士世民朝謁公事之暇輒至館中

引諸學士討論文籍或夜分乃寢乃圖像為

贊號十八學士士大夫得預其選者時人謂

之登瀛州

林子曰季札之高風子臧之峻節載之文

籍可考也當時曾講明之否耶

七年<sup>甲申</sup>帝詣國子學釋奠于先聖先師詔王

公子弟各就學

九年<sup>丙戌</sup>太史傳奕上疏請除佛法宰相蕭瑀

廷斥奕曰佛聖人也奕為此議非聖人者無法請真嚴刑奕曰瑀不生於空桑乃尊無父之教非孝者無親瑀之謂矣瑀合掌曰地獄之設正為是人

林子曰傳奕蕭瑀其不識佛均也傳奕雖

不識佛其所論疏皆切釋流之病蕭瑀不

明心性之旨而合掌地獄之談不過欲以

報應香幻之機以恐惕之鄙陋甚矣大抵

一念之善清靈超拔則方寸之內即天堂

也一念之惡妖厲幽昏則方寸之內即地

獄也

三教正宗

卷五

太宗皇帝

名世民高祖之子  
在位二十三年

貞觀元年

丁亥

京兆人孫思邈七歲就學日誦千言洛州總

管獨孤信見其少異之曰聖童也顧器大難

為用耳及長好談莊老百家之說周宣帝時

以王室多艱隱於太白山貞觀初盧照隣嘗

就見之問以人事奈何思邈對曰心之為君

君尚恭。故欲小詩曰。如臨深淵。如履薄冰。小之謂也。膽為之將。以果決為務。故欲大詩曰。赴赴武夫。公侯干城。大之謂也。仁者靜。地之象。故欲方傳曰。不為利回。不為義疚。方之謂也。智者動。天之象。故欲圓。易曰。見幾而作。不俟終日。圓之謂也。故其文學也。穎出其道術。也不可勝紀。

五年

辛卯春正月詔僧道致拜父母。

林子曰。此萬古不易之常道也。非孝無親。

三教正宗

卷五

恃亂常道如地獄之說。果有是事。則地獄之入。必此其首惡也。

法融在牛頭山幽棲寺北巖之石室。四祖道信入山訪之。融乃稽首請說真要。祖曰。夫百千法門。同歸方寸。河沙妙德。總在心源。一切戒門定門。慧門神通變化。悉自具足。不離汝心。一切煩惱業障。本來空寂。一切因果。皆如夢幻。無三界可出。無菩提可求。人與非人。性相平等。大道虛曠。絕思絕慮。如是之法。汝今

已得。更無闕火與佛何殊。更無別法。汝但任心自在。莫作觀行。亦莫澄心。莫起貪嗔。莫懷愁慮。蕩蕩無礙。任意縱橫。不作諸善。不作諸惡。行住坐卧。觸目遇緣。總是佛之妙用。快樂無憂。故名為佛。

十五年

辛卯帝幸宏福寺。自製疏文。自稱皇帝。

菩薩戒弟子。願謂大道德懿曰。老子是朕先宗。故令名位在釋迦之上。朕非不好佛也。欲以重有生之大本耳。

三教正宗

卷五

林子曰。釋迦遜太子之位。太宗刃同氣之親。所謂菩薩戒者。果能蹈之否耶。若自稱皇帝弟子。不過欲佞佛以徵福爾。至於祖老子以自侈其宗。則又無稽佛經之甚矣。胡隱遠學道居焦山。帝詔入內殿問攝生之道。對曰。臣所脩者。匹夫之志功。不及物帝王。脩道一言之利。萬國家福。得道之效尤為神速。臣區區之學。非九重萬乘之所修也。後園諸歸山。

高宗皇帝

名治太宗之子  
在位三十四年

永徽元年

戊辰

顯慶二年<sub>丁巳</sub>初天竺方士婆娑寐自言有長生之術太宗頗信之發使詣婆羅門諸國采藥藥竟不就乃放還帝即位復詣長安帝復遣歸顧謂宰相曰自古安有神僊秦始皇漢武帝求之卒無所成果有不死之人今皆安在李勣對曰此人再來容髮衰白已改於前何能長生

三教宗

金瓶梅

九

林子曰不死者心不壞者性若云身能不

死容亦不壞者乃方士之誕也

三年<sub>戊午</sub>

六月召僧道七人入內帝幸百福殿

時道士李榮開六洞義擬佛六通釋慧立昇論席曰夫洞者豈不於物通達無擁義耶答云是難曰若使於物無擁未知老君得洞否答曰老君上聖何得非洞慧立曰若老君於物通洞者何故云天下大患為吾有身及吾無身吾何患也據此則老子於身尚礙何能

洞於萬物榮悴然無對

林子曰為吾有身者謂自有其身而以心性為輕也及吾無身者謂不自有其身而以心性為重也心經云乃至無老死其不自有其身之謂歟余嘗觀裴子野高僧傳曰晉惠帝時沙門帛遠與祭酒王浮共爭邪正浮屢屈乃托西域傳為化胡經以證佛法時無知者隱子論曰魏道士姜斌等撰太上開天經盛言化胡之事太宗僧史

三教宗

金瓶梅

六

會要曰隋大臣楊公素嘗遊嵩山見畫指

問道士曰此何像對曰老子化胡成佛圖

楊公曰何不化胡成道而成佛耶道士不

能答此三書不必深論要皆惟相讎駁排

些乃後世三氏之常態各標門以自尊也

七年<sub>戊午</sub>

二月制令道士女冠僧尼等眾致拜

君皇后太子及其父母又忍寒恒情下有司

議奏大莊嚴寺僧威秀上表以荷國重恩優

以方外之禮修齋念佛得弘出俗之心今遽



伸拜跪之儀而釋氏之教安在若遵奉從俗之詔而俯仰之際實懃時大司伯開國侯劉祥道等議皆以依舊為允帝乃下詔曰朕商確群議沉研幽贖然箕穎之風高尚其事遐想前代固亦有之自今後不必跪拜依舊施行

咸亨三年

壬申

五祖弘忍說法於蘄州黃梅東

禪寺有惠能者范陽人也少孤移居南海值家貧乏於市賣柴見一客誦經惠能一聞經

三教正宗

卷五

七

語心即開悟蒙客取銀十兩令充其母衣糧教往黃梅叅禮五祖惠能安置母畢即便辭違不經三十餘日便至黃梅禮拜五祖祖一日喚諸門人總來汝等各去自看智慧取自本心般若之性各作一偈來呈吾看若悟大意付汝衣法為六代祖有神秀上座書偈於南廊壁間呈心所見偈曰身是菩提樹心如明鏡臺時時勤拂拭勿使惹塵埃祖曰汝作此偈未見本性惠能聞之亦便知此偈未見

三教正宗

卷五

八

本性自作偈曰菩提本無樹明鏡亦非臺本來無一物何處惹塵埃祖深器之為之說金剛經至應無所住而生其心惠能言下大悟一切萬法不離自性遂落祖言何期自性本自清淨何期自性本不生滅何期自性本自具足何期自性本無動搖何期自性能生萬法祖知悟本性謂惠能曰不識本心學法無益若識自本心見自本性即名丈夫天人師佛三更受法人盡不知便傳頓教及衣鉢云汝為第六代祖善自護念廣度有情流布將來無令斷絕祖復言曰昔達磨大師初來此土人未知信故傳此衣以為信體代代相承法則以心傳心皆令自悟自解自古佛佛惟傳本體師師密付本心衣為爭端止汝勿傳六祖壇經有曰世人妙性本空無有一法可得莫聞吾說空便即着空第一莫着空又曰自性能含萬法是大萬法在諸人性中林子曰古人道盡大地是箇法王身蓋字

宙內。無非是氣之充塞。無非是氣之充塞。則無非法身之妙用也。

又曰。凡夫即佛。煩惱即菩提。前念迷即凡夫。後念悟即佛。前念著境即煩惱。後念離境即菩提。

又曰。故知萬法本自人興。一切經書因人說有。

又曰。東方人造罪。念佛求生西方。西方人造罪。念佛求生何國。凡愚不了自性。不識身中。

三教正宗

金華

九

淨土。願東願西。悟人在處一般。所以佛言隨所住處恒安樂。

又曰。心是地。性是王。王居心地上。性在王在。性去王無。性在身。心存性去。身心壞。佛向性中作。莫向身外求。

又曰。若欲修行。在家亦得。不由在寺。在家能行。如東方人心善。在寺不修。如西方人心惡。但心清淨。即是自性西方。

又曰。定慧一體。不是二。定是慧體。慧是定用。

即慧之時。定在慧。即定之時。慧在定。

又曰。常應諸相。用而不起。用想分別一切法。不起分別想。

又曰。一行三昧者。於一切處。行住坐卧。常行一直心是也。如淨名經云。直心是道場。直心是淨土。

又曰。無相者。於相而離相。無念者。於念而離念。

又曰。心心不起。名為坐。內見自性不動。名為禪。

三教正宗

金華

十

又曰。何名禪定。外離相為禪。內不亂為定。外若著相。內心即亂。外若離相。心即不亂。本性淨自定。只為見境。惡境即亂。若見諸境。心不亂者。是真定也。

又曰。云何名懺。云何名悔。懺者懺其前僣。從前所有惡業。愚迷憍誑嫉妬等罪。悉皆盡懺。永不復起。是名為懺。悔者悔其後過。從今已後。所有惡業。愚迷憍誑嫉妬等罪。今已覺悟。

悉皆永斷更不復作。是名為悔。故稱懺悔。凡  
夫愚迷。只知懺其前愆。不知悔其後過。以不  
悔。故前愆不滅。後過又生。前愆既不滅。後過  
復又生。何名懺悔。

又曰。一大事者。佛之知見也。慎勿錯解經意。  
見他道開示悟入。自是佛之知見。我輩無分。  
若作此解。乃是謗經毀佛也。彼既是佛。已具  
知見。何用更開。汝今當信佛知見者。只汝自  
心。更無別佛。

三教正宗

卷五

上

又曰。凭麼道。且不是惠能度。善知識。心中衆  
生。所謂邪迷。心誑妄心。不善心。嫉妬心。惡毒  
心。如是等心。盡是衆生。各須自性自度。邪來  
正度。迷來悟度。愚來智度。惡來善度。如是度  
者。名為真度。

上元元年戊戌武后以國家聖緒。出玄元皇帝。  
請令王公以下。皆習老子。令明經舉人策試。

中宗皇帝

名顯高宗之子即位後廢居  
後位五年

附則天順聖皇后

姓武氏名聖德  
位二十一年

嗣聖元年

甲申六祖惠能至廣州法性寺。值印

宗法師講涅槃經。因二僧論風幡義。一曰風

動。一曰幡動。議論不已。六祖曰。不是風動。不

是幡動。仁者心動。印宗延至上席。徵詰奧義。

請傳來衣鉢。出示大眾。宗復問曰。黃梅付屬

何如。指授。六祖曰。指授即無。惟論見性。不論

禪定解脫。宗曰。何不論禪定解脫。六祖曰。為

是二法。不是佛法。佛法是不二之法。宗又問

如何是佛法不二之法。六祖曰。法師講涅槃

經。明佛性。是佛法不二之法。佛言善根有二。

一者常。二者無常。佛性非常非無常。是故不

斷。名為不二。一者善。二者不善。佛性非善非

不善。是名不二。蘊之與界。凡夫見二。智者了

達。其性無二。無二之性。即是佛性。印宗聞說

甚喜。遂師事之。

十五年

戊戌天后欲造大像。用工凡數  
聖曆元年百萬。令天下僧尼。每人出一錢。以助其工。

狄仁傑上疏諫云臣聞為政必先人事陛下  
於群生迷謬溺喪無歸欲令像教兼行觀相  
生善非為塔廟必欲崇奢今之伽藍制過宮  
闕窮奢極侈繪畫盡工寶度殫於綴飾瓌琳  
竭於輪奐游僧一說矯陳禍福皆托佛法註  
誤生人里陌動有寶坊闍闔亦立精舍化誘  
所給切於官徵法事所須嚴杜制敕遏下避  
罪併集法門無名之僧凡有幾萬都下檢括  
已得數千且一夫不耕猶受其弊浮食者衆

三教正宗

富表

主

又劫人財往在江表像法盛興梁武簡文捨  
施無限及乎三淮沸浪五嶺騰烟列剎盈衢  
無救危亡之禍緇衣蔽路豈有勤王之師比  
年以采風塵屢擾水旱不節征役稍煩家業  
先空瘡痍未復此時興役力所不堪雖斂僧  
錢百未支一臣今思惟兼採眾議咸以為如  
未設教以慈悲為主下濟群品應是本心豈  
欲勞人以存虛飾當今有事邊境未寧宜寬  
征鎮之徭省不急之費設今催作皆以利趨

既失田疇自然棄本况無官助義無得成若  
費官財又盡人力一隅有難將何救之不納  
林子曰後世但知莊嚴梵宇而不知莊嚴  
淨土但知莊嚴佛像而不知莊嚴法身感  
之甚也若狄梁公之疏可謂切中奉佛者  
之病矣

十八年

辛丑天后  
長安元年

四月天后復詔天下僧尼

作大像於白馬阪令春官尚書武攸靈檢校  
靡費巨億天官侍郎李嶠上疏略曰天下編

二教正宗

富表

上

戶貧弱者眾造佛像錢現有一十七萬緡若  
將散施人與一十濟得一十七萬戶極饑寒  
之弊省勞役之勤順諸佛慈悲之心露聖君  
生育之意人神胥悅功德無窮方作過後因  
緣豈如現在果報

林子曰後世佞佛微福者能辦未來因緣  
現在果報之言亦必不窮民之力竭民之  
財矣

神龍元年乙帝遣內侍薛簡馳詔迎請六祖

速赴上京。六祖上表辭疾。簡曰。京城禪德。皆云。欲得會通。必須坐禪。習定。若不因禪定。而得解脫者。未之有也。未審師所說法。何如。祖曰。道由心悟。豈在坐也。簡曰。弟子回京。主上必問。願和尚慈悲。指示心要。傳奏兩宮。及京城學道者。譬如一燈燃百千燈。真者皆明。明無盡。祖曰。道無明暗。明暗是代謝之義。明暗無盡。亦是有盡。相待立名。故經云。法無有比。無相待故。簡曰。明喻智慧。暗况煩惱。修道

三教宗

金華

主

之人。倘不以智慧照破煩惱。無始生死。憑何出離。祖曰。煩惱即是菩提。無二無別。若以智慧照煩惱者。此是二乘小見。羊鹿等機。大智上根。悉不如是。簡曰。如何是大乘見解。祖曰。明與無明。其性無二。無二之性。即是實性。實性者。處凡愚而不滅。在賢聖而不增。住煩惱而不亂。居禪定而不寂。不斷不常。不來不去。不在中間。及其內外。不生不滅。性相如如。常住不遷。名之曰道。簡曰。師說不生不滅。何異

外道。祖曰。外道所說。不生不滅者。將滅止生。以生顯滅。滅猶不滅。生說無生。我說不生。不滅者。本自無生。今亦無滅。所以不同。外道汝若欲知心要。但一切善惡。都莫思量。自然得清淨。心體湛然。常寂妙用。恒決簡蒙。指教豁然大悟。禮辭歸闕。

僧志誠。初參神秀。後往曹谿質疑。六祖曰。汝師若為示眾。志誠曰。嘗指誨大眾。令住心觀靜。長坐不卧。六祖曰。住心觀靜。是病非禪。長坐拘身。於理何益。聽吾偈曰。生來坐不卧。死去卧不坐。元是臭骨頭。何為立功課。

三教宗

金華

主

林子曰。六祖壇經曰。心念不起。名為坐。後人不識坐字。而以為行坐之坐。不亦謬乎。考釋氏典。有行禪之說。余醒心集。亦有卧禪之旨。要之心念不起。而行卧之間。亦是坐也。

六祖謂誠曰。吾聞汝師教示學人。戒定慧法。未審汝師說戒定慧行相如何。誠曰。秀大師

說諸惡莫作名為戒諸善奉行名為慧自淨其意名為定彼說如此未審和尚以何法誨人六祖曰汝師戒定慧接大乘人吾戒定慧接最上乘人吾所說法不離自性聽吾偈曰心地無非自性戒心地無癡自性慧心地無亂自性定不增不減自金剛身去身來本三昧誠閑偈悔謝乃呈一偈五蘊幻身幻何究竟迴趣真如法還不淨六祖然之

永嘉僧玄覺來參六祖遠師三匝振錫而立

三教正宗

金華

上

六祖曰夫沙門者具三千威儀八萬細行大德自何方而來生大我慢覺曰生死事大無常迅速六祖曰何不體取無生了無速乎曰體即無生了本無速六祖曰如是如是玄覺方具威儀禮拜須臾告辭六祖曰返大速乎曰本自非動豈有速乎六祖曰誰知非動曰仁者自生分別六祖曰汝甚得無生之意曰無生豈有意耶曰無意誰當分別曰分別亦非意六祖曰善哉少留一宿時謂一宿覺

僧法海初參六祖問曰即心即佛願垂指諭六祖曰前念不生即心後念不滅即佛成一切相即心離一切相即佛吾若具說窮劫不盡聽吾偈曰即心名慧即佛乃定定慧等持意中清淨悟此法門由汝習性用本無生雙修是正法海言下大悟以偈讚云即心元是佛不悟而自屈我知定慧因雙修離諸物僧法達七歲出家常誦法華經來禮六祖曰經說三車羊鹿之車與白牛之車如何區別

三教正宗

金華

上

願垂開示六祖曰惟一佛乘無有餘乘若二若三乃至無數方便種種因緣譬喻言詞是法皆為一佛乘故汝何不省三車是假為昔時故一乘是實為今時故只教汝去假歸實歸實之後實亦無名應知所有珍財盡屬於汝由汝受用更不作父想亦不作子想亦無用想是名持法華經從劫至劫手不釋卷從晝至夜無不念時也達蒙發發踊躍歡喜以偈讚曰經誦三千部曹溪一句亡未明出世

古靈歌累生狂羊鹿半權設初中後善揚誰  
知火宅內元是法中王六祖曰汝今後方可  
名念經僧也

僧智通初看楞伽經約千餘遍而不會三身  
四智禮師求解其義六祖曰三身者清淨法  
身汝之性也圓滿報身汝之智也千百億化  
身汝之行也若離本性別說三身即名有身  
無智若悟三身無有自性即名四智菩提  
僧智常髻年出家志求見性一日參禮六祖

義二上宗

外傳卷

九

六祖問曰汝從何來欲求何事曰學人近往  
洪州白峰山禮大通和尚蒙示見性成佛之  
義未決狐疑遠來投禮大通掌曰汝見虛空  
否對曰見彼曰汝見虛空有相貌否對曰虛  
空無形有何相貌彼曰汝之本性猶如虛空  
了無一物可見是名正見無一物可知是名  
真知無有青黃長短但見本源清淨覺體圓  
明即名見性成佛亦名如來知見學人雖聞  
此說猶未決了乞和尚開示六祖曰彼師所

說猶存見知故令汝未了吾今示汝一偈不  
見一法存無見大似浮雲遮日月不知一法  
守空知還如太虛生閃電此之知見瞥然興  
錯認何曾解方便汝當一念自知非自己靈  
光常顯現常聞偈已心意豁然乃迷偈曰無  
端起知見着相求菩提情存一念悟當越昔  
時迷自性覺源體隨照枉遷流不入祖師室  
茫然趣兩頭

僧志道請益曰學人自出家覽涅槃經十載  
載正宗

會傳卷

十

有餘未明大意願和尚垂誨六祖曰汝何處  
未明曰諸行無常是生滅法生滅滅已寂滅  
為樂於此疑惑六祖曰佛為一切迷人認五  
蘊和合為自體相分別一切法為外塵相好  
生惡死念念遷流不知夢斷虛假枉受輪迴  
以常樂涅槃翻為苦相終日馳求佛慰此故  
乃示涅槃真樂刹那無有生相刹那無有滅  
相更無生滅可滅是則寂滅現前當現前時  
亦無現前之量乃謂常樂此樂無有受者亦

無不受者豈有一體五用之名何况更言涅槃禁伏諸法令永不生斯乃謗佛毀法

僧行思聞曹溪法席盛化徑來參禮遂問曰當何所務即不落階級六祖曰汝曾作什麼來曰聖諦亦不為六祖曰落何階級曰聖諦尚不為何階級之有六祖深器之令思首衆一日六祖謂曰汝嘗分化一方無令斷絕思既得法遂回吉州青原山弘法紹化僧懷讓初謁嵩山安國師安發之曹溪參扣

三教正宗

卷五

七

讓至禮拜六祖曰甚處來曰嵩山六祖曰什麼物徒麼來曰說似一物即不中六祖曰還可倚證否曰修證即不無汚染即不得六祖曰只此不汚染諸佛之所護念汝既如是吾亦如是讓豁然契會遂執持左右一十五載日臻玄奧後往南嶽大闡禪宗

僧志微遠來禮覲曰弟子常覽涅槃經未晚常無常義乞和尚慈悲略為解說六祖曰無常者即佛性也有常者即一切善惡諸法分

別心也曰和尚所說大違經文學人識量淺昧頭和尚委曲開示六祖曰汝知否佛性若常更說什麼善惡諸法乃至窮劫無有一人發菩提心者故吾說無常正是佛說真常之道也又一切諸法若無常者即物物皆有自性客受生死而真常性有不徧之處故吾說常者正是佛說無常義

三教正宗

卷五

七

僧智隍初參五祖自謂已得正受庵居長坐積二十年六祖弟子玄策至河朔聞隍名造庵問云汝在此作什麼隍曰入定策云汝云入定為有心入耶無心入耶若無心入者一切無情草木瓦石應合得定若有心入者一切有情含識之流亦應得定隍曰我正入定時不見有有無之心策云不見有有無之心即是常定何有出入若有出入即非大定隍無對良久問曰師嗣誰耶策云我師曹溪六祖隍云六祖以何為禪定策云我師所說妙湛圓寂體用如如五陰本空六塵非有不出



不入。不定。不亂。禪性無住。離住。禪寂。禪性無生。離生。禪想。心如虛空。亦無虛空之量。墮聞是說。未謁六祖。具述前緣。六祖憫其遠來。遂垂開決。墮於是大悟。二十年所得心。都無影響。後歸河北。開化四衆。

西域崛多三藏。於六祖惠能言下大悟。後遊五臺。見一僧結庵靜坐。三藏問曰。孤坐何為。曰。觀靜。三藏曰。觀者何人。靜是何物。其僧作禮問曰。此理如何。三藏曰。汝何不自觀。自靜。藏曰。我西域異道。最下種者。不墮此見。兀然空坐。於道何益。

一日六祖告衆曰。吾有一物。無頭無尾。無名無字。無背無面。諸人還識否。神會出曰。是諸佛之本源。神會之佛性。六祖曰。向汝道無名無字。汝便喚作本源佛性。汝向去有把茆蓋頭也。只成箇知解宗徒。六祖歟。後會入京洛。大弘曹溪頓教。著顯宗記盛行于世。是謂荷

澤禪師。

睿宗皇帝

名旦。中宗之弟。在位二年。

三

景雲元年庚戌夏四月。帝中宗宴近臣。國子祭酒祝欽明。自請入風舞。搖頭轉目。備諸醜態。帝笑。欽明素以儒學著名。吏部侍郎盧藏用私謂諸學士曰。祝公五經掃地盡矣。

二年

辛亥

帝召天台道士司馬承禎。問以陰陽

數術。對曰。道者損之又損。以至於無。安肯勞心以學數術乎。帝曰。理身無為。則高矣。如理國何。對曰。國猶身也。順物自然。而心無所私。則天下理矣。帝嘆曰。廣成之言。無以過也。承禎固請還山。帝許之。

林子曰。司馬承禎之學。本之天隱子。天隱子曰。宅神於內。遺骸於外。自然異於俗人。則謂之神僊。故神僊亦人也。在於修我靈氣。勿為世俗所淪。污遂我自然。勿為邪見所凝滯。又曰。本一性而言。謂之真如。又曰。生乎易中。死乎易中。動因萬物。靜因萬物。

三教會編要略卷之五

三教會編要略卷之五

三教會編要略卷之五

林子三教正宗統論

三教會編要略卷之六

門人

林鳴陽編 林兆誥選  
黃陽校 盧文輝訂

唐

玄宗皇帝

名隆基睿宗之子  
在位四十四年

開元元年

癸丑

二年甲寅姚崇上疏曰佛不在外求求之於心  
佛圖澄最賢無益於全越羅什多藝不救於

三教宗

金鑑卷

一

亡秦何充符融皆遭敗滅齊襄與武未免災  
殃但發慈悲行事利益蒼生安樂即是佛身  
何用妄度姦人使壞正法帝從之令有司沙  
汰天下僧尼以偽妄還俗者一萬二千餘人  
林子曰漢武帝不知即心即道而入海求  
藥唐明皇不知即心即佛而造宇徼福文  
中子曰虛玄長而晋室亂非老莊之罪也  
齊戒修而梁國亡非釋迦之罪也然京師  
之廣為釋氏之道場也大矣官殿之美為

道家之蓬島也華矣九重之上為老子釋

迦之尊也至矣百官之富為道儒釋侶之

衆也文矣况發慈悲即是佛子但能逍遙

即是神僊清心寡慾身其康疆即是福田

樂樂利利沒世不忘即是長生此五帝三

王之所以成道作佛也

九年

辛酉

太史上言麟德曆寢疎日食屢不效

帝詔一行禪師更造新曆奉詔推數立術以

應之撰開元大衍曆一行於癸亥十月制黃

三教宗

金鑑卷

二

道儀成帝自為之銘詔安武成殿以示百官

其儀準圓天之象具列宿赤道度數注水激

輪令其自轉一晝夜而天運一周外絡二輪

綴以日月令得運行每天東行一周日西行

一度月行十三度以木櫃為地平令儀半在

地下晦明朔望有準立木二於地平其前一

置鼓以候刻至一刻則自擊之其前一前置鐘

以候辰至一辰則自撞之皆略施輪軸交錯

相持稱其為神功邪和璞謂太史令尹惜曰

一行禪師其聖人乎漢之洛下閎造太初曆  
記云後八百年當差一日必有聖人以糾正  
之今年期差滿而行師造太衍以糾數家之  
謬則洛下閎之言不誣矣惜亦以為然

林子曰唐室之曆定於一行

國朝之樂成於冷謙孰謂二氏之教而不用  
於時哉昔者軒轅為五帝之宗文帝統漢  
家之緒老彭為大夫伯陽為柱史審封為  
陶正方回為閭士呂望為太師仇生仕於

三教正宗

卷一

三

殷馬丹宦於晉范公霸越而浮海琴高執  
笏於宋康常生降志於執鞭莊生藏器於  
小吏是帝王卿相慕道以成德者難以勝  
紀也裴相國之禮希運韓昌黎之禮大顛  
李刺史之禮藥山范文正之禮古塔主李  
文和之禮石門楊翰林之禮廣惠璉張無  
盡之禮雪峰悅于相國之見紫玉陳尚書  
之見睦州陸大夫之見投子是王公大夫  
參禪以作佛者難以勝紀也抱朴子曰內

寶養生之道外則和光於世治身而身長  
久治國而國太平圭堂居士曰諸佛以利  
生濟物為業謀國利民所濟大矣一政可  
以仁天下一令可以澤四海較之隱居山  
林區區飼一雀活一鱗仁者間矣

十二年丑李令光篤好道學雖處暗室如對  
君父帝召問理化對曰道德經者君王師也  
昔漢文行之躋民於仁壽之域若求生狗欲  
不亦難乎帝甚嘉之

三教正宗

卷一

四

二十五年丑春正月置玄學博士每歲依明  
經舉

二十七年卯八月追謚孔子為文宣王南向

坐被王者之服追贈弟子皆為公侯伯

林子曰文宣謚而祿山作亂戎服講而素  
衣出降犧牲麪而侯景逆謀豈三教之聖  
人非耶由道之非其道也

五月制天下僧尼並令祠部給牒僧尼之給  
牒自開元始

天寶十四載未平原太守顏真卿知祿山且

反因霖雨完城浚濠料丁壯實倉廩祿山以

其書生易之及祿山反真卿以平原博平兵

七千人防河津真卿遣平原司兵李平間道

奏之帝始聞祿山反河北郡縣皆風靡歎曰

二十四郡曾無一人義士耶及平至大喜曰

朕不識顏真卿作何狀乃能如是真卿使親

客密懷購賊牒詣諸郡由是諸郡多應者

林子曰歐陽永叔謂顏公忠義之節皎如

三教正宗

卷五

五

日月不免惑於神僊之說豈知忠義之節

不從學道中來耶蓋學道之士以心為重

而以身為輕故能殺身成仁舍生取義也

真卿嘗語人曰吾早遇道士陶八八授刀

圭碧霞丹至今不衰又曰七十有厄即吉

他日待我於羅浮山亦異事也附錄之

張順少事母孝嘗曰不孝不忠而學道求僊

是猶舍舟楫而涉大川也仕為縣尉後竟棄

官去

肅宗皇帝名李亨在位七年

至德元載丙申李泌幼以才敏著聞初帝為太

子時與泌為布衣交嘗謂先生後隱居潁陽

帝自馬嵬北行遣使召之謁見於靈武帝大

喜出則連轡寢則對榻如為太子時事無大

小皆咨之言無不從至於進退將相亦與之

議帝欲以泌為右相泌固辭曰陛下待以賓

友則貴於宰相矣何必屈其志帝乃止

帝與李泌出行軍軍士指之竊言曰衣黃者

三教正宗

卷六

六

聖人也衣白者山人也帝聞之以告泌曰難

難之際不敢相屈以官且衣紫袍以絕群疑

泌不得已受之服之入謝帝笑曰既服此豈

可無名稱出懷中敕以泌為侍謀軍國元帥

府行軍長史泌固辭帝曰朕非敢相臣以濟

艱難耳俟賊平任行高志泌乃受之

乾元元年戊戌敕五岳各建寺選釋門耆德居

之仍賜白衣能誦經五百紙者為僧或納錢

一百緡請牒剃度亦賜明經出身開輔諸州

納錢度僧者萬餘人進納自此而始。

代宗皇帝

名豫肅宗之子  
在位一十七年

廣德元年

郭紫

永泰元年<sub>乙巳</sub>元載杜鴻漸王縉三人為相皆好佛縉尤甚與鴻漸造寺無窮上嘗問以佛言報應因果為有無縉等奏曰國家運祚靈長非宿福業何以致之福業已定雖時有小災不能為害所以祿山思明毒流方熾而皆由于禍僕固懷恩稱兵內侮出門病死回紇

三教正統

會編卷

七

吐蕃大舉深入不戰而退此皆非人力所及豈得言無報應也上由是深信之於是禁中立內道場常引沙門百餘饌供珍滋有寇至令僧講仁王經以禳之寇退則厚加賞賜胡僧不空官至卿監爵為國公出入禁闥勢傾權貴京師良田美利多歸僧寺。

林子曰信如是也則西方之佛勝於三軍之帥矣不能造福以安民顧乃頌經以去寇豈不惑哉故何充行融之敗滅齊襄梁

武之災殃實非奉佛之禍也祿山被刺而流血吐蕃不戰而退兵亦非奉佛之福也要之禍福在我不由於佛佛之妙義實生於心外心求佛則報應之說斯興矣。

德宗皇帝

名适代宗之子  
在位二十六年

建中元年<sub>庚申</sub>帝初即位疎斥宦官親任朝士而張洎以儒學入侍薛邕以文雅登朝繼以臧敗宦官武將得以藉口曰南牙文臣臧勳至巨萬而謂我曹濁亂天下豈非欺罔邪於

三教正統

會編卷

八

是上心始疑不知所倚仗矣。

四年

癸亥

初帝在東宮聞監察御史陸贄名及即位召為翰林學士數問以得失贄以帝知

待之原事有不可常力爭之所親或規其太銳贄曰吾上不負天子下不負所學他無所恤贄論諫數百篇皆切時病可為世法。

貞元四年

戊戌

帝從容與李泌論即位以來宰

相曰盧杞忠清疆介人言杞奸邪朕殊不覺其然泌曰人言杞奸邪而陛下獨不覺其奸

邪此乃杞之所以為奸邪也。倘陛下覺之。豈有建中之亂乎。帝曰。建中之亂。術士豫請城奉天。此蓋天命。非杞所能致也。必曰。天命他人。皆可以言之。惟君相不可言。蓋君相所以造命也。若言命。則禮樂刑政皆無所用矣。紂曰。我生不有命在天。此商所以亡也。

順宗皇帝 名誦 德宗之子 在位一年

永貞元年 丙乙

憲宗皇帝 名純 順宗之子 在位十有五年

三教王

會集

九

元和元年 戊丙

十一年 丙申 江州刺史李渤問歸宗智常禪師曰。教中所言。須彌納芥子。教即不疑。芥子納須彌。莫是妄談否。智常曰。人傳使君讀萬卷書籍。還是不澈。曰。然。智常曰。摩頂放踵。如柳子大。萬卷書。尚何處著。渤俛首而已。

林子曰。釋氏所謂盡大地撮來如粟米大。邵康節收天下春歸之肺腑者是也。所謂山河大地。皆吾法身之妙用。孟子塞乎天。

地之間者是也。

帝晚節好神僊。詔天下求方士。宗正卿李道古。因皇甫鑄薦。山人柳泌。能合長生藥。詔泌居興唐觀煉藥。泌言天台多靈草。誠得為彼長吏。庶幾可求。帝以泌權知台州刺史。諫官爭論。以為人主喜方士。未有以使之臨民者。帝曰。煩一州之力。而能為人主致長生。臣子亦何愛焉。由是群臣莫敢言。

十三年 戊戌 功德使上言。鳳翔法門寺塔有佛

三教王

會集

十

指骨。相傳三十年一開。開則歲豐。人安。來年應開。讀迎之。十二月。帝遣中使師僧眾迎之。十四年 己亥 春正月。中使迎佛骨至京。師帝留禁中。二月。乃歷送諸寺。王公士民。瞻拜捨施。惟恐弗及。有竭產充施者。有燃香臂頂供養者。刑部侍郎韓愈上表切諫。以為佛者。夷狄之一法爾。自黃帝以至禹湯文武。皆享壽考。百姓安樂。當是時。未有佛也。漢明帝時。始有佛法。其後亂亡相繼。運祚不長。宋齊梁陳元。

魏以下事佛漸謹。年代尤促。唯梁武帝在位四十八年。前後三捨身為冢家奴。兄為侯景所逼。餓死臺城。國亦尋滅。事佛求福。乃更得禍。由此觀之。佛不足信。亦可知矣。百姓愚冥。易惑難曉。苟見陛下如此。皆云天子大聖。猶一心敬信。百姓微賤。於佛豈可更惜身命。佛本夷狄之人。不知君臣之義。父子之恩。假如其身尚在。未朝京師。陛下容而接之。不過宣政一見禮賓一設。賜衣一襲。衛而出之於境。不令惑衆也。况其身死已久。枯朽之骨。豈宜令入宮禁。乞以此骨付有司。投諸水火。永絕根本。斷天下之疑。絕後代之惑。使天下之人。知大聖人之所作。為出於尋常萬萬也。豈不感哉。佛如有靈。能作禍福。凡有殃咎。宜加臣身。上大怒。貶愈為潮州刺史。

林子曰。不知即心即佛之旨。雖羅什之於秦。佛圖澄之於趙。實誌公之於梁。猶無益於身心之學。存亡之數也。况佛之指骨。其

無益於歲豐人安也。明矣。退之一表。古今稱快。但退之不識佛。而盛言佛之惡。則非也。後謫刺潮陽時。三啓大顛。帖縣奉迎者數矣。其意又何為也。豈乃今始知佛教之是。而悔昔日之言之非耶。余嘗謂退之雖聰明人傑。文士者流。其所以發之詞章者。特一時率爾之言。而是非相左者。何限也。故其論孟子也。則曰楊墨塞路。孟子辭而闢之。其序墨子也。則曰孔子必用墨子。墨子必用孔子。不相用。不足為孔墨。又嘗以孔墨並言之。則曰孔席不煖。墨突不黔。何其言之先後不相比類。其大顛所謂其守易改與。周濂溪嘗有詩曰。退之自謂如夫子。原道深排釋老非。不識大顛何似者。數書珍重更留衣。歐陽永叔讀退之別傳而序之。謂大顛非常僧也。若別傳非深達先王之法言者。莫能為也。退之復生。不能自改。免觀濂溪之詩。永叔之序。則退之之學。



可槩見矣。然退之之學，最為謬戾者，以不知性善之旨。而有三品之說焉。

愈嘗作原道篇，有曰：堯以是傳之舜，舜以是傳之禹，禹以是傳之湯，湯以是傳之文武周公。文武周公傳之孔子，孔子傳之孟軻。軻之死，不得其傳焉。

林子曰：此孟子七篇卒章之旨也。夫聖人之所以曠萬世以嗣續道統之傳者，非他也。一神之相為感也。譬之一雌一雄，而以

三教宗

金鑑卷

三

形交者，人咸習於所見以為常也。至於鶴則雄鳴，風上雌鳴，風下而卵生者，以神而交也。然猶一雌一雄，亦未足以為異也。若水鳥之屬鴨也，一雄而衆雌，以水而交，特一雄耳。而衆雌之雛，咸得陽以生，不亦異乎。然猶其匹類也。堯觀玉兔則望月而生，孔雀則聞雷而孕，不惟非其匹類，而上天下地，又且如是之絕遠矣。然玉兔於月，猶得而望之；孔雀於雷，猶得而聞之。而孟子

則曰：由堯舜至於湯，則聞而知之，其亦以神之所為乎？故神之所在，無方無體，無形交，無形不交，無一雌一雄，無上天下地，無前乎千百世之既往，無後乎千百世之方來。吾於是知以心感心，以神傳神者，聖教之大也。若口得而言之，耳得而聞之，而曰聖人之至德要道盡在於是，終歸於聞見之小矣。故曰：予欲無言。

三教宗

金鑑卷

四

愈貶潮州，遇釋氏大顛，三上書求教。大顛不赴，忽一日自往詣之，愈曰：三請不來，為甚麼不招而來？大顛曰：三請不來，為侍郎不請自來。為佛先，顛嘗註心經，有曰：還識這箇麼？大虛雖廣，不能包其體；日月雖明，不能喻其光。達磨云：覓則遍法界，寧也不容針。

又曰：廓然無我，自然到家。

又曰：到這裡，方知佛法平等，無有高下。會歸一體，無佛可做，無衆生可度。

又曰：屋舍倒塌，利子常存，所以道皮膚脫落。

畫惟有一真實又道大千俱壞這箇不壞。  
又曰有色有空墮落二見不見空色不被物縛。

又曰動念即乖安排即錯。

又曰眼是色不能見只是真空能見耳是色不能聞只是真空能聞。

十五年庚子春正月帝服金丹多躁怒左右宦官往往獲罪有死者人人自危庚子暴崩於中和殿。

三教聖宗

金編卷

五

林子曰余要旨書謂心屬火而色丹丹之義也故謂丹之能長生即言心之能不死也憲宗竟以服丹多怒而死於非命可謂愚矣。

穆宗皇帝

名桓憲宗之子在位四年

長慶元年

丑辛

四年甲辰春初柳泌等既誅方士稍復因左右以進帝餌其金石之藥有處士張阜者上疏曰神慮澹則血氣和嗜慾勝則疾疢作藥以

攻疾無疾不可餌也昔孫思邈有言藥勢有所偏助令人藏氣不平借使有疾用藥猶須重慎况無疾乎燕人尚爾况天子乎先帝信方士妄言餌藥致疾此陛下所詳言也豈得復循其覆轍乎帝善其言而求之不已既而疾作命太子監國帝崩。

敬宗皇帝

名湛穆宗之子在位二年

寶曆元年

乙巳

文宗皇帝

名涵穆宗之子在位十四年

太和元年

丁未

武宗皇帝

名炎穆宗之子在位六年

會昌元年

辛酉

呂洞賓出兩舉進士不第因於長安道擬遊華山酒肆憩息俄有一人長髯碧眼自西而來亦憩此肆遂與共炊髻者親舉洞賓因就日負暄不覺睡着夢舉進士登科策歷任顯官奏對稱旨遂除翰林入臺閣擢侍從俄拜執政居朝二十餘年偶上殿應對差誤被罪謫官南遷江表路值風雪僕馬

俱瘁一身無聊方自嘆息忽然夢覺髻者飯猶未熟倏然咲曰黃糧猶未熟一夢到華胥洞賓驕曰公安知我有夢耶髻者曰公適來之夢富貴不足喜貧賤不足憂大抵窮通榮辱壽夭得喪往古來今皆如一夢洞賓大悟因拜曰公真異人也敢問貴姓居何邦髻者曰吾乃天下都散漢鍾離權也居終南山公若省悟可從吾去於是師事之遂得道

林子曰夢一也但蝴蝶之夢莊子遊方之

外而周公之夢孔子遊方之內也

施肩吾師事呂洞賓傳受後隱西山常授其徒李文英十六字曰一靈妙有法界員通離種種邊允執厥中世罕知之

林子曰易曰黃中通理正位居體書曰惟精惟一允執厥中度人經曰中理五氣混合百神譚真人曰瀨氣之門元神之囊呂純陽曰窮取生身受炁初張平叔曰勸君窮取生身處白玉蟾謂之念頭動處陳冲

三教正宗

金華

文

素謂之元氣之所由生真息之所由起此意到處便見造化此息起處便是玄關人一身天地之正中正此處也天地循環乾坤反覆亦不離此一息況所謂沐浴溫養進退抽添自然密合天機潛符造化而不容吾力焉故曰火雖有候不須時此子機關我自無子午卯酉之法無晦明弦朔之節無冬至夏至之分無陽火陰符之別無十二時中只有一時之說無三百日內

在半日之訣亦不在攢簇年月日時之說由是觀之則道家之道豈不易知豈不簡能後世道流不識易知簡能之妙妄意揣度以何者為沐浴溫養進退抽添何者為子午卯酉弦望晦朔冬至夏至陽火陰符起種種心生分別見辨析愈明去道愈遠豈老子所謂無為之旨自然之妙哉王溪子曰以正心誠意為中心柱予斯言得之矣

六年丙寅帝受三洞法錄

宣宗皇帝名懷惠宗之子  
在位十三年

大中元年丁卯

八年甲戌終南山有一僧住庵習定。一日僧失伽梨。乃遍尋覓。則一獼猴披在巖間宴坐。又見群猴皆習定。間有坐脫者。今有五侯塔。帝聞其事。有偈贊云。嗟汝獼猴能入定。心猿不動幾千春。罷攀紅樹三冬葉。休弄碧潭孤月輪。雙眼已隨青嶂合。兩眉猶對百花顛。自從

三教正宗

金瓶卷

一九

坐脫終南後。悟了浮生多少人。

林子曰。心本靜也。而世人謂之心猿者何也。蓋心之憧憧往來。如猿猴之性。輕狂不定故也。後世不識寓言之微。而謂獼猴能習定也。惑矣。

九年乙亥帝好神僊。迎道士軒轅集至長安。問曰。長生可學乎。集對曰。王者屏欲而崇德。則自然受天遐福。何處求長生。留數月求還山。乃遣之。

十二年戊寅帝餌方士藥。已覺燥渴。

十三年己卯帝餌道士藥。疽發於背。八月崩。

林子曰。憲宗既為丹所誤。而穆宗襲為之。穆宗死。而宣宗復襲為之。不懲其覆轍。可見之迹。而信其誕妄無稽之言。則愚之甚也。

懿宗皇帝名維宣宗之子  
在位十有四年

咸通元年庚辰

三年壬午帝奉佛太過。怠於政事。於禁中設講席。自唱經。手錄梵夾。又數幸諸寺。施與無度。

三教正宗

金瓶卷

十

吏部侍郎蕭倣疏諫。帝不能從。

九年戊子或問儒釋道三教同異。於釋慧海。海曰。大量者用之。即同。小機者執之。即異。總是一性上起用。機見差別。成三。迷悟由人。不在教之同異也。

釋景岑居青原山。嘗曰。盡十方世界是沙門。眼盡十方世界是沙門。全身盡十方世界是沙門。自己光明。盡十方世界在自己。光明裡。盡十

方世界無一人不是自己。

林子曰蛤蜊世界具足法身或者以為若是其小與曰未也獨不曰須彌最大納於芥子乎林子曰山河大地皆吾妙用或者以為若是其大與曰未也獨不曰天上天下惟吾獨尊乎要皆取喻之詞中庸語大語小之義也讀者以意逆志是為得之

僖宗皇帝

名儼 懿宗之子  
在位十有五年

乾符元年

甲午

三教正宗

卷之四

昭宗皇帝

名晔 懿宗之子  
在位十有六年

龍紀元年

己酉

昭宣皇帝

名祝 昭宗之子  
在位三年

元年

丑

後梁

太祖皇帝

姓朱名溫仕唐賜名全忠封梁王竟獲唐祚在位六年

開平元年

丁卯

劉玄英以明經擢策仕燕王劉守光為相素喜性命之學一日忽有道人來謁玄英乃邀

坐堂上待以賓禮問其氏族名字俱不對但自稱正陽子玄英順風請益道人為演清靜無為之宗金液還丹之要既竟累卵若浮屠狀玄英驚異之嘆曰危哉道人曰人居榮祿之場履憂患之地其危有甚於此者玄英大悟遂解印綬而去有詩云拋離火宅三千指屏云門兵十萬家紀當時之實也

末帝

名友真太祖之子  
在位十有一年

元年

癸酉

三教正宗

卷之五

堯峰顥遇禪師聞雷聲示衆曰還聞雷聲麼還知起處麼若知起處便知身命落處若也不知所以古人道不知天地者剛道有乾坤不如喫茶去

林子曰昔者邵堯夫問於程伊川曰雷起

甚處蓋欲示之以根本之學一陽之義也

伊川不悟而曰起處起惜哉

後唐

莊宗皇帝

姓朱名存勗其父克用王

國朝集卷  
三年

同光元年

癸未

明宗皇帝

名嗣源克用養子莊宗過  
統諸將立之在位八年

天成元年

丙戌

譚景升好黃老嘗作化書授南

唐宋齊丘曰是書之化其化無窮顧子序之

流於後世於是杖輟而去齊丘奪為已有而

序之人傳景升入水不濡入火不灼隱化青

城山

林子曰不濡不灼蓋指神而言也既謂之

三教正宗

金鑑卷

三

神則無形矣無形則水安能濡而火安能

灼耶他如儒之所謂與天地合其德與日

月合其明與四時合其序與鬼神合其吉

凶道之所謂在太極之先而不為高在六

極之下而不為深先天地生而不為久長

於上古而不為老釋氏所謂論覆則四生

晉蓋論載則六道俱承論聖則眾聖中王

論神則六通自在亦皆指神而言也若言

形則塊焉小爾又安能變化無方隱顯莫

測耶

化書略曰道之委也虛化神神化氣氣化形

形生而萬物所以塞也道之用也形化氣氣

化神神化虛虛明而萬物所以通也

又曰當空團塊見塊而不見空粉塊求空見

空而不見塊

又曰虛無所不至神無所不通氣無所不同

形無所不類孰為彼孰為我孰為有識孰為

無識萬物一物也萬神一神也

三教正宗

金鑑卷

三

又曰稚子弄影不知為影所弄狂夫侮像不

知為像所侮

又曰語不靈而聲靈覺不靈而夢靈

又曰牝牡之道龜龜相顧神交也鶴鶴相唼

氣交也蓋由情愛相接所以神氣可交也是

故大人其道以合天地廓其心以符至真

融其氣以生萬物和其神以接兆民我心熙

熙民心怡怡心怡怡兮不知其所思形惚惚

兮不知其所為若一氣之和合若一神之混

周若一聲之哀樂。若一形之窮通。安用旌旗。安用金鼓。安用賞罰。安用行伍。斯可以將天下之兵。威天下之敵。是謂神交之道也。

又曰耳非聽聲也。而聲自投之。谷非應響也。而響自滿之。聲填氣。氣道神。神道虛。虛含神。神含氣。氣含聲。相道相含。雖秋蚊之翻翻。蒼蠅之營營。無所不至也。

又曰得顯氣之門。所以收其根。知元神之囊。所以韜其光。若蚌內守。若石中藏。所以為珠。

王之房。

又曰夫螻蛄之虫。平壤嶺之子。傳其情。交其精。混其氣。和其神。隨物大小。俱得其真。蠢動無定情。萬物無定形。

又曰陰陽相搏。不根而生。芝菌燥濕相育。不母而生。螭蟻。

又曰心同幽冥。則物無不受。神同虛無。則事無不知。

又曰水易動而自濟。民易變而自平。其道也。

在不逆萬物之情。

閔帝 名從厚在位半年

應順元年 甲午

廢帝 名從珂姓王氏明宗養子初封王廢明帝而自立在位二年

清泰元年 甲午

後晉

高祖皇帝 姓石名敬瑄唐明宗之將初與諸王有隙乃借契丹兵滅

唐在位七年

天福元年 丙申

四年 己亥 張薦明少以儒學遊河朔後為道士

通莊老之說上召見問道家可以治國乎對曰道也者妙萬物而為言總兩儀而稱德得其極者尸居衽席之間可以治天下上大其言延入內殿忽一日聞奏時鼓曰陛下聞鼓

乎其聲一而已五聲十二律鼓無一焉然和之者鼓也一者萬事之本也能守一則天下自治矣上甚善之

齊王 名重貴高祖兄在位四年

開運元年癸卯

後漢

高祖皇帝

姓劉名高字知遠仕晉封北平王及重貴被廢乃即位

年位二

乾祐元年戊申

隱皇帝

名承祐高祖之子在位一年

元年戊申

後周

太祖皇帝

姓郭名威仕漢為樞密副使及遷帝遇害將士擁而立之

三教正宗

在位四年

廣順元年辛未

世宗皇帝

姓柴名榮太祖后兄之子太祖無嗣養之以承大統在位

年六

元年

彭曉少好修煉蜀主孟昶屢召問以

長生久視曉曰以仁義治國名如堯舜萬古

不死長生之道也

恭帝名宗訓世宗之子在位半年

元年庚申

三教會編要略卷之六

三教正宗

六



林子三教正宗統論

三教會編要略卷之七

門人 林鳴陽編 林兆誥選

黃陽校 盧文輝訂

宋

太祖皇帝

姓趙名匡胤代周而有天下國號宋在位十七年

建隆元年

庚申

初華山隱士陳搏周世宗召見

禁中因問以黃白事對曰陛下為天子以治天下為務安用此為世宗不以為忤拜諫議

大夫固辭

賜號白雲先生遣還山詔州縣長吏常存問之搏尤精易學有經濟之才歷五季亂每聞一朝革命輒擲眉數日一日乘驢遊華陰聞帝登極大笑曰天下自此定矣遂隱華山不復出帝召之不至

林子曰世傳周濂溪太極圖受自希夷先生然乎非歟但希夷得之以遂華山之隱

濂溪得之以開道學之宗此其有不同也

二年辛酉詔增葺祠宇塑繪先聖先師之像帝

自為贊書于孔顏之座端令文臣分撰餘贊屢臨幸焉

乾德四年

丙寅

春正月以孔宜為曲阜主簿奉

孔子祀

五年

丁卯

三月五星聚于奎

開寶二年

己巳

龍興觀道士蘇澄隱通老莊年

踰八十容貌甚少帝召掖升殿上問以養生

之術澄隱曰老子曰我無為而民自化我無

欲而民自正無為無欲神疑太和帝暫帝堯

三教正宗

卷之七

享國末年皆得此道帝嘉之寵賜殊厚

三年

庚午

三月徵處士王昭素為國子博士昭

素有學行著易論三十三篇學者多從之帝

召見便殿年已七十餘矣今講乾卦至九五

飛龍在天則斂容對曰此文正當陛下今日

之事引援證據因示諷諫微旨帝大悅問以

治世養身之術對曰治世莫若愛民養身莫

若寡慾帝愛其言書于屏几

太宗皇帝

諱炀太祖之弟在位二十二年

太平興國元年五丁

雍熙元年甲申十月賜華山陳搏號希夷先生

太平興國間梓兩入朝帝待之甚厚至是復

來見帝謂宰臣曰搏獨善其身不干勢利所

謂方外之士也遣中使送至中書宋琪等從

容問曰先生得玄默修養之道可以教人乎

搏曰搏山野之人於時無用亦不知神僊黃

白之事吐納養生之理非有方術可傳假令

白日升天亦何益於世今聖上龍顏秀異有

天人之表博達古今深究治亂直有道仁聖

之主也正君臣協心同德興化致治之秋勤

行修煉無出于此琪等以其語白帝益重之

詔賜號放還華山尋卒

端拱二年丑作開寶等塔藏佛舍利高二百

六十尺費億萬計踰八年始成知制誥田錫

崱上疏云衆以為金碧煥煌臣以為塗膏黷

血帝亦不怒

林子曰塗膏黷血豈釋氏所謂慈悲之心

哉窮民之力殫民之財以此佞佛以徼福

田之利益亦未矣

真宗皇帝名恒太宗之子在位二十五年

咸平元年戊戌

大中祥符元年戊申春正月有天書見于承天

之鵠尾大赦改元帝謂群臣曰朕去年十一

月二十七日夜將半方就寢忽室中光曜見

神人星冠絳衣告曰當降天書大中祥符三

篇適觀皇城司奏左承天門之南角有黃帛

曳鵠尾上蓋所降之書也王旦等皆稱賀帝

即步至承天門瞻望再拜遣二內臣升屋奉

之以下王旦跪奉而進帝再拜受之付陳堯

叟啓封帛上有文曰趙受命興于宋付于春

居其器守于正世七百九九定緘書甚密其

書黃字三幅詞類老子道德經始言帝能以

至孝至道治世次諭以清淨簡儉終述世祚

延永之意讀訖帝復跪奉韞以所緘帛盛以

金匱天書之詐王欽若為之計既行陳堯叟

等益以經義附和而天下爭言祥瑞矣獨龍圖閣待制孫奭言于帝曰以臣愚所聞天何言哉豈有書也帝默然

林子曰若王旦以美珠而不能異議固也而陳堯叟亦以經義附和取容朝廷之上皆若狂不亦重可嗟哉

六月王欽若言得天書于泰山西南具威儀奉導跪授中使詣闕帝御崇政殿召群臣曰朕五月丙子夜復夢神人言來月上旬當賜

三教正字

金鑑卷

五

天書于泰山朕未敢宣露惟密諭王欽若等凡有祥異即上聞今得其奏果與夢協旦等再拜稱賀於是群臣表上尊號曰崇文廣武儀天尊道寶應章感聖明仁孝皇帝

林子曰女道士劉妙德治巫出入丁謂家謂堂語之曰不若托老君言禍福足以動人遂以此欺其君與王欽若太山天書之詐一也故曰君無見其意君見其意則臣自表異君無見其欲君見其欲則臣自雕

琢

二年配夏五月詔追封玄聖文宣王廟祀亭從祀充國顏回為充國公費侯閔損以下九人為郡公邱伯曾參以下六十二人為侯命兩制以上文臣為贊又封先儒左丘明等十九人為伯

林子曰封謚之崇事孔子者飾也神人之夢奉天書者心也

李沆有長者之譽頗通釋典尤厭榮利為相

三教正字

金鑑卷

六

所居湫隘處之裕如家人勸治居第答曰身食厚祿時有橫賜計亦可治第但念內典以此世界為缺陷安得圓滿如意自求稱足耶人生朝暮焉能久居巢林一枝聊寄足耳五年五月賜杭州處士林逋粟帛逋力學性恬淡好古不趨榮利家食衣食不足晏如也結廬西湖之孤山三年足不及城市帝聞其名賜以粟帛逋後為墓於廬側將死賦詩有茂陵他日求遺稿猶喜曾無封禪書之句

賜謚和靖先生。

十一月改謚孔子為至聖文宣王。

七年甲寅春正月帝謁老子于亳州大清真宮。

號曰太上老君混元上德皇帝。二月帝至自

亳州大赦。

天禧三年己未判永興軍寇準得天書于乾祐

山。巡檢朱能所造也。中外咸識其詐。帝獨信

之。迎入禁中。營宗道孫奭知能所為。咸諫不

聽。準由是得召用矣。

三教正宗

卷八

七

林子曰。天書之誕。至寇準亦借之以為召

用之資也。惜哉。

召道人張無夢至京師。無夢好窮老易。篤孝

聞於鄉里。及寇準入華山。事陳希夷先生。多

得微旨。帝嘗問以長生之術。無夢曰。臣野人

也。但於山中掌誦老子周易而已。不知其他。

今講易即說謙卦。帝曰。獨說謙卦何也。曰。方

大有之時。宜守之以謙。帝善其說。後召講自

撰還元篇。無夢曰。國猶身也。心無為則氣和。

氣和則萬寶結矣。心有為則氣亂。氣亂則英

華散矣。此還元之大旨也。帝遣使賜金帛。皆

不受。乞還山。復賜處士。暢飲先生號。亦不受。

仁宗皇帝

名慎。真宗之子。在位四十一年。

天聖元年癸亥十二月京師定襄代并忻等州

地震。帝就大慶殿集僧道設齋。醮祈禱。右司

諫韓琦上疏曰。大慶殿者國之路寢。朝之法

宮。陛下非行大禮。被法服。則未嘗臨御。臣下

非大朝會。則不能一至于庭。豈容僧道凡庸

三教正宗

卷八

八

之人。繼日累月。喧雜其上。非所謂正法度。尊

威嚴也。

五年丁卯十二月龍圖閣待制孔道輔使契丹。

有優人以文宣王為戲。道輔慨然徑出。契丹

主客者邀道輔還坐。且令謝道輔正色曰。中

國與北朝通好。以禮文相接。今俳優之徒。侮

慢先聖。而不之禁。北朝之過也。道輔何謝。契

丹君臣默然。又酌大卮。謂曰。方天寒。飲此可

以致和氣。道輔曰。不和固無害。道輔還。言者

以為生事且開爭端帝問之道輔曰每漢使至彼輒為侮慢若不校恐益易中國帝然之  
林子曰嗟乎嗟乎豈特俳優者流以仲尼為戲以取媚於人而相為訾毀哉

明道二年癸酉劉昉初為丞相府卒吏至是出為左殿直歎曰為吏徒勞耳吾將脫屣塵垢之外與安期美門茲遊乃屏居東都委巷中又往郴州止於東山僧坊沙門道覺謂昉曰吾燃膏油於如來前二十年矣勝利當無涯三教正統  
昉曰異乎吾所聞修行人以身為禁以戒行為膏油以方寸為燃器照破一切無明古有燃燈佛是也

林子曰此釋氏傳燈之旨也以一燈之光傳之數千燈不熄不滅而此燈之光固在焉蓋神屬火而火則以神用也

杜衍每笑張齊賢佞佛一日行呼覽者朱承事切脉甚急朱謂侍者曰汝先往白公但云看楊嚴經未了既而未至衍曰所謂楊嚴者

何等語乃爾耽著聖人微言無出孔孟捨此而取彼是大惑也朱曰相公未讀此經何以知其不及孔孟袖中出首卷與之衍受而閱之不覺終軸忽大譌曰世間何從有此書耶遣使盡取讀之悔其得之之晚而謂齊賢之不我告也

趙抃年四十餘擯去聲色系心宗教會佛慧來居衡之南禪公日親之後典青州政事之餘多宴坐忽大雷震聽即契悟作偈曰默坐公堂虛隱凡心源不動湛如水一聲霹靂頂門開喚起從前自家底慧聞笑曰趙閣道撞彩耳

景祐元年甲戌判官朱炎因讀楞嚴經於真心明妙處有省遂問講僧義江曰此身死後此心何在江曰此身未死此心何在

慶曆元年辛巳秋九月以章得象監修國史兼譚經院潤文使韓琦充譚經潤文官自是譚經潤文降麻入御矣

六月開寶寺舍利塔中貴人取舍利  
迎入內廷供養頗有光景靈異合京王公貴  
人瞻禮爭施金帛重修復之起居注余靖上  
疏其略曰一塔不能自衛為火所燬况藉其  
福以庇於民哉昔梁武造長干塔時舍利亦  
常有光及臺城之敗何能致福

林子曰佛氏之教豈曰為人禳請以希福  
報哉若所謂報應之旨謂作善降祥不善  
降殃與儒者之道又奚異也昔者鄭玄而

三教正統

會編卷

二

定公欲禳之于產曰不如修德若韓琦余

靖等疏亦于產修德意也

嘉祐四年紀召河南處士邵雍不至雍少時  
自雄其才慷慨欲樹功業於書無所不讀始  
為學即堅苦刻厲寒不爐暑不扇夜不就席  
者數年初北海李之才受易於河南穆修修  
受於种放放受於陳搏源流最遠之才遂授  
雍以河圖洛書伏羲六十四卦圖象雍由是  
探賸索隱妙悟神契洞徹蘊奧汪洋浩博多

其所自得者及其學益老德益邵玩心高明  
以觀夫天地之運化陰陽之消長遠而古今  
世變微而飛走草木之性情深造曲暢庶幾  
所謂不惑而非依倣象類億則屢中者遂衍  
伏羲先天之旨著書十萬餘言然世之知其  
道者鮮矣

英宗皇帝

名 曙 漢安懿王之子在位四年

治平元年

甲辰

神宗皇帝

名 頊 英宗之子在位十八年

三教正統

會編卷

三

熙寧元年

戊申

二年紀以王安石參知政事帝謂安石曰人  
皆不能知卿以為卿但知經術不曉世務安  
石對曰經術正所以經世務也帝曰卿所設  
施以何為先安石對曰變風俗立法度正方  
今之所急也帝深納之  
先是治平中邵雍與客散步天津橋上聞杜  
鵑聲慘然不樂客問其故雍曰洛陽舊無杜  
鵑今始至天下將治地氣自北而南將亂自

南而北今南方地氣至矣禽鳥飛類得氣之先者也不二年上用南士作相多引南人事務變更天下自此多事矣至是雍言果驗云時新法行吏牽迫不可為或投劾去雍門生故友居州縣者或貽書訪之雍曰此賢者所當盡力之時新法固嚴能寬一分則民受一分之賜矣投劾何益哉留守王拱辰薦雍遣逸授將作主簿後舉逸士補潁州團練推官皆固辭乃受命竟稱疾不之官程顥嘗與雍議論終日退而嘆曰堯夫內聖外王之學也雍智慮絕人遇事能先知程顥嘗曰其心虛明自能知之嘗指食卓而問曰此卓安在地上不知天地安在其處雍為之極論其理以至六合之外程顥嘆曰平生惟見周茂叔論至此然不及堯夫之詳也雍疾病危篤時司馬光張載程顥程頤晨夕候之尋卒年六十七贈著作郎後賜諡康節先生顥嘗為雍銘墓稱雍之道純一不雜就其所至可謂安且

謂矣雍德氣粹然望之知其賢然不事表暴不設防吟群居燕笑終日不為甚異與人言樂道其善而隱其惡有就問學則答之未嘗強以語人人無貴賤必長一接以誠故賢者悅其德不賢者服其化

林子曰朱子曰邵子腹裏有這箇學故能包括宇宙終始古今又曰邵子之學雖作用不同而其實則伏羲所畫之卦也又曰其骨髓便是皇極經世書其花草便是詩子按康節詩曰聖人喫緊此見事又曰弄丸餘暇時往時來又曰行已須行誠盡處此堯夫之所自得也所謂誠盡處者即中間與堯舜之中孔子之一是也程伊川乃謂意則善矣然言誠盡則誠之為道非能盡也由此觀之則是伊川不知弄丸之妙此兒之事矣當時堯夫何不與言乃直從而戲之曰且就平仄昔人謂其玩侮不恭不其然乎其曰梧桐月向懷中照楊柳

風來面上吹。又曰頻頻到口微成醉。拍拍滿懷都是春。其胸襟之灑落也何如哉。又曰卷舒萬古興亡手。出入幾重雲水身。又曰堯舜揖讓三杯酒。湯武放伐一局棋。其雄視千古也何如哉。又曰恍惚陰陽初變化。氤氲天地乍迴旋。中間此子好光景。安得工夫入語言。又曰讀書每到天根處。長懼諸公問極玄。實仲尼無知之妙。無言之境也。非不欲言也。不能言也。非不欲答也。

三教正宗

卷五

五

不能答也。然非實探天根之處。親詣恍惚之域。其孰能知之。至於疾革之際。且言試與觀化一遭。只是諸龍湏臾而去。蓋通乎晝夜之道。而明於生死之故矣。

以張載為崇文館校書。尋辭歸。載居家。婚喪祭。率用先王之意。而傳以今禮。帝初即位。一新百度。思得才哲之士。呂公著薦載。有古學。召見。問治道。載對曰。為政不法三代者。終苟道也。帝悅。以為崇文校書。未幾移疾屏居。

南山下。載慕古力行。為關中士人宗師。世稱為橫渠先生。所著有正蒙。東西銘。行于世。張載有言曰。釋氏以六根之微。因緣天地。明不能盡。則誣天地日月為幻妄。華采乃以釋氏所云六根悉本天地。六根起滅。無有實相。天地日月等為幻妄。以註解之。

林子曰。釋氏以心性之不生不滅為大。而此身之生死。既已為之幻妄矣。而況於天地之所覆載。日月之所照臨。許多塵緣。一

三教正宗

卷五

二六

皆身外之物也。乃足以易其心性之大乎。故曰。惟有一真實。一真實者。心性不滅之謂也。

又曰。釋氏蔽於小也。幻妄人世。

林子曰。釋氏以普度徧濟為心。而謂之幻妄人世可乎。若普度徧濟。而有出於人世之外。謂之幻妄人世則可。若普度徧濟。而惟在於人世之中。謂之幻妄人世則不可。昔達磨不以中國之人世為幻妄也。遂踰



海越漠不遠而來。豈不以老子之教既不傳。而孔子之道又不著。最上一乘之旨。可不令中國之人。共知之而共由之。一花五葉。廣度有情。令不斷絕。以惠來世。其用心亦可謂大且遠矣。

又嘗言吾十五年學箇恭而安不成。

林子曰。孔子之恭而安。惟從敬上來爾。東坡云。幾時得與他打破這箇敬字。雖不識敬。然亦有為而言也。故不戒慎。而自戒慎。

不恐懼而自恐懼者。敬也。朱子曰。心存便是敬。若於不親不聞。而必欲戒懼焉。則心反為之動矣。豈易所謂寂然不動之體哉。

三年庚戌貶知諫院。李常通判滑州。常上疏曰。條例司始建。已致中外之議。至於均輸青苗。斂散取息。傳會經義人。且大駭。何異王莽。猥

析周官片言。以流毒天下。帝詰安石。常落職。

林子曰。王莽妄援周官。以毒天下。王安石

傳會經義。以誤蒼生。豈其六經乃先王經

綸之迹。顧不可行於後世哉。

四年辛亥二月更定科舉法。詩賦及明經諸科。專以經義論策試。士從王安石議也。既而安石請廢春秋儀禮從之。

學士刁景純問達觀禪師。佛教於世間何用。觀云。日用少不得。云作麼用。觀云。在眼曰見。在耳曰聞。云干佛什麼事。觀云。若不干佛事。將何為見聞。云自有眼耳在。觀云。雕畫一切人佛。皆有耳目。只為無佛。不能見聞。佛是覺義。為有正覺。號之為佛。若無正覺。盡是那解。

八月復以春秋三傳試貢舉士。王安石嘗言春秋為斷爛。故貢舉不以春秋取士。至是帝命復之。

五年壬子周敦頤知南康軍。敦頤博學力行。著太極圖。明天理之根源。究萬物之終始。著通書四十篇。發明太極之蘊。為南安司理。時通判程珦。以其學為知道。因使二子頤頤往受。

業焉敦順既至南康即築室於蓮花峰下前有溪合於湓江取管道所居濂溪以名之學者稱為濂溪先生

林子曰宋儒惟周子誠誠字通書曰寂然不動者誠也蓋誠者吾之本體得於天之自然中庸曰誠者天之道也苟有物以間之則不可謂之誠不可謂之天之道不可謂之本體之自然通書又曰誠無為幾善惡所謂無為者蓋得之天者本寂然而無

二教正宗

卷一

七

為也而幾之所動則善惡始形矣釋氏謂之真空老氏謂之能無知乎孔氏謂之吾有知乎哉此正寂然無為之旨也吾嘗謂周子之學得其大矣呂氏童蒙訓謂周子之書用意高遠豈周子之學專務於高遠哉汪端明嘗言二程之學非全資於周先生者吾恐周先生之學非二程之所能究其微也而謂非全資於周先生者則吾不知矣

愛蓮說略曰予獨愛蓮之出淤泥而不染濯清漣而不妖中通外直不蔓不枝香遠益清亭亭淨植可遠觀而不可褻玩者焉

林子曰周子愛蓮之本旨以喻心也子華子曰心之精為火其色赤其狀如覆蓮故釋氏之所以有取於蓮者以心之不染塵故也

三教正宗

卷一

十

得謂無心是道佛印云疑則別參敦順曰參則不疑畢竟以何為道佛印曰滿目青山一任看敦順心醉一日忽見窓前草生意勃然乃曰與自家意思一舫以偈呈佛印云昔本不迷今不悟心融境會豁幽潛草深窓外松當道盡日令人看不厭佛印和云大道體寬無不在何拘動植與飛潛行觀坐看了無礙色取聲求心自厭由是命佛印作青松社主追姬白蓮故事

林子曰。朱子謂濂溪拙賦。雜以道家語。今即佛印事而竑觀之。則二氏之學。亦濂溪之所不廢也。

六月。頌王安石所修詩書周禮義于學官。以取士。新義既頒。一時學者無敢不傳習。而先儒傳註。一切廢而不用焉。

太史黃庭堅訪道於黃龍釋晦堂心。心遂舉以我為隱乎。吾無隱乎爾。公如何。會庭堅擬議。心曰。緣擬議便成剎法。庭堅箋注至再。心

三教正宗

卷一百一十五

十一

不然。其說時秋香滿院。心曰。聞木犀香乎。庭堅曰。聞心。曰。吾無隱乎爾。庭堅領解曰。迷時今日如前日。悟後今年非去年。喫飯着衣誰不會。何須要會祖師禪。心領之。

或諷釋晦堂心。不當以儒書揉佛語。心曰。若不見性。祖佛密語。盡成外書。若是見性。魔說狐禪。皆為密語。

當弼鎮亳州。聞華岩顓禪師。法席冠淮南。往質所疑。會顓為衆坐。見其顧視如象王。回

旋公微有得。乃趨函丈。會侍僧請為入室。顓

見即曰。相公已入。來當弼猶在外。弼聞汗流浹背。即大悟心要。及致仕居洛。以頌。寄釋圓

照云。因見顓師。悟入深密。緣傳得老師心。東南謾說江山遠。日對靈光與妙音。書曰。弼留

心祖道。為日已久。常恨不遇明眼人。開發蒙陋。雖久聞盛德。而無由瞻謁。昨幸出守亳州。

與顓師相遇。幾一月。以慈悲方便之力。令有悟處。其於楷磨淘汰。則殊未有功。衰病相仍。

三教正宗

卷一百一十五

十一

昏鈍難入。弼雖得法於顓師。然本源由老和

尚。而東望望垂慈攝受。遂賜接引。未至今至。即為南岳下龐蘊。百丈下裴休。何以異哉。

九年。丙辰。王安石捨宅建寺。為子雱薦冥福。

林子曰。史載王雱陳三十策。以陰佐其父安石。必行新法。民怨不恤。此其罪大也。若

有報應之事。必罹不祥之災。捨宅建寺。可得免乎。其愚甚矣。

張用成少修道者。悟其篇。遂有言曰。道家以

命宗立教故詳言命而略言性釋氏以性宗立教故詳言性而略言命性命本不相離道釋本無二致彼釋迦生于西方亦得金丹之道性命兼修是為最上乘法故號曰金僊釋迦云惟以佛乘得滅度無有餘乘又曰世間無有二乘得滅度惟一佛乘得滅度爾鍾離云妙法三千六百門學人各執一為根豈知此子神僊訣不在三千六百門亦正釋迦所謂惟一佛乘得滅度之意也

上教正六

卷之三

七

林子曰說卦曰窮理盡性以至於命又曰將以順性命之理由是觀之則理是性命之理也明矣而儒者乃以理性命列而三者何耶蕭廷之曰形中之精寂然不動蓋剛健中正純粹精者存乃性之所寄也為命之根矣心中之神感而遂通蓋喜怒哀懼愛惡欲者存乃命之所寄也為性之樞矣

馬自然少習修真煉氣之方至年六十四始

遇劉海蟾為演金丹之秘曰者杳冥冥其中有精恍恍惚惚其中有物物非常物也精非常精也天得之以清地得之以寧人得之以靈夫能抱元守一。回天關轉地軸。則陰陽會而乾坤合矣。於是開坎離之戶。使龍虎交噬。入戊己之變化。此天上之靈寶。妙中之妙也。是法者人皆有分焉。惟其識昧神昏。沉湎愛欲。或有知之而未達者。乃閉息孤坐。存神入妄。漱津則嚙唾。導引則勞形。辟穀則中餒。莊

上教正六

卷之三

七

納則召風邪。外荒則燒鉛汞。內荒則淫陰丹。夫如是。則中不煉而神不存矣。爾當求精於杳冥。求物於恍惚。形神洞達。與道合精。自然聞其言而師之。遂得道。

林子曰。以淫陰丹。謂之內荒。以燒鉛汞。謂之外荒。至於吐納召邪辟穀中餒等數言。亦足以破道流之迷矣。若夫天關地軸。乃天根月窟之義也。

元豐元年。錢司馬光嘗作釋氏解禪偈曰。文

中子以佛爲西方聖人信如文中子之言則佛之心可知矣今之言禪者好爲隱語以相迷大言以相勝學者依俛然益入於迷妄故予廣文中子而解之若其果然則中國可行矣何必西方若其不然則非予所知一曰忿氣如烈火利欲如銛鋒終期長戚戚是名阿鼻獄二曰頽子安陋巷孟軻養自然富貴如浮雲是名極樂國三曰仁人之安宅義人之正路行之誠且久是名光明藏四曰言爲百

三教王宗

會編卷一

廿三

世師行爲天下法久矣不可掩是名不壞身五曰道義修一身功德被萬物爲賢爲大聖是名菩薩佛

林子曰溫公雖不識佛而此言乃與佛旨暗合若隱語相迷大言相勝又切中後世學佛者之病也文中子以佛聖人也西方之教中國則滯余於是知文中子之言悖矣夫旣曰聖人則人之至也而神道設教之下顧不能通其變以宜中國之民哉

二年杞春召程顥判武學既而罷之顥嘗曰新法之行乃吾黨激成之當時自愧不能以誠感上心遂致今日之禍豈可獨罪王安石也顥資性過人克養有道和粹之氣益于面背門人交友從之歲久未嘗見其忿厲之容遇事優爲雖倉卒不動聲色自十五六時與弟頤聞汝南周敦頤論學遂厭科舉之習慨然有求道之志

林子曰明道嘗有言曰若不能存養只是

三教王宗

會編卷一

廿六

說話今之學者不鼓舌飾詞以欺世盜名者誰與然明道一團和氣亦惟以誠心感人雖執拗如安石猶且爲之愧屈此其誠能動物亦一世之儒也若曰佛老之害甚於楊墨又曰楊墨之害亦經孟氏闢之所以廓如也今於佛氏姑且未論而老子之學孟子何不辭而闢之可謂無其故乎朱子曰楊朱即老聃弟子孟子闢楊朱則老聃在其中矣夫如是則孟子何不究其害

之所由生而辭而闕之耶且老子嘗有言曰大丈夫處其厚不處其薄又曰修之於天下其德乃普謂之拔一毛而利天下不為可乎唐韓退之亦有言曰其幸而出於三代之後而不見黜於堯舜禹湯文武周公孔子也夫老子實與孔子並世而生豈其害甚於楊墨而孔子又從而問禮歟若定性論一篇內外兩忘廓然大公等語是明道之學蓋得其大矣

三教遺集

卷之六

七

程顥遺書章曰仁者渾然與物同體識得此理以誠敬存之而已不須防檢不須窮索又曰教人未見意趣必不樂學且教之歌舞似當有助

又曰天地之用皆我之用

又曰聖人即天地也天地中何物不有天地豈嘗有心揀別善惡一切涵容覆載但處之有道耳若善者親之不善者遠之則物不與者多矣安得為天地故聖人之志正欲老者

安之朋友信之少者懷之

又曰言體天地之化已剩一體字只此便是天地之化

又曰荀子言養心莫善於誠既誠矣又何用養此已不識誠又不知所以養

又曰世事與我不相關

又曰張天祺不思塵事強把此心來制縛寄寓在一箇形象皆非自然司馬君實又只管念箇中字此又為中字所制縛

三教遺集

卷之六

八

林子曰程子曰彼釋氏之學敬以直內則有之矣義以方外則未之有也葉采解之曰絕倫滅理何有於義豈有敬以直內而不能義以方外耶且釋迦釋氏之宗娶耶輸氏多羅生子羅睺羅周武帝亦嘗識其不淨也以此謂之絕倫滅理可乎又曰釋氏本怖生死豈知其乃至無老死而顧以生死為怖耶又曰彼固出家獨善便於道體自不足豈知釋氏以了性為大而出家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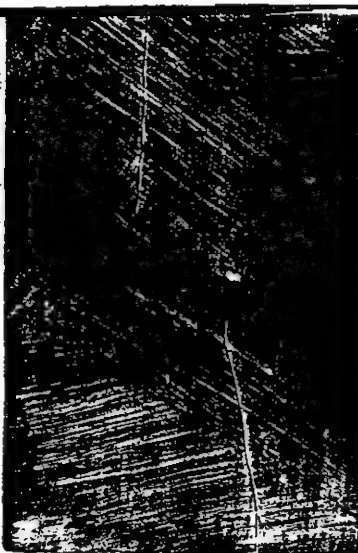
者多寔非佛教之禍也。故六祖曰：剃髮出家於道何益？又曰：盡心知性，彼所謂識心見性是也。若存心養性一段則無矣。豈知盡心者，寔聖人無心之大，而存心者，乃學者操守之功哉！以盡字對存字看，便明白。若所謂養性者，猶有待於養，與聖人之知性而性自我立者自不同也。所謂事天者，猶有待於事，與聖人之知天而與天為一者自不同也。

三教正統

卷之七

七

三教會編要略卷之七



林子三教正宗統論

三教會編要略卷之八

林鳴陽編 林兆誥選

門人

黃陽校 盧文輝訂

宋

哲宗皇帝

名煦 神宗之子  
在位十五年

元祐元年

丙寅以程頤為崇政殿說書。

林子曰伊川嘗有言曰頤是今日格一件。

明日格一件積習既久然後脫然自有貫

三教正宗  
卷八

八

通處又曰一草一木皆有理頤是察豈孔

子一貫之旨哉乃子貢多學而識也然其

操守之嚴力量之大不可少也

頤一日講頤子不改其樂章講畢乃復言曰

陋巷之士仁義在躬忘其貧賤人主崇高奉

養備極苟不知學安能不為富貴所移且頤

子王佐之才而簞食瓢飲季氏魯國之靈也

而富於周公魯君用舍如此非後世之監乎

聞者嘆服

林子曰春秋之季天王之相咸稱曰周公

召公而謂季氏富於周公者蓋言諸侯之

大夫而富於天子之宰相也說者乃以周

公為周公旦誤矣若周公旦之聖人必不

積財以為富而論語頤可以富稱之耶

頤入侍容貌極極莊時文彥博以太師平章重

事致侍立終日不懈人或問之曰君之嚴視

潞公之恭孰為得失頤曰潞公四朝大臣事

幼主不得不恭吾以布衣職輔導亦不敢不

自重也

三教正宗  
卷八

八

林子曰伊川此言蓋欲以師道自尊也

頤一日講罷未退帝忽起憑檻戲折柳枝頤

進曰方春發生不可無故摧折帝不說

林子曰若為人臣者能使其君樂於受諫

斯為善諫矣

呂公著晚年多讀釋氏書益究禪理司馬光

博學有志行獨不喜佛公著每勸其留意且

曰佛學者直貴其心術簡要爾非必事事服



習為方外人也。自以儒服衣冠。燕語講道。未嘗為沙門談。獨於先佛祖師之言。掇其至要而識之。大率以正心無念為宗。光然之。二年丁卯春正月。詔母以老。莊列子命題試士。林子曰。老子尚矣。若莊列寓言。雖云玄悟超拔。然習其詞而不領其意。其不流於縱恣者幾希。以此取士。吾恐竹林之徒輩出矣。如誦其書而契其秘。其為心性之助。豈少哉。

三教正宗

會編卷

三

程願請就崇政延和殿講讀。上疏曰。臣近以邇英漸熱。乞就崇政延和殿。聞給事中顧臨以為不可。臣料臨之意。不過謂講官不可坐於殿上。以尊君為說爾。臣不暇遠引。只以本朝故事言之。太祖皇帝召王昭素講易。真宗令崔頤正講尚書。邢昺講春秋。皆在殿上。坐講立講之儀。始於明肅太后。夫祖宗尊儒重道之盛。豈獨子孫所當法。萬世帝王所當法也。今世俗之人。能為尊君之言。而不知尊

君之道。人君惟道德益高。則益尊。若勢位崇高極矣。尊嚴至矣。不可復加也。又曰。天下重任。惟宰相與經筵。天下治亂。係宰相。君德成就。責經筵。

林子曰。朝廷不可不尊。師道不可不重。貴尊賢其義一也。

八月罷崇政殿說書程頤。頤在經筵。每進講。色甚莊。多用古禮。蘇軾謂其不近人情。嫉之。每加玩侮。光之卒也。百官方有慶禮。事畢。欲

三教正宗

會編卷

四

往弔頤。不可。曰。子於是日哭。則不歌。或曰。不言歌。則不哭。軾曰。此枉死市叔孫通制此禮也。願怒。二人遂成隙。於是願門人右司諫賈易。左正言朱光庭等。劾軾館職策問謬誤。軾因乞補郡。殿中侍御史呂陶言。臺諫當徇至公。不可假借事權。以報私隙。遂置不問。於是御史中丞胡宗愈。左諫議大夫孔文仲。給事中顧臨。連章力詆頤。不宜在經筵。會帝患瘡。疹不出。願詣宰相問曰。帝不御殿。知否。曰。不

知曰上疾而宰相不知可為寒心翌日呂公著以願言奏遂請問疾帝不悅乃罷出管勾西京國子監時呂公著獨當國群賢咸在朝不能不以類相從遂有洛黨蜀黨朔黨之說洛黨以願為首而朱光庭賈易為輔蜀黨以蘇軾為首而呂陶等為輔朔黨以劉摯梁燾王巖叟劉安世為首而輔之者尤衆是時豐熙用事之臣退休散地恐入骨髓陰伺間隙而諸賢不悟各為黨比以相訾議惟呂大防

三教正宗

金鑑卷

五

秦人慙直無黨茫祖禹師司馬光不立黨願之論釋氏也則曰奈何那身不得故却厭惡要得去盡根塵為心源不定故要得如枯木死灰葉采乃援釋氏所云幻塵滅故幻根亦滅幻根滅故幻心亦滅以註解之謂心本生道有體則有用豈容滅絕

林子曰此正釋氏有體有用之學也或者以塵幻固也而根亦有幻歟根幻固也而心亦有幻歟林子曰心本寂然不動而憧

憧往來便是幻也心本廓然大公而私意一生便是幻也在儒者則以聲色臭味為心之幻為根之幻在釋氏則以色聲香味觸法為心之幻為根之幻塵之幻起於根根之幻生於心故心幻則種種皆幻心不幻則種種不幻儒者所謂人須要識真心釋氏所謂常住真心幻心亦滅之旨也

願之論神僊也則曰若說白日飛昇之類則無若言居山林間保形煉氣以延年益壽則

三教正宗

金鑑卷

六

有之又曰修養之所以永年國祚之所以祈天永命常人之至於聖賢皆工夫到這裡則有此應

林子曰白日飛昇乃黃帝僊去唐堯神氣歸天之意也且生人之命有所懸矣而引年益壽之徒命獨不懸於天乎三皇之萬餘歲彭鏗之八百皆誕也余醒心集亦有詩曰若道此身能不死古今誰是長生人余寧自謂此詩非迂也昔有語道氣者問

於程伊川曰君亦有術乎對曰吾嘗夏葛而冬裘饑食而渴飲節嗜欲定心氣如斯而已矣此言得之蓋三教之所同也

順門人謝顯道習舉業已知名往扶溝見明道受學志甚篤明道一日謂之曰爾輩在此相從只是學某言語故其學心口不相應盡若行之請問焉曰且靜坐伊川每見人靜坐便嘆其善學

三教正宗

金鑑卷

一

林子曰上蔡嘗曰釋氏所謂性猶吾儒所謂心釋氏所謂心猶吾儒所謂意余嘗謂心性一也性之既萌即為心心之未萌即為性若釋氏所謂常住真心孟子所謂不失赤子之心此言心即性也釋氏之所謂明心了性孟子之所謂盡心知性又分心性而言也堯舜之所謂人心惟危道心惟微專指心而言也商書之所謂維皇降衷若有恒性專指性而言也然心之所向之謂意心有所向便是幻心故釋氏所住者

真心所滅者幻心幻心既滅則真心自存真心既存則真性自復若夫以生意論仁以實理論誠以常惺惺論敬此則上蔡之所自得也朱子嘗謂上蔡之學初見其無礙後細觀之終不離禪底見解以余論之上蔡徒好佛而寔未知佛也

顯道學問該瞻事有未徹則頗有訛謬別一年而來見問所進對曰但去得一矜字爾伊川喜曰是子可謂力學切問而近思者

三教正宗

金鑑卷

八

游酢好為禪學呂本中嘗以書問之云儒者之道以為父子君臣夫婦朋友兄弟順此五者則可以至於聖人佛者之道去此然後可以至於聖人吾丈既從二程先生學後又從諸禪老遊則二者之間必無滯闕敢問所以不同何也定夫答書云佛書所說世儒亦未深考往年嘗見伊川先生云吾之所攻者迹也然迹安所從出哉要之此事須親至此地方能辨其同異不然難以口舌爭也定夫嘗

言前輩先生往往不啻看佛書故誅之如此之甚其所以破佛者乃佛書自以為不然也。林子曰。不惟儒者之所以破佛。乃佛書不以為然。而釋氏之所以學佛。亦佛書不以為然也。惟其學之者不得佛之大故。其誅之者多失佛之意。

馬伸自弱冠登第。不樂馳騫。以階進。晦迹州縣。人無知者。時元祐學有禁。奸人用事。出其黨為諸路學使。專糾其事。伊川之門學者無

三教正宗

會編卷

九

幾伸自吏部求為西京司法曹事。銳然為親依之計。至則因張繹以求見伊川。初以其非時。恐貽累。伸執贊凡十友。愈恭且曰。使伸得聞道。雖死何憾。況不至於死者乎。伊川聞而嘆曰。此直有志者。遂引而進之。自爾出入凡三年。公暇雖風雨。必日一造焉。同僚相忌。至以飛語中傷而不顧也。

林子曰。御史林希附麗章惇。欲誣擊程伊川。時伊川之徒那恕言于哲宗曰。臣於程

願當事之以師友。今便以程願斬作千段。臣亦不救其視馬時中聞道雖死之言。相去何如耶。

徒師聖初從伊川。未悟。乃策杖訪濂溪。濂溪留之對榻。夜談。越三日。自謂有得。如見天之廣大。伊川亦訝其不凡。曰。非從濂溪來耶。侯師聖嘗有言曰。仁如一元之氣。化育流行。無一息間斷。

三年

戊辰夏

以呂公著為司空。同平章軍國事。

三教正宗

會編卷

十

公著作相。好佛。士大夫競往叅禪。寺院中入室升堂者皆滿。當時號為禪鑽。

紹聖元年

甲戌釋志添遊京師。徐國大王問如

何是佛法底事。志添云。見性即是。王曰。如何得見性。志添云。不離十二時中行住坐卧。皆是古佛道場。

徽宗皇帝

名佶。神宗之子。在位二十六年。

靖國元年

辛巳

崇寧元年

壬午

陳瓘立朝骨鯁。有古人風。嘗祭

釋靈源云空實無花手拈者譏飲光眼笑不  
墮世機及考其舊閱儒佛等書有數千萬言  
如珠文取火於日鉛炭出金於鑛皆應手自  
然之妙瓊奉議有曰儒與釋老迹異而道同  
不善用者用其迹如梁之高齋戒漢之求神  
僊是也善用者用其心如我祖宗是也用其  
迹則滯滯則可得而攻用其心則通通則無  
得而議漢梁之迹可得而攻也祖宗之心孰  
得而議焉用老子之無為而斯民休息用釋  
氏之饒益而天下莫爭此祖宗已試之效也

三教正宗

卷八

七

老子曰知者不言釋氏曰止止勿說孔子曰  
默而識之此祖宗之所躬行豈有言之士所  
能擬議哉

二年

癸未

二月詔釋惟岳詣慈德殿岳嘗有言

曰只如舍衛國王欲往靈山見佛勅諸臣僚  
山河大地草木叢林並須同去見佛若一草  
一木不去吾則不得見佛

林子曰山河大地即我我即山河大地故

曰仁者以天地萬物為一體莫非已也須  
到得充塞兩間收春肺腑地位然後方能  
見性成佛

以荆國公王安石配享孔子位次孟軻

五年

丙戌

呂希哲少從二程先生遊學問日進

晚更從高僧圓照師宗本證悟師修願盡究  
其道別白是非斟酌深淺而融通之然後知  
佛之道與吾聖人合本中嘗問二程先生所  
見如此高遠何以却佛學希哲曰只為見得

三教正宗

卷八

五

太近

政和四年甲午陳楠嘗作丹基歸一論其略曰

一者金丹之基也實千經萬論之原千變萬

化之祖也以要言之天魂地魄即日精月華

也紅鉛黑汞即金精木液也烏兔即龜蛇也

馬牛即龍虎也硃砂水銀乃黃芽白雪之骨

也丹砂秋石乃白金黑錫之由也別之為男

女夫婦體之為金木水火類之為青幽徐穠

象之為乾坤坎離或曰河車者或曰黃輿者

或有言交梨火棗者。或有言金砂玉汞者。又如丁翁黃婆之名。嬰兒姪女之號。折為黑白。分為青黃。有如許之紛紛。其實陰陽二字。是皆一物也。又如守一壇。戊巳戶。玄關一竅。玄牝之門。神水華池。鉛爐土釜。硃砂鼎。偃月爐。中黃宮。丹元府。神室氣府。關元丹田。呼吸之根。凝結之所。此又皆一處也。復如冬夏二至。春秋兩分。卯酉甲庚。弦望晦朔。子午巳亥。寅子坤申。二十四氣。七十二候。一年交合。一月

三教正宗

金鑑

三

週迴。離坎之時。兔雞之月。乾巽之穴。二八交。門。朝屯暮蒙。晝始夜復。人不知以為果須依時按節。推氣測候。分折數法。准則銖爻。故曰。視土圭。夜瞻刻漏。謬之甚矣。又豈知周年造化。乃周身之精氣。日夜時刻。乃精氣之變態耶。又曰。一陰一陽之謂道。道即金丹也。金丹即道也。

林子曰。丹即心也。心即道也。金之經萬劫而不壞。即道之歷萬世而無弊也。

水丘子。始業儒。已而遇至人有徐文中者。見水丘子。再拜求教。水丘子曰。人四大假合。離乎芒忽之間。變而有氣。氣變而有形。形以心為君。心者。神之所舍也。神從志。無志則從意。志致一之謂精。惟天下之至精。能合天下之至神。精與神一而不離。則變化在我矣。此長生久視之道也。文中大悟。薛道光嘗為僧。遇道人石得之。受口訣真要。遂幅巾縫掖。不復為僧。後解悟真篇傳於世。

三教正宗

金鑑

四

林子曰。此可見道釋之道一也。未聞道。則祝髮出家。以為僧。既聞道。則縫掖在家。以混俗。或問在家出家之旨。林子曰。心靜則身在家。而心猶出家也。心雜則身出家。而心猶在家也。

劉元道。少慕莊老。賦性雅淡。金人犯闕之後。有溺於浮屠者。問云。主上好道如此。金人犯闕何也。元道曰。梁武帝身為僧奴。竟不免侯景所迫。是亦事佛所致耶。

六年丙申賜方士林靈素號通真達靈先生靈

素善妖幻大言上章冊帝為教主道君皇帝

宣和元年乙未召楊時為秘書郎時初舉進士

第聞程顥兄弟講孔孟絕學于河洛時調官

不赴以師禮見顥于穎昌相得甚歡其歸也

顥目送之曰吾道南矣及顥卒又師事程頤

于洛蓋年四十矣一日頤偶瞑坐時與游酢

侍立不去頤既覺則門外雪深一尺矣後歷

劉陽鎡杭蕭山三縣皆有惠政民思之不忘

三賢宗主

而德望日重四方之士不遠千里從之遊號

曰龜山先生會蔡客張翥言于京曰宗社危

在旦夕宜亟引舊德老成置諸左右以開導

上心京問其人翥以時對京因薦之會路允

迪自高麗還言高麗國王問龜山先生安在

乃有是命

宗係昆甸嘗遇方士劉惟一訪以生死劉曰

人常不死公駭之劉曰人死性不滅

欽宗皇帝名桓徽宗之二子

靖康元年丙午召河南處士尹焞至京師賜號

和靖處士遣還焞洛人師事程頤紹聖初嘗

應舉發策語不善焞曰噫尚可以干祿乎我

不對而出告頤曰焞不復應進士舉矣頤曰

子有母在焞歸告其母陳母曰吾知汝以善

養不知汝以祿養頤聞之曰賢哉母也於是

終身不就舉聚徒洛中非弔喪問病不出戶

士大夫宗仰之种師道薦焞德行召至不欲

留賜號道還

三賢宗主

國子祭酒楊時上言蔡京臺國害民幾危宗

社實安石有以啓之伏望追奪王爵明詔中

外毀去配享之像使邪說淫辭不為學者之

惑帝詔罷安石配享降居從祀之列是時諸

生習用王氏學以取科第者已數十年不復

知其非忽聞時言群論籍籍於是諫議大夫

馮澥上疏詆時乃罷時祭酒時遂以微猷聞

待制致仕

林子曰二氏者流去釋老遠矣余每非之

曰此非釋老之教不信也儒門者流去孔子遠矣余每非之曰此非孔子之教不信也又况習王氏之學以取科第以顯榮其身苟與之言其不見信也宜矣

楊時與釋東林總友善時每謂總曰禪與雖高與儒學未有所得總曰儒學緊要處也記得與且道君子無入而不自得得箇什麼時默然總又與時言十識第八庵摩羅識唐言白淨無垢第九阿賴耶識唐言善惡種子白

三教正宗

會編卷

七

淨無垢即孟子之言性善性善則可謂能探其本言善惡種子乃是於善惡未萌處看時然之於是服膺

羅從彥初為博羅主簿聞時得程氏之學慨然慕之時為蕭山令從彥徒步往從見時二日即驚汗浹背曰不至是幾虛過一生矣既卒業築室山中絕意仕進終日端坐時行溪上吟咏而歸充然自得朱喜謂龜山偈道東南士之遊其門者甚衆然潛思力行任重詣

極者仲素一人而已學者稱為豫章先生

林子曰仲素有言曰鼓萬物而不與聖人同憂者天之道也聖人則不免有憂矣若使百姓與萬物等而一以芻狗視之則亦何憂之有殊不知老子芻狗之言順事無情因物賦物天地聖人之大也老子又曰聖人豈善救人故無棄人豈善救物故無棄物是聖人之憂不與天地同也要之聖人之言各有儉當安可執一言而遂訾之

三教正宗

會編卷

丁八

竟不原其意之所在耶

高宗皇帝

名構徽宗之子  
在位三十八年

建炎元年丁帝幸維揚詔釋克勤詣行在引

對時軍國多故有司未暇習儀帝遣八輩翊

克勤升殿賜坐顧問佛法詞旨明亮帝云朕

一一記得昨過泗州見普照佛心長老稱是

師弟子朕亦素知師道高妙可得聞乎克勤

云陛下以仁孝治天下率土生靈咸被光澤

雖草木昆蟲各得其所此佛祖所傳之心法



也。若別有心，非佛祖之心矣。帝大悅，賜號國悟。

二年戊戌，徐明叛，道經烏鎮，肆殺戮，民多逃亡。

性空妙普庵主，獨荷策而往，賊見其偉異，疑

必詭伏者，問其來。普曰：「吾禪者，欲抵密印寺，

賊怒欲斬之。」普曰：「大丈夫要頭，便斫取。」奚以

怒為？吾死必矣，願得一飯以為送終。」賊奉肉

食。普如常齋畢，乃曰：「孰為我文之？」以祭。賊笑

而不答。普索筆大書曰：「嗚呼！惟靈夢我以生，

則大塊之過，役我以壽，則陰陽之失，乏我以

貧，則五行不正，困我以命，則時日不言，吁哉！

至哉！賴有出塵之道，悟我之性，與其妙心，則

其妙心孰與為隣？上同諸佛之真化，下合凡

夫之無明，纖塵不動，本自圓成，妙矣哉！妙矣

哉！日月未足以為明，乾坤未足以為大，磊磊

落落，無罣礙，六十餘年，和光混俗，四十二

臘逍遙自在。逢人則喜，見佛不拜，笑矣乎？笑

矣乎？可惜少年郎，風流太光彩，坦然歸去付

春風，體似虛空，終不壞。尚舉，遂舉飯餐，賊

徒大笑，食罷復曰：「劫數既遭，亂離我是快活

烈漢。如今正好乘時，便請一刀兩段。」乃大呼

斬斬。賊方駭異，稽首謝過，令衛而出。烏鎮之

廬舍免焚，實普之惠也。道俗聞之，愈敬。有僧

睹普見佛不拜，問曰：「既見佛，為甚麼不拜？」普

曰：「家無二主。」

白雲寺端禪師，開堂以示衆云：「昔者靈山會

上，世尊拈花，迦葉微笑。世尊道吾有正法眼

藏，分付摩訶大迦葉。次第流傳，無令斷絕。至

于今日，大衆若是正法眼藏，釋迦老子自無

分。將箇是麼分付？將箇是麼流傳？何謂如此？

況諸人分上，各各自有正法眼藏，每日起來，

是是非非，分南分北，種種施為，盡是正法眼

藏之光影。此眼開時，乾坤大地，日月星辰，森

羅萬象，祇在面前，不見有毫釐之相。此眼未

開時，盡在諸人眼睛裏。

君山覺禪師，上堂舉古者道：「仰之彌高，鑽之

彌堅膽之在前。忽然在後。諸人還識得麼。若也不識。爲你註破。仰之彌高。不隔絲毫。要津把斷。佛祖難逃。鑽之彌堅。真體自然。鳥啼花放。在碧巖前。瞻之在前。非正非偏。十方坐斷。威鎮大千。忽然在後。一場漏逗。堪笑雲門。藏身北斗。

李侗初從羅從彥學。從彥好靜坐。侗退入室中。亦靜坐。從彥令侗靜中看喜怒哀樂未發前氣象。而求所謂中者。久之。侗於天下之理。

三教正宗

卷之三

七

該攝洞貫。以次融釋。從彥甚重之。侗卒業。退居山中。謝絕世故。凡四十年。飲食或不充。而怡然自適。其接後學。答問不倦。嘗曰。學問之道。不在多言。但默坐澄心。體認天理。若見雖一毫私欲之發。亦退聽矣。學者稱爲延平先生。

林子曰。李延平嘗有言曰。學者之病。在於未有灑然冰解凍釋處。縱有力持守。不過易免。顯然怨尤而已。故其教人也。只是要

得學者靜中有箇主宰存養工夫。徒守章句。苟免怨尤。豈儒者之大哉。

紹興元年。辛丑。以王蘋爲秘書省正字。蘋師事程順孫。公祐薦之於朝。帝召見。除秘書省正字。因言於帝曰。人心廣大無垠。萬善皆備。盛德大業。由此而成。帝王之學。與儒生異尚。儒生從事章句文義。帝王務求其要。措之事業。苟得其要。舉而措之無難也。

三教正宗

卷之三

七

林子曰。儒者之學。豈徒從事於章句文義間耶。道流胡隱。遙堂對唐太宗曰。臣區區之學。非九重萬乘之所修也。釋流求那跋摩謂宋文帝曰。帝王與匹夫所修當異。蓋不知自根本之學。自天子至於庶人。一也。

七年。丁卯。召胡安國提舉萬壽觀兼侍讀。未至。貶知永州。張浚爲安國帝召之將行。聞陳公輔乞禁程氏之學。上疏爭之。公輔與中丞周

祕侍御史石公揆交章論安國學術頗僻故  
貶安國嘗答曾幾書曰窮理盡性乃聖門事  
業。物物而察知之始也。一以貫之知之至也。  
來書以五典四端每事充擴亦未免物物致  
察。非一以貫之之要是欲不舉足而登泰山  
也。四端固有非外鑠五典天敘不可違。充四  
端悖五典則性成而倫盡矣。釋氏雖有了心  
之說然知其未了者為其不先窮理反以理  
為障而於用處不知究竟也。故其說流通莫  
可致詰。接物應事顛倒差謬不堪點檢。聖門  
之學則以致知為始窮理為要知至理得下  
迷本心。如日方中萬象畢見則不疑所行而  
內外合也。故自修身至於天下國家無所處  
而不當矣。來書又謂良知良能而至於盡興  
宗門要妙兩不相妨何必舍彼而取此。夫良  
知良能愛親敬長之本心也。儒者則擴而充  
之達於天下。釋氏則以前塵為妄想而殄滅  
之。正相反也。而以為不相妨何哉。

林子曰聖人之盡心知性則知天矣。其次  
則存心養性以事天也。惟其分量不同故  
其見解因之以異。其曰理障者是內不能  
忘也。曰事障者是外不能忘也。四端莫大  
於仁而普度徧濟所謂怵惕惻隱之心也。  
有夫婦然後有父子而娶耶輸氏多羅亦  
未嘗斷絕網常以廢倫續也。物物而察于  
貢之多識也。一以貫之曾子之得傳也。釋  
氏之所謂塵者不淨也。即儒者之所謂欲  
殄滅妄想則復無妄矣。故曰宗門要妙兩  
不相妨。

八年戊戌胡安國進春秋傳詔加安國寶文閣  
直學士。自王女石廢春秋不列于學官。安國  
謂先聖手所筆削之書天下事物無不備於  
此。乃傳心之要也。而八主不得聞講說。學  
士不得相傳習。亂倫滅理。用夏變夷。殆由乎  
此。因潛心二十餘年著春秋傳以成其志。至  
是上之帝謂深得聖人之旨。又謂趙鼎曰安

國所解春秋朕置之座右率二十四日讀一遍又曰頃陳公輔諫朕學書謂字畫不必甚留意朕以為人之常情必有所好或喜田獵或嗜酒色以至其他玩好朕自以學書賢於他好也

林子曰余嘗謂高宗能不用秦檜之議以復不共戴天之讐斯其為知春秋之大義也徒習其詞亦奚益哉然春秋仍魯史之舊文而筆削之其義自見後世往往索之

三教正宗 金鑑案 其  
太深而聖人之心不白矣

尹焞在侍從班時朝士迎天竺觀音於郊外焞與往有問何以迎觀音也焞曰眾人皆迎我安敢違眾又問然則拜乎曰彼亦賢者也見賢斯誠敬而拜之矣又日誦金剛經一卷曰是其母所訓不敢違也

林子曰受業於程氏之門者眾矣明道最愛中立伊川最愛定夫而二子俱好佛今尹焞亦儒者見觀音之賢誠敬而拜之又

日誦金剛經一卷豈無謂哉蓋有見於釋氏之學與儒者不異也或曰日誦金剛經一出於母命不敢違也林子曰佛之道果邪也則金剛一部乃邪人之語耳其母所訓是亂命也亂命其可從乎

尹焞在經筵時赴樂會聽曲于皆知之亦歡然但拱手安足終日未嘗動也在平江時累年用一扇用畢置架上凡百嚴整有常有僧見之云吾不知儒家所謂周孔為何如然恐亦只如此也

林子曰此亦佛書所謂奉戒持律也要之拱手安足以檢束此心也誦習經書以維持此心也

孝宗皇帝

名昀秀王之子高宗立為太子在位二十七年

隆興元年召張浚子栻赴行在以為右文館修撰栻穎悟夙成聞道甚早朱熹嘗言已之學乃分積寸累而成如敬夫則以大本卓然先有見也學者稱為南軒先生

張栻見萬庵顏禪師曰道之所在可以心寓不可以力求師謂如何顏曰會醫少病栻曰見即便見擬思即差又作麼生顏曰知有還同不知有栻曰正當知有時如何顏曰聞聲見色只如常栻豁如

呂祖謙學以關洛為宗少辯急一日誦孔子言躬自厚而薄責於人忽覺平時忿懣渙然冰釋朱熹嘗言學如伯恭方是能變化氣質既卧病而任重道遠之志不衰居家之政皆

三教正統

會編卷

古

可為後世法學者稱為東萊先生

乾道九年

未癸

以朱熹主管台州崇道觀熹少

有求道之志父松知饒州病亟屬曰胡憲劉勉之劉子輩三人學有淵源吾所敬畏吾即死汝往事之熹後就學焉及舉進士為同安主簿歸聞延平李侗學于羅從彥得伊洛之正遂徒步往從之

林子曰延平答問有曰中和二字皆道之體凡舊聞李先生論此最詳後來所見不

同遂不復致思今乃知其為人深切然恨已不能盡記其曲折矣如云人固有無喜怒哀樂之時然謂之未發則不可言無主也又如先言慎獨然後及中和此意亦輩言之但當時既不領略後來又不深思遂成蹉過姑負此翁耳又曰熹早從延平李先生學受中庸之言求喜怒哀樂未發之旨未達而先生歿竊自悼其不敏若窮人之無所歸又嘗答何叔京曰李先生教人

三教正統

會編卷

古

大抵令於靜中體認大本未發時氣象分明即處事應物自然中節此乃龜山門下相傳指訣然當時親炙之時貪聽講論又方竊好章句訓詁之習不得盡心於此至今若存若亡無一的實見處孤負教育之意每一念至此未嘗不愧汗沾衣也劉子輩太師忠顯公幹之仲子以父死國難痛憤致疾棄與化通判隱居武夷山中朱熹從遊于輩以易之不逮復三言俾佩之終身

學者稱為屏山先生。

胡憲安國從子。紹興中與劉勉之同入太學。聞涪陵譙定受易學于順。二人往受業。久未  
有得。定曰。心為物漬。故不能見。惟學乃可  
明耳。憲悟曰。所謂學者。非克己工夫耶。自是  
一意下學。不求人知。一旦揖諸生。歸崇安故  
山。力田賣藥。以奉其親。從遊者日衆。號籍溪  
先生。

劉勉之從譙定。劉安世楊時受學。卒業還崇

三教正宗

卷八

七

安。即邑近郊。結草為堂。讀書其中。力耕自給。  
澹然無求於世。惟與胡憲劉子翬日相往來。  
講論學者。號為白水先生。

淳熙十五年戊戌。周必大薦朱熹為江西提刑。  
入奏事。或要於路曰。正心誠意之論。上所厭  
聞。慎勿復言。熹曰。吾平生所學。惟此四字。豈  
可隱默以欺吾君子。及入對。帝嘉納之。

光宗皇帝

名枬。孝宗之  
子。在位五年。

紹熙元年

庚戌

四年丑癸。賜禮部進士陳亮及第。亮嘗曰。研窮

義理之精微。辨析古今之同異。原心於杪忽。  
較禮於分寸。以積累為工。以涵養為正。則於  
諸儒誠有愧焉。至於堂堂之陣。正正之旗。風  
雨雲雷。交發而並至。龍蛇豹虎。變現而出。沒  
推倒一世之智勇。開擴萬古之心胸。自謂差  
有一日之長。蓋指朱熹呂祖謙也。

以朱熹知漳州。時使者自金還。言金人嘗問  
朱先生安在。故有是命。

三教正宗

卷八

辛

待制陸放翁問靈隱松源岳禪師云。心傳之  
學。可得聞乎。岳云。既是心傳。豈從聞得。放翁  
領解。

五年甲寅。禮部侍郎楊傑從天衣懷禪師遊。懷  
每引老龐機語令研。後奉祠泰山。雞一鳴。觀  
日如盤湧。大悟。因以有男不婚。有女不嫁之  
偈別云。男大須婚。女長須嫁。討甚閑工夫。更  
說無生話。書以寄懷懷大稱善。

林子曰。唐龐蘊在家修行。故號居士。釋氏

所云四衆之優婆塞者是也。嘗有偈曰：有男不婚，有女不嫁，大家團圓坐，共說無生話。夫在家之所以異於出家者，以其無念為宗，內不失乎心性之大，而嗣續為重，外不拂乎人道之常也。若龐蘊者，誠能男而婚之，女而嫁之，然後超然方外，了此無生。上則為釋迦靈山之會，次則為向平五嶽之遊，不亦善乎？然不剃不染，雖云在家而不婚不嫁，何異出家？昧綱常之本，徑邪迷之路，使釋迦之道不著，余於在家之龐蘊，有餘憾焉。龐蘊又有言曰：神通并妙用，運水及搬柴。夫神通妙用，既不妨於運水搬柴，而無生至理，獨有礙於男婚女嫁邪？

三教正統

會編卷

三

林子三教正宗統論

三教會編要略卷之九

林鳴陽編 林兆誥選  
門人 黃陽校 盧文輝訂

宋

寧宗皇帝 名擴光宗之子  
在位三十年

附元太祖 姓奇渥溫氏名鐵木真蒙古人為部長諸部來降即

帝位二十二年

慶元元年 卯召朱熹為煥章閣待制無待議

三教正宗

會編卷九

一

初黃裳為嘉王府翊善光宗諭之曰嘉王進學皆卿之功也裳謝曰若欲進德脩業追跡古先哲王則須尋天下第一等人乃可帝問為誰裳以朱熹對及彭龜年為嘉王府直講因講魯莊公不能制其母云母不可制當制其侍御之人王問此誰之說龜年對曰朱熹也王深善之自後每講必問熹之說如何及王即位趙汝愚薦熹遂自知潭州召入經筵林子曰黃裳天下一人之對寔未若韓侂

胄事魔駕誕之論更足以見朱子之賢者何也蓋韓侂胄不善之尤者為不善之尤者所誹訕則我之善益彰矣故曰不如不善者惡之

二年 丙辰韓侂胄令沈繼祖誣論朱熹十罪且

言熹割竊程頤張載之餘論以嚙衆事魔之妖術黃鼓後進張浮駕誕私立品題收召四方無行義之徒以益其黨其徒蔡元定佐熹為妖詔熹落職罷祠竄元定于通州元寔生

三教正宗

會編卷九

二

而穎異既長聞熹名往師之熹昂其學大譎曰此吾老友不當在弟子列會偽學偽黨之論起元定曰吾其不免乎及聞貶不辭家即就道熹與從遊者數百人餞別蕭寺中坐客興嘆有泣下者熹微視元定不異平時因喟然曰友朋相愛之情季通不挫之志可謂兩得矣至春陵遠近來學者日衆愛元定者謂宜謝生徒元定曰彼以學來何忍拒之若有禍患亦非閉門塞竇所能避也貽書訓諸子



曰。獨行不愧影。獨寢不愧衾。勿以吾得罪故。遂懈其志。在道踰年。卒。學者尊曰西山先生。三年。王處一學道居牛僊山。聞王重陽至。即詣全真庵。請為門弟子。重陽知其為玄門大器。遂授以道。後隱雲光洞九年。鍛鍊心地。開明。金主聞其有道術。徵見於便殿。凡有所對。莫不允合。金主謂曰。先生凡有所問。而必知之。何也。處一曰。偶然耳。金主曰。無讓朕願聞之。處一曰。鏡明猶能鑒萬物。而況天地之

三教正宗

卷九

三

鑒。無幽不燭。何物可得而逃。所謂天地之鑒。自己靈明之妙也。金主嘆曰。清明在躬。志氣如神。嗜欲將至。其兆必先。先生之謂也。

林子曰。易曰。神以知來。智以藏往。此自己靈明之鑑也。

六年。時攻偽學。日急。而朱熹日與諸生講學不休。及病革。以深衣及所著書授門人黃幹。

林子曰。或問朱子之註。林子曰。朱子嘗答

何叔京曰。使道可以多聞博觀而得。則世之知道者為不少矣。意近。日因事方有少省發處。如鳶飛魚躍。明道以為與必有事焉。勿正之意同者。今乃曉然無疑。日用之間。觀此流行之體。初無間斷。有下工夫處。乃知日前自詆詆人之罪。蓋不可勝贖也。又答呂子約曰。孟子言學問之道。惟在求其放心。而程子亦言心要在腔子裏。今一向耽着文字。令此心全體都奔在冊子上。更不知有已。便是箇無知覺。不識痛癢之人。雖讀得書。亦何益於吾事。又答張敬夫曰。平日解經。最為守章句者。然亦多是推行文義。自做一片文字。非惟屋上架屋。說得意味淡薄。且是使人看者。將註與經作兩項工夫。做了下稍看得支離。至於本旨。全不相照。以此方知漢儒可謂善說經者。不過只說訓詁。使人以此訓詁玩索經文。訓詁經文。不相離異。只做一道貫了。真是

二教正宗

卷九

四

意味深長也。

朱熹章曰：望極經世書云：先天圖者，環中也。謂中間空處是也。環中者，六十四卦環於其外，而太極居其中也。在易為太極，在人為心。又曰：伏羲以上無圖書，有天地自然之易。又曰：五居中央為天地中氣。又曰：鬼神屈伸往來，只是氣。人之氣與天地之氣常相接，人自不見爾。人心統動，便達於氣，便於這屈伸往來，壹相感通。

子數章

卷九

五

又曰：程子以伯有為厲，別是一理，謂非死生之常理也。人氣未盡而強死，自是能為厲，子產為之立後，使有所歸，此語窮理然精，可謂知鬼神之情狀矣。

林子曰：未發之蘊，太極之微，先天之易，鬼神屈伸之情狀，此朱子見理之學也。

又曰：敬則自然靜，不可將靜來喚做敬。

又曰：人之一心，當應事時，常如無事時便好。又曰：以涵養本原為先，講論經旨，特以輔此。

而已。

又曰：向來枉費推移力，此日中流自在行。

林子曰：敬靜之說，無事之言，涵養之先，自在此趣。此朱子心得之學也。

又曰：蔡云：上蔡也。雜佛老。又云：上蔡老氏之學，多龜山佛氏之說。多游氏只雜佛。

林子曰：若謝顯道、楊中立、游定夫、宋儒之卓然者，亦喜佛老如此，故得其道者，則為儒門之領袖，不得其道者，則為二氏之異端。

三教章

卷九

六

開禧三年丁卯元太丘處機少好道，聞王重陽在宣海全真庵，即往師焉。後隱終南，載揚

祖教。元太祖召見，問以至道。處機曰：道人治心之功甚難，歲久功深，損之又損，至於無為。

夫道人一身耳，治心猶難，矧天子富有四海，日覽萬幾，治心豈易哉？

林子曰：堯舜兢兢業業，幾猶然允執厥中，蓋明於即事即心之旨也。

嘉定十七年甲子以魏了翁為起居郎開禧初了翁以武學博士召試學士院對策諫開邊事御史徐相劾其狂妄遂以親老辭去築室白鶴山下以所聞於輔廣李燔者開門授徒士爭負笈從之由是蜀人盡知義理之學至是以起居舍人進改起居郎

理宗皇帝名昀太祖十世孫紫玉

附元太宗名窩濶太祖之子在位十三年

定宗名貴由太宗之子在位三年

三教正宗

憲宗名蒙哥太祖之孫在位九年

寶慶元年百罷禮部侍郎直學士院真德秀提舉萬壽宮貶權工部侍郎魏了翁于靖州梁成大貽書所親曰真德秀乃真小人魏了翁乃偽君子此舉大快公論識者笑之了翁至靖湖湘江浙之士不遠千里負書從學者衆

二年丙戌贈全州教授陸九齡官謚九齡幼穎悟端重性周謹舉進士調興國教授未上會

湖南茶寇剽廬陵人心震懼或請九齡主義社以備寇門人多不悅九齡曰文事武備一也古者有征討公卿即為將帥比閭之長則伍兩之率也士而耻此則豪俠武斷者專之矣遂領其事調度有法郡縣倚以為重九齡之家累世義居一人最長者為家長歲選子弟分任家事閭門之內肅若朝廷而忠敬樂易鄉人化之與兄九淵為師友和而不同學者號為二陸九淵生而韻異年三四歲問其父賀曰天地何所窮際父笑而不答遂深思至忘寢食他日讀書至四方上下曰宇往古來今日宙忽大省悟曰宇宙內事乃已分內事已分內事乃宇宙內事也又曰東海有聖人出焉此心此理同也至西南北海有聖人出焉此心此理亦莫不然千百世之上至千百世之下有聖人出此心此理亦無不同也學者稱為象山先生初九淵與朱熹會于鵞湖論辯所學多不合及熹守南康九淵訪之

熹與至白鹿洞。九淵為講。君子小人喻義利一章。聽者至有泣下者。熹以為切中學者隱微深痼之病。至於無極而太極之辯。則貽書來往。論辯不置焉。

九淵語錄曰。釋氏立教。本欲脫離生死。惟主以成其私耳。

林子曰。釋氏之所以出離生死者。以生死之大。不足以入其心也。夫生死之大。不足以入其心。則富貴貧賤。夷狄患難。處之一

矣。此君子之所以無入而不自得也。故天地之一晝一夜。日月之一代。一謝四時之一春秋。鬼神之一屈一伸。人物之一生一死。皆自然而然也。釋氏之所以出離生死者。亦惟明其自然之故耳。

又曰。六經註我。我註六經。

林子曰。或者以為儒之六經。道之五千言。釋之心經。金剛經。皆有訓解。玩味之久。當有開悟。從入處。殊不知三氏之經。皆吾心

之註釋也。心有未明。安能明經。李延平有言曰。以常人之心。輕測聖人。未到聖人灑然處。豈能無失。蓋為後世之註經者言也。又曰。雖同師克舜。而所學之端緒。與克舜不同。即是異端。

又曰。洙泗門人。其間自有與老氏之徒相通者。故記禮之書。其言多原老氏之意。

林子曰。仲尼適周。問禮於老聃。是其師同。故其言亦同也。

三教正統

會編卷九

又曰。元晦似伊川。欽夫似明道。伊川蔽錮深。明道却通疏。

林子曰。朱子之患。在於註訓之太早。而伊川之失。在於檢束之太嚴也。或者以檢束之嚴。果足以病道與。林子曰。心本活潑。道曰自然。故外無安舒之適。則內無自得之真也。帝堯之安安。文王之雖雖。孔子之申申。自能與心而相忘。與道而為一矣。

又曰。朱元晦曾作書與學者云。陸子靜專以

尊德性誨人故游其門者多踐履之士然於道問學處欠了某教人豈不是道問學處多了此子故游某之門者踐履多不及之觀此則是元晦欲去兩短合兩長然吾以為不可既不知尊德性焉有所謂道問學

林子曰朱子晚年嘗答陸象山書曰通年日用工夫頗覺有力無復向時支離之病甚恨未得從容議論未知異時相見尚復有異同否耶

三教正宗

卷之三

二

又曰二程見周茂叔後吟風弄月而歸有吾與點也之意後來明道此意却存伊川已失此意

又曰告子不動心是操存堅執做

林子曰心本活潑若操持堅執則非天然自在之初矣

紹定五年<sub>壬子</sub>白玉蟾博洽儒書究竟禪理出言成章文不加點嘗有言曰世人執着藥物穴候之說以為有形有為而不能頓悟也大

豈知混沌未分以前烏有年月日時父母未生以前烏有精血氣液道本無形喻之為龍虎道本無名比之為鈔承

又曰無心於事無事於心超出萬幻確然一靈

又曰三毒無根六欲無種頓悟此理歸於虛空

又曰心者神也神則火也氣則藥也以火煉藥而成丹者即是以神御氣而成道也

三教正宗

卷之三

三

又曰形中以神為君神乃形之命神中以性為極性乃神之命自形中之神以入神中之性此謂歸根復命

又曰天地未嘗乾坤而萬物自乾坤日月未嘗坎離而萬物自坎離

端平三年

<sub>丙申元太</sub>

元人初破許州獲金軍

資庫使姚樞楊惟中見之以兄事樞時北庭無漢人士大夫元太祖見樞至甚喜特加重焉繼拔德安得志後遂以儒學見重於世其

徒稱爲江漢先生。既被獲。不欲北行。力求死所。樞言說百端。復始悟。樞與至燕。學徒百人。由是北方始知經學。而樞亦初得觀程朱性理之學焉。

資政殿學士真德秀。進大學衍義。帝嘉納之。德秀立朝不滿十年。奏疏將十萬言。皆切當世要務。直聲震朝廷。四方文士誦其文。想見丰采。及宦遊所至。惠政深洽。由是中外交頌。自韓侂胄立偽學之名。以錮善類。凡近世大儒之書。皆顯禁絕之。德秀獨慨然以斯文自任。講習而復行之。

真德秀問僧六波羅密菩薩修行之漸。必有理在。僧曰。此六波羅密。分爲前後。由遠離以至精進。由禪定以造智慧。俱有漸次階級。猶聖門教人。以下學爲先。然後可以上達。亦此理也。德秀喜曰。今所謂前之三者。猶充實之謂美。充實光輝之謂大。後之三者。猶大而化之之謂聖。聖而不可知之之謂神。後爲徑山。

三塔記云。權形雖謝。真體弗移。誠非章句之儒所能道也。

嘉熙三年<sub>庚辰</sub>。以陳子垣爲國子司業。垣史彌遠之甥。紹定中爲太博士。上疏乞去君側之蠱。媚以正主德。從天下之公論。以新庶政。彌遠召謂曰。何爲好名。垣曰。好名孟子所不取。然求士於三代之上。惟恐其好名。求士於三代之下。惟恐其不好名。至是爲司業。諸生相慶。以爲得師。學益相勵。論者以中興國學未之有也。

淳祐二年<sub>壬寅</sub>。朱橘嘗遇一道人。手握一橘。朱橘乃拜而問之。道人因爲之說曰。夫息者自心也。元氣也。乃虛無之根。造化之主。升降離合。悉從心起。衆生所以迷失本真者。爲不能了此心耳。了心則見性。見性則去聖不遠矣。橘恍然自失。厥後茹葷肉食。一無所忌。嘗曰。吾所以混俗和光。同塵不欲自異爾。吾但心與道真。超乎萬幻。至理之妙。身外有身。故非。

世俗所得而知也。

林子曰：天地之元會運世者息也。四時之春夏秋冬者息也。日月之往來代謝者息也。渤海之潮汐盈虛者息也。是天地四時日月渤海且不能違，而况人乎？初祖達磨曰：出息不隨衆緣，入息不居蘊界，掌轉如是經百千萬卷，程伊川曰：不必將既屈之氣復為方伸之氣，生生之理自然不息。此三教之所同也。若所謂身外之身，釋曰：佛道曰：優儒曰：聖是也。

陳顯微嘗作周易參同解，及文始真經言外經旨，其言曰：天地不能晝夜也。以日月往來為晝夜，天地不能寒暑也。以日月遠近為寒暑。

又曰：合天地萬物之水火金木皆為吾之精神魂魄，此則山河大地皆吾法身之妙用也。安有所謂生，安有所謂死哉。

林子曰：凡屬於天者皆吾之氣也。凡屬於

地者皆吾之形也。夫屬於天者皆吾之氣，則吾之氣復還於天，而氣安有壞，屬於地者皆吾之形，則吾之形復還於地，而形亦安有壞。故曰：吾之形氣天地萬物又曰：孰為生，孰為死。

又曰：物則自清而入濁，故始因精而終成魄，神則自微而入妙，故始因意而終成神，使終能至神而不復生意，則遇物對境當以一息攝之，則變物為我矣。無物非我，則五行皆為吾用，而不復有相生相滅之機，孰能變之哉。此永不輪迴，不受生之妙用也。

又曰：使聖人異於衆人，而隨處不生好惡和競得失之心，則有心矣，有我矣，此賢人不動心之學，望聖人而未至者也。

又曰：著之與龜，本枯莖朽骨爾，靈從何來，聖從何起，蓋是神也，存乎枯莖朽骨之中，不可折不可合，不可喻不可思，如妙道之存乎人之血肉形體之中，亦不可折不可合，不可喻。

不可思也。易不云乎。著之德貞而神。惟其渾  
論所以為道。

度宗皇帝

名權理宗之  
姪在位十年

附元世祖

名忽必烈憲宗之弟威宋  
而混一天下在位三十五  
年

咸淳元年

丑乙

六年

庚午元世祖  
至元七年

元平章政事廉希憲罷希

憲立朝諱正世祖嘗令受帝師西僧八思巴  
戒希憲對曰臣已受孔子戒世祖曰汝孔子

三教正宗

卷之

之

亦有戒耶對曰為臣當忠為子當孝是也

七年

辛未元世祖  
至元八年

元以許衡為國子祭酒衡

每說書不務多惟懇款周析必使通曉而後

已嘗問諸生此章書義若推之自身今日之

事有可用否衡又言為學者治生最為先務

苟生理不足則於為學之道有所妨彼旁求

妄進及作官嗜利者殆亦害於生理之所致

也

恭宗皇帝

名顯度宗次  
子在位二年

德祐元年

亥乙

端宗皇帝

名昀度宗長  
子在位三年

景炎元年

丙子

帝昀

名昀度宗之  
弟在位一年

祥興元年

卯乙

元

世祖皇帝

至元十六年

卯乙張弘範等軍還以宋丞相文

天祥北去天祥痛恨不食八日猶生乃復食

三教正宗

卷之

大

天祥至燕京館人供帳甚盛天祥不寢處坐

達旦丞相孛羅召見於樞密院天祥入長揖

欲使跪天祥不屈仰首而言曰天下事有與

有廢自古帝王以及將相滅亡誅戮何代無

之願早求死孛羅曰汝謂有與有廢且問盤

古帝王至今日幾帝幾王一為我言之天

祥曰一部十七史從何處說起吾今日非應

博學宏詞科何暇泛論孛羅曰汝不肯說與

廢事且道自古以來曾有人臣將宗廟社稷



土地與他國而復逃者乎。天祥曰：丞相豈以予前為宰相，賣國與人而後去之耶？賣國者必不去，去者必非賣國者也。予前日辭右相之命而使伯顏軍前被留不遣，已而賊臣獻國亡矣。吾職當死，所不死者以度宗二子在浙東，老母在廣故也。寧羅曰：德祐幼君非爾君耶？棄爾君而立二王，忠乎？天祥曰：德祐吾君也，不幸失國，當此之時，社稷為重，君為輕。二王之立，所以為宗廟社稷計耳。寧羅曰：汝立二王，做得甚事？天祥曰：國家不幸喪亡，吾立君以存宗廟，存一日則盡臣子一日之責。人臣事君如事父母，父母有疾雖甚不可為，豈有不下藥之理？盡吾心焉，不可為則天命也。今日天祥至此有死而已，何必多言。寧羅怒，命囚于獄，寧作正氣歌曰：天地有正氣，雜然賦流形，下則為河嶽，上則為日星。於人曰浩然，沛乎塞蒼冥。皇路當清夷，含光吐明廷。時窮節乃見，一一垂丹青。在齊太史簡，

在晉董狐筆，在秦張良椎，在漢蘇武節，為嚴將軍頭，為嵇侍中血，為張睢陽齒，為顏常山舌，或為遼東帽，清操厲冰雪，或為出師表，鬼神泣壯烈，或為渡江楫，慷慨吞胡羯，或為擊賊笏，逆豎頭破裂，是氣所磅礴，凜冽萬古存。當其貫日月，死生安足論，地維賴以立，天柱賴以尊，三綱實繫命，道義為之根，嗟予遘陽九，隸也實不力，楚囚纓其冠，傳車送窮北，鼎鑊甘如飴，求之不可得，陰房闃鬼火，春院閤天黑，牛驥同一皁，雞棲鳳凰食，一朝蒙霧露，分作溝中瘠，如此再寒暑，百沴自辟易，哀哉沮洳場，為我安樂國，豈有他謬巧，陰陽不能賊，顧此耿耿在，仰視浮雲白，悠悠我心憂，蒼天曷有極，哲人已遠，典刑在宿昔，風簷展書讀，古道照顏色。

十九年壬午殺故宋丞相文天祥。天祥留燕三年，坐卧一小樓，足不履地，帝欲用之，天祥不屈，議將釋之，未幾中山狂人自稱宋主，欲取

文丞相乃召天祥入帝諭之曰汝何願天祥曰願賜之一死足矣帝猶未忍左右力贊帝乃詔有司殺于燕京之柴市俄有詔使止之至則天祥死矣天祥臨刑殊從容謂吏卒曰吾事畢矣南向拜而死年四十七其衣帶中有贊曰孔曰成仁孟曰取義惟其義盡所以仁至讀聖賢書所學何事而今而後庶幾無愧南北人聞者皆為流涕

二十六年<sub>丑</sub>故宋江西招諭使謝枋得至燕

三教正統

金卷

上

死之初魏天祐逼枋得之北行也與之言坐而不對或嫚言無禮天祐夕不能堪乃讓曰封疆之臣當死封疆安仁之敗何不死枋得曰程嬰公孫杵臼二人皆忠於趙一存孤一死節一死於十五年之前一死於十五年之後萬世之下皆不失為忠臣王莽篡漢十四年龔勝乃餓死亦不失為忠臣韓退之云蓋棺事始定天祐曰強辭枋得不食二十餘日當日不死乃復食云如少蔬果積數月因殆

四月初一日至燕京初五日死於驛枋得平生無書不讀堂設卜肆于建陽驛橋榜曰依齋易卦小兒賤卒亦知其為謝侍郎也

成宗皇帝

名鐵木耳世祖之孫在位十三年

元貞元年

未

劉順真之學本於淨明忠孝見於真履實踐語錄有曰大忠者一物不欺大孝者一體皆愛

又曰何謂淨不染物何謂明不觸物不染不

三教正統

金卷

上

觸忠孝自得

又曰只要了得核中有箇仁仁中有一點生意藏之土中春氣才動根生幹長都出自然又曰人事盡時天理自見

又曰至誠一念未動以先一念纔動便屬後天

武宗皇帝

名海山順宗之子在位五年

至大元年<sub>戊申</sub>加封孔子為大成至聖文宣王

仁宗皇帝

名愛育營拔力八達武宗之弟在位九年

皇慶元年

壬子

英宗皇帝

名碩德八剌仁宗之子在位三年

至治元年

辛酉

三年

癸亥

右丞相拜住言吳澄有德老儒請徵

用之帝遂以澄為翰林學士澄經傳悉通貫

用力聖賢之學成宗元貞初澄游龍興時元

明善為行省掾以文學自負嘗問澄易詩書

春秋奧義歎曰與吳先生言如探淵海遂執

弟子禮終其身左丞董士選延之家親執饋

三教正宗

金瓶梅

七

食曰吳先生天下士也澄嘗為學者言朱子

於其道問學之功居多而陸子靜以尊德性

為主問學不本於德性其弊必偏於言語訓

釋故學以德性為本

泰定元年

名也孫鐵木兒顯宗之子在位五年

四年

丁卯

趙宗子友欽幼遭劫火早有山林之

趣遇張紫瓊授以金丹大道嘗有言曰道家

以妙有真空為本多借喻曰朱水銀紅鉛

黑汞姪女嬰兒丁公黃婆黃芽白雪等類近

於著實致令迷人妄亂猜度學人將似是而

非者執以為有却謂金丹是凡外藥滯於有

形浮質採戰戰兢兢行而終莫悟真空之妙釋氏

以妙空不空為宗多喻之曰狐孫狗子露柱

刺竿黃花翠竹捧佛花草燈籠佛殿西江水

趙州茶等類全無意義使人不可解悟學者

思之不得議之不及遂云禪機因執為無流

為頑空靜坐入定出神而終莫悟不空之妙

三教正宗

金瓶梅

七

林子曰嗟乎嗟乎豈知硃砂水銀狐孫狗

子等語本以明道而今反以晦道亦可悲

矣然妙有真空妙空不空與夫盡性至命

之旨執中一貫之微曷嘗有不同耶要之

非知道者其孰能識之

元年

戊辰

明宗皇帝

名和世達武宗之子在位半年

文宗皇帝

名圖帖睦爾明宗

之子在位五年

天曆元年

戊辰

二年<sub>已</sub>十二月以西僧贊貞吃刺思為帝明  
帝師至命朝臣一品以下咸郊迎大臣俯伏  
進觴帝師不為動惟國子祭酒李本魯執舉  
觴立進曰帝師釋迦之徒天下僧人師也子  
孔子之徒天下儒人師也請各不為禮帝師  
笑而起舉觴卒飲眾為栗然

至順二年<sub>辛未</sub>陳致虛師事趙緣督得金丹妙

道寔有言曰中庸云天命之謂性大道歌云  
神是性兮氣是命達磨西來直指明心見性

三教正宗

卷之五

七

成佛是三教之道皆當明性與命也孔子云  
一陰一陽之謂道老子云萬物負陰而抱陽  
六祖教旨亦云日與月對陰與陽對是三教  
之道皆不出乎陰陽二物之外也孔子云成  
性存存道義之門老子云玄之又玄衆妙之  
門佛云無上真實衆妙之門是云三教各門  
而同歸者也

又曰綱常之道可以立談而非心授也所言  
心授者天命之謂性率性之謂道此可以心

授而不可以立談也修煉之道可以立談而  
非心授也所言心授者無為而無不為為之  
而有以為此可以心授而不可以立談也頑  
坐守性持齋坐禪之道可以立談而非心授  
也所言心授者惟正法眼藏涅槃妙心直指  
人心見性成佛此可以心授而不可以立談  
也

林子曰上陽子嘗註悟真篇而惓惓於命  
以術延之旨取譬寔深命意又玄終不免

三教正宗

卷之五

七

譚駭斯人之視聽矣白玉蟾曰我今若見  
張平叔直把悟真篇罵倒豈無謂哉然判  
惑歌一章真足以判道流之惑又不可少  
也其略曰聰明的談性理橫言強辨惟他  
是性與天道有誰明顏子坐忘曾子唯讀  
大學講中庸不偏不倚朱文公正心誠意  
求章句誠意元非章句中

黃元吉師事劉玉真傳淨明忠孝之旨寔有  
言以真者一真無偽人者異於禽獸淨明教

中所謂真人者非謂吐納按摩休糧辟穀而成真也。只是懲忿窒慾改過遷善明理復性配天地而為三極無愧人道謂之真人。

又曰人生十六歲為春十六歲為夏十六歲為秋十六歲為冬通成六十四歲以配六十四卦當春夏之年體元亨之義元者始也元氣渾淪宜善保護者通也元氣宣通以淑其後至秋時宜漸收斂冬時尤宜深藏若不獲已於秋冬之時方有嗣息然亦貴自稔節

念念以景迫桑榆為懼耳。

林子曰黃元吉春夏秋冬之喻惓惓於嗣續綱常為大者此天下之達道而三教之所同也。

宣宗皇帝 名鑑 諱 奕 明宗 次子 在位 二月

元年

順宗皇帝 名 榮 諱 祜 永 明宗 長子 在位 三十六年

元統元年

至正二年 學士劉謙作平心論有曰儒教

在中國使綱常以正人倫以明禮樂刑政四達不悖天地萬物以位以育其有功於天下也大矣故秦皇欲去儒而儒終不可去道教在中國使人清虛以自守卑弱以自待一洗紛紜膠陂之習而歸於靜默無為之境其有裨於世教也至矣故梁武帝欲除道而道終不可除佛教在中國使人棄華而就實習偽而歸真由力行而造於安行由自利而至於利彼其為生民之所依歸者無以加矣故三

武之君欲滅佛而佛終不可滅。

林子曰平心論輩曰儒以正設教道以尊設教佛以大設教余則以為正而未有不尊尊而未有不大者也宋孝宗原道辨曰以佛治心以道治身以儒治世余則以為治世而未有不本於治心者也若李士謙之所謂佛日也道月也儒五星也張商英之所謂儒療皮膚道療血脉佛療骨髓亦豈知三教之道

同歸而一致哉近世有好持論自奇者謂  
一日之間能寂滅者佛也能虛無者道也  
能事事者儒也豈不以三教之道合之一  
人之身隨時而為儒隨時而為道隨時而  
為釋余則以為三教之道混於一身之內  
無適而非儒無適而非道無適而非釋蓋  
能寂滅便能虛無能虛無便能事事也

三教會編後序

吾師三教先生抱不世出之學而會千古  
不傳之秘使三教之理昭然復明於世兆  
誥不才亦以同氣之愛而修門弟子之禮  
領受心學者十年于茲矣每見先生之書  
若林子若醒心詩若要旨無不歡悅而心  
領之然其書固已刊布以與天下後世共  
之若去歲夏秋之間又有三教歷代會編  
之作則先生避暑於天心樓之所論著者  
道兄林鳴陽供編輯之任黃陽任考校之  
勞兆誥亦時以師命服勞其間無非所以  
嚴異端之辯會合一之理使似是之非異  
同之謬不足以為天下後世惑也書方就  
錄遂有倭夷陷城之變兆誥寔痛斯集之  
不傳使天下後世之惑終不釋乃以繩袂  
是集於左袖而右手扶吾母至經百死而  
無恙者豈天意欲使天下後世之不終惑  
故保護是集於冥冥并我母子之身而全

之。此非獨兆誥之幸。抑亦天下之幸也。兆誥既脫出。先生喜曰。余嘗以此集卜斯道之興替。今既挾而出矣。意者吾之道可終明於天下後世也。汝其為我再加選摘。即以需田餘資授之同門諸友。曰。為我速命梓人。以與天下後世共之。俾天下後世不終惑於似是之非。異同之謬也。

嘉靖癸亥孟夏朔日。門下不肖弟兆誥頓

首百拜謹識

三  
卷  
三  
會  
集  
後  
序

三

刻三教會編自序

莆僻處南海之濱文史多不備加以  
兆恩懶慢之性又無記憶之資以故  
不能知該雅洽而會編之作惟取昔  
之所聞知者而論著之聊以見平生  
所學之槩及三教所共由之理平常  
心是道云爾至於案錄故實惟仍舊  
文不復葺而飾之作一家言如史氏  
者流也若夫考古摘遺編年次月訂  
訛證誤則又命諸生俱分蒞之是集  
落稿在壬戌之秋至仲冬不幸有倭  
人入城之變而五弟兆誥以繩約是  
集於左袖而右手掖其母諸凡身外  
之物一皆棄去不復顧念惟曰吾能

三教會編

卷後

三教會編

卷後

江林兆恩自序

萬曆庚子季夏 涵江夏心堂重梓

俾是集之傳於世世及母氏得以生  
存者他復何恤既而濱於死者數矣  
幸得脫出是一念愛親之誠在吾家  
則為孝子而一念為道之切在吾門  
則為高弟矣余因命選而摘之復棄  
薄業以少充微費梓人竣事時

嘉靖癸亥首夏念又五日子谷子龍





林子三教正宗統論

門人盧文輝校正

三教無遮大會

洪生問釋氏無遮大會之義。林子曰：余委不知釋氏無遮之義。余請言余之所以爲教者。而不知謂之三氏之無遮可乎。余每以三氏爲教。而其教人也。貴者賤者。富者貧者。老者壯者。少者智者。愚者賢者。不肖者而諸凡爲士爲農爲工爲商。苟以是心至。斯受之矣。其

三教正宗

無遮大會

爲教也。始之以立本。旣之以入門。終之以極則。或語之以上。而所謂出世間法也。或語之以下。而所謂世間法也。或最上一乘。或上乘。或中乘。下乘。多方以教之矣。而又不凌節而施焉者。蓋欲將以斯世斯人。而悉歸於道化之中。儒而孔子之道。而老子之擇。而釋迦之。而又不名儒。而又不名道。而又不名釋。合而一之。渾渾然以復還太古之初者。此余之教。余之心也。余以是心而設教也。二十有餘歲。

矣。然亦不免驚駭時人之耳目。故余之教有所未明。而余之心有所未盡也。洪生喜曰：天至大也。而無所不覆。地至廣也。而無所不載。而夫子之所謂無遮大會者。不謂之配天配地而廣且大者乎。然而孔子亦有無遮大會歟。林子曰：已欲立而立人。已欲達而達人。孔子無遮大會之心也。老者安之。朋友信之。少者懷之。孔子無遮大會之志也。故其之魯之齊之宋之鄭之秦之楚。亦以明其志於春秋

三教正宗

無遮大會

之時。使天下萬世。悉皆包羅於我天地覆載之中。而無外矣。洪生喜曰：吾乃今始知孔子之會。不惟無遮於春秋之時。亦且無遮於萬世天下矣。其所謂惟天爲大。惟堯則之。凡有血氣。莫不尊親者。豈非儒門所謂無遮之一大會耶。今專爲儒門設一大會。令人不驚不駭。如何。林子曰：子之言善矣。然必曰：儒門便不廣大。便不無遮。是亦偏安於儒門之一隅。爾謂之則天之大可乎。謂之莫不尊親可乎。

書曰山川鬼神亦莫不寧暨鳥獸魚鼈咸若夫山川鬼神鳥獸魚鼈亦無所遮如此而况人乎。儒者亦有言曰仁者以天地萬物爲一體。豈惟人哉。而此心且無遮於萬物矣。豈惟物哉。而此心且無遮於天地矣。豈惟天地易曰變動不居周流六虛而此心亦且無遮於六合之外矣。釋氏之書有曰徧大地是箇法王身。惟其大地也。卽是我之身。故其萬物也而皆備於我矣。由是觀之宇宙之內天地之

三教正宗

卷之六

三

間皆我之身也。皆我之身。則皆我之氣也。故堯舜太和元氣自能流行於宇宙之內。而孔孟浩然之氣自能充塞於天地之間者。此其盛也。而無遮大會。特以示其迹。以寄其心。以教天下萬世。俾其有所遵而守之爾。此無遮大會之義。告朔之存羊也。洪生曰。敢問無遮大會之真實義。林子曰。而所謂真實義者。亦惟在於心爾。苟不迹以示之。則其心亦有不

之。而必有以語之。會而語之以儒之所以爲儒。而儒則未始儒也。道之所以爲道。而道則未始道也。釋之所以爲釋。而釋則未始釋也。語之以立本未也。而申之以入門語之以入門未也。而申之以極則。日而語之。而繼之以月。月而語之。而繼之以年。年而語之。至死乃已。又如孔子之周流侯國。而自西自東。自南自北。而必有以會之。而必有以語之。豈其儒也。無有乎孔子。道也。無有乎老子。釋也。無有

三教正宗

卷之六

四

乎釋迦。出乎其間者哉。借言無有孔子老子釋迦。出乎其間焉。則亦足以俾孔子老子釋迦之道。得以倡明於天下萬世。人人得而與知之。人人得而與能之。而若是乎其大者。蓋亦不過以示其迹。以寄其心。俾其有所遵而守之者爾。洪生曰。其如弗尊弗信。而人之我遮何哉。林子曰。夫弗尊固弗信矣。而人之弗信者。則當知是人之自絕以遮乎我。而非我有所峻而絕之以遮乎人也。然事有待於尊

而人信之則人有得而遮之無待於尊而人信之則人無得而遮之若前所云徧大地是我法王身而萬物皆備於我矣而太和元氣於此而流行而浩然之氣於此而充塞山川得而限之乎民物得而違之乎知此則知無遮大會非徒會之以迹而亦且會之以心又豈在於尊之而後信者哉故以其迹之有限言之能會於會之所及而不能會於會之所不及以其心之無窮言之不惟能會於會之

三教三友

卷之三

五

所及亦且能會於會之所不及夫且能會於會之所不及矣則迹惡得而限之而人惡得而遮之者耶夫既如是矣則所謂無遮大會者直以心運之不亦可乎而奚以迹爲哉林子曰又焉可以盡棄其迹而專事於心耶蓋心之所以能盡者固有出於迹之外矣殊不知迹之所在心之所存也故迹以寄之雖曰顯而易見也而人之得於觀感者斯得而興起之矣心以運之雖曰微而難知也而人之

得於默契者有不知爲之者矣余於是而知有其迹而無其心君子謂之徒法則將何者可以爲運用之妙有其心而無其迹君子謂之徒善則將何者可以爲象教之瞻二者並兼而有之寔所以相濟而相成也洪生又問大地法身之言不亦異乎林子曰不足異也儒者亦有言曰聖人通天下爲一身若以大地法身之言之足異矣而曰天下爲一身也不亦異乎惟其以天下爲一身也而天下之

三教三友

卷之三

六

大特在我一身之內方寸之間爾舉心動念其運至速此感彼應其機甚微而古先聖王之所以風動四方而廣運於無外者夫何爲哉恭己正南面而已矣故千羽舞矣而有苗格蕭韶成矣而鳳凰儀此蓋不過以吾一身之運用而是氣之相爲感通者爾余今復興汝而申言之設言盡四海之內而有以會之而有以語之孰不以爲大耶而余則曰未可以爲大也又設言盡四海之外而有以會之

而有以語之。孰不以爲大耶。而余亦曰。未可以爲大也。此皆有迹而會。而會於會之所。及也。故必會於不會。不會而會。精神之所潛通。氣機之所感召。而諸凡天地之內。天地之外。則皆吾身也。皆吾身。則皆吾氣也。皆吾氣。則皆吾虛也。而無復有能外於我之身。以爲身。外於我之氣。以爲氣。外於我之虛。以爲虛者。鼓而舞之。而動而變而化。其誰爲之。蓋有不可得而知矣。洪生曰。夫子之言至矣。然亦何

蒙上

卷之三

七

修而可以至此耶。林子曰。汝獨不聞所謂神。不可以致思者哉。夫神且不可以致思矣。而况於虛空之體。不神而神。而猶有待於修之功。有作而有爲與。且釋迦之擇。孰不以爲不可得而及乎。殊不知人皆釋迦也。以人之性本寂定故也。老子之道。孰不以爲不可得而及乎。殊不知人皆老子也。以人之性本清靜故也。孔子之儒。孰不以爲不可得而及乎。殊不知人皆孔子也。以人之性本時中故也。

由是觀之。則知釋迦老子孔子。初無遮於天下萬世。而其所以潛通之。所以感召之者。蓋真有不知所以爲之。而無所與吾力焉。而天下萬世。亦初無遮於釋迦老子孔子。而所以鼓舞之。所以變化之者。蓋真有不知所以爲之。而無所與吾力焉。夫苟有以知之者。則必有以爲之也。有知有爲。是亦不免有藉乎。力而涉於迹。而謂之無聲無臭之至聖神功化之極者。未也。然必至此。而後方可謂之無遮。

三藏

卷之三

大會之真實義矣。

三教正宗統論

門人盧文輝訂正

真我昌言

或問何者謂之我。林子曰：我也者，我也。何者？謂之真我。林子曰：真我也者，真我也。夫既曰我，而又曰真我，敢問何謂也？林子曰：我，我也。而天地，我也。天地，我也。而虛空，我也。故以我而我之。而我在，我我也。以天地而我之。而我在，我在。天地，我也。以虛空而我之。而我在，我在。虛空，虛空，我也。

林子曰：我，其非我乎？非我，其我乎？而上之極乎天地之外，不可得而復上之者，皆虛空也。其皆我乎？其非我乎？下之極乎天地之外，不可得而復下之者，皆虛空也。其皆我乎？其非我乎？東之極乎天地之外，不可得而復東之西之極乎天地之外，不可得而復西之而南而北之者，皆虛空也。其皆我乎？其非我乎？蓋

要索

卷之三

天地特我虛空中之一器爾。一器之內，日月臨焉，星辰繫焉，雷霆鼓焉，風雨潤焉，山嶽峙焉，河海流焉，與夫靈而爲人，蠢而爲物，而散殊於一器者，何者？非我方寸中生生不息，神變無方也。由是觀之，虛空我也，而天地一器乃我虛空中之一方寸爾。故我虛空也，而未始儒也。若天皇氏、地皇氏、人皇氏，尚矣。而帝天下，則有庖羲氏、神農氏、黃帝氏、唐放、桀氏、虞重華氏者。王天下，則有夏后氏、禹、商曰成湯。周曰文王、武王者。相天下，則有周公、師、萬世。則有孔子。孔子傳之曾參，曾參傳之孔伋。孔伋傳之孟軻。從古以來，至於今，自今以往，而至於千萬世之遠，而聖人而君子而善人，諸凡有以儒名者，其皆我乎？其非我乎？非我是我，而寂感於我虛空中矣。我虛空也，而未始道也。若王清元、始天尊、上清靈寶天尊、太清道德天尊、尚矣。而六御天尊，則有昊天玉皇上帝、東極青宮度生上帝、玉虛上宮天皇

大帝。週天星主北極紫微大帝。太微南極長生大帝。承天效法后土皇地祇。五方五老。則有東方青靈始老九炁天君。南方赤靈丹老三炁天君。西方鬱靈皓老七炁天君。北方玄靈真老五炁天君。中央元靈黃老一炁天君。從古以來至於今。自今以往。而至於千萬世之遠。而天仙。而地仙。而人仙。諸凡有以道名者。其皆我乎。其非我乎。非我而我。而寂感於我虛空中矣。我虛空也。而未始釋也。若清淨

三教正宗

真我昌言

三

一

我  
虛空中矣。由是觀之。何者不是儒。何者不是我。何者不是道。何者不是我。何者不是釋。何者不是我。何者不是天地。何者不是我之妙用。何者不是虛空。何者不是我之本體。故孔子儒我以為儒。老子道我以為道。釋迦釋我以為釋。天地用我以為用。虛空體我以為體。無儒。無道。無釋。無天地。無虛空。而無非我也。我而無我。無我而我。無我無無我。無無我無我。

三教正宗

真我昌言

四

真我昌言

佛菩薩義

林子三教正宗統論

門人盧文輝訂正

道業正一篇

陳秉瑜恭閱

余所謂三教合一者。欲以羣道釋者流而儒之。以廣儒門之教而大之也。然三教合一之旨有二。謂三教之本始。不待合而一者。非余所謂三教合一之大旨也。余所謂三教合一之大旨者。蓋欲合道釋者流。而正之以三綱。以明其常道而一之也。合道釋者流。而正之以四民。以定其常業而一之也。如此。則天下之人。無有異道也。無有異民也。而天下之人。亦無曰我儒也。亦無曰我道也。亦無曰我釋也。此其唐虞三代之盛。而無有手儒道釋之異名者。故謂之一一之而歸於正也。作正一篇。

林子曰。一陰一陽之謂道。而道則莫大於三綱。故均是人也。人皆有君臣人皆有父子人

皆有夫婦。而道釋者流。獨無君臣。獨無父子。獨無夫婦。是道釋者流。獨非人乎。道釋者流。亦人也。而獨無君臣。獨無父子。獨無夫婦者。何也。豈天既生其人。而固薄之邪。抑亦其人。無分於斯道之常也。蓋由於好奇索怪之士。不識寂滅清淨之旨。而妄倡為寂滅清淨之說。於是瞞瞞之徒。遂從而信之。以棄去君臣之義。父子之仁。夫婦之別。而謂寂滅清淨之教。乃在於此者。惑之甚也。又有一等之徒。求其寂滅清淨之旨。而不得。乃從而棄去君臣之義。父子之仁。夫婦之別。以為寂滅清淨之教。亦不過如此。此三綱之所由以滅絕。而人道不幾於廢乎。

林子曰。余歷觀天下人。而士馬人。而農馬人。而工馬人。而商馬人。而獨道釋者流。不士不農。不工不商者。何也。豈黃帝老子釋迦之教。固有在於不士不農。不工不商歟。抑其寂滅清淨之旨。亦非為士為農為工為商者之所能



學也。蓋由於遊閒之侶。而樂於不士不農不工不商也。遂妄倡為寂滅清淨之說。有不在於為士為農為工為商者。此民之所以無常業。而道釋者流之所以充斥於天下也。

林子曰。有夫婦然後有父子。既無夫婦。安有父子。有父子然後有君臣。既無父子。安有君臣。

林子曰。今之僧尼道士。散處於寺觀之中者。雖曰不饑不寒矣。然乃於不父不子。不夫不婦。而是耳焉者何歟。不謂之失其本心哉。此

兆思之所以不忍。而思有以先之也。或問何以先之。林子曰。父之子之。夫之婦之。所謂文王先之也。

林子曰。君臣之義也。父子之仁也。夫婦之別也。雖道釋之書亦多有之。其書曰。天下未有不忠不孝。而能成僊作佛者。又曰。休妻不是道。陰陽失宗位。又曰。何須要去妻孥。作名教中罪人。由此觀之。則夫道釋者流。又何必棄

去君臣之義。父子之仁。夫婦之別。以為不忠不孝。作名教中罪人邪。

或者以道釋之不君臣也。不父子也。不夫婦也。若痼瘕之在身。而諄諄言之不置者何歟。林子曰。天地之大。一人之身也。今道釋者流之必棄去君臣之義也。父子之仁也。夫婦之別也。是吾一身之中。氣脉之不相流通。程子所謂不仁者是也。故道釋不昏。則陰陽不和。陰陽不和。則天地不位。天地不位。則萬物不

育。由此而無父子之仁。由此而無君臣之義。故昏道釋者。正所以和陰陽。以位天地。以育萬物。以仁父子。以義君臣。所以流通氣脉。以成吾之身。而為中庸盡性之極功也。

林子曰。能盡士農工商之常業。而周旋於人倫日用之間者。能得道也。不能盡士農工商之常業。而周旋於人倫日用之間者。且不可以為人。而況能得道乎。然而道釋之書亦有之道書曰。日出而作。日入而息。耕田鑿井。於



道何妨又曰耕雲鋤月自家生活釋書曰一日不作一日不食又曰神通與妙用運水及搬柴夫所謂不作不食自家生活者東漢孺子泚其力不食者是也然而耕田鑿井運水搬柴又皆其所不廢也則夫道釋者流顧乃欲棄去其士農工商之常業者亦獨何歟或者以道釋者流義之以君臣仁之以父子別之以夫婦是亦足矣又奚必士農工商之是務邪林子曰士也者所以明此君臣之義

父子之仁夫婦之別也若不農也不工也不商也則將何所賴藉以成其君臣之義父子之仁夫婦之別邪

林子曰余嘗考其道於三代而三代之道可考而知也又嘗考其民於三代而三代之民可考而知也是故三代之為道也同有此君臣同有此父子同有此夫婦而無異道也三代之為民也均之為士均之為農均之為工為商而無異民也至於道釋者流之昌且熾

也人始而不有君臣不有父子不有夫婦而有異道也人始而不士不農不工不商而有異民也今則必欲正而一之以君臣之義正而一之以父子之仁正而一之以夫婦之別蓋所以使之無異道而道三代之道也正而一之以士正而一之以農正而一之以工以商蓋所以使之無異民而民三代之民也孟子曰今人乍見孺子入井皆有怵惕惻隱之心而道釋者流則必欲棄去君臣之義父

子之仁夫婦之別士之農之工之商之之常業也亦獨何歟此其無知入井蓋有甚於孺子之可哀者仁人君子能無怵惕惻隱之心乎

論語曰四海之內皆兄弟也今之僧尼道士誠吾兄弟之顛連而無告者若有同胞之念者能無錫類之思乎

孟子曰天下溺援之以道今天下之溺於邪也舊矣而仁人君子義之以君臣仁之以父

子別之以夫婦士之農之工之商之而以道援之可也顧乃不之援而又從而遠之者何歟是使道釋者流不得與於君臣之義父子之仁夫婦之別士之農之工之商之之常業也仁人君子之心能超然乎

林子曰使道釋者流不得與於君臣之義父子之仁夫婦之別士之農之工之商之之常業也而仁人君子母曰天下溺爲已也乃實吾之赤子無知而入井者吾之兄弟顛連而

三教正統

卷之三

上

無告者如其無父母之心同胞之念者則亦已矣如其有父母之心同胞之念者能不援之以君臣之義父子之仁夫婦之別士之農之工之商之之常業邪此余一念慈愛友于之懇切者真有出於至情之所不能以已也或者以道釋之教必斷棄倫屬者何也林子曰釋迦有妻有子黃帝有妻有子老子有妻有子載之書可考而知也豈其身親有之乃反以斷棄倫屬也教人哉必不然矣

三教正統

卷之三

人

林生欲入山隱居告之林子林子曰如子所見謂之求靜則可謂之修道則非也林生曰以山之靜也顧不可以修道歟林子曰辟之金烏愈試之火則愈精矣故周旋於人倫日用之間者金之火也林生未達林子曰天地之性吾之真金也人人之所必有者氣質之性金之濁滓也上智之所不能無者若以人倫日用之火而日煉之則氣質之性日除氣質之性日除則天地之性自見故堯舜之父

之是金之未試於火也。金未試於火則金必不能精。吾子甚母襲金而笥之以求靜於山也。於是林生不復有入山之志。遂借其火於人倫日用之間。

胡生以其商之足以妨道也。遂棄其商而受業於林子。林子令復商於浙。浙人必欲低其值而易之。曰。道人之商也。必不類諸商矣。若計其資本。以取什一之利。殆非三教先生之教也。胡生復入間。以其言告林子。且曰。學道者不業商。業商者不學道。今即低其值而拘之。而浙人且有言矣。不若棄其商。學道之為愈也。林子曰。我之所謂道者。一介不與。一介不取。伊尹之所以樂堯舜之道也。許衡曰。學者以治生為先務。今吾子必棄其商。以其足以妨道也。則是率天下之人而廢士農工商之常業。以從事於山雲水月之間。以遠離父母妻子。不養不畜。不謂之不孝不慈。而為天地間之一大罪人耶。安可謂之道哉。大舜之

二教王宗

九

二教王宗

歷山之足以妨道也。而學道之人不農可也。傳說之版築之足以妨道也。而學道之人不工可也。膠鬲之魚鹽之足以妨道也。而學道之人不商可也。然而農之工之商之皆不足。以妨道如此。則夫學道之人。奚必棄去士農工商之常業。而從事於山雲水月之間。以遠離父母妻子。而為天地間之一大罪人邪。於是胡生乃復商于浙。

三教王宗

二教王宗

十

以學道也。林子曰。書曰。堯舜一日二日萬幾。又曰。丈王自朝至於日中昃。不遑暇食。何其勞也。顧其心有不靜哉。非唯儒者之書為然也。雖道釋之書亦有之。道書曰。日應萬事。心常寂然。釋書曰。萬事不礙虛空。虛空不礙萬事。故事事者應迹也。而萬事之來也。豈足以礙吾寂然之真心。虛空之本體哉。

林子曰。鄉有人焉。衆咸以不孝不慈目之者。何也。以是人也。以喜酒而離父母。而棄妻子。

也。又有人焉，衆亦以不孝、不慈目之者，何也？以是人也。以好色而離父母而棄妻子也。若脩道之人，唯知枯槁之為高，斷滅之為潔。於父母則離之，於妻孥則棄之。其與喜酒好色之徒，之為不孝不慈者均也。

林子曰：若此道可行於富貴而不可行於貧賤，道非其道也。若此道可行於貧賤而不可行於富貴，道非其道也。蓋道也者，合富貴貧賤而一之者也。故上自天子，下至於公卿大夫百執事，又下至於士農工商，皆可為也。然後謂之道。

或者以子之信黃帝老子釋迦也，而必三綱之、必四業之者何歟？豈信其人也，而顧反其教邪？林子曰：使黃帝老子釋迦之教，之有常道，有常業也。余則必欲從其教，而常道之、而常業之。使黃帝老子釋迦之教，之有常道，不有常業也。余則必欲反其教，而常道之、而常業之。余即其教之可信也，而信之，奚必黃

帝老子釋迦之是信邪？今余之所以信黃帝老子釋迦者，以黃帝老子釋迦之教，之有常道，有常業而足信也。

林子曰：天地之大德曰生，則天地之心，必不忍其人之為僧為道也。明矣。聖人以好生為德，則聖人之心，必不忍其民之為僧為道也。明矣。父母孰不愛其子也？則父母之心，必不忍其子之為僧為道也。明矣。人孰不愛其身也？則人之心，必不忍其身之為僧為道也。明矣。而其所以必為僧必為道者，亦嘗考其故而不得焉，豈命邪？

或者以充黃帝老子釋迦之志，豈其欲盡天下之人而僧之，而道之邪？林子曰：盡天下之人而清淨之，而寂滅之，黃帝老子釋迦之心也。若盡天下之人而僧之，而道之，以棄去君臣之義，父子之仁，夫婦之別，士之農之工之商之之常業也，豈黃帝老子釋迦之心哉？然釋氏慈悲，太上好生，即天下之大有一人焉，

如今之所謂僧所謂道者其心固必有所不忍矣又況盡天下而僧之而道之則其所謂慈悲好生之德者果安在邪

或者以林子之言皆儒者之迂談也若黃帝乃五帝之尊而老子又柱下之扶固其近人而道焉而與儒者之儒不甚異也至於釋氏之斷滅枯槁與世之人蓋有所不相涉入者若不山棲禪坐又安能成佛道邪顧可以儒者之儒而三綱之而四業之也是子之言何

三教正宗

卷之三

七

其迂歟林子曰佛之教莫明於六祖佛之書莫明於壇經余嘗覽壇經而考六祖之蹟矣壇經曰父既早亡老母遺孤艱辛貧乏於市賣柴當是時也採薪以養猶恐其不給也況得而山棲得而禪坐邪又曰乃蒙一客取銀十兩與能充母衣糧能安置母畢即便辭親不經三十日便至黃梅當是時也蕪程以往猶恐其或遲也況得而山棲得而禪坐邪又曰有一行者差能破柴踏碓經八餘月當是

三教正宗

卷之三

七

時也破柴踏碓且有所不暇況得而山棲得而禪坐邪又曰在於四會縣避難獵人隊中凡經一十五載獵人常令守網當是時也避難獵中且不能聊生況得而山棲得而禪坐邪在家則有以養母也辭家則有以安母也孰謂釋氏之教有外於三綱邪市柴可也踏碓可也獵而守網可也孰謂釋氏之教之不可以四業邪設六祖而山棲也而禪坐也則為佛者而山棲而禪坐可也然而六祖之不山棲也不禪坐也則為佛者矣必山棲禪坐以蹈釋流之敝而與六祖之壇經異邪或曰三綱之常道四民之常業既諄諄言之矣其如道釋者流之不吾信也何哉林子曰使道釋者流之吾信也而三綱之而四民之乃余之所深願而不可得也使道釋者流之不吾信也而不三綱而不四民亦豈余之所欲哉乃余之不得已也余之言諄諄矣似若可信於天下者然余不敢必天下之人之余

信也。余雖不敢必天下之人之余信也。而敢於必天下之人之不能外其三綱。不能外其四業也。夫天下之人不能外其三綱。不能外其四業也。安能於余之言。而不余信也。然余之言。非苟焉而已也。是雖仲尼復起。必信余言矣。仲尼復起。必信余言。則夫天下之人。豈能外其三綱。外其四業。而不余信。以信仲尼之所信邪。

林子曰。使道釋者流。而信常道也。而信常業也。

也。豈非余之言。信於天下邪。使道釋者流。而不信常道也。不信常業也。則亦奚有於余之言。又安能使天下之人之必余信邪。

林子曰。常道也者。萬世常行之道。不可得而變也。常業也者。萬世常守之業。不可得而變也。彼若不信余言。以信萬世常行之道。常守之業。則常行之道。常守之業。固達之天下。萬世而無敵者也。而彼自不信爾。豈其常行之道。常守之業。而有所謂損益於其間邪。彼道

釋者流。抑亦可以反而思之矣。

林子曰。使天下之人之。不三綱也。不四民也。而可以為僊為佛焉。猶且不可。況其不三綱也。不四民也。不惟不可以為僊為佛。亦且不可以為人。則夫道釋者流。奚必棄去君臣之義。父子之仁。夫婦之別。士之農之工之商之。之常業耶。

林子曰。使我學道。而父母有不豫焉。則是我慕道之名。而遺孝也。蓋孝即道也。安有遺孝

而可以謂之道耶。使我學道。而妻子有不畜焉。則是我慕道之名。而遺慈也。蓋慈即道也。安有遺慈。而可以謂之道邪。

或曰。設仲尼復生也。豈其必盡道釋者流。而君臣之。而父子之。而夫婦之。而士之農之工之商之邪。林子曰。仲尼天地也。中庸曰。辟如天地無不持載。無不覆幬。若道釋者流。之。不君臣也。不父子也。不夫婦也。不士不農不工不商也。則是仲尼之天地。亦有不持載覆幬。

者豈其然哉。

或者以為既稱儒者之道而復舉道釋之書者何也。林子曰：此無位之士之所以明其道於世之難也。蓋無位之士弗尊弗信，始而以儒者之道巽言而化導之，既而道釋者流之不吾信，不吾從也。然後復以道釋之書巽言以印證之。庶幾言之者易信而聽之者易從也。至於弗之信，弗之從，則亦無如之何矣。此無位之士所以明其道於世之難也。若夫有

三教正宗

卷之三

七

位之人亦惟申之詔言以詔告之爾。故於其不有君臣也，直義之而已矣。於其不有父子也，直仁之而已矣。於其不有夫婦也，直別之而已矣。於其不士不農不工不商也，直常業之而已矣。此所謂通之以德，齊之以禮，民莫有不信而從之者乎。即有不信而從之者，則政以正之，刑以驅之，其誰不遷善遠罪，敢有自取於不義不仁不別外其常業而為不道化外之民耶。夫有位之人行其道於時，則如

此其易。無位之士明其道於世，又如此其難。此余之所以不得辭好辯之名。又且諄諄言之而不置也。

林子曰：余之教有二，有語之以其人者，有語之以其道者。人不三綱，是無常道也，不可以為人人。不曰民，是無常業也，不可以為人。故明其常道而三綱之者，所以人之也。定其常業而四民之者，亦所以人之也。既人矣，然後方可以大道語之。然所謂大道者，非他也。孔

三教正宗

卷之三

八

門心法之外，無別學也。惟此大道，則君臣之所以義，父子之所以仁，夫婦之所以別者，胥此焉。故三綱有經，而常道以正也。惟此大道，則士之所以為士，農之所以為農，工之所以為工，商之所以為商者，胥此焉。故四民有理，而常業以紀也。其始也，人其人，其既也，道其道，余之教，教此二者而已矣。

或者以為既曰常道常業，而復語之以大道，而曰孔門心法，然則學者將何所用其功。照



林子曰：動靜不違，內外交養，如此而已矣。或者以內外交養，則吾既知之矣，而所謂動靜不違者，敢問何也？林子曰：不視不聽，不言不動，此心法也。而視而聽而言而動，此心法也。出門如見大賓，使民如承大祭，此心法也。造次必於是，顛沛必於是，此心法也。此其所以動靜之不違者歟。

或者以既欲合其人而一之矣，而又必羣其人而分之者，何歟？林子曰：天地之所以為大

三教正宗

卷之三

五

林子曰

者，以萬物並育而不相害也。而聖人必因俗以為政者，其聖人之所以為天地歟。余不識因俗之教，每以為斯人皆性善也。學道皆道人也。齒而坐之序，而列之行之且二十年，孰不以為矯世而違俗也。於是遂因其俗而導之。儒自為儒，道自為道，釋自為釋，貴者貴之，未嘗有貴之之心也。賤者賤之，未嘗有賤之之心也。因人而施，付之自然，此其所以合儒道釋而教之，而不相為害也。易曰：方以類聚。

物以羣分，亦此意也。

跋曰：吾

師以天地父母之心，倡三教合一之旨，欲盡天下萬世之人，而常道之，而常業之，使夫國無異人，人無異道，以極中和位育之功，以復唐虞三代之盛，若是篇也，實諄諄言之，而不置也。奈何今之道釋者，流猶然不三綱也，猶然不四民也，自外於聖化，而且不知其非，嘖嘖然簧鼓天下，夫使天下而

三教正宗

卷之三

五

林子曰

盡為僧也，為道也，則不續綱常，人類從此絕矣。果誰為之徒乎？天下而盡為僧也，為道也，則不事生業，人人皆行乞矣。果誰為之施乎？況其為僧為道者，非有成仙作佛之真心，或出於事情之矯激，或貪夫施利之餘饒，呼朋引類，遊手遊食，其聚樂談笑，總與俗人何別？至于貧者病者，與老者孑然獨立，不能聊生，求欲為俗人而不得，吾每察其行坐寢食之間，未嘗不長吁短嘆。



悔恨其出家之擔誤者。特可自知之。而不  
敢以告人云爾。其有耳焉而不悔者。往往  
逃刑亡命之輩。忍心害理之人。豈其有真  
能了心身性命之大破生死利害之關者  
乎。使其真能了心身性命之大破生死利  
害之關。則必能忠能孝能慈。何必外三綱  
耶。則必可以明經。可以治生。何必外四業  
耶。唯其逃刑亡命之輩。忍心害理之人。無  
父無君。寡廉鮮耻。不士不農。不工不商。無  
所賴藉。逞其任俠。其不至於倡白蓮而為  
亂首也者。幾希。可如天下何我。

國家昌隆景運。蠻夷向化。而獨此道釋者。流  
不復常道。不守常業。生居華夏之中。反越  
聖化之外。此其未有以正之。未有以一之。  
袁瑜不揣卑微。而欲以是  
疏之。

當守。願將此輩。正而一之。以三綱。正而一之。  
以四民。則天下之人。無異道也。天下

無異民也。庶幾哉。復唐虞三代之盛。盡  
人位育之功。而慰吾

師。惓惓度世之志矣。

告

皇明天啓甲子歲初夏上浣之吉

門人陳袁瑜頓首百拜謹跋

林子三教正宗統論

門人陳衷瑜校梓

度世

林子曰。天命之性。本無不善。而分量之大。又無不包。夫性之分量。既無不包矣。是故古之聖人。欲以盡其性也。天地且思以位之。而況人乎。萬物且思以育之。而況人乎。

或問。林子每云度世。豈其盡天下之大。萬世之遠。而悉皆度之。以為儒為道為釋哉。林子

三教正宗

卷一

一

度世

曰。此余之心也。余豈敢曰能盡天下之大。萬世之遠。人皆儒而孔子也。道而老子也。釋而釋迦也。而余之心。蓋必欲以盡天下之大。萬世之遠。人皆知儒之所以能孔子。而孔子之道。儒固在我也。道之所以能老子。而老子之道。固在我也。釋之所以能釋迦。而釋迦之釋。固在我也。三氏之教。如日中天。而燦然著明於天下萬世者。余之心也。而亦非余之所能為也。

金剛經曰。所有一切衆生之類。若卵生。若胎生。若濕生。若化生。若有色。若無色。若有想。若無想。若非有想。非無想。我皆令入無餘涅槃。而滅度之。如是滅度無量無數無邊衆生。實無衆生得滅度者。林子曰。如來法身。充滿於法界矣。則能盡諸法界之卵生胎生。濕生化生。有色無色。有想無想。非有想非無想。而皆在我。如來法身中。而滅度之。爾此釋氏度世之大。渾然一太虛也。

三教正宗

卷一

二

度世

林子曰。以一人之身言之。以滅一身之衆生。而度之以為佛也。以天下萬世之大。且遠言之。以滅天下萬世之衆生。而度之以為佛也。故纖惡不除。不謂之度。一身之衆生。而有所未盡者乎。一夫不德。不謂之度。天下之衆生。而有所未至者乎。

或問。度世。乃釋氏之教也。而孔子亦豈有度世之心。與。林子曰。已欲立而立人。已欲達而達人。至於老者。必思所以安之。朋友必思所

以信之。少者必思所以懷之中庸曰。辟如天地之無不持載。無不覆幬。又曰。洋溢中國。施及蠻貊。舟車所至。人力所通。天之所覆。地之所載。日月所照。霜露所降。凡有血氣。莫不尊親。其曰。凡有血氣。莫不尊親者。豈非釋氏所謂。卵生。胎生。濕生。化生。而盡滅度之者哉。又問。度世至教也。豈其無位之士之所能行哉。林子曰。連而出治。窮以明道。而度世至教。是乃無位之士之所宜行也。若孔子者。特春秋

三教書

卷四

三

之一匹夫爾。而諸凡天下之大。萬世之遠。如有願學孔子者。是皆孔子之徒也。余嘗曰。孔子者。度世之聖人也。

林子曰。聖人之學。非徒爲其心。爲其身而已也。故格致誠正。止於至善矣。推之而至於齊家治國平天下者。皆其分內事也。又非徒爲其家。爲其國。爲其天下而已也。故未發之中。天下之大本矣。致之以位天地。以育萬物。凡有血氣。莫不尊親者。亦皆其分內事也。夫凡

有血氣。皆無知也。又安能尊聖人以爲君。親聖人以爲父邪。抑豈知聖人連而在上。而堯舜也。則太和元氣。流行於宇宙間矣。而凡有血氣者。其能有外於宇宙者乎。不離外於宇宙矣。其能有外於聖人太和元氣者乎。聖人窮而在下。而仲尼也。則浩然之氣。充塞於天地間矣。而凡有血氣者。其能有外於天地者乎。不離外於天地矣。其能有外於聖人浩然之氣者乎。夫凡有血氣。固無知也。固不能尊聖人以爲君。親聖人以爲父也。殊不知君也者。長之也。父也者。生之也。而曰。生長於聖人之氣之中者。乃即所以尊聖人。以爲君。親聖人以爲父。而生而長之者矣。今由血氣尊親之言觀之。則知堯舜仲尼度世之功大矣。豈獨釋氏爲然哉。

林子曰。太和之氣。周流於唐虞宇宙間者。堯舜之春。天地之春也。浩然之氣。充塞於萬古宇宙間者。仲尼之春。天地之春也。天地春矣。

物有不各遂其生者乎。堯舜仲尼春矣。人不各足其願者乎。儒門者流。每於道釋之徒。而必驅而遠之。豈天地之春有遺物。而堯舜仲尼之春有遺人歟。

或問老子豈度世與。林子曰。然。又問老子未嘗設科以爲教矣。而子乃曰度世者何也。林子曰。夫度世不在於設科。亦豈必設科。然後謂之度世與。然此乃度世之迹也。而非聖人之所以度世也。道德經曰。我無爲而民自化。

其老子度世之微旨也乎。

常清靜經曰。太迥無形。生育天地。夫天地且賴大道以生育之矣。豈世之人也。反在於生育之外。而不覆載於天地者乎。又曰。大道無情。運行日月。夫日月且賴大道以運行之矣。豈世之人也。反在於運行之外。而不照臨於日月者乎。又曰。大道無名。長養萬物。夫萬物且賴大道以長養之矣。豈世之人也。反在於長養之外。而不與萬物並生者乎。若老子者。

蓋與大道相爲渾淪而一之爲者也。何處非物。何處非道。何處而非老子之道。由是觀之。老子之道。謂非度世。而何。或問孔釋豈不設科以爲教與。何不並其迹。而俱泯之者乎。林子曰。聖人不同教。而其度世之心。則自有神機妙用者在焉。則亦何迹之拘。而有所同異於其間哉。

或舉佛果羅漢果以問林子。林子曰。何哉。汝之所謂佛果羅漢果也。或曰。昔者嘗竊聞之。

三教正宗

卷五

六

所謂佛果者。未先自度。先要度人。所謂羅漢果者。只是自度。更不度人。敢問何者。又謂之度人自度也。林子曰。夫佛果者。豈曰度人爲已哉。亦且度世。大涅槃經云。自未得度。先度他。懺法曰。先度衆生。然後作佛。而其誓願之大。雖曰能盡度世間人矣。而其心猶然以爲未至者。佛果也。若所謂羅漢果者。亦惟了此一身。而自以爲至矣。昔者孔子之志。在於老安少懷。而顏淵之無伐善。無施勞。子路之車。

馬輕裘共敝無憾。不謂之獨善其身。而釋氏所云羅漢果哉。又不觀之禹稷乎。禹思天下有溺由已溺之。稷思天下有饑由已饑之者。佛果也。若當其時。則有巢父許由。豈不曰清風之足以襲人哉。而獨修一身。以爲高且潔者。羅漢果也。

詩曰。思文后稷。克配彼天。粒我蒸民。莫非爾極。夫后稷教民稼穡。以粒食萬民矣。而天下萬世皆賴之以生。以養者。豈非其至極之德。

三教果

卷七

之足以配天也哉。昔者周公郊祀后稷。以配天者。殆爲是爾。

尚書曰。惟我文考。若日月之照臨。故顯于西土者。而西土之衆。則咸在文王。日月照臨之中矣。光于四方者。而四方之遠。亦咸在文王。日月照臨之中矣。

林子曰。自度者。以其身爲身也。度世者。以天下萬世之身爲身也。若堯舜達而在上。而以天下爲身也。仲尼窮而在下。而以萬世爲身。

也。或問窮達異矣。而其心亦隨之以異。與林子曰。窮達之迹雖異。而其心則未嘗異也。且堯舜何嘗不以萬世爲心邪。若湯則聞而知之。仲尼則祖而述之。而其心萬世之心。則亦不異於仲尼矣。仲尼何嘗不以天下爲心邪。周流四方。席不暇煖。而其身天下之心。則亦不異於堯舜矣。

或問度世。度人不可兼而爲之。與林子曰。釋迦度世也。而正法眼藏付之迦葉之微笑。孔子度世也。而吾道一貫寄之曾參之一唯。故

三教果

卷八

度人者。未有能度世。而度世者。未有不度人者也。

程明道曰。至仁則天地爲一身。而天地之間。品物流形。爲四肢百體。夫人豈有視四肢百體而不愛者哉。聖人仁之至也。獨全是心而已。故不知有天地之心。則不知有天地之身。不知有天地之身。則不知有天地之四肢百體。體。天天地之四肢百體。皆我之四肢百體也。

若也不知我之四肢百體而精神氣脉本相流通本相貫屬而故楚越之謂之能仁其身可乎明道又曰醫書以手足痿痺謂之四體不仁爲其疾痛不通其心故也故既通其心則必能仁其身而所謂仁者渾然與物同體宇宙內事皆吾分內事者此也豈可謂之非我而不知所以仁之者乎此余度世之教是雖聖人復起不易吾言矣

或問所以度世之旨林子曰夫人以其身爲

三教正宗

度世

九

身也而一身之內皆其分內事也聖人則以天地爲身也而宇宙內事皆其分內事也又問宇宙內事之所以爲吾分內事者何也林子曰聖人之心包羅乎天地者也惟其心能包羅乎天地故其氣能充塞乎天地惟其氣能充塞乎天地故凡天地間之形形色色如上之日月星辰下之山嶽河海以至於昆虫草木生生化化而無盡者則皆我之形也夫心天地之心以爲心矣氣天地之氣以爲氣

矣形天地之形以爲形矣則是天地之間只我一心兩心一則氣一氣一則形一不謂之宇宙內事皆吾分內事邪

林子曰夫人之心有其心也而有之心只此一點已爾聖人之心心無其心也而無心之心同體太虛是雖天地之廣且大也亦且包羅於此心太虛之中矣而度世之教乃所以擴此心之分量而非有所加也

西銘曰民吾同胞故以父母爲父母而垂生

三教正宗

度世

十

於父母者兄弟也以天地爲父母而並生於天地者亦兄弟也若道釋者流豈其能外天地以爲生也不外天地以爲生矣謂非同胞之民吾之兄弟而何邪

林子曰人之形也氣也孰主張是而所以主張之者豈非人之心邪地形也天氣也孰主張是而所以主張之者豈非天地之心邪若道釋者流則亦形天地之形而與我無異形也氣天地之氣而與我無異氣也而世之人

每欲驅而遠之者。其殆未聞同形同氣之大  
天地之心之仁乎。或問天地之心之仁。林子  
曰。氣不獨氣而合天地以渾其氣。形不獨形  
而合天地以一其形。不謂之天地之大。吾人  
之心之仁乎。

林子曰。心既為天地之心矣。而於四海之內  
而楚越之則是楚越我之臟腑也。四海之外  
而楚越之則是楚越我之形骸也。而謂之人  
也者。天地之心之仁也可乎哉。

林子三教正宗統論

門人陳秉瑜訂正

山人

林子曰。夫山人也者。山人也。而所謂山人者。豈以其山而山人之邪。抑豈以其心之山而山人之邪。若以其山而山人之。是求在外者也。舍巢許者流。無復有山人矣。若以其心之山而山人之。是求在我者也。則釋迦之說法靈山。孔子之周流四方。而其心之山也。則固山人矣。至於道家則有黃帝老子。雖曰垂衣裳而史藏室矣。而其心之山者。是亦山人也。故山矣。而不知有心者。非余之所謂山人也。心矣。而不知有山者。乃余之所謂山人也。夫山人也者。死生且不得而奪之矣。而况利害乎。利害且不得而易之矣。而况毀譽乎。能忘毀譽。能忘利害。能忘死生。只此一心已爾。只此一心。則亦何者非山。而槩以廟廊而山之者。是皆山人也。抑亦何者是山。而必以巖穴

而山之者。即非山人也。

山人以心為山

或問林子每校刺於當道曰山人。而所謂山人者。豈非山中人邪。林子曰。余之所謂山人者。豈巢許者流之所謂山人邪。世不我用。不得不退而處之者。山人也。余之所謂山人者。即古之所謂士也。義不往見。乃士之禮。而士也者。秉禮之嚴。守義之篤。若在深山之中。不可得而致焉者。故名之曰山人。豈其僻於山也。穴而處之。然後謂之山人哉。故山人也者。不以其山而僻之。而以天下萬世之山以為山者。天下萬世之山人也。余於是而知山人矣。達為天下。窮為萬世。而其心山者。山人也。故南山捷徑。斯固不足論矣。而遯世以自高潔。則又非余之所謂山人也。易曰。君子之道。或出或處。故君子得其時而出。則謂之廟廊。不得其時而處。則謂之山林。夫既山林矣。謂非山人而何。昔者周公復政厥辟。而曰茲



子其明農。豈其真有在於畝畝之中。以明農者歟。若近世之仕也。致其臣而歸。而曰林下者。豈其真有在於山林之下。以栖趾者歟。而山人之所以名為山人者。亦猶是也。如曰入山之深。而謂之山人者。則深山之野人。亦可謂之山人乎。深山野人。可以為山人。則山人之名。亦奚足貴哉。至於孔孟雖聖賢矣。而無其位焉。是亦士也。是亦山人也。孔孟山人矣。而其心則在乎天下萬世。蓋天下萬世之人。則皆吾人也。老吾老。以及天下萬世之老。而安之。少吾少。以及天下萬世之少。而懷之。斯其為孔孟之山人也大矣。然義不往見。孔孟山人自守之家風也。迫斯可見。孔孟山人禮義之中正也。夫孔孟者。豈世之是非毀譽。足以動其心哉。栖栖皇皇。歷聘侯國。上能得其君而事之。則可以行其道於天下。此孔孟山人之志也。次能得其人而教之。則亦可以明其道於萬世。此孔孟山人之所不得已也。且

古之歷聘。即今之科舉。皆時王之制之所當遵也。若余既棄去舉子業矣。而栖栖皇皇。則非其時也。遠義往見。亦將何為哉。是徒取羞於天下萬世。而為孔孟之罪人爾。孔子曰。有朋自遠方來。不亦樂乎。孟子曰。得天下英才而教育之者。三樂也。以繼往聖。以開來學。余竊有志焉。而愧非其人矣。若也入山之深。是乃避世離群者之所為也。而謂孔孟為之乎。不義往見。是乃曲學阿世者之所為也。而謂孔孟為之乎。余願學孔子者也。豈敢違義至舍所學以徇人哉。至於泰山巖巖。分庭抗禮。而子則曰。有傷於峻。似不可行於時者。豈其然哉。然而山人則固不可無此氣象矣。無此氣象。謂之山人可乎。況曰天下萬世之山人乎。孟子曰。我善養吾浩然之氣。配義配道。則塞乎天地之間者。此乃天下萬世山人之氣象也。不謂之大丈夫而何。余今行年六十有二。而倡明歸儒宗孔之教。嘉靖歲辛亥。距今

萬曆歲戊寅二十有八年。災氣力既疲。志慮又衰。豈復能周旋人世。而為人之所是非毀譽者哉。其曰孔子之儒之是。後世之儒之非。載之拙集中。自有能辨之者。

林子曰。夫道也者。以觀天地。而天地得以貞觀者也。以明日月。而日月得以貞明者也。以序四時。而四時得以寒暑者也。以靈鬼神。而鬼神得以屈伸者也。人之所以聖。所以神者。道也。物之所以始。所以終者。道也。此道之所

五

五

以運乎虛空之外。伸乎萬象之表。此道之所以至尊無對。而天地日月四時鬼神咸圍焉者也。故以此道之尊而處已也。富貴不能淫。貧賤不能移。威武不能屈。以此道之尊而接人也。王公遇之。夫其貴。晉楚遇之。失其富。貴有遇之失其勇。此古之聖賢之所以生則與其道而俱生。死則與其道而俱死者。殆為是爾。故曰未聞以道殉乎人者也。

山人分內事

或謂林子山人矣。何不入山隱處。而必欲舉孔孟之公案而行之。以與世人相是非者。何為也哉。殊不知入山隱處。此乃釋氏所云小乘法。以為一身之謀也。若區區不自揣分。嘗以天下之大。萬世之遠。是我一人之身也。若舍此天下之大。萬世之遠。而入山隱處。規規焉以得免是非為幸。謂之能仁其身可乎。夫孔孟豈不知有入山之樂邪。而之齊之魯之宋之鄭之梁之楚。而轉徙徧於天下者。蓋以天下之大。萬世之遠。是皆吾山人分內事也。故曰。天地萬物。莫非已也。得未交已十有餘歲矣。願兄幸毋以丈人荷賁。長沮桀溺之所謂小乘法者。姑息而愛我也。

分義之辨

或謂林子能重內矣。昔人有言曰。內重則能驕王公矣。若古所云。見猶不可得而亟。以與分庭為禮。吾乃今於林子見之。林子曰。余安能重內。即能重內。而可以驕王公乎。驕之一

字殆非有道者之所宜有也。今試與子言之。王公之可以驕山人邪？抑山人之可以驕王公也？然王公以其位焉者也。驕矣。而其位豈

即以其驕而失乎？山人以其德焉者也。驕矣。而其德不即以其驕而亡乎？德則不驕。驕則不德。是取舍之間而得喪繫之如此。可不懼哉？余雖固守不見小節。亦以布衣之分至微也。惟恐為人所驕。而卑夷之。而非他也。至或見矣。尤不敢輕介。紹往還。然後乃敢從命。且

王公之

山人

之

且

子獨不聞周之士之貴乎？而士之所以貴者。以其能自重也。夫惟其能自重矣。故能重貴。而泰泰非驕也。而人每以驕目之者。非其罪矣。衆寡小大。尚不敢慢。而王公大人。獨可驕乎？夫王公大人。世之所儼然而欽服之者。以其可以榮辱人。可以生死人也。一或有不悅於我。我其不免矣。然而必為此者何也？以有孔孟之公案在。不敢違也。孔孟公案。義是也。余惟知有孔孟之義矣。至於或榮或辱。或生

或死。而有所弗顧焉。此余之所以不願見而不見之。非迂也。

### 事功之大

嘉靖辛亥。林子以三教宗孔。倡教於南海之濱。最初黃生州介。贊受業。黃生州得聞天下萬世山人之說。而問於林子曰。山人山爾。而曰天下萬世之山人者。何義也？林子曰。山而山之者。山人也。灰滅其心。木槁其形。斯固不足論矣。若余所謂天下萬世而山之者。天下萬世之山人也。無方無所。無窮無達。而其事功之顯諸用也。又且能及於天下萬世之遠矣。夫山人仁者也。樂山而以山名焉。今先以其山言之。山之也者。山也。豈其一卷石之多。而於世顧無所用邪？草木禽獸。實藏興焉。况山人也者。人也。豈其遊於方之外。而於山反有所不逮邪？以繼往聖。以開來學。此其事功當不在舜禹之下。稽之於古。則仲尼其人矣。論語曰。巍巍乎舜禹之有天下而不與焉。固其

心山矣。而地平天成。萬世永賴者。舜禹之業之大也。仲尼之不憂不惑不懼。因其心山矣。而春秋之作也。殆將以天下萬世而虞夏之者。仲尼之業之大也。然余每於舜禹而論其心焉者。何歟。以其居帝王之尊。而巍巍不與之為難也。又每於仲尼而考其業焉者。何歟。以其守匹夫之分。而志在春秋之為貴也。豈仲尼之業。賤於舜禹而舜禹之心。異於仲尼哉。余故曰。天下萬世之山人者。舜禹仲尼是

三教正宗

山人

九

也。而舜禹仲尼之學。有體有用之學也。該或有其心而無其業。即非天下萬世山人有用之學也。該或有其業而無其心。即非天下萬世山人有體之學也。惟體惟用。乃同一原。而世山人有體之學也。而亦不可得。而心而業。更無二致。窮而窮之。而亦不可得。而窮之者。達而達之。而亦不可得。而達之者。可以繼往。可以開來。窮之而為天下萬世之山人者。此也。可以地平。可以天成。達之而為天下萬世之山人者。此也。孰謂山人也者。無所

利賴於天下萬世。而可以有方有所而名言之邪。黃生曰。若古所稱隱吏者。固非其大矣。豈不以吏為山。輕於去就。而其心山邪。林子曰。然乃請林子紀之以徧叩諸山人。俾知天下萬世山人。事功之大。即不能為舜禹為仲尼。亦庶幾乎隨其所值。而不置其身於無所用也。或居城市。或在廟廊。抑亦可以為山人矣。

道無窮達

三教正宗

山人

十

林子曰。達則致其用於天下。窮則致其用於萬世。故內重而外輕者。窮達在心。不在身。繼往而開來者。窮達在達。不在近。

窮亦是達

林子曰。達不在廟廊。達而為一身一家謀者。是亦廟廊之窮也。窮不在山林。窮而為天下萬世慮者。是亦山林之達也。

林子曰。皇帝王君天下。而為天下君者。是皆達之達也。孔釋老師萬世。而為萬世師者是

皆窮之達也。

仲尼無位而達

或問林子嘗謂仲尼不窮矣。豈非以其道而達於萬世之遠邪。林子曰。若以其位而言之。則仲尼不得位矣。而謂之達不可也。若不以其位而言之。則仲尼雖不得位。而謂之窮不可也。故三皇以其皇而皇於三皇之世。而仲尼則以其道而道於萬世之遠。能使萬世之遠皆知皇之所以為皇。而仲尼之道不窮矣。

五帝五

山

士

五帝以其帝而帝於五帝之世。而仲尼則以其德而德於萬世之遠。能使萬世之遠皆知帝之所以為帝。而仲尼之德不窮矣。三王以其王而王於三王之世。而仲尼則以其功而功於萬世之遠。能使萬世之遠皆知王之所以為王。而仲尼之功不窮矣。

附三尼字義

或問尼字之義。林子曰。尼。山也。而尼也者。是亦鎮靜不移之義也。故孔子名丘。字仲尼。而

老子曰。清尼釋迦曰。牟尼。若今之諸僧。每自稱曰比丘者何也。豈非以其心之鎮靜如丘山者然邪。至於女僧亦皆以尼名。曰比丘尼。林子曰。儒之執中。道之守中。釋之空中。而其心之尼可得而動邪。儒之主一道之得一。釋之歸一。而其心之尼可得而動邪。

論語曰。三十而立。四十而不惑。夫曰立矣。曰不惑矣。而諸凡天下之物。有足以動其心之尼乎。故叔孫之毀。何傷日月。而是非忘矣。夾

三義

山

士

谷之會。乃命有司。而利害忘矣。在陳之厄。遭宋之要。而死生忘矣。至於釋迦割截身體。不生嗔恨。而割截身體。豈足以動釋迦之心之尼乎。老子曰。呼我牛也。而謂之牛。呼我馬也。而謂之馬。而呼牛呼馬。亦豈足以動老子之心之尼乎。

門人 命梓

林子自書絲銀喻卷端

昔者莆城罹變之後。莆之人有以數分真金易一食不可也。有以銀不能分。亦且不及色。乃反得食。夫以真金與不及色之銀較之。其美惡何如也。而又况多寡之異數者乎。一以得食。一以不得食。此其故從可知已。近夷人入閩。有利其金而爭貨之者衆。歸試之火銅也。而夷人已出關矣。余故有取於絲銀也。而借以爲喻焉。夫寶藏中之絲銀。人皆有之。隨取而隨足矣。而賢知者之所實在珠玉也。夫豈無其謂哉。孟子曰。堯舜之道。孝弟而已。

林子集

絲銀喻卷端

一

矣。又曰。人人親其親。長其長。而天下平。是雖天德王道之大。且不外是矣。故以此而存諸心焉。則謂之常心。以此而見諸事焉。則謂之常道。而賢知者則以爲見在平常。隨取隨足。而忽之矣。顧乃索之幻術。怪行。輕舉。久生。豈曰金云乎哉。擬之珠玉。抑又甚焉。此余絲銀之喻所爲作也。林子兆恩。

林子集

絲銀喻卷端

二

三教正宗

門人盧文輝訂正

絲銀喻

林子教人。每取寶藏中本色絲銀爲喻。或問何謂寶藏中本色絲銀。林子曰。乃汝聖人之心也。其人瞿然異之曰。我非聖人也。又安有此聖人之心哉。林子曰。汝之心。聖人之心也。聖人之心。赤子之心也。汝豈無赤子之心哉。故赤子之心。寶藏中本色之絲銀也。而聖人者。不失其赤子之心者也。故其所用。皆純一之心。本色之絲銀也。然此本色絲銀。天成之自然也。悉藏於汝之寶藏中。而聖人非有餘矣。易曰。繼之者善。成之者性。卽孟子之所謂性善。我固有之也。而所謂我固有之者。豈不謂之人人俱有此寶藏。而俱足此本色之絲銀耶。但百姓日用此本色絲銀。而不知從寶藏中發出來矣。若夫仁者知者。則迷於所見。溺於所聞。又不知有此寶藏中絲銀本色之天成也。故曰君子之道鮮矣。

或問靈關。固曰乾坤闔闢之義矣。至於所謂寶藏者。又將何取焉。林子曰。仁義禮智。吾身中之至寶也。孟子曰。仁義禮智根於心。故心也者。至寶之靈藏也。

林子曰。夜氣清明。本色之猶存也。旦晝昏亡。則非本色矣。至於夜氣不存。禽獸不遠。豈其爲天所薄。而寶藏中無此本色之絲銀哉。

林子曰。齊宣王不忍一牛之死。亦皆從寶藏中發出來爾。卽此一點真心。殆混混之泉。元

三教正宗

絲銀喻

十

初之水也。是故天德非他也。蘊此一點真心於其中。則謂之天德矣。王道非他也。達此一點真心於其外。則謂之王道矣。豈非所謂不舍晝夜。放乎四海者然耶。故曰。是心足以王矣。至於與甲兵。危士臣。卽非寶藏中本色絲銀。而不忍一牛之真心。果安在哉。

林子曰。王者之仁義者。本色之絲銀也。若伯者之仁義。殆非王者之純心。本色之絲銀也。故曰假之而非有也。又其甚者。則爲賊仁之

賊賊義之殘豈曰假之云乎乃是純用銅鐵不復知有仁義之心矣。或問楊墨之仁義林子曰彼蓋不識仁者而以非仁爲仁矣。彼蓋不識義者而以非義爲義矣。亦猶不識銀者而以非銀爲銀矣。此固非伯者之假也。而意見之偏遂流至於無父無君而禽獸焉者是蓋學術之不明習矣不察之過也。

林子曰古之學者爲己以守此寶藏中本色絲銀也。至於仕也又且直取此寶藏中本色

三教正宗

絲銀

絲銀而用之矣。今之學者爲人不復守此寶藏中本色絲銀以爲人可得而欺也。至於仕也又不復用此寶藏中本色絲銀日流於偽而不反矣。

林子曰愚不肖者之不及不知有此本色絲銀而寶之也。若賢知之所寶在珠玉則又以本色絲銀爲不足寶矣。或問所以寶之。林子曰若堯之欽孔子之敬易之洗心退藏於密詩之衣錦尚絅孟子之以仁以禮存心皆所

以寶之也。

或問堯舜之所寶者不在於中乎。林子曰然堯舜以其中而用之以治民焉。是以一點真心而與天下共寶之也。又問仲尼之所寶者不在於一乎。林子曰然仲尼以其一而用之以教人焉。是以一點真心而與萬世共寶之也。故一點真心者平常心也。大學之所謂至善也。未發則謂之中既發則謂之和寂然不動則謂之誠感而遂通則謂之神而其美利

三教正宗

絲銀

四

以利天下萬世者豈曰絲銀云乎哉。若孔孟而下則有迷於物而忘此一點真心以爲寶者亦有荒於虛而舍此一點真心以爲寶者此二者皆非孔子之道也。孔子之道端之於心矣。然天下萬世之人之心孔子之心也。若不求端於我之心卽異於孔子之心矣。既異孔子之心卽異於孔子之道矣。故曰孔子之道不著雖然孔子遠矣而孔子寶藏中之寶蓋未嘗不煥耀於天下萬世焉。特其民咸用



之而不自知爾噫

跋

跋曰夫一點真心者百姓日用之常心也  
渾然在中粹然至善謂之真金不亦可乎  
不曰真金而曰絲銀者何也蓋絲銀乃百  
姓日用之常寶也故失此常寶則無以爲  
謀生之資喪此常心則無以爲作聖之本  
其切於人一也而心爲甚從古以來誰則  
無死而喪此常心豈非孔子之所謂罔而

二教正宗

不許嬰喻致

३.

生邪梓人竣事。敬書末簡。肯

萬曆丁丑又八月八日門人林廷潤謹跋

三教正宗統論

門人盧文輝校正

心聖圖說

林子曰。卽心卽聖。卽聖卽心。從古聖人之所以聖者。豈其有外於心哉。蓋心之所以能虛靈知覺者。聖而非他也。

心聖合圖

火  
土  
水

主教正宗

心聖圖說

心聖合圖說

孟子曰。心之官則思。思通土也。書曰。思曰睿。睿作聖。而作聖之功。則自有孔門之心法在。

心聖分圖

黃中

天地之心

性

仁

中心

誠

土

聖

天下

一貫

天地之間

心聖分圖說

林子曰。黃中者。中黃也。東木。西金。南火。北水。而中央土也。天命之性也。寂然之誠也。仁居其中。聖由此出。易曰。復其見天地之心乎。又曰。天下何思何慮。曾論曰。吾道一以貫之。記曰。中心安仁。道德經曰。天地之間。其猶橐籥乎。皆指我之土中而言也。而作聖之功。不過以其仁而安於土中。以敦養之已爾。

主教正宗

心聖圖說

心聖分圖

乾

天先

既能思慮

火

而陰火然

矣。故謂之

離離火也。

離

天後

火中有水。

心聖分圖說

林子曰。三門者。流咸指此心爲心。殊不知此乃列之肝脾肺腎五臟之心也。土金水木五

行之火也。故易謂之憧憧往來之心。釋氏謂之肉團心。又謂之起滅心。

### 心聖分圖

坎後天

水

坤先天

### 心聖分圖說

既能構精

而陽水流

矣則謂之

坎坎水也

水中有火

三教正宗 心聖圖說 三  
林子曰。人孰不曰離之中性也。而離之中乃神也。非性也。又孰不曰坎之中命也。而坎之中乃氣也。非命也。或者疑之。林子曰。坤得乾之中陽而坎者。坤之用也。乾得坤之中陰而離者。乾之用也。夫既曰乾坤之用矣。謂非神氣而何。故神本於性。而性則未始神也。氣本於命。而命則未始氣也。

### 心聖分合統論

林子曰。天之極上處。至地之極下處。總八萬

四千里。自天之極上處。至地之上。四萬二千里。自地之上。至地之極下處。亦四萬二千里。人身亦然。故曰天地之間。而一升一降存乎其間矣。

林子曰。中有定在者。在此中也。而曰中無定在者。乾坤合處乃真中也。以其可得而允執也。故曰有定在。然豈特在此一身之內爲然也。是雖一身之外。而遍滿天地。亦皆吾心之中也。又豈特在此天地之內爲然也。是雖天

三教正宗 心聖圖說 四  
地之外。而遍滿虛空。亦皆吾心之中也。易曰。

周流六虛。余亦曰。此心滿六虛。

或問有定在之中。無定在之中。林子曰。無定在之中者。未始中也。然以其具此中也。故亦曰中。汝以爲喜怒哀樂之未發其中乎。其非中乎。若卽謂之中固不可也。若卽謂之非中亦不可也。非中而中。而中之所從出也。

林子曰。未始氣而謂之氣者。氣之所由以氣也。未始神而謂之神者。神之所由以神也。未

始中而謂之中者。中之所由以中也。然則有定在之中。謂之中可乎。林子曰。惡乎可。惡乎不可。夫如是。則所謂無定在之中。乃真中與。林子曰。是固然矣。而所謂無定在之中。當自有定在之中。始所謂下學而上達也。

或問乾坤合處。非所謂無定在之中與。林子曰。必也。其太虛乎。寂然不動。感而遂通。是余之所謂真中。余之所謂無定在之中也。若所謂乾坤合處。而謂之有定在固不可也。而謂之無定在亦不可也。

林子曰。寂然不動者。誠也。而千變萬化。皆由此出。故曰天下之大本。然黃乃土之正色也。而仁在其中矣。故曰安土敦仁。至於義也。禮也。智也。皆根於此。故曰仁義禮智根於心。渾然在中。粹然至善。故曰在止於至善。知止而后有定。繫辭之所謂繼之者善。中庸之所謂不明乎善。孟子之所謂可欲之謂善。是皆至善之善也。若易之艮其止。書之安汝止。欽。

止。止之義一也。亦謂之密。故曰聖人以此洗心。退藏於密。

林子曰。中本虛也。原與太虛渾而爲一。故曰聖人與太虛同體。易曰。天下何思何慮。論語曰。天下歸仁。此天下下字。與天地之間。間字。天地之心。心字。皆指此中而言。所謂仲尼樂處也。

林子曰。何思何慮。心之本體也。人能復其何思何慮之本體焉。則心不萌而性矣。心不萌而性。則離不陰而乾矣。乾爲天。而黃中非天之下而何。

林子曰。乾☰而離☲。坤☷而坎☵者。先天而後天也。離☲而乾☰。坎☵而坤☷者。後天而先天也。故乾坤而謂之先天者。後天之先天也。而非所謂未始天未始地未始人而能生天生地生人不可得而名言之者。先天也。林子曰。乾之性情在於坤。坤之性情在於乾。此坎離之所以交而地天之所以泰也。故乾

坤者性情也。而謂之先天可乎。

林子曰：水潤下而火炎上，亦其性情然也。

林子曰：先天不屬氣，而太和元氣浩然之氣皆由此中出，所謂無氣而生氣也。

林子曰：堯舜允執之中，孔子中心之中也。譬之磨焉，心在其中者，中心也。故中心之心既實，則五行之心自虛矣。所謂聖人無心而有心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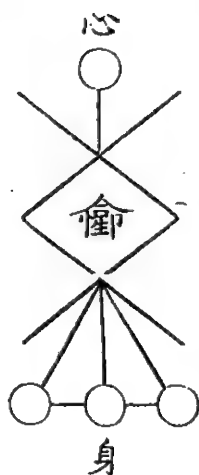
孟子曰：仁，人心也。故以其統體而言之，則謂之心；以其生意而言之，則謂之仁。

孔子曰：安仁，而仁安於中心之中也。孟子曰：居仁，而仁居於中心之中也。故居仁者，知止也由定而靜，由靜而安，不謂之天下一人矣乎。故曰：仁者安仁。

三教正宗統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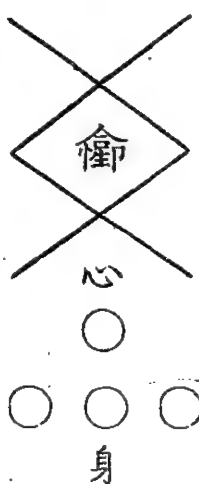
門人盧文輝校正

心身性命圖



此圖以性命之統系其中者言之也

心身性命圖又



此圖以性命之歸乎其根者言之也

夫以性命之統乎其中者。此學寥寥。自孔孟而下。世鮮知之矣。况乎性命之歸乎其根者耶。而世之知之者。爲尤鮮矣。然猶得而言之得而言之。則亦得而圖之。又况乎不可得而言。不可得而圖。聲臭俱泯。茫乎其無朕耶。而孔子之欲無言者。蓋謂此也。故作心身性命之圖二。繫之以辭。龍江林兆恩

心身性命圖說

林子曰。何者謂之父。父也者。父也。孔子曰。父也者。效此者也。何者謂之此。此也者。此也。孔子曰。聖人以此洗心。退藏於密。此之義一也。蓋指人之真心言之。父之中。身之中也。乾坤之間。而易簡之理得矣。效亦像之義也。然父必象之以象者。何也。象也者。像此者也。象人之身。而效法之以爲父也。故通一卦之六爻言之者。身之象也。心居乎四。而性與命。則蘊乎其初矣。

林子曰。心。心也。四肢百骸皆身也。而屬乎精與氣矣。精藏於腎。而化生之機在我也。氣原於肺。而呼吸之機在我也。則是精與氣也。而又屬乎命矣。故精譬之水也。水中有火。而氣升者。氣也。口噓之而成氣也。氣著乎物。而物潤者。精也。

林子曰。性而心也。而一神之中炯命而身也。而一氣之周流。故聖人之學。盡性而至命也。賢人之學。存心以養性。脩身以立命也。

林子曰。聰明睿智者。心也。而本於性。富貴貧賤者。身也。而由於命。

或問父之中。林子曰。堯舜之中也。無思也。無爲也。寂然不動。而何思何慮。喜怒哀樂未發之中也。渾然在中。粹然至善。先天之氣備於此矣。天地人之道具於此矣。仁義禮智根於此矣。先聖後聖。見知聞知道統之傳統於此矣。卽此爲學。便是天德。卽此爲治。便是王道。林子曰。河圖非他也。而吾身之中。自有河圖。

者在焉。洛書非他也。而吾身之中。自有洛書者在焉。故河圖之數。一而二。二而四。四而八。八而十六。而虛其中者。中心也。洛書之數。一而三。三而九。九而八十一。而實其中者。中心也。譬磨之中心。以爲心者。俗之所云磨心者。亦猶是也。故曰。王中心無爲。以守至正。不曰中心安仁。然世人每以肝心脾肺腎之心。以爲真心者。不識心也。豈禮之所謂中心之心耶。中心也者。真心也。命由此立。性由此出。故混性命於中心者。中也。父之中也。

林子曰。學以父覺。亦以父故。卽此而學。則爲聖人之心學。自根自本。深造之自得也。由此而覺。則爲天民之先覺。不逆不億。寂感之自然也。

易曰。聖人有以見天下之動。而觀其會通。以行其典禮。繫辭焉以斷其吉凶。是故謂之爻。余嘗以人身之爻之動。而斷其吉凶焉。故念之動而善也。不謂之一陽生而復手。由

而舜之徒。由此而舜。而吉從可知矣。一念之動而不善也。不謂之一陰生而垢乎。由此而駢之徒。由此而駢。而凶從可知矣。故爻也者。非他也。心之變動。卽名爲爻。而畫前之易。廣大悉備。盡於此矣。故一物各具一太極。而一物一爻。合天地人之道而一焉者也。

易曰。爻也者。效此也。又曰。爻也者。效天下之動也。或問何謂也。林子曰。凡天地萬物。皆具此爻。而天地萬物之動。卽此爻之動。故聖人

統論

心法合圖

五

之畫爻也。以效天下之動。而吉凶斷可識矣。故曰。吉凶悔吝生乎動。又曰。爻象動乎內。吉凶見乎外。又曰。道有變動。故曰爻。由是推之。豈特將興之禎祥。將亡之妖孽。可卜而知也。卽四體著龜之朕兆。而吉凶有不先見乎。又豈特動乎四體。見乎著龜。可卜而知也。卽金石草木之微機。而吉凶有不先見乎。故自其未變者觀之。則曰爻也者。效此也。心之未萌。卽爻之體。而天地萬物之靜時。亦猶是也。自

其變者觀之。則曰爻也者。效天下之動也。心之既萌。卽爻之用。而天地萬物之動時。亦猶是也。

或問爻从又而二者。何也。林子曰。一陰一陽之道也。二又合則能變。又問卦从土而二者。何也。林子曰。一陰一陽之道也。二土合則能。故一天一地合而物生。一男一女合而人生。獨不觀易字之義乎。古人謂易从日从月。一日一月者。一陰一陽也。故曰一陰一陽之

統論

心法合圖

六

謂道又曰生生之謂易。又曰。易有太極。不有太極。則無以統陰陽。不有陰陽。則無以生萬物。夫二又爲爻。旣聞命矣。而二土爲卦。則亦不能無疑矣。林子曰。卜以知來者。神也。土以神用。故能卜。此卦之所以名也。昔者箕子之敘五行也。一曰水。二曰火。三曰木。四曰金。五曰土。其敘五事也。一曰貌。二曰言。三曰視。四曰聽。五曰思。而其所屬。則曰貌水。言火。視木。聽金。思土也。其敘庶徵也。曰雨。曰暘。曰燠。曰



寒曰風而其所屬則曰雨水。陽火燠木。寒金。風土也。朱子曰五行之土無定位。無成名。無專氣。而水火木金無不待是以生者。故土於四行無不在於四時。則寄王焉。豈非所謂土以神用邪。思亦屬土。而以神用。故曰思曰睿。睿作聖。若風之來也。不知其所從來。而其去也。又不知其所從去。故亦以神用而屬土也。二土合則神存。而吉凶已先見矣。易曰八卦定吉凶。若曰以通神明之德。以知來。以藏往。而專在卦爻間者。抑末矣。

林子三教正宗統論

門人盧文輝校正

性命答語

中庸曰天命之謂性何謂也林子曰純乎天而不人者是乃天之命所謂性也故曰氣質之性君子有弗性焉以其不純乎天者人也故率其天命之性則謂之道若氣質之性則有善有不善矣而可率乎哉率之而可謂之道乎哉

一教宗

性命答語

一

子

詩曰維天之命於穆不已易曰一陰一陽之謂道繼之者善成之者性今合易詩二經而觀之豈不以天命之性出於本然而不雜者哉夫二經之旨微矣願先生借物爲喻明以教我曰林子曰余嘗譬之火焉火則網緼於天地流行而無息也故石之擊也則自然有一點真火生乎其間者一陰一陽之道繼善而成性也又問石而擊之胡然而火林子曰此乃石之性也而其性之所以能生焉則又

不可不知矣故既焚之石擊之則不能火林子曰盈天地間皆是生氣其命之流行不息者乎盈天地間皆是覺靈其性之炯炯不昧者乎易曰乾道變化各正性命

林子曰諸凡有生皆屬於命諸凡有覺皆屬於性此則別而言之然推其原則固一也林子曰有命便有性有生便有覺也余於是而知性命不可得而二也然則生謂之命覺謂之性可乎林子曰惡乎可哉蓋生有理具

二教宗

性命答語

二

於命而覺之靈本乎性也

林子曰性未始神也而神則所由以覺也命未始氣也而氣則所由以生也

林子曰余嘗觀之草木焉歸根復命而性在其中矣性而神也則花花而實也而命又在其中矣至於鳥獸魚鼈之屬而竝生於天地者雖曰各有覺性而異於草木之無知矣則亦不免失之偏故曰惟人萬物之靈

林子曰天命之謂性喜怒哀樂未發之中也

中。則天下無餘道矣。致中則聖人無餘學矣。位天地育萬物。則古今無餘事矣。

林子曰。未發之中。而天地萬物得之以爲命。以爲性也。我能致中矣。而天地有不位萬物。有不育乎。

林子曰。人而死者。形骸也。而性命則固未嘗滅矣。此蓋性命之微。其通乎晝夜。徹今徹古。而無死無生也乎。但世之人不知性命。而以形骸爲性命者多矣。故有以形骸爲性命者。

三教正統

卷之六

二

有以神氣爲性命者。有以性命爲性命者。至於以性命爲性命。而性命又且忘焉者。然後方可謂之太虛同體。

林子曰。天地之所以異乎人者。以其無心也。無心則無覺。博厚高明。而純乎性命之正矣。人之所以異乎天地者。以其有心也。有心則有覺。見聞思慮。而鑒乎性命之真矣。

林子曰。聖人固法天地之無心。以全性命。以成其聖。而天地則藉聖人之有心。以致位育。

以成其能。故曰天地無心。又曰人者天地之心。由是觀之。天地者聖人之師也。聖人者天地之主也。然則何以謂之主也。林子曰。心者身之主也。人既爲天地之心矣。不謂之聖人者。天地之主乎。又問何以主之。林子曰。主之以成其能也。故民之秉彜。各具此三綱五常之性者。天之能也。而聖人則有以振之。惇之。皆所以因天之能以成其能也。至於上而日月之照臨下。而山川之流峙。微而昆虫草木

三教正統

卷之六

四

之生生化化。亦皆天之能也。而聖人能使之。不亂其紀。不失其寧。不拂其性者。亦皆所以因天之能以成其能也。然而成能也者。成能之也。以人之道。而治人之身。因物之生。而遂物之性。是蓋天之能也。而聖人特有以成之爾。

林子曰。非以人爲天地之心也。而以人而聖人之。乃天地之心也。若不有聖人焉。則天地孰與主之。而成其能乎。故人之所以作聖者。

乃所以爲天地立心主之而成其能也。

林子曰：聖人之所以成能乎天地者，亦惟以天地之性命。以知天地之化育者矣。然則何以謂之天地之性命？林子曰：我之性命，天地之性命也。然性命所以化育也，故天地之化育，我之化育也。又問我之化育，林子曰：我非我也，非我之我，而天地在我矣。天地在我，則天地之化育，不曰我之化育乎？故知天地之化育者，乃所以盡我之性命也。

主敬章

性善章

五

林子曰：致中而後能率性，率性而後能盡性。盡性而後能至命。故天命之性，蘊之於內，則謂之天德；發之於外，則謂之王道。而王道之大，孰有過於位天地育萬物者乎？

中庸曰：率性之謂道。林子曰：率性而行，都是天則。然性無不包，而天下之道盡於此矣。故率性則發皆中節，率性則所欲不踰，率性則不思而得，不勉而中。率性則無意，無必，無固，無我。率性則可以盡人物而參三才。率性則

可以先天，先地，神鬼，神帝。率性則可以同體太虛，而太虛在我。

道書曰：性由自悟，命假師傳。林子曰：此乃有所謂機焉。而感通之際，或有以觸其機而動焉。性其有不神乎？於是而究其神之所從萌也，則可以知機而悟性矣。然此余得而言之，而非其至也。至矣，則余惡得而言之。故曰：性由自悟。若儒門之唯釋氏之微笑，豈非其自悟邪？而真機之相爲感通也，且不可以測識。

三教章

性善章

六

而况可得而言哉？至於所謂命者，天地人物之所由以生焉者也。故天氣也，氣則有時而壞，而天之所以爲天，超乎其氣而不壞者，果孰爲之也？地形也，形則有時而壞，而地之所以爲地，超乎其形而不壞者，果孰爲之也？人則有心身矣，心身亦有時而壞，而人之所以爲人，超乎心身而不壞者，果孰爲之也？得此槩柄，則自有不死者在焉。故曰：朝聞道，夕死可矣。然則命其一太虛歟？林子曰：安可即謂

之太虛。故謂之命。不太虛也。則著於有。有則只可以名氣。不可以名命。若謂之命。卽太虛也。則落於無。無則安能生氣生形。而天而地。而人耶。非有非無。無聲無臭。其殆不可得而致思。不可得而擬議者乎。故舜之德曰玄德。文王之德曰不顯之德。亦惟其有得於此。盡性而至命爾。

林子曰。余之立教也。先以孝弟忠信。禮義廉恥。以盡人道而已矣。次而求放心。存心不失。

二教

性命

七

赤子之心。以明心法而已矣。又次而虛空本體。本體虛空。是乃百尺竿頭。更進一步。而所謂最上乘者。以復其心之本虛而已矣。若也。不知人道。不明心法。而遽談盡性至命之學。則曰我能虛空矣者。妄也。或問先生標摘正義中。有所謂性之神。寄於心。命之氣。寄於腎者。何謂也。林子曰。此乃所謂性命而神氣之余。蓋以人之所易知者而與之言。是亦不得已之意爾。而余心身性命圖說。大抵與正義。

相爲發明。亦或可以因此而持志存神。集義養氣。以漸契其性命之微矣乎。

跋

一變謹暖。夫曰性曰命。吾

師龍江先生生平之所未嘗言也。或言矣。亦只言其近者。一變從先生受業。亦既有年矣。至己卯歲。始見是集。每請命之梓氏。而先生不答也。一變遂復進曰。一變今竊窺先生之意。豈非孔子所謂罕言仁。罕言命。

二教

性命

八

罕言性與天道歟。雖曰上智之士。不世出矣。獨不爲天下萬世上智之士者謀邪。况先生之所講明。與其所論著者。皆所以繼往聖之絕學也。顧獨靳此篇。而不與天下萬世上智之士共之邪。殆非所以嘉惠後學之盛心也。先生頗以一變之言爲然。於是一變乃敢謀之同門。共付梓氏。時萬曆辛巳。人日。門生陳一變百拜謹跋。

林子三教正宗統論

門人陳秉瑜訂正

心交

或問學从父覺亦从父其旨何如林子曰即心即父而吾心之父之中本無心也本無極也而所謂河圖者在我一念未起未發之中也無心而有心也無極而太極也而所謂洛書者在我感而後應發皆中節也然有太虛而後有太極有太極而後有

三教正宗

心交

一

陰陽有陰陽而後有五行有五行而後有八卦有八卦而後有六十四卦有六十四卦而後有三百八十四爻三百八十四爻即一爻也而太虛而太極而陰陽而五行而八卦而六十四卦而三百八十四爻而無不備於吾心之父之中矣易曰聖人有以見天下之動而觀其會通以行其典禮繫辭焉以斷其吉凶是故謂之爻又曰爻者效此也又曰爻也者效天下之動也又

曰道有變動曰爻故天之所以為天地之所以為地人之所以為人者有不皆備於吾心之父之中乎皇之所以為皇帝之所以為帝王之所以為王者有不皆備於吾心之父之中乎儒之所以為儒道之所以為道釋之所以為釋者有不皆備於吾心之父之中乎故以此而學則為學之大也以此而覺則為覺之先也龍江兆恩

林子曰易與天地準朱子謂之易書卦爻具

三教正宗

心交

二

有天地之道也故能仰觀天文俯察地理以知幽明之故以知死生之說以知鬼神之情狀以通晝夜而知範圍天地曲成萬物而吾心之父之中則備矣

林子曰天地設位聖人成能人謀鬼謀百姓與能而吾心之父之中則備矣

林子曰和順於道德而理於義窮理盡性以至於命而吾心之父之中則備矣

林子曰天地定位山澤通氣雷風相薄水火

不相射。而吾心之爻之中則備矣。

林子曰：法象莫大乎天地，變通莫大乎四時，懸象著明莫大乎日月，崇高莫大乎富貴，備物致用，立成器以為天下利，莫大乎聖人，探賈索隱，鈎深致遠，以定天下之吉凶，成天下之亹亹，莫大乎蓍龜，而吾心之爻之中則備矣。

林子曰：詩人性情之正，春秋是非之公，大禮與天地同節，大樂與天地同和，而吾心之爻之中則備矣。

林子曰：吾心之爻之中，無所不備，而物並育焉，道並行焉，而川流而敦化，此聖人之所以為大者，與天地同也。

林子曰：吾心之爻之中，而聰明睿知皆由此中出也，而有容，而有執，而有敬，而有別，而無不皆備於我矣。溥博如天，何其大也；淵泉如淵，何其深也。而時出之，何其神妙而無方也。然豈曰見莫不敬，言莫不信，行莫不悅焉已。

哉。而日月所照，霜露所降，凡有血氣，莫不尊親矣。此聖人之所以能配天也。

林子曰：吾心之爻之中，何其肫肫之至仁也。天下之大本，於此而立焉。天地之化育，於此而知焉。天下之大經，於此而經綸焉。天固大矣，淵固深矣，而吾心之爻之中，則有大於天而深於淵矣。

林子曰：君子之所以不可及者，非他也，吾心之爻之中也。夫誰得而知乎？得而見乎？故能不動而敬也，不言而信也，不賞而勸也，不怒而威也。篤恭不顯，百辟其刑，故曰：無聲無臭至矣。而吾心之爻之中，夫豈有聲臭之可言邪。

林子曰：性與天道皆備於吾心之爻之中矣。易曰：盡性至命而人之性，物之性，天地之性，亦皆備於吾心之爻之中矣。然有命而後有性，性既不可得而言矣，而況命乎？而所謂命者，何有於人？何有於物？何有於天地而無所

不具焉者也。其曰天道者，蓋通之大原出於天，而天也者，自然而已矣。性命於天，道率乎性。夫誰得而言之？既不得而言之，則亦誰得而聞之？若子貢則求之言矣，故曰不可得而聞也。

林子曰：韶樂之盡美，而又盡善者，而皆備於吾心之文之中矣。故曰性之也。

林子曰：誠者天之道也，而皆備於吾心之文之中矣。故能不勉而中，不思而得，而為從容

中道之聖人也。

林子曰：吾心之文之中者，誠也。而形而著，而動而變，而化，亦皆自然，而然也。

林子曰：吾心之文之中，孟子所謂故也。仁義禮智之根於心也。當仁而即仁，當義而即義，當禮而即禮，當智而即智者，利也。故一也者，

故也。而一以貫之者，利也。中也者，故也。而發皆中節者，利也。至於無意無必，無固無我，而

耳順而從心所欲，不踰矩，又至於建天地質

鬼神，考三王而俟後聖，博學而載物也，高明而覆物也，悠久而成物也。夫豈必待見而章待動而變，待為而成邪？雖有亦足以發之顏子，而猶曰欲從之末，由此孔子之所以罕言也。

林子曰：天下之至尊至貴，而皆備於吾心之文之中。而天爵固在我矣。故曰夫莫之命而常自然。

林子曰：可仕則仕，可止則止，可久則久，可遠

則速。而孔子之時中，則皆備於吾心之文之中。順以應之，而非有加也。

林子曰：乾知太始，坤作成物。而乾知坤作，皆備於吾心之文之中矣。乾以易知，坤以簡能，而易知簡能，皆備於吾心之文之中矣。

林子曰：君子將有為也，將有行也，問焉而以言。其受命也如響，無有遠邇幽深，遂知來物，莫不備於吾心之文之中。而天下之至精在

我矣。



林子曰。參伍以變。錯綜其數。通其變。遂成天地之文。極其數。遂定天下之象。莫不備於吾心之父之中。而天下之至變在我矣。

林子曰。易無思也。無為也。寂然不動。感而遂通天下之故。莫不備於吾心之父之中。而天下之至神在我矣。

林子曰。天生神物。聖人則之。天地變化。聖人效之。天垂象。見吉凶。聖人象之。河出圖。洛出書。聖人則之。而其所以則之效之象之無不備於吾心之父之中矣。

林子曰。聖人立象以盡意。設卦以盡情。儻繫辭焉。以盡其言。變而通之以盡利。鼓而舞之以盡神。而無不備於吾心之父之中矣。

林子曰。形而上者謂之道。形而下者謂之器。化而我之謂之變。推而行之謂之通。舉而措之天下之民謂之事業。而無不備於吾心之父之中矣。

林子曰。脩己以敬。而心主於吾心之父之中。

矣。而安人安百姓。乃吾心之父之中。本如是其大也。

林子曰。至誠之道。可以前知。乃吾心之父之中。本如是其神也。

林子曰。孔子樂在其中。回也不改其樂。乃吾心之父之中。本如是之真樂也。

林子曰。不識不知者。文王也。吾有知乎哉。無知也。孔子也。乃吾心之父之中。本如是之空也。

林子曰。仰之彌高。鑽之彌堅。瞻之在前。忽焉在後。乃吾心之父之中。本如是之無窮盡無方體也。

林子曰。吾心之父之中。自有真知者在焉。故曰知之為知之。不知為不知。是知也。孟子曰。不慮而知。知之本體也。

林子曰。吾心之父之中。而正覺在我矣。不逆不億。感而通之者。利也。詩曰。有覺德行。孔子曰。抑亦先覺。孟子曰。予天民之先覺者。

林子曰。吾心之文之中者。中道也。立者立此也。從者從此也。而躍如之。秘蘊於此矣。

林子曰。至善之地。乃吾心之文之中。所當止之處也。而大學之所謂止至善者是也。若中庸所謂不明乎善者。蓋不明乎吾心之文之中之至善也。孔子曰。未見其止也。豈其至善之地之所當止者。而顏子尚未之見邪。

林子曰。吾心之文之中。可欲之善也。而信而美而大。而聖而神。以盡吾心之分量。而非有他也。

林子曰。吾心之文之中。自有德之可尊。自有義之可樂。故達則為天下。窮則為萬世。而天下萬世皆吾度內。而在於吾心之文之中矣。林子曰。不忍人之心。乃吾心之文中之真心也。人皆有所不忍人之真心矣。以心感心。豈不貫天下於無外哉。故曰。治天下可運之掌。

林子曰。吾心之文之中。乃百姓之所日用。

自不知。爾在君則用之。以為忠。在親則用之。以為孝。莫非吾心之文之中之所作用矣。林子曰。人之有道也。而皆有此秉彝之常性也。而曰使自得之者。蓋得其所自有之常性。而各具於吾心之文之中也。

林子曰。堯舜以此吾心之文之中。以開道統之傳也。而其所見知聞知者。蓋不過以此吾心之文之中。而見而聞。而自有相感通者在焉。

林子曰。見禮知政。聞樂知德。一皆本於吾心之文之中。而自有曠百世而相感通者在也。故曰。莫之能遠。

林子曰。至大至剛之氣。而塞乎天地之間者。蓋自吾心之文之中。以直養之。而非他也。

林子曰。無適無莫。義之與比。蓋自吾心之文之中發出來者義也。故曰。義內而根於心。此孔子之所以無可無不可也。

林子曰。光被四表格于上下。皆直從吾心之

之中發出來爾。日月照臨光于四方皆直從吾心之文之中發出來爾。明光于上下。勤施于四方。皆直從吾心之文之中發出來爾。林子曰。孔子燕居則申申夭夭。三變則儼然而溫而厲。鄉黨恂恂。宗廟朝廷惟謹。與下大夫言侃侃。與上大夫言誾誾。見齊衰者必憂。見冕與簪者以貌。不尸不容。饗食遷坐。色勃足躍。趨翼蹴踏。怡怡與與。非外也。皆直從吾心之文之中發出來爾。

林子曰。吾心之文之中。可以明於天之道。可以察於民之故。

林子曰。能知吾心之文之中。則能知進退存亡。而不失其正也。

林子曰。以吾心之文之中。以為學也。而學術貫乎天人。

林子曰。以吾心之文之中。以為學也。而心思通乎性命。

林子曰。以吾心之文之中。以為學。而天地之

所以覆載者在我矣。

林子曰。以吾心之文之中。以為學。而日月之

所以照臨者在我矣。

林子曰。以吾心之文之中。以為學。而四時之

所以屈伸者在我矣。

門人 命梓

林子三教正宗統論

門人陳衷瑜訂正

天人氣

林子曰夫天至大也而其網緼之氣其殆充周而不可窮者乎夫人之生於天地間也而其剛大之氣其亦充周而不可窮者乎然天之氣之所從生也蓋蘊於天地之土中而無盡藏矣人之氣之所從生也蓋蘊於人身之土中而無盡藏矣故堯舜太和之氣孔孟浩然之氣皆由此土中出矣若也不知人身之土中即是不知所以養之而曰我之氣能與天地相流通也余弗能知之矣

三教正宗

天人氣

一

林子曰天人之際惟一氣之相為闔闢相為聯屬已爾而非有二也或問天人異矣而曰一氣相為闔闢相為聯屬者何也林子曰天人豈異邪故我而呼也則天地之氣於焉而發而散我而吸也則天地之氣於焉而翕而聚不謂之我之氣與天地之氣相為闔闢相

為聯屬邪天地而春也則我之氣於焉而溫而和天地而秋也則我之氣於焉而嚴而肅不謂之天地之氣與我之氣相為闔闢相為聯屬邪此蓋天人相與之微一氣之感通者然也

三教正宗

天人氣

二

或問塞乎天地之間林子曰天地即我我即天地故匹夫匹婦含冤呼天天且為之烈風為之迅雷夫匹夫匹婦至微也又安足以動天地而烈風而迅雷邪天地也風雷也匹夫匹婦也蓋渾淪於網緼一氣之中譬手足之疾痛也而心輒為之不寧矣故時而夏焉其氣熱即不特近而四海之內而遠且四海之外亦皆夏也皆夏則皆熱也時而冬焉其氣冷即不特近而四海之內而遠且四海之外亦皆冬也皆冬則皆冷也此非其渾淪一氣而塞乎天地之間之明驗與又問氣本塞乎天地之間矣而孟子則曰直養無害則塞乎天地之間者何也林子曰自夫人未有所養

之先而我則渾淪於天地網緼之氣之中。我即天地而非有二也。自夫人既有所養之後而天地則渾淪於我浩然之氣之中。天地即我而非有二也。

林子曰。天人一理。本無分別。若我果能執其機矣。其天地之寒暑日月往來於吾身天地之間乎。其吾身天地之寒暑日月往來於天地之間乎。

或問氣無古今。林子曰。唐虞之時。堯舜則有。

三教正宗

天人氣

三

是氣矣。由唐虞以來至於春秋。亦莫非是氣之充滿也。春秋之時。仲尼亦有是氣矣。由春秋以來至於今。亦莫非是氣之充滿也。由此觀之。氣其有古今也哉。夫既曰無古今矣。而又曰無終始者何也。林子曰。天地其有始乎。而是氣也。則始天地以為始。而未始有始焉者矣。天地其有終乎。而是氣也。則終天地以為終。而未始有終焉者矣。由此觀之。氣其有終始也哉。既無古今。復無終始。則是氣也。不

謂之充滿太虛而未嘗息者乎。故天地非我之氣則無以位。日月非我之氣則無以明。四時非我之氣則無以序。鬼神非我之氣則無以靈。萬物非我之氣則無以長。無以生。而聖人之所以參贊化育。以位天地。以明日月。以序四時。以靈鬼神。以生以長萬物。而莫非是氣之所為也。故得是氣也。無生無死。即有死者身。孔子所謂夕死可也。夫是氣也有生有死。即不死者身。孔子所謂罔而生也。又問氣之所從生。林子曰。太虛而已矣。太虛者先天也。先天不屬氣。其乃氣之所從生乎。夫如此則我與天地一太虛也。而是氣也不於太虛中而自相流通者乎。林子曰。我其專矣。翕矣。而天地之氣有不凝聚乎。我其直矣。闢矣。而天地之氣有不發散乎。然而專也。直也。翕也。闢也。其我乎。其天地乎。故我之專也。直也。翕也。闢也。天地也。天地之專也。直也。翕也。闢也。我也。

三教正宗

天人氣

四

程子曰：「醫書以手足痿痺為不仁，此言最善。名狀或問何謂也？」林子曰：「氣本充塞於其身，暴其氣焉，則是不仁於其身。氣本充塞於天地，暴其氣焉，則是不仁於天地。又問：何以仁之？」林子曰：「直而養之以仁其身，則四肢以暢，而是氣自充塞於一身之間者，本體之自然也。直而養之以仁天地，則萬物以育，而是氣自充塞於天地之間者，本體之自然也。」孟子曰：「氣體之充也。」又曰：「塞乎天地之間，是雖有天地大小之不同，而其所以充而塞之者，則固無二道也。」

林子曰：「以其心而言之，心固我之心也，而天地之內、天地之外，孰非我之心乎？故曰：吾之心正，則天地之心亦正。以其氣而言之，氣固我之氣也，而天地之內、天地之外，孰非我之氣乎？故曰：吾之氣順，則天地之氣亦順。此聖人之所以聯屬天下，以成其仁，而天地萬物莫非已也。」

或問：「不位不育，豈非天地之病與？」又將何以成能而仁之？林子曰：「老者安之，朋友信之，少者懷之，鳥獸魚鼈，自爾咸若。凡有血氣，莫不尊親，亦惟心和氣和，以位以育。仁之以成其能也。」

或問：「人為天地之心，與？」林子曰：「非以人為天地之心也，而以人而聖人之，乃天地之心也。君不有聖人焉，則天地孰與位之，而成其能乎？萬物孰與育之，而成其能乎？」

或問：「天地絪縕之氣，林子曰：「磨之水焉，堯舜則澄而清之，太和三之，洋洋也。桀紂則濁而垢之，穢德之上聞也。」

程子曰：「至仁以天地為一身，以天地間品物萬形為四體。百骸故堯舜以太和之氣充乎天地之身，而湯武之師，乃去其所垢病廓而清之，爾堯舜湯武豈非所謂成能天地位育萬物者乎？」

或問：「林子之所雅言者，孔曾思孟之書，作聖」

之功也。然而從林子受業而病能愈者何也？抑豈其孔曾思孟之書而作聖之功固如此邪？林子曰：是亦孔曾思孟之書而作聖之功可少槩見於此矣。故仁義禮智之根根於心，猶草木之根根於土，草木之根根於土，自然暢茂而條達；仁義禮智之根根於心，自然生色而晬面。孟子又曰：居移氣，養移體，而況居天下之廣居者乎？能居天下之廣居，則其所以生色晬面而移氣移體者，又當何如邪？大學曰：心廣體胖，心既廣矣，體復胖矣，而謂病之不去，體者妄也。至若枝葉之或憔悴而枯槁也，則又如之何？亦惟直從於其根焉而培之而溉之，培之溉之而生意有不復息乎？蓋草木之根病則枝葉病，草木之根不病則枝葉不病，若人之心猶草木之根也，心病則身病，心不病則身不病，故身病由於心病，而體胖數語乃去病之妙方也。修身在於正心，而體胖數語乃為學之聖藥也。

林子嘗曰：心病則身病，而何氏子惑焉。何氏子曰：我豈特不釋然於林子之言，亦且不釋然於孟子之言。潘生曰：孟子何言？何氏子曰：根心而晬面也。潘生曰：子獨不見愧一生於心而面便赤者乎？於是何氏子始以孟子之言不誣也。潘生以告林子，林子曰：爾之言豈不然哉？謾蓋都君二嫂朕棲，古今之大惡也。一見舜之頃而輒生忸怩之色者，聖人俄頃之化，晬面之明驗也。然非特晬面之為然也，胸中正則眸子瞭焉，胸中不正則眸子眊焉。不謂之根心而見於目乎？將叛者其辭慙，中心疑者其辭支，不謂之根心而見於言乎？甚而志在高山則曰巍巍，志在流水則曰蕩蕩，不謂之根心而見於一指之微乎？高山流水且不能匿於一指之微，而播於聲音如此，如無有為賢作聖之心則已，如有為賢作聖之心，則其所以戒慎恐懼而謹之於一念之微者，真不可一息而少懈也。

或問去病作聖則固有同與林子曰心法一也非惟足以去病亦且足以作聖非惟足以作聖亦且足以位天他育萬物又問心之用至於如是其大與林子曰心之分量本如是而非大也故即此心法以去病即此心法以作聖非有二也特其去其所以害我尺寸之膚澄其所以穢我清明之躬者而有大小之別爾即此心法以養其氣而充乎其體即此心法以養其氣而塞乎天地非有二也特其充滿於一身之內流行於宇宙之間而有遠近之殊爾

三教正宗

卷五

九

或以病造林子而求所謂孔門心法者林子笑曰顏子三十二而卒而伯牛之疾則曰亡之命矣夫豈其不知孔門心法邪譬之草木有根則生無根則死而非人之所能為也余惟小試而利導之庶有微效或足以興起其為賢作聖之心亦或足以發明體胖根心等章殆非孔曾思孟周人之語爾

三教正宗

卷五

十



林子自書存省規條卷端

或造林子而問曰。士希賢。賢希聖。古人則有是言矣。而農與工商。亦可以希賢。希聖歟。林子曰。子獨不觀之舜乎。亦農而耕。亦工而陶。亦商而漁。豈非古之所謂大聖人邪。况夫士無定名。苟能希賢。則雖農與工商。抑亦可以爲士矣。賢無定數。苟能希聖。則雖農與工商。抑亦可以爲賢矣。且農與工商。而天性之果與士異乎。否也。曰。未始異也。林子曰。使天性之果與士異焉。不有以教之可也。使天性之果與士不異焉。不有以教之不可也。天性

之師教之。安知不有賢聖出乎其間邪。或者以農與工商。則朱之學焉。非以天性之之異也。林子曰。子之所謂學者何學也。曰。經書子史。百家言。士之所以能希賢希聖也。林子曰。孟子所謂人皆堯舜。而大人不失赤子之心者。豈專在於經書子史百家言邪。且經書子史。百家言。始自何代。文字未製。書契未興。而羲黃以前。神聖何其多也。然六經四書。孔門之心法固在也。豈非希賢希聖者之所不可廢邪。而朱子則曰。講論經旨。特以輔此耳。夫六經四書。特爲輔如此。而况於

子史百家言者乎。且孔子之所謂

好學者。敏事慎言。就有道而正焉。

而顏回之不遷。怒貳過也。則亟稱

之矣。孔子曰。君子喻於義。小人喻

於利。而宋儒亦曰。學莫先於義利

之辨。孟子曰。性也。有命焉。君子不

謂性也。而宋儒亦曰。學莫貴於變

化氣質。凡此皆希賢希聖之大也。

若舍此不務。而徧索之子史百家

言焉。則是炫多以自侈其博矣。豈

曰心身之益。希賢希聖之學哉。龍

江兆恩

三教正宗

門人盧文輝訂正

存省規條

凡諸生從余受業者。須當不分寒暑。不分晝夜。不動靜時。時刻要持孔門心法。能持孔門心法。則心在腔子裡矣。存養省察之功。其可以斯須而或離乎。規條于左。

一士者。心要在腔子裡。以爲士。農者。心要在腔子裡。以爲農。工者。商者。心要在腔子裡。以爲工。爲商。至於一視一聽一言一動。無不心在腔子裡。方爲能持孔門心法也。

一坐不必趺跏。當如常坐。夫坐雖與常人同。而能持孔門心法。則與常人異矣。卧時亦然。亦如常卧。亦要心在腔子裡。

一晝而坐。夜而卧。理之常也。夫坐卧雖有晝夜之分。而心在腔子裡。則無晝夜之分矣。

一坐時不持孔門心法。便是坐馳。孟子所

謂放心者。豈必心放於色。心放於財。然後謂之放心也。卽此坐馳便是放心。

一應事時。須當時時刻。省察此心。還如靜坐時否。不動心否。不動氣否。不悅色。不悅財。不悅紛華否。

一應事時。如不能不動心。不能不動氣。不能不悅色。不能不悅財。不能不悅紛華。是我存養之未至也。須當痛自悔改。如或能不動心。能不動氣。能不悅色。能不

三教正宗

存省規條

悅財。能不悅紛華。是我存養之有道也。

尤當益加勉勵。

一動時固易動其心。靜時亦易動其心。心在腔子裡。則自然不動矣。

一靜而存養心。要在腔子裡而靜也。動而省察心。要在腔子裡而靜也。

一持孔門心法。不特於出門使民之時。心要在腔子裡而靜也。甚而至於造次顚沛之際。心要在腔子裡而靜也。

一省察之功。尤當先乎其大者。其事君見

果能忠乎。果心在腔子裡乎。而一念之

孝乎。果心在腔子裡乎。而一念之孝。果

出於中心之誠乎。至於天顯之序。交遊

之信。固人道之所當然。而造端之始。居

室之微。尤人情之所易忽。若舍此人倫

之大。而不知所以省察焉。縱有身心性

命之學。豈不失之荒唐杳妄。非余弟子

也。

一。心本活潑也。若操存堅執。而必其心之不動焉。是亦告子之不動心也。豈余所望於諸生邪。

三教正宗

存省規條

也。

一。近來習靜之徒。不知孔門心法。而枯坐於一室之中。日不窺戶牖。夜不就寢席。

亦既迷矣。又况離父母。絕妻子。不士不

農。不工不商。自以爲高且潔者。斯其爲

迷也大矣。蓋由大道久湮。聖學不著。故

邪師邪說得以入人之深如此若諸生中有能宣明余教以開斯人之徒之迷焉是乃余之真弟子也。

或覽林子心聖教言而謂林子之言之易也。林子曰聖也者心也。故聖人不外心以爲聖者易矣。孟子曰人皆可以爲堯舜非獨余易之。雖孟子則固易之。顏淵曰舜何人也子何人也。有爲者亦若是。非獨孟子易之。雖顏淵則固易之。周公曰惟狂克念

校註

存心易修

卷五

作聖非獨顏淵易之。雖周公則固易之。子其疑余之言乎。則周公顏孟亦皆不足信歟。至是乃始以林子之言爲然。遂問作聖之功。豈亦若是其易乎。林子曰得其門而入雖易而入其域而優則難。又問所入之門之易而優入其域之難者何邪。林子曰心之精神之謂聖。聖卽心也。則心固在我矣。聖之存主之謂心。心卽聖也。則聖亦在我矣。余故曰得其門而入者易。心雖在我

卷五

存心易修

五

而分量廣博之如地。不可得而盡也。聖雖在我而至德峻極之猶天不可得而躋也。余故曰入其域而優者難。然仁與聖一也。知仁則知聖矣。孔子曰仁遠乎哉我欲仁斯仁至矣。何其易也。其曰仁之爲器重爲道遠舉之莫能勝也行之莫能至也。又曰君子無終食之間違仁造次必於是顛沛必於是。是爲仁致一之功。又何如其難邪。孟子曰聖人先得我心之所同然者何其易也。其曰夫聖孔子不居惡是何言也。又曰可欲之謂善有諸已之謂信由此而美而大而聖是作聖積漸之功。又何如其難邪。此一動一靜之間而存養省察真不可以斯須而或離也。雖然靜而心在腔子裡而靜不離於斯須也。人或不知之者至於動而心在腔子裡而動不離於斯須也。豈非人情之所易忽哉。惟其爲人情之所易忽也。故余每語諸生必於動中而日致其

嚴焉此存省規條之所由作也。子谷子龍  
江林兆恩

大學

卷五

五

三教正宗

門人盧文輝訂正

七竅答問

或問聖人之心果有七竅歟。林子曰。非惟聖人之心爲然也。是雖常人之心。亦皆有之。其人異之。林子曰。不足異也。聖人之心有七竅。而常人之心亦有七竅。猶聖人之身有九竅。而常人之身亦有九竅也。夫外之九竅。旣不異矣。而內之七竅。有不同乎。余今且先以外之竅。若耳若目。以開子之迷矣。而子其試聽

三教正宗

卷之七

一

之古人有言曰。五聲令人耳聾。五色令人目盲。豈真謂耳之聾有所不聞。目之盲有所不見邪。特以其聽所不當聽。視所不當視。而以爲聾爲盲爾。大學曰。視而不見。聽而不聞。是蓋以其心之有所於奪。而不見而不聞。而非他也。且子獨不思聖人之耳之目與常人不異矣。而聖人則謂之聰。謂之明者。何也。又不思常人之耳之目與聖人不異矣。而常人則謂之聾。謂之盲者。何也。豈非聖人之耳之目

聰所當聽。視所當視。而謂之聰。而謂之明歟。又豈非常人之耳之目。聽所不當聽。視所不當視。而謂之聾。而謂之盲歟。故耳不聽惡聲。目不視惡色者。伯夷也。而耳逐於聲。而爲聲所奪。目逐於色。而爲色所奪者。則非伯夷矣。或問心是聖人。旣已習知夫子之教矣。而聖人之通達萬變。豈不從心中之七竅出歟。林子曰。然。又問常人旣有此七竅矣。而不聖人者。何也。林子曰。常人何嘗不聖人邪。但李杜

三教正宗

卷之七

二

迷其竅於詩。而不聖人也。韓柳迷其竅於文。而不聖人也。孫吳迷其竅於譎正。而不聖人也。蘇張迷其竅於從衡。而不聖人也。若此數君者。果能反其竅而聖人焉。又安知其不聖人邪。書曰。惟狂克念作聖。而况非狂者乎。林子曰。荒其學於多識。役其知於徧物者。忘其竅而不自知其心是聖人也。

或問夫子每曰竅一也。心之竅則能知。猶口之竅則能言者。何也。林子曰。吐辭爲經。失言

爲訓。豈非從聖人之口中出邪。而聖人之始  
生也。則亦赤子矣。口卽能言乎否也。聰明睿  
知。千變萬化。豈非從聖人之心。中出邪。而聖  
人之始生也。則亦赤子矣。心卽能知乎否也。  
譬之反舌無聲。竅尚未開也。春至能言。則其  
竅開矣。若二八之男。二七之女。生人之竅既  
開。而始有父母之道焉。推之至於一牝一牡。  
一雌一雄。又推之至於極微極細。而凡有血  
氣者。莫不有竅。莫不有知。莫不有此生道也。

一教五宗

七教全圖

三

夫豈惟曰人曰物爲然哉。是雖天地之大。亦  
且不能違矣。而春而夏。則以生以長。而秋而  
冬。則以收以藏。若不得其心之竅。而曰能聖  
也。則余不能知之矣。

林子曰。蘇張而赤子也。口之竅尚未開焉。是  
雖期吃之徒。亦能勝之矣。及其長也。合從連  
衡。以雄天下。而天下之辯士。誰能及之。仲尼  
而赤子也。心之竅尚未開焉。是雖庸鄙之夫。  
亦能勝之矣。及其長也。聰明睿知。以高萬古。

而萬古之賢聖。誰能及之。

林子曰。奪於五聲以塞其耳焉。而欲爲師曠  
之聰。不可得已。奪於五色以蔽其目焉。而欲  
爲離婁之明。不可得已。奪於五欲以亂其心  
焉。而欲爲孔子之聖。不可得已。

林子曰。余嘗譬之掘井矣。得其竅。以及泉也。  
又嘗譬之鑿牖矣。得其竅。以通明也。若不得  
其心之竅。以作聖焉。則又何異於就石田以  
種黍。鬻石女以謀嗣也。不其難乎。

一教五宗

七教全圖

四

林子曰。竅惟其虛也。虛則能靈。靈則能知。若  
物之以塞其竅焉。則竅爲有物矣。竅既有物  
則便不能虛。不虛則便不能靈。不靈則便不  
能知。不能覺。故曰。致知在格物。大學之所謂  
物者。非但曰物欲之物也。或稍有絲毫意見  
以存乎其中焉。卽名爲物。物則不虛。虛則不  
物。物則失其心之本體矣。豈曰人性之初哉。  
故學也者。學以復其性之初也。

或問闔戶之坤。闔戶之乾。林子曰。諸凡形而

塞者。盡屬之坤矣。諸九氣而通者。盡屬之乾矣。故坤闔戶也。而雷霆出地而震草木出地而芽。山川出雲而通氣者。不謂之闔戶之乾乎。又問乾闔戶也。坤闔戶也。而畫之爻。則曰乾三坤三者何也。林子曰。三之戶本自闔也。而三之健。則往來乎其間而闢矣。故三之中三也。

或問吾身之中。何者爲乾坤之戶。林子曰。今槩以一身言之。乾爲首。坤爲腹。由是觀之。則

上卷五

卷七

五

首與腹。乃乾坤之戶也。又專以心腎言之。心離也。離屬火。而神存焉。以思以慮。若其始之未能思。未能慮也。是亦乾而已矣。腎坎也。坎屬水。而精存焉。以生以育。若其始之未能生。未能育也。是亦坤而已矣。故伏羲之易。則先天矣。乾南而坤北者。其戶闔也。文王之易。則後天矣。離南而坎北者。其戶闢也。如此。則乾闔坤闢之說。非欺。林子曰。何可非也。而先天後天之說。蓋以坤之闔處。卽爲乾矣。

上卷五

卷七

六

林子曰。余之學。淘沙見金者二。有淘心中人欲之沙。以見天理之金。而七竅本自啓者。有淘身中濁氣之沙。以見清氣之金。而七竅亦能開者。或曰。淘人欲之沙於其心焉。則吾既已知之矣。而曰淘濁氣之沙於其身焉。乃吾之所未喻也。林子曰。人孰無心也。人之心孰無此七竅也。特爲有知有識者。而人欲之沙。荒此七竅而迷矣。又爲無知無識者。而濁氣之沙。蔽此七竅而迷矣。子曷不觀之目。若耳乎。豈必奪於五色。而令目盲也。而齧肉攀睛。則目不能見。豈必奪於五聲。而令耳聾也。而結核內塞。則耳不能聞。夫耳目則亦有然者。內觀七竅亦復如是。又曷不觀之水與風乎。水之流乎其渠者。達也。苟有以壅之。則水不能流。風之入乎其竅者。虛也。苟有以實之。則風不能入。夫物則亦有然者。反觀七竅。從可知矣。



七竅答問小跋

邇者吾

師龍江先生所著心本虛篇心本虛直指絲銀喻及此七竅答問九思既焚香拜讀而卒業矣乃問於先生曰所謂七竅者非靈關之謂歟而所謂神理者又非寶藏中之絲銀歟先生曰然然則何者謂之神理先生曰見父之頃而孝之理即在焉見君之頃而忠之理即在焉見孺子入井而惻傷惻隱之仁理即在焉不待安排不待擬議譬疾呼谷中其應至速不謂之神理而何夫神理固從七竅中出矣而七竅之未即能通也又將何以啓之先生曰汝不觀之易乎重坤而其陽來復也兼艮而其道光明也九思曰豈非大學所謂止而定定而靜靜而安而能慮能得乃由此其基乎先生曰然於是命九思紀之而敬書卷後門人黃九思謹跋

林子三教正宗統論

門人盧文輝訂正

初學篇

陳秉瑜泰閱

謝顯道程氏之門人也。明道問近日用心對曰：「近日只用何思何慮一句。」明道曰：「有此理只是發得太早。」又曾往見伊川。伊川問近日事如何。對曰：「天下何思何慮。」伊川曰：「是則是有此理，賢發得太早。」故必始於慎思慎慮之功，而造於何思何慮之地。斯為學者有漸之學也。」

三教正宗

初學篇

昔子夏學於孔子也。而曰：「出見紛華而悅，入聞夫子之道而樂。」二者交戰於胸中，未能自決。程明道嘗自謂曰：「儼令無此好，周茂叔曰：『何言之易也。』但此心潛隱未發，一日萌動，復如初矣。」後十二年因見果知未也。夫子夏聖門之高弟也，猶惑志於紛華。明道宋儒之卓然者，尚喜心於見獵攝心之功，不其難歟。子夏曰：「日知其所亡，以其舍之。」故亡也。若能

知之，自能操而存之。故曰：「學問之道無他求，其放心而已矣。」程子曰：「約之使反，復入身來。」又曰：「心要在腔子裡。」此所謂知亡而操存之也。

李清庵曰：「向平常踐履處把箇損字來受用。損之又損之，損來損去，損到不得處，此所謂塵心。」要曰：「損日消者歟。」故曰：「為道日損。」司馬子微坐忘論曰：「覺一念起，即須除滅，隨起隨滅，務令安靜。浮游亂想亦盡除。」晝夜

三教正宗

初學篇

二

勤行，須臾不替。又曰：「無間晝夜，行住坐卧，及應事之時，常須作意安之。其可任其憧憧往來，而不知所以求之邪？」故曰：「心不受外名曰虛心。」心不逐外名曰安心。

坐忘論曰：「愛欲思慮是心荆棘。荆棘未除，嘉苗不茂。故初學之士，當如耨者之去草，務拔其根，則吾心天然之種子自然發生矣。或者以思慮比之愛欲，而為心之荆棘也可乎？」林子曰：「為心只在愛欲上思慮，是心之失，則荒。」

也。心既荒矣，非荆棘而何。

王棲雲曰：「二六時中，理會自己心地，看念慮生時，是邪是正。邪念則便泯滅，著正念則當用著。」又曰：「要自作得主，不一向逐他去。如護眼睛，但有纖塵合眼不受。」又曰：「粉心碎骨，惟心莫動。」又曰：「居大衆中，及有作務，專防自心，不可易動。」常搜已過，不管人非。又曰：「念念在道，遇害不遷，拚此一身，更無回顧，精進直前，生死不懼，便是個有志底人也。」

三教正宗

初學篇

四

林子曰：「大學格物之旨，最為頭腦工夫。或曰：何者為物？何以格之？」林子曰：「物者，物也。格者，即書所謂格，其非心之格也。故心之能知者，猶日月之能照也。心之蔽於物而不能知者，猶日月之蔽於浮雲而不能照也。惟當於有事無事之時，專防自心，不可蔽於外物。而外物之來，必思以格之。夫是之謂格物。」  
初學之要，惟在自己心上做工夫。蓋心辟木之本根也。本根既已堅固，枝葉自然茂盛。若

徒尋枝摘葉，瑣屑零碎，窮年屹屹，濟得甚事。故雖古之大聖賢，大學問亦惟近裏着己，都從心上做工夫爾。

初學之士，惟當有真實念頭。真實工夫，時時提惺此心，不至昏昧放逸，戒慎恐懼，防乎其防，務使此心復其常明之本體。而一毫之私欲，必克治之。然後已也。朱子曰：「但得心存便是敬，勿於存外更加功。」由是觀之，初學之功，事心焉，盡之矣。事心之功，主敬焉，盡之矣。故曰：「主敬一心，而主敬以事心者，真初學之要道，作聖之良方也。」

三教正宗

初學篇

四

易曰：「憧憧往來，朋從爾思。」此乃思慮之心。釋氏所謂肉團心者是也。而此心之憧憧，抑何其危邪？故艮其背焉。此心則藏乎其後，而思慮之心有不虛乎？行其庭焉。此心則伏乎其下，而思慮之心有不虛乎？思慮之心既虛，而何思何慮之本體固在我矣。  
周子曰：「聖人定之以中正仁義，主靜立人極。」

其曰主靜者。非以靜為主也。以其心之有所主也。故靜然而主也者。豈非定而主之以立人極者與。朱子曰。敬則自然靜。不可將靜來喚做敬。若也。不知心法以事其心焉。是雖槁形岩穴。坐老蒲團。外若靜矣。而其心則猶然馳乎其外者。不能敬也。

林子曰。夫事心固有法矣。而心之難持。殆有甚於風馬牛之不可得而馭也。古人有言曰。服牛乘馬。穿鼻絡頭。雖人爲也。亦各因其天

三教王宗

切要

五

而任之。故不有絡之以馭馬也。馬其可得而乘乎。不有穿之以馭牛也。牛其可得而服乎。而孔門心法。乃所以馭此心之馬牛。而不使風也。

林子曰。所謂孔門傳授心法者。假此心法。以復此真心爾。其心既復。又焉用法。若未得此真心。而無有所謂法者。譬舍舟楫而渡江河。未有能濟焉者也。

林子曰。堯之欽與孔子之敬一也。心之主乎

其中也。然敬也者。聖學之所以成始而成終也。他如經傳之所紀載。有所謂良其止。止其所者。有所謂安汝止。欽厥止者。思不出位。緝熙敬止。在止至善不息而久。蓋有不可得而悉述者。是皆所謂敬也。是皆所謂心法也。以先立乎其大而不爲小者所奪矣。

林子曰。磨之利於人也。以其樞也。若磨之失其樞也。則亦無所用於磨矣。磨無所用而謂之磨也。可乎哉。舟之利於人也。以其舵也。若

三教王宗

切要

六

舟之失其舵也。則亦無所用於舟矣。舟無所用而謂之舟也。可乎哉。若夫不知心法。不知心極。是亦磨之無樞。舟之無舵也。無樞無舵。而謂之人也可乎哉。

林子曰。磨之有樞者。磨之心也。而其所以旋磨之樞也。可無其法乎。舟之有舵者。舟之心也。而其所以操舟之舵也。可無其法乎。若夫

曰。天行健。而天之所以行健者。以北辰之居其所也。故北辰也者。天之樞。天之舵也。而君子之所以自強不息者。獨不有樞。獨不有舵。獨不有北辰乎。

李延平之教人也。只要得學者靜中有個主宰存養處。林子曰。所謂主宰存養者。果何處也。若能知個主宰存養處。雖動亦靜也。

程子曰。生生之謂易。天地設位。而易行乎其中矣。乾坤毀。則無以見易。易不可見。乾坤壞。

三教宗

如聖人

七

幾乎息矣。易畢竟是甚。又指而言曰。聖人以此洗心。退藏於密。聖人示人之意。至此深且明矣。終無人理會易也。此心密也。是甚物。人能至此深思。當自得之。林子曰。此非有孔門心法不能知也。縱能深思自得。須當就正有道。則庶乎聖人之所以示人者。為不差矣。子貢曰。夫子焉不學。而亦何常師之有。或問孔子聖人也。亦有師與。林子曰。此非惟孔子為然也。雖古之聖人。亦皆有之。黃帝學乎太

真。顓頊學乎綠圖。帝學乎赤松子。堯學乎君璣。舜學乎務成。禹學乎西國王。湯學乎成子伯。文王學乎鮫時。子斯。武王學乎號叔。周公學乎太公。古之聖人。亦皆有師。乃何獨至於孔子而疑之。又問。講論經旨。亦是學與。林子曰。此亦學也。而非其所先焉。朱子曰。以涵養本原為先。講論經旨。特以輔此而已。然而何者。謂之本原。何以涵養之。林子曰。此自有心法在焉。非得真師。則亦莫能知矣。

三教宗

如聖人

八

時有欲習匠人之技。而耻受命於工師。惟日取魯班遺書。而在誦之者。數年。乃遍叩諸工師。而論難之曰。如此而柱。如此而梁。如此而斧。如此而鑿。工師不能辯也。有胡姓者。聞其名。召之作室。洋洋然。自以為天下之良工也。既而授之斧。則不能操也。授之鑿。則不能持也。授之柱。授之梁。則不能斷也。胡姓逐之。林子聞之。嘆曰。此亦趙括之父書也。見聞之。終不適於用矣。

或問曰。見聞不足。知與。林子曰。儒者之學。自有孔門心法在焉。若不知心法。而見聞以爲知者。見人之見聞人之聞。知人之知也。知人之知。故言人之言也。至於言人之言。而每自以爲得者。得人之得也。譬司人之財者。非不有所積也。但所積之財。寔非其所自有也。財非其所自有矣。而謂之有財。此有用也可。言非其所自得矣。而謂之有德。必有言也可。乎。若夫堯舜之中。孔子之一。而吾身之內。則自有真消息者在焉。孟子所謂幾希者是也。故不知心法。則不知幾希。不知幾希。則不知真消息。不知心法。不知幾希。不知真消息。是不以德性之知以爲知也。顧乃見人之見以爲見。聞人之聞以爲聞。知人之知以爲知。言人之言以爲言。得人之得以爲得。則亦何異於司人之財。而自矜其有也。故曰。君子深造之以道。欲其自得之也。

林子曰。昔有風奴者。奴於王侯之家。有顛氣。

人咸以風奴呼之。風奴每誇於人曰。我奴也。雖貧且賤。而所見聞者。則盡富貴也。又嘗與他王侯家奴。關其富貴。而不知其非已有也。若夫以人之見爲己之見。以人之聞爲己之聞。又且訕訕然而自侈其美者。是亦風奴之富貴也。故曰。世人之心。止於見聞之狹。見聞之狹。難以體道。宜其所謂孔門心法。以尊德性。而爲孟子自得之學哉。

程子曰。聖賢千言萬語。只是欲人將已旋之心。約之使反。復入身來。是入德之門。真真要於此矣。而邵康節乃曰。心要放者何。與若也。不知下學之有爲。而著於空焉。則謂之落空。漢而操存主敬之工夫。殆亦未之聞與。若也。不知上達之無爲。而著於相焉。則謂之守尸鬼。而太虛無我之分量。殆亦未之聞與。

林子曰。心不存。則氣質之性不除。心不放。則天地之性不見。

或問曰。學以無爲爲大。與。林子曰。何哉。汝所

謂無爲者或曰聖人無爲也天無爲也若有工夫則是有爲矣豈曰聖人同天之學哉林子曰昔者孔子大聖人也猶曰下學上達顧我於孔子何如也而以無爲爲大耶子以爲不學不立而可以耳順不踰矩乎否也不善不信而可以大而化之聖而不可知乎否也不致曲而能化乎否也不時習而能悅乎否也不樂而生而能惡可已乎否也孟子曰堯舜性之也湯武反之也豈吾子乃性之者宜與堯舜等爾而無待於反之之力邪周子曰誠無爲幾善惡豈吾子乃誠者本體本自寂然而無待於誠之之功邪

林子曰行遠自邇登高自卑下學上達之明訓也若也徒誦行遠登高之言不識自邇自卑之漸不曰忠恕而曰一貫不曰利仁而曰安仁不曰明則誠而曰誠則明豈所謂合抱之木生於毫末九層之臺起於累土哉由邇而遠自卑而高不凌節而施不躡等而進斯

乃下學之士所宜循序而漸進也

林子每以大學毋自欺語二三子曰人其可得而欺也心其可得而欺乎心之所以不可得而欺者以吾心之鬼神至聖至靈者在焉夫誰得而欺之或問所以能欺於吾心之鬼神者豈其無有所謂心法也與林子曰其不以冥冥情行而獨行不愧影獨寢不愧衾者乎詩曰相在爾室尚不愧于屋漏而隱之見而微之顯而伏之孔昭者吾心之鬼神炯

炯而不昧也如此豈其可得而欺哉然不欺之要惟在謹獨程明道曰有天德便可語王道其要只在謹獨若能知所以謹獨矣而存心而主敬戒慎恐懼防乎其防而天德王道便在我矣此謹獨不欺之功之所以爲大也林子曰君子之學貴信信也者信吾心之一聖人也信吾心之一天地也信吾心之本自美大本自聖神也信吾心之本自高明本自惇厚也

林子曰學者之於道惟恐其不能知不能信爾苟知矣而未有信之而不篤也苟信矣而未有爲之而不力也故信吾心之一天地也則必思所以同乎天地也而博厚高明之本體在我矣信吾心之一聖人也則必思所以造乎聖人也而美大聖神之極功在我矣誠不知則未有能信焉者也知之而不信者何邪不信則未有能爲焉者也信之而不爲者何邪

林子曰夫毀譽榮辱利害死生果足以貳孔子之心乎否也若毀譽榮辱利害死生之足以貳孔子之心也其何以爲孔子毀譽榮辱利害死生亦果足以貳盜跖之心乎否也若毀譽榮辱利害死生之足以貳盜跖之心也其何以爲盜跖夫豈惟孔子之至聖盜跖之大惡爲然哉諸凡天下之知愚賢不肖也而其所以爲知爲愚爲賢爲不肖者若稍貳心於毀譽榮辱利害死生焉則亦何以爲知爲

愚為賢為不肖也。

林子曰：「二子從余受業，亦有年矣。或有直道而利而生者，亦或有曲學而利而生者。二子何擇焉？」將直其道以事人乎？將曲其學以阿世乎？或有曲學而害而死者，亦或有直道而害而死者。二子何擇焉？將直其道以事人乎？將曲其學以阿世乎？抑或有直道而利而生，而曲學者豈曰不得利，而亦且動之死地，抑或有直道而害而死，而曲學者豈曰無有害，而亦且得以長生？」二子何擇焉？將直其道以事人乎？將曲其學以阿世乎？至於仲尼無上下之交，鄉原有原人之譽，顏回簞食而天死，盜跖醢肝以壽終，夷齊採薇，景公千駟，凡類此者，載之經史，不可悉紀。豈必有識之士，然後能考其得失哉？」二子何擇焉？將直其道以事人乎？將曲其學以阿世乎？若於此而不知所擇焉，則前日之所以來受業者，何為也哉？」二子其試思之。



林子曰學以三綱五常為先務而古先聖賢有從三綱五常而煉其心者學以士農工商為本業而古先聖賢有從士農工商而煉其心者學以拂亂所為為能動心忍性而古先聖賢有從拂亂所為而煉其心者學以傾覆流離為能了脫生死而古先聖賢有從傾覆流離而煉其心者然靜而心在腔子裏而心不離於斯須也人或知之者至於動而心在腔子裏而心不離於斯須也豈非人情之

三教宗

初學篇

一五

所易忽邪惟其為人情之所易忽也故余每語諸生必於動中而日致其嚴焉昔者有問於謝上蔡曰一日靜坐見一切平等皆在我和氣中此是仁否上蔡曰此只是靜中光景只是心虛氣平也須是應事時有此氣象方好朱子曰伊川亦有時教人靜坐然孔孟已上却無此說又曰存養之功亦不當專在靜坐時須於日用動靜之際無處不下工夫乃無間斷爾若存養之功而必專在於靜坐時

而後可行也則是人倫日用之間動靜常變之頃抑亦不可以為道與殆非中庸道不可離之意文王純亦不已之心也

林子曰不夏臺其能湯乎不美里其能文王乎不陳蔡其能孔子乎此皆以聖人之金試之以蒙難之烈火矣豈復有渣滓之未化而有待於煉邪無所待於煉而復煉之不謂之聖人之金已精而益精而盛德至善難乎其為繼者殆為是爾

三教宗

初學篇

一六

林子曰平旦之氣其好惡與人相近者此何心也夜氣不存而遠禽獸不遠者此何心也嗔爾蹴爾身死而不受者此何心也萬鍾於我何如不辨禮義而受之者此何心也既見牛則不忍其觴棘者此何心也未見羊則以羊易之者此何心也夫子言之於我心有戚戚焉者此何心也吾退而寒之者至此何心也是皆所當察識焉者也

林子曰平旦之氣平旦之心一聖人也旦晝

以存。旦晝之心一聖人也。又曰。一念而不昧其心焉。一念之聖人也。一事而不昧其心焉。一事之聖人也。惟在乎察識而擴充之爾。程子曰。充得盡時。便是聖人。以其所不忍達之於其所忍。以其所不為達之於其所為者。擴而充之也。無所往而不為仁。無所往而不為義者。充之而至於盡也。故即其善端之發見者。驗其心之一聖人也。充其善端之極致者。純其心以為聖人也。

三教正宗

卷五

上七

林子曰。知所以致曲而誠矣。由是而形而著。而明而動。而變而化者。充之而至於盡也。知所以修身矣。由是而齊家而治國而平天下者。充之而至於盡也。知所以盡己之性矣。由是而盡人之性。而盡物之性。而參天地而贊化育者。充之而至於盡也。

門人林文章

陳大協命梓

林子三教正宗統論

教外別傳

門人盧文輝校正

或問不曰傳而曰別傳不曰教而曰教外者何謂也。林子曰聖人有至教悟性有別傳故教外之教謂之至教不言而傳謂之別傳而汝以為教外別傳者其有所於傳有所於教乎其無所於傳無所於教乎傳而無所於傳教而無所於教乎無傳而有

三教正宗

教外別傳

所於傳無教而有所於教乎其傳而不在於傳教而不在於教乎其傳而非其所傳教而非其所教乎無傳無無傳無教無無教其殆機之相為啟而神之相為通乎然必至於不知有傳亦不知有別傳之傳不知有教亦不知有教外之教不知有機亦不知機之相為啟不知有機之神亦不知神之相為通然後方可謂之無教之至教無傳而有傳也龍江兆恩

谷神靈關

或問何謂靈關林子曰所謂谷神者是也谷惟其虛也故有神理存焉即呼即應何其速也然則靈關有定在歟林子曰無在而無不在也設言靈關之有定在也而謂之靈關可乎故谷曰神谷關曰靈關者神靈之也

靈關靈府

或問所謂靈關者豈非其靈府之義與林子曰靈關靈府其義一也故自其精神之凝聚

三教正宗

教外別傳

者言之則謂之靈府而顯仁藏用之機寓焉自其乾坤之門戶者言之則謂之靈關而一闔一闢之變寓焉大凡天下之物有可以神靈之者則不可謂之平常有可以平常之者則不可謂之神靈惟此見在心也而至乎至常之中則自有至神至靈者在焉故充此見在心也可以皇可以帝可以王可以師萬世可以贊化育是皆率性之道自然而然而也

神理

白沙曰神理為天地萬物主本長在不滅林  
子曰天惟有此神理而天之所以為天也地  
惟有此神理而地之所以為地也人惟有此  
神理而人之所以為人也物惟有此神理而  
物之所以為物也夫天地且有壞矣而況人  
乎而況物乎其曰長在不滅者何也林子曰  
天氣也氣則有時而滅矣而其神理也得而  
滅乎地形也形則有時而滅矣而其神理也  
得而滅乎而參而物亦復如是故天地有壞  
而這箇不壞所謂這箇者蓋指神理而言也  
道氏所謂長生釋氏所謂不死者以此

乍見

或問乍見之頃豈其平旦未與物接之時之  
心與林子曰是亦未與物接之時之心也然  
此乍見之頃也有思慮之心乎否也林子曰  
何思何慮有將迎之心乎否也林子曰何將  
何迎

孟子曰今人乍見孺子將入於井皆有怵惕

惻隱之心當是時也何待於思何待於慮而  
亦何暇於思何暇於慮也是乃順而應之之  
妙機而聖人之所以以聖也其有外於斯乎

以利為本

或問以利為本林子曰豈非釋氏之所謂在  
事之先取以本利者乎惟其本而利也故其  
以利為本而孔子則罕言利者何也惟此利  
字不有顏曾夫誰得而言之故曰罕言繫辭  
曰擬之而後言議之而後動故利也者不屬

三教正宗

教外別傳

於擬議而亦無事於擬議自能成其變化順  
以出之而無所於為也其曰擬議以成其變  
化者豈非所謂下學致曲而誠之功以造於  
上達動變而化之地耶故擬議者可得而言  
之而使由也而利則不可得而言之而使知  
也

鳶魚飛躍

林子曰鳶之飛乎其上也魚之躍乎其下也  
其皆天機之自然乎而吾心之活潑是皆鳶

魚之飛躍。天機之自然也。若也。不知自然之天機。而曰能悟性者。未也。

### 無言無隱

或問道其不可得而言乎。林子曰。夫道惡得而言之。老子曰。道可道。非常道。故不知道者。則以道隱於無言。而知道者。則以道隱於有言。余於是而知有言者。而未始有言也。無言者。而未始無言也。道其可得而隱乎。道其可得而言乎。無言無隱。亦惟在於知機而契機。

三教正宗

教外別傳

五

### 契機知機

林子曰。太上契機。其次知機。或曰。敢問何以謂之契機也。林子曰。契機也者。契其機也。機蓋與我相為亨契。而不二者。契機也。故契機也者。不知是機。是我。我是機。又不知即機。即我。即我。即機。始將不知有機。而忘機。忘我。不知有我。而忘我。忘機者矣。豈曰知之云乎哉。

### 一以貫之

余嘗考之。曾論矣。一以貫之者。聖人之別傳也。而心相感通之下。則自有真機存乎其間者。即在孔子。且不知其所以教。而在曾氏。亦不知其所以唯矣。夫曾氏之傳。既曰得其宗矣。顧乃不能善發聖人之蘊。以教人。而但曰夫子之道。忠恕而已矣者。何與。然當孔曾授受之時。而門人則固在焉。誰不與聞。而又奚待於問也。蓋機有未契。是雖孔子。亦且無如之何矣。而况非孔子者乎。

三教正宗

教外別傳

六

### 機通天地古今

或問曾參之唯。豈非所謂契其機邪。而孔子必先呼其名者何也。林子曰。此所以觸其機而使萌也。其機既萌。則即繼之曰。吾道一以貫之者。蓋直指其機之萌者如此也。而曾參之唯。豈非能契其機邪。然而機也者。乃所以通天地人物而一之者也。故我能契其機。為則天地人物之機。我得而握之矣。微乎其微。

不可測識故曰苟不固聰明聖知達天德者其孰能知之然其機之相為感通也不惟無內無外亦且無後無先若堯舜之於湯湯之於文王文王之於孔子後先相去則固若是其遠矣而其所以聞而知之者豈其有所於傳邪抑豈其無所於傳邪故能明乎無傳有傳之機則後先之遠誰得而限之或者愕然異之林子曰不足異也然古今特旦暮爾而又況聖人之機流通於天地人物而未嘗有

無二道聖人無異教抑亦先觸其機而使萌爾若孟子所謂引之者乃所以觸其機也故曰躍如又曰吾如有萌焉何哉有萌之機躍如之秘也躍如之秘戚戚之心也而孔子之所謂不憤不啟不悱不發莫非所以因其機而利導之爾

機微天地人物

林子曰機之未萌則謂之性性之方萌則謂之機夫唯其機之萌之本乎性也故能徹天

徹地徹古徹今然豈惟人哉書曰蕭韶九成鳳凰來儀夫鳳凰遠矣而鳳凰之所以覽德輝而來儀者以物之性皆我之性也而其機之萌乎其性也則自有相為感通者在而非天人之所能知也夫物且有然矣而況人乎豈惟物哉古人有言曰天地設位聖人成能夫天地大矣而天地之所以賴聖人以成能者以天地之性皆我之性也而其機之萌乎其性也則自有相為感通者在而非夫人之

所能知也。夫天地且有然矣，而況人乎？

### 契機知性

或問心之生意之謂仁矣，而謂仁為機可乎？  
林子曰：心之始萌之謂機，機一萌焉而仁則油然而生矣。故孔子每言仁，豈非欲人契此生機而知其性也哉？故其生之性者，仁也。其動之微者，機也。

### 不得吾心

孟子曰：吾不忍其觫觫，若無罪而就死地。此

三教正統

教外別傳

九

齊王之觸於所感者然也。無所於思，無所於慮，擴而充之，是心足以王矣。或曰：齊王好勇好貨好色，而不忍觫觫之心，豈真有得於何思何慮之本體者然邪？林子曰：齊王不忍觫觫之心，固自發之固，自忘之殆，非有所於思有所於慮，而後有此不忍之心也。故曰：夫我乃行之，反而求之，不得吾心，若或有所於思有所於慮，而後有此不忍之心焉，則此不忍之心也，何為乎反而求之，而不得邪？但聖人

之心，無時而不寂然也。無時而不感通也。而齊王見牛之頃，聊足以見其真心之未嘗亡也。

林子曰：齊王不忍一牛之死，反而求之，不得吾心，非易之所謂日用而不知邪？蓋性在日用，苟能知其所用，而不知從何而發，此其機也。不忍者，情；苟能知其所以不忍者，從何而發，此其機也。機也者，機也。一感通之下，而道體即為之呈露者，機也。若不得其機，而影響

三教正統

教外別傳

十

於日用之間，億逆於見牛之頃，是亦想像之知爾。反而求之，豈曰能得本心而知其所以日用者哉？然不反而求之，而曰能契其機者，未也。若必反而求之，而曰能契其機者，亦未也。反之而無所於求，而無所於求，而恍恍惚惚之際，似乎有以敬之，而自契其機者。

### 孟子因機利導

林子曰：余讀孟子書，乃知孟子之所以善教，而因機利導之下，真足以激發而興起人之

良心者其曰聞之胡齧者豈不喜得其聞而為轉移齊宣王之一機邪而是心足王之對蓋亦言有大而非誇矣是雖五帝三王之所謂盛德大業者則又安能舍此不忍人之心而別有驚人可喜之事邪孟子又曰見牛未見羊即此見字最當玩味正所以發其機故之而使萌也蓋有見則有觸既有觸矣而吾不忍人之心有不萌其機乎齊宣王雖曰戚戚然而萌其機矣然終不知所以反而求之

三教正

孟子集注

卷一

而所謂不忍所謂戚戚者此何心也其機固顯蓋亦情然而未之知矣機且未知而況可得而契乎孟子至是亦且無如之何矣但曰善推其所為而已矣然孟子之心不但已也而與危構怨之問乃所以激發其良心而興起之者與其曰吾何快於是則亦能知所覺悟矣即此覺悟便是良心夫良心既已見矣顧乃不能轉移此大欲之心而為不忍人之良心者何邪然不忍人之良心人皆有之若

不知所以覺悟而轉移之則已苟知所以覺悟而轉移之欲仁仁至何遠之有

### 擴充轉移

林子曰善心一萌者機也因其機而擴充之而由微而顯之功不可不知也不善心一萌者亦機也因其機而轉移之而反惡為善之功不可不知也

### 卓爾躍如

歐問顏子卓爾孟子躍如豈非機邪林子曰

三教正

孟子集注

卷一

顏子之所以稱為善學者其機卓爾孟子之所以稱為善教者其機躍如然余又有說焉機也者其神乎而非力之所能致也是雖顏子亦且不能竭其才以從之故曰末由也已機也者其微乎而非言之所能傳也是雖孟子亦且不能發其蘊以示之故曰引而不發強言顯道

林子既已論著別傳矣而又申之以機說者何也蓋道之不明久矣故不得不假之言以



言其不能言者亦不得不假之言以言其所不能言者夫其所能言者言之可也而其不能言者則亦惡得而言諸言之愈支而道為之益晦余既知之矣既知而復言之者何也庶天下萬世亦或有因余之所能言而得余之不能言者是乃余之心也

### 風幡

或問風幡妙義可得而論與林子曰說什麼是幡說什麼是風莫取於相如如者空空以露真相相以顯真空真相元無相真空元不空譬如眼中童子鏡裏影像生於無生非空非相風幡妙義豈不是機機不可測機不可知不可思議當機契機

林子曰風幡妙義非關文字知忘所知乃契真機汝以為仁者心動其有所待於幡於風耶抑無所待於幡於風邪本來心體蕩蕩寂寂空勿生一念彼感此通言即非密豈得而論一觸便悟目擊道存

或問林子嘗曰見而有不在於見聞而有不在於聞者何謂也吾竊惑焉林子曰會得此意則古人所謂無眼人能見無耳人能聞者自當知之矣由此觀之豈曰見而不在於見而其所以見者則又不在於眼豈曰聞而不在於聞而其所以聞者則又不在於耳或人不悟又問林子曰汝之耳也能見汝之眼也能聞汝今必索見於眼求聞於耳則風幡妙義汝又焉能知之夫既曰不在於眼於耳矣

三教正宗

卷外別傳

古

抑豈其不在於色於聲邪林子曰見聞有實體悟性有神機非色非聲非聞則自有見性聞性之實體者在不生而不滅也又問何以謂之見性聞性而不生滅也林子曰色有生滅矣故見有生滅而其見性之實體也其有生滅也乎哉聲有生滅矣故聞有生滅而其聞性之實體也其有生滅也乎哉

### 無情說法

林子曰無情說法殆非有情者之所能知也

或問無情豈能說法林子曰盈天地間皆我之性也。皆我之性則皆我之機也。夫豈惟風幡為然也。至於釋迦拈花。眾皆默然。惟有迦葉破顏微笑。不謂之以心傳心。教外之至教邪。夫豈惟拈花為然也。至於外道。不問有言不問無言。釋迦良久。遂能開其迷雲。令之得入。故曰如世良馬。見鞭影而行。又不謂之以心傳心。教外之至教邪。彌陀經曰。水鳥樹林。悉皆念佛念法。而後世禪學之士。能會此意者亦多。有之。其曰諸佛時常出世。時常說法。度人未曾間歇。乃至猿啼鳥叫。草木叢林。常助上座發機。曰幽林鳥叫。碧澗魚跳。雲片展張。瀑聲鳴咽。曰山河及大地。全露法王身。曰山河大地。是真善知識。曰徒費言語。吾懶寧假曲拆。但日夜煩萬象為我敷演。言語有間。而此法無盡。所謂造物無盡藏也。曰鍾鳴鼓響。鵲噪鴉鳴。為你諸人說般若。講涅槃了也。曰休認風前第一機。太虛何處着思惟。山僧

若要通消息。萬里無雲月上時。曰簷前水滴。分明歷歷。打破乾坤。當下心息。曰盡大地是真空。遍法界是妙有。此其畧也。是皆所謂無情說法也。若夫儒門則亦有之。其曰滿目江山。一任看。而濂溪為之心醉。曰聞聲見色。只如常。而敬夫為之豁然。曰一聲霹靂。頂門開。喚起從前自家底。而閨道為之撞彩。至於所謂交翠庭草。自得盆魚。月到梧桐。風來楊柳。一般意味。是亦說法之無情也。故以彼之無情。若有以獲我之心。以我之無心。又有以得彼之意。而彼我兩忘之下。則自有相為感通之機者在焉。然當是時也。而謂之有情可乎。不也。謂之有意可乎。不也。而彼我兩忘之下。似亦不可謂之有情。似亦不可謂之有意。謂之無情可乎。不也。謂之無意可乎。不也。而相為感通之際。似亦不可謂之無情。似亦不可謂之無意。到此境界。蓋有莫知為之者。不可以知知。不可以識識。思之不及。測之不得。則

亦何以謂之有情何以謂之無情何以謂之有意何以謂之無意要之存乎其人而迷悟有不同爾故悟者當知自得而迷者實難與言。

### 了心

胡生覽別傳而以林子為隱也林子曰汝以為性其可得而言與性既不可得而言矣而余必欲強而言之豈不及以晦道邪汝欲悟性曷不以孟子躍如章與余別傳而並觀之

三教正宗

教外別傳

七

庶乎知機契機而有悟入處也數日胡生復來見曰性由自悟古人雖有是言矣而契機悟性殆有甚於登天之難也林子曰余昔之與汝言者皆大匠之繩墨昇之殼率孟子所謂引之者中道而立是也若巧則在人雖雖大匠與昇則亦安能言之而使知也又問何者謂之中道何以立之林子曰中道也者中道也吾身之黃中吾身之河洛也故能立此中道而伏羲之圖大禹之書都由此中出矣

而易之所謂河出圖洛出書者則皆寓言也若也不知吾身之河洛而必索圖於河然後能畫八卦索書於洛然後能叙九疇則天之所以錫聖人而聖人之所以則天者似有涉於跡而非天地聖人神通默會之真機也然則伏羲之畫八卦大禹之叙九疇不謂之見性以後事邪林子曰河圖洛書乃我天命之性中發出來爾而聖人之所以悟性以作聖者則亦與人同爾豈謂聖本生知而非學之所能至也哉然別傳之教時雨之化也故孟子躍如章即續於五教之後而世之儒者鮮有知之者夫豈惟三氏為然也至於詩文之小技亦皆有別傳若游藝之徒不能自命一意自出一言而惟影響於古人之詩以為詩而非所以為詩也古人之文以為文而非所以為文也夫詩文且然而況於三氏之大道者乎故為儒而不知有別傳豈能盡性而謂之聖學不可也為道而不知有別傳豈能得

性而謂之玄學不可也。為釋而不知有別傳  
豈能見性而謂之禪學不可也。余今復以躍  
如章以與二三子言之。若孔子之所謂約禮  
敦仁。孟子之所謂根心益皆。是皆所以引之  
者。以立中道也。然性乃人人之所固有者。而  
躍如自得。又非有所待於人也。三子甚毋  
曰高美難及。而自謂不能也。古人有言曰。悟  
性還容易。了心寔是難。故了心也者。了此心  
也。了心則心無其心矣。無心之心。是謂真心。  
三教正統 教本別傳 五

### 致虛

林子曰。心本虛也。若欲悟性。莫先致虛。惟虛  
故靈。靈則能悟。不虛不靈。豈曰能悟。

天啟壬戌歲仲秋月門人陳秉瑜錄補

卓朝日命梓  
李大藩

林子三教正宗統論

門人盧文輝訂正

何思何慮解

陳衷瑜參閱

林子曰。天下何思何慮者。本體也。而寂然感通之機在我矣。或曰。天下何思何慮。豈非中庸所謂不思不勉。而聖人之地位。此其最高者。吾子每曰。即此擴而充之而已矣者。何也。林子曰。天下何思何慮。心之本體本如是也。非惟聖人之心之本體本如是也。而常人之心之本體亦本如是也。蓋何思何慮之本體至虛而已矣。所謂心兮本虛。喜怒哀樂之未發者是也。昔者詩人之頌文王曰。不識不知。順帝之則。論語曰。吾有知乎哉。無知也。此文王孔子之何思何慮。心之本體者然也。孟子曰。孩提之童。無不知愛其親及其長也。無不知敬其兄。此孩提之童之何思何慮。心之本體者然也。故文王孔子之所以聰明睿智。神聖文武者。亦惟在於孩提之童。所謂不慮而

知。不學而能者。擴而充之矣。

孟子曰。吾不忍其觥觶。若無罪而就死地。此齊王之觸於所感者然也。無所於思。無所於慮。擴而充之。是心足以王矣。或曰。齊王好勇好貨好色。而不忍觥觶之心。豈真有得於何思何慮之本體者。然耶。林子曰。齊王不忍觥觶之心。固自發之。固自忘之。殆非有所於思。有所於慮。而後有此不忍之心也。故曰。夫我乃行之。反而求之。不得吾心。若或有所於思。

有所於慮。而後有此不忍之心焉。則此不忍之心也。何為乎反而求之。而不得耶。但聖人之心。無時而不寂然也。無時而不感通也。而齊王見牛之頃。聊足以見其真心之未嘗亡也。故五帝之所以為帝。三王之所以為王者。後有作者。不可及矣。不過以此不忍之真心。擴而充之爾。故曰。王猶足用為善。此孟子之所以予日望之也。

林子曰。何思何慮之本體者。自然也。順以出。

之率性之謂道也。廓然大公。物來順應。若有所擬議。有所安排。則是失其本體之自然矣。林子謂盧生文輝曰。釋氏所謂大陀羅尼門。名為圓覺。流出一切真如涅槃者。汝其知之乎。文輝生對曰。豈非所謂八字打開。中有現成公案者邪。而儒氏所謂寂然不動者。豈非何思何慮之本體。而感而遂通天下之故者。豈非不思而得。不慮而知邪。林子曰。輝之言得之矣。

三教正宗

何思何慮解

三

林子曰。心之本體者性也。性上豈容添一物耶。故格而去之。以復其何思何慮之本體也。或問聖人原有此何思何慮之本體也。常人亦原有此何思何慮之本體也。然則廢思慮也不亦可乎。林子曰。思慮何可廢也。書曰。思曰睿。睿作聖。孔子曰。學而不思則罔。周子曰。思者。聖功之本。夫豈惟學者作聖之功。而貴於思。而貴於慮哉。是雖聖人。亦且不能廢乎思。廢乎慮矣。孟子曰。聖人既竭心思焉。由是

觀之。思慮安可廢也。故何思何慮者。本體也。而思而慮者。乃所以復其何思何慮之本體也。

孟子曰。今人乍見孺子將入於井。皆有怵惕惻隱之心。當是時也。何待於思。何待於慮。而亦何暇於思。何暇於慮也。然而從之者。不其愚乎。故於此而無所於思。無所於慮。不可也。故曰可逝也。不可陷也。此蓋自有天則者存焉。順而應之者。聖人也。

三教正宗

何思何慮解

四

林子曰。何思何慮之地。思之不得。慮之不及。又安可以思慮。而鑿其何思何慮之本體耶。然則何思何慮之本體。終不可以思而得。以慮而及乎。是雖不可以思而得。然亦必由思而後能得也。是雖不可以慮而及。然亦必由慮而後能及也。此豈非慎思慎慮。以為從入之門耶。

或問咸無心之感也。而曰憧憧往來。朋從爾思者。何謂也。林子曰。四心也。而初則性也。四

故憧憧耶

盧文輝曰性萌之而心也心非我之所本有也心返之而性也性乃復我之所本有也張三峯所謂元是我家舊物而復返於我家者是也

或問三天下字林子曰天下也者天下也此本體之自然何有於思何有於慮而思慮乃本於此矣故殊途而同歸同歸於此也百處而一致一致於此也甚而至於窮神知化

而為德之盛者皆由此出然非有得於孔子之心而達乎河圖洛書之秘者則又焉能知之矣

林子自書金剛經槩論卷

第一

古人有言曰。天地設位。聖人成能。何謂也。林子曰。无始氏然後有泰始氏。泰始氏始爲擘破洪濛。而以其虛空中一點真陽。以胎天生天。而天開於子也。胎地生地。而地闢於丑也。迺今正值天地之運。午將過中也。誰有能大發誓願。以豫爲數萬年真陽來復之計。以再造天地之乾坤。重立天地之性命者乎。然非有古今之一大聖人。不能爲已。由午而未。而申而酉。而戌而亥。以漸收真陽而終之者。此聖人之所以前天地而藏諸用。豫之以成

三教正宗

金剛經論序

一

二教正宗

金剛經論序

二

其能也。卒成之終。迺反其始。而天之所以復開於子。地之所以復闢於丑。以漸還真陽而始之者。此聖人之所以參天地而顯諸用。贊之以成其能也。由是觀之。天地不能自始。不得聖人之終。則無以爲始。天地不能自終。不得聖人之始。則無以爲終。而其所以終而始之。始而終之。以來復萬古之真陽者。斯其有功於天地也大矣。然惟此一真陽也。始於泰始氏。而無所於始者。无始氏也。而天地人共之矣。放而彌之。而周流於六虛之外。而無不足。收而斂之。而退藏於一人之



身而非有餘。其天地聖人之所以  
能相陰陽而迭終始者乎。易曰。原  
始反終。故知死生之說。夫豈惟人  
哉。而天地且不能違矣。故不知我  
之所以始。所以終。而曰我能再造  
我之乾坤。重立我之性命者。未也。  
不知天地之所以始。所以終。而曰  
我能再造天地之乾坤。重立天地  
之性命者。未也。龍江兆恩

省

萬曆甲午孟夏門人盧文輝謹述

三教正宗

金剛經要論序

三

三教正宗統論

門人盧文輝訂正

金剛經要論 并小引

要論也者。要而論之。以余之疎淺。不能句  
釋而字訓之。故特言其要爾。或問何者謂  
之金剛。佛性是也。又問何者謂之佛性。如  
如是也。佛性如如是。是我真經。而亘天亘地。  
亘古亘今。不可得而變。不可得而壞也。故  
曰金剛經。余嘗覽金剛經。乃知釋迦如來  
之所爲作也。其言婉而微。其意疊而複。惟  
異以發明佛性之如如。不變不壞之實義  
也。豈非老婆心切。欲以盡滅度無量無數  
無邊衆生。以共荷擔此如來也。後世之釋  
之者。其衆惟有三祖直指。乃得金剛經實  
義。餘或勦拾套語。以爲證據。而使釋迦如  
來之秘旨。反晦而不明。故爲撰著金剛經  
要論。三教主人龍江兆恩

如來所說我義卷之一

林子曰。古之人有此如來也。而以其如來說

如來也。今之人亦有此如來也。而以其如來說如來。及說古如來之所說如來也。或言我。或言如來。如來卽我。我卽如來也。故以我說我。而我之義可得而明也。不以我說我。而我之義不可得而明也。經曰。是人不解我所說義。故爲說如來。題曰如來。所說我義。而所謂如來者。乃釋迦之所以爲釋迦者。如來也。

林子曰。徧滿虛空界。則皆道也。皆道則皆我。故我也者。如來也。夫如來者。豈其無所從

來與。而我之如來。蓋從不空中來爾。然而何處不是我。故來而無所於來者。如來也。又問何以謂之如也。林子曰。如也者。如也。如如不動。只是爾。以其不可得而明言也。而強形容之曰如。又曰如如。縱我終日言之。亦不能明言之。以告人。而只曰如。曰如如而已矣。卽千經萬卷。亦不能明言之。以告人。而只曰如。曰如如而已矣。夫旣不能明言之。以告人。而必強言以形容之者。何也。蓋欲以度脫有情

以同證此如來爾。

林子曰。我也者。我也。無我之我也。若計有我。卽不名我。

林子曰。我如如也。如如卽道。渾然一道。而萬理全備者。我之如如。我之虛空也。何處不是虛空。則何處不是如如。何處不是如如。則何處不是道。故虛空之無邊。卽是如如之充塞。如如之充塞。卽是斯道之流行。

林子曰。我無我也。卽我卽道也。我無我也。卽

我卽如如也。我無我也。卽我卽虛空也。

林子曰。我其真我。與而無我之我者。真我也。我其無我。與而真我之我者。無我也。

林子曰。我其有我乎。我其無我乎。若以我而求我。非我也。而必離我以求我。亦非我也。故我不離我。而亦無我。相非離。非不離者。我也不離如如。而亦無如如。相非離。非不離者。我之如如也。我不離虛空。而亦無虛空。相非離。非不離者。我之虛空也。

林子曰。卽如卽我。卽我卽道。道固不可離矣。而我也者。其可離乎哉。我固不可離矣。而如也者。其可離乎哉。故不知有如。則是不知有我。不知有我。則是不知有道。

林子曰。道在天地。而天地之所以如者。我也。我虛空而已矣。道在萬物。而萬物之所以如者。我也。我虛空而已矣。

林子曰。如如之在天地也。天地得之以造。以化。在如如固不知天地之造之。化在天地亦

卷宗

金剛經義疏卷三

四

不知如如。而爲我造我化也。如如之在萬物也。萬物得之以生。以成。在如如固不知萬物之生。以成。在萬物亦不知如如。而爲我生我成也。

林子曰。天地之所以造。所以化者。道也。如如也。虛空也。萬物之所以生。所以成者。道也。如如也。虛空也。謂如如之道。卽是虛空乎。則亦何者謂之道。何者謂之如如。何者謂之虛空。謂如如之道。不是虛空乎。則亦何者不謂之

道。何者不謂之如如。何者不謂之虛空。道。道而已矣。如如。如如而已矣。虛空。虛空而已矣。三世諸佛。其道與道不知也。三世諸佛。不知也。非不知也。而道則無有可知焉者也。其如如與。如如不知也。三世諸佛。不知也。非不知也。而如如則無有可知焉者也。其虛空與。虛空不知也。三世諸佛。不知也。非不知也。而虛空則無有可知焉者也。無知則無得。無得則無說。若曰。我則有所於知。我則有所於得。我則有所於說。卽不可謂之道。卽不可謂之如如。卽不可謂之虛空。

三教正統

金剛經義疏卷三

五

林子曰。天地之所以造。所以化者。是諸法如義也。萬物之所以生。所以成者。是諸法如義也。豈非如如不動之中。能具一切法邪。

林子曰。諸法本空。卽是諸法無我也。而無我之我。是諸法之所以如如也。

林子曰。天地不知有我。我不知有天地。萬物不知有我。我不知有萬物。如如而已矣。虛空

而已矣此其所以爲道也

林子曰如來如如也而如來之心有不如如乎如來之心如如也而如來之法有不如如乎若不識如如而曰我能見如來矣而謂之如來可乎既非如來矣而謂之如來之心可乎既非如來之心矣而謂之如來之法可乎然如來無心也而謂之如來之心者何與而如如其心者如來之心也如來無法也而謂之如來之法者何與而如如其法者如來之法也故謂如來有心焉不可也謂如來無心焉不可也若如來也者無心而有心也謂如來有法焉不可也謂如來無法焉不可也若如來也者無法而有法也

林子曰或執或著而執著此如如也而如來之即不可謂之如來即不可謂之如來之心即不可謂之如來之法不執不著而不執不著此如如也而如來之方可謂之如來方可謂之如來之心方可謂之如來之法然如如

不動之中有如來乎不有如來之心乎不有如來之法乎不若謂如如不動之中而有如來焉便非如如便非如來若謂如如不動之中而有如來之心焉便非如如便非如來之心若謂如如不動之中而有如來之法焉便非如如便非如來之法殊不知如來者如如而已矣如來之心如如而已矣如來之法如如而已矣而非有如來也而非無如來也而非有如來之心也而非無如來之心也而非

有如來之法也而非無如來之法也

林子曰謂如來其如來乎謂如來其非如來乎謂非如來其如來乎謂非如來其非如來乎要而言之如來者如如而已矣而惡有所謂如來者乎惡有所謂非如來者乎惡有所謂非如來而如來者乎惡有所謂非如來而非如來者乎要而言之如來者如如而已矣故未感之先而應用不窮之妙只如是爾既感之際而如如不動之體只如是爾若也不

知如如。而曰此如來也。此非如來也。便不可謂之如來。

林子曰。卽心卽如。而心本虛空者。如如也。

林子曰。先乎我而我之。我固不可得而我之。我固不可得而我矣。而况我也可得而先乎。後乎我而我之。我固不可得而我之。我固不可得而我矣。而况我也可得而後乎。至於東而東之。而我不可得而東也。南而南之。西而西之。北而北之。而我不可得而南之。而西之。而北之。而又至於四維上下。而我亦不可得而四維之。而上下之。我如如也。而徧滿虛空。界而莫非我也。我其可得而我乎。我其不可得而我乎。如如虛空之不可度量也。有如是夫。

林子曰。卽心卽心。卽心卽法。而如有所住乎不。若曰如有所住矣。則是心亦有所住與。故無所住而生其心者。如來也。若曰心有所住矣。則是法亦有所住與。故諸法如義者。如來

也。

林子曰。如其有相乎。不。如其有相。則是心亦有相與。心其有相乎。不。心其有相。則是法亦有相與。故如如也。而如無如相。心如如也。而心無如相。法如如也。而法無如相。

林子曰。如其有相與。便是有相。不可以言如。心其有相與。便是有心。不可以言如。法其有法相與。便是有法。不可以言如。故如本無如也。而又安有如相。心本無心也。而又安有如相。法本無法也。而又安有如相。

林子曰。法法也。心心也。法也。若曰法必本於心。有心而後有法。卽是不解如來之說義。

林子曰。夫如來者。亦有說法與。而曰如來時乃說之者。何也。而金剛經一部。乃釋迦如來之所演說也。抑豈知無說之說。是謂真說。故謂如來有所說法。不可也。謂如來無所說法。不可也。

林子曰。如如者。寂滅也。寂滅無相。如如而已。

林子曰。夫既曰如來矣。而又何以謂之法身也。卽如來卽法身。以諸法如義。故謂之如來。以清淨之體。而一切佛法皆從此出。故謂之法身。如來法身。則皆我也。而或者以如來爲釋迦者。非也。然釋迦始而具足。此如來終而圓滿。此如來。而以釋迦爲如來也。不亦可乎。但非金剛經所說如來義。

三教正宗

金剛經卷一

一

金剛經曰。以實無有法。得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是故燃燈佛與我授記。汝於來世當得作佛。號釋迦牟尼。何以故。如來者。卽諸法如義。林子曰。真性如如也。故諸佛如如。如如之中。亦豈有法。而作佛者。不過欲以復還我如來真性之本體爾。然如來真性。本自如如。若實有法如來。得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則是如來元無此真性。如如之本體。與殊不知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乃我真性如如中之所。

有者。殆非求之在外。而有所於得者得也。既無所得。又焉用法。故曰以實無有法。如來得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

林子曰。以實無有法。如來得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者。是諸法如義也。

林子曰。寂然而常感叩之。而卽應者。如來也。若必待於安排而擬議者。卽不名如來。

林子曰。云何應住。住於無所住而住之。只如是爾。云何降伏其心。降伏於無所降伏而降

三教正宗

金剛經卷一

二

伏之。只如是爾。

林子曰。何以謂之真如也。如如者。真如也。真如其有相乎。而真如則無相也。真如其有住乎。而真如則無住也。惟其無相。故其無住。有相有住。便非如如。

林子曰。真如其有體乎。其無體乎。夫真如既無相矣。惡得有體。而不知其體。則以無相爲體焉者也。故有相之體。體不虛空。而不名爲大者。色身也。無相之體。體卽虛空。而名之爲。

大者法身也

林子曰。人孰不曰我能得我之本體矣。而我之所言者。皆以言我之本體也。林子曰。夫本體者。如如也。豈其可得而言哉。故凡我之所言者。都從本體中發出來者。如來也。

林子曰。過去心不可得。見在心不可得。未來心不可得者。如來也。

林子曰。如來能離一切相。而不離一切相。如來能不離一切相。而離一切相。故一切相應

用。則皆如來之如如也。

林子曰。無我相。無人相。無衆生相。無壽者相。而如如不動中。自有一如來也。故如來也者。不可以有相見。不可以無相見。無相無相。乃見如來。

林子曰。有身則有相。而如來既無身矣。惡有身相有心。則有相。而如來既無心矣。惡有心相。故不以身爲身。而以心爲身。不以心爲身。而以無心之心爲身。無心之心。心本虛空虛。

空充滿。是名大身。大身非身。乃見如來。

林子曰。如來無身相。又安可以身相見。然而徧滿虛空者。乃其無身之真身也。

林子曰。如來無心相。又安可以心相見。然而徧滿虛空者。乃其無心之真心也。

林子曰。有相則有見。惟其有我相。人相。衆生相。壽者相。故有我見。人見。衆生見。壽者見。然而惡得無相。而有相之中。能見無相。不亦可乎。林子曰。此猶有見之心者在。是亦相也。夫

如是。則無相之相。而以不見見也。不亦可乎。

林子曰。此猶有不見之心者在。是亦相也。

林子曰。凡夫色身也。而亦有法身。佛法身也。而亦有色身。但凡夫住於色身。故有我相。人

相。衆生相。壽者相。而貪著其事。而凡夫矣。而佛則不住於色身。故無我相。人相。衆生相。壽

者相。而不貪著其事。而佛矣。

林子曰。如來者如如也。豈有心相。若取心相。即不名如來。如來者如如也。豈有法相。若取

法相。卽不名如來。如來者如也。豈有非法相。若取非法相。卽不名如來。

林子曰。如如不動中。雖無有法。而法則從如。如不動中來爾。故如如不動中。實無有法。實無無法。無法而有法。有法而無法。如是而已矣。

林子曰。汝勿謂如來有大智慧。能到彼岸矣。而如來之如如不動。元無大智慧。元無彼岸之可到也。如來若曰。我有大智慧。我能到彼岸。則非如來矣。

林子曰。我者真我也。如來法身。乃真我也。真我者實相也。

林子曰。色身者我也。有我相。有人相。有衆生相。有壽者相。有相之相。不名實相。法身者真我也。無我相。無人相。無衆生相。無壽者相。無相之相。是名實相。

林子曰。性本無相也。而如如之相。乃實相也。林子曰。有生有滅。則有相。無生無滅。則無相。

林子曰。實相者如來也。不可以色見。不可以音聲見。而無色無音聲。自有一如來之實相在也。故天地形氣也。有時而壞。而實相虛空也。無時而壞。

林子曰。如來無眼耳鼻舌身意矣。又惡有色聲香味觸法耶。故住色住聲香味觸法而起分別心者。妄心也。不住色不住聲香味觸法而有分別性者。真心也。



三教正宗統論

門人盧文輝訂正

金剛經繫論

如來所說我義卷之二

林子曰如來法身充滿於法界矣。則能盡諸法界之眾生。胎生。濕生。化生。有色。無色。有想。無想。非有想非無想。而皆在我如來法身中。而寂滅之。而普度之。如來不知也。故曰我皆令入無餘涅槃而滅度之。渾然一虛空也。如如不動。而所以盡滅度之。而無餘者。殆有不可得而思量之矣。

三教正宗

金剛經繫論卷之二

一

林子曰日出而天地皆明。明則容光必照。而不住相布施者。日之光也。日沒而天地皆黑。黑則藉火之光。而住相布施者。火之光也。林子曰月落萬川。處處俱圓。夫月何曾有心於川。而川亦何曾有心於月邪。至於細而溝渠之水。又細而盂盆之水。而莫不一水一月。知此。則所謂不住色布施。不住聲香味觸法布施。抑亦可少槩見矣。而曰卵生。胎生。濕生。

化生。有色。無色。有想。無想。非有想非無想。而盡滅度之。而無餘者。則又何疑焉。

林子曰。月其有所住心乎。月無心也。而安有住。川其有所住心乎。川無心也。而安有住。故施者如月。施而無所於施也。受者如川。受而無所於受也。

林子曰。天地無心也。而以美利利於一切。不惟不自尸其功。亦且不自知其功者。不住相布施也。

三教正宗

金剛經繫論卷之二

二

林子曰。不住於相。無爲而已矣。卽如是而布施。如是而滅度。非有二也。若必以財與人。而謂之布施。以法與人。而謂之滅度。則是生分別心。有相而有爲也。

林子曰。譬人之一身焉。一呼一吸。一動一靜。而一身之內。無不周徧圓滿充塞之。而無遺矣。而所謂不住色布施。不住聲香味觸法布施。與夫卵生。胎生。濕生。化生。有色。無色。有想。無想。非有想非無想。盡滅度之。而無餘也。何

以異此。然而有所謂布施邪。無有所謂布施邪。有所謂住色住聲香味觸法而布施邪。無有所謂住色住聲香味觸法而布施邪。有所謂滅度邪。無有所謂滅度邪。有所謂衆生可滅度邪。無有所謂衆生可滅度邪。如來無相也。無相則無心。無心則無知。無知則無爲。而所謂布施者。只如是爾。滅度者。只如是爾。林子曰。如來無知也。知之於無所知。無所知而無不知也。如來無爲也。爲之於無所爲。無所爲而無不爲也。故謂如來無所知不可也。有所知不可也。知之於無所知。無所知而有所知不可也。謂如來無所爲不可也。有所爲不可也。爲之於無所爲。無所爲而有所爲不可也。凡此皆不識所謂如來焉者也。惟其不識如來。故其不見如來。

林子曰。若卵生。胎生。濕生。化生。有色。無色。有想。無想。非有想。非無想。各皆有佛性。各各元非衆生。何待於滅。而亦何有於滅也。何待

於度。而亦何有於度也。此其不住相布施而無邊功德之在虛空中者。夫誰得而思議之。得而稱量之也。至於卵生。胎生。濕生。化生。有色。無色。有想。無想。非有想。非無想。或迷佛性而衆生也。而其實則非衆生。雖若有所於滅。而非有所於滅也。雖若有所於度。而非有所於度也。此其不住相布施而無邊功德之在虛空中者。夫誰得而思議之。得而稱量之也。林子曰。色身則有相。有相則有說。有相有說。則滅度之有盡。法身則無相。無相則無說。無相無說。則滅度之無餘。

林子曰。靈山會上。佛菩薩之所相授受。而必曰如來。如來不一而足者。以其所說非我也。乃空寂中之我。能使我神通朗發。菩提日長者。我之如來也。不見如來。豈證佛果。故金剛經一部。釋迦言如來者五十有九。須菩提言如來者二十有七。

林子曰。若謂如來有所於說矣。而如來則無

色相音聲惡得謂之有說。若謂如來無所於說矣。而如來則善護念付囑。惡得謂之無說。然護念付囑而曰善者何也。蓋我如如不動之中。則若有以啓我翼我而護念之。而付囑之惡得謂之無說。而其實則無所於啓。無所於翼。有何護念。有何付囑。惡得謂之有說。林子曰。說者其有所於說乎。有說而無說也。說者其無所於說乎。無說而有說也。聞者其有所於聞乎。有聞而無聞也。聞者其無所於聞乎。無聞而有聞也。要之說不以言。聞不以耳。而真機之相爲感通者。蓋有不可以心思而測量之矣。

三教正宗

金剛經疏卷五

五

林子曰。如來者我之如來也。以我之如來而見我之如來。豈其無所於見耶。然我之如來者無相也。無相則無見而曰能見我之如來者。則是能見其所不見矣。不亦難乎。

林子曰。如來者不可以見見。而其見也以不見見。不見而見。乃是真見。不可以聞聞。而其

聞也以不聞聞。不聞而聞。乃是真聞。不可以覺覺。而其覺也以不覺覺。不覺而覺。乃是真覺。不可以知知。而其知也以不知知。不知而知。乃是真知。故真見無見。無見而無不見。真聞無聞。無聞而無不聞。真覺無覺。無覺而無不覺。真知無知。無知而無不知。然如來無見也。無聞也。無覺也。無知也。而其所以善護念。善付囑者。誰與而。其所謂不護念而護念。不付囑而付囑者。則固有不見而見。不聞而聞。不覺而覺。不知而知也。夫孰得而測識之。

三教正宗

金剛經疏卷五

六

林子曰。非惟諸菩薩爲然也。至於衆生之所以能發菩提心者。是皆如來有所護念而付囑之矣。夫如來者。果有所護念。有所付囑與。不可得而知也。果無所護念。無所付囑與。不可得而知也。果有所護念。有所付囑而非有所護念。有所付囑與。不可得而知也。果無所護念。無所付囑與。不可得而知也。然而所謂護念而付囑者亦

惟求之在我而已矣。故在我若有可以護念。有可以付囑。而如來則便爲之護念。便爲之付囑。若在我無可以護念。無可以付囑。而如來則就得而護念之。就得而付囑之。要而言之。如來者我也。而非他也。以我之激發真心。而有不容已之機也。故其思若啓。其行若翼。而其啓我翼我者。我之如來也。

林子曰。徧滿天地間者。氣也。氣之靈者。神也。神之所以神者。性也。性本空也。如如也。空而

三教正宗

金剛經疏卷三

七

不空而有所謂來者。蓋自如如不動中發出。來者。如來也。夫如來者。雖曰如如不動矣。而真心之所感發而興起者。是亦如來之啓我翼我。而護念之。而付囑之。則又不可不知也。林子曰。衆生豈有佛性邪。而卵生。胎生。濕生。化生。有色。無色。有想。無想。非有想。非無想。則皆有佛性也。皆有佛性。則皆一如來也。惟其無作佛之心。則亦已矣。如其有作佛之心。以自願自證如來也。則如來固在我矣。而我之

如來。有不啓我翼我。而護念我。而付囑我邪。若曰。我非無作佛之心也。而我原無有乎佛性也。我原無有乎如來也。則誰爲之啓我。誰爲之翼我。而護念我。而付囑我邪。此蓋因迷失性。而不能自見如來也。而曰。我無有佛性也。我無有如來也。不亦惑乎。然性也者。與生俱生。我之所自有者。性也。性卽如來。如來卽性。若我果有見性之實心矣。而我之如來。有不啓我翼我。而護念我。而付囑我邪。但無夙緣。亦不能信。

三教正宗

金剛經疏卷三

八

林子曰。如來善爲說法。而未嘗說一字。此其所以巧於方便。而令人且不能覺。縱或覺之。抑又疑之。而不自知其所以能發菩提心者。果何心也。要而言之。如來者。我之性也。我之性。真呈露者。我之如來自現也。我自現之。我自不察。此其所以日用不知。而不能自見如來也。

林子曰。如來者。衆生之性也。而衆生之性。如

來也。故曰非衆生。夫佛非有異於衆生也。而衆生之能盡其性焉。則佛矣。故以如來言之。本無佛也。悟而得見如來。則名之爲佛。本無衆生也。迷而不見如來。則名之爲衆生。然而衆生之如來。則固在焉。不可不知也。

林子曰。有所於說。便是說其所能說者。所可使知之道也。無所於說。便是不能說其所不能說者。所不可使知之道也。

林子曰。微密妙義可得而說乎。不可得而說乎。故能說其所能說。而護念之。而付囑之。而謂之善護念。善付囑者。未可也。不能說其所不能說。而護念之。而付囑之。而謂之善護念。善付囑者。斯爲至矣。

林子曰。汝勿謂金剛經一部。乃如來之微密妙義也。而金剛經一部。非如來之微密妙義也。汝勿謂金剛經一部。非如來之微密妙義也。而金剛經一部。非如來不能說。金剛經一部。乃如來爲發大乘者說。爲發最上乘者說。

非有大乘最上乘者。其孰能知之。而中乘下乘聞之。心卽狂亂。狐疑不信。

林子曰。聞人之言。心卽開悟者。是由我之一如來。有以啓我。翼我也。以彼之如來。觸我之如來。然其實非有二如來也。但我之如來。旣無所言矣。而我又安得而聞之。此其所以善護念付囑。而爲如來之微密妙義也。若或有可得而言之。有可得而聞之。便非如來之微密妙義。而謂之善護念。善付囑。不可也。

林子曰。如來之微密妙義。卽如來不可得而說之。若如來之微密妙義。如來得而說之。便非如來之微密妙義也。

林子曰。金剛經一部。皆如來所以善護念付囑諸菩薩者。今摘取其所以善護念付囑諸菩薩者。而歷言之。曰。如汝所說。如來善護念諸菩薩。善付囑諸菩薩。應如是住。如是降伏其心。曰。如來不應以具足色相見。曰。如來不應以具足諸相見。曰。若菩薩有我相。人相。衆

生相壽者相。卽非菩薩。曰菩薩於法應無所住。行於布施。曰菩薩但應如所教住。曰諸菩薩摩訶薩。應如是生清淨心。不應住色生心。不應住聲香味觸法生心。應無所住而生其心。曰菩薩應離一切相。發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心。曰若作是言。我當滅度無量衆生。卽不名菩薩。曰若菩薩作是言。我當莊嚴佛土。是不名菩薩。曰若菩薩通達無我法者。如來說名真是菩薩。曰若復有人。知一切法無我。得成於忍。此菩薩勝前菩薩所得功德。曰菩薩所作福德。不應貪著。是故說不受福德。夫所謂應。所謂不應。所謂但應。所謂應如是。所謂若。所謂若作是言。所謂卽是。所謂卽非。所謂皆是。所謂真是。所謂名爲。所謂卽不名。如有能明此十數字之義。則便知如來口氣作經微旨。而所以善護念付囑諸菩薩者。可縶見矣。

林子曰。經也者。經也。卽如不動之真經也。

然此經無相。而有一切諸佛也。不諸佛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也。不若謂無此一切諸佛。及諸佛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而一切諸佛。及諸佛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則從何處而來。若謂有此一切諸佛。及諸佛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而如如不動之中。則惡有所謂一切諸佛。及諸佛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者。林子曰。不知如如。則不知真經。不知真經。則不知金剛不變不壞之體。不知金剛不變不壞之體。而謂之佛可乎。不可謂之佛。而謂之虛空可乎。不可謂之虛空。而謂之得見如來可乎。謂之清淨法身可乎。謂之無我相人相衆生相壽者相可乎。謂之不住色布施。不住聲香味觸法布施。可乎。謂之盡滅度之無餘。實無衆生得滅度者。可乎。謂之無法相無非法相。可乎。謂之非身而名大身。可乎。謂之希有世尊。最上第一希有之法。可乎。謂之第一波羅蜜。可乎。謂之實無有法。得阿耨多羅三

藐三菩提可乎。謂之能成就不可量不可稱。無有邊不可思議功德可乎。

林子曰。四句偈者。乃如來所說四句偈也。古今爭辯。而不知金剛經之所指者。果何偈也。或曰。以色見我之偈。或曰。如露如電之偈。或曰。若見諸相非相。卽見如來。或曰。無色聲香味觸法。或曰。無我相人相衆生相壽者相。或曰。摩訶般若波羅蜜。以上數語。未知孰是。而我則曰。皆是也。豈其不有非是者乎。而我則

三教要

金剛經卷三

三

曰。皆非是也。故我能轉四句偈。而令人得見如來。則皆是也。我若爲四句偈所轉。而不能令人得見如來。則皆非是也。

林子曰。如我能見如來矣。或隨取金剛經中四句偈爲他人說。或隨取他諸經中四句偈爲他人說。或我所自說四句偈爲他人說。能令人通達無我得見如來。便是真四句偈也。奚必爭辯此是彼非。徒增人我。豈曰能知四句偈。而復能爲他人說邪。

林子曰。若所謂四句偈者。豈必索之於經。而鳥啼花放。無假施爲。乃我之真四句偈也。然而四句偈可得而說乎。而不屬言語。非關文字。而爲人說四句偈者。乃我之真說四句偈也。

林子曰。有說則有聞。有聞則能聞其所聞。而不能聞其所不聞也。無說則無聞。無聞則雖曰無所於聞。而其實則無聞而無不聞也。然而何以謂之無聞而無不聞也。昔者釋氏曾

二教要

金剛經卷三

四

有言曰。盡大地是箇法王身。法王身者。我也。如來也。故我而靜也。而盡大地則與我而俱靜。我而動也。而盡大地則與我而俱動。而百脉之相爲宣節。一氣之相爲流通。固不待有所於說。而後得而知之。無說無聞。乃真說四句偈也。故以此無聞無說而布施也。則謂之不住相布施。以此無聞無說而滅度也。則謂之實無衆生得滅度者。或者疑之。林子曰。有所布施。而曰布施者。而非如來之所謂布施。

也。有所滅度。而曰滅度者。而非如來之所謂滅度也。有所說四句偈。而曰說四句偈者。而非如來之所謂說四句偈也。若如來者。則無所於布施。而無非布施也。無所於滅度。而無非滅度也。無所於說四句偈。而四句偈亦非有待於說也。而汝以爲如來有所布施。有所滅度。邪。有所說四句偈。邪。汝以爲如來無所布施。邪。無所滅度。邪。無所說四句偈。邪。而如如不動之中。只如是爾。而汝若曰。我能布施矣。而必如是。然後方可謂之真布施。卽不名菩薩。不能見如來。而汝若曰。我能滅度矣。而必如是。然後方可謂之真滅度。卽不名菩薩。不能見如來。而汝若曰。我能說四句偈矣。而必如是。然後方可謂之真說四句偈。卽不名菩薩。不能見如來。



三教正宗統論

門人盧文輝訂正

金剛經聚論

如來所說我義卷之三

林子曰。天地之內。天地之外。則皆虛空也。未有天地。先有虛空。虛空。我也。我本如如也。由是而天而地。而盈天地間之生生。生化而無盡者。亦皆我之虛空。我之如如也。我其有所來與。來而無所來也。我其無所來與。無所來而無所不來也。

三教正宗

金剛經聚論卷之三

林子曰。虛空不二也。如如不二也。不二故一。而其所謂一者。乃一片之一也。故天地之內。只此一如來也。天地之外。只此一如來也。先天地之始而始。只此一如來也。後天地之終而終。只此一如來也。如來一虛空也。虛空則盡東西南北。四維上下。而無復有邊際矣。而如來之虛空。則亦盡東西南北。四維上下。而無復有邊際者。夫虛空之虛空。既不可以思量矣。而如來之虛空。獨可以思量乎哉。此其

所以無所於來。無所於去者。如來也。若如來之有我相。人相。衆生相。壽者相。而不虛空也。即可得而東西南北之。四維之。上下之。而以其無有我相。無有人相。無有衆生相。無有壽者相。而虛空也。是惡得而東西南北之。四維之。上下之。故虛空如來也。如來虛空也。

林子曰。盡東西南北。四維上下。而無復有邊際者。是皆如來之一法身也。而無量爲一。若卵生。胎生。濕生。化生。有色。無色。有想。無想。非

三教正宗

金剛經聚論卷之三

有想。非無想。而莫不各足。此如來也。而一爲無量。譬之四肢百骸。雖異。總是我之一身也。林子曰。夫盡東西南北。四維上下。而無復有邊際。以爲我之身者。而其所荷擔也。不亦重乎。然非有所於加也。而如來之分量。本如是爾。以此而荷擔如來。則盡東西南北。四維上下。無有邊際。而無復有能外我之身者。此其所以不可思議。不可稱量。無邊功德。而其實則無有所謂不可思議。不可稱量。無邊功德。

者。若以爲有所謂不可思議不可稱量無邊功德。則雖諸大聲聞。乃至菩薩。不免有所擬議而測量。若以爲無有所謂不可思議不可稱量無邊功德。則是如來亦有誑語者。必不然矣。

林子曰。所謂福德性者。以是福德皆在我。如來之真性中。爾性本虛空。不可思議不可稱量。此其所以謂之無邊福德。而實無有所謂福德也。故曰福德性。

三教正宗

金剛經講義卷三

三

林子曰。若以福德有實。卽是有貪。有著。有受。而有得矣。而以福德無故。卽是無貪。無著。無受。而無得矣。故有得則有相。有相則有盡。而如來不說得福德多。無得則無相。無相則無盡。而如來說得福德多。

林子曰。夫曰福德者。是有爲之福德也。有爲之福德。是世間之福德也。以其可得而思議也。可得而稱量也。而福德則有時而盡。而曰福德性者。是無爲之福德也。無爲之福德是

出世間之福德也。以其不可得而思議。不可得而稱量也。而福德性則無時而盡。

林子曰。以世界言之。則有所謂三千大千世界。與夫微塵。而不虛空也。以虛空言之。則無有所謂三千大千世界。與夫微塵。而一皆虛空也。而所謂無有乎三千大千世界。與夫微塵者。豈其世界終於變壞。微塵終於斷滅耶。此非釋氏之秘密妙義也。而所謂無此三千大千世界。與夫微塵者。真有不可說不可

三教正宗

金剛經講義卷三

四

說。說亦不得矣。若曰可得而說之。卽非釋氏之秘密妙義也。我乃今則強而說之。我。能虛空矣。而三千大千世界。與夫微塵。悉皆虛空也。此乃真語。此乃實語。豈非所謂虛空本體。本體虛空邪。夫誰得而知之。

林子曰。卽我卽虛空。卽虛空卽我。虛空無相貌。我亦無相貌。虛空無邊際。我亦無邊際。故非身之身。充滿於一切。而無音之音。普順於

十方

林子曰。我真我也。真我如如也。有真我而後有虛空。有虛空而後有天地。有天地而後有萬物。萬物之生成。原於天地之造化。天地之造化。原於太虛之虛空。太虛之虛空。原於真我之如如。真我之如如。空而不空也。而不空也者。乃所以主乎其空焉者也。故如來者。雖曰從空中來。而其實則自不空中來也。不空者。真我也。然而空也。非真我與。故空也者。我也。由是而天地。由是而萬物。而莫非我也。但不可謂之真我。真我無我真空不空。夫惟其不空也。故能生虛空。虛空無際。故能生天地。天地廣大。故能生萬物。夫虛空之無際。而曰能生天地。天地之廣大。而曰能生萬物。是皆真空不空者之有以主之也。而所謂不住相布施者。夫誰得而測識之。若夫卵生。胎生。濕生。化生。有色。無色。有想。無想。非有想。非無想。而皆在我天地廣大之中。虛空無際之內。爾。余於是而知日月星辰之不有我焉。而日

月星辰則無以照。以雷霆風雨之不有我焉。而雷霆風雨則無以鼓。以潤山嶽河海之不有我焉。而山嶽河海則無以流。以峙昆虫草木之不有我焉。而昆虫草木則無以長。以養。故萬物之所以爲萬物者。雖曰本於天地矣。而其所以主張乎萬物者。是亦天地也。是亦我也。天地之所以爲天地者。雖曰本於虛空矣。而其所以主張乎天地者。是亦虛空也。是亦我也。則其所謂不住相布施者。夫誰得而測識之。

林子曰。萬物之所以爲萬物者。以其有我。而我而我之。而萬物之所以生成者。我也。天地之所以爲天地者。以其有我。而我而我之。而天地之所以造化者。我也。虛空之所以爲虛空者。以其有我。而我而我之。而虛空之所以爲虛空者。我也。

林子曰。天之道高也明也。若不有我之虛空。我之如如焉。則無以高。以明。地之道博也厚。

也。若不有我之虛空。我之如如焉。則無以博以厚。先天地之始而始。若不有我之虛空。我之如如焉。而天地雖大。則無以始。其始後天地之終而終。若不有我之虛空。我之如如焉。而天地雖大。則無以終。其終由是觀之。天地之高也。明也。博也。厚也。始也。終也。而皆有賴於我之虛空。我之如如也。如此。夫誰得而測識之。

林子曰。始而以神氣而造化之。而猶知有性命也。

二教宗

金剛經論卷三

二

既而以性命而造化之。而猶知有虛空也。然而無生者。虛空也。豈曰不知有性命焉。已哉。亦且不知有虛空。故無虛而無不虛。無空而無不空。無生而無不生。然後方可謂之圓滿清淨。無餘涅槃。而爲釋氏之最上一乘極則之地也。

林子曰。夫無虛而無不虛矣。無空而無不空矣。則命自我立。性自我出。而天地且不得而性我。而命我也。夫命自我立矣。性自我出矣。

則不神而神。非氣而氣。而天地且不得而神我。而氣我也。豈曰天地不得而神我。氣我。性我。命我焉。已哉。我將以神氣而神氣乎。天地神氣乎。萬物矣。而天地萬物有不賴我之神以爲神。賴我之氣以爲氣乎。我將以性命而不賴我之性以爲性。賴我之命以爲命乎。此其不住相布施。而又在於神氣性命也。如此。夫誰得而測識之。

三教宗

金剛經論卷三

人

林子曰。何以謂之如來方便。深入衆生之性也。而衆生之性。如來也。此其所以善於方便。而非有所於方便也。

林子曰。如來也者。無爲也。無不爲也。惟其無爲。無不爲也。故能深入萬物之性。以主張萬物而方便之。汝母謂如來能深入萬物之性。以主張萬物而方便之也。抑亦能深入天地之性。以主張天地而方便之也。汝母謂如來能深入天地之性。以主張天地而方便之也。

抑亦能深入虛空之性。以主張虛空而方便之也。而其布施之大真無有過於此者。不惟不住於相而又且無相之可住。微乎其微。夫誰得而測識之。

林子曰。不能忘生。則不能無生。不能無生。則不能成佛。故以父母之性命以爲性命者。則是猶知有身。猶知有身。則是不能忘生。不以父母之性命而自造性命者。則是不知有身。不知有身。則是能證無生。故必至於節節支解。而不生嗔恨者。然後方可謂之忘生。無生。

三教正宗

金剛經論卷三

九

林子曰。如如虛空中。豈有三千大千世界。豈有微塵。如如虛空中。上不見天下不見地。東西南北四維。不見邊際。而况於天地之內。所謂世界微塵者乎。

林子曰。三千大千世界都在我法身虛空中。非世界也。而世界其心者。世界也。三千大千世界。碎爲微塵。都在我法身虛空中。非微塵也。而微塵其心者。微塵也。

林子曰。有出世界心者。便是有礙於世界。而故出之。謂之無世界之心可乎。有離微塵心者。便是有礙於微塵。而故離之。謂之無微塵之心可乎。

林子曰。有心則有相。有相則有世界。有世界則有微塵。無心則無相。無相則無世界。無世界則無微塵。故一念纔起。便是有相。便是世界。便是微塵。一毫呈礙。便是有相。便是世界。便是微塵。

三教正宗

金剛經論卷三

一

林子曰。汝勿謂般若波羅蜜。非般若波羅蜜。與。汝勿謂非般若波羅蜜。是般若波羅蜜。與。汝以何者爲是。汝之般若波羅蜜。與。汝以何者爲非。汝之般若波羅蜜。與。若汝之心。有所住於般若波羅蜜矣。亦是有相。亦是世界。亦是微塵。便非般若波羅蜜。若汝之心。有所住於非般若波羅蜜矣。亦是有相。亦是世界。亦是微塵。便非般若波羅蜜。

林子曰。有法相世界也。微塵也。非法而有非。

法相。世界也。微塵也。非非法。而有非非法相。世界也。微塵也。有能所。世界也。微塵也。無能所。而有無能所相。世界也。微塵也。無無能所。而有無無能所相。世界也。微塵也。

林子曰。有能作佛心。世界也。微塵也。無能作佛心。而起無能作佛心。世界也。微塵也。有能度衆生心。世界也。微塵也。無能度衆生心。而起無能度衆生心。世界也。微塵也。

林子曰。謂我有所得於無上正等正覺。而猶存能得之心者。世界也。微塵也。謂我無所得於無上正等正覺。而猶存無所得之心者。世界也。微塵也。

林子曰。謂我能具大智慧到彼岸矣。而猶存能證之心者。世界也。微塵也。豈曰不存能證之心。而猶存無所證之心者。世界也。微塵也。林子曰。以塵垢心。而世界之。而世界一塵垢也。以清淨心。而世界之。而世界一清淨也。以虛空心。而世界之。而世界一虛空也。然猶有

所謂虛空者在也。有所謂虛空。則有所謂世界。而必至於不知有世界。不知有虛空。虛空而世界之。而又不知世界之虛空。世界而虛空之。而又不知虛空之世界。然後方可謂之虛空。虛空者。如如也。此豈非自造神氣。自造性命。而虛空之。而如如之者。我之如來耶。林子曰。夫人孰不有真性。孰不有真我。孰不有如來。而自見如來。是自見真性也。自見真性。是自見真我也。而阿釋多羅三藐三菩提。則亦從如如不動中來。爾自覺覺他。清淨圓滿。故名之曰佛。

林子曰。不入如來。卽不識我。既不識我。安能作佛。

林子曰。如來之我能普現於一切。而衆生之我。則具足乎如來矣。若衆生之所以不如來者。非如來以如來之無我。以迷衆生。乃衆生以衆生之有我。而迷如來也。

林子曰。衆生具足乎如來矣。而如來曰。非衆

生若衆生能見如來。卽能無我相人相衆生相壽者相。而不衆生也。惟其有我相人相衆生相壽者相。而不能見如來者。衆生也。

林子曰。徧滿虛空界。則無一不是如來。藏裏無一不是如來。藏裏則無一不是佛。然而衆生之我。且具足乎如來矣。而徧滿虛空界。鮮有能作佛者。何與。

林子曰。我無佛也。迷我而衆生之。則衆生矣。我無衆生也。悟我而佛之。則佛矣。

林子曰。佛一我也。佛而我矣。卽我是佛。又焉有佛之可做邪。衆生亦一我也。衆生而我矣。卽非衆生。又焉有衆生之可度邪。

林子曰。真性者。本性也。而所謂本性者。豈非未生以前。是我本來之所自有者。真性與。故真性者。真我也。

林子曰。凡言我者。真我也。而曰有我者。以身相而我之者。非我也。豈曰不有身相。若以性命而我之。非我也。豈曰不有性命。若以虛空

而我之。非我也。故有我則有我相。有人相有衆生相。有壽者相。及有一切相者。我也。我而非我也。無我則無我相。無人相。無衆生相。無壽者相。及無一切相者。我也。我乃真我也。

林子曰。夫作佛。豈無法哉。而世之所謂佛法者。非佛法也。故始而以神氣而自爲造化。以還性命。既而以性命而自爲造化。以了無生。似此佛法。乃余之所謂以道教爲入門者是也。既了無生。又且忘法。豈非所謂最上第一

希有之佛法與。然必有此最上第一希有之佛法。以證此無上甚深微妙之佛果。而後方可言如如。方可言虛空。方可言真經。方可言金剛不變不壞之體。方可言無我相人相衆生相壽者相。方可言不住色布施。不住聲香味觸法布施。方可言盡滅度之。而無餘實。無衆生得滅度者。方可言無法相。無非法相。方可言非身大身。方可言第一波羅蜜。方可言實無有法。得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方可言

成就不可量。不可稱。無有邊。不可思議功德。  
方可言如來。言希有世尊。而所謂清淨法身。  
毘盧遮那佛。圓滿報身。盧舍那佛。千百億化  
身。釋迦牟尼佛者。由此其選矣。



三教正宗統論

門人盧文輝訂正

金剛經要論

如來所說我義卷之四

林子曰：賴父母之造化，以造化我之色身。而色身之如來，非我之如來也。立吾身之造化，以造化我之法身。而法身之如來，乃我之如來也。夫法身之如來，固曰虛空本體矣。而色身之如來，謂之虛空本體可乎？

林子曰：汝勿謂此三千大千世界，而曰三千大千世界也。其所謂三千大千世界者，而非此所謂三千大千世界也。汝勿謂此三千大千世界之微塵，而曰三千大千世界之微塵也。其所謂三千大千世界之微塵者，而非此所謂三千大千世界之微塵也。世界無盡，而各各世界，各各包含三千大千世界。及三千大千世界之微塵，亦無盡。微塵無盡，而各各微塵，各各包含三千大千世界。及三千大千世界之微塵，亦無盡。譬之鏡鏡交映，相爲徹。

三教正宗

金剛經要論卷四

一

入珠珠互照，乃爾圓融。故曰：卽非一合相，是名一合相。又曰：一合相者，卽是不可說。

林子曰：法身之如來，徧滿於虛空矣。而三千大千世界之在如來虛空中者，是特海中之一漚爾。若夫色身之如來，而可以爲如來乎？不故有時而悟，雖以名佛，而忽爾而迷，又是衆生。

林子曰：無量無數無邊衆生，皆籠罩於我之性命而虛空之者，滅度也。而非謂無量無數無邊衆生，能自滅衆生，而自度之爲佛也。

林子曰：一切衆生，元有此性命，而所謂自造性命者，乃以復我之所自有者。由是而虛空之，而所謂本來面目者是也。本來面目，豈曰衆生，但以其迷故，而以父母之所謂性命，以爲性命者，衆生也。

林子曰：如來說第一波羅蜜，卽非第一波羅蜜。若能自爲造化而虛空之者，而不可以得此第一波羅蜜乎？要而言之，而所謂第一波

三教正宗

金剛經要論卷四

二

羅蜜者殆非有所於得而亦非色相中所可得而得之也

林子曰。自造性命而虛空之。而虛空中自有實相在也。故曰。卽是非相是故。如來說名實相。實相者。法身也。故必以此虛空之實相實相之法身也。然後方可名之爲如來。

林子曰。可以身相見如來不。而如來無身相也。而如來之身相。乃自爲造化而身相之者。非身相也。故曰。如來所說身相。卽非身相。

林子曰。法身如來。旣無眼耳鼻舌身意矣。又安有色可住而生心邪。又安有聲香味觸法可住而生心邪。

林子曰。菩薩應離一切相。發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心。若或不知自爲造化而虛空之。卽是不能離此色身。不能離此色身。卽是不能無我相。無人相。無衆生相。無壽者相。不能無我相。人相。衆生相。壽者相。而曰能發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心。我弗知之矣。

林子曰。如來所得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乃自爲造化而虛空之。而得此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而非世之所謂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者。

林子曰。如來有所得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邪。如來有所說法邪。如來虛空也。無所得於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而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皆從虛空中來。爾則又安有所謂法。而又安有所謂法之可說邪。

林子曰。我而自造性命矣。我而復返虛空矣。而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則從此而出。故曰。乃至無有少法可得。若所謂自造性命。復返虛空。而謂之非法。而何。其曰。法尚應捨者。捨此法也。然乃至二字之義。不可不知也。始於有所得。有所得而得。得而非有所得也。終於無所得。無所得而得。得而非無所得也。文殊大士曰。乃至於無有言語文字。乃真入不二法門。而文殊乃至二字。亦此義也。我於是而

知未到彼岸。不能無法。既到彼岸。又焉用法。古人有言曰。渡河須用筏。到岸不須船。若也不能離法。卽是未到岸之人。夫豈有既到岸之人。乃反濡滯於筏之中邪。故必乃至於無有少法可得。無有言語文字。然後方可謂之真到彼岸。方可謂之真入不二法門。方可謂之真得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

林子曰。應如是住。應如是降伏其心。乃所以發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心也。

三教正宗

金剛學論卷五

五

林子曰。如來說一切法。非世間之所謂一切法也。乃自爲造化而虛空之。而自然有所謂一切法也。若世間之所謂一切法。而謂之一切法可乎。故曰。卽非一切法。是故名一切法。林子曰。虛空中安有善法。其所謂一法不立。而萬法俱備者乎。故曰。如來說非善法是名善法。

林子曰。若以色見我。以音聲求我。是蓋不知自性虛空之如來也。不知自性虛空之如來。

而謂之非外道而何。

林子曰。如來其以具足相故。得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邪。如來其不以具足相故。得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邪。汝若以如來具足相故。得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則是如來亦有一切相。非如來也。汝若以如來不以具足相故。得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則是如來亦有斷滅相。非如來也。夫虛空中。雖具一切法。而實無一切法。雖具一切相。而實無一切相。夫既

三教正宗

金剛學論卷五

六

無一切法矣。而又焉有一切法之可說邪。夫既無一切相矣。而又焉有一切相之可斷滅邪。

林子曰。自性虛空之如來。不知有相。而况有法乎。不知有法。而况有說乎。故如如不動之中。無相也。無相而有相。如如不動之中。無法也。無法而有法。如如不動之中。無說也。無說而有說。

林子曰。如來本虛空也。故其量等虛空。

林子曰。有真虛空。則有真世界。而所謂世界者。非世界之世界也。故曰。卽非世界。是名世界。有真虛空。則有真佛土。而所謂佛土者。非佛土之佛土也。故曰。卽非莊嚴。是名莊嚴。林子曰。有真虛空。則有真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汝以何者謂汝之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者。提邪。而汝之所謂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者。卽非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

林子曰。有真虛空。則有真般若波羅蜜。汝以

金剛經論卷四

金剛經論卷四

七

何者謂汝之般若波羅蜜邪。而汝之所謂般若波羅蜜者。卽非般若波羅蜜。

林子曰。佛說如是甚深經典者。卽所謂甚深法界。及般若三昧者。若非自造性命。以復還我虛空。而有此甚深經典乎。不有此甚深法界乎。不有此般若三昧乎。不。

林子曰。如來有所說法邪。如來無所說法也。昔者釋迦臨入涅槃。文殊大士。請佛再轉法輪。釋迦咄曰。文殊。吾四十九年住世。未嘗說

一字。汝請吾再轉法輪。是吾曾轉法輪邪。靈山會上。乃今不可得而考矣。而其所論著諸經。謂非曾轉法輪邪。而曰未嘗說一字者。何與。余每叩之高明之士。未有能解釋迦之真實義者。况其下乎。而謂靈山會上未嘗說一字也。其然與。其不然與。然而諸佛所說十二部經。全無所用於世乎。林子曰。釋迦之真實義。亦惟在我如來之真經中爾。故以我之如來。以通釋迦之如來。則釋迦之真經在我矣。

金剛經論卷四

金剛經論卷四

八

真經在我。則又奚必古之所謂十二部經。而又奚患古之十二部經之不可得而明邪。

林子曰。何者謂之金剛。曰不知也。林子曰。汝之真經。汝之金剛也。何者謂之真經。曰不知也。林子曰。汝之虛空。汝之真經也。何者謂之虛空。曰不知也。林子曰。此非世之所謂虛空也。汝能知所以自造性命而虛空之者。虛空也。惟此虛空。乃汝之真經。乃汝之金剛也。林子曰。以父母之性命而性命之者。色身之

如來也。以自造之性命而虛空之者。法身之如來也。故色身之如來。則在此岸。法身之如來。則到彼岸。色身之如來。則障礙於形骸。法身之如來。則包羅乎空界。色身之如來。有聰明而無有乎智慧。法身之如來。有智慧而無事於聰明。色身之如來。則屬於見聞覺知。法身之如來。則不屬於見聞覺知。色身之如來。則有一切心相。有一切法相。有一切非法相。法身之如來。則無一切心相。無一切法相。無一切非法相。色身之如來。則於諸法有斷滅相。法身之如來。則於諸法無斷滅相。色身之如來。則於法有取捨心。法身之如來。則於法無取捨心。色身之如來。則於法有生有滅。法身之如來。則於法無生無滅。然而色身亦有如來。與林子曰。色身如來。不知出何典籍。而六祖直解。亦嘗有是言矣。而其所謂色身之如來者。豈非識神邪。林子曰。非也。蠢動含靈。皆有佛性。而此佛性。則含於父母種性之中。

三教正宗

金剛經會義

九

乃已靈也。而釋氏所謂不重已靈者。蓋指此含靈之性而言也。從古以來。佛佛相傳。莫不藉此含靈之性。而自爲造化。以再立性命。以復還虛空。然後方能得見如來。而證無上正覺矣。又問佛性非佛與。林子曰。非佛也。然則何以能作佛也。林子曰。以其有此佛性也。故能作佛。汝獨不見雀之爲蛤乎。夫雀。羽虫也。而得氣翼之。以翱翔於介虫也。而得水乘之以涵泳。抑豈其形之有所不類哉。而卽其性若情。則亦有大相違者矣。然雀化爲蛤。人之所知也。汝曾見月令之書。與夫正朔之曆乎。未。汝勿謂雀無知也。惡能變而化之。而蛤邪。殊不知此乃得之於天。而有所謂含靈之真知者在焉。惟人亦然。故謂此佛性也。有所待於自造性命而變化之。以成佛。則可。若謂此佛性也。無所待於自造性命而變化之。以成佛。則不可。

三教正宗

金剛經會義

十

林子曰。余又嘗譬之果核之仁焉。是亦母胎

中一點之種性也。含藏因地萌蘖其芽。由是而復枝之。而復葉之。而復花之。而復果之。豈非所謂依法脩行。以證最上一乘之佛果耶。若徒觀靜以空其心。而曰含靈種性。可以當下成佛。必不然矣。

林子曰。若卵生。若胎生。若濕生。若化生。若有色。若無色。若有想。若無想。若非有想。非無想。則皆有佛性也。皆有佛性。則皆能作佛也。故曰一念回機。便同本得。然而何以謂之回機。

教義

金剛經論卷一

林子曰。虛化之爲神。神化之爲氣。氣化之爲形。形復返之爲氣。氣復返之爲神。神復返之爲虛者。回機也。

林子曰。以色身而曰如來者。雖曰非真如來也。然以其有此佛性也。有此含靈也。時或善念時有。作佛之心。抑亦可以名如來與。但此善念。與夫作佛之心。每每爲情識所奪而去。而謂之真如來也。可乎。不可乎。蓋此特在於操存舍亡之間。爾克念罔念。聖狂迥別。

林子曰。汝謂此含靈之性。是真常性邪。非真常性邪。而諸佛以此自爲造化。以見如來。汝謂此含靈之性。是真常性邪。非真常性邪。若必以此含靈之性。不自造化。直可成佛。以見如來。抑亦難矣。然究其極焉。是亦不過一陰靈之鬼爾。

林子曰。一切種性。都有含靈。一切含靈。都有佛性。故含靈佛性。乃佛種也。然必賴此以自造性命。而虛空之者。佛種也。

教義

金剛經論卷一

林子曰。以父母之造化。而正性命言之。卽名種性。種性則入生死。以吾身之造化。而正性命言之。卽名法性。法性則不入生死。

林子曰。有四大。則有身相。有身相。則有生有死。乃今自造性命。而歸還於太虛矣。而惡有所謂生。所謂死者哉。

林子曰。何以謂之離假卽心真也。蓋惟離此色身之假相。以復還我法身之實相。已爾。而非他也。

林子曰何以謂之依法修行邪而自爲造化者。是乃依法以修行也。而實相固在我矣。

林子曰何以謂之清淨心體。而又曰得入者。而應如是住。如是降伏。豈非所以得入清淨心體耶。故曰若聞開示。卽得悟入。本來真性。自得出現。

林子曰於實性上建立一切教門。而曰建立一切教門者。非所謂自爲造化耶。

林子曰何以謂之報身佛。自性自見。卽是報

三教章

金剛經卷四

三

身佛。若不自悟自修。不見性。豈曰能自覺。依。故悟也者。是自悟自性也。修也者。是自修自性也。歸依也者。是自歸依自性也。然而何者。謂之自性也。自性者。本性也。本性者。實性也。若或不知。所以自造性命。而又安能得此本來所自有之實性耶。

林子曰。佛本非身。而於非身中。能見自性。如來。乃是真見如來也。

林子曰。以父母之性命。而性命之。是外求有

相佛也。以自造之性命。而性命之。是內求無相佛也。

易曰。乾道變化。各正性命。而圓覺經則曰。皆以姪欲。而正性命者何也。夫既以姪欲。而性命之。而又曰正者。豈不以男女之媾精。地天之交泰也。若以男女之媾精。爲非正。而地天之交泰。抑亦不可以爲正乎。然終不免有所夾雜混淆。於是始有天命之性。始有氣質之性。而清濁厚薄。從此分矣。若或不知。所以自外形骸。自爲造化。以盡去此氣質之性焉。其能卒反天命之性。以復還我虛空邪。

三教章

金剛經卷四

四

林子曰。頓悟無生。則知所以自爲造化。既知所以自爲造化。則方得見此法身之如來矣。若或不知。自爲造化。則必求之色身中。以爲如來。所謂門外漢者此也。設有苦行。歷於塵劫。豈曰能證無上正覺。而得見此法身之如來邪。

林子曰。自造性命。而虛空之。是以我之真法。

而得我之真體也。若或不知真法而曰能知得我之真體者，未也。真體者，真常性也。真常之性，無生無死。而六祖曰：「卽物物皆有自性。」客受生死，豈非真常性有不偏之處邪？此其所以自爲造化，而復性命之，而復虛空之，之不可以已也。而復性命，而復虛空，不謂之自爲造化，我之真常性邪？而此真常性也。豈曰客受生死，豈曰有不偏之處，到此地位，方可名之爲如來。

三教正統

金剛經義疏

三

林子曰：「到此地位，乃是菩提道場，乃是涅槃實地，乃是不垢不淨，乃是非色非空，乃是人法兩忘，乃是罪福無主，乃是大道虛曠，乃是性相平等，乃是本性虛無，虛無實體，乃是常住真心，隨心自在，乃是佛之妙用，快樂無量，乃是煩惱業淨，本來空寂，乃是一切因果，皆如夢幻，乃是生滅滅已，寂滅爲樂。」

跋

林子曰：「如來者，佛母也。而以如來爲佛母者，

又何也？以一切諸佛，則皆從此而生者，佛母也。佛母者，如如之義也，而以其自如如中來者，如來也。故佛母則具足乎清淨法身，而未嘗有清淨法身，佛母則具足乎圓滿報身，而未嘗有圓滿報身，佛母則具足乎千百億化身，而未嘗有千百億化身，佛母其無極乎？由是而一，而二，而三生萬物。老子則謂之無名天地之始也。孔子則謂之先天而天弗違也。乃今則謂之夏，而未有儒，未有道，未有釋者，夏也。如如而已矣。由是而名之爲儒爲道爲釋者，如來也。又謂之先，而未有天，未有地，未有日，未有月者，先也。如如而已矣。由是而衍之爲天爲地爲日爲月者，如來也。

附答儒氏

不住相

林子曰：「夫儒者之盛，莫過於仲尼。而仲尼則亦有然者。大學曰：「上老老而民興孝，上長長

三教正統

金剛經義疏

三



而民興弟。上恤孤。而民不倍。不住相布施。滅度之。而無餘矣。中庸曰。博厚所以載物也。高明所以覆物也。悠久所以成物也。不住相布施。滅度之。而無餘矣。至善之止。而家齊。而國治。而天下平。未發之中。而位天地。而育萬物。不住相布施。滅度之。而無餘矣。而所謂不見而章。不動而變。無爲而成者。豈惟天下之人。不知所以章。所以變。所以成也。是雖聖人。亦且曰。我未嘗有所見。有所動。有所爲。而何

爲乎。能章。能變。能成之。如是耶。故曰。諸大聲聞。及至諸大菩薩。不能測佛智者。此也。

林子曰。擊壤之民。帝力何有。唐堯之不住相也。無爲而治。恭己南面。虞舜之不住相也。立之斯立。道之斯行。綏之斯來。動之斯和。仲尼之不住相也。他如形之而著。著之而明。而動而變。而化。又如盡人之性。盡物之性。以參天地。以贊化育。又如未施教。而民敬。未施信。而民信。又如因民之所利。而利之。惠之而不費。

又如雖勞而不怨。雖死而不怨。殺。又如至禮無文。而與天地同節。至樂無聲。而與天地同和。又如擊石拊石。而百獸率舞。簫韶九成。而鳳凰來儀。又如兩階干羽。而有苗來格。中國聖人。而海不揚波。又如凡有血氣。莫不尊親。又如山川鬼神。亦莫不寧。暨鳥獸魚鼈咸若。又如民無能名。無得而稱。又如不顯之德。百辟其刑。而爲治之至也。又如予欲無言。無隱乎爾。而爲教之神也。又如五百餘歲。見如聞知。曠世相感。不可致思也。又如知禘之說。其於天下。而視之掌。祭義深微。不可擬議也。又如天地並立。參爲三才。非曰口代天言。身代天事焉已也。而造化且在吾手。而元命自我作矣。而幹旋之。而成能之。微乎其微。不可測識也。而所謂不住相布施。盡滅度之。而無餘者。則豈惟釋氏爲然哉。

大身

林子曰。達而堯舜也。而太和元氣。則能充。

於宇宙之內矣。惟其太和元氣能流行於宇宙之內也。則宇宙之內。不謂堯舜之一大身耶。窮而仲尼也。而浩然正氣。則能充塞於天地之間矣。惟其浩然正氣。能充塞於天地之間也。則天地之間。不謂仲尼之一大身耶。然此猶在於宇宙之內。天地之間也。而况曰虛空本體。本體虛空者乎。而儒者所謂太虛同體者是也。故說非身是名大身。

易曰。變動不居。周流六虛。而論語又曰。仰之

三教

金剛經卷第一

下

彌高。鑽之彌堅。瞻之在前。忽焉在後。豈不以道本虛空也。無高無下。無內無外。無遠無近。而真性如如之分量者。則固有若是其大也。然卽性卽道。卽道卽仁。而天地萬物。則咸圍於我。如來之法身矣。程子曰。仁者以天地萬物爲一體。儒氏之仁者。釋氏之如來也。故曰。能仁是釋迦。然而釋氏亦稱仁矣。曾子曰。仁以爲己任。不亦重乎。似此重任。不謂之荷擔。如來而何。萬物皆備。反身而誠。先立其大。是

謂大人

無說

子貢曰。夫子之言性與天道。不可得而聞也。今由子貢之言觀之。則所謂性與天道。豈其有可得而言耶。有可得而聞耶。故曰。子欲無言。所以教之者至矣。子貢不悟。而曰。子如不言。則小子何述焉。夫言之不可得而言矣。而况可得而聞也。聞之不可得而聞矣。而况可得而述也。孔子曰。吾無隱乎爾。豈不以無言之中。而自有至言者在乎。故不知道者。則以道隱於無言。而知道者。則以道隱於有言。

佛果羅漢果

林子曰。自度而不度人者。羅漢果也。未先自度。先要度人。而其誓願之大。雖曰能盡度世間人矣。而其心猶然以爲未至者。佛果也。夫豈惟釋氏而所謂老者安之。朋友信之。少者懷之。孔子之佛果也。善而無伐。勞而無施。車馬輕裘。共敝無憾。顏淵季路之羅漢果也。禹

思天下有溺由已溺之。稷思天下有饑由已饑之者。佛果也。若當其時。則有巢父許由。豈不曰清風之足以襲人哉。而獨修一身以爲高且潔者。羅漢果也。

如來

林子曰。無思也。無爲也。寂然不動。感而遂通天下之故者。如來也。天下何思何慮。天下同歸而殊途。百慮而一致者。如來也。天何言哉。而四時行。百物生者。如來也。溥博淵泉。而時

教正宗

卷之三

上

出之者。如來也。誠者天之道也。而不思而得。不勉而中者。如來也。無聲無臭。而未發之中。發皆中節者。如來也。鳶飛魚躍。而察上下者。如來也。乍見孺子入井。而皆有怵惕惻隱之心者。如來也。故者以利爲本。而順以出之者。如來也。良知則不應而知。良能則不應而能者。如來也。原泉混混。不舍晝夜者。如來也。居之安。資之深。取之左右逢其原者。如來也。常明常覺之體廓然大公而已矣。而物來順應。

者。如來也。一點靈光炯炯不昧。而忠臣之忠。孝子之孝。勃乎其不可得而過者。如來也。然如來。我也。而如來之法身。則充滿於法界矣。語大而天下莫載。語小而天下莫破。故曰萬物皆備於我。而聖人之所以通天下爲一身者。此也。然天地是亦我道中之一物也。我而致中。我而致和。既中而和。而天地有不自我而位耶。故以我而爲儒氏之學。而吾身自是一孔子也。而我其不孔子乎。以我而爲道氏之學。而吾身自是一老子也。而我其不老子乎。以我而爲釋氏之學。而吾身自是一釋迦也。而我其不釋迦乎。然而吾身之我。如來。而有釋迦老子孔子之異與。曰。無以異也。抑豈知通乎天地之內。通乎天地之外。是皆一我也。是皆一我是。皆一如來也。故以我而時中焉。而立本以爲教者。卽我之如來。而孔子也。以我而清淨焉。而入門以爲教者。卽我之如來。而老子也。以我而寂定焉。而極則以爲

教者。卽我之如來而釋迦也。

已上五章。皆儒氏之言。而釋氏之所謂。不可思議。不可稱量者。如有能此而觀之。則釋氏之言。悉皆實語。但以其未能到此地位。則亦不免驚駭而疑謗矣。論語曰。子罕言命與仁。而性與天道。是雖子貢之穎悟。亦且不可得而聞也。况其他乎。故以答問附錄末簡。林子兆恩。

三教正宗

金剛經卷第四

廿三



林子三教正宗統論

門人盧文輝訂正

摩訶般若波羅蜜多心經

林子曰梵語摩訶華言大梵語般若華言智慧其曰智慧者乃余之所謂實地之真心也梵語波羅蜜華言到彼岸其曰彼岸者乃余之所謂真心之實地而為色空之所不到處也多與少對多多之也行深而至於大智慧到彼岸此其最上一乘之可

三教正宗

心經釋

多也然彼岸實地中本無一法可得而萬法皆從此出者多之也心經者吾心之真經也一切現成故從初至初手不釋卷從晝至夜無不念時乃所以持吾心之真經也惟此真經也以離一切色相以離一切空相而安此色空二字俱不可得也若非親到彼岸者其孰能知之

金剛經曰一切諸佛及諸佛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法皆從此經出昔有釋之者曰

皆從此經出者非以指此一經文句語言又曰且道此經從甚處出須彌頂上大海波心又曰此經者人人俱有箇箇周圍上及諸佛下及螻蟻亦具此經即妙圓覺心是也無物堪比又曰茲經喻如大地何物不從地之所生諸佛惟指一心何法不從心之所立

三教正宗

心經釋

國初僧宗泐曰此經即世尊所說大部航若之精要故知菩薩之說即是佛說傳至中華凡五譯今從玄奘所譯者以中國盛行故也

國初宋潛溪曰心者世間及出世間萬法總相其別有五一肉團心狀如蕉蕾生色身中係無情攝二緣慮心狀如野燒忽生忽滅係妄想攝三集起心狀如草子埋伏識田係習氣攝四賴耶心狀如良田細種無厭係無明攝五真如心狀同虛空廓彼法界深寂照攝

余所記者皆最上一乘之義也。而於字訓姑且略之。故曰釋略。今依諸生之請。而以昔人所訓字義附於各章之後。

觀自在菩薩行深般若波羅蜜多時。照見五蘊皆空。度一切苦厄。

林子曰。觀與照別。未到彼岸則不得不觀。既到彼岸則亦照見之而已矣。故照見也者。猶俗所云看見者是也。蓋既到彼岸之時。而看見此彼岸中一無所有。故曰時照見五蘊皆空。一切之現成也。菩薩而曰自

三教正宗

心經釋略

在者。以其深處於彼岸實地之中。而為色空之所不到處者。美有於塵生之色。亦奚有於塵滅之空。無色無空。夫誰得而罣礙之。故曰自在菩薩。自在菩薩者。自性菩薩也。而真如之性。則徧於一切處。釋氏謂之無形無相。無背無面。六根四大俱無。只有一相。亦是無相。十方國土無不現身。若非親到彼岸者。其孰能知之。行深有二義。皆不可不知也。若以行作去聲。而曰行深者。

三教正宗

心經釋略

三千威儀。八萬細行。而功行則極其大矣。若以行作平聲。而曰行深者。應如是住。如是降伏。而脩為則極其至矣。摩訶般若者。大智慧。而見性也。波羅蜜者。到彼岸而入頓也。故見性也者。以了知此無上正等正覺之佛性。悉備於彼岸實地中。五陰本空。一切之現成也。多古語所謂有足多之多。時到彼岸之時。度度之也。度苦海以登彼岸也。而衆生則從生至死。從劫至劫。皆受此一切苦厄。不能出離。而彼岸實地。元無苦海。而又奚待於度耶。故照也者。照而無所於照也。空也者。空而無所於空也。度也者。度而無所於度也。若曰照而有所於照。空而有所於空。度而有所於度。即是未到彼岸。有假人為。而謂之一切現成不可也。林子曰。彼岸實地。而為色空之所不到處者。乃自在菩薩之所住處也。然處猶家也。自在菩薩所住之處。即自在菩薩所住之

家曰處曰家。壇經所謂門內甚深法界者是也。若能知此甚深法界而為自在菩薩之所住處。一起而入便是到家之人。然而甚深法界得而入之乎。自在菩薩得而觀之乎。

林子曰。即心即佛。而真心元在於實地之中者。是真佛深處於彼岸之際也。故不詣實地而談真心。不到彼岸而談真佛者。豈非所謂門外漢耶。

三教正宗

心經釋略

五

林子曰。不登佛位。安能識佛。不知本來。安識無物。

林子曰。若離實地。便是離心。若離彼岸。便是離佛。

元古雲曰。五蘊即五陰。其曰蘊者。積聚義也。其曰陰者。蓋覆義也。

潛溪曰。五蘊者。色受想行識也。色蘊四大所成。受蘊領納苦樂。又不苦不樂。想蘊即種種境。奔馳不息。行蘊諸所心法。多貪境。

弗止。識蘊於所緣境熾然了別五蘊之中。識以分別居先。因其分別而領納在心。謂之受。心既領納相續尋思。謂之想想之不已。遂成造作。謂之行。

舍利子。色不異空。空不異色。色即是空。空即是色。受想行識亦復如是。

林子曰。此呼舍利子而警之。而以色空二字對待言之。蓋恐其有著於有無二見也。若所云五蘊皆空者。乃色空之所不到處。

三教正宗

心經釋略

六

本無空也。奚有於色。色空俱泯。心經之本旨。一切現成也。而歷代註解。皆曰色因空顯。空為色亡。又曰無空不顯。色無色不明。空等語。如此見解。不謂之對待之義耶。故曰色不異空。空不異色。豈曰不異而又曰即是者。何也。以其不能見性。二者病在一般也。

三祖僧璨曰。圓同太虛。無欠無餘。此乃本體自然。一切之現成也。若非親到彼岸者。

其孰能知之。又曰。莫遂有緣。勿住空忍。若遂有緣。即是逐空。以為色。若住空忍。即是泯色。以為空。二者蓋胥失之。而非一切之現成矣。

林子曰。余嘗譬之石馬。火之性。蘊於石之中。而石之中。但惟有火之性。已爾。本無火也。奚有於滅。既無火矣。而有色乎哉。既無滅矣。而有空乎哉。而人之性。亦猶是也。然石擊之。則火生。頃之而火滅。火生則有火

三教正宗

心經釋

七

之色。火滅則無火之色。而空矣。而生而色而滅。而空都在石外。殊不知真性本不在外也。顧乃於塵之色。空上做工夫。則亦何異於火之生滅。上討分曉。而謂之能見性。而入頓也。可乎哉。壇經曰。只在門外。未入門內。

林子曰。余嘗譬之鏡馬。塵來則色。塵去則空。是鏡之色。空皆由於外塵之去來。如此。然而鏡之所以能照之本體者。抑亦其色

空之所不到處者乎。

潛溪曰。凡有形者。皆謂之色。凡無形者。皆謂之空。

舍利子是諸法空相。

林子曰。此呼舍利子而重警之。而專以空之一字言之。蓋惟恐其不知心經之本旨。而有着於法。而有着於相。有所照而空之也。然真性上不容一物。彼岸中一切現成。而無有法。而無有相。而曰法曰相。便是有

二教正宗

心經釋

八

物而非彼岸實地中之現成矣。壇經曰。常離法相。自由自在。又曰。離諸法相。一無所得。是字指上文空不異色。空即是色句。林生問曰。夫既空矣。安得有相。林子曰。豈曰色有色相。而空亦有空相矣。又問何謂空相。林子曰。余嘗指諸空器而問之人曰。器中何物也。答曰。吾但見器中之空。爾夫空可得而見之。不謂之空有空相耶。有相則有見。無相則無見。余於是而知空相之



空是亦色相之色也。着空着色亦有何異。故曰其為失性均也。

林子曰：空之一字最易惑人。然凡夫則易惑於色。而二乘則易惑於空。夫惑於色者猶可得而言之。而惑於空者則不可得而言之。而世之註解者率皆不知佛無有法空。無有相。而執着於上文五蘊皆空句。而曰真空實相。謬之甚也。殊不知無空之空。是謂真空。無相之相。是謂實相。若曰空相。

則是空也。亦何得而見之矣。而余之所謂

色空不到處之真空。其有空乎。其有相乎。其可得而見乎。若非親到彼岸者。其孰能知之。大抵心經大旨。皆以彼岸實地中。本無五蘊可空也。而學佛之徒。乃不知彼岸實地之謂何。而謂有法可以空五蘊而空之。終不免入於想像。而謂虛空無有相貌。以為空也。豈白色空俱忘。亦是知見。故曰是諸法空相。以深警之也。

不生不滅。不垢不淨。不增不減。是故空中無色。無受想行識。

林子曰：若前所謂五蘊皆空者。蓋彼岸實地中。而為色空之所不到處者。五蘊本空也。夫五蘊本空矣。則安有生。既不生。則安有滅。垢淨增減亦復如是。故曰空中無色。無受想行識者。一切之現成也。若非親到彼岸者。其孰能知之。此章應上五蘊皆空句。

無眼耳鼻舌身意。無色聲香味觸法。無眼界。乃至無意識界。無無明。亦無無明盡。乃至無老死。亦無老死盡。無苦集滅道。無智亦無得。以無所得故。

林子曰：此下詳言之。以彼岸實地中。一無所有。非特無色。無受想行識。而已也。而彼岸實地。其有眼耳鼻舌身意乎。其有色身香味觸法乎。其有無明乎。而無無明盡。其有老死乎。而無老死盡。其可以智而知以。

苦以集以滅以道而得之乎。其有罣碍乎。其有恐怖乎。其有顛倒夢想乎。然此亦皆塵之生滅去來爾。而彼岸實地。乃其塵之所不到處。一切之現成也。若非親到彼岸者。其孰能知之。

林子曰。形骸中有眼有耳有鼻有舌有身。有意而有六根矣。而彼岸實地。則超出於形骸之外。無眼無耳無鼻無舌無身無意。而無六根也。夫既無六根矣。而必於屬眼

之色而空之。以為空者。何歟。若余之所謂

彼岸實地者。則自其真去處之無色無空者言之。而非謂外著於六根之眼。空其色而空之也。若外著於六根之眼。空其色而空之。則亦不免入山園坐避塵以求靜也。殊不知彼岸實地。而為色空之所不到處者。而奚有於塵之可避。又奚有於靜之可求耶。若非親到彼岸者。其孰能知之。

經曰。得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而阿耨多

七教正字

卷之四

十二

羅三藐三菩提得而得之乎。得而無所於得。無所得而得也。故曰。以無所得故。若存無所得心。而自以為得者。便是有修有證。有所得而不空矣。而色空之所不到處者。一切現成也。而奚有於修。奚有於證。奚有於得耶。故故也者。故也。此無所得故。并下文二依般若波羅蜜多故。無罣碍故。是本體之自然。一切之現成也。故曰。故故也者。謂我元所自有之故物。本如是也。

潛溪曰。眼耳鼻舌身意。謂之六根。猶草木

之有根也。亦謂之六入。根則主內而言。入則主外而言。眼見為色塵。耳聞為聲塵。鼻嗅為香塵。舌嘗為味塵。身染為觸塵。意著為法塵。是謂之六塵。謂如沙塵之障蔽也。根塵二者。和合為十二處。處所也。言各有所在也。從見為眼識。從聞為耳識。從嗅為鼻識。從嘗為舌識。從染為身識。從分別為意識。謂之六識。識謂妄生。辨折昏翳。真智

也。三者和合為十八界。界者限也。言各有  
限域也。乃至者省文。上舉眼界。下舉無意  
識界。中間四識可以例知也。

宗泐曰。此空十二因緣也。無明者。凝暗也。  
謂於本性無所明了。非情然無知。乃遠理  
強覺之謂也。無無明。無無明盡者。菩薩以  
般若智觀此無明。其性本空。無生滅相。故  
云無無明。亦無無明盡也。乃至無老死。亦  
無老死盡。義與前同。但舉其始末而略其

三教正宗

心經釋略

十三

中也。十二因緣。亦曰十二支。一曰無明。亦  
名煩惱。二曰行。謂造作諸業。三曰識。謂起  
妄念。初托母胎也。四曰名色。從托胎後。生  
諸根形也。五曰六入。謂於胎中。而成六根  
也。六曰觸。成胎後。六根對六塵也。七曰受。  
謂領納世間好惡等事。八曰愛。謂貪染五  
欲等事也。九曰取。謂於諸境。生取着心也。  
十曰有。謂作有漏之因。能招未來之果。十  
一曰生。謂受未來五蘊之身也。十二曰老

死。謂未來身既老而死。此十二因緣。該三  
世因果。展轉因依。如輪旋轉。無有休息。一  
切衆生。迷而不知。良可悲也。

菩提薩埵。依般若波羅蜜多故。心無罣碍。無  
罣碍故。無有恐怖。遠離顛倒夢想。究竟涅槃。  
林子曰。梵語菩提華言覺。梵語薩埵華言  
有情。蓋謂覺而有情也。梵語涅槃華言無  
為。依者。皈依。南無之義也。古所云南無佛。  
南無法。南無僧者。是也。而涅槃無為。是乃

三教正宗

心經釋略

十四

現成之公案也。但皈依之而已矣。故究竟  
之。亦可入於涅槃。

楞伽經曰。涅槃乃清淨不死不生之地。一  
切脩行者之所依。飯華嚴經曰。有淨說生  
死。無諍即涅槃。六祖曰。涅槃者。圓滿清淨  
義。又曰。三界九地。各有涅槃妙心。

三世諸佛。依般若波羅蜜多故。得阿耨多羅  
三藐三菩提。

林子曰。此與上章而並言之。不曰菩提薩

渥飯依般若波羅蜜多而究竟之可入於  
涅槃而三世諸佛亦皆依般若波羅蜜  
多而成無上正等正覺矣而無上正等正  
覺是亦現成之公案也若非親到彼岸者  
其孰能知之然菩提薩埵而曰依者有法  
而無為也三世諸佛而曰依者無法而無  
為也至於究竟涅槃其歸一也

唐僧宗密曰佛者梵云婆伽婆唐言佛佛  
者覺也自覺覺他覺圓滿故一切有情咸

三教正統

心經釋

一五

具此道悟者即名佛迷者曰衆生

宋王日休曰梵語阿此云無梵語耨多羅  
此云上梵語三此云正梵語藐此云等梵  
語菩提此云覺而曰阿耨多羅三藐三菩  
提者乃無上正等正覺謂真性也真性即  
佛故略言之則謂之覺詳言之則謂之無  
上正等正覺以真性無得而上之故云無  
上上自諸佛下至蠢動性相平等故云正  
等其覺圓明普照無偏無虧故云正覺

潛溪曰三世謂過去莊嚴劫見在賢劫未  
來星宿劫也梵語佛此云覺覺者迷之對  
以佛之覺見衆生之迷也

故知般若波羅蜜多是大神呪是大明呪是  
無上呪是無等等呪能除一切苦真實不虛  
林子曰彼岸中一切現成若未到彼岸夫  
誰得而知之既不得知必生驚疑既生驚  
疑必不信受既不信受必不皈依而曰真  
實不虛者此乃老婆心切蓋欲以釋其驚

三教正統

心經釋

一六

疑之心而信受之而皈依之也

潛溪曰言故知者結前起後也呪者佛說  
密語即第一義也神者精妙不測之稱明  
者鑑照不昧之謂無上無可加過也無等  
等獨絕無倫也既言太則已極矣又重言  
無上無等等者所以深著般若溥博無際  
也溥博無際惟真空足以當之

故說般若波羅蜜多呪即說呪曰揭諦揭諦  
波羅揭諦波羅僧揭諦菩提薩婆訶

林子曰。諦者。苦集滅道之四諦也。曰揭諦者。揭此四諦也。而又曰揭諦者。揭此四諦之揭。而揭之揭之。而復揭之。故能到彼岸。而清淨而涅槃。而無上正等正覺矣。

唐大顛云。菩提是初薩婆訶是末。

宋何無垢曰。若是有志底人。一刀兩段。更無退轉。忽然悟道。達本性空。即得菩提。超出三界了無所了。得無所得。蕩然清淨。則到極樂之所。受用無盡。故曰薩婆訶。

三教正宗

心經釋略

七

宋僧道川曰。山花咲野鳥歌。此時如得意。隨處薩婆訶。又曰。算盡目前無一法。方能隨處薩婆訶。

自書心經釋略卷後

林子曰。釋氏極則之教。古今現成之一大公案也。無言無隱。故釋迦住世四十九年矣。未嘗說一字。而最上一乘。豈其有關於言語文字哉。夫既不關於言語文字矣。則心經之作。已失之支。而又釋之者乎。慨自六祖而下。佛教微矣。而

三教正宗

心經釋略

卷後

一八

世之學佛者。孰不曰我已得正受。南能之宗也。自悟自解。自性自度。然究其歸。則與北秀之拂拭塵埃者等爾。而所謂本來無物。而為色空所不到處者。則鮮有聞之矣。故曰七祖如今未有人。然非惟六祖而下為然也。而靈山會上。五千且退席矣。夫有佛出世。猶難與言如此。

況後世乎。壇經曰。不宜速說。佛法難起。  
余委不知佛法。而亦強為之說焉。既槩  
而論之。復略而釋之。余豈不知心經微  
旨。不可得而說。不可得而論。不可得而  
釋之者哉。而必欲說之。而必欲論之。而  
必欲釋之者。余敢曰。能明佛法之第一  
義。心經之微旨耶。而二乘之著空。則庶  
乎可以遮其非。而最上一乘。或有所聞  
而知。自悟而興起之矣。三教主人龍江  
兆恩

二經釋論小跋

林子既釋釋之心經道之常清靜矣。或有撫拾經文以問林子曰。此何經也。林子曰。不知也。或有摘取奇字以問林子曰。果何義也。林子曰。不知也。夫微密妙義。雖曰非關文字矣。然將何以釋之。林子曰。其真經乎。又問何以謂之真經。林子曰。真經也者。經之所從出也。故不知真經。不可與譚經。若孔老釋迦之所以立言以教天下萬世者。此真經也。夫天下萬世孰無孔老釋

迦之真經哉。如有能明吾心孔老釋迦之真經。以釋孔老釋迦之經。豈其不得孔老釋迦之經之真實義耶。然余乏記性。以故不能多識前言。而一念惓惓。又惟恐見聞之知。有以障吾明覺之本體也。而余之所以釋釋之心經與道之常清靜經者。亦惟有此本體之真經爾。然而二經之字訓。不可不知也。故必先取二經之舊註而觀之。以考字訓。既考字訓矣。乃始以我之真經可以質之釋迦老子而無疑者。

而論著之以示諸生。既示諸生矣。  
復令諸生旁求他經。而與余之論  
著相契合者。各為采錄。以備印證。  
此余強釋二經之大都也。是雖不  
能不假於文字。而亦不專在於文  
字間也。讀者當自知之。若儒經余  
則有四書標摘正義矣。余每欲分  
章而句釋之。以共成一集。而未能  
也。昔

萬曆壬午冬十一月穀旦。子谷子  
龍江兆恩



心經釋略槩論總序

或問釋氏之教都無有法。若未離法。便不是佛。是耶。非耶。林子喟然嘆曰。此余心經釋略槩論之所由作也。而子曾見余之釋略槩論乎。未也。然佛之地步甚高。而必至於虛空本體。本體虛空。無有一瀟乃可名佛。而曰若未離法。便不是

三教正宗

心經釋略總序

一

佛。豈不然哉。然必由積久而後能致。如釋迦所謂吾一劫至於千萬劫。而吾精進之心。未嘗少退。子豈不聞之乎。而曰釋氏之教。都無有法者。余亦未敢以為然。故始於有法者。筏喻以渡河也。終於無法者。舍筏而登岸也。他如金剛經所云。應如是住。如是降伏其心。夫曰住曰

降伏。謂非有法而何。縱是聖賢。亦且有

無為法矣。況其下乎。至於楞嚴經所載

二十五聖。圓通。圓覺經之二十一漸教。

三頓教。一圓教。天台止觀之十八觀。是

皆釋氏之法。萬古不易之常經也。然則

心經亦有法歟。林子曰。然。若首下一觀

字。豈非十八觀之義乎。其曰菩提薩埵。

三教正宗

心經釋略總序

二

依般若波羅蜜多故。是乃聖賢之無為法也。然呪亦法也。揭之揭之。又復揭之。不為之漸教而何。豈曰二十五聖。即三世諸佛。抑亦不能外法以成佛矣。龍江兆恩

三教正宗統論

心經繫論

門人盧文輝訂正

心經曰色不異空空不異色。色即是空空即是色。朱生曰何謂也。林子曰爾能知色空之不到處則此四句當自明矣。又問色空之不到處。林子曰色空之不到處。爾之真心。爾之實地也。夫既曰色空不到處。而又曰真心實地者。豈色空所不到處。尚有真心之實地耶。

三教正宗

心經繫論

一

林子曰。色。色也。夫既得而色之。則亦可得而空之。空空也。夫既得而空之。則亦可得而色之。此乃塵生塵滅對待之義。殆非爾之真心實地也。而爾之真心實地。本無色也。夫誰得而空之。本無空也。夫誰得而色之。而色空之經。余嘗做其辭而襲之曰。生不異滅。滅不異生。生即是滅。滅即是生。而爾之真心實地。豈得而色之乎。無色則無滅。又豈得而空之乎。無空則無生。色空都空。生滅都滅。此乃色空

三教正宗

心經繫論

二

生滅之不到處也。佛書曰。生滅滅已。寂滅為樂。余又嘗做其辭而襲之曰。色空空已。真空為樂。由是觀之。色空之空。塵生塵滅之滅也。然則何以謂之真空也。林子曰。不生不滅。不垢不淨。不增不減。此其所以為空中。而本無色。本無受想行識。一切現成。而又奚待於空而空之耶。故真心也者。我所本有之真性。自在之菩薩也。實地也者。我無所有之境。界不動之道場也。余於是而知真心實地不二之門也。真心實地。三昧之地也。真心實地。無生之處也。真心實地。三世諸佛之母也。無取無捨。無依無倚。金剛經曰。若取法相。即着我人衆生壽者。若取非法相。即着我人衆生壽者。昔有釋之者曰。法相屬有。非法相屬無。其所謂有者。豈非色。與其所謂無者。豈非空。與。有色有空。便是有取有捨。有取有捨。便是有依有倚。而真心實地。而為色空之不到處者。其有法相乎。其無法相乎。其有我人衆生壽者。

乎。其有取有捨有依有倚乎。然真心實地。不可以言而顯。而孔子則罕言之矣。不可以聞而知。而子貢則不得聞之矣。不可以才而得。而顏子則欲從而末由矣。昔者唐之大通和尚。以不明乎極則之教。而示人見性成佛。則曰。汝之本性。猶如虛空。而六祖謂之猶存知見。而真心實地。其屬於知見乎。其不屬於知見乎。余嘗以此知見二字而觀之。則知大通之知見。乃是色空之空。而為塵生塵滅。色空對待之虛空也。而非空中之空。而為不生不滅。色空所不到處之虛空也。金剛經曰。不取於相。如如不動。色有色相。空有空相。而如如不動。我之真心實地。一切之現成也。真心實地。豈落於色空塵生塵滅之二相耶。知此欄柄。到此地位。則亦着衣喫飯已爾。更有何事。而親到彼岸者。當自知之。

洪生問多字之義。林子曰。余所謂色空所不到處。而為彼岸之實地者。具大智慧。我之真

三教正宗

心經要論

三

心也。而我之真心。則徧滿於彼岸實地中。而有如是其大者。一切之現成也。故彼岸實地。無有邊畔。亦無方圓大小。亦無青黃赤白。亦無上下長短。亦無嗔無喜。無是無非。無善無惡。無有頭尾。都在我彼岸實地中矣。而彼岸實地之分量。本如是之可多者。一切現成也。若胎生。若卵生。若濕生。若化生。若有色。若無色。若有想。若無想。若非有想。非無想。都在我彼岸實地中矣。而彼岸實地之分量。本如是之可多者。一切現成也。山河大地。從什麼處來。而東方之虛空。豈其可得而思量之乎。南西北四方。維上下之虛空。豈其可得而思量之乎。而彼岸實地。則盡東西南北四維上下。無盡之虛空。而虛空之矣。而無盡之虛空。抑豈其可得而思量之乎。仰望不見天。低頭不見地。故曰。盡十方世界。是箇法王身。盡十方世界。是箇解脫門。盡十方世界。是如來一卷經。由是觀之。則盡十方世界。豈不在我之彼

三教正宗

心經要論

四

岸實地中耶。而彼岸實地中。其有我相乎。其有人相乎。其有衆生相乎。其有壽者相乎。而彼岸實地中。本無我人衆生壽者。一切現成也。故皈依佛者。皈依此彼岸實地中而覺也。皈依法者。皈依此彼岸實地中而正也。皈依僧者。皈依此彼岸實地中而淨也。若舍實地而求真心。若離彼岸。而觀自在菩薩失之遠矣。然所謂真心者。自性也。而真心之實地者。心地也。故曰。心地無非自性戒。心地無礙自

性慧。心地無亂自性定。真心實地。一切現成。

三世諸佛。皆由此中出也。無上正等正覺。皆由此中出也。夫彼岸實地中之妙義。而無上甚深如此。而親到彼岸者。當自知之。

陳生問曰。若所云五蘊皆空者。豈曰色空之空乎。抑其空中之空也。林子曰。此所謂空。乃空中之空。而無有法。而無有相。無所待於空。而空之。一切現成本體之自然也。又恐其未明乎照無所照之旨。以法空之。而落於空相。

也。故下文又兩呼舍利子。而警之以色不異空等語。又曰。是諸法空相。豈不以色相相耶。空相相耶。夫色相固非空矣。而以諸法之空。以空之。則亦不離乎法。不離乎相。有所待於空。而空之。豈曰現成公案。本體之自然乎。壇經曰。善知識。莫聞吾說空。便即着空。第一

莫着空。若空心靜坐。即着無記空。又曰。又有迷人。空心靜坐。百無所思。自稱為大。此一等

人。不可與語。為邪見。故此所謂空。乃是空相之空。豈曰空中之空。

道教大通經三章。其一真空章曰。先天而生。生而無形。後天而存。存而無體。然而無體。未嘗存也。故曰。不可思議。夫曰無形。而有生乎哉。夫曰無體。而有存乎哉。生於無生。無所生而生也。存於無存。無所存而存也。形於無形。無所形而形也。體於無體。無所體而體也。知此。則知真空之妙義。其殆不可以擬議而致思乎。其二玄理章曰。如空無相。湛然圓滿。其

三玄妙章曰。如如自然。廣無邊際。由此觀之。其曰空相。則非空中之真空也。明矣。有相斯有見。有見斯有著。豈不落於邊際。而曰湛然圓滿。如如之自然哉。故欲識真空。無空可識。既無可識。安識是空。是空非空。非空是空。若言是空。若言非空。皆有空相。不名真空。真空無空。無空真空。然道教亦有之。曰無空有空。又曰不空中空。又曰空無定空。又曰知空不空。又曰識無空法。又曰不着空見。是皆空中之真空。真空之妙義也。

三教正宗

心經義疏

二

蘇生問曰。何以謂之空中。林子曰。汝獨不聞中庸所謂喜怒哀樂未發之中乎。未發之中者。空中也。現成公案。不色不空之謂也。惟其不色不空。故其不生不滅。不垢不淨。不增不減。而為實地之本體者。未發之中也。中庸曰。夫焉有所倚。豈惟空無其色。而不倚於塵生之色哉。而亦且空無其空。而不倚於塵滅之空也。若曰我空也。而稍倚於空焉。便

是有所著於塵滅之空。而非空矣。

林子曰。喜怒哀樂未發之中者。余之所謂色空所不到處。我之本體。我之太虛也。我而致其中焉。以復還我之本體。我之太虛也。我之本體既太虛而中矣。則和自生。和既生矣。而天地其有不位乎。萬物其有不育乎。而位而育。皆由此出。一切現成。豈其有所於倚而為之者乎。

三教正宗

心經義疏

八

蘇生問曰。未發之中。豈非詩之所謂無聲無臭耶。林子曰。然而色空不到處之空。固曰無聲無臭。而無塵矣。而色空對待之空。夫豈其有聲有臭。而有塵耶。林子曰。色空之空。雖曰無聲無臭。而塵矣。然而揚其聲於色空之空。則色空之空。抑亦可得。以聲而塵之矣。置其臭於色空之空焉。則色空之空。抑亦可得。以臭而塵之矣。若夫色空之所不到處。其可得而聲之乎。其可得而臭之乎。其可得而塵之乎。是乃聲臭之塵之所不到處。一切之現

成也。而親到彼岸者當自知之。

中庸曰：「肫肫其仁，淵淵其淵，浩浩其天。」皆我真心之實地。一切之現成也。而天下之大經於此而經綸之矣。天下之大本於此而立之矣。天地之化育於此而知之矣。凡有血氣於此而尊之親之矣。而我之性而人之性而物之性而天地之性於此而盡之參之贊之矣。此其天地之所以為大，而文王之所以為文乎。而親到彼岸者當自知之。

三教王良

心經要論

九

鄭生問曰：「何者謂之真心？何者謂之實地？」林子曰：「未發之中者，真心之實地也。而發而中節，不謂之實地之真心乎？寂然不動者，真心之實地也。而感而遂通，不謂之實地之真心乎？」

林子曰：「真心之實地，一河圖也。本無聲臭之可言。實地之真心，一洛書也。即有端倪之可見。」

林子曰：「色可反而空者，塵而空也。空可反而

色者，塵而色也。譬之器，本空也。實之則色矣。實之色也。而去其實焉，則又空矣。此空之所以有去有來者，塵生塵滅之謂，而非本來之無物矣。

林子曰：「知色之空而以為空者，固未可以為空矣。而知空之空而以為空者，則亦未可以為空也。知空之空而以為空者，固未可以為空矣。而知色空之不到處而以為空者，則亦未可以為空也。」

三教王良

心經要論

十

處而以為空者，豈其未可以為空歟？林子曰：「以其猶有知之者在焉。而况曰自以為空乎？」林子曰：「夫色空之所不到，而曰處者，其有處乎？其無處乎？其在於吾身之內乎？其在於吾身之外乎？其在天地之內乎？其在天地之外乎？其可得而古之可得而今之乎？其不可得而古之不可得而今之乎？要而言之，何處而非我之實地乎？何處而非非我之實地乎？何處而非我之真心乎？何處而非非我之真心？」

乎而親到彼岸者當自知之。

林子曰色空之所不到處者其有自在菩薩乎其得而觀之乎無自在菩薩無無自在菩薩無觀無無觀其有彼岸乎其得而到之乎無彼岸無無彼岸無到無無到。

林子曰心經一書皆所以接最上一乘者故觀也者觀之也觀雖有法而無所為也蓋有為則有相有相則有看有相有看便不自在而謂之觀自在菩薩可乎。

三教正宗

卷之四

十一

四祖道信年始十四來禮三祖僧璨曰願和尚慈悲乞與解脫三祖曰誰縛汝曰無人縛三祖曰何更求解脫豈非所謂自在菩薩一切之現成耶而親到彼岸者當自知之。

林子曰釋氏極則之教既曰性門又曰空門者何也蓋性本空者真空也故人法塵也而空其塵焉空之者亦塵也知見塵也而空其塵焉空之者亦塵也起心之謂妄妄塵也心而空之亦是妄心之塵意之所向之謂欲欲

塵也意而空之亦是所向之塵豈曰極則之教而為性門之真空也哉。

經曰是諸法空相林子曰色塵也固非空也而以空之法空其色而空之乃是諸法之空相塵也而非空也受塵也固非空也而以空之法空其受而空之乃是諸法之空相塵也而非空也而想而行而識亦復如是。

佛書曰於諸物中不起無相若認諸色滅之空以為空者即起無相既起無相便是有相。

三教正宗

卷之四

十二

故起有相心者塵也起無相心者亦塵也。三昧經曰心無心相不取虛空不依諸地不住智慧是般若波羅蜜若也未知心本無相而取虛空相以空之豈可謂之大智慧能到彼岸也哉釋氏亦有言曰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謂真性也又曰蠢動含靈皆同一性而一切萬物無不是他露其色相豈非實地之無所不徧真心之無所不該一切之現成耶而親到彼岸者當自知之。



黃生曰真心之實地其有定在乎其無定在乎。林子曰是惡得而定在之。是惡不得而定在之。何處不是太虛何處不是我之實地何處不是我之實地何處不是我之真心真心一舉俱大總持不謂之網之提其綱也而其目有不張乎故我之實地譬之網也可以包羅天地萬物之大而無外矣我之真心譬網之綱也可以總持天地萬物之大而不遠矣然則真心實地豈其若是其大與中庸曰致

三教正宗

卷之三

三

中和天地位焉萬物育焉而真心實地則固若是其大一切之現成也而親到彼岸者當自知之黃生曰夫大總持之旨則吾既得聞命矣敢問何以謂之具也林子曰具也者具之也而其具固在我矣然而其有所於具乎其無所於具乎其有所具而無不具乎其無所具而無不具乎其具於真心實地而大總持之乎其不具於真心實地而大總持之乎然則真心實地豈其若是其神與中庸曰如

此者不見而章不動而變無為而成則亦有是其神一切之現成也而親到彼岸者當自知之

易曰變動不居周流六虛夫曰六虛者非余之所謂實地乎然而六虛則非實地也明矣而謂之實地者何也以無實地乃是實地以有實地即非實地豈不以有形有相即有壞時耶既有壞時何名實地

道書曰虛空粉碎方露全身夫虛空者虛空

三教正宗

卷之三

三

而色矣而曰粉碎虛空者虛空得而粉碎之乎而其所以粉碎虛空者蓋不以色空之空以為空也曾生曰色空之空空矣而色空所不到處之空不亦空乎林子曰夫色空之空則有其空矣而色空所不到處之空則無其空矣無空而無不空故曰有無俱不立無有有又安有色無有無又安有空

釋教有曰當用大智慧打破五蘊煩惱塵勞地曰打破虛空只一拳夫既具大智慧而到



彼岸矣。豈其有着於虛空邪？見哉！即此不着虛空邪？見便謂之打破虛空。虛空且打破矣。而況於五蘊煩惱塵勞者乎？蓋言彼岸實地中本無虛空。本無五蘊煩惱塵勞。今既到彼岸矣。而昔日之所謂五蘊煩惱塵勞與夫虛空邪見果安在耶？故曰打破。丘生問打破之義。林子曰：打破之義蓋謂無也。如其辭而已矣。則所謂五蘊煩惱塵勞得而打破之乎？然五蘊煩惱塵勞猶可得而言之。而所謂虛空得而打破之乎？而曰打破五蘊煩惱塵勞虛空邪見者。蓋以復吾之本無也。而親到彼岸者當自知之。

三教正宗

心經義論

一五

道川曰：色聲不礙處。親到法王城。夫曰親到法王城者。不謂之到彼岸乎？然彼岸中本無眼耳。既無眼耳。安有色聲？

釋氏曰：罪福無主。而彼岸實地。乃其罪福之所不到處也。

圓覺經曰：有大陀羅尼門名為圓覺。流出一

切真如涅槃。其曰大陀羅尼門者。非余之所謂實地者乎？其曰真如涅槃者。非余之所謂真心者乎？

林子曰：余嘗聞楞嚴之遺旨矣。有色則有見。色滅則無見。有聲則有聞。聲銷則無聞。若將以色滅無見以為空矣。則亦何異於聲銷無聞以為空也？然色與聲皆塵也。塵而生也。則為聲為色。塵而滅也。則為空。而彼岸實地中何有於見何有於聞而惟有見聞之實性者在爾？若也不知見聞之有實性。而曰我不能為色聲之塵之所轉也。是乃蔽目以避色。塞耳以逃聲。而佛之法似不如此矣。

三教正宗

心經義論

一六

潘生問曰：夫曰真心實地。無生之處也。而又曰三世諸佛之母者何也？林子曰：夫母以生為義。而生以不生為大也。古人有言曰：諸法無生。夫諸法既無生矣。則亦將何以為三世諸佛之母乎？然真心實地諸法咸備。其三世諸佛之所由以生乎？而其所以生者。其生

於真心實地有所生而生乎。不可得而知也。其生於真心實地。無所生而生乎。不可得而知也。蓋真有不可說。不可說。說亦不得矣。故不有拈花微笑之迦葉。倚位而立之慧可。豈能默契於其所難言。而真入不二之法門者哉。

林子曰。色。其不屬於有乎。空。其不屬於無乎。故指諸有色而說之曰。此色也。色。其不可得而說乎。指諸無色而說之曰。此空也。空。其不可得而說乎。而甚深法界。而為色空之所不

三教正宗

心經要論

十二

到處者。其有色乎。其得而色之乎。其有空乎。其得而空之乎。惟其不得而色空之也。故其不得而有無之也。無色無空。無有無無。此其所以說亦不得矣。到此甚深法界。不有以深明乎無生之微生於不生之妙。其孰能知之。其孰能知之。

翁生曰。先生每曰。色空不到處。非所謂不二法門耶。敢問何以謂之真入不二法門。林子

曰。昔者維摩會上。文殊曰。我於一切法。無言無說。無示無識。離諸問答。是為菩薩入不二法門。於是文殊又問維摩。維摩默然。文殊讚曰。乃至無有言語文字。是菩薩真入不二法門。翁生愕然異之。林子曰。不足異也。然非惟釋氏為然也。至於孔門。則亦有之。故授者不在於言。而不知所以授之也。而受者不以為隱。而不知所以受之也。若以維摩之默然。以為異矣。則孔子之無言無隱。亦不足異乎。然而真心實地。終不可得而言乎。林子曰。若或可得而言之。則亦可得而隱之。豈曰大人俱足一切現成耶。

三教正宗

心經要論

十三

余生問曰。先生每曰。真心之實地者。非所謂如來地與。林子曰。然。然而一超而直入於如來地者。非所謂頓教與。林子曰。然。曰。何以能入頓也。林子曰。其先之以見性乎。昔者六祖既悟本性矣。而五祖便傳之以頓教者。此也。又問先生。嘗曰。見性性見。知性性知。微乎其

微願先生明以告我也。林子曰：夫既曰不可得而見矣，不可得而知矣，而不見不知，其可得而言乎？余將何以語汝也？然不見之中，則自有真見而不昧者在焉；不知之中，則自有真知而不昧者在焉。故曰：性由自悟，余將何以語汝也。

壇經曰：念念若行，是名真性。悟此法者，是般若法。修此行者，是般若行。又曰：用自真如性，以智慧觀照於一切法，不取不捨，即是見性。

三教正宗

心經集論

二

成佛道。又曰：但於自心，常起正見，煩惱塵勞，常不能染，即是見性。又曰：故知萬法盡在自心，何不從自心中，頓見真如本性？又曰：若不自悟，須覓大善知識，解最上乘法者，直示正路。其曰：行曰修，曰法曰智慧觀照，曰常起正見，皆所以教人以見性成佛也。若非有大善知識，解最上乘法者，其誰能示人以正路見性而成佛耶？

壇經曰：此事須從自性中起，於一切時，念念

自淨其心，自修自行，見自己法身，見自心。

自度自戒，始得。夫曰自性者，乃余所云真心。

實地，色空所不到處也。其有垢乎？其有淨乎？

而曰自淨其心者，心其有垢而可淨乎？心既

無垢，之可淨矣。其有待於修於行於度於戒

者乎？大凡言自者，皆自性義也。乃所謂自性

戒，自性定，自性慧者是也。故曰：須從自性中

起，最上一乘之宗旨也。六祖又曰：佛向性中

作，莫向身外求。又曰：只此不污染，諸佛之所

三教正宗

心經集論

三

護念，故欲見性而不從自性中起者，其能見

自己法身，自己佛者乎？

黃生問曰：何以謂之自者？自性義也。林子曰：

自性自淨，自性自修，自性自行，自性自度，自

性自戒，然性本淨也，無待於淨，而世人必欲

淨之者，豈不謂之污染不得，而反生淨妄耶？

而修而行而度而戒，亦皆從自性中起，爾若

必求之身外，則惑矣。

二祖慧可來禮初祖達磨曰：我心未寧，乞師

與安初祖曰將心來與汝安。二祖求心了不可得。初祖曰我與汝安心竟。林子曰心本無心。豈有未寧。而曰與汝安心竟者。乃所以復其無心之本體矣。然而六祖隨方解縛之旨。則又不可不知也。

初祖達磨居少林寺九年。為二祖慧可說法。祇教外息諸緣。內心無喘。心如牆壁。可以入道。慧可種種說心性。曾未契理。初祖祇遮其非。不為說。無念心體。慧可忽曰我已息諸緣。

三教正宗

念心經集論

王

初祖曰莫成斷滅去否。慧可曰不成斷滅。初祖曰此是諸佛所傳心體。更無疑也。其曰無念心體者。非余之所謂。色空所不到處。一切現成乎。然息也者。息也。息而無所於息也。若息而有所於息焉。豈不起心是妄。而成斷滅去耶。而曰心如牆壁者。正所以外息諸緣。無所於息而息也。故曰可以入道。三祖僧璨曰欲取一乘。勿惡六塵。六塵不惡。還同正覺。然彼岸實地中。本無六塵。而曰惡六塵者。則是

心也。豈不與外之六塵相為敵哉。便屬對治。四祖道信曰境緣無好醜。好醜起於心。蓋心本自在。若必起心以對六塵。不謂之失其自在之本體耶。又曰觸目遇緣。總是佛之妙用。而曰觸目遇緣者。緣固不在我也。隨心自在。妙用現前。六祖惠能曰佛法在世間。不離世間覺。離世覓菩提。恰似求兔角。若惡六塵。便生厭世。厭世離世。不名智慧。豈能見性入頓。而曰無上正等正覺也哉。

三教正宗

念心經集論

王

三祖僧璨曰遣有沒。有從空背空。其曰從空之空者。非所謂空相之空乎。其曰背空之空者。非所謂空中之空乎。又曰歸根得旨。隨照失宗。須更返照。勝却前空。夫曰根曰宗。我之本來。空中之空也。而曰返照者。返照此空中之空也。既知返照此空中之空矣。豈不勝前之空。而有空相者乎。而空門者流。其可不知所以返照以入門。而妄為從空以背空耶。何生問曰三祖返照之照。與心經照見之照。

有不同與。林子曰：返照之照，觀自在之觀也。故照見也者，以既到彼岸，而照見此彼岸中五蘊皆空也。而返照也者，以未到彼岸，而反觀內照，欲以見性也。

壇經曰：離迷離覺，常生般若。除真除妄，即見佛性。余於是而知離迷而覺，覺即是迷，除妄而真，真即是妄。故覺迷不二，真妄平等。此又欲見性者之所當知也。

昔者世尊因有外道問：不問有言，不問無言。

三教正宗

心經講疏

卷五

世尊良久，外道讚歎曰：世尊大慈大悲，開我迷雲，令我得入。乃作禮而去。世尊謂之良馬，見鞭影而行。其曰世尊良久者，非六祖所謂不思善，不思惡，本來之面目耶。而余所謂色空之不到處者，此也。故知此者，謂之門內迷此者，謂之外道。

林子曰：余之所謂實地者，乃釋氏之所謂明心之心。心是地也。余之所謂真心者，乃釋氏之所謂見性之性。性是王也。如或不能明心

之地，而又安能見性之王耶。然心性一也，而真心之所在處，即名之為心。故曰：心是地也。孔子曰：中心安仁，而心亦以地言之。其曰中心者，猶言所謂中央者地也。余曾考二氏之典，而附之鄙見，故以其心性而對言之。心之未萌之謂性，性之既萌之謂心。若專以其性言之，有天命之性，有氣質之性，又專以其心言之，有五行之心，有中心之心。阮生問曰：先生嘗言心與天地孰大，曰：心大而載之心性教言。此又何心也。林子曰：此乃所謂無方無體之真心者。真心是性，真性是心，而徧滿於虛空界，無乎其不包矣。然而虛空其有界乎。其無界乎。其可得而界之乎。其不可得而界之乎。而親到彼岸者，當自知之。故見性者見此而已矣。入頓者入此而已矣。

三教正宗

心經講疏

卷五

自書心經槩論卷後

夫曰槩論也者。蓋以心經之第一義。不可得而名言之者。槩而論之爾。余初作槩論。以示性門之善知識者。則甚喜。乃請余分章釋之。余嘗以六祖而下。佛法不明。而於所謂最上一乘。而為現成之一大公案者。鮮有知之。以故苦空頑空。

圭峯正宗

心經釋論

三

避塵枯坐。而以斷滅為寂滅者。比比皆是也。遂使釋迦之至教。不明於天下。萬世而每為儒流之所非者。余竊悲之。故復謾心經釋略。與此槩論。別作二帙。余今老矣。精力亦有所不逮。而二書中。豈曰複語。且失倫次。不惟不暇校。抑亦不能校。三教主人龍江兆恩。

附心經釋論就正小東

兆恩拜告

諸善知識者。兆恩嘗以六祖而上。佛法明。六祖而下。佛法不明。法既不明。而其譚佛之最。以為得者。相傳密訣。只有空之一字。當下即能成佛。何其易也。似賢於釋迦遠矣。甚而儒門之士。亦有陰襲

圭峯正宗

心經釋論

三

其言。互相告語。以為孔子之道。亦是如此。始之以亂釋迦之教。終之以壞孔子之學。此道之所以不明於天下萬世也。噫。兆恩不自揣分。漫著心經釋略。槩論二帙。每竊以為釋迦復起。必從吾言。幸今佛法再興。而十室之邑。必有善知識者。若能不以兆恩為愚。惠然遠臨。盡言

相正自當有以教我。

卷之三

心經釋義

主

王

常清靜經釋略自序

余讀常清靜經而知老氏之清靜皆出於真常之性矣。世人不識真常之常而以俗之所云常常如此之謂常者常也不亦惑乎。或問真常之性。林子曰。釋氏所謂不二之地。中庸所謂未發之中者。真常也。故未發之中。本無聲臭不二之地。本不生滅。真常之性。本自清靜。夫曰本自清靜矣。而其所以先天而先地者。固有不在我乎。故曰天地悉皆歸。余嘗載考常清靜經之旨。

而知學道之士。則有一大工夫。一大效驗。而其所謂一大工夫者。非曰三者既悟。惟見於空焉已也。而必至於無而無之。無無而無之。不謂之已精而復致其純。以還我真常之本體耶。其所謂一大效驗者。非曰寂無所寂。常應常靜焉已也。而必至於既入真道。實無所得。不謂之已至而復臻其極。以盡我真常之妙用耶。夫既以常而應。以常而靜。以常而清靜矣。豈其不能入於真道。而又曰漸入真道者。吾甚



惑焉。願夫子有以發我之矇也。林  
子曰。眞道也者。大道也。無名而生  
育天地。無情而運行日月。無形而  
長養萬物。道固有若是其大也。而  
人之弘道也。則亦能若是其大矣。  
余竊愛論語書一弘字。弘也者。弘  
之也。以充滿斯道之分量而弘之  
也。豈非濁而清之。而天地其與我  
而俱清。動而靜之。而天地其與我  
而俱靜者乎。然此乃有意於清。有  
意於弘者為之也。雖曰大矣。而非  
其至也。必也其不知有清。不知有

濁。而忘其所謂清。所謂濁。不知有  
靜。不知有動。而忘其所謂靜。所謂  
動者乎。無所於弘。而無不弘。無體  
無方。優優洋洋。孰究其眞。莫測其  
常。三皇得之。而為天下皇。五帝得  
之。而為天下帝。周公得之。樂作而  
禮制。仲尼得之。以垂憲萬世。此聖  
人之神聖。所以能參天而貳地。道  
德經曰。道可道。非常道。此所謂常  
是亦眞常之常也。而世之釋老子  
者。亦鮮知之。然而眞常之道。其可  
得而道乎。其可得而得乎。余竊謂

老子猶龍。乃孔子之所從而問禮者。豈其有所於得。而能道其不可道之常道耶。余亦何知。漫以偶有所聞。而寄之陳詞。以與同志者共之。爾龍江兆恩。

三教正宗統論

門人盧文輝訂正

常清靜經釋略

并小引

時有儒生胡姓者。因覽常清靜經。遠造林子而問曰。道能生育天地。道能運行日月。道能長養萬物。道其有若是其大與。林子曰。子儒者也。豈不知儒者之書哉。故語道之大。而天下莫載。語道之小。而天下莫破。彌高彌堅。在前在後。而又況曰。變動不居。周流六虛者乎。

三教正宗

常清靜經釋略

然道即中也。而聖人能致中矣。天地且自我而位。萬物且自我而育。凡有血氣。且自我而尊。而親而常清靜經之旨。子又何疑焉。作常清靜經釋略。三教主人龍江兆恩。

常清靜經

日用經曰。靈臺無物。謂之清。一念不起。謂之靜。此清靜之義也。余每嘗於應事上觀之。而知所以常應常清。常應常靜。然後方可謂之常清靜矣。故曰。日應萬事。心常寂。

然。

老君曰。大道無形。生育天地。

林子曰。無形。生形。而天地乃形之最大者。夫天地且賴大道以生。而況人乎。而況物乎。夫大道生育天地。而天地亦以大道而生育萬物。豈曰天地而人之所以生育乎。人物之所以生育乎物者。是亦皆大道之所為也。

大道無情。運行日月。

三教正宗

常清靜經釋略

林子曰。大道固無情矣。日月豈有情耶。而東而西。以分晝夜。而南而北。以定寒暑。似為無情。而有情也。

大道無名。長養萬物。

林子曰。物之大者。莫如天地。而日月星辰。而山川河嶽。而飛走動植。洪纖高下。而無非物也。夫物之初。豈有名耶。無其名。則無以別其物。物而名之。是亦聖人也。

吾不知其名。強名曰道。

三教正宗

清靜經釋義

三

也

夫道者有清有濁有動有靜天清地濁天動地靜男清女濁男動女靜

林子曰夫道不可得而名矣渾渾混混無極而已未始有太極而況於陰陽乎太極既立陰陽斯分易之所謂一陰一陽之謂道也既有太極陰陽則有天地男女既有天地男女則有清濁動靜故道在天地天地不知道在男女男女不知若以而清而

林子曰天地未始有名也而聖人則始名之曰天地日月未始有名也而聖人則始名之曰日月物未始有名也而聖人則始名之曰物諸凡高者下者大者小者盈於

天地間則有萬其族而聖人莫不有以名之至於虛空虛空矣而亦有虛空之可見也可見則可名若夫大道也既無形象之可觀亦無虛空之可見是惡得而名之而

聖人則強名之曰道是乃聖人之不得已

靜而謂之道矣而濁者動者不可謂之道乎則是道也亦有所不徧之處也必不然矣此道之所以為大而聖人以天地萬物為一體也

降本流末而生萬物

周子曰無極而太極太極而陰陽陰陽而五行五行變化而生萬物故曰降本流末清者濁之源動者靜之基

林子曰夫陰陽清濁之分孰不知之而曰

三教正宗

清靜經釋義

四

動為靜之基也是雖深於道者猶且疑之抑豈知天以動而生地以靜而養男以動而生女以靜而養此其基字之義也

人能常清靜天地悉皆歸

林子曰此所謂清此所謂靜非天之清而天之清乃氣之浮於上而清也非地之靜而地之靜乃形之凝於下而靜也而此所謂清此所謂靜者先天地而清先天地而靜不屬於天而未始有氣而清也無氣而

氣而天之氣不能外焉不屬於地而未始有有形而靜也無形而形而地之形不能外焉其所謂虛空本體而能生育天地者以此與或問天地一也何以謂之生育天地何以謂之天地悉皆歸林子曰以其未有天地也故曰生育天地以其既有天地也故曰天地悉皆歸

夫人神好清而心擾之人心好靜而欲奪之若能常遣其欲而心自靜澄其心而神自清自然六欲不生三毒消滅所以不能者為心未澄欲未遣也

林子曰此曰神曰心以與下文之所謂性者而並言之性空故也寂然不動之誠也誠則形而神矣只有一點清靈之可見爾然神本無心也而起心是妄故欲寡而心自靜而欲也者其可以不知所以遣之者乎心靜而神自清而心也者其可以不知所以澄之者乎

之者內觀其心心無其心外觀其形形無其形遠觀其物物無其物三者既悟惟見於空

林子曰父母未生以前虛空而已矣奚有於心而況於形既無其形而況於物觀之一字是乃道家之一大工夫也自有相傳心法以復還我虛空之本體矣然此亦惟在於迷悟之間爾故曰三者既悟惟見於空

觀空亦空空無所空所空既無無無亦無無無既無湛然常寂寂無所寂欲豈能生欲既不生即是清靜

林子曰豈曰空無其空抑且無無其無豈曰無無其無抑且寂無其寂到此地位方可謂之無欲而清而靜矣

真常應物真常得性常應常靜常清靜矣林子曰其所謂清靜者豈其塊然如一木石者然哉然此必當於應物上觀之方可

驗其清靜。而果得真常之性與否。故應物由於真常之性。若也未得真常之性。而曰我能常應常靜者。未之有也。易曰。寂然不動。感而遂通天下之故。釋氏曰。寂而常感。感而常寂。此皆常應常靜之義也。夫性而曰真常者。何也。心則有生有滅。而性則無生無滅。形則有存有亡。而性則無存無亡。物則有成有壞。而性則無成無壞。然常也者。常也。不變不異之謂常。或問不變不異。

三教上宗

清靜無爲

上

林子曰。此所謂道。乃古今之常經。天下之所公共之大道也。夫誰得而變之。夫誰得而異之。至於常而曰真常者。又何也。林子曰。若他所謂常者。謂之常。則可。謂之真常。則不可。而此所謂常。乃可謂之真常。蓋性本如是不變而不異也。故不着於清。以為清。而濁亦清也。不着於靜。以為靜。而動亦靜也。故曰常清靜矣。如此清靜。漸入真道。

三教上宗

清靜無爲

上

林子曰。夫曰如此者。蓋指能遣之者以下三章而言也。若上文而曰人能常清靜者。何也。蓋此所謂常清靜者。謂其真道之既入。而清靜也。極其清也。無所於清。而無不清。故不可以清名。而天且不得以擬其清。極其靜也。無所於靜。而無不靜。故不可以靜名。而地且不得以擬其靜。故曰天地悉皆歸。此章而曰如此清靜者。又何也。蓋此所謂清靜者。謂其工夫之既純。而清靜也。無空而空。無無而無。無寂而寂。常感常寂。如此清靜。而猶曰漸入真道者。豈非極則之地。不可得而驟至哉。故欲得真道。而不以清靜為入門焉。不可也。

既入真道。名為得道。雖名得道。實無所得。為化衆生。名為得道。

林子曰。道能生育天地。道能運行日月。道能長養萬物。則固有若是其大也。道雖大矣。是皆人人之所具足。箇箇之所圓成也。

而為道者亦惟優吾之所具足而圓成者  
何得之有若衆生者則不免以有所得心  
以求道此衆生之妄心也而聖人亦名之  
為得道者何也蓋先欲以妄而離其妄爾  
其妄既離然後可語之以無所得之真道  
此聖人之所以通變以教人使人漸入於  
真道之中而不自知矣

能悟道者可傳聖道

林子曰聖道也者大道也大道而屬於聖

三才上

卷之三

七

人

人之身則謂之聖道而曰可傳聖道者則  
固不在於言語文字而心心相契之下雖  
欲隱之而卒不可得而隱之者而曾參之  
曰唯迦葉之微笑豈非所謂可傳聖道耶

老君曰上士無爭下士好爭

林子曰大道無所不包無所不入大道中  
無天地無日月無萬物既無天地日月萬  
物又安有人我釋氏所謂無諍三昧而孔  
子曰君子無所爭者亦皆有得於此也道

德經曰上士聞道勤而行之即有靜心而  
亦有所不暇矣若夫下士則不知有大道  
者藐乎其小人相我相自生分別此其所  
以好爭也

上德不德下德執德

林子曰上德不德實無所得而無所於執  
也下德執德為有所得而有所於執也

執着之者不名道德

林子曰既已執矣必復着之故曰執着執

上卷上

卷之三

十

人

且不可而況於着蓋道體本無為也而弘  
道之人且不可以有為矣而執而着惡乎  
其可哉

老君曰衆生所以不得真道者為有妄心既  
有妄心即驚其神既驚其神即着萬物既着  
萬物即生貪求既生貪求即是煩惱煩惱妄  
想憂苦身心便遭濁辱流浪生死常沉苦海  
未失真道真常之道悟者自得得悟道者常  
清靜矣

林子曰。心本無妄。而曰妄心者。欲牽之也。故欲以牽其心。而心安得不為欲所引。而妄乎。心以擾其神。而神安得不為心所動。而驚乎。既驚既妄。便着萬物。由是而貪求煩惱。由是而憂苦濁辱。由是而流浪生死。沉於苦海。而不自知矣。豈不求失真道耶。然真常之道。不以清靜而得。不以執着而失。若執着之者。而能知所以覺悟焉。無執無着。常清常靜。而真常之道。又在我矣。故道不遠人。人自離道。人能弘道。道即在人。蓋人與道本不相離也。而執着之者。離之爾。雖欲離之。而卒有不可得。而離者在焉。故曰可離非道。此又讀清靜經者之所當知也。





道德經釋畧自序

林子曰。經名道德者。皆所以言道德深遠之意也。然而道也者。非他也。常道之道也。德也者。非他也。上德之德也。上德之德。常道之道也。常道上德。其可得而言乎。讀者悟意而忘言。斯為得之。然道在天地。天地不知也。道不知也。道在聖

三教治

道德經釋畧

人。聖人不知也。道不知也。豈曰無所於知。亦且無所於得。若天地自以為知乎。道為得乎道。即是天地且不可謂之道矣。道其有所於知乎。執有所於得乎哉。聖人自以為知乎道。為得乎道。即是聖人且不可謂之道矣。道其有所於知乎。哉有所於得乎哉。故道大者。以其無所

於知。無所於得也。天地大聖人大者。亦以其無所於知。無所於得也。夫惟其無所於知。無所於得也。故能萬物作焉而不辭。生而不有。為而不恃。功成而不居。能絳除玄覽而無疵。明白四達而無知。乃天乃道。沒身不死。道之尊。德之貴。夫莫之命而常自然。能深矣。遠矣。乃至大

三教治

道德經釋畧

順。無為而無不為。余初讀道德經。情然而無知也。近一二年來。稍有所悟。漫撰道德經釋畧。以就正諸有道之君子云。 皆

萬曆戊子臘日七十二叟子谷子龍江  
林子兆恩

道德經釋畧跋

道德經五千言。大要以虛無自然為體。以隨機順應為用。以守中抱一為根本工夫。解悟其立言之旨。融會其度世之心。雖謂與吾儒之六經相為表裏可也。此孔子所以有猶龍之嘆也。世之學老子者。徒徇老子之迹。而不知求老子之

心。或知求老子之心。而不得其心之真體真用。與夫根本工夫。以故惑於長生久視。覬於輕舉飛昇。溺於修齋禮斗。誕妄不經。迷謬不改。甚至刑名權利者。援之以文其奸。縱橫押闔者。藉之以逞其譎。清談放達者。托之以售其矯。使老子之學。至今為梗。而抱千古不明之恨。竊

為老子究之。今觀斯經。辭古義深。意玄理幽。含蓄不窮。廣大悉備。即大學格致誠正。修齊治平之畧。亦多寓焉。苟非有至聖至神之資。而負盡心知性之學者。其孰能與於斯。故自春秋秦漢以來。註者非一人。人非一言。竟未聞有以老子之心。發老子之蘊。而得其所謂真實義者。廼吾

師龍江夫子。倡明三教。慨老氏之失傳。而於是經尤加之意。故撰著釋畧。凡六卷。分作乾坤二部。其間為始。為母。為妙。為微。谷神。玄牝。橐籥。弱狗。谿歸。嬰兒。式歸。無極。谷歸於樸。欲不欲。學不學。為無為。事無事。味無味。嗑不嗟。方不割。庶不

劇直不肆。光不耀。修之身乃真。修之家  
乃餘。修之鄉乃長。修之邦乃豐。修之天  
下乃普。其微詞與義靡不闡明。裁斷以  
折衷諸家。似是之非。豈老子以先天而  
發。後天之秘。吾師以後天而終。先天之  
功。天天相照。無後無先。文輝盥讀潛玩  
不忍釋手。兼以吾師所傳中一之旨。性

命之微。紫金黑鐵之秘。再加印證。不覺  
盎然天竅鳴。而天倪動。爽然靈風襲兩  
腋。而天華墜于懷。迺起而嘆曰。天生聖  
人為斯道也。而聖人之作經。以體天也。  
以弘道也。以度世而度人也。故經之顯  
晦。斯道之污隆。關焉。學者誠能由釋畧  
以通經文。由經文以會於無經之經。不

釋之釋。則玄珠得於象罔。神語發於左  
公。守中而中。中而非中。非中非中。抱  
一而一。一而非一。非一非一。虛無為  
體。體而非體。非體非體。順應為用。  
用而非用。非用非用。而自性發機。不屬  
擬議。寂然不動。感而遂通。所謂天地之  
根。無名之樸。玄之又玄。衆妙之門者。此

也。蓋必至是。然後可以識老子作經之  
心。與夫吾師所以釋畧斯經之本意也。  
持經弟子盧文輝薰沐頓首百拜書于  
三一堂之觀復齋



道德經釋畧跋

跋曰。夫老子道家之祖也。而老子之道德五千言。則又千經萬論之祖也。由周而來註者數百家。而卒未聞有能窺老子之奧旨者。斯其故何哉。伏羲八卦。文王重之。豈非伏羲而文王之。而自重之邪。神禹九疇箕子演之。豈非神禹而箕子之。而自演之邪。夫老子之言深遠矣。不有老子之復生。則亦安能重之演之。以闡明道德五千言

三教正統

道德經釋畧跋

之奧旨。以教天下萬世。如日之中天也哉。若我

師龍江先生。每以道一教三。度世度人。摠持儒道釋之統。而序列之。以開天下萬世之迷。迨今四十有餘歲矣。故其釋儒經也。則有經傳釋畧。四書標摘正義。正義續其釋經也。則有金剛經統論。心經釋畧。繫論其釋道經也。則有常清靜經釋畧。近又撰著道德經釋畧。凡六卷二百四十餘條。其

間又玄之衆妙。深遠之實義。真足以破百家似是之非。雖謂之以老子而釋老子可也。故讀之者。無不心豁意融。蓋有若登尹喜之堂。而親聆老君之至誨也已。然則斯經也。非五千言以前所未有之經乎。斯註也。非五千言以後所未有之註乎。先生昔在宗孔堂。嘗謂大道曰。女魯讀道德五千言未。昔者老子。乃以其自性真經。而草道德五千言矣。而先生之所以註道德五千言

三教正統

道德經釋畧跋

言者。謂非從自性真經中發出來。而故其不屬於思。而非思之所得而知也。非關於慮。而非慮之所得而幾也。不謂之寂而常感。以利為本之自然乎。要而言之。三氏聖人。亦惟以見性為先爾。不先見性。豈識真經真經之不識。而曰可以窺老子之經與我先生之註也。必不然矣。門人陳大道謹跋

林子三教正宗統論

道德經釋畧

門人盧文輝訂正

第一章

道可道非常道。名可名非常名。

林子曰。何以謂之常道。何以謂之常道而不可道也。何以謂之常名。何以謂之常名而不可名也。此言常乃常清靜經所謂真常之常。而武城王氏老子億曰。常者不變不滅之謂。真常之道體本虛無不受變滅。

故不可以言語形容。不可以名狀指擬。才落名言。便屬形迹。才有形迹。終歸變滅。又曰。名則言之命物者。如仁義聖智之類是也。

宋程俱老子論曰。可道之道。以之制行。可名之名。以之立言。至於不可道之常道。不可名之常名。則聖人未之敢以示人。非不示人也。不可得而示人也。故西方之聖人。其所示見。設為乘者三。演為分者十二。帝

之曰教。若夫傳於教外者。則其不可道與不可名者也。中國之聖人。祖唐虞。憲文武。以訂詩書禮樂之文命。之曰經。若夫其所以言。猶履之非迹者。則其不可道與不可名者也。

無名天地之始。有名萬物之母。

老子億。無名者道也。莊子所謂常無有。周子所謂無極是也。自本自根。生天生地。故曰天地之始。有名者道所生之一也。德也。

莊子所謂太一。周子所謂太極是也。一生

二。二生三。三生萬物。故曰萬物之母。

故常無欲以觀其妙。常有欲以觀其微。

林子曰。欲也者。欲之也。將之之義也。意也。

我意欲如此。而云云也。余於是而知不安。

排。不擬議。而出於常道而自然者。無欲也。

而安排。而擬議。而不出於常道而自然者。

有欲也。然惟此常道也。本無欲也。而我以

無欲觀之。便是自然而衆妙之門。以啓可。

以知其妙矣。若我以有欲觀之便非自然。而衆妙之門不啓。又安能而不落於微邪。或問何者。謂之微。林子曰。微一偏也。而孔子之聖無意者也。故曰妙。

此兩者同出而異名。同謂之玄。玄之又玄。衆妙之門。

林子曰。何以謂之同出而微妙之所由以從出者。不可不知也。何以謂之異名。而微妙之所由以得名者。不可不知也。何以謂

之玄。豈非從萬物之母中發出來也。故玄邪。何以謂之玄之又玄。豈非從天地之始中發出來也。故玄而又玄邪。余於是而知中庸之所謂未發者。其天地之始乎。發之於未發者。其萬物之母乎。故以天地之始以位天地。而天地有不位乎。以萬物之母以育萬物。而萬物有不育乎。

宋呂虛白講義曰。玄之又玄。天中之天。贊羅蕭堂玉山上京在人乃天各神官也。為

腦血之瓊房。魂精之玉室。百靈之命宅。津液之山源。自己性真長生大君居之。故曰上游上清。出入華房。下鎮人身。泥丸絳宮。人能以神光內觀於天中之天。則胎仙自成。天門自開。萬神從茲而出入。故曰衆妙之門。

## 第二章

天下皆知美之為美。斯惡矣。皆知善之為善。斯不善矣。故有無相生。難易相成。長短相形。高下相傾。音聲相和。前後相隨。是以聖人處無為之事。行不言之教。萬物作而不辭。生而不有。為而不恃。功成而不居。夫惟不居。是以不去。

始生曰作。作亦生也。

林子曰。夏忠矣。而夏之天下。孰不以為美。以為善也。而商則變而為質。商質矣。而同之天下。孰不以為美。以為善也。而周則變而為文。至於相生相成。相形相傾。相和相

隨。豈非所謂美惡善不善物理之自然邪。而聖人者處無為之事。行不言之教。亦惟順其物理之自然爾。故萬物之作也。謂之自作。固不可。謂之非自作。亦不可。萬物之生也。謂之自生。固不可。謂之非自生。亦不可。萬物之為也。謂之自為。固不可。謂之非自為。亦不可。萬物之成也。謂之自成。固不可。謂之非自成。亦不可。此擊壤之民。而曰帝力何有於我者。其是之謂與。

或問事矣。而曰無為之事。其將何以處之。教矣。而曰不言之教。其將何以行之。老子之道之不可行於世者。以此。林子曰。恭己南面。非所以處無為之事乎。無隱乎爾。非所以行不言之教乎。然則舜孔之道。抑亦可行於時乎否也。

林子曰。何以謂之不居不去。譬之有室可居。則有室可去。而我則處無為之事。行不言之教。我則何功之有。我既無功可居。則

亦無功可去。大抵老子五千言。蓋以言道德之無所於為也。而天地聖人。原與道德相為渾融焉者也。則亦何美何惡。何善何不善之有哉。

### 第三章

不尚賢。使民不爭。不貴難得之貨。使民不為盜。不見可欲。使心不亂。是以聖人之治。虛其心。實其腹。弱其志。強其骨。常使民無知無欲。使夫知者不敢為也。為無為。則無不治矣。

或問何以虛其心。林子曰。實其腹而已矣。又問何以實其腹。林子曰。虛其心而已矣。林子曰。虛其心矣。而其志有不弱乎。實其腹矣。而其骨有不強乎。

林子曰。虛心弱志。聖人之所以能無知也。實腹強骨。聖人之所以能無欲也。而聖人之所以使民無知無欲者。亦惟在我而已矣。

林子曰。夫為之而有以為。且不能治矣。而

曰為無為。則無不治者。何也。豈非順事。為以輔萬物之自然邪。

林子曰。舜之禪堯也。而堯之制作備矣。舜惟因之。為之於無所為。以輔萬物之自然。爾。故曰。恭己正南面而已矣。若武王之伐商。而反商政也。列爵分土。建官位事。五教三事。亦惟因先王之舊政。故能垂衣拱手。而天下自治。漢書曰。蕭何為法。較若畫一。曹參代之。守而勿失。豈非因邪。是乃黃帝

三教

道法

七

老子無為之遺意也。而漢亦稱治。

或問聖人之所以無為。林子曰。夫聖人之無為者。非徒曰順事無為焉已也。而虛心實腹。是乃聖人之所以為無為也。

#### 第四章

道冲而用之。或不盈。淵乎似萬物之宗。挫其銳。解其紛。和其光。同其塵。湛兮似若存。吾不知誰之子。象帝之先。

林子曰。何以謂之道冲。而又曰用也。豈不

以道也者。道也。常道之道邪。冲也者。冲也。冲和之冲邪。中庸曰。發而皆中節。謂之和。豈非道以和為用邪。然此常道。則盈滿於天地間矣。而曰或不盈者。何也。蓋道本虛也。而用之。其可得而既乎。故曰。淵乎似萬物之宗。其曰似者。何也。其至虛而至盈。淵乎其不可測而知乎。何以謂之湛兮。似若存。其得而存乎。其不可得而存乎。何以謂之誰之子。象帝之先。豈非無名而為天地

三教

道法

八

之始乎。老子億曰。或曰。似曰。若曰。象。皆不可道。不可名之意。蓋道本不可名言。而又不容於不言。以示人也。故不得已為之形容如此。

金華仙人曰。地戶天門。出入氤氲。綿綿昇降。臻襲飛根。透關過節。烹寒乾坤。採集靈景。去其故氛。冲和入體。以活谷神。其有深旨。非仙不聞。能知冲用。飛昇是倫。

嚴君平曰。冲以虛為宅。和以無為家。能虛



能無至冲有餘能無能虛常與和俱

林子曰何以謂之和其光而明乃光之體也其曰復歸其明者和其光也若佛肸公山弗擾之在春秋斯其為塵也大矣君子欲往非所謂同其塵乎故曰吾豈匏瓜也哉焉能繫而不食又曰如有用我者吾其為東周乎故夏桀非不塵也而伊尹則五就桀唐之女主非不塵也而狄梁公則仕女主至於柳下惠之不莽雖曰君子不由

也而曰爾為爾我為我爾焉能免我哉是亦同塵之義也夫人幼而學之壯而欲行之孟子曰孔子三月無君則皇皇如也若巢父許由且洗耳矣牛且耻飲其下流矣萬古清風是亦特潔其身已爾而斯人之徒謂之何哉

### 第五章

天地不仁以萬物為芻狗聖人不仁以百姓為芻狗

芻狗古者結草為狗用之祭祀祭畢則棄之

林子曰天地以道父萬物而其所以生之者道生之也以德母萬物而其所以畜之者德畜之也道生之德畜之而天地則亦何嘗煦煦焉以仁萬物邪聖人以道父百姓而其所以生之者道生之也以德母百姓而其所以畜之者德畜之也道生之德畜之而聖人則亦何嘗煦煦焉以仁百姓

邪

林子曰天地曰我何以能生萬物哉而其所以生之者非我也道也我何以能畜萬物哉而其所以畜之者非我也德也則是天地且不自以為道自以為德矣而况煦煦焉以仁之邪聖人曰我何以能生百姓哉而其所以生之者非我也道也我何以能畜百姓哉而其所以畜之者非我也德也則是聖人且不自以為道自以為德矣

而况煦煦焉以仁之邪。

林子曰。不曰天地不自以為仁也。而萬物亦且以天地為不仁矣。道生之。德畜之。萬物得而知之乎。惟其不得而知之。故其不得而仁之。此天地之所以不仁。而天地之所以為大也。不曰聖人不自以為仁也。而百姓亦且以聖人為不仁矣。道生之。德畜之。百姓得而知之乎。惟其不得而知之。故其不得而仁之。此聖人之所以不仁。而聖

人之所以為大也。

林子曰。天地之生萬物也。雖曰天地之道有以生之矣。而非天地之道。真有以生之也。然則萬物之生也。其誰生之。生之者。生之也。天地之畜萬物也。雖曰天地之德有以畜之矣。而非天地之德。真有以畜之也。然則萬物之畜也。其誰畜之。畜之者。畜之也。故曰天地心普萬物而無心。而聖人之所以父母百姓者。是亦天地而已矣。

或問老子之教。豈不與孔子異邪。林子曰。老子之教。何嘗與孔子異邪。孔子曰。四時行焉。百物生焉。至於隕霜不殺。春秋書之。豈不以四時自行。百物春生。天地無心也。又豈不以隕霜應殺。草木秋凋。天地無心也。夫孔子一天地也。天地之間。人民何其衆也。孔子亦惟高明以覆之。博厚以載之而已。故能盡天下之老者而安之。而老者亦不知其所以安也。盡天下之少者而懷

之而少者亦不知其所以懷也。程子所謂天地化工。付與萬物而已。不勞焉。聖人之所為也。中庸曰。舟車所至。人力所通。天之所覆。地之所載。日月所照。霜露所降。凡有血氣。莫不尊親。則孔子何嘗身履其地。而煦煦以必仁之也。此孔子之不仁而至仁。以與老子不異也。夫豈惟孔子為然哉。金剛經曰。若卵生。胎生。濕生。化生。我皆令入無餘涅槃。而滅度之。則釋迦何嘗徧叩其

物而煦煦以必仁之也。此釋迦之不仁而至仁。以與老子不異也。

天地之間其猶橐籥乎。虛而不屈。動而愈出。橐籥鑄冶所用。致風之器。橐以皮為之。皮囊以為風袋也。籥以竹為之。袋口之管也。林子曰。何以謂之天地之間。其猶橐籥乎。豈吾身之中。亦有天地之間乎。亦有橐籥乎。何以謂之虛。而又曰不屈也。何以謂之動。而又曰愈出也。

林子曰。莊子之所謂萬物之以息相吹者。天地之橐籥。虛而不屈。動而愈出也。天地以好生為德。而萬物之所以生生者。其在於天地之橐籥乎。天地不知也。易之所謂乾道變化者。橐籥也。而性命為之各正。太和為之保合。而天地其知之乎。鼓之以雷。霆潤之以風雨。日月寒暑。成男成女。而天地其知之乎。一陰一陽之道。繼之以善。成之以性。而天地其知之乎。此乃天地之不知。

仁。芻狗萬物之大義也。故曰生而不有。故物之生也。天地不知也。至於死也。天地不知也。程子曰。天地無心而成化。蓋天地本無心也。本無知也。盈天地間之物。何其多也。安得盡物而知之。盡物而仁之。盡物而生之也。余於是而知天地之不仁。天地之至仁也。然天地必物物而仁之。則天地不其勞乎。天地不為也。豈曰天地不為邪。而天地亦且不為之矣。孟子曰。霸者之民。

驩虞如也。釋氏嘗有言曰。老婆心切。甚母以老婆之心。而責德於天地之驩虞也。林子曰。堯舜以太和元氣流行於唐虞之宇宙。而唐虞之人之物。孰不生長於太和元氣之中乎。然天下至大也。人物至繁也。而堯舜惡得煦煦然盡天下之大而徧仁之也。是雖堯舜故不芻狗也。不可得已。仲尼以浩然之氣。充塞於萬世之天下。而萬世之人之物。孰不生長於浩然之氣之中。

乎。然萬世至遠也。人物至繁也。而仲尼惡得煦煦然盡萬世之遠而徧仁之也。是雖仲尼欲不芻狗也。不可得已。

講義天以陽為用。故冬至後一陽之炁自地而昇。積一百八十日而至天。陽極而陰生。地以陰為用。故夏至後一陰之炁自天而降。積一百八十日而至地。陰極而陽生。一昇一降。往來無窮。譬猶橐籥鼓風。以吹火。一開則炁出。一闔則炁入。炁出則如地

无之上昇。炁入則如天炁之下降。蓋天地之中虛也。元炁得以昇降。橐籥亦中虛也。風炁得以出入。人之一身。鼻為天門。口為地戶。天地之間。人中是也。西昇經曰。鼻口通風。炁喘息人命門。

多言數窮。不如守中。

數音朔。

林子曰。言之無本。則其言也雖多。而亦可得而窮也。言之有本。則其言也愈出而愈

無窮也。夫聖人守中矣。而未嘗以言為貴也。然未發之中。乃言之宗也。若其言也。不從未發之宗發出來矣。能無數窮之病乎。林子曰。聖人守中。乃所以執橐籥之機也。此其所以而虛而動而不屈而愈出者乎。莊子曰。樞得其環中。以應無窮。

講義文始先生問老子曰。道德經脩身至妙至要在於何章。老子曰。在於守中抱一。深根固蒂。田何謂守中。老子曰。中者中官

也。原夫赤子在母腹中。臍帶與母臍帶相連。暗注母炁。母呼亦呼。母吸亦吸。綿綿十月。炁足神備。脫蒂而生。亦由菓之受氣。既足。脫蒂而下也。臍間深入三寸。謂之中官。亦曰黃庭。男子謂之炁海。婦人謂之子宮。吾昔受之於太上大道君。口訣曰。懃守中。莫放逸。外不入。內不出。還本源。萬事畢。懃守中。莫放逸者。一意以守炁海。不可須臾離也。外不入。內不出者。今往來之息。兀然

注於中宮。炁海之內。勿使炁之出入也。還本源者。臍間乃一萬三千五百息之源。五臟六腑生炁之本。以息還歸本源。以神馭之。使炁住息定者。此至聖至神之道。非天下真仙之才。其孰能與於此也。

### 第六章

谷神不死。是謂玄牝。玄牝之門。是謂天地根。綿綿若存。用之而不勤。

林子曰。何以謂之谷。何以謂之神。何以謂之不死。豈吾身亦有谷與。亦有谷之神與。亦能不死與。

何以謂之玄牝之門。而曰天地根也。林子曰。吾身之天地。吾身之玄牝也。吾身天地之根。吾身玄牝之根也。吾身玄牝之門。吾身天地之門也。易曰。闔戶之謂坤。闢戶之謂乾。余於是而知天有天之門。地有地之門。而天地之門之所從出者。獨不有所謂先天地生而為天地之根乎。故天地之根。

乃天地之所由以分天而分地也。猶玄有玄之門。牝有牝之門。而玄牝之門之所從出者。獨不有所謂先玄牝生而為玄牝之根乎。故玄牝之根。乃玄牝之所由以分玄而分牝也。然則天地之根也。其在於玄之門乎。其在於牝之門乎。抑亦在於玄牝之門乎。知道者自能識之。

林子曰。何以謂之綿綿若存。而又曰用之。不勤也。豈繫辭所謂成性存存之義邪。再

子曰。勿忘勿助。釋氏所謂不得勤。不得息者是也。

講義。天之谷。含造化。容虛空。地之谷。容萬物。載山川。人與天地同其稟也。亦有谷焉。其谷藏真一。宅元神。是以人之頭有九宮。上應九天。中間一宮。謂之泥丸。又名紫府。九宮之外。有一宮。亦有數名。一名寥天。又名大關。又名天關。又名黃庭。又名玉京山。崑崙頂。大淵池。又名天谷。乃元神所住之

官其空如谷而神居之。故謂之谷神。神存則生。神去則死。且日則接於物。夜則形於夢者。神不能安其居也。又曰。玄者。天之色也。純陽虛無之炁。輕清而浮於天。其字從无。從火。自无而生。居於玄元之宮。故為玄。牝者。地之性也。純陰殼實之氣。重濁而沉於地。其字從气。從米。自有而生。居於牝元之府。故為牝。二氣升降於呼吸之間。須當有法以制之。以坤元殼實之氣昇而出之。

以天元虛無之炁降而歸之。天炁既歸於身。則陰滓自然蕩盡。復為純陽之人矣。故曰。還將上天炁。以制九天魂。天寶金鏡靈樞神景內經曰。天谷元神。守之自真。上下玄牝。子母相親。又曰。玄牝乃天地之器。守之以神。得之以真。昇降之正道也。

按道書泥丸宮之前有明堂。明堂下通於鼻。鼻通六腑。出入輕清之氣。以接乎天。牝元宮之上有黃庭。上通重樓。而至於口。

通五臟。出入重濁之氣。以接乎地。若也不知其門。不識其根。而以鼻為玄。口為牝者。非也。故曰。玄牝之門。未易窺。或問。玄牝有定在乎否。林子曰。玄之又玄。衆妙之門者。玄牝之門也。故以玄牝為有定在也。不可。以玄牝為無定在也。亦不可。

### 第七章

天長地久。天地所以能長且久者。以其不自生。故能長生。是以聖人後其身而身先。外其

身而身存。非以其無私邪。故能成其私。

林子曰。夫天也者。積氣也。地也者。積形也。天不以積氣而自私其生。而其所以主乎其氣者。是乃天之所以能長生也。地不以積形而自私其生。而其所以主乎其形者。是乃地之所以能長生也。若世之所謂身者。身也。聖人不以其身為身。而聖人之所以為身者。大身非身。虛空之本體也。故聖人之所後而外者。非身乎。聖人之所先而

存者非大身之身乎。余於是而知聖人無私也。而欲以復還其虛空之本體者。聖人之私也。或者以天地之數自子至亥有十三萬五千歲不謂之長且久。然亦有時而盡。此蓋以形氣而論天地焉者也。故人不能外形氣以爲生也。則亦可以百年之期而限之矣。若天地則能外形氣以爲生也。豈得以十三萬五千歲而限之邪。此乃老子天長地久之本旨也。蓋氣則有時而散。而主乎氣以生氣者。則不可得而散矣。形則有時而壞。而主乎形以生形者。則不可得而壞矣。故曰天地有壞。這箇不壞。以其不屬於形氣故也。

林子曰。老子此章口氣乃爲我相而有私心者道也。甚意以爲孰無私心。而欲以成其私者衆也。而卒未有能成其私者。故天地不自生。非天地之無私乎。而卒能長且久者。非天地之成其私乎。而後其身而身

先外其身而身存。是聖人之德與天同也。太宰薛氏集解。程子有言曰。老子之言。竊弄閭闔者也。予嘗以其言爲然。迺今觀之。殆不然矣。如此章者。苟不深原其意。亦正如程子之所訶矣。然要其歸。乃在於無私。夫無私者。豈竊弄閭闔之謂哉。

### 第八章

上善若水。水善利萬物而不爭。處衆人之所惡。故幾於道矣。

集解。不爭處下。厚之至也。生而不有。爲而不恃。功成而不居者。道也。如水者可謂庶幾於道矣。淮南子曰。天下之物。莫柔弱於水。然而大不可極。深不可測。修極於無窮。遠淪於無涯。息耗滅益。通於不訾。上天則爲雨露。下地則爲潤澤。萬物弗得不生。百事不得不成。大包群生而無所私。澤及蛟虢而不求報。富贍天下而不旣德。施百姓而不費。按淮南之說。實推廣善利萬物之

義也

居善地。心善淵。與善仁。言善信。政善治。事善能。動善時。夫惟不爭。故無尤。

老子億此詳言若水之事。隨寓而安。不分夷險。居善地也。隨境而定。不分靜躁。心善淵也。平等行慈。無所簡擇。與善仁也。矢口而談。不妄不誑。言善信也。政以理人。善治者。所過則化也。事以應務。善能者。泛應曲當也。動善時者。仕止久速。各當其可。進退

子欲名

道經卷第一

三

存亡不失其正也



林子三教正宗統論

道德經釋畧卷二

門人盧文輝訂正

第九章

持而盈之不如其已。揣而銳之不可長保。金玉滿堂莫之能守。富貴而驕自遺其咎。功成名遂身退天之道。

揣治也。

林子曰。盈虛消長者。天行也。天行也者。天道之自然也。故日不中則不能易功成矣。

三教正宗

道德經釋畧卷二

一

名遂矣。日之中矣。能無中而必易之慮乎。月不滿則不能虧。功成矣。名遂矣。月之滿矣。能無滿而必虧之慮乎。鬼神不信則不能屈。功成矣。名遂矣。鬼神之屈而信矣。能無信而必屈之慮乎。余於是而知功成名遂而身退者。乃所以順天道之自然也。

第十章

載營魄抱一。能無離乎。

林子曰。此乃帝堯之所以殂落。魂升而魄

降也。而曰魂升者。何也。孔子曰。其氣發揚于上。為昭明。意當懷愴。此百物之精也。神之著也。然則何以謂之載。何以謂之營。何以謂之魄。何以謂之抱。一何以謂之能無離乎。豈非形以載魄。而魄以營之。邪。抱之以一。而其神自不離矣。余於是而知生而有所養也。不離體魄以抱一也。死而有所歸也。能離體魄以歸全也。

林子曰。深根固蒂。抱一而無離也。抱一而

三教正宗

道德經釋畧卷二

二

為天下式。無為而無不治也。故抱一以理身。而身修。抱一以式天下。而天下治。

林子曰。魂魄之義。鮮有知之者。左傳曰。心之精爽。是謂魂魄。又曰。人生始化曰魄。既生魄。陽曰魂。淮南子曰。天氣為魂。地氣為魄。鄭康成曰。口鼻之嚥吸為魂。耳目之精明為魄。楚辭曰。載營魄而登霞。王逸註曰。抱靈魄而上升。是其言頗不類。覽者詳之。專氣致柔。能如嬰兒乎。

人始生曰嬰

朱子曰專氣致柔。看他這箇是甚麼樣功夫。專是專一無間斷致柔。是到柔之極處才有一毫發露便是剛。這氣便凝了。集解謂朱子之說甚善。老子之學。天下莫能行者。此其一也。

講義古人有言曰。其養氣也如靈龜。其養神也如嬰兒。嬰兒含德之厚。居不知所為。行不知所之。終日視而目不瞬。終日號而

三教正宗

道德經卷三

三

口不噏。故曰專氣致柔。能如嬰兒乎。或問曰。孟子所養之氣。至大至剛。與老子所言專氣致柔。是同是別。曰。孟子所言立本。故曰至大至剛。老子所言返本。故曰專氣致柔。欲其氣之至柔。要在真息也。息字從自從心。西昇經曰。或氣尚麓盛。自知尚多事。若至人外息萬緣。內息思慮。心可虛也。身可無也。虛無本體。深深綿綿。故能專氣致柔也。

除玄覽。能無疵乎。

林子曰。玄覽者。賢玄也。未能玄而欲以見玄者。玄覽也。人人自有常道。人人自有玄。故不知常道者不知玄也。不知玄而欲以見玄者。疵也。

愛民治國。能無為乎。

司馬溫公曰。善愛民者。任其自生。遂而勿傷。善治國者。任物以能。不勞而成。

天門開闔。能為雌乎。

三教正宗

道德經卷三

四

林子曰。人之始生也。天門本自開闔。以其口尚未能言也。至於口能言矣。則天門遂闔而不復開。或問有道之士。天門亦能開闔。與林子曰。有道之士。口雖能言。而天門之開闔。亦復如孩提時矣。

明白四達。能無知乎。

林子曰。何以謂之明白四達。蓋其心一如空中之樓閣。八窓玲瓏。豈非日月之明。無所不照。而聖人之智。無所不知邪。

孔子曰。吾有知乎哉。無知也。我叩其兩端而竭焉。無知而無所不知也。夫至於無所不知而能守其無知之本體焉。是乃聖人之知之大也。與。

生之畜之。生而不有。為而不恃。長而不宰。是謂玄德。

集解。以有為治。生生愈傷。以有為治人。人愈擾。故治身者之養形。生必剝心去智。外其身而不自生。治國者之養民。物必在宥。

三教宗

道德經卷一

五

天下委萬物而無所與。夫無以生為者。形將自正。無以天下為者。萬物將自化。是謂黃老之玄德。

### 第十一章

三十輻共一轂。當其無有。車之用。埏埴以為器。當其無有。器之用。鑿戶牖以為室。當其無有。室之用。故有之以為利。無之以為用。

埏音殫。埴音殖。周禮曰。轂者。以為轉利也。輻者。以為直指也。埏。和土也。埴。土之黏者。

林子曰。何以謂之無有。車之用。以其車中之無有。以為用也。而其中之無有者。以與未始制車之時。一皆無有也。而器而室亦復如是。余於是而知我未生之時。一太無也。而我既生之後。而其中亦太無也。

吳幼清曰。車載重行遠。器物所貯藏。室人所寢處。有此車。有此器。有此室。皆所以為天下利也。故曰有之以為利。然車以轉軸者為用。器以容物者為用。室以出入通明者為用。皆在空虛之處。故曰無之以為用。

三教宗

道德經卷一

六

集解。章內雖互舉有無而言。顧其指意實所以即有而發明無之為貴也。蓋有之為利。人莫不知。而無之為用。則皆忽而不察。故老子借數者而曉之。

### 第十二章

五色令人目盲。五音令人耳聾。五味令人口爽。馳騁田獵。令人心發狂。難得之貨。令人行妨。是以聖人為腹不為目。故去彼取此。

爽爽快之爽喜好也飲食之人則人賤之  
鳩摩羅什曰不知即色之空與聲相空與  
盲聲何異故目不視惡色明也目視惡色  
而目固在也不謂之盲於心乎心盲則目  
盲以其無所見於道也耳不聽惡聲聰也  
耳聽惡聲而耳固在也不謂之聾於心乎  
心聾則耳聾以其無所聞於道也

宋呂吉甫曰目之所以為目者色也而非  
色也屬乎五色則失其所以為目而無異

三教正統

道德經卷上

一

乎盲矣耳之所以為耳者聲聲而非聲也  
屬乎五音則失其所以為耳而無異乎聲  
矣又曰腹無知者也目有見者也而聖人  
去彼取此者以取此無知無欲而虛靜也  
林子曰何以謂之聖人為腹不為目蓋腹  
惟知有飽與饑已爾若五色之足以悅目  
也而腹不知也五聲之足以悅耳也而腹  
不知也五味之足以悅口也而腹不知也  
至於所謂驅騁田獵難得之貨而腹亦不

知也今先以為腹不為口者言之可以例  
觀其餘矣百穀並陳五味相濟而易牙之  
所調無不饜足於人之口者以其先得衆  
口之所嗜者然也設或以百穀之所並陳  
者無論山物海錯蔬食菜羹葱薤油醬之  
屬雜而揉之口得而食之乎故曰口之於  
味者性也氣質之性也若腹則惟知有饑  
飽已爾而其味之美惡也惡得而知之  
林子嘗曰聖人為腹者以實腹也而為腹

三教正統

道德經卷上

一

之真實義不可不知也吳生曰敢問為腹  
之真實義林子曰乾為首坤為腹而腹之  
真去處者衆妙之門也天地之根也至虛  
至無道德備矣故守此則謂之守中得此  
則謂之得中然而中也者其可得而中乎  
中而無所於中者中也一也者其可得而  
一乎一而無所於一者一也守也者其可  
得而守乎守而無所於守者守也得也者  
其可得而得乎得而無所於得者得也無

中無無中。無一。無無一。無守。無無守。無得。無無得。是乃聖人爲腹實腹微妙之真實義也。

第十三章

寵辱若驚。貴大患若身。何謂寵辱若驚。寵爲下。得之若驚。失之若驚。是謂寵辱若驚。何謂貴大患若身。吾所以有大患者。爲吾有身。及吾無身。吾有何患。

林子曰。有寵則必有辱。豈不以辱由寵而

生邪。故君子不以寵爲寵。而以寵爲辱者。非所謂寵辱若驚乎。有貴則必有大患。豈不以大患由貴而生邪。故君子不以貴爲貴。而以貴爲大患者。非所謂貴大患若身乎。

林子曰。夫寵。寵矣。而曰寵爲下者。何也。旣不以寵爲寵。而非以寵爲下邪。

林子曰。何者。謂之身。身也者。身之也。而曰大患若身者。似若以其身。而身此大患也。

其曰寵辱若驚者。似若以其寵而取辱也。能無驚乎。

林子曰。何以謂之爲吾有身。有也者。有之也。謂吾之心。而自有其身也。何以謂之及吾無身。無也者。無之也。謂吾之心。而不自有其身也。故自有其身者。不能忘身也。不能忘身。則凡所以貴我。以大患我者。而有所不恤矣。不自有其身者。能忘其身也。能忘其身。則凡所以貴我。以大患我者。而有所不爲矣。

所不爲矣。

故貴以身爲天下者。可以寄天下。愛以身爲天下者。可以託天下。

愛即寵也。

林子曰。何以謂之貴以身爲天下也。而曰可以寄天下。何以謂之愛以身爲天下也。而曰可以託天下。故我旣已貴矣。而能以其身爲天下矣。是蓋知有天下而不知有身也。然而斯人也。其不可以寄天下乎。寄

也者。寄之也。寄百里之命之寄也。我既爲人所愛矣。而能以其身爲天下矣。是蓋知有天下而不知有身也。然而斯人也。其不可以託天下乎。託也者。託之也。託六尺之孤之託也。

### 第十四章

視之不見名曰夷。聽之不聞名曰希。搏之不得名曰微。此三者不可致詰。故混而爲一。其上不皦。其下不昧。繩繩不可名。復歸於無物。是謂無狀之狀。無像之像。是謂惚恍。迎之不見其首。隨之不見其後。執古之道以御今之有。能知古始。是謂道紀。

林子曰。夫曰夷曰希曰微者。乃強名之也。此三者本混然而爲一也。其可得而致詰乎。既曰混而爲一矣。無上無下。無皦無昧。繩繩然徧滿於天地間而不可窮也。雖曰不可窮矣。然亦不可名。而曰復歸於無物者。中庸所謂費而隱也。其曰無狀之狀。無

象之象者。何也不謂之隱中自有費者在乎。故曰惚恍然道無始也。迎之而能見其首乎。道無終也。隨之而能見其後乎。仰鑽瞻忽而不可爲象也如此。何以謂之執古之道。未有天地先有此道。道非古與。何以謂之御今之有。有生於無。道本無也。無無則無以御有。何以謂之古始。蓋道生天地也。既曰生天地矣。不謂之天地之先乎。夫莫先於天地。而曰天地先者。故曰古始。何

以謂之道紀。莫非道也。天地之覆載者道也。日月之照臨者道也。四時行焉者道也。百物生焉者道也。莫非道也。而至道之極。乃道之道。真常之道也。而天地之所以覆載日月之所以照臨。四時之所以行。百物之所以生在我矣。故道爲天地日月四時百物之紀。而道之道。乃爲道之紀也。故曰道紀。

宋程文簡所著易老通言。其畧曰。夫老子

之可重者何也。秉執樞要而能以道御物。故師老子而得者為漢文帝。大抵清心寡欲而淵默朴厚以涵養天下。其非不事事之謂也。至於西晉則聞其言常以無為為治本而不知無為者如何其無為也。意謂解縱法度拱手無營可以坐治。無何紀綱大壞而天下因以大亂。故王通論之曰。清虛長而晉室亂。非老子之罪也。

集解世俗絀老子之學者其說雖多然本

三教宗

道德經卷三

十三

抵以謂棄人事之實獨任虛無而已。斯言也。衆皆以為信然而未知其大不然也。老子曰。執古之道以御今之有。是皆任虛無以應事。曷嘗棄事而獨守其虛無哉。然則老子之學非不應事也。第其所以御之者在不恃其虛無之本爾。

### 第十五章

古之善為士者。微妙玄通。深不可識。夫惟不可識。故強為之容。

通者不滯礙也。

集解古之至人與道同體。故微妙玄通。深不可識。既不可識。豈可擬其形容哉。特強為之容。以髮髯其氣象。如下文之所云爾。豫今若冬涉川。猶今若畏四鄰。儼若客。渙若冰將釋。敦兮其若樸。曠兮其若谷。渾兮其若濁。

猶豫皆不果之意。儼矜莊也。渙舒散也。未斲削曰樸。曠空也。

三教宗

道德經卷三

一四

孰能濁以靜之徐清。孰能安以久之徐生。安猶安汝止之安生。猶虛室生白之生。保此道者不欲盈。夫惟不盈。故能敝而不新成。林子曰。道冲而用之。或不盈。故保此道者亦不欲盈。大抵人情厭敝而喜新。而其所以厭敝而喜新者。欲盈之心為之也。夫惟其不欲盈也。故能敝而不新成。而曰敝不新成者。敝矣而不知其敝也。新矣而不知其新也。而聖人之無欲無為也。則亦何敝何

新何壞何成

第十六章

致虛極。守靜焉。萬物並作。吾以觀其復。夫物芸芸。各歸其根。歸根曰靜。靜曰復命。復命曰常。知常曰明。不知常。妄作凶。知常容。容乃公。公乃王。王乃天。天乃道。道乃久。沒身不殆。林子曰。不知常。其能虛乎。不致虛。其能靜乎。故常則能虛。虛則能靜。既虛而靜。則有許多生意發出來。故曰萬物並作。吾以觀

三教正宗

道德經卷一

一五

其復。夫萬物雖曰並作而芸芸。而未有不歸其根焉者也。由是而靜。由是而復命。夫觀復而至於復命。乃始可以言常。常則虛極。而有不明乎。不常不明。此其所以妄作而凶也。惟常乃容。無不包也。惟容乃公。無不周也。惟公乃王。而王者無私之道在我矣。惟王乃天。而天無不覆之道在我矣。此虛靜真常之性。所以歷萬劫而不壞也。故曰久。我既得虛靜真常之性矣。身雖沒焉。

而虛靜真常之性。其可得而壞乎。故曰不殆。夫曰久曰不殆者。是乃老子所謂深根固蒂。長生久視之道也。豈非虛空中一點性靈。炯炯長存。而與道相悠久而不殆邪。集解。虛靜者。性命之本然也。有生之後。遷於物而背其本。其不虛不靜亦甚矣。故為道者。必損有以之虛。損動以之靜。損之又損。以至於虛靜之極。則私欲盡而性可復矣。

三教正宗

道德經卷一

十六

司馬子微曰。心不受外。名曰虛心。心不逐外。名曰安心。心安而虛。道自來居。

老子億致虛而至於內。不覺乎一身。外不知乎宇宙。與道冥一。萬慮皆遺。始可謂虛之極矣。致虛既極。則守靜自篤。非有两事也。故虛曰致。靜曰守云。

林子曰。何以謂之公。乃王陽龜山曰。私意去盡。然後可以應世。

第十七章



太上。下知有之。其次親之。譽之。其次畏之。其次侮之。

吳幼清本作太上不知有之。謂大道之世。相忘于無為。民不知有其上也。

老子億太上聖人。以道化民。無為者也。民亦與之相忘於道化之中。僅知有之而已。所謂皞皞如也。其次則未免於有為矣。有為則有德可就。故親之。有功可述。故譽之。又其次。則以法把持天下者也。天下雖不

懷其德。而尚知畏其威。上下猶相維也。下此則昏亂之君。並與其法而壞之。而天下之人。始潰然離叛。肆其侵侮。而不可復揉矣。

信不足。有不信。猶令其貴言。功成事遂。百姓皆曰我自然。

林子曰。何以謂之信不足也。畏之侮之。豈非其信不足邪。故曰信不足。有不信。而猶然貴言者何與。然而貴言。不如貴實。大道

自然。至德不德。不言而功自成。無為而事自遂。則百姓自能信之。安知其不相忘於道化之中。而為太上知有之至治也哉。

### 第十八章

大道廢。有仁義。智慧出。有大偽。六親不和。有孝慈。國家昏亂。有忠臣。

林子曰。何以曰大道。何以曰仁義。何以曰大道廢。而有仁義乎。蓋聖人之教本大道而行。仁義而後世之學。為仁義而廢大道。

孟子曰。由仁義行。非行仁義也。集註有之。仁義已根於心。而所行皆從此出。非以仁義為美。而後勉強行之。其曰根心而出者。豈非其不安排擬議出乎性而以利為本與。而曰勉強以行之者。又豈非楊子為我。以為義墨子兼愛以為仁。告子戕賊人。以為仁義有以為之。而失之鑒與。中庸曰。天命之謂性。率性之謂道。由是觀之。道原於性矣。性原於命矣。原性原命。謂非大道而

何若也。不知性命之微旨。不知道德之要妙。而以非仁之仁以為仁。非義之義以為義。則亦不免失之鑿而落於意見之偏。其不為楊墨告子之仁義者幾希。而大道從此廢矣。

集解。音老子之言。以道為至。儒學之言。以仁義為至。儒學之絀老子者。此其最先者也。竊嘗論之道者無為而自然。天之道也。仁義者有為而後然。人之道也。道者太極。

仁義其陰陽乎。陰陽雖大必有始也。仁義雖美必有宗也。道者無方無體。無為無名。而無所不為者也。仁義者有名有跡。各有所宜而不能相為者也。至若帝王之治亦無有可得而言者。三皇無為其民無知而無欲。其大道之治乎。五帝尚德其民慈良而正直。其仁義之治乎。老子先道德而後仁義。意蓋如此。韓退之曰。老子之小仁義非毀之也。其見者小也。彼以煦煦為仁。孑孑

為義其小之也則宜。夫老子之書未嘗不以仁義為美。特以為非美之至耳。謂老子以煦煦為仁。孑孑為義。是不知言也。或者曰。仁義即道也。老子外仁義而言道。是不識仁義也。斯言近之矣。而理有未盡。何者。儒者言仁義即道者。以道不越於仁義也。老子別仁義於道者。以道大於仁義也。其所從言者各有謂焉耳。故曰。夫言豈一端而已。夫各有折當也。易曰。仁者見之謂之

仁。知者見之謂之知。論語曰。志於道。據於德。依於仁。韜梁傳曰。仁不勝道。自經傳之言。仁義往往有文同而意異者。當各求其旨趣。不可以辭害意也。至於老子之言亦當因其意而求之。豈可一槩以儒者之言哉。

### 第十九章

絕聖棄智。民利百倍。

林子曰。何者謂之聖。何者謂之智。故智也。

者。聖之智也。書曰。睿作聖。聖聖也。而睿非智乎。孟子曰。智者無不知也。又曰。堯舜之智。若非有堯舜之聖。其能智乎。故智而不本於聖。而非所以爲智也。聖而不本於善。信美大而非所以爲聖也。非聖而自以爲聖。則失之怪。非智而自以爲智。則失之鑿。老子曰。絕聖棄智。非以絕聖也。絕其非聖而聖。而入於怪也。非以棄智也。棄其非智而智。而失之鑿也。

林子曰。聖智之名。非不美也。而聖人之所以聖。智人之所以智者。都從道德虛無中來爾。而曰絕聖棄智者。豈非其先道德而後聖智之意邪。經曰。五帝書象倉頡造字。不如三皇結繩無文之治。又曰。以智治國。國之賊。不以智治國。國之福。

林子。在武夷。有儒生鄒姓者。覽道德經絕聖棄智有疑問於林子。曰。棄智姑且未論。若聖人乃天下後世之所望而震者也。孔

子曰。若聖與仁。則吾豈敢。夫聖。孔子且不取。居如是。而老子曰。絕聖者何也。林子曰。子曾偏覽老子之言。未五千言。每舉聖人之教。以教人。何其多也。夫豈有舉其教以教人。而固輕絕之邪。於是鄒生歸。覽五千言。乃以林子之言爲然。

絕仁棄義。民復孝慈。

或問。絕仁棄義。民復孝慈。何謂也。林子曰。獨不觀之論語乎。孝弟也者。其爲仁之本。

與。又不觀之孟子乎。仁之實。事親是也。義之實。從兄是也。夫老子曰。先道德而後仁義。非以仁義爲不美。而固後之也。蓋仁義乃道德之所從出也。不謂之所性。仁義之根於心邪。余亦曰。先道德而後孝慈。非以孝慈爲不美。而固後之也。蓋孝慈乃道德之所從出也。不謂之所性。孝慈之根於心邪。夫孝慈仁義。雖皆本於道德之所從出者。然而孝慈本也。實也。而曰民復孝慈者。

以悖本也。以貴實也。若也不孝不慈。則是本實之先撥矣。而曰能仁能義。未之有也。由是觀之。老子之學。何嘗與孔孟異邪。林子曰。老子之所以絕仁棄義者。豈非以其非仁之仁。非義之義。與或者疑之。林子曰。老子之意。以爲我而道德矣。則當仁而自仁。當義而自義。何以棄絕仁義爲哉。然則非仁之仁。非義之義也。而孔孟則固與之邪。必不然矣。

絕巧棄利盜賊無有。

林子曰。豈非所謂不貴難得之貨。而使民不爲盜邪。

此三者。以爲文不足。故令有所屬。

老子億聖人以此三者皆爲文之虛。而不足。不若質之實而有餘也。故絕此而屬之於彼。

見素抱樸少私寡欲。

林子曰。此言令有所屬。以返太朴。以復洪

施之無事也。

集解。見素者。外見其實。不加飾也。抱樸者。內全其真。不分散也。少私者。省其自營。去健羨也。寡欲者。節其嗜好。反恬淡也。

林子三教正宗統論

道德經釋畧

門人盧文輝訂正

第二十章

絕學無憂

林子曰夫絕學者非以絕學也而忘子之學為道以為學也然而絕學能無憂乎孔子曰學而時習之不亦悅乎此言悅理義之悅我心之悅也昔者宋儒之釋格物也今日格一物明日格一物至於即凡天下

三教正宗

道德經釋畧卷三

一

之物亦且求之以至乎其極夫天下之物何其衆也殆不可以千萬計豈其能求之以至其極邪設或有一物之不知也無恥乎耻之而能無憂乎若為道則日損矣抱一知常知常則明而性靈中炯聖神文武自有不可測而知者老子曰不出戶知天下不窺牖見天道其視為學之徒日增聞見其相去為何如邪淮南子曰聖人之學也將以反性於初而

游心於虛也俗世之學則不然擢德撓性

內愁五臟外勞耳目暴智越行以招號聲

名於世此我所羞而不為也又曰精神已

越於外而事復反之是失之於本而求之

於末也蔽其玄光而求知於耳目是釋其

昭昭而道其冥冥也

唯之與阿相去幾何善之與惡相去何若人之所畏不可不畏

林子曰唯之與阿皆應聲也而善惡之相

去一何其遠然人之所畏不可不畏豈獨

三教正宗

道德經釋畧卷三

二

一事為然哉夫人之所畏我亦畏之而人

之所學我獨不之學邪而其所以不之學

者何也蓋以其與道相違背而非我之所

能學也

荒兮其未央哉衆人熙熙如享太牢如春登

臺我獨泊兮其未央如嬰兒之未孩乘乘兮

若無所歸衆人皆有餘而我獨若遺我愚人

之心也哉沌沌兮俗人昭昭我獨若昏俗人

之心也哉沌沌兮俗人昭昭我獨若昏俗人

察察我獨悶悶。忽若晦寂若無所止。衆人皆有以我獨頑似鄙。我獨異於人而貴食母。

荒者尚書所謂色荒食荒之義也。央已也。食母一本作食於母。

林子曰。衆人之爲學也。荒兮其未央。而老子則一得求得衆人之爲學也。棄棄兮若無所歸。而老子則復歸嬰兒。衆人之爲學也。昭昭察察。外若有餘矣。而內遺道德。老子之爲道也。悶悶似鄙。外若獨遺矣。而內

### 餘道德

老子億食者。味之而自養也。味道德而自養。則無爲而無不爲。而其樂不可量也。又何暇爲彼世俗之學。以自取憂苦也哉。聖人所以異於人者。在此而已矣。

### 第二十一章

孔德之容。惟道是從。道之爲物。惟恍惟惚。惚兮恍兮。其中有象。恍兮惚兮。其中有物。窈兮冥兮。其中有精。其精甚真。其中有信。

林子曰。孔德者。上德也。上德不德。故曰惟道是從。

林子曰。夫道也者。豈其可得而容之哉。夫惟孔德。則始得而容之矣。而孔德之容。則皆從道中來。爾道之爲物也。惟恍惟惚。雖曰惟恍惟惚。而其中則有象。然非徒想之以象焉已也。而其中則有物。然非徒揣之以物焉已也。而其中則有精。甚毋曰恍惚窈冥之中。象則不可得而象之。物則不可得而物之。精則不可得而精之也。而曰其精甚真者。蓋言真有此象。真有此物。真有此精也。又何者。謂之信。信者。信也。信有此象。信有此物。信有此精。而不差爽也。然此皆德之容也。惟其德可得而容也。故其道可得而容也。

自古及今。其名不去。以閱衆甫。吾何以知衆甫之然哉。以此。

其名不去。以閱衆甫。當作一句讀。甫。美也。

衆甫。天地萬物凡自道而出者皆是也。閱  
閱歷也。漢書此如傳舍所閱多矣。陸機賦  
川閱水而成川。世閱人而成世。

林子曰。何以謂之其名不去。以閱衆甫。蓋  
此身去矣。而其所以名為不去者。天地萬  
物皆有真常之性。至不變者在焉。其精甚  
真。其中有信。是乃老子之所謂長生在於  
久視者。炯炯而不滅也。夫誰得而知之。  
蘇子瞻曰。逝者如斯而未嘗往也。盈虛者

如彼。而卒莫消長也。

### 第二十二章

曲則全。枉則直。窪則盈。敝則新。

林子曰。曲其有不全乎。枉其有不直乎。窪  
其有不盈乎。敝其有不新乎。此皆物理之  
自然也。

少則得多。則惑。

林子曰。為道日損。少其有不得乎。為學日  
益。多其有不惑乎。

是以聖人抱一為天下式。

林子曰。少莫少於一。少則得者。抱一以為  
天下式也。故曰得其一。萬事畢。

講義一者。人之真性也。道書言一。亦有數  
種。有道之一。無一之一。也有神之。真一  
之一。也有炁之一。一炁之一。也有水之一。  
天一生水之一。也有數之一。一為生數之  
根也。此言抱一者。乃神之。真一之一也。  
林子曰。堯曰。欽。孔子曰。敬。所謂心在腔子

裡者是也。尚書曰。以禮制心。余於是而知  
禮也者。敬而已矣。敬也者。欽而已矣。其曰  
抱一者。則堯之欽。湯之禮。孔子之敬者在  
我矣。其曰為天下式者。則堯之所以雍黎  
民。湯之所以式九圍。孔子之所以安人安  
百姓者在我矣。

不自見。故明。不自是。故彰。不自伐。故有功。不  
自矜。故長。夫惟不爭。故天下莫能與之爭。

林子曰。學以不爭為大。人而自見。自是。自

伐自矜則亦不免於爭。惟其不自見不自  
是不自伐不自矜也。則亦何爭之有。釋氏  
無諍三昧。而孔子曰。君子無所爭。由是觀  
之。不爭之教。三氏之所同也。故道德屢言  
之。

古之所謂曲則全者。豈虛言哉。誠全而歸之。  
莊周所載。商立之木。細枝拳曲。大枝軸解。  
不材之木也。以至於此。其大非所謂曲則  
全邪。

三教正宗

道德經卷第三

七

三

第二十三章

希言自然

林子曰。自然之道。豈可得而言哉。老子言  
不迫切。故不曰勿言。而曰希言。昔老子之  
在春秋也。每以道之自然為教。而人遂以  
道之自然而為口頭套子之資。爾。故戒之  
曰。希言自然。豈不以飄風驟雨。天地且失  
其自然之道也。而況於人乎。

飄風不終朝。驟雨不終日。孰為此者。天地。天

地尚不能久而況於人乎

老子億。飄風驟雨。乃風雨之異常者。必不  
能久。岐伯所謂亢則害。承乃制也。夫大如  
天地。一時氣亢。而風雨異其常度。且有承  
之者。制之而不能久。況人與人。群者。也。乃  
欲立異以出衆焉。則凡有血氣而有爭心  
者。其起而制之。寧肯待於終日邪。

故從事於道者。同於道德者。同於德。失者。同  
於失。同於道者。道亦得之。同於德者。德亦得

三教正宗

道德經卷第三

八

之。同於失者。失亦得之。信不足有不信。

林子曰。夫道者。有清有濁。有動有靜。清者  
同於清。濁者同於濁。動者同於動。靜者同  
於靜。夫既無清無濁。無動無靜矣。則亦何  
有於有道有德。而亦何有於失道失德也。  
哉。若為道者。而有所別於清於濁於動於  
靜。於道於德。於失道失德。則亦不可謂之  
道矣。惟其無所別於清於濁於動於靜。於  
道於德。於失道失德。則是人與道而為一。



方可謂之盡道之極。而為有道之士也。

老子億從事於道者。以道為事。即抱一者也。下三者皆指他人言。道者。有道之人也。德者。有德之人也。失者。失道與德之人也。天下之人。有道與德者常少。而失道與德者常多。若於此有差別。則不惟道之本體不當如是。而天下之不與者衆矣。至人不如是也。心地平等。普然大同。同聲相應。同氣相求。有道與德者。固同之矣。和其光。

三教

道德經卷之三

九

同其塵。失道與德者。亦無不同也。我既不自異於人。則人亦不自異於我。故有道與德者。固樂得之。而失道與德者。亦無不樂得之也。賢者悅其德。不肖者服其化之意。然聖人所以致此者。無他。虛中無我。至誠感通而已。設使中心之誠。有不足。而徒外立其德。以為籠罩之術。則機心一萌。鷗鳥不下。而況於人乎。欲其樂得之也。難矣。故曰。信不足。有不信。此即與後章。善救人。

故無棄人。善救物。故無棄物。善者吾善之。

不善者吾亦善之。之類。前後互發。皆明一理。孔子老安少懷。天地氣象。可因此而默識之。

### 第二十四章

跂者不立。踳者不行。自見者不明。自是者不彰。自伐者無功。自矜者不長。其於道也。曰。餘食贅行。物或惡之。故有道者不處也。

跂者。舉踵而望。脚跟不着地也。踳。越也。贅。

三教

道德經卷之三

行之贅也。

程明道曰。人能見道。則堯舜事業。只如一點浮雲過目。視世之功名。甚是閑。視世之為仁義者。甚賤。老子才。

### 第二十五章

有物混成。先天地生。

講義。太易者。未見氣也。太初者。氣之始也。太始者。形之始也。太素者。質之始也。氣形質具而未相離。故曰。渾淪。天地由之而生。

萬物由之而化。至人體之。是以歸根而復命。

寂兮寥兮。獨立而不改。周行而不殆。可以為天下母。

老子億。凡天下有形之物。終歸變滅。故乾坤有時而毀。世劫有時而壞。而況其他乎。惟道無形。不受變滅。雖欲改。無可改者。雖欲殆。無可殆者。又曰。道生天地。而天地生萬物。則道乃天地萬物之一大母也。聖人

食母。食諸此而已矣。

吾不知其名字之。曰道。強為之名曰大。大曰逝。逝曰遠。遠曰反。

老子億。自其周流無滯。也有逝之象焉。自其兄周不窮也。有遠之象焉。近取諸身。而退藏於密。復歸其根也。又有反之義焉。道不可道。而名非常名也。如此。

故道大。天大。地大。王亦大。域中有四大。而王居其一焉。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

人指王者而言。法者效法也。

林子曰。世人每以法地。法天。法道為句。獨唐李約則以地地。天天。道道為句。豈不以地地也。而地地者。乃地之所以為地也。天天也。而天天者。乃天之所以為天也。然人安能法地。法天。而仲尼之所謂無不持載。無不覆幬者。是乃所以法地之地。法天之天。而得其所謂寂兮寥兮。混成之本體也。或問道道。林子曰。凡道則皆道也。而所謂

三教正宗

道德經卷三

十二

道者。乃常道之道也。常道。道自然而已矣。

### 第二十六章

重為輕根。靜為躁君。

根本也。躁者。動之甚而煩擾也。君主也。

老子億。天下之至重者。莫如地。而萬物皆出於地。是重為輕根也。天下之至靜者。莫如地。而群動皆歸於地。是靜為躁君也。王者法地。居重以馭輕。主靜以勝躁。則自然。

之道得而成位乎其中矣。水火風雷。凡天下躁動之物。未有不收歛歸藏於地者。是以君子終日行。不離輜重。雖有榮觀燕處。超然奈何萬乘之主。而以身輕天下。輕則失根。躁則失君。

古者車行。輜重在後。榮觀猶言壯觀。奇觀燕安也。

### 第二十七章

善行無轍跡。善言無瑕謫。善計不用籌策。善

閉無關鍵。而不可開。善結無繩約。而不可解。轍跡。車轍之跡也。瑕。玉病也。瑕謫。有瑕可謫也。籌策。計數者所用之筭。以竹為之。關鍵。門關之鍵也。繩約。繩以束之也。

老子億人不見道。雖使擇善而蹈。未免有方。有方則有執。所以行未免於有跡。言未免於有瑕。計必用策。閉必用鍵。結必用繩。是固善矣。而非善之善也。惟聖人全體至道。虛無自然。其行也。從心所欲。應用無方。

如鳥之飛空也。何轍跡之有。其言也。大口而出。該括無遺。如風之吹萬也。何瑕謫之有。付萬物於萬物。而萬物自理也。安用籌策。藏天下於天下。而天下自存也。安用關鍵。以人心結人心。而人心自固也。安用繩約。斯固道之妙用。而始為善之善矣。是以聖人常善救人。故無棄人。常善救物。故無棄物。是謂襲明。

襲。掩藏也。記曰。掩而克。表曰襲。襲明。言藏

其明而不露也。

老子億人之簡擇。凡以為明而已。不知用明太過。則棄人已多。而人之棄我也。亦不少矣。聖人非無此明也。掩藏而不用耳。故善人不善人之師。不善人善人之資。不貴其師。不愛其資。雖智大迷。

林子曰。善人智者也。不貴其師。不愛其資。猶為大迷。況不善人之未必智乎。故曰雖智大迷。

是謂要妙

林子曰此見聖人道德之教至要而至妙也

第二十八章

知其雄守其雌為天下谿為天下谿常德不離復歸於嬰兒知其白守其黑為天下式為天下式常德不忒復歸於無極知其榮守其辱為天下谷為天下谷常德乃足復歸於樸雄剛強也雌柔弱也白明顯也黑昏昧也

三教正宗

道德經卷三

一五

榮尊高也辱卑下也谿谷衆水所注而天下則極言之也常德常道也樸謂道之純全也嬰兒無極樸乃人固有之道故皆以復歸言之

集解九人之剛強與夫自見自高者求以服人而人愈不與也夫惟知剛強之不可為也而守其柔弱知明顯之不可露也而守其韜晦知尊榮之不可恃也而守其卑下如此則自後而人先之自卑而人高之

是以為天下之所歸往為天下之所取法

矣或疑欲守其雌亦獨守雌而已矣又何言乎知其雄邪蓋知其雄而守其雌此足以為雄而寧為雌也故可謂之守雌若不及知雄而為雌則其材固雌也夫豈守雌之謂哉

列子曰知而忘情能不為真知真能也聚塊也積塵也雖無為而非理也

淮南子曰狂者無憂聖人亦無憂故通而

三教正宗

道德經卷三

十六

無為也與塞而無為也其無為則同其所

以無為則異也

割

樸散而為器聖人用之則為官長故大制不

林子曰赤子之心不謂之樸乎而大人者不失其赤子之心以全樸也樸散而器殆失其天命之初矣

林子曰君無為也故樸而臣有為也故散之而為器矣

林子曰。有所制則有不樸。無所制則無不樸。制之於無所制者。大制也。故大制不割。夫既不割矣。則又安所損其樸乎。故聖人直用此樸以為官長。已爾。官長者。天子乃百官之長也。而其所以長百官者。夫何為哉。亦惟抱樸而已矣。故曰我無為而民自化。

### 第二十九章

將欲取天下而為之。吾見其不得已。天下神

器不可為也。為者敗之。執者失之。故物或行或隨。或叩或吹。或強或贏。或載或隳。

司馬溫公曰。為之則傷自然。執之則乖通變。

集解。天下之物。或行而先。或隨而後。或叩而溫。或吹而寒。或強而剛。或贏而弱。或載而動。或隳而止。其相反而不齊如此。行者不可使之隨。叩者不可使之吹。是故因其勢而道之者。易簡而理自得也。違其性而

為之者。煩勞而物愈擾也。故曰為者敗之。執者失之。

是以聖人去甚去奢去泰。

集解。所謂甚奢泰者。非若後世夸淫踰侈之事。凡增有為於易簡之外者。皆是也。又曰。物有固然。不可強為。事有適當。不可復過。此老子之本意也。管子曰。其應非所設也。其動非所取也。此言因也。因也者。舍己而以物為法者也。感而後應。非所設也。緣

理而動。非所取也。呂氏春秋曰。因者。君術也。為者。臣道也。為則擾矣。因則靜矣。因冬為寒。因夏為暑。君奚爭哉。故曰。君道無知無為。而賢於有知有為。為則得之矣。太史公曰。道家以虛無為本。以因循為用。虛者。道之常也。因者。君之綱也。按此並古之至人之遺言。三子者。去古未遠。故能傳道之耳。朱子曰。道家之說。最要這因。萬件事只因來做。愚謂因者。循物之理而已。不與也。斯

理也。儒者之六經蓋往往言之。未可專以爲道家之說也。

### 第三十章

以道佐人主者。不以兵強天下。其事好還。師之所處。荆棘生焉。大軍之後。必有凶年。善者果而已。不敢以取強。果而勿矜。果而勿伐。果而勿驕。果而不得已。果而勿強。物壯則老。是謂不道。不道早已。

好還猶言出乎爾者。反乎爾者也。果決也。

三教三

道德經卷三

十九

詩曰。不留不處。三事就緒。孫武子曰。兵聞拙速。未睹巧之義也。矜。自恃也。伐。夸大也。驕。恣肆也。早已。謂不能久。三事。三果也。

### 第三十一章

夫佳兵者。不祥之器。物或惡之。故有道者不處也。君子居則貴左。用兵則貴右。兵者不祥之器。非君子之器。不得已而用之。恬澹爲上。勝而不美。而美之者。是樂殺人者也。夫樂殺人者。不可得志於天下矣。吉事尚左。凶事尚右。

偏將軍處左。上將軍處右。言以喪禮處之。殺人衆多。以悲哀泣之。戰勝以喪禮處之。

老子億東方盛德在木。主生者也。西方盛德在金。主殺者也。故吉禮貴左。所以見其好生也。凶禮貴右。所以見其惡殺也。用兵貴右。則是以喪禮處之。而其不得已之心可見矣。

三教三

道德經卷三

二十

門人鄭翰科命梓

林子三教正宗統論

道德經釋畧

門人盧文輝訂正

第三十二章

道常無名。樸雖小。天下不敢臣。侯王若能守。萬物將自賓。天地相合。以降甘露。民莫之令。而自均。始制有名。名亦既有。夫亦將知止。知止所以不殆。譬道之在天下。猶川谷之於江海也。

林子曰：道常者，常道也。真常之道也。不謂

三教正宗

道德經釋畧

一

之無名。天地之始乎。無名故樸。樸雖小。而天下不敢臣者。何也。以其至尊主貴。夫莫之命而常自然也。夫誰得而臣之乎。侯王若能守。守此樸也。守樸即抱樸也。抱樸即抱一也。抱一以為天下式。而萬物有不賓乎。甘露有不降乎。百姓有不均乎。然而何以謂之始制有名。道常無名。而聖人則名之以樸。名之以小。不謂之名亦既有乎。名焉既有。而不知所止不可也。故知止也者。

知其所以止之也。天地有壞。這箇不壞。

此知止之所以不殆也。又何以謂之江海。

吾身之玄牝。吾身之江海也。天地之江海。

天地之玄牝也。天地之川谷。不能含天地。

之江海。以他歸。而吾身之川谷。亦安能含。

吾身之江海。以他往邪。夫吾身既有天地。

之江海矣。而獨無天地之川谷乎。而所謂。

川谷者。豈曰一身之小。而為玄牝之川谷。

是雖天地之大。亦皆吾身之川谷矣。故曰。

三教正宗

道德經釋畧

二

人能常清靜。天地悉皆歸。

林子曰：乾坤合處。吾身之真中也。真中之

中。無名之樸也。

第三十三章

知人者智。自知者明。勝人者有力。自勝者強。

林子曰：知人者易。自知者難。而能自知者。

不謂之天下之大智乎。勝人者易。自勝者

難。而能自勝者。不謂之天下之大勇乎。蓋

天之所與我者不薄也。若孔子之所以聖。

老子之所以玄釋迎之所以禪而皆備於我矣故自知者明而明者明此也自勝者強而強者強此也

知足者富強行者有志

林子曰知性分之有餘裕而無求於外也知至道之在我而必盡其功也

不失其所者久

林子曰抱一能無離乎守中而不失其所矣

三教正宗

道德經卷下

三

二

死而不亡者壽

谿堂謝逸壽亭記曰孔子所謂仁者壽老子所謂死而不亡者壽釋氏所謂無量壽三聖人者其言雖異其意則同蓋仁者盡性盡性則死而不亡死而不亡則其壽豈有量哉彼徒見髮毛爪齒歸於地涕唾津液歸於水暖氣歸火動轉歸風而以為其人真死矣然不知湛然常存者未嘗死也龜山楊氏有言顏跖之夭壽不齊何也若

子曰死而不亡者壽顏雖夭矣而所謂不亡者則固在也非夫知性知天者其孰能識之

### 第三十四章

大道汎兮其可左右萬物恃之以生而不辭功成不名有愛養萬物而不為主常無欲可名於小萬物歸焉而不為主可名於大是以聖人終不為大故能成其大

林子曰大道汎兮而包羅於天地之外充

三教正宗

道德經卷下

四

塞於天地之內所謂彌高彌堅在前在後而取之左右逢其原矣故曰其可左右萬物賴道以生而道則不辭其勞萬物賴道以成而道則不有其功萬物賴道以愛養之而道則未嘗為之主夫道至大也而不如大如此而聖人則與道相為一焉者也故亦終不為大此乃聖人之所以為大也林子曰何以謂之常無欲蓋言真常之性本無欲也論語曰七十而從心所欲不踰



矩豈非其所欲者。乃從無欲中來乎。故能所欲而不踰矩。道家所謂無私年間立愛欲也。故無愛而愛。愛不屬情。無欲而欲。欲本於利。

林子曰。無名之樸。且不可以小名之。其曰小者。微乎其微。而強名之曰小也。而又曰大者何也。蓋盈天地間皆物也。皆物則皆道也。而道何其大也。余於是而知中庸語道之大也。則曰天下莫能載語道之小也。

則曰天下其能破此亦道德之旨也

### 第三十五章

執大象天下往。往而不害。安平泰。

林子曰。大象者。道也。無象之象。是謂大象。聖人之治天下也。執此大象而已矣。無為而治。天下歸之。

樂與餌。過客止。道之出口。淡乎其無味。視之不足見。聽之不足聞。用之不可既。

集解。今有鼓樂飲食於此。輒能使行者。

留止。為其有聲容之美麗。滋味之甘旨。故也。迺若道者。則言之而無味。視之而無見。聽之而無聞。曾不如樂餌之可悅。然取而用之。則能及天下後世而無盡。區區樂餌之樂。不可同日而論矣。

### 第三十六章

將欲歛之。必固張之。將欲弱之。必固強之。將欲廢之。必固興之。將欲奪之。必固與之。是謂微明。

將欲云者。將然之辭也。必固云者。已然之辭也。歛。闔也。張。開也。微明者。指歛張弱強等語。言雖微而實明也。

林子曰。世之詭譎者。即謂其得老子之術。豈非妄執必固張之之數言。而詭訛之邪。固字訓義與故不同。若固作故。則老子不能無心於其間。謂之老子之術可也。且盈而必缺。中而必衰。寒往而暑。晝往而夜。天道之常也。吾嘗執天道而做老子之詞曰。

將欲缺之必固盈之將欲身之必固中之  
將欲暑之必固寒之將欲夜之必固晝之  
謂天之有術可乎萬物之生而死榮而悴  
成而毀亦天道也天何心哉由是觀之則  
世之非老子者非惟心不達老子之意亦  
且目不涉老子之文以固作故不亦重可  
笑乎

柔勝剛弱勝強魚不可脫於淵國之利器不  
可以示人

林子曰柔而勝剛弱而勝強亦其理之自  
然也何以謂之國之利器而剛強者國之  
利器也若以剛強自恃是乃以利器示人  
也不猶魚之脫淵乎亡無日矣

集解程子嘗曰老子書其言自不相入處  
如冰炭其初意欲談道之極玄妙處後來  
却入權詐上去如將欲奪之必固與之之  
類竊謂此章首明物盛則衰之理次言剛  
強之不如柔弱末則因戒人之不可用剛

也豈誠權詐之術而與二篇之言相反哉  
夫仁義聖智老子且猶病之况權詐乎按  
史記陳平本治黃帝老子之術及其封侯  
嘗有言曰我多陰謀道家之所禁吾世即  
廢亦已矣終不能復起以吾多陰禍也由  
是言之謂老子為權數之學是親犯其所  
禁而復為書以教人者必不然矣

### 第三十七章

道常無為而無不為

林子曰真常之道本無為也寂然不動感  
而遂通天下之故矣何為之有惟其無為  
也故能無所不為下文遂言聖人無為而  
無不為之道

王侯若能守萬物將自化化而欲作吾將鎮  
之以無名之樸無名之樸亦將不欲不欲以  
靜天下將自正

林子曰王侯得一以為天下貞者以其守  
此無為而無不為之道也王侯能守此無

為而無不為之道而萬物有不自化子既  
自化矣作而興起矣而聖人則鎮之以無  
名之樸然無名之樸亦非聖人之所欲也  
殆將以無名之樸而並忘之欲無所欲忘  
無所忘不謂之致虛極而守靜篤乎故曰  
不欲以靜天下將自正此聖人之所以能  
與道為一而無為而無不為也有如此夫

第三十八章

上德不德是以有德下德不失德是以無德

三教全書

道德經卷之六

九

林子曰何以謂之上德不德既曰不德矣  
而曰有德者何也何以謂之下德不失德  
既曰不失德而曰無德者何也集解上德  
者知道之無所得故不自德此德之盛者  
是以有德下德者未及無得之道能不失  
德而已此德之小者是以無德

上德無為而無以為下德為之而有以為  
集解無以為謂無所為而為之有以為謂  
有為為之

上仁為之而無以為上義為之而有以為  
集解上仁薰然慈仁汎愛兼利然至誠惻  
怛猶無所為而為之也故曰上仁為之而  
無以為上義正直決斷處物合宜其心將  
以服人故曰上義為之而有以為  
上禮為之而莫之應則攘臂而仍之

集解禮者盛揖讓之容繁登降之節其為  
之也視仁義為愈盛矣倡則必其應施則  
責其報一有不答則起而相校而忿爭之

三教全書

道德經卷之六

十

態作矣蓋禮尚往來故其弊必至於此  
老子億春秋之世會盟甫定繼之以侵伐  
弓矢加遺因之以宴享攘臂之禍蓋老子  
之所目擊者故言之真切如此  
故失道而後德失德而後仁失仁而後義失  
義而後禮

林子曰何以謂之失道而後德豈非行道  
有得之謂德與何以謂之失德而後仁豈  
非其無所得於德而仁則著乎其外與至

於仁不足焉。則托義之名以宜之。義不足焉。則借禮之文以飾之。豈非其內無實德而仁則為非仁之仁。義則為非義之義。禮則為非禮之禮與。

林子曰。先道德而仁者。仁也。不以仁而仁者。無為為之。而至仁在我矣。先道德而義者。義也。不以義而義者。無為為之。而至義在我矣。先道德而禮者。禮也。不以禮而禮者。無為為之。而至禮在我矣。故不先道德

三教正宗

遠館編覽卷四

一一

而仁之者。外其仁而仁也。不謂之失仁之本者。仁乎。而其仁不足稱矣。不先道德而義之者。外其義而義也。不謂之失義之本者。義乎。而其義不足稱矣。不先道德而禮之者。外其禮而禮也。不謂之失禮之本者。禮乎。而其禮不足稱矣。

夫禮者。忠信之薄。而亂之首。前識者。道之華。而愚之始。是以大丈夫處其厚。不處其薄。居其實。不居其華。故去彼取此。

林子曰。何以謂之禮。而曰忠信之薄也。豈非忠信之本之所當先。而禮之文之所當後。與。故曰禮後乎。而朱子謂之禮以忠信為主。而禮以行之者。然禮之文亦皆老于之所未嘗廢也。觀之禮記。槩可見矣。按禮記。曾子問曰。古者師行。必以遷廟主行乎。孔子曰。天子巡守。以遷廟主行。載于齊車。言必有尊也。今也取七廟之主以行。則失之矣。當七廟五廟無虛主。虛主者。惟天子

三教正宗

遠館編覽卷四

一一

崩。諸侯薨。與去其國。與祫祭於祖。為無主耳。吾聞諸老聃曰。天子崩。國君薨。則祝取群廟之主。而藏諸祖廟。禮也。卒哭成事。而后主各反其廟。君去其國。太宰取群廟之主。以從禮也。祫祭於祖。則祝迎四廟之主。主出廟入廟。必蹕。老聃云。又按禮記。曾子問曰。葬引至于壙。日有食之。則有變乎。且不乎。孔子曰。昔者吾從老聃。助葬于巷黨。及壙。日有食。老聃曰。立止。柩就道右。止

哭以聽變。既明反而後行。曰禮也。反葬而  
立問之曰。夫柩不可以反者也。曰有食之  
不知其已之遲數。則豈如行哉。老聃曰。諸  
侯朝天子。見日而行。逮日而舍。莫大夫使  
見日而行。逮日而舍。夫柩不蚤出。不莫宿。  
見星而行者。唯罪人與奔父母之喪者乎。  
日有食之。安知其不見星也。且君子行禮  
不以人之親戚患。吾聞諸老聃云。又按禮  
記曾子問曰。下殤土周葬于園。遂與機而

三教

禮記集說卷四

十三

往。奎邇故也。今墓遠。則其葬也如之。何孔  
子曰。吾聞諸老聃曰。昔者史佚有子而死。  
下殤也。墓遠。召公謂之曰。何以不棺歛於  
宮中。史佚曰。吾敢乎哉。召公言於周公。周  
公曰。豈不可。史佚行之。下殤用棺衣棺。自  
史佚始也。

禮記子夏曰。金革之事無辟也者。非與孔  
子曰。吾聞諸老聃曰。昔者魯公伯禽有為  
為之也。今以三年之喪從其利者。吾弗知。

也

老子億。嘗觀論語載孔子之言曰。人而不  
仁。如禮何。又曰。能以禮讓為國乎。何有不  
能以禮讓為國。如禮何。又曰。禮與其奢也  
寧儉。喪與其易也寧戚。又曰。禮云禮云。玉  
帛云乎哉。樂云樂云。鐘鼓云乎哉。又曰。如  
用之則吾從先進。凡若此者。不一而足。自  
今觀之。所謂仁也。讓也。儉也。戚也。非老子  
之所謂忠信者乎。不仁不讓不從先進。主

三教

禮記集說卷四

十四

帛鐘鼓。非老子之所謂忠信之薄者乎。  
林子曰。何以謂之前識。何以謂之道之華。  
何以謂之愚之始。故多學而識。是雖子貢  
之穎悟。猶且不能免焉。故夫子非之。而曰  
子一以貫之。老子億。莊子曰。去智與故。又  
曰。無以故滅命。又曰。六經者。先王之陳迹。  
而非其所以迹也。陳與故。皆前識之意。  
集解。程子曰。失道而後德。失德而後仁。失  
仁而後義。失義而後禮。則道德仁義禮。分

而為五也。竊謂老子此言。所以究道德之終始。而著其厚薄之漸也。語其始。則一本而已。及其終也。去本寢遠。而為德寢異矣。豈誠分而為五。而判然不相合哉。且老子之言。本為易見。其曰禮者忠信之薄。謂之薄矣。不曰非忠信也。前識者道之華。謂之華矣。不曰非道也。是則老子之言。不為不明。豈程子偶未之思乎。又議者咸曰。仁義禮法。聖人治天下之具也。老子之學。乃歟。

三教正宗

道德經卷上

二五

棄仁義絕禮法。使其說行。天下惡得不亂乎。至於後世。士果有尚清談而廢實行。嗜放達而遺名教。天下化之。遂以大亂。如晉人者是已。其禍出於祖述老子之道故也。議者之云。既不足以知老子之指。亦未能盡知晉人之弊也。嘗謂晉人本非老子之學。其亂天下。盖有故矣。夫老子之學。所以棄仁義絕禮法者。而豈徒哉其棄仁義。將以宗道德也。其絕禮法。將以反忠信也。如

晉人者。吾見其棄仁義矣。未見其宗道德也。吾見其絕禮法矣。未見其反忠信也。自太康之後。訖于江左之亡。士大抵務名高。溺宴安。急權利。好聲伎。其貪鄙媮薄極矣。若夫尚清談。嗜放達。猶其小者耳。晉室之亂。凡以此也。彼老子之書。初曷嘗有是哉。老子之言曰。大白若辱。務名高乎。強行有志。溺宴安乎。少私寡欲。急權利乎。不見可欲。好聲伎乎。若畏四鄰。嗜放達乎。多言數

三教正宗

道德經卷上

二六

窮。尚清談乎。以此觀之。則晉人之行。其與老子之言。不啻若方圓黑白之相反矣。安在其祖述老子之道哉。嗚呼。老子之微言。未易言也。若其大較。則可得而知矣。故曰。大丈夫處其厚。不處其薄。故去彼取此。今晉人者。不惟不能庶幾道德之意。跡其行事。蓋禮法之士。所不屑為者。豈不悖哉。是故去薄而取厚者。老子之指也。去薄而取其至薄者。晉人之行也。

第三十九章

昔之得一者。天得一以清。地得一以寧。神得一以靈。谷得一以盈。萬物得一以生。侯王得一以為天下貞。其致之一也。天無以清。將恐裂。地無以寧。將恐發。神無以靈。將恐歇。谷無以盈。將恐竭。萬物無以生。將恐滅。侯王無以貞。而貴高將恐蹶。故貴以賤為本。高以下為基。是以侯王自謂孤寡不穀。此其以賤為本邪。非乎。故致數與無與。不欲琭琭如玉。落落

如石

發發洩也。蹶音厥。顛仆也。數計數之數。指與之衆材言之。

林子曰。何以謂之得。此言一。乃不二之一也。中庸曰。天地之道可一言而盡也。其為物不貳。蓋以天地之道。可以不二之一言之而盡也。然而天也。其能外此不二之一。以為清乎。地也。其能外此不二之一。以為寧乎。至於神之靈也。谷之盈也。物之生

也。侯王之貞也。而莫非此不二之一也。

林子曰。只此一箇。故曰其致之一也。或問天之一。與地之一。其合之一乎。分而二乎。林子曰。無有二也。天之清。在此一之中。而清也。地之寧。在此一之中。而寧也。至於神之靈。谷之盈。物之生。侯王之貞。則皆在此一之中也。若其可分之而二之也。即不可謂之不二。又問中庸何以謂之物。物也者。物之也。強名之也太虛已爾。太虛已爾。

本無物也。該或可得而物之。則亦可得而二之。物固可得而二之矣。而虛空無物也。其可得而二乎。故形之氣之而物也。可得而二之者。以其有貴有賤。有上有下也。太虛太虛而無物也。不可得而二之者。以其無貴無賤。無高無下也。若或以賤而下之。豈不以其居之卑邪。而其致之一也。其可得而賤之乎。其可得而下之乎。故曰是以侯王自謂孤寡不穀。孟子曰。得乎丘民。

則為天子。此非其以賤為本與

林子曰。何以謂之致數與。無與。此言致。致曲之致。致為臣之致。致而去之之義也。豈不以衆材合而後可以成與。而三十福者。乃所以合衆材以成與也。若或致而去之。不謂之與。而無與邪。余於是而知下以基之。則能高。賤以本之。則能貴。為侯王者。亦可以反而觀之矣。又安可以玉之貴。而自貴。以石之賤。而賤人也哉。

二教王宗

道德經卷四

一九

第四十章

反者道之動。弱者道之用。

反復也。

集解。道之動。以復為本。故反也者。道之所以為動也。道之用。以弱為常。故弱也者。道之所以為用也。

天下之物。生於有。有生於無。

林子曰。天而未始有無也。由是而天。天非生於無乎。地而未始有地者。無也。由

是而地。地非生於無乎。人而未始有人者。無也。由是而人。人非生於無乎。有無相生。而天地人之不能外也如此。故極而本於無極也。神而本於大虛也。一而本於未始一也。

集解。張橫渠曰。大易不言有無。言有無諸子之陋也。學者以先入之言為主。安知其有未然乎。凡古人名理之辭。多同實而異名。而後世師心之論。恒隨名而生解。所謂

二教王宗

道德經卷四

二十

知二五而不知十也。夫大易之寂感與老子之有無其實未始不同也。安在其為不言乎。周子曰。靜無而動有。亦將謂濂溪為陋乎。抑有無云者。其辭約。其道大。非知者莫能與知也。莊子曰。古之人其知有所至矣。惡乎至。有以未始有物者至矣。盡矣。不可以有加矣。又曰。親有者。今之君子親無者。天地之友。學者有見於莊子之言。始可與言有無之說矣。



第四十一章

上士聞道，勤而行之。中士聞道，若存若亡。下士聞道，大笑之。不笑不足以爲道。

林子曰：衆人莫不學，而老子則曰絕學。衆人皆有爲，而老子則曰無爲。衆人察察，我獨悶悶。衆人昭昭，我獨若昏。知雄守雌，知榮守辱。如是等語，載之五千言，抑已多矣。則亦安能不爲下士之所大笑乎？或者以衆人名矣，而老子不爲名，衆人利矣，而老子不爲利。此非其下士之所大笑與？林子曰：此乃名利中人，下士之下者也。道之一字，且不之知，亦豈能聞道而大笑之邪？故建言有之：明道若昧，進道若退，夷道若類，上德若谷，大白若辱，廣德若不足，建德若偷，質直若渝，大方無隅，大器晚成，大音希聲，大象無形，道隱無名。

類絲節也。偷惰也。渝變也。

林子曰：建言以下言下士之所以大笑也。

蓋真常之道，不可得而道，不可得而名。況明道若昧，十數語亦皆無爲而爲。正言而若反也，寧能不爲下士之所大笑邪？

林子曰：何以謂之大音希聲？何以謂之大象無形？余於是而知恍恍惚惚，杳杳冥冥。而道也者，其可得而聲乎？其可得而形乎？戒慎不覩，恐懼不聞，而爲道者，其可索之聲乎？其可索之形乎？

夫惟道善貸且成。

林子曰：何以謂之貸？而曰善也。夫道乃天之所以與我者，我之故物也。何待於貸？故特患我無欲道之心爾。如使我有欲道之心焉，則其所以與我者，即此而在，倏無而倏有，似若有以貸之也。不謂之善貸而何？夫不曰還我故物，而必曰貸者，彼蓋不知我所自有之故物也。故老子乃以貸言之也。

林子曰：下士大笑，豈能不與道相爲違背也。

邪而卒然激發道斯在我。而其所謂道者特暫貸之以斯須爾。苟能即其斯須之所暫貸者勤而行之亦且足以有成矣。故曰善貸且成。

#### 第四十二章

道生一。一生二。二生三。三生萬物。萬物負陰而抱陽。沖氣以為和。人之所惡惟孤寡不穀而王公以為稱。故物或損之而益。或益之而損。人之所教我亦教之。強梁者不得其死。吾

將以為教父。

司馬溫公曰。道生一。自無而有一。生二分陰分陽。二生三。陰陽交而生和。三生萬物。和氣聚而生萬物。

董思靖曰。凡動物背止於後。陰靜也。耳目口鼻居前。陽動也。故曰負陰抱陽。植物則背寒嚮暖。而沖氣運乎其間。

吳幼清曰。萬物之生。以此沖氣。既生之後。亦必以此沖氣為用。乃為不失其所以生。

之本。

#### 第四十三章

天下之至柔。馳騁天下之至堅。無有入於無間。吾是以知無為之有益。不言之教。無為之益。天下希及之。

馳騁。役使也。間。隙也。無間。無內也。

集解。至剛者。天下莫能勝。而至柔為能役之。無內者。天下莫能破。而無有為能入之。察其所以皆以無為而致之。以此見無為

之有益也。

嚴君平曰。有為之為。有廢無功。無為之為。成遂無窮。天地是造人物。是興有聲之聲。聞於百里。無聲之聲。動於天外。震於四海。言之所言。異類不通。不言之言。陰陽化天地。感且道德無為。而天地成。天地不言而四時行。此二者。神明之符。自然之驗也。

#### 第四十四章

名與身孰親。身與貨孰多。得與亡孰病。是故

甚愛必大費。多藏必厚亡。知足不辱。知止不殆。可以長久。  
多。猶重也。

呂吉甫曰。烈士之所殉者名也。而至于殘生傷性。則不知身之親于名也。貪夫之所殉者貨也。而至于殘生傷性。則不知身之多于貨也。

集解。名之與身。何者其親乎。何為外身而內名也。身之與貨。何者其重乎。何為賤身

三教正宗

道德經章句

卷

而貴貨也。或得名貨而亡身。或得身而亡名貨。何者其病乎。何為得名貨而亡其身也。

林子三教正宗統論

道德經釋畧

卷五

門人盧文輝訂正

第四十五章

大成若缺其用不敝。大盈若冲其用不窮。大直若屈。大巧若拙。大辯若訥。躁勝寒。靜勝熱。清靜為天下正。

林子曰。成者自以為成。非大成也。而大成也者。其心若缺。不自以為成也。盈者自以為盈。非大盈也。而大盈也者。其心若冲。不

三教正宗

道德經釋畧

卷五

自以為盈也。其曰大直若屈者何也。似若屈矣。而不能直也。屈而直之。斯其為直也大矣。曰大巧若拙者何也。似若拙矣。而不能巧也。拙而巧之。斯其為巧也大矣。曰大辯若訥者何也。似若訥矣。而不能辯也。訥而辯之。斯其為辯也大矣。

林子曰。躁之能勝寒。靜之能勝熱。物理之自然也。聖人亦惟明此物理之自然。而清而靜。而為天下正也。

林子曰。老子之所謂清靜者。乃本之常道。

者然也。故名其經。不曰清靜經。而曰常清

靜經者何也。蓋此清靜。乃從真常之性。而

清而靜爾。故曰常應常靜。常清靜矣。夫苟

能知此真常之性矣。則自有不清而清。不

靜而靜。而非有待於清。而後能清。非有待

於靜。而後能靜也。

唐白居易曰。夫欲使人情儉樸。時俗清和。

莫先於體黃老之道也。其道在乎尚寬簡。

三教正宗

道德經釋畧

卷五

務儉素。不眩聰察。不役智能而已。蓋善用之者。雖一邑一郡一國。至于天下。皆可以致清靜之理焉。昔宓賤得之。故不下堂而單父之人化。汲黯得之。故不出閭而東海之政成。曹參得之。故獄市勿擾而齊國大和。漢文得之。故刑罰不用而天下大理。其故無他。清靜之所致耳。

第四十六章

天下有道。却走馬以糞。天下無道。戎馬生於

郊罪莫大於可欲禍莫大於不知足咎莫大於欲得故知足之足常足

林子曰昔司馬季主有言天不足西北星辰西北移地不滿東南以海爲池夫天地且不足而況人乎其曰常足者以真常之性本自足也夫真常之性本自足而足矣故能盡已之性而人而物而天地之性則咸備於我矣故曰知足之足常足

第四十七章

三教正宗

道德經卷五

三

不出戶知天下不窺牖見天道其出彌遠其知彌少是以聖人不行而至不見而名不爲而成

老子億此言聖人盡性至命之學也若夫世儒情於性命之原而狃乎口耳之習繕性於俗學汨欲於俗思其心之馳騁也愈遠而其蒙蔽也愈深其去聖學也遠矣聖人則不然故不待出戶之有所行也而能盡知天下之情者以人之情即己之情也

不待窺牖之有所見也而能指名天地之道者以天之道即己之道也皆以其樞柄在我也此所以宇宙在乎手萬物生乎身不待有所作為而庶務自成也與中庸參贊位育之功皆本於至誠盡性之妙理正如此

第四十八章

爲學日益爲道日損損之又損以至於無爲無爲而無不爲矣取天下常以無事及其有事

三教正宗

道德經卷五

四

事不足以取天下

林子曰何以謂之無爲無爲者真常也未發之中也私欲淨盡無復可得而損益之者故曰損之又損以至於無爲若也致虛或有一毫之未極守靜或有一毫之未篤則亦尚有可得而損者而安能遽到於無爲之地邪何以謂之無爲而無不爲中庸曰至誠無息周濂溪曰誠無爲又曰寂然不動者誠也蓋寂然不動之中而有真不

息者在也何為之有。由是而悠遠由是而博厚。由是而高明。配天配地。而章而變而成。是乃至誠不息之真機也。故曰無為而無不為。

### 第四十九章

聖人無常心。以百姓心為心。善者吾善之。不善者吾亦善之。德善矣。信者吾信之。不信者吾亦信之。德信矣。聖人之在天下。惻惻為天下渾其心。百姓皆注其耳目。聖人皆孩之。

三教正宗

道德經卷五

五

林子曰。夫善者吾善之。固矣。而不善者吾亦善之者。何也。德以畜庶幾乎。改其不善而復歸於善乎。故曰德善。信者吾信之。固矣。而不信者吾亦信之者。何也。德以畜庶幾乎。改其不信而復歸於信乎。故曰德信。

### 第五十章

出生入死。生之徒十有三。死之徒十有三。人之生。動之死地者。亦十有三。夫何故。以其生

生之厚。盡聞善攝生者。陸行不避兇虎。入軍不被甲兵。兇無所投其角。虎無所措其爪。兵無所容其刃。夫何故。以其無死地。

林子。在武夷有二方生。爭論出生入死章。不德氏曰。十有三者。內有五臟。肝心脾肺腎。上有四門。耳目鼻口。下有四肢。手二足二。故其生也。以此十有三而生也。其死也。以此十有三而死也。若所謂動之死地者。豈非其生之厚。不知攝生以自促其生。

三教正宗

道德經卷五

六

邪。有作又釋。無以為氏曰。大抵人之生。內有肝心脾肺腎者。五臟也。外有頭。二手。二足者。五體也。惟此十者。不能自生。而其所生者。精氣神三者而已。故精氣神附於人之身。則生。離於人之身。則死。二方生。爭論不已。來質林子。林子曰。余不知不德氏之所謂五臟四門四體者。是乎。不是乎。亦不知無以為氏之所謂內五臟外五體與夫精氣神三者。是乎。不是乎。余惟以善攝

生者。非以攝其身而生也。乃以攝精氣神而生也。非以攝精氣神而生也。乃以攝未始精未始氣未始神。而曰元精元氣元神者。生也。夫曰元精元氣元神而生也。則是生無其生矣。故曰以其無死地。

或者以含德之厚。比於赤子。而有道之士。惟其不失赤子之心。爾故亦毒虫不螫。猛獸不據。攫鳥不搏矣。今曰不以其身而生也。不以其身之曰精曰氣曰神而生也。敢

三教正宗

道德經卷五

七

問何謂也。林子曰。夫赤子含德之厚。而不螫而不據。而不搏。余嘗聞其語矣。若不知所謂未始精未始氣未始神焉。而徒索之形骸之內。曰精曰氣曰神者。抑末矣。豈老子玄而又玄之旨。既得其母。復返其始之真實微妙義邪。

講義原其十有三之說。前後解者雖多。終無定論。然其稍可取者。二三家而已。或曰在天為南北斗。在體為九竅四肢。在用為

六慾七情。古仙有云。陽裏十三言有象陰中七六。覓無蹤。此指水火之成數也。天一生水。地六成之地。二生火。天七成之。七與六者。乃心腎坎離人之根本也。精神屬之心。藏神腎藏精。凡聖日用應酬之際。無所不用其精神也。黃庭經云。一身精神不可失。精神居身。生之徒也。精神去身。死之徒也。蓋水火能活人。亦能殺人。豈非生死之徒子。赤蛇纔動。靈龜遂行。應速於谷。發疾

三教正宗

道德經卷五

八

於機故曰。生之徒十有三。死之徒十有三。人之生。動之死地。亦十有三。

### 第五十一章

道生之。德畜之。物形之。勢成之。

集解。道生之。虛無杳冥物之祖也。德畜之。太和氤氲物之母也。此二句即物生之先。而言物形之聚而成物。形可見也。勢成之物既形矣。自生而長。自長而成。自然之勢也。此二句即物生之後而言。

是以萬物莫不尊道而貴德。道之尊，德之貴，夫莫之命而常自然。

周子曰：天地間至尊者道，至貴者德，至難得者人，而至難得者道德有於身而已矣。林子曰：周子此言，本之老子。老子曰：萬物莫不尊道而貴德。道之尊，德之貴，夫莫之命而常自然。夫諸侯命之於天子，大夫命之於諸侯，而人尊之，而人貴之，而道德之尊貴，則曷嘗有命之於人哉？乃本之真

常之性，自然而然也。

夫道，生之，畜之，長之，育之，成之，熟之，養之，覆之，生而不有，為而不恃，長而不宰，是謂玄德。集解：此極言道之曲成萬物之功，有如此者。然雖生之而不自私，雖為之而不自恃，雖君長之而任其自然，未嘗宰制，此其為德，非人之所能測矣。

### 第五十二章

天下有始，以為天下母，既得其母，以知其子。

既知其子，復守其母，沒身不殆。塞其兌，閉其門，終身不勤，開其兌，濟其事，終身不敝。

林子曰：萬物之母，而始於天地，故能生物者，天地也。天地之母，而始於先天地生，故生天地者，先天地生也。今以我之身而言之，萬物皆備矣，而吾身之所謂天地者，豈非吾身萬物之所從生乎？吾身一天地矣，而吾身之所謂先天地生者，豈非吾身大地之所從生乎？而曰塞其兌，閉其門者，是

乃所謂知子以守母，守母以返始，藏其用而不出也。若道家之所謂形中子母氣以守神，神以守氣，交相戀守，混融為一，不可不知也。

林子曰：大抵老氏言身，蓋不以形骸之身為身也。老子又曰：外其身而身存。夫曰外其身者，是固形骸之身矣，而其所以存者，此何身也？又曰：死而不亡者壽。夫曰死者，是固形骸之身矣，而其所以不亡者，此



何身也。豈非釋氏所謂大身之身。孟子所謂反身而誠之身邪。若或以形骸之身為身也。則便落於養生之家矣。非身大身。無我真我。而虛空本體者。是我真常之一大身也。

有儒門胡姓者。能詩能文。能習於禮。能覽三氏經典。造林子而問虛空本體之身。林子曰。虛空本體之身。乃釋氏之所謂非身大身者。天且不足以擬其大矣。地且不足

三教六六

道德經卷五

士

以擬其廣矣。故曰非身大身。屢問而林子屢與之言。且至浹旬。尚不能明其義。林子於是不得已。乃以堯舜仲尼養成之氣言之。堯舜太和元氣。流行宇宙。豈非堯舜有此非身大身。而其氣故能流行於宇宙而無間邪。仲尼浩然之氣。充塞天地。豈非仲尼有此非身大身。而其氣故能充塞於天地而無外邪。莊子曰。真人之息以踵。不曰聖人養成之氣。充滿於一身者然乎。邵子

曰。聖人通古今為一息。不曰聖人養成之氣。充滿於天地古今者然乎。而所謂非身大身者。可槩見於此矣。胡生喜曰。吾乃今始識吾之所謂非身大身者。

見小曰明。守柔曰強。

林子曰。何以謂之見小。見小者。知常也。道德經言見小曰明者一。知常曰明者二。以常名小者。以其無而無所不入也。故小之也。常清靜經曰。真常得性。即常即性。既得

三教六六

道德經卷五

士

性矣。而天下之至明在我也。而塞兌閉門。非所謂守柔乎。

用其光。復歸其明。無遺身殃。是謂襲常。

林子曰。常者。常道之常也。尤歸其明。非以襲常乎。

### 第五十三章

使我介然有知。行於大道。惟施是畏。大道甚夷。而民好徑。朝甚除。田甚蕪。倉甚虛。服文采。帶利劍。厭飲食。財貨有餘。是謂盜誇。非道也。

哉

介然猶言忽然。介然有知。忽然而有覺也。除修治也。盜誇者。取非其有。更夸張也。

林子曰。何以謂之好徑。徑者。大道之反也。以此大道以為己。而天德在我矣。以此大道以為天下。而王道在我矣。以此大道以有位天地。而天地有不位乎。以此大道以有萬物。而萬物有不育乎。而論語所謂行不由徑者。豈非所謂志於大道之甚夷者乎。

三教五宗

道德經卷五

十三

### 第五十四章

善建者不拔。善抱者不脫。子孫祭祀不輟。修其身。其德乃真。修之家。其德乃餘。修之鄉。其德乃長。修之邦。其德乃豐。修之天下。其德乃普。故以身觀身。以家觀家。以鄉觀鄉。以邦觀邦。以天下觀天下。吾何以知天下之然哉。以此。

林子曰。有所於建。則有所於拔。有所於抱。則有所於脫。而曰善建者不拔。善抱者不

脫何也。夫所謂善建者。以道而建也。以道

而建。其有所於建乎。其無所於建乎。無所於建而建者。夫誰得而拔之。夫所謂善抱者。以道而抱也。以道而抱。其有所於抱乎。其無所於抱乎。無所於抱而抱者。夫誰得而脫之。由是而推之於身。其德有不真乎。由是而推之於家。其德有不餘乎。由是而推之於鄉。於邦。於天下。其德有不長。有不豐。有不普乎。故曰吾何以知天下之然哉。

三教五宗

道德經卷五

十四

以此。以此者。蓋指此道而言也。豈不以此道之體。無所不包。而此道之用。無所不達也與。

### 第五十五章

含德之厚。比於赤子。毒蟲不螫。猛獸不據。攫鳥不搏。骨弱筋柔。而握固。未知牝牡之合而駿作。精之至也。終日號而嗷。不嗷和之至也。知和曰常。知常曰明。益生曰祥。心使氣曰強。物壯則老。是謂不道。不道早已。

螫音釋。毒蟲蜂蟻之屬。以尾端肆毒曰螫。猛獸虎豹之屬。以爪足拏按曰攫。攫鳥鷹隼之屬。以掌距擊觸曰搏。搏公尊也。

林子曰。常也者。常也。而天下之至和在我矣。

林子曰。老子且無以生為矣。而況於益生乎。故曰祥。不曰益生焉已也。關尹子曰。若有厭生死心。超生死心。只名為妖。不名為道。妖亦祥也。

三教正宗

道德經卷五

十五

### 第五十六章

知者不言。言者不知。塞其兌。閉其門。挫其銳。解其紛。和其光。同其塵。是謂玄同。不可得而親。不可得而疎。不可得而利。不可得而害。不可得而貴。不可得而賤。故為天下貴。

林子曰。何以謂之言者不知。夫道其可得而言哉。孔子曰。子欲無言道。其可得而不言哉。孔子曰。吾無隱乎爾。

林子曰。何以謂之知者不言。邂逅之際。目

擊而道存矣。道豈有在於言邪。

林子曰。何以謂之玄同。豈非其同出於天地之始。而玄而同之邪。然其恍惚杳冥之中。渾渾然有所謂不可得而知不可得而見不可得而擬議者。故以玄名之者。玄也。老子曰。聖人惻惻為天下渾其心。豈不以渾天下之心。無善無不善。無信無不信。而玄同之者。玄同也。

或問老子之道。和其光以同其塵。而非所

三教正宗

道德經卷五

十六

謂玄同邪。林子曰。老子之所謂同者。則亦同之以玄而已。而無所於同而同之邪。猶之曰常善救人矣。曰芻狗百姓矣。既曰常善救人矣。而謂之芻狗百姓也可乎哉。既曰芻狗百姓矣。而謂之常善救人也。可乎哉。蓋聖人之心。直與天地而同其大。固不煦煦然常善救人以為仁也。亦不孑孑然芻狗百姓以為義也。亦惟付之自然。無為而已矣。

林子曰。何以謂之天下貴也。夫人之同者。同出於同而非玄也。聖人之同者。同出於玄而非同也。夫同出於同而非玄也。有非我論語所謂比者是也。比矣。則人亦可得而親疎之。亦可得而利害之。亦可得而貴賤之。若同出於玄而非同也。無我無非我論語所謂周者是也。周矣。則人誰得而親疎之。誰得而利害之。誰得而貴賤之。此其所以為玄同而為天下貴也。故曰聖

人通天下為一身。而因物付物。則亦何容心哉。

### 第五十七章

以正治國。以奇用兵。以無事取天下。吾何以知天下之然哉。天下多忌諱。而民彌貧。人多利器。國家滋昏。民多技巧。奇物滋起。法令滋彰。盜賊多有。故聖人云。我無為而民自化。我好靜而民自正。我無事而民自富。我無欲而民自樸。

林子曰。何以謂之多忌諱而民彌貧乎。法網密矣。而民則動而觸法。抵觸不惟忌而有所不敢為。亦且諱而有所不敢言。夫是民也。則將何以利用而謀生哉。故曰彌貧。林子曰。夫法令本以防姦也。抑豈知法令愈繁。而姦則愈多乎。而盜賊乃竊法令以為姦也。惟其滋彰。故曰多有。

### 第五十八章

其政悶悶。其民淳淳。其政察察。其民缺缺。

林子曰。何以謂之悶悶之政乎。所謂不以智治國。悶悶而抱一也。何以謂之察察之政乎。所謂以智治國。察察以為明也。何以謂之淳淳之民乎。淳淳龐厚。質任自然。何以謂之缺缺之民乎。缺缺凋弊。風俗以漓。禍兮福所倚。福兮禍所伏。孰知其極。其無正耶。正復為奇。善復為妖。民之迷其日固久。奇衰也。

林子曰。正而反為邪。善而反為妖者。此豈

非其禍之所伏耶。邪能反而正。妖能反而善者。此豈非其禍之所倚耶。正而邪。邪而正。善而妖。妖而善。蓋有莫知其極矣。然正邪善妖。其無有以正之邪。正也者。正之也。正其不正。而必欲其反之正也。但正之以正。則必因其正而復邪矣。正之以善。則必因其善而復妖矣。而推其所由來之故也。以民之迷於邪於妖也。其日固久。則亦安能卒變其邪而為正。妖而為善耶。下文乃

孟子王

卷五

二

言所以正之道。無待於正。而民自正矣。是以聖人方而不割。廉而不剝。直而不肆。光而不耀。

曰割曰剝。皆謂芒利傷物也。

林子曰。此聖人之政之所以闊闊也。而方而廉而直而光。蓋帥之以正也。而不割不剝不肆不耀。亦惟以俟其自正已爾。故曰正已而物正。老子之教也。當與孟子格君心章參看。

集解。昔司馬遷作老莊申韓列傳。其言曰。老子所貴道。虛無因應。變化於無為。故著書辭稱微妙難識。莊子散道德放論。要亦歸之自然。申子卑卑。施之於名實。韓子引繩墨。切事情。明是非。其極慘礪少恩。皆原於道德之意。而老子深遠矣。後之學者。讀遷之書不詳。乃以為申韓少恩。皆原於道德之意。其亦誤矣。夫遷所謂皆原於道德之意者。此統論三子而云爾。其曰慘礪少

孟子王

卷五

三

恩。則專言韓非之弊。非謂亦原於道德之意也。至宋蘇子瞻又傳會而為之說曰。老聃莊周。論君臣父子之間。汎汎乎若萍游於江湖。而適相值也。商鞅韓非。求為其說而不得。得之所以輕天下齊萬物之術。是以敢為殘忍而無疑。張文潛亦曰。無情之至。至於無親。此刑名之所以用也。考亭朱子。頗以二子之言為然。且曰。太史公將老子與申韓同傳。不是強安排。源流實是如

此噫彼二子文士之言。特言之成理。則不顧是非之實。蓋無足議。獨朱子此言。苟非一時未定之論。殆亦考之不審矣。古者刑名之學。雖有宗於黃老者。然不過假其一二言之近似。若其大體之駁。豈真出於黃老哉。且申韓綏人以行法。而老子有代大匠斷之喻。申韓挾數以御下。而老子有以智治國之戒。安有道不同如是。而謂其源流之同哉。然則朱子之言。意者以蘇張而

誤若蘇張之誤。則實遷啓之也。子嘗謂後世知尊老子者。如遷蓋寡。要亦知老子之淺者耳。如曰皆原於道德之意。斯言亦不能無失。若夫以申韓同傳。則又失之大者。子觀申韓之術。其實名實循勢理。雖畧倣於道家。因應之說。迺其實。則苛察繳統。正老子所謂察察之政。以此言之。固不可以為原於道德之意。至若二子之行事。曾不得與老聃之役齒。惡可取其一節之或似。

而假使之同傳哉。自遷創此論。或者因傳會其說。使老子負謗於後世。遷不得辭其責矣。

林子三教正宗統論

道德經釋畧

門人盧文輝訂正

第五十九章

治人事天莫如嗇。夫惟嗇。是謂早服。早服謂之重積德。重積德則無不克。無不克則莫知其極。莫知其極。可以有國。有國之母。可以長久。是謂深根固柢。長生久視之道。

林子曰。嗇也者。嗇也。豈曰修身莫如嗇。而至於治人事天。亦莫如嗇。何以謂之嗇也。

又何以謂之復也。復之者。嗇之也。復者。復而收藏之義。嗇者。嗇而儉用之稱。故不復則不能嗇。何以謂之重積德。復以積德。早而復之。則謂之重積德。夫曰早復。曰重積德。豈非所謂深根固柢邪。深根固柢。至於無為。無為而無不為。故曰無不克。嗇而早復。而至於無不克。則莫能知其極矣。莫知其極者。易之所謂過此以往。未之或知也。余於是而知深根固柢。豈曰修身。抑亦可。

以治人。故有身之母。而長生久視之道在我也。有國之母。而長治久安之道在我也。或問老子之學。果在於長生與。林子曰。老子之學。非以學長生也。若老子以長生為學。而長生矣。乃今老子果何在邪。又問老子之學。不長生矣。而天下萬世之所以學老子者。何學也。林子曰。乃以學老子之長生也。夫既曰不長生。而又曰學老子之長生者。則弟子之惑滋甚。林子曰。汝其反觀。

何者是。汝之所以不壞。不與汝形而共斃也。故長生不長生。不長生而長生者。豈非所謂先天地生。而為天地之始者。不可得道。不可得名。而死而不亡者。長生乎。或問長生有諸。林子曰。余不知有長生。而余之所謂長生者。以無生為生也。故常道也者。無生也。無生也者。元精而不屬於精。元氣而不屬於氣。元神而不屬於神者。此其所以能長生也。

老子曰。沒身不殆。老子之常道。老子之長生也。夕死可矣。孔子之常道。孔子之長生也。心不生滅。釋氏之常道。釋氏之長生也。朱子曰。老子言治人事天莫如嗇。它底意思。只要收斂。不要放出。又曰。凡事儉則鮮失。老子言治人事天莫如嗇。夫惟嗇是謂早服。早服是謂重積德。被它說得曲盡重積德者。言先已有所積。復養以嗇。是又加積之也。

### 第六十章

治大國若烹小鮮。以道蒞天下。其鬼不神。非其鬼不神。其神不傷人。非其神不傷人。聖人亦不傷人。夫兩不相傷。故德交歸焉。

林子曰。大國一小鮮也。而曰以道治國。若烹小鮮者。何也。無為而已矣。夫無為之道。豈曰足以蒞國焉已也。亦且足以蒞天下。何以謂之其神不傷人。老子億傳不云乎。國將興。聽於人。國將亡。聽於神。聖人以道

臨天下。則公道昭明。人心純正。善惡禍福。悉聽於人。而妖誕之說。陰邪之氣。舉不得奸乎其間。故其鬼不神。書所謂絕地天通。罔有降格也。又曰。山川鬼神。亦莫不寧。何以謂之兩不相傷。老子億。陰陽不相侵越。民神不至。雜操鬼神。盡其道。而為鬼神之德。聖人盡其道。而為聖人之德。所謂明則有禮樂。幽則有鬼神也。故曰德交歸焉。

### 第六十一章

大國者下流。天下之交。天下之牝。牝常以靜勝牡。以靜為下。故大國以下小國。則取小國。小國以下大國。則取大國。故或下以取。或下而取。大國不過欲兼畜人。小國不過欲入事人。夫兩者各得其所欲。大者宜為下。

交會也。衆水所會也。

老子億。譬之水焉。大國則下流也。何也。天下衆水之所會也。譬之物焉。大國則天下之牝也。何也。牝常以靜勝牡也。靜何以能



勝壯也。以靜為之下也。牡性剛躁。而牝以陰靜安於其下。又則為柔所伏矣。由是觀之。下人者。取人之道也。

林子曰。何以謂之或下以取。而以字之義。不可不知也。有心以下人。有心以取人。國也。何以謂之或下而取。而字之義。不可不知也。無心以下人。無心以取人。國也。但大國不過欲以兼畜人。而得其所欲已爾。小國不過欲以入事人。而得其所欲已爾。

又何以謂之大者宜為下。上五大字。以國言。故曰大國。此大字。以人言。故不曰大國。而曰大者。其曰大者。非古所稱湯文王其人與湯以七十里。文王以百里。故曰王不待大。

### 第六十二章

道者萬物之奧。善人之寶。不善人之所保。奧。妙也。深遠之義。

林子曰。易曰。形而上者謂之道。形而下者

謂之器。物物皆器也。器器皆道也。道蘊於器。何其奧也。故善人能器此奧而實之。珍而藏之矣。而不善人者。不知以奧為寶。而常依道以為安也。

美言可以市。尊行可以加人。

吳幼清曰。嘉言可愛如美物之可鬻。卓行可宗。高出衆人之上。

人之不善。何棄之有。

林子曰。人雖自棄乎道。而道則曷嘗有棄

乎。人哉。人苟能反而求之。則道斯即此而在矣。孔子曰。我欲仁。斯仁至矣。即此意也。由此觀之。則道之不棄乎人也如此。道不棄人。而聖人亦不棄人。老子曰。善者吾善之。不善者吾亦善之。德善。豈曰聖人不棄人也乎哉。而聖人且以德而容畜之。以俟其自化。以易其惡。以歸於善。此乃聖人常善救人。而無棄人之盛心也。

故立天子。置三公。雖有拱壁以先駟馬。不如

坐進此道。古之所以貴此道者。何不曰求以得。有罪以免邪。故爲天下貴。

拱壁合拱之壁。駟馬一乘之馬。坐坐致太平之坐。罪過也。

林子曰。此言至貴至富。不如坐進此道者。以其善人之寶。不善人之所保也。其曰求以得者。孟子所謂求在我者也。曰有罪以免者。釋氏所謂罪福無主也。

### 第六十三章

爲無爲事。無事。味無味。

事即爲也。所爲之事也。

林子曰。夫道本無爲也。而曰爲無爲者。非無爲也。而無爲以爲之爾。道本無事也。而曰事無事者。非無事也。而無事以事之爾。何以謂之味無味也。道之出口。淡乎其無味。而曰味無味者。蓋以道之無味爲味也。惟其能味之於無味。故能爲之而無爲。事之而無事也。

大小多少。報怨以德。圖難於其易。爲大於其細。天下難事。必作於易。天下大事。必作於細。是以聖人終不爲大。故能成其大。夫輕諾必寡信。多易必多難。是以聖人猶難之。故終無難。

大小多少。論語所謂無衆寡。無小大也。

常清靜經曰。大道無情。夫既曰無情矣。何怨何德。若老子則與道爲一焉者也。則亦何怨何德。今曰報怨以德。則是猶知有怨。

有德矣。殊不知此乃與有怨德私情。而爲刑戮之民者道也。傳曰。以德報怨。寬身之人也。以怨報德。刑戮之民也。夫老子者。豈其能不與世而相爲酬酢邪。亦惟渾渾悶悶。悶相忘於大順大化之中已爾。不知有怨。不知有德。不知以德報德。不知以怨報德。不知以怨報怨。不知以德報怨。而所謂道者。如是而已矣。不如是。不足以為道。道既如是。而所謂天地之道者。亦如是而已矣。

不如是不足以為天地所謂老子之道者亦如是而已矣。不如是不足以為老子。

### 第六十四章

其安易持。其未兆易謀。其脆易破。其微易散。為之於未有。治之於未亂。合抱之木。生於臺末。九層之臺。起於累土。千里之行。始於足下。為者敗之。執者失之。是以聖人無為。故無敗。無執。故無失。民之從事。常於幾成而敗之。慎終如始。則無敗事。

三教正宗

道德經卷第六

九

八

林子曰。安而持之。未兆而謀之。脆而破之。微而散之。豈不謂之為之於未有。治之於未亂乎。此非聖智不能也。其有利於民也大矣。而民不知也。若也。不知未有而為之。未亂而治之。為之執之。不知慎終。常於幾成。每有敗事。而猶然自以為聖。自以為智。而民之受害且百倍矣。何利之有。如此聖智。而非老子之所絕而棄之者乎。是以聖人欲不欲。不貴難得之貨。學不學。復

衆人之所過。以輔萬物之自然而不敢為。復者。如日月既食而復也。

林子曰。何以謂之欲不欲。謂衆人之欲。我不欲也。故曰不貴難得之貨。何以謂之學不學。謂衆人之學。我不學也。故曰復衆人之所過。不欲之欲。而欲自足。不學之學。而學日克。則亦何為之有。又何以謂之輔萬物之自然也。而聖人者。亦惟輔相天地之宜。以順物理之自然已爾。抑豈敢有所於

三教正宗

道德經卷第六

十

為。以拂自然之理也哉。

### 第六十五章

古之善為道者。非以明民。將以愚之。民之難治。以其智多。故以智治國。國之賊。不以智治國。國之福。

林子曰。何以謂之明民。何以愚之。豈不以是非之心。明則是非。從而生乎。利害之心。明則利害。從而起乎。聖人者。不以利害。惕其外。是非。操其中。故其民皞皞熙熙。至於

耕田鑿井。猶曰帝力何有於我。其利害是非之心。尚未明與。故曰不以智治國。國之福。

知此兩者。亦楷式能知楷式。是謂玄德。玄德深矣。遠矣。與物反矣。然後乃至大順。

林子曰。何以謂之楷式。一則為福。一則為賊。可以為天下萬世之楷式。而知所從違矣。何以謂之玄德。又曰深矣。遠矣者。豈非玄之又玄。乃從衆妙之門出。邪深而不可

三教正宗

道德經卷六

十一

測也。遠而不可窮也。故惟其深也。則不可以測而知也。惟其遠也。則不可以度而窮也。以此治國。而無為之。有不至於大順乎。然此言甚正。而曰與物反矣者。何也。蓋以其深遠之德。而人莫之能知也。

集解。濂溪先生拙賦曰。巧者言。拙者默。巧者勞。拙者佚。巧者賊。拙者德。巧者凶。拙者吉。嗚呼。天下拙。刑政徹。上安下順。風清弊絕。周子之意。與此章之旨相近。故朱子謂

其言似老莊云

### 第六十六章

江海所以能為百谷王者。以其善下之。故能為百谷王。是以聖人欲上民。必以言下之。欲先民。必以身後之。是以處上而民不重。處前而民不害。是以天下樂推而不厭。以其不爭。故天下莫能與之爭。

吳幼清曰。此聖人謙讓盛德。非有心於上人。先人而為之。讀者不以辭害意。可也。

三教正宗

道德經卷六

十二

### 第六十七章

天下皆謂我道大。似不肖。夫惟大。故似不肖。若肖。又矣。其細也夫。

集解。不肖。謂無所象類。此猶達巷黨人言大哉孔子。博學而無所成名之意。蓋美其大而病其似不肖也。然不知惟大。故似不肖。若肖於物。則是亦一物而已。何足以為大。

林子曰。何以謂之道大。而似不肖也。易曰。

形而上者謂之道。形而下者謂之器。故器也者。有方有體。而局於器矣。器則有所於肖。道也者。無方無體。而不局於器矣。不器則無所於肖。若子貢之器。雖曰瑚璉矣。然亦有方有體。人皆得而器之。人皆得而肖之。至於孔子。無方無體。無可不可。其誰得而器之乎。其誰得而肖之乎。或曰。天下皆謂我道大。似不肖。豈非所謂不肖乎。人邪。而曰。人不得而肖之者。何也。林子曰。惟其

三教正統

道德經卷六

四

道大而無所肖於人。故其人亦無得而肖之矣。

夫老子乃孔子所從以問禮者。孔子曰。吾今見老子。其猶龍乎。豈周之季。真。有以老子為不肖與。林子曰。下士聞道大笑之。而以老子為不肖也。不亦宜乎。老子嘗有言曰。衆人熙熙。如享太牢。如春登臺。我獨泊兮。其未兆。如嬰兒之未孩。又曰。衆人皆有餘。而我獨若遺。又曰。俗人昭昭。我獨若昏。

俗人察察。我獨悶悶。又曰。衆人皆有以我。獨頑似鄙。至於明道若昧矣。進道若退矣。夷道若類矣。上德若谷矣。大白若辱矣。廣德若不足矣。建德若偷矣。質直若渝矣。是皆老子之不自見者如此。而人安得不大笑而不肖之邪。

三教正統

道德經卷六

四

我有三寶。寶而持之。一曰慈。二曰儉。三曰不敢。為天下先。慈故能勇。儉故能廣。不敢為天下先。故能成器長。今舍慈且勇。舍儉且廣。舍後且先。死矣。夫慈以戰則勝。以守則固。天將救之。以慈衛之。

林子曰。何以謂之三寶。夫孰能持而寶之。太史公曰。申韓原道德之意。夫道德慈矣。而申韓之徒。其能慈乎。道德儉矣。而申韓之徒。其能儉乎。道德後矣。而申韓之徒。其能後乎。眉山唐庚子西曰。世疑老子西遊。以謂有慈有儉。有不為天下先。持是道以遊於世。何所不容。而猶有所去就邪。是大

不然。惟其無往而不容。則雖蠻貊之邦行矣。此所以為老氏。

林子曰。惟其不肖。故其不器。惟其不器。故能成器長。

### 第六十八章

善為士者不武。善戰者不怒。善勝敵者不爭。善用人者為之下。是謂不爭之德。是謂用人之力。是謂配天古之極。

士戰士也

二教五

道德經卷六

十五

士戰士也

林子曰。何以謂之配天。蓋天則與道為一。而聖人則亦與道為一也。故曰配天。何以謂之古之極。蓋天地古矣。而道則能生天生地者也。豈非古始而為古之極乎。

### 第六十九章

用兵有言。吾不敢為主而為客。不敢進寸而退尺。是謂行無行。攘無臂。仍無敵。執無兵。禍莫大於輕敵。輕敵幾喪吾寶。故抗兵相加。哀者勝矣。

仍就也。詩曰。仍執醜虜。

老子億。用兵有言。意古者兵志之詞。而老子稱之下文。見也。不敢為主而為客。史所謂敵加於已。不得已而應之者也。不敢進寸而退尺。易所謂師左次無咎者也。是皆至誠惻怛。不嗜殺人之意。所謂慈也。夫如是。則行雖有行。而不敢恃之。以為武。猶無行也。攘雖有臂。而不敢恃之。以加人。猶無臂也。前雖有所就。而不敢輕交。猶無敵也。

三教五

道德經卷六

十六

手雖有所執。而不敢輕用。猶無兵也。皆臨事而懼。不敢以兵取強於天下之意。或問用兵以慈為寶。何謂也。且聞之書曰。威克厥愛。允濟。愛克厥威。允罔功。豈其以慈為寶與。林子曰。是固然矣。汝獨不聞禹益之班師乎。干羽兩階。有苗來格。又不聞文王之伐崇乎。是致是附。四方無拂。至於不得已。而抗兵相加焉。則以悲哀泣之。戰勝則以喪禮處之。故曰夫慈以戰則勝。而

曰哀者勝矣者。何也。非所謂天將救之。而以慈衛之與。

第七十章

吾言甚易知。甚易行。天下莫能知。莫能行。言有宗。事有君。夫惟無知。是以不我知。知我者希。則我貴矣。是以聖人被褐懷玉。

林子曰。何以謂之吾言甚易知。而又曰天下莫能知。何以謂之吾言甚易行。而又曰天下莫能行。豈不以舍易而求難邪。然吾

三教正宗

道德經卷第六

十一

之言則有宗也。吾之事則有君也。言之宗事之君。則是我且不能自知矣。我且不能自知。而人安能我知。而知我邪。此聖人之所以被褐懷玉。而為天下貴也。

或問夫惟無知。而林子則曰我且不能自知者何也。林子曰。言則有宗也。我其能知我之言之宗乎。我其能知我之言從我之宗而出乎。事則有君也。我其能知我之事之君乎。我其能知我之事從我之君而出乎。

乎。獨不聞釋氏之所謂如來乎。如如不動之中。蓋真有不知其來也。從何而來也。窈窈冥冥。昏昏默默。余於是而知所謂行不言之教者言矣。而不知其所以言。雖謂之不可言可也。又所謂處無為之事者。為矣。而不知其所以為。雖謂之無為可也。由是觀之。我且不能知我矣。況於人乎。而能我知也。孔子曰。吾有知乎哉。無知也。又曰。莫我知也夫。惟其能無知也。故其人之莫我知。

三教正宗

道德經卷第六

十二

此老子被褐懷玉之本旨也。

林子曰。老子之道。若有所於見也。則人因其所見。見而知之。而曰夷者。則人惡得而見之。惡得而知之。老子之道。若有所於聞也。則人因其所聞。聞而知之。而曰希者。則人惡得而聞之。惡得而知之。老子之道。若有所於得也。則人因其所得。得而知之。而曰微者。則是老子之得。而實無所得矣。而人惡得以其不得之微。得而知之也。此其

所以知我者希也其能免於下士之所笑邪故曰天下皆謂我道大似不肖

### 第七十一章

知不知上不知知病夫惟病病是以不病聖人不病以其病病是以不病

集解知而無知者性之本也物至知知者性之動也眩於物交之知而不察真知之無知世之通蔽也故知道者能復反於不知斯為上矣不知道者方且執妄知以為

三教正宗

道德經卷六

上九

知妄知在心斯為病矣

莊子曰知謂無為謂曰何思何慮則知道何處何服則安道何從何道則得道三問而無為謂不答也非不答不知答也知以之言問乎狂屈狂屈曰唉予知之將語若中欲言而忘其所欲言知見黃帝而問焉黃帝曰無思無慮始知道無慮無服始安道無從無道始得道知問黃帝曰我與若知之彼與彼不知也其孰是邪黃帝曰彼

無為謂真是也狂屈似之我與汝終不近也知謂黃帝曰吾問無為謂無為謂不我不知應我也吾問狂屈狂屈中欲告而忘之也今予問乎若若知之奚故不近黃帝曰彼其真是也以其不知也此其似之也以其忘之也予與若終不近也以其知之也狂屈聞之以黃帝為知言

### 第七十二章

民不畏威則大威至無狹其所居無厭其所

三教正宗

道德經卷六

下

生夫惟不厭是以不厭是以聖人自知不自見自愛不自貴故去彼取此

林子曰畏天之威乃所以畏天之命也何以謂之居此言居天下廣居之居也則是天之所命而我之所生者本如是其大也本體虛空本無限量豈曰四海皆在度內而亦且足以包羅乎天地故孔子辟之天焉而無不覆幬地焉而無不持載若徒然之形骸之細以為身方寸之心以為心則



是狹其所居矣。天之所以生我者何如。而我如此也。天固命之。我固卻之。故曰小人不知天命而不畏也。

林子曰。何以謂之無厭其所生。蓋天之生我也。而有如是其大矣。顧乃自狹其居。豈非所謂罔而生也。而厭其所生乎。

林子曰。狹其居者。厭其生也。故下文只曰。夫惟不厭。是以不厭。

第七十三章

三教宗

道德經卷六

世

勇於敢則殺。勇於不敢則活。此兩者。或利或害。天之所惡。孰知其故。是以聖人猶難之。天之道。不爭而善勝。不言而善應。不召而自來。繹然而善謀。天網恢恢。疎而不失。

繹。音闊。緩也。

林子曰。天網恢恢。疎而不失。以其勇於敢也。而無所逃矣。

第七十四章

民不畏死。奈何以死懼之。若使民常畏死。而

爲奇者。吾得執而殺之。孰敢常有司殺者殺。夫代司殺者殺。是謂代大匠斲。夫代大匠斲。希有不傷手矣。

本朝

太祖皇帝道德經序曰。朕自即位以來。罔知前代哲王之道。問道諸人。人皆我見。一曰。試覽群書。有道德經一冊。見其文淺而意奧。久之見本經云。民不畏死。奈何以死懼之。當是時。天下初定。民頑更弊。雖朝有寸

三教宗

道德經卷六

世

人棄市。暮有百人仍爲之。如此者。豈不應經之所云。朕乃罷極刑。而囚役之。不逾年。而朕心減。朕知斯經。乃萬物之至根。王者之上師。臣民之極寶。非金丹之術也。

第七十五章

民之饑。以其上食稅之多。是以饑。民之難治。以其上之有爲。是以難治。民之輕死。以其生之厚。是以輕死。夫惟無以生爲者。是賢於貴生。

林子曰。何以謂之上之有為。而曰難治也。集解。上有為。則國多事。國多事。則姦邪生。此其所以難治也。何以謂之生生之厚。而曰輕死也。集解。生生之厚者。後志多。則勞生而害和平。用物弘。則營利而忘禍敗。此其所以輕死也。何以謂之無以生為者。而曰賢於貴生也。集解。無以生為者。所謂外其身而身存。其賢於貴生者遠矣。

第七十六章

人之生也柔弱。其死也堅強。草木之生也柔脆。其死也枯槁。故堅強者死之徒。柔弱者生之徒。是以兵強則不勝。木強則共。強大處下。柔弱處上。

共。拱通柱也。

荀子曰。強自取柱。兵強者則敗亡。常為弱小之所乘。木強者則支柱。常為衆木之所壓。

嚴君平曰。天地之理。小不載大。輕不載重。

故強人不得為王。強木不得巖上。

第七十七章

天之道。其猶張弓乎。高者抑之。下者舉之。有餘者損之。不足者補之。天之道。損有餘而補不足。人之道則不然。損不足以奉有餘。孰能有餘以奉天下。惟有道者。是以聖人為而不恃。功成而不處。其不欲見賢邪。

老子億。抑高舉下者。謙之惡盈而好謙也。損有餘補不足者。益之損上而益下也。老

易之同如此。

林子曰。常人則恃其所為。而居其成功。豈非其欲見賢邪。惟聖人則不然。

第七十八章

天下柔弱。莫過於水。而攻堅強者。莫之能勝。其無以易之。弱之勝強。柔之勝剛。天下莫不知。莫能行。是以聖人云。受國之垢。是謂社稷主。受國之不祥。是謂天下王。正言若反。

老子億。受國之垢。如太王事獯鬻。句踐事

吳是也。受國之不祥。如湯事葛。文王事昆夷是也。又曰。此言本正理也。世人但知樂勝。耻負之爲強。而不知包羞忍耻之有益。故視之若反耳。倒置之民迷也久矣。

第七十九章

和大怨必有余怨。安可以爲善。

和謂和解。

集解。周禮調人掌司萬民之難而諧和之。和難亦有券契。司約掌邦國及萬民之約。

三教注

道德經卷六

五

劑治民之約次之。鄭玄註曰。民約謂仇讐。既和是也。凡民相與爲仇讐。既諧和。則不得相讐。違約而讐者。司約治之。竊意當時和難之事。初則官府掌之。其後久而成俗。不專聽於有司矣。難即怨也。無怨安用和。故和大怨者。必有余怨。有余怨。則猶有報復讐害之心。此特衰世之道。非犯而不校之意也。何足以爲善乎。

是以聖人執左契。而不責於人。

責。責取也。

集解。契者。兩書一札。同而別之。左契所以與。右契所以取。周禮小宰聽取予以書契。曲禮曰。獻粟者執右契。戰國策曰。操右契而爲公。責德於秦魏之王。史記曰。事成操右券以責。蓋左契待合而與之。右契所以責取也。

有德司契。無德司徹。

徹。明徹也。

三教注

道德經卷六

六

集解。有德司契。但與人而不取於人。無德司徹。雖與人而必取於人也。

天道無親。常與善人。

林子曰。有德司契而不責取於人。謂非善人而何。

第八十章

小國寡民。使有什伯之器而不用。使民重死而不遠徙。

集解。器至小而猶不用。民皆無事也。樂其

生故重死。安其居。故不遠徙。

雖有舟輿。無所乘之。雖有甲兵。無所陳之。使民復結繩而用之。

老子億此言有什伯之器而不用也。

甘其食。美其服。安其居。樂其俗。鄰國相望。雞犬之聲相聞。民至老死。不相往來。

老子億此言重死而不遠徙也。

司馬溫公曰。雖踈惡隘陋。自以為甘美安

樂。

三教正宗

道德經卷六

廿七

蘇子由曰。老子生於衰周。文勝俗弊。將以無為救之。故於其書之終。言其所志。願得

小國以試焉。而不可得爾。

老子億章內三使字。皆有深意。蓋必有悶悶之政。而後有淳淳之民。反薄歸厚。固不可以易而致也。

第八十一章

信言不美。美言不信。善者不辯。辯者不善。知者不博。博者不知。聖人無積。既以為人。己愈

有。既以與人。己愈多。天之道。利而不害。聖人之道。為而不爭。

老子億。美謂華采也。有道之言。直指本真。不事華采。其有華采者。必非見道之真言也。善得道者也。知明道者也。得道者。知忘是非。無事爭論。明道者。絕學日損。無事博洽。

蘇子由曰。聖人抱一而已。他無所積也。

三教正宗

道德經卷六

十八

門人  
程廷良  
鄭開命  
梓



刻林子四書正義後序

粵稽古昔士無葩行亦無卮言惟是心身性命道德綱常廩廩不失尺寸以故先行後言彬彬慥慥下學上達可聖可賢彼孔曾思孟之所以卓然為天下萬世楷者用此道也廼今之為士者吾惑焉借路鉛槧希意瑟琴掇拾古人之糟粕以飭鬻悅澤羔雉為取青紫之階梯迄登仕版不啻弁髦視之甚者以講學倡道為名矢口而談抵掌而論非不津津然以孔曾思孟之言為的也然而徒逞其臆見未覩其要歸於是有揣摩探索為奇攜撫牽附為富鋪張矯飾智辯激烈為高百氏業興諸說競起箋疏傳

四書正義後序

一

四書正義後序

二

註轉相指述令盲者任誦習而闇理超物者執匾曲而撒藩籬夸者炫其博而不知浮淫浪漫而無根誕者悅其異而不知幻妄謬悠而匪實所謂指多亂視響多亂聽使孔曾思孟之學愈晦愈蝕未有若今日之甚者幸而吾

師龍江林夫子生於閩之莆中慨然以

興起斯文為已任挽二氏以歸儒率儒流以宗孔嘗有四書正義以開示後學其微詞與旨不能殫述述其大者如論語之一貫歸仁大學之明德致知格物等章真可謂佩杏壇之正印破千古之迷途縉紳學士翕然宗之其有功於聖門甚大文輝少習舉子業每被服不厭

因日侍左右。深荷陶鎔。數年來。稍有所得。廼承吾

師嚴命。結集夏午諸經。編訂三教正宗統論。并四書正義。更加刪彙。而校錄之。梓事告成。用譌數言。以紀歲月。嗟嗟。太上相忘于不言。其次因言闡道。由象識心。六經四書。皆言也。皆聖賢之心所發。

卷之四

二

洩也。學者誠能涵養純粹。內外澄徹。得聖賢之所以為心者。而心之。則孔曾思孟之書。皆吾心之印證也。蓋心根也。言華也。根深華茂。實大聲宏。德之正也。務華絕根。實不中聲。下士之習也。此古今學術純駁。人品低昂之大較也。藉令以心身性命之真。為羔雉饗悅之飾。以躬

行實踐之要。為沽名吊詭之資。以布帛菽粟之文。為雕鏤刻績之具。即偶售一時。邀譽當世。其於吾心奚補。於聖賢立言垂訓之意。不大相背違耶。命世之英豪傑之士。欲以羽翼心傳。宣揚至教。以共圖古聖賢真正學術。不朽事功。則吾師是編之出。誠可為造道者之指南云。

卷之四

四

皆

萬曆二十五年歲次丁酉仲夏端午日  
奉教弟子盧文輝薰沐頓首百拜書于  
宗孔堂之心聖軒



鹿談

時有談秦之鹿者。謂天下爲鹿也。可謂善喻矣。林子曰。仲尼亦有鹿矣。或問何謂也。林子曰。仲尼失其鹿。而萬世共逐之。自春秋以來。至於今。二千有餘歲矣。未聞有高材疾足而能得是鹿者。學庸七篇。得

四書正義序

鹿談

鹿之骨。而駸駸焉入於髓者。尚矣。周濂溪程明道。庶幾乎骨矣。楊龜山。羅豫章。李延平。肉矣。若邵康節者。皇王帝霸之褒貶。雪月風花之品題。不謂鹿之具體乎。然終少皇皇之志。朋來之樂。其亦不膾不脯。不登樽俎於清廟之間矣。載觀文

中子。嚼鹿之肉矣。惜乎思決其骨咽之。而未能即下。如以其辭。則亦貌鹿之形也。近代諸儒。若陳白沙。志於仲尼之鹿者。而能嚼其肉矣。或問朱陸。林子曰。夫陸象山者。其啣啣於梵宇之下乎。而朱晦庵。則思欲悉鹿之皮毛肉骨而嚼之矣。

四書正義序

鹿談

龍江兆恩

林子三教正宗

四書正義

門人盧文輝校輯

論語統論

林子每令諸生熟讀曾論。乃復訊之曰。諸生既熟讀曾論矣。曾論者。儒書也。昔者孔子謂子夏曰。女爲君子儒。無爲小人儒。今諸生能爲君子儒乎。然儒之道莫大於孝。諸生之事父也。可不孝乎。儒之道又莫大於忠。諸生之事君也。可不忠乎。出則可不弟乎。愛則可不

勞乎。傳則可不習乎。友則可不信乎。仁可也。而佞不可也。達可也。而聞不可也。欲訥可也。而巧言不可也。近信可也。而令色不可也。適不可也。莫不可也。而義之與比。然後可也。野不可也。史不可也。而文質彬彬。然後可也。狂而肆焉。猶之可也。若流之而爲蕩。則斷乎其不可也。愚而直焉。猶之可也。若流之而爲詐。則斷乎其不可也。矜而廉焉。猶之可也。若流之而爲忿戾。則斷乎其不可也。孔子嘗以仁

教人矣。而曾論所記。有復禮之仁焉。有愛人之仁焉。有如其仁之仁焉。不有以辨之。非所以爲仁也。孔子又嘗以禮教人矣。而曾論所記。有約禮之禮焉。有因禮之禮焉。有禮後之禮焉。不有以辨之。非所以爲禮也。其曰子欲無言。豈聖人之傳道也。乃貴於無言與。其曰吾有知乎哉。無知也。豈聖人之會道也。乃貴於無知與。其曰默而識之。又曰吾無隱乎爾。吾無行而不與二三子者。豈聖人之識道

也。不得不默而有隱之中。自有無隱者存與。疏食曲肱。何以樂在其中。簞瓢陋巷。何以不改其樂。民可使由之。而其所可由者何事。不可使知之。而其所不可知者何物。至於曾論之所記者。有曰大哉堯之爲君也。可不知堯之君之所以爲大乎。又曰周之德可謂至德。可不知周之德之所以爲至乎。微子箕子比干。而曰三仁者何義也。伯夷叔齊虞仲夷逸。朱張柳下惠少連。而曰逸民者何取也。管仲



之器小哉則曰人也何以謂之人。又何以謂之器小。子產有君子之道四焉。則曰惠人也。何以謂之惠。又何以謂之君子。竊比老彭。老彭者何人。以孔子之聖而亦竊比之乎。原壤夷俟。原壤者何人以孔子之聖而爲孔子之故人乎。若二三子之學孔子也。記之曾論亦。有可得而考也。顏回之愚何以獨稱乎好學。曾參之魯何以獨唯乎一貫。雍也不佞何以可使於南面。閔子騫之孝何以不聞於人言。

二教上

論語集注

三

子貢達者而不受命者何也。曾點狂者而孔子嘆而與之者何也。食稻衣錦而曰安也。豈知夫三年之愛。分朋離析不能守也。何列於政事之科。師商之論交也。果孰得而孰失。游夏之教人也。果孰是而孰非。夫二三子之所以學孔子者。余既試之矣。而孔子之所以爲孔子者。獨無可言乎。佛肸召則曰焉能繫而不食。公山弗擾召則曰吾其爲東周。而其所以不繫而爲之者。殆非夫人之所能及而亦

不可不知也。於丈人則曰不仕無義。於長沮桀溺則曰天下有道丘不與易。而其所以仕而易之者。殆非夫人之所能及。而亦不可不知也。其曰期月而已可也。三年有成。曰王者必世而後仁。而其所以可所以成所以必世而仁者。殆非夫人之所能及。而亦不可不知也。溫而厲。威而不猛。恭而安者。天地中和之德也。而中和之德之所以爲天地者何如。不知不可也。老者安之。朋友信之。少者懷之者。

二教上

論語集注

四

天地覆載之心也。而覆載之心之所以爲天地者何如。不知不可也。修己以敬。修己以安人。修己以安百姓者。體信達順之機也。而不知堯舜之所以猶病者可乎。立之斯立。道之斯行。綏之斯來。動之斯和者。過化存神之妙也。而不知夫子之所以不可階者可乎。昔者程子少讀魯論。但覺意味深長。諸生能如程子所謂不知手之舞之。足之蹈之者否也。其次能知而好之者否也。今既熟讀之矣。而又

不覺其意味之深長。知而好之。手之舞之。足之蹈之。則亦異於程子矣。豈所以望於諸生哉。

林子三教正宗

論語正義卷上

門人盧文輝校輯

學而時習之

論語二十卷。卷首一字卽言學。而不知其所學者何學也。林子曰。默而識之。學而不厭者。學也。識亦知之義也。然其所欲識者何也。識心而已矣。心卽仁也。仁卽聖也。孔子曰。聖則吾不能。我學不厭。又曰。若聖與仁。則吾豈敢。抑爲之不厭。爲亦學也。故學也者。心學也。

所以爲仁。所以作聖者。學也。

林子曰。不遷怒。不貳過者。學也。事父母能竭其力。事君能致其身者。學也。敏於事。慎於言。就有道而正焉者。學也。日知其所亡。月無忘其所能者。學也。求其放心而已矣者。學也。君子學以致其道。而其所致者果何道也。君子學道則愛人。小人學道則易使。君子小人分雖不同。而其所學之道同乎否也。學莫先於義利之辨。固也。而曰學莫先於辨志。則其

所辨者果何志也。豈亦其在於義利之間邪。孔子曰。士志於道。而十五至學。又豈非以道爲志。以道爲學。與若讀書務博以爲學。乃漢以來至於今儒者之學。非古聖人之所謂學也。若讀書務博以爲學。則漢以來至於今儒者。賢於臯夔稷契遠矣。

林子曰。學以父覺。亦以父。蓋指吾心之父之中而言之也。虛空本體。本體虛空。或問吾心之父之中。林子曰。堯舜兄執厥中之中。中本

虛也。而易之父。蓋以象人之真心而虛其中也。豈非所謂天下何思何慮。同歸而殊塗。一致而百慮者與。故卽此虛中而學焉。則爲心學。德性之真知也。由此虛中而覺焉。則爲先覺。寂感之自然也。其曰天下歸仁。以吾真心一點之仁。而歸於吾心虛中之真去處也。其曰中心安仁。以吾真心一點之仁。而安於吾心虛中之真去處也。易曰。父者效此也。豈不以所畫之父。以效吾虛中之真去處乎。又曰。

父者言乎其變也。豈不以千變萬化皆由此中出乎。或問中之一。林子曰。堯舜之中本虛也。而其中之本虛。則自然有一點之仁主於其中焉者。中之一也。故儒氏之安安者。於其所當安者而安之也。二氏之止止者。於其所當止者而止之也。而所謂安安而止止者。靜亦安。動亦安。安於其所而自不搖也。靜亦止。動亦止。止於其所而自不遷也。豈曰無終食之間違仁焉。已哉。而造次必於是。顛沛必

於是矣。故曰學而時習之。念念常在於仁。無時而非學。無時而非習也。

不亦說乎

林子曰。此言說。卽孟子所謂理義之悅我心之悅也。

不亦樂乎

林子曰。此言樂。卽孟子所謂樂得天下英才而教育之者。樂也。

孝弟爲仁之本

林子曰。孝弟也者。親親也。親親而仁民也。仁民而愛物也。故孝弟爲仁之本。

巧言令色鮮矣仁

林子曰。巧言令色之徒。則心已逐於外矣。亦豈知孔子之所謂安仁。孟子之所謂居仁。邪。故曰鮮矣仁。

賢賢易色

或問易色。林子曰。易色者。改容之義也。余昔嘗徧叩主門。以賢人之賢也。其尊之也。而居

父之也。其奉之也。而神明之也。雖有珍食。不敢不陳也。猶懼以我爲褻。雖有重幣。不敢不將也。猶懼以我爲賈。而又况侍立拜跪之間。有若渾身無骨。而屏氣之不敢息者。而子夏所謂賢賢易色之義。似亦如此也。

禮之用

林子曰。禮者。復禮之禮也。堯之欽。孔子之敬是也。故堯以欽而中也。孔子以敬而一也。太和元氣都由此出。中庸曰。致中和。說者以爲

致中自能和也。而中而一更無殊塗而致而欽自是一致。余嘗有言曰：堯之中，孔子之一，皆直指吾心之真去處者言之也。然而中而未始不一也，而未始不中。而中而一者，體也。而發之於用也，有不和乎？此體用一源之學。而先王之道，斯爲美矣。獨不觀之知及仁守章乎？知及之，而無仁以守之，不可也；仁守矣，而不莊以涇之，不可也；莊以涇之，而動之以禮，不可也。或問動之以禮，林子曰：動卽用也。禮卽復禮之禮也。若或動之，不以禮焉，殆非所謂堯之中，孔子之一發出來爾。外雖可觀，豈所謂有體有用，大成之學哉？故曰：未善也。孟子不有言乎？動容周旋中禮，盛德之至也。而堯之欽以執中也。孔子之敬以一貫也。不謂之盛德之至而何？而動容周旋之間，有不中禮者，則吾不能知之矣。孔子曰：復禮爲仁。豈不以復禮而爲仁之道固在我邪？或問由之之義，林子曰：由也者，由

中而出也。大舜由仁義行之，由孟子居仁由義之由，禮記隆禮由禮之由也。蓋仁無不愛，而以天地萬物爲一體，乃和之所由以生乎？故禮之主於中者，能仁而愛，而恭之見乎外者，自和而安。此聖門根本之學也。或問知和而和，不以禮節之。林子曰：是蓋徒知求和於外，而不知求和於內。此其所以不可行也。昔者孔子問禮於老子，老子曰：良賈深藏若虛，君子盛德容貌若愚。豈非以懂懂往來之心，而深藏於何思何慮之地邪？而太易乾初九，所謂潛龍勿用，陽氣潛藏，太玄養首一，所謂藏心于淵，美厥靈根，是皆敦本以致用，而所謂蘊之爲德行者也。或問何以蘊之，而曰：爲德行也。林子曰：蓋由其所蘊者盛，而其德之所以見於行者，則皆由此出矣。昔者成湯以禮制心，豈非以心而爲萬事之根本邪？又問何以謂之節也？林子曰：未發之中，發皆中節。此禮之用之所以爲大也。苟不

有以節之。其能和平乎。縱能和平矣。又安知其和而不至於同且流乎。

### 貧而樂富而好禮

林子曰。古人有言曰。守之也。非化之也。化則無待於守矣。縱能守矣。而猶未能超乎貧富之外也。若所謂心廣體胖。安處善而樂循理者。美則美矣。豈其能化而超乎貧富之外邪。或者以心廣矣。體胖矣。豈其不能化而超於貧富之外邪。林子曰。汝知所謂化者乎。中庸

曰。惟天下至誠爲能化。孟子曰。大而化之之謂聖。殆非樂而好禮之謂也。故貧雖樂矣。而猶知有貧。猶知有樂。富而好禮矣。而猶知有富。猶知有禮。豈其能忘貧忘樂。忘富忘禮。無待於守而能化邪。

### 爲政以德譬如北辰

林子曰。心爲太極者。爲德之北辰也。皇建其有極者。爲政之北辰也。政雖本於德。而爲德爲政。本無二道也。

林子曰。北辰者。天之心也。而人之所以能旋乾能轉坤者。心也。心能旋乾矣。心能轉坤矣。不謂之我之北辰。我之天心乎。

或問我之天心。林子曰。堯舜之中。孔子之一。寂然不動。何思何慮之心者。我之天心也。若夫憧憧往來之心。是乃釋氏之所謂肉團心。余之所謂五行之心。而列之肝脾肺腎者。是乃人之心。而非我之天心也。

### 三十而立

林子曰。立也者。立之也。卽孟子中道而立。立天下之正位之立也。四十而不惑。此孔子之見性也。五十而知天命。此孔子之知命也。既見性矣。復知命矣。而六十耳順。不謂之盡性而至命邪。七十而從心所欲。不踰矩。此孔子之本體虛空。虛空粉碎也。

### 溫故而知新可以爲師矣

林子曰。溫故自能見性。故曰知新。豈非有德者必有言。而爲德性之知邪。

君子不器

林子曰。何者謂之器。而君子曰不器者。又何也。易曰。形而上者之謂道。形而下者之謂器。故天地之形氣者。器也。而自有不屬器者在。以主張乎天地之形氣也。人之身心者。器也。而自有不屬器者在。以主張乎人之身心也。論語曰。大哉堯之為君。蕩蕩乎民無能名焉。帝堯之不器也。又曰。我則異於是。無可無不可。孔子之不器也。道德經曰。天下皆謂我道

三教正宗

論語卷上

九

大似不肖。老子之不器也。金剛經曰。佛說非身。是名大身。釋迦之不器也。

林子曰。譬之璞焉。制而器之。則為瑚璉。然而瑚璉雖云美矣。是亦璞之散也。故曰君子不器。

知行

時有論知行者。或曰先知後行。或曰先行後知。或曰知行合一。紛紛辯說如仇。適林子坐。僉曰。林子獨無言乎。林子曰。余亦何言。余

惟太古之時。人多神聖。知行之字未製也。唐虞三代之時。神聖間出。知行之名始立也。降及後世。世道交喪。不惟知行之說太詳。而先後之辯。亦支離而無紀矣。余亦何言。余惟曰。非知之難。行之惟難爾。

異端

或問何以謂之三教者流也。林子曰。三教者流。乃三教之流敝。三教之異端也。又問何以謂之三教之異端也。林子曰。仲尼之時中也。

三教正宗

論語卷上

十

黃帝老子之清靜也。釋迦之寂定也。悉皆本之於心者。端也。彼三氏者。流而不知所以求端於心者。異端也。

或曰。二氏之學。世人謂之異端者。何也。林子曰。異端之說。非必二氏之學。與儒者異。而後謂之異端也。學儒而不知盡心知性。便是儒門之異端也。學道而不知修心煉性。便是道門之異端也。學釋而不知明心了性。便是釋門之異端也。

人而不仁如禮何

或問禮樂積德百年而後興也。斯言是與。林子曰：倪寬曰：惟天子建中和之極。禮樂之本也。故時而冬至矣。黃鐘之管以候氣也。若得禮樂之本。以建中和之極。則其灰之在管也。有不依候而飛乎。余於是而知泰而強焉。必其先時而爽其候也。又於是而知周之季而弱焉。必其後時而爽其候也。孔子曰：人而不仁。如禮何。人而不仁。如樂何。故積德不百年。

而曰能興禮樂者。未之有也。

君子無所爭

林子曰：學以不爭為大人。而自見自是。自伐自矜。則亦不免於爭。惟其不自見。不自是。不自伐。不自矜也。則亦何爭之有。老氏夫惟不爭。天下莫能與之爭。釋氏無諍三昧。而孔子曰：君子無所爭。由是觀之。不爭之教。三氏之所同也。

禘說

林子曰：趙伯循曰：禘。王者之大祭也。王者既立始祖之廟。又推始祖之所自出之帝。祀之於始祖之廟。而以始祖配之。其曰始祖者何也。程子所謂厥初生民之祖者是也。夫既曰始祖。乃厥初生民之祖矣。則是厥初生民之前。尚未有人也。而又曰推其始祖之所自出者何也。豈非始祖之所自出者。由太虛而後有氣化。有氣化而後有形化與。而王者之大祭。又豈非推其形化之所由始。而上溯之以

至於氣化。又推其氣化之所由始。而上溯之。以至於太虛與。孔子曰：知其說者。之於天下也。其如視諸掌乎。然此非有他道也。亦惟聖心方寸之太虛。則皆有以涵之也。故曰如視諸掌。余於是而知天下遠矣。可得而近之者。視掌之義也。天下大矣。可得而小之者。視掌之義也。余嘗譬之一勺之水焉。而天光雲影。徘徊於其中矣。又嘗譬之徑寸之鏡焉。而天地萬物森羅於其中矣。而聖心方寸之太虛。



豈曰明鏡止水云乎哉此乃視掌之大旨也然不有同體太虛之孔子焉其孰能知之其孰能知之

或問孔子曰不知也然則孔子其知乎其不知乎其知之而不肯輕以語人乎林子曰汝以爲孔子其知乎其不知乎若以孔子爲不知也夫孔子且不能知矣而又安可以語人乎若以孔子爲知也夫孔子固知矣而又安能以其所知而語之於不可使知之民乎然

三教正

論語集注

一

孔子豈有不知而亦未嘗不以之語人也余讀魯論至於視掌章而知禘之說莫辨於此矣子其試思之而禘之說孔子其知乎其不知乎其以語人乎其不以語人乎

安仁

林子曰孔子曰安仁而仁安於中心之中也孟子曰居仁而仁居於中心之中也

或問中黃林子曰中黃者黃中也東木西金南火北水而中央土也性由此立而天命之

性在我矣誠由此盡而寂然之誠在我矣易曰復其見天地之心乎又曰天下何思何慮曾論曰吾道一以貫之記曰中心安仁皆指我之土中而言也而作聖之功不過以其仁而安於土中以敦養之爾

君子無終食之間違仁

林子曰仁人心也我固有之我自不違之然亦不可得而違也

夫仁不可得而違矣則仁非在外也仁非在

三教正

論語集注

一

外又焉有違仁之人哉林子曰卽心卽仁仁其可得而違心其可得而違乎特人之自違其心自違其仁爾

夫既曰卽心卽仁矣又焉有違仁之心哉林子曰明道曰人須是識其真心真心也者仁也若爲物所引而生其心者非真心也然而真心亦未嘗亡也特其物有以蔽之爾

夫心本仁也而物安能蔽之林子曰此內外賓主之辨不可不嚴也蓋心之仁者內也主

也。物之蔽乎其心之仁者，外也。實也。以外之物而蔽乎其心之仁，是主失其所以爲主，而實反爲主矣。

或問不違仁之旨。林子曰：仁卽中也。執中者，不違仁也。仁卽一也。主一者，不違仁也。仁卽密也。退藏於密者，不違仁也。又問中何以執之。一何以主之。密又何以藏之。林子曰：執中也者，意之注乎其中而執之者，不違仁也。主一也者，意之注乎其一而主之者，不違仁也。

三教正統

論語正義

二五

退藏於密也者，意之注乎其密而退藏之者，不違仁也。故意不可馳，意馳則仁違矣。

孔子曰：回也，其心三月不違仁。今不曰心而曰意者何也。林子曰：意者，心之發也。意之所注，非心之所存乎。

敢問意之所注也。豈非所謂默聽遺明者與。林子曰：意之所注，卽心之所存也。心之所存，卽耳目之所在也。故耳目雖日用事於外，而耳目之神，則常在乎其中者，內外合一之功。

聖人之學之大也。豈其默聽遺明而後謂之反觀內聽哉。故造次顛沛，耳目豈在內邪。而曰必於是者，耳目豈在外邪。

林子曰：仁之難成久矣。而爲之自我，非純其心焉不可也。故日不違仁矣，未可以言仁也。而繼之以月，月不違仁矣，未可以言仁也。而繼之以年，年不違仁矣，未可以言仁也。而一息尚存，此志蓋有不容以少懈者。尚恐私意之竊發，而敢曰我仁也乎哉。

三教正統

論語正義

一六

林子曰：仕者每曰：我非不樂乎道也。而莅官有所不暇矣。士者每曰：我非不樂乎道也。而業舉有所不暇矣。至於農者，工者，商者，亦每曰：我非不樂乎道也。農之工之商之，有所不暇矣。孔子曰：君子無終食之間違仁。莅官業舉，農之工之商之，有所不暇，則終食之間，亦有所不暇與。又曰：造次必於是，比之終食，則又難矣。况莅官業舉，農之工之商之，其視急遽苟且之時爲何如也。顧可以違仁而樂道。

之有所不暇也乎哉。又曰：顛沛必於是，比之造次則又難矣。元蒞官業舉，農之工之商之，其視傾覆流離之頃，爲何如也？顧可以達仁而樂道之有所不暇也乎哉？

我未見力不足者

詩曰：德輶如毛。民鮮克舉之。孔子曰：仁之爲器重，舉之莫能勝也。毛而輶之者何也？道非毛也，而人輶之也。器而重之者何也？道非器也，而人重之也。曾子曰：仁以爲己任，夫既任之矣，則未有舉之而不能勝也。故曰：我未見力不足者。

朝聞道

或問：朝聞道者，何道也？林子曰：此天命之性，率性之道也。人能聞道，則性由此盡，命由此立，而所謂不死者在我矣。故夕死而曰可者，豈非所謂身雖死矣，而有所不死者在乎？

林子曰：道有可悟不可聞，道有可聞不可悟。

故堯舜禹之所相授受者，允執厥中也。孔曾之所相授受者，吾道一以貫之也。豈非所謂道可得而聞邪？至於所以中，所以一，蓋有無方無體，不可以心思而擬議者，可得而授受，可得而聞乎？然此所謂聞者，聞而能悟也，聞而能悟，則聞爲真聞矣。不有真聞，而曰夕死可矣，惡乎可哉？

林子曰：我其聞道乎？而神則自疑於真際之中矣。我其未聞道乎？而魂則常游於一身之

外矣

孔子曰：朝聞道，夕死可矣。豈非道家之所謂昭昭靈靈以歸天，而其形則既忘之與？生可也，死可也。又豈非釋氏之所謂空空洞洞以合虛，而其形則既忘之與？生可也，死可也。古人有言曰：大事未明，如喪考妣。大事既明，如喪考妣。何謂也？林子曰：我生也，而不知我之所以生者，故曰如喪考妣。我生也，而超出我之所以生者，故亦曰如喪考妣。余於是而

知釋氏之所謂不死老氏之所謂長生孔氏之所謂夕死可矣者豈非所謂大事既明而超出於生死之外邪

君子懷刑小人懷惠

林子曰刑者何刑之也刑百辟之刑刑寡妻之刑懷刑之刑也惠者何順也刑之反也孟子曰以順爲正者妾婦之道也又曰今之君子過則順之

吾道一以貫之

三教正宗 論語正義 一九  
時有訪林子於榕之城西僧舍與林子談及一貫章一人曰以一理貫通萬事真善發聖人之蘊也一人曰凡事憑理做去真爲學之領要也林子曰卽此可以明一貫之道而爲孔子之傳可乎二人對曰有何不可信如所言則一貫之道子能知之是又二孔子也余能唯之是又一曾子也卽七十子之賢未聞以一貫授之者非聖人之吝教也穎悟莫如子貢雖啓之者再矣而猶未達何子言之

之易而余唯之之不難也二人猶不悟乃曰非子之高明其孰能知之林子於是歷呼諸僧而語之而諸僧卽應之速而無疑也復就途人而告之而途人亦應之速而無疑也由斯而言之余亦孔子也而諸僧及途人皆曾子也何春秋之時得人之難而今乃反人才之盛也何諸僧及途人之所知者而七十子乃反不達也二人復變其說曰孔子只言一而門人昧之朱子蓋以理字而萬世唯之林

三教正宗 論語正義 一九  
子曰孔子何不益以理字使三千之徒皆得其傳萬世之下皆知其道豈孔子闡道之秘不若朱子與抑孔子教人之心不若朱子與二人默然無以答林子又曰曾子與朱子孰賢二人卽曰朱不如曾然則忠恕之道子知之乎幸爲我言之林子三問而三不答曰幸毋多讓卽其所聞知者而言之可乎二人乃曰忠者體也恕者用也忠存於中而恕以推之所謂無忠微恕不出也於是林子復呼諸

僧而語之。咸曰：非我所得而與知也。復就途人而告之。咸曰：非我所得而與知也。豈曾子之學不若朱子而忠恕之說不如益以理字之爲真切明白邪？故由前一貫而觀之，不惟三千之徒不之知，而七十二賢亦且不之知。是仲尼之門之以爲難也。而今乃易之者何與？由後忠恕而觀之，不惟七十二賢能知之，而三千之徒亦能知之。是仲尼之門之以爲易也。而今乃難之者何與？

林子曰：根心者一也，而生色而辟面一以貫之也。黃中者一也，而通理而事業一以貫之也。至誠者一也，而載物而覆物而成物一以貫之也。

林子曰：君子之學，無體不立，無用不行，有體必有用，猶有陰必有陽也。故退藏於密，神明其德者，其體也。魏乎成功，煥乎文章者，其用也。聖人之一，聖人之體之大也，而一以貫之，聖人之用何如其神也。昔者舜處深山之中，

木石與居，鹿豕與遊，聖人之體蓋有不可得而見矣。及其聞善言，見善行，沛然若決江河者，豈非其蘊諸中者？則固有微妙真機，不可得而測識邪？獨不觀之水乎？沈淥奔騰者，而知其山下之泉靜而深也；又不觀之木乎？扶疎挺秀者，而知其地中之根深而固也。故善爲學者，明體以適用，而善觀人者，因用以知體。若有體而無用，則其體也必不大；若有用而無體，則其用也必不神。朱子曰：曾子於其

用處，蓋已精察而力行之，但未知其體之一。是朱子之言先用而後體，而兆恩之意。先體而後用也。孔子曰：吾道一以貫之。所謂一者，非其體與？所謂貫者，非其用與？邵堯夫曰：天向一中分造化，人從心上起經綸。經綸起於心上，君子亦惟善事其心而已。事心則體立，體立則用自行。蓋天下之理不外於聖人之心，而寂然不動者，遂通天下之故矣。余林子集中所謂一貫之旨者，惟欲人先立其體以

適於用已爾而非他也

曾子曰唯

林子曰古先聖賢所相授受有不在於言語文字者故謂之別傳然而別傳也者其別有所傳乎其傳而無所傳乎然而非真有所於傳非真無所於傳者別傳也故別傳也者無傳而有傳也余嘗考之孔曾矣一以貫之者聖人之別傳也而心相感通之下則自有真機存乎其間者即在孔子且不知其所以教

二教三宗

論語集注

三

而在曾氏亦不知其所以唯矣夫曾氏之傳既曰得其宗矣顧乃不能善發聖人之蘊以教人而但曰夫子之道忠恕而已矣者何與然當孔曾授受之時而門人則固在焉誰不與聞而又奚待於問也蓋機有未契是雖孔子亦且無如之何矣而况非孔子者乎余於是而知聖賢之所相授受者誠不在於言語文字抑亦別有所傳而非夫人之所能知也余故曰子欲無言者聖人之至教也

或問曾參之唯豈非所謂契其機邪而孔子必先呼其名者何也林子曰此所以觸其機而使萌也其機既萌則即繼之曰吾過一以貫之者蓋直指其機之萌者如此也而曾參之唯豈非能契其機邪

忠恕

林子曰以仁存心而推之以愛人以禮存心而推之以敬人者忠恕也然仁禮之根於心即仁即心即禮即心註所謂聖人之心渾然天理者是也而感而遂通天下之故則無有乎非仁而非禮者矣

二教三宗

論語集注

三

盧文輝曰夫一貫乃孔子創發其竅以授曾子非若忠恕所雅言而習聽也然所謂忠而恕者即所謂一而貫也但忠恕尚在勉強之方而一貫則屬渾然之境唯造詣有淺深故了悟有難易不有孔子孰與因機而利導之不有曾子又安能契機而悟性也授受之際真有神會天通而不徒事於見聞之末矣

子使漆雕開仕

林子曰。開非不仕也。使其能信。則亦仕矣。若曾點者。其殆未聞不仕無義之旨乎。

吾未見剛者

或問何謂金丹。林子曰。操持此心。久而不渝。天理常存。欲不能屈。譬如金之堅利。能斷一切物也。道家亦謂之鐵漢。佛氏亦謂之金剛。一刀兩斷。立定脚跟。更不回頭。無復顧念。此孔子之所以思見剛者。

三教正宗

論學要義一

三十五

性與天道不可得而聞

子貢曰。夫子之言性與天道。不可得而聞也。夫既曰言矣。而曰不可得而聞也。何也。豈其聞之而無所於聞邪。若吾道一貫。門人亦皆與聞之。而曰何謂也。又何也。是亦子貢不可得而聞之意也。

林子曰。道其有所於聞乎。聞而無所於聞也。性其有所於見乎。見而無所於見也。道若有所於聞也。性若有所於見也。則是性與天道。

也。則皆屬於見聞矣。故曰。夫子之言性與天道。不可得而聞也。而况可得而見乎。

林子曰。性與天道。皆備於吾心。堯舜之中。吾心孔子之一矣。易曰。盡性至命。而人之性。物之性。天地之性。亦皆備於吾心。堯舜之中。孔子之一矣。然有命而後有性。性既不可得而言矣。而况命乎。而所謂命者。何有於人。何有於物。何有於天地。而無所不具焉者也。其曰天道者。蓋道之大原。出於天而天地者。自然

三教正宗

論學要義一

三十六

而已矣。性命於天道。率乎性。夫誰得而言之。既不得而言之。則亦誰得而聞之。若子貢則求之言矣。故曰不可得而聞也。

未知

林子曰。未知焉得仁。蓋仁道至大。而聖人之所罕言者。今尹子文。陳文子得而知之乎。夫仁且未之知矣。而以仁許之。可乎哉。

願聞子之志

林子曰。自度而不度人者。羅漢果也。未先自

度。先要度人。而其誓願之大。雖曰能盡度世間人矣。而其心猶然以爲未至者。佛果也。夫豈惟釋氏。而所謂老者安之。朋友信之。少者懷之。孔子之佛果也。善而無伐。勞而無施。車馬輕裘。其散無憾。顏淵季路之羅漢果也。禹思天下有溺由已溺之。稷思天下有饑由已饑之者。佛果也。若當其時。則有巢父許由。豈不曰清風之足以襲人哉。而獨修一身以爲高且潔者。羅漢果也。

三教正宗

論衡卷一

三

雍也可使南面

林子曰。可使南面者。可使之南面。以聽用於天子也。論語曰。子使漆雕開仕。又曰。子路使子羔爲費宰。又曰。季氏使閔子騫爲費宰。使之義一也。又曰。可使治其賦。又曰。可使爲之宰。可使之義一也。若他諸侯之才。或可使仕於大夫者有之。或可使仕於諸侯者有之。至於仲弓之德行。殆非他諸侯所能及矣。故曰。可使南面以聽用於天子。此亦用才之道也。大抵

聖人之道。達而在上。而爲天子焉。而爲諸侯焉。而爲大夫焉。則舉賢才而用之。用之以治天下。用之以治其國。用之以治其家。窮而在下。而爲師焉。則養賢才而使之。以其才可用之於天下也。而使之聽用於天子。以其才可用之於其國也。而使之聽用於諸侯。以其才可用之於其家也。而使之聽用於大夫。窮達雖殊。而有益於天下國家則同矣。朱子註曰。仲弓爲人寬洪簡重。有人君之度。

三教正宗

論衡卷一

三

夫仲弓則居敬行簡矣。而簡字且勿論。其曰寬曰洪曰重。曰有人君之度。則亦從何所據而云然乎。

有顏回者好學

或問顏子謂之復聖可乎。林子曰。惡乎可哉。孔子曰。有顏回者好學。不遷怒。不貳過。不幸短命死矣。此蓋棺之定論也。夫所謂好學者。好之而未得。學之而未能也。孔子曰。好之者不如樂之者。若聖人者。樂且忘矣。而况好乎。



且聖人之心本無怒也。而顏子則不免有怒。特不遷爾。聖人能立無過之地。而顏子則不免有過。特不貳爾。不遷不貳。乃回之真切着實工夫者。好學也。余嘗儼之經生云。經義既明。論策既工。謂之有學。則可。謂之好學。則不可。蓋既得其道。而中道者。聖人也。經義未明。而思以明之。論策未工。而思以工之。謂之好學。則可。謂之有學。則不可。蓋未得其道。而學道者。賢人也。若顏回者。賢人也。未見其止也。

三卷上

論語集注

三

然所謂止者。堯之安汝止。艮之止其所。大學之止至善者。止也。止也者。主一無適者。敬也。而所謂惜乎者。非以其既死之後。故孔子惜之邪。中庸曰。好學近乎知。好學且不可謂之知矣。而可謂之聖乎。

或曰。禹稷顏回同道。由孟子之言觀之。則顏回且與禹稷等列矣。而子以為賢人也。豈孟子之言有不足信與。林子曰。余惟信孟子之言而已。孟子曰。孔子賢之。孔子賢之。而後人

乃以為聖也。何與。載觀冉牛閔子顏淵具體而微矣。具體而微。而可以為聖乎。具體而微。而可以為聖。則冉牛閔子亦可以為聖乎。此孟子之所以姑舍是。而願學孔子者也。

與爾隣里鄉黨

林子曰。達則大賡四海。窮則與爾鄉黨。皆布施之義也。以此為福田利益。則非矣。

回也其心三月不違仁

林子曰。仁根於心。而心不違仁者。事心之法也。若自顏子而下。日不違仁。月不違仁。已云

三卷上

論語集注

三

至矣。

求也藝

或問冉求藝者。列之政事之科。而孔子每曰。於從政乎何有。後仕季氏。聚斂。且為之謀伐。顯史者何也。林子曰。始而曰。從政乎何有者。蓋不過即其才而稱之。爾孔子之天地無心也。終而曰。非吾徒也。無乃爾是過與。蓋不過即其失而攻之。爾孔子之天地無心也。

林子曰求也爲季氏宰而賦粟倍他日豈聖人之教有未至與

女爲君子儒無爲小人儒

林子曰昔者子夏之學於仲尼也而仲尼不假蓋者何也且其論交也則曰其不可者拒之而朱子謂其言之迫狹也豈非其儒之硜硜哉故曰無爲小人儒者大之也

林子曰言必信行必果硜硜然小人哉者小人儒也言不必信行不必果惟義所在者大

人也君子儒也

林子曰通天地人曰儒而一體乎萬物者也故儒也者需也從人從需爲人所需者儒也栖栖皇皇席不暇暖孔子以其心之聖爲人所需而儒也豈特孔子以其心之聖爲人所需而儒哉三皇以其皇爲人所需者皇而儒也五帝以其帝爲人所需者帝而儒也三王以其王爲人所需者王而儒也亦豈特皇帝土以其心之聖爲人所需而儒哉天以其無

不覆幬爲人所需天亦儒也地以其無不持載爲人所需地亦儒也由此觀之儒也者合天地皇帝王而一之者也孔子之儒統天地皇帝王而一之者也惟其統天地皇帝王而一之故其爲萬世一人萬世之一大儒也林子曰世之儒者專事於威儀文辭之際而不知根本工夫真實學問此其所以博而寡要勞而鮮功也若能反之心性之內而求之本原之地斯不謂之儒邪至於二氏者流專

以離塵超俗爲高不以嗣續綱常爲大此其所以與儒者異也若能不以蓬鳥之旨求之海外而求之吾身不以淨土之旨求之西方而求之吾身不離日用之間率循常行之道不荒唐不枯槁是亦儒者而已矣

行不由徑

林子曰平平大道譬之康莊一偏之學譬之曲徑故道家謂之旁門釋氏謂之外道曲徑之說也

林子曰。老子曰。大道甚夷。而民好徑。何以謂之好徑。徑者。大道之反也。以此大道以爲已。而天德在我矣。以此大道以爲天下。而王道在我矣。以此大道以位天地。而天地有不位乎。以此大道以育萬物。而萬物有不育乎。而論語所謂行不由徑者。豈非所謂志於大道之甚夷者乎。

人之生也直

林子曰。人之生也直。蓋此心元在於我之真去處。而本直也。而直養無害。乃所以復其人生之本始之本如是也。

中人以上

林子曰。論語曰。可與言而不與之言。失人。不可與言而與之言。失言。又曰。中人以上。可以語上也。中人以下。不可以語上也。夫三千之徒。可與之言。而語上也。可得而數矣。况後世乎。中庸曰。苟不固聰明聖知達天德者。其孰能知之。由是觀之。非有中人以上之質。而不

可與言也明矣。非有聰明聖知之資。而不能使知也明矣。又焉可以性與天道。曰。利曰命曰仁。槩責之。中人以下。不可與言者。流乎。記曰。知聲而不知音。鳥獸是也。故音也者。不可以與鳥獸而使知之也。又曰。知音而不知樂。衆庶是也。故樂也者。不可以與衆庶而使知之也。然則何以謂之樂也。天地同和。而無聲之樂。不可以知而知。以聞而聞也。

仁者壽

林子曰。孔子之壽。仁者壽也。故曰。天真自性。元不亡也。若以身之生死爲生死焉。是以夭壽而貳其心也。又曰。仁則心生。身雖死。不死也。不仁則心死。身雖生。不生也。

說者曰。精神順軌而不亂。血氣凝固而不搖。或又以壽身壽國言之。似入於養生者之家矣。孔子豈其然哉。昔者孔子嘗以果實之仁名心。謂心之生生不息者。仁也。今以果實之仁言之。伏其實於地。而芽之樹之。條之華之。

而復實之則其實也殆不可以億萬計然其  
一實一仁也又各以其實而伏之於地而復  
芽之而復樹之則其樹也殆不可以億萬計  
各復條之各復華之各復實之則其實也豈  
曰萬之萬億之億焉已哉然其一實一仁也  
若孔子仁也芽其實於三千之徒而三千之  
徒雖未必盡得孔子之道也然其一人之身  
一孔子之仁也由孔子至於今不爲不久矣  
而願學孔子者亦不可以億萬計是雖未必

三教正宗

論語集注

三十五

能得孔子之道也然其一人之身一孔子之  
仁也自今伊始至於天壤旣敝之時而願學  
孔子者又豈特萬之萬億之億焉已哉是雖  
未必能得孔子之道也然其一人之身一孔  
子之仁也此其所以爲仁者之壽乎有志於  
仁者其細思之甚毋以其身之壽爲壽而流  
入於養生之家使孔子之仁有未明於天下  
萬世也噫

林子曰由其身而先之而仁則先其身而先

焉者也由其身而後之而仁則後其身而後  
焉者也又曰由天地而先之而仁則先天地  
而先焉者也由天地而後之而仁則後天地  
而後焉者也此仁者之壽固不與其身相爲  
存亡亦且不與天地相爲終始者此孔氏夕  
死可矣長生之學也

君子可逝也

孟子曰今人乍見孺子將入於井皆有怵惕  
惻隱之心當是時也何待於思何待於慮而  
亦何暇於思何暇於慮也然而從之者不其  
愚乎故於此而無所於思無所於慮不可也  
論語曰可逝也不可陷也此蓋自有天則者  
存焉順而應之者聖人也

三教正宗

論語集注

三十六

博學

或問博學之旨林子曰夫子焉不學而亦何  
常師之有者學於人以爲學也誦其詩讀其  
書是以論其世者學於古以爲學也要之學  
於人學也學於古學也不過欲以善事其心

矣。豈其多聞多見，富於記誦者，而後謂之博學哉？

古人有言曰：『臯、夔、稷、契，所讀何書？』由是觀之，唐虞以來，未有所謂冊子者。而聖人何其多也。三代以後，冊子既繁，而聖人之不多見者，何與？此德性之知，見聞之知，所由以異也。張子厚曰：『見聞之知，乃物交而知，非德性所知。德性所知，不萌於見聞。』若徒口誦其言，而不知有所謂心法焉，雖日玩索，竟亦何爲？程子

所謂玩物喪志者是也。

### 約之以禮

林子曰：『約禮之禮，復禮之禮也。』

或問：『何謂之約？』林子曰：『天地之道，易簡盡之矣。故博我以文者，聞見之知也；何其繁且難也。約之以禮者，德性之知也；何其簡且易也。孟子曰：『博學而詳說之，將以反說約也。』豈非博學詳說以求知此，至約之地也；至約之地既已明矣，然後方可以修道之仁而居乎其

中矣。故曰：『居仁，以我自有之仁，而居於我至約之地，何其易也。』故曰：『居易。』

林子曰：『以約失之者，鮮之約。曾子守約之約，將以反說約之約，與夫守約而施博之約，皆所謂約禮之約也。約也者，約也不謂之以我之真種子而居之於我之真去處者，約邪？至簡至易，而冒天下之道固在我矣。故堯舜名之爲中而執之也。孔子名之爲一而貫之也。易曰：『同歸而殊塗，而殊塗則同歸於此矣。』一

致而百慮，而百慮則一致於此矣。

林子曰：『天下歸仁，而仁則歸於我之天下矣。中心安仁，而仁則安於我之中心矣。故天下也者，中心也。以此而歸仁，而安仁，豈不謂之至約而至易乎？』

### 子見南子

林子曰：『見南子者，禮也。而子路不悅者，何也？豈聖人之心有不由邪？卽不白矣。聖人固無損也，而必矢之者，何也？聖人於其言，無所苟。』

而已矣。而况矢乎。

何事於仁

林子曰：何事於仁者，何事於博施以爲仁也。故事仁於外也。博施其大矣。事仁於心也。約禮其要矣。

述作

林子曰：經傳尚矣。而古先賢聖，乃以其自性真經而文字之。經之以爲經。傳之以爲傳。以教天下萬世。而所謂不可使知，與可使由者。

三教全書

論語卷一

三十五

咸備於經傳。夫孔曾思孟之傳，既皆本於自性之真經矣。謂之作可也。謂之述不可也。然而孔曾思孟亦自以爲述矣。故曰述而不作。孔子之謙辭也。余昔嘗竊論之。曾論者，經也。學庸七篇者，傳也。余每語人，則未有以余之言爲不然也。

竊此於我老彭

林子曰：仲尼所嚴事者老聃，所竊比者老彭。漢疏論語所稱老卽老聃。彭乃錢鏗也。

默而識之識悉音

老子曰：前識者，道之華，而愚之始。而莊子曰：去識是與。林子曰：詩稱文王不識，不知莊子曰：冥冥之中，獨見曉焉。冥冥者，默默之義也。廣成子曰：至道之極，昏昏默默，不謂之冥冥。昏默之中，則自有真識者在乎。故真識不識，不識者識若也。不識真識而求知於耳目，以爲識焉，則未有不蔽其虛明之本體也。故曰：去識識俱悉音。

三教全書

論語卷一

四

德之不修

林子曰：德之不修，由於學之不講。學之不講，由於聞義不能徙，不善不能改。故徙義改不善，乃所以講學以修德也。

林子曰：性本善也。而改過乃所以遷善也。六祖壇經亦曰：常自見已過，與道卽相當。又曰：汝當一念自知非，自己靈光常顯現。孔子曰：過則勿憚改。又曰：已矣乎。吾未見能見其過而內自訟者也。由此觀之，改過遷善，而儒佛

之教有不同與

申申如也

或者以檢束之嚴果足以病道與。林子曰：心本活潑，道曰自然，故外無安舒之適，則內無自得之真也。余於是而知文王之雖雖，孔子之申申，自能與心而相忘，與道而爲一矣。

志於道

林子曰：古人之學，槩有其四。有曰志於道者，有曰據於德者，有曰依於仁者，有曰游於藝者。

二教上宗

論語集注

卷一

者，大道生問志道。林子曰：此言志，非士志於道之志，而有修之之功也。亦非苟志於仁之志，而有求之之法也。大道曰：願聞其人。林子曰：天性渾全，不假修習，則堯舜其人。孟子所謂性之者是也。故道體無爲也，自然而已矣。而堯舜之性之，亦無所爲，自然而已矣。

鄭生問據德者，豈非脩爲以復其性，而所謂湯武反之者，然而何以謂之據也。林子曰：德得矣，而猶恐失之者，能無據乎。故據也者，持

而守之，而不敢須臾違也。

林子曰：道者，自然也。心與道而爲一，道與心而相忘，故曰上德不德，不德之德，何待於據。然此所謂德者，行道而有得之德也。據字又何等着力。此便是落第二義。

或問依仁之仁，林子曰：仁之道非一。孔子曰：中心安仁。天下一人，又曰：復禮爲仁。天下歸仁。又曰：仁之爲器重，爲道遠。曾子曰：仁以爲己任，不亦重乎。中庸曰：仁者人也。孟子曰：仁

二教上宗

論語集注

卷一

人心也。古今言仁，莫有先於此矣。若夫易經仁者見之之謂仁，論語孝弟爲仁之本之仁，管仲仁者之功，而子貢之博施濟衆，是皆求仁於外也。豈非失德後仁，做之傍之，而依之者，仁與。

自行束修

孔子曰：自行束修以上，吾未嘗無誨焉。林子曰：束，約束也。修，修治也。若不能約之規，矧之以修其身，則聖人安所施其教乎。

伯夷叔齊何人也

林子曰。武王之伐紂也。而孟子則曰。聞誅一夫紂矣者何也。天絕之也。天絕之者何也。民絕之也。易曰。湯武革命。順乎天應乎人。此萬世之定論也。然當其時。且不能信於夷齊之賢人者何也。夷齊曰。父死不葬。爰及卜戈。可謂孝乎。以臣弑君。可謂仁乎。則將何以答之。太公曰。此義士也。扶而去之。應變之權也。

樂在其中

林子曰。中也者。中也。堯舜所允執之中也。而所謂樂者。豈非從未發中發出來乎。故曰樂在其中者。孔子之真樂也。而非有所假於外也。

學易

林子曰。易以道性命。易曰。窮理盡性。以至於命。故五十可以學易。五十而知天命也。

憤排

林子曰。何者謂之憤。憤也者。憤也。憤恨之義。

也。何者謂之排。排也者。排也。而非其心之所安也。孟子曰。舜爲法於天下。可傳於後世。我猶未免爲鄉人也。故不能如舜。不免鄉人。能無憤乎。殆非有志之士之心之所安也。

發憤忘食

林子曰。發憤之旨。卽所謂不憤不啓。不排不發也。發卽啓也。是皆所謂因其機而利導之爾。故憤有未啓。排有未發。此孔子之所以憂也。憤既啓矣。排既發矣。而孔子之心能無樂乎。甚而至於忘食。又且不知老之將至。此乃孔子誨人不倦無已之盛心也。

生而知之

林子曰。以孔子之聖。而猶曰志學。豈其生而知之者性生邪。虛靈中啓。自有真知。故曰生知。所謂聰明睿知。皆由此出也。

林子曰。孔子之所謂生知者。豈非真知無知。自性而自知邪。

子不語怪



古先聖王固天下後世不可以幾及矣而後人每神其說而奇其迹入於誕而可怪者衆也若少皞星虹華渚之瑞顓頊瑤光貫月之祥修已背圻而生禹簡狄胃剖而生契二龍繞室五星降庭等語不錄可也嘗觀共工氏頭觸不周山崩女媧氏戮之因煉五色石補天載觀堯使羿繳風於青丘之澤上射十日或曰不其怪與林子曰如其辭謂之怪可也苟逆其志謂之怪不可也或問何謂也林

子曰共工傲亂天常竊保冀方此所謂頭觸不周山崩取譬之辭也天經地義爲之泯滅不謂之天柱折地維裂乎五色石者五常之喻也煉五色石者復五常之性也五常復則地平而天成矣故曰補天若夫射也者以此德也竟有幾德而天變頓消如繳之射之速也十日竝出甚言陽之亢極矣故曰焦禾殺稼是恒陽而僭亢之灾也凡此皆指帝擊之荒淫而言之時日害喪之義也昔有長於

文技者率多寓言間以奇語讀者不以辭害意斯爲得之故謂天可得而補也山可得而觸也風可得而繳也日可得而射也而信之者愚也謂天不可得而補也山不可得而觸也風不可得而繳也日不可得而射也而辯之者亦愚也昔有鑿井而曰吾得一人焉或信而往觀之者有之或不信而往與之辯者有之夫六經之道雖曰燦如日星矣然而書不盡言言不盡意况其言古而遠而其意遠

而微者乎故鑿井而得一人焉是亦雲漢之遺旨也而天下後世有不往觀而往辯者抑寡矣

### 二三子以我爲隱乎

林子曰金剛經曰希有世尊如來善護念諸菩薩善付囑諸菩薩孔子所謂無行而不與二三子也川老頌曰如來不措一言須菩提便興讚歎斯爲得之故孔子有言矣則自有至理者在焉而二三子則默而會之於有言

之表可也。孔子無言矣，則自有至言者在焉。而二三子則默而會之於無言之中可也。若二三子者，既不知有言之至理，又不知無言之至言。孔子亦且柰之何哉？論語曰：「二三子以我爲隱乎？吾無隱乎爾。」又曰：「子如不言，則小子何述焉？」而目擊道存之下，則又不在於言。不在於隱矣。道其可得而言，可得而隱哉？林子曰：「不知道者，則以道隱於無言。而知道者，則以道隱於有言。余於是而知有言者而

未始有言也。無言者，而未始無言也。道其可得而言乎？道其可得而隱乎？

論語曰：「約之以禮，七篇曰：『引而不發，此乃孔子所謂予欲無言。』吾無隱乎爾之微機也。會得此機，即當有所自得於心。所謂能者從之是也。故曰：『中道而立而卓爾躍如之』。真機在我矣。由是觀之，則所謂至道者，豈聖人所得而言，亦豈聖人所得而隱之者乎？」

林子曰：「夫道豈必待言而後顯，而上智之上

豈必待言而後知哉？故伏羲八卦，而文王重之矣。大禹九疇，而箕子演之矣。世代之相去，何其遠也。而聞知之下，自有心相感通者在焉。余於是而知傾蓋目擊，孔子之無言也。而愚管之授受則言矣。言之不其罕乎？而不可使知之道，則又焉得而言之而使之知邪？釋氏嘗有言曰：「與汝言者，卽非密也。」此孔子之所以欲無言也。而無隱之機，豈在言傳，故曰：「無行而不與二三子者。」

林子曰：「瞽者無以與乎鐘鼓之聲，不可使聰也。瞽者無以與乎文章之觀，不可使明也。常人無以與乎不可使知之道，不可使聞也。余於是而知予欲無言。孔子之至言也。吾有知乎哉？無知也。孔子之真知也。孔子曰：『二三子以我爲隱乎？吾無隱乎爾。』若二三子則求之言矣。求之知矣。求之聞矣。求之於言，而卒不可得而言。求之於知，而卒不可得而知。求之於聞，而卒不可得而聞。不知反而求之，而必

索之言語之末焉安得不謂聖人之教之有  
隱也哉

知之次也

林子曰見聞之知非不美也而孔子亦謂之  
知之次矣但以見聞之知而措其心焉則德  
性不尊德性既不尊矣則安有所謂德性之  
知邪若所謂德性之知者豈非其能執堯舜  
之中貫孔子之一而得其所謂真消息者曠  
世相感以續其道統之傳邪

與其進也

林子曰與其進不與其退歸斯受之矣豈其  
有已甚之行邪下三句重潔已字故互鄉之  
進也豈其無潔已之心哉我則不爲已甚從  
而與之安知其不爲聖賢乎公山弗擾之召  
也豈其無潔已之心哉我則不爲已甚從而  
往之安知其不爲東周乎故孔子處之而設  
科也不必皆才子弟也歸斯受之矣出之而  
行道也不必皆明君也召斯往之矣

黃生對問曰孔子曰十室之邑必有忠信而  
互鄉之難與言也亦終不可與入堯舜之道  
與林子曰人皆可以堯舜也特未聞堯舜之  
道爾若聞堯舜之道也安知其無豪傑之士  
出於其間乎此孔子之所以與其進也雖然  
以堯舜之聖而有丹朱商均焉豈非下愚之  
不可移邪然聖人終不忍以薄待天下也故  
曰往者不追來者不拒歸斯受之而已矣

我欲仁斯仁至矣

夫仁不在外而孔子則曰我欲仁斯仁至矣  
者何也豈所謂仁至者非以其仁從外至邪  
林子曰心本仁也心之蔽於物而違仁也心  
既蔽於物而違仁似若仁之去我也撤其物  
之蔽則心之仁卽此而在矣心之仁卽此而  
在似若仁之去我者而輒至也故不曰至而  
曰斯至夫至曰斯至豈非我自有一我自復  
之而若是其速哉

或問欲仁仁至豈非釋氏所謂當下成佛之

義興。林子曰：欲之而卽至者，蓋以驗吾心之仁。我之所本有也，而非謂當下之頃卽可以得仁而成仁也。

### 聖仁

孔子曰：若聖與仁，則吾豈敢？或問何者？謂之聖，何者？謂之仁？林子曰：心之神明不測，謂聖。心之生意不息，謂仁。此言心乃中心之心。易所謂何思何慮之心也。聖得此以靈，仁得此以生。

孟子曰：人皆可以爲堯舜，而堯舜豈易爲邪？林子曰：得其門而入，雖易而入其域而優則難。又問所入之門之易而優入其域之難者，何邪？林子曰：心之精神之謂聖，聖卽心也，而心固在我矣。聖之存主之謂心，心卽聖也，而聖亦在我矣。余故曰：得其門而入者，易；心雖在我，而分量廣博之如地，不可得而盡也；聖雖在我，而至德峻極之猶天，不可得而躋也。余故曰：入其域而優者，難。然仁與聖一也，知

仁則知聖矣。孔子曰：仁遠乎哉？我欲仁，斯仁至矣。何其易也？其曰仁之爲器重，爲道遠，舉之莫能勝也，行之莫能至也，又曰：君子無終食之間違仁，造次必於是，顛沛必於是，是爲仁。致一之功，又何如其難邪？孟子曰：聖人先得我心之所同然者，何其易邪？其曰：夫聖孔子不居，惡是何言也？又曰：可欲之謂善，有諸已之謂信，由此而美而大，而聖而神，是作聖積漸之功，又何如其難邪？

林子曰：以其聖與仁也，而不可無從入之門焉，則曰：入門，以其聖與仁也，而不可無事心之法焉，則曰：心法。然而所謂事心之法者，豈非其所從入之門邪？

或問：其仁如天，聖不可知，豈非所謂儒教之極則最上之一乘邪？而其所從入之門，願夫子明以告我。林子曰：由志仁而任仁，由任仁而至於如天之仁者，極則也，而志仁而任仁，豈非所謂爲仁之心法，以入門與？由有恒而

君子由君子而至於不可知之聖者。極則也。而有恒。而君子豈非所謂作聖之心法以入門與。

### 恭而安

林子曰。孔子之所謂恭而安者。豈不以恭之見乎。其外者。乃禮之主乎。其中也。孟子曰。動容周旋中禮。盛德之至也。

### 啓手啓足

林子曰。生我之形者。父母也。而孺精化生之

際。自有一點元神存乎其間者。天地生生之自然也。易之所謂乾稱父。坤稱母。蓋謂是爾。故父母全而生之子。全而歸之。曾參之啓手啓足。孝子事父如事天也。天地全而生之人。全而歸之。堯舜之神氣歸天。仁人事天如事父也。

### 仁以爲己任

曾子曰。仁以爲己任。不亦重乎。或問何謂也。林子曰。仁道至大。而天地非仁。無以覆載而

其所以覆之載之者。天地之仁。我之仁也。日月非仁。無以照臨。而其所以照之臨之者。日月之仁。我之仁也。故仁則能仁而無不愛也。仁則能義而無不宜也。仁則能禮而無不敬也。仁則能智而無不知也。夫仁則統乎義而禮而智矣。而與義也。禮也。智也。又列而四之者何也。林子曰。仁而能仁。能義能禮能智者。是乃仁道至大。而以天地萬物爲一體也。曾子之所謂任重者。以任此仁道之重也。乃若樊遲問仁。而孔子則曰。愛人。管仲器小。而孔子則曰。如其仁。戴觀之繫辭有曰。仁者見之之謂仁。皆非曾子所謂任重之仁也。

### 民可使由

孔子曰。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何謂也。林子曰。若三綱。若四業。文行忠信。詩書執禮。皆所謂可使由者。易知而易從也。而曰利曰命曰仁。曰性與天道者。非所謂不可使知之道者乎。若或以不可使知之道。而強人以必知。

以必從以厚望天下萬世則天下萬世其有不驚不怖而重其疑畏之心邪

### 有道則見

林子曰天下有道丘不與易也聖人之出處也有道則見無道則隱賢人之出處也

### 巍巍乎舜禹之有天下也而不與焉

孔子曰巍巍乎舜禹之有天下也而不與焉余則以爲聖人不曰有天下而不與亦且有其身而不與焉惟其有其身而不與故其有

天下而不與或者以可生可殺而不可與爲非者以其不有其身也而其所不與者豈非惟此一心邪林子曰何哉汝之所謂心也汝之所謂心者豈非余之所謂五行之心邪五行之心有生有滅亦皆聖人之所不與也然則其中心之心乎曰亦非中心之心也其圓融不測之心乎曰亦非圓融不測之心也其無所倚之心乎曰此真心也真心是性而無其心也變動不居周流六虛而無所倚之真

心則固能彌六虛而無外矣故心無其心而心則不屬於我矣此聖人之心之所以能歷萬劫而不壞也

### 子罕言利

太史公曰利誠亂之始也孔子罕言利常防其源也夫孔子之所謂利者殆非何必曰利之利也若何必曰利之利而孔子則亦當絕口不談矣而曰罕言者豈其然哉孔子之所以罕言利者以利爲本不可使知之道也不屬於見聞覺知不着於意必固我此孔子之所以罕言也

孟子曰天下之言性也則故而已矣真性是心真心是性而性也者乃我之舊物也故曰故而仁義禮智根於此矣當仁而卽仁當義而卽義當禮而卽禮當智而卽智者利也故寂然不動者故也而感而遂通天下之故者利也天下何思何慮者故也而同歸而殊塗一致而百慮者利也一者故也而一以貫之

者利也。中者故也。而發皆中節者。利也。至於無意。無必。無固。無我。而耳順而從心所欲。不踰矩。又至於建天地。質鬼神。考三王。而俟後聖。博厚而載物也。高明而覆物也。悠久而成物也。夫豈必待見而章。待動而變。待爲而成邪。雖有亦足以發之。顏子而猶曰欲從之末。由此孔子之所以罕言也。

洪生文誼問孔子之罕言。林子曰。顏曾之愚魯。既不多得。而子貢之穎悟。又難與言。然則

子貢而下。復將誰語哉。故遇顏曾則不得不言。遇子貢而下。則不得不默。此孔子之所以罕言。而亦不能不罕言也。

文誼又問。穎悟莫若子貢矣。而其所以不可得而聞者。願夫子明以告我也。林子曰。一貫之旨。啓之者再。猶且未悟。而性與天道。是亦一貫之旨也。余今問汝。汝以爲孔子之所謂性與天道者。可以言而顯乎。否也。可以不言而隱乎。否也。孔子曰。子欲無言。而子貢卽曰。

子如不言。則小子何述焉。此其所以罕言。此其所以不可得而聞也。

#### 子絕四

林子曰。我之真心。本無意。無必。無固。無我。也。而無意。無必。無固。無我者。聖人也。太虛也。

#### 無意

林子曰。無欲者。無意也。無意則元神爲用矣。若思慮之神。卽元神也。但思慮之神。則意矣。

#### 無我

林子曰。關令尹曰。人以無知。無爲者。爲無我。雖有知有爲。亦不害其爲無我。譬如火也。燥動不停。未嘗有我。君子觀火。亦知其所以爲學矣。世有入山林而求靜者。是其靜者身。而未嘗靜者心也。心未嘗靜。則山林之中。是亦名利之場也。世有處廟廊而能靜者。是其喧者外。而未嘗喧者內也。內未嘗喧。則朝市之間。是亦寧虛之境也。所以然者何也。惟其無我。則山林靜也。朝市亦靜也。惟其有我。則朝

市喧也。山林亦喧也。然能盡無我之道者。其惟聖人乎。故火蘊之石也。固無我也。而其燎于原也。亦無我也。聖人之心猶火也。退藏於密。神明其德。猶火之蘊之石也。魏乎成功。煥乎文章。猶火之燎于原也。寂然而凝。沛然而決。未嘗有心也。未嘗有心。未嘗有我。

盧文輝曰。無我之我。萬物皆備之我也。堯舜惟無我也。故能合唐虞為一我。孔子惟無我也。故能合天下萬世為一我。

二卷三六

論語卷上

五九

### 文不在茲

不曰道而曰文者何也。朱註曰。道之顯者謂之文。蓋道蘊於中。不可得而見矣。而文顯於外者。皆道也。豈曰文王之至德也。若日月之照臨。光於四方。顯於西土。已哉。而帝堯之峻德。亦且煥乎其有文章。光被四表。格于上下矣。至於孔子之峻德。亦帝堯也。至德亦文王也。易曰。美在其中。暢於四支。發於事業。美之至也。子貢曰。夫子之牆數仞。不得其門而入。

不見宗廟之美。百官之富。又曰。仲尼日月也。夫誰不得而仰之。立之斯立。道之斯行。綏之斯來。動之斯和。配天配地。萬世爲土。而萬世而下。孰不囿於孔子斯文之中邪。

### 吾有知乎哉。無知也。

林子曰。我其有知乎哉。我其無知乎哉。故有知而知。非真知也。而無知而知。乃真知也。真知之知。乃孟子所謂不慮而知也。

林子曰。孔子其有知乎哉。無知也。叩之而即

三卷三六

論語卷上

六

知者。無知而有知也。石其有火乎哉。無火也。擊之而即火者。無火而有火也。

### 空空如也

論語曰。空空如也。宋儒釋之。有曰。空空者。孔子也有曰。空空者。鄙夫也。或問二說未知孰勝。林子曰。孔子空空也。鄙夫空空也。空空者。本體也。孔子鄙夫一也。但孔子能復其空空之本體。而鄙夫則失其空空之本體矣。

林子曰。鄙夫者二。有有知者。有無知者。故鄙



夫之無知也。雖曰非大人之赤子矣。而質任不欺。惟曾無文。猶有所謂空空之本色者在焉。若鄙夫之有知也。而變怪叵測。豈非孔子之所謂無所不至者哉。

或問鄙夫之空空。是亦孔子之空空與。林子曰。然。但鄙夫每自鑿其空空焉。故不孔子。然而見父即能孝。鄙夫與孔子有異乎。曰。不異也。見君即能忠。鄙夫與孔子有異乎。曰。不異也。見孺子入井。即有怵惕惻隱之心。鄙夫與

孔子有異乎。曰。不異也。此其虛心以應世。而孔子之天則固在也。至於不能忠不能孝不能仁。而曰鄙夫者。何也。此蓋失其本虛之心。而鑿其本體之天者然也。

我叩其兩端而竭焉

周子曰。誠無爲。幾善惡。朱子曰。動於人心之微。則天理固常發見。而人欲亦已萌乎其間矣。此陰陽之分也。真心也者。一也。誠也。寂然不動也。善惡之幾者。陰陽之義也。然孔子之

所謂兩端者。非周子之所謂幾善惡與。而曰叩其兩端者。蓋因其所以問乎我者。而我反以叩之也。叩亦問也。端者。端緒之義也。故既叩其動於天理而爲善之端者。反以叩之。此何心也。而其所以爲善之端者。從何而發見乎。復叩其動於人欲而爲惡之端者。反以叩之。此何心也。而其所以爲惡之端者。從何而潛萌乎。反覆詳說。俾其知所察識。反而求之。而得其本心也。豈非聖人之心教。而爲學者

趨善去惡之一大機也哉

河圖洛書

林子曰。河圖非他也。而吾身之中。自有河圖者在焉。洛書非他也。而吾身之中。自有洛書者在焉。故河圖之數。一而二。二而四。四而八。八六十四。而虛其中者。中心也。洛書之數。一而三。三而九。九八十一。而實其中者。中心也。譬磨之中心。以爲心者。俗所云磨心者是也。故曰王中心無爲。以守至正。夫曰王中

心者蓋以主此中心之中而命之曰王夫何爲哉以守至正而已矣命由此立性由此出林子曰八寶其中河圖而洛書也其聖人無心而有心乎九虛其中洛書而河圖也其聖人有心而無心乎

林子曰河圖之虛其中者釋氏則謂之○所謂能會這箇摩者是也洛書之實其中者道家則謂之○所謂一點靈光者是也

### 仰之彌高

林子曰彌高彌堅在前在後本體本無窮盡本無方體也

林子曰大道汎兮而包羅於天地之外充塞於天地之內所謂彌高彌堅在前在後而取之左右逢其原矣

盧生文輝問曰仰之彌高者豈非所謂語大而天下莫能載焉者耶鑽之彌堅者豈非所謂語小而天下莫能破焉者耶在前在後蓋有不可得而窺其朕者豈非其虛空之本體

之本如是耶林子曰然

君山覺禪師上堂舉古者道仰之彌高鑽之彌堅瞻之在前忽然在後諸人還識得麼若不識爲汝註破仰之彌高不隔絲毫要津把斷佛祖難逃鑽之彌堅真體自然鳥啼花放在碧巖前瞻之在前非正非偏十方坐斷威鎮大千忽然在後一場漏逗堪笑雲門藏身北斗此篇俱係原文

### 循循善誘

黃生陽問曰既多識而非之又先之以博文也何與林子曰博之以文徐以察其志之果專也然後以約禮教之者循循之善誘矣

林子曰博文者博之以詩書六藝之文卽所謂春秋教以禮樂冬夏教以詩書者殆非今日格一件明日格一件多學而識之之謂也或者以多識而非之其不流於禪乎劉生獻策曰壇經曰不可沉空守寂卽須廣學多聞是佛氏未嘗不博學也若以爲自根本之

學則非矣

兆居生問曰。仲尼之教。亦有頓漸與。林子曰。一以貫之者。頓教也。先博文而約禮者。漸教也。

卓爾躍如 註釋

或問顏子卓爾。孟子躍如。豈非機邪。林子曰。顏子之所以稱爲善學者。其機卓爾。孟子之所以稱爲善教者。其機躍如。然余又有說焉。機也者。其神乎。而非力之所能致也。是雖顏

子教上

論語上

卷五

子亦且不能竭其才以從之。故曰末由也已。機也者。其微乎。而非口之所能言也。是雖孟子亦不能發其蘊以示之。故曰引而不發。程子曰。顏子之言。如有所立。卓爾。孟子言躍如也。分明見得方可。夫所謂卓爾者。果何物也。所謂躍如者。果何物也。有可見乎。否邪。無可見乎。否邪。而曰分明見得者何也。見不以目。自有真見者在焉。自有真見。則自有真知者在焉。自有真知。則自有真消息者在焉。而

所謂真消息者。果何在邪。易曰。美在其中。暢於四支。發於事業。美之至也。大學曰。德潤身心。廣體胖。孟子曰。仁義禮智根於心。其生色也。晬然見於面。豈非所謂真消息者在邪。

未見其止也

林子曰。至善之地。乃吾心之中之一。所當止之處也。孔子曰。未見其止也。豈其至善之地之所當止者。顏子尚未之見邪。故孔子惜之也。

子教上

論語上

卷五

或問何以謂之止。林子曰。止也者。止之也。歸宿之義。不失赤子之心也。學而至於能見其止焉。此乃極則地也。更無復有進安處矣。故顏子之未見其止也。而孔子則曰。吾見其進也。

林子曰。孔子之所謂見其止者。帝堯之所以安汝止也。釋氏曰。止止。道氏亦曰。止止。皆所謂見其止而安之者。止之也。故止止而能致其中焉。而天地有不位乎。止止而能得其一

焉。而萬事有不畢乎。

匹夫不可奪志

林子曰：不以身之死爲死也，誰得而死之？故曰：匹夫不可奪志者，能事心也。

經權

林子曰：經，常也；權，亦常也。夫既曰權矣，安得謂之常邪？林子曰：經也者，常也。萬世不易之常道也。權也者，常也。遇變而通之，不拂其常道也。故父子大恩也，而堯舜則禪受之；君臣

三才

論語

卷一

三才

論語

卷一

大義也。而湯武則放伐之，出處大節也。而伊尹則就湯就桀，所謂遇變而通之者，權也。易曰：湯武革命，順乎天而應乎人。孟子曰：唐虞禪者，義也。又曰：有伊尹之志，則可。其所以公

天下之心，任天下之重，與夫順天應人之大而不拂其常道者，經也。故曰：權非聖人不能用，謂其能權而經也。

林子曰：權非聖人不能用也。若未可與立，而卽曰能權者，是亦小人之無忌憚也。

孔子於鄉黨

林子曰：孔子燕居，則申申夭夭。三變則儼然，而溫而厲。鄉黨恂恂，宗廟朝廷惟謹。與下大夫言侃侃，與上大夫言誾誾。見齊衰必變見冕與警者以貌，不尸不容，不變食，不遷坐，色勃足，顰顰，翼翼，跼蹐，怡怡與與，非外也。皆直從吾心中發出來，爾故能神變無方，欲不踰矩。

必有寢衣

林子曰：寢衣者，寢而衣也。豈必其齊而衣哉。

有訓又非也。長平聲，寢衣之制。今尚有之。度其身之長而半之。

林子曰：寢衣紀於襲裘之後，豈錯簡也。雖襲與寢皆有其制，而不敢苟也。如此縱曰錯簡，而半以覆足者，何爲也？或曰：此致齊之誠敬也。而致齊之誠敬，顧有在於覆足者，何取也？或執又半之說甚堅。林子曰：此不必深辯，惟倣其制而衣之，而卧而起，則有許多不便處，不可不知也。

割不正不食

林子曰：割乃宰割之割，而曰不正者，大夫無故不殺羊，士無故不殺犬豕，無故而殺者，不正也。豈非所謂用之以禮者與？昔歲有一士者，每執割肉，不方正之說甚堅，而周生與之辯未能也。一日士者買羊以祀，周生偶造其家，問曰：此羊幾何？士者曰：十有二斤。周生曰：熟之，尚有幾何？士者曰：不及五斤。割而去其不正者，冬三之二。周生曰：夫不正者，其有如是之多，與？而子必不之食矣。而不知此不正者，可以奉父母乎？否也？可以遺兄弟乎？否也？可以啖妻兒乎？否也？士者不能答。周生曰：上而父母，中而兄弟，下而妻兒，而皆不之食矣。無已，則以之食犬，也不亦可乎？夫天地生物以養人也，而故暴殄之如此，何其迂也？士者曰：吾過矣。吾何嘗以其不正而不之食邪？吾少習其言而不察之過也。

出三日不食之矣

林子曰：先祭一日宰牲，而次日始祭。若復宿肉，則出三日而肉敗矣。而又况際於盛暑之候者乎？

迅雷風烈必變

林子曰：聖人之精神命脉，其殆將流通於天地而無間者乎？故常而同其常也，變而同其變也。至於聖人之心，則有真常者存焉。其烈風雷雨得而迷哉？余於是而知聖人之心常，常也，變亦常也。

林子曰：堯舜之禪受也，湯武之放伐也，周公之東征也，豈非所以順天地之變而精神命脉之相為流通者乎？

門人

陳懿德 劉佐聖 黃大誠 扶東陽 陳召南 鄭天德 蔡國鴻 漆夢興 蕭一春 鄭雲路 陳朝科 漆大猷 全命梓

林子三教正宗

論語正義卷下

門人盧文輝校輯

德行

林子曰天地間至簡者道至貴者德而德之見於行者又所以成乎其道也故曰苟不至德至道不疑焉易曰顯道神德行謂顯其道以神其德之行也又曰默而成之不言而信者存乎德行成之於默出之而信者德之見於行也故入則孝出則弟者德之見於行也

三教正宗

論語正義

一

言忠信行篤敬者德之見於行也毋自欺者德之見於行也動心忍性者德之見於行也卑以自牧犯而不校者德之見於行也聞義能徙不善能改者德之見於行也非禮勿視勿聽勿言勿動者德之見於行也法施於民以勞定國者德之見於行也能禦大災能捍大患者德之見於行也推之而至於澤潤草木恩及禽獸者則又德行之大也推之而至於盡人之性盡物之性者則又德行之大也

推之而至於爲天地立心爲生民立命爲往聖繼絕學爲萬世開太平者則又德行之大也然德非道不明道非德不成苟或執德之不弘卽是信道之不篤將何以爲卽事卽心之學內外合一之功哉

林子曰德行也者德之見於行民可使由之道也而孔子之所以教人者教以此矣故聖門高弟而以顏閔等列爲首稱者豈非其以德行為先邪至於性與天道曰利曰命曰仁

三教正宗

論語正義

二

所謂不可使知者則罕言之若非有中人以上之資殆亦不可得而聞矣然孔子之所以教人者堯舜禹湯文武之所以治天下也最切於民生日用之常而不可一日無焉故常人非此無以樂樂而利利賢知非此無以希聖而希天此孔氏之教之大而諸凡天下萬世而爲我同胞之民者無一而不在于孔子所容蓄之中矣若釋老之教則皆精微之致而專與賢知者道也故以老氏言太極而釋氏

乃言無極無極則太虛矣。老氏言一而釋氏乃言未始一。未始一則太虛矣。若不先之以孔氏之所以教則所謂精微之致又焉有從入之門邪。然而孔氏何嘗不言太極不言無極。何嘗不言一不言未始一。孔氏曰易有太極。又曰吾道一以貫之。至於所謂周流六虛者豈非所謂太虛同體邪。太虛同體是無極也是未始一也。由是觀之釋老精微之致孔氏兼之矣。教雖有異而道則焉有不同哉。故學者之學當以孔氏之教爲先。

未知生焉知死

林子曰孔子之所謂未知生焉知死者卽道家之所謂生門死戶也。故生而生也而其所以生者固在於此。至於死而死也而其所以死者亦在於此。若不知此意則未有不隨死而亡焉者也。繫辭曰原始反終故知死生之說故能知所以原其始而始之則必知所以反其終而終之此道家所以長生釋氏所

以不死者而體鬼非所論也。嘗考之洪範九五福章矣。其五曰考終命。然而何以謂之終也。終也者終也。蓋言未嘗死而亦未嘗不死也。而君子之終殆異於小人之死矣。堯典曰帝乃殂落。釋者謂之神氣歸天體魄歸地。而孔子所謂夕死可矣者正此意也。

黃生問曰中心之心非我之真心與。林子曰中心之心何思何慮之心也。殊塗同歸百慮一致謂之真心不亦可乎。余每以此語人爲

今明言告汝此亦非汝之真心也。若所謂真心者蓋通於死生之故而未嘗有存亡焉者。乃汝之真心也。孔子曰未知生焉知死其旨微矣。余嘗深究其義而反其詞曰未知死焉知生則孔子言外之旨或得以益明。故我而生也則中心之心固在我矣。我而死也則中心之心寄在何處。豈不隨生而存隨死而亡。而謂之真心不可也。若余之教每曰始而存心者存此心也中而致虛者心要放而不復

存矣終而復其虛之本體者。又且忘之。而不知有所謂心焉。不知有心。乃見真心。然此真心果無所倚與。林子曰。惡乎其所倚也。蓋此心之分量。本自廣大易之所謂周流六虛者。卽此心也。釋氏所謂人死性不滅者。卽此心也。天地有壞。此心不壞。惟其不壞。故名真心。孔子曰。朝聞道。夕死可矣。而曰夕死可矣者。以此真心不與天地而俱壞也。第中心之心。則自孔孟以來。鮮有知之者。而况所謂無

三教正統

卷之三

五

存無亡而無所倚之真心邪。故爲學之要。充自識心而作聖之機在我矣。

### 升堂入室

林子曰。耳目之竅。吾身之門戶也。方寸之地。吾身之廳事也。藏心之淵。吾身之密室也。故衆人心處於方寸之地。猶人之處於堂也。則聲色得以從門而搖其中。聖人仁還於藏心之淵。猶人之處於室也。則聲色無所從入。而窺其際。故善事心者。潛室以頤晦。而耳目爲

虛矣。御堂以聽政。而耳目爲用矣。

### 季氏富於周公

林子曰。春秋之季。若周召之孫子。入相天王。故咸稱之曰周公。召公云。而曰季氏富於周公者。蓋言諸侯之大夫而富於天子之宰相也。

### 屢空

林子曰。虛空本體。本體虛空。而孔子之所謂空空。乃其真去處也。豈曰盡性。亦且知命。而

三教正統

卷之三

六

顏子所謂屢空者。雖曰不能盡性。亦且能自知性。此顏子所以能聞一而知十也。

### 賜不受命而貨殖焉

林子曰。天固命之。我固卻之。故曰賜不受命。林子曰。子貢之多識。以爲學。猶商賈之殖貨。以爲富也。此說孔子嘗曰。賜不受命。而貨殖焉。又曰。汝以子爲多學而識之者。非也。子一以貫之。若宋儒之所謂今日格一物。明日格一物。乃子貢之多識。以殖貨也。而大學格物



之微殆非窮至事物之謂矣

林子曰子貢不知一貫之旨而從事於多識不知天命之大而殖貨於見聞不知無言之妙而列科於言語性與天道不可得而聞也故曰不受命

### 億則屢中

林子曰何思何慮者空也億則思慮起而不空矣故不億而知寂而照者先覺也

### 不踐迹

林子曰迹出於履也而足之所履者迹也故吾之心卽孔子之心也而信吾之心焉則其所行皆孔子之行也吾之足卽孔子之足也而信吾之足焉則其所迹皆孔子之迹也其曰不入於室者以不知有孔門心法焉故不能事其心而孔子也

林子曰忠雖古人有陳迹矣而忠則本於心信吾心之忠而忠焉未有不能忠者也孝雖古人有陳迹矣而孝則本於心信吾心之孝

而孝焉未有不能孝者也

林子曰五帝之不相襲禮者禮之迹也惟其不襲禮之迹故其所履者則皆天地同節之禮也三王之不相沿樂者樂之迹也惟其不沿樂之迹故其所樂者則皆天地同和之樂也其曰入室者乃聖人之所由以聖也而孔門心法其殆入聖之門乎

### 子路曾皙冉有公西華侍坐

此至孰能爲之大俱重以字蓋儒者有用之

學達則以於天下窮則以於萬世窮達雖殊各致有用此儒者之大也故孔子之栖栖皇皇席不暇煖者以此甚而至於公山佛肸之召亦且欲往蓋天地萬物莫非已也而老安少懷之志真有不能一日少忘於懷者矣故當其時微生卮譏之則曰無乃爲佞乎接輿譏之則曰何德之衰石門譏之則曰是知其不可而爲之者與至於荷蕢則曰深則厲淺則揭長沮桀溺則曰而誰與易之而孔子悉

其言於魯論而不以爲諱者何也豈不曰我以天地爲一身而凡天地間事皆我分內事皆我所當爲也而彼以其身爲一身而凡天地間事皆非其分內事皆非其所當爲也此其分量之大小後世自有能辨之者亦以俾知儒者之道在此而不在彼也

以吾一日長乎爾

孔子之意以吾一日長乎爾而吾老矣人莫我知世莫吾以如或有人知爾而以爾也則爾將何以爲人所以哉毋與無通毋吾以也之以卽雖不吾以之以用也

子路率爾而對

子路言我或爲人所知而以我也而我則爲人所以者如此

求也何如

冉求言我或爲人所知而以我也而我則爲人所以者如此

赤也何如

公西華言我或爲人所知而以我也而我則爲人所以者如此

點爾何如

曾點狂者其意以爲我不爲人所以而何以之問乃我之所不願答也雖曰我之志異乎三子之撰而其實則曰我之志異乎孔子之問是蓋不敢明言其所以不願答之意而婉其詞如此也今卽其所言之志亦惟以適一己之樂而亡君臣之大殆非孔子平日之所

教今日之所問者故孔子喟然而嘆其意以爲由則爲人所以而仕矣求則爲人所以而仕矣亦則爲人所以而仕矣惟我與爾相從於杏壇之下以適一己之樂已爾大抵儒者之志志於方之內而曾點之志志於方之外曾點之志如此又安能不起夫子之長嘆邪此與字卽惟我與爾之與

朱註曰曾點之學蓋有以見夫人欲盡處天理流行隨處充滿無少欠缺曾點之見宜不

至此孟子曰。文王望道未見。則是曾點之見賢於文王矣。又曰。而其冒次悠然。直與天地萬物上下同流。各得其所之妙。其曰上下天地同流者。卽孟子所謂過化存神。王者之皞皞也。其曰萬物各得其所者。卽中庸所謂載物覆物。而凡有血氣莫不尊親也。其曰妙者。又非中庸所謂不見不動不貳不測邪。曾點能到此地位乎否也。孔子曰。脩己以安百姓。堯舜其猶病諸。夫以安百姓固聖人功用之

大也。其視天地同流。各得其所之妙。至於不可心思擬議。而爲聖神功化之極者。相去又何如邪。孔子顧乃以安百姓病堯舜。而以上下同流各得其所之妙以許曾點也。必不然矣。百姓則盡乎人矣。萬物則盡乎物矣。邵康節曰。聖人盡人。昊天盡物。而曾點之胸次。其亦如昊天之廣大能盡物者乎。孔子之志。志在天下也。老者安之。朋友信之。少者懷之。而出關之嘆。則曰大道之行。天下爲公。竊有

志焉。而末之逮也。惟志在天下也。故於荷蕢者曰。果哉末之難矣。於桀溺者曰。鳥獸不可與同群。吾非斯人之徒與。而誰與。又況於丈人者曰。君臣之義如之何其廢之。欲潔其身而亂大倫。則其議之者益又甚矣。於丈人則譏之如是其甚。於曾點則與之如是其深也。何與。

喟然於曾點。卽憮然於桀溺。况考其行有不掩焉者。孔子豈不之知邪。縱不之知矣。孔子

獨不徐觀其行而輒深與之邪。

樂正子爲政於魯。孟子聞之喜而不寐。孟子之喜。孔子之嘆也。蓋孔子旣不用矣。惟冀其徒有以行其道於春秋。孟子旣不用矣。惟冀其徒有以行其道於戰國。此孔孟之心一也。或曰。當春秋之時。孰不志於用世。而曾點獨以浴沂風雩爲樂。故孔子許之。余亦不敢以爲非也。但曰。人欲盡處。天理流行。而其所見似有賢於文王。天地同流。各得其所之妙。而

其神聖似有過於堯舜。余亦不敢以爲是也。且其子參鋤瓜而傷其根。點杖之而仆於地。身且幾於不免。夫父之於子。理之所宜深愛也。以一瓜之微而杖其子。幾至不免。謂之人欲盡處天理流行。可乎。季武子死。點則倚其門而歌。謂之隨處充滿。無少欠缺可乎。又况所謂與天地而同流。盡萬物而得所。而堯舜文王之所不能爲者。以之而許曾點也。余弗能知之矣。

三子者出

孔子因曾點何如之問。而曰彼三子者。以我有何以之問。各陳其爲邦之志如此也。曾點又問曰。彼三子皆志於爲邦者。而夫子獨哂由何也。孔子答之曰。我非哂其爲邦也。我乃哂其不讓也。我若哂其爲邦也。爾以爲唯求則非邦也。與。而邦雖小。是亦邦也。如其禮樂。以俟君子。何其讓也。吾何爲哂之。爾以爲唯赤則非邦也。與。宗廟會同。是亦邦也。以小相

自居。何其讓也。吾何爲哂之。大抵儒者之志。在於用世。而爲邦以禮。責乎能讓。此聖人立教之大都。所以異於荷蕢沮溺者流也。唯求以下。皆孔子之言。

克己復禮爲仁

林子曰。克己者。能自之謂也。與下由己之已同復也者。復之也。復之者。反之也。所謂湯武反之也。反之者。以反其所性之初也。余嘗譬之碩果。然而其生生之機。元含於果核之中。者仁也。仁含於果核之中者。禮之渾然者也。而芽而條。而華而實者。禮之燦然者也。故復此燦然之禮。以還於渾然之性。亦猶果核未芽。而含其仁於中者仁也。林子曰。禮見於外。則燦燦矣。禮復於中。則渾渾矣。禮之渾渾者。仁之肫肫也。故仁含於果核之中者。幾希也。洗心退藏於密。寂然而不動也。而芽而條。而華而實之機。以具孟子所謂萬物皆備於我也。我也者。心也。心之仁也。

然以其仁而伏於土而春之則未有不芽不條不華不實矣。易所謂感而遂通天下之故也。故復禮之仁喜怒哀樂未發之中也。而其所以位天地育萬物之機有不在我乎。復禮之仁寂然不動之誠也。而其所以載物覆物成物之機有不在我乎。

易曰乾其靜也專其動也直坤其靜也翕其動也闢。孟子曰所過者化所存者神故不專則不能直不翕則不能闢不神則不能化易

三才章

論語注疏

五

曰顯諸仁藏諸用。又曰精義入神以致用也。又曰成性存存道義之門所謂復禮爲仁也太玄曰養首一藏心于淵美厥靈根測曰藏心于淵神不外也。故心藏于淵而不外也。猶仁含於核而不芽也。又不觀之四時之所以行乎冬也者藏也。冬而閉藏也不固則其春之發生也無力。所謂隕霜不殺草春秋書之者卽此意也。故冬而藏焉而藏其所以生也春而生焉而生其所以藏也不藏則不能生。

天地且然而况人乎此復禮之所以爲仁乃聖學之大也

家語孔子適周問禮於老子老子曰良賈深藏若虛君子盛德容貌若愚吾所以告子若此而已孔子出謂弟子曰鳥吾知其能飛魚吾知其能遊獸吾知其能走至於龍吾不知其乘風雲而上天吾今日見老子其猶龍乎林子曰老子所云良賈深藏句似若答非所問與禮之旨若不相涉入然而孔子贊之如

三才章

論語注疏

二六

是其至者何也殊不知此乃孔子所謂復禮之微旨也。又按禮記曾子問禮者三子夏問禮者一而孔子俱述老聃之言以告語之。夫老聃者豈曰能明道德之歸已哉。又且考禮無失巨細有經此孔子所以龍之而曰吾師也。楚彬陽何氏家語註曰按禮記孔子有吾聞諸老聃之言殆卽當時在周所從問禮之人而註禮者謂非著五千言之老聃夫五千言之老聃卽孔子所從問禮之人舍此人則

當時更有何老聃而知禮邪。

林子曰。余讀禮記家語書。而知老子之習於禮矣。然家語所謂禮者。乃出世間法。而禮之實蘊乎其中也。曾子問之所謂禮者。乃世間法。而禮之文見乎其外也。

林子曰。世之儒者。徒知周旋進退之文。而不知天然自有之禮。無惑乎以家語之文爲不足信也噫。

一日克己復禮天下歸仁焉

林子曰。仁者以天地萬物爲一體。而天地萬物皆備於我者。以我原有此仁也。故復禮爲仁。而天地萬物之仁皆我之仁也。

林子曰。天下下字。與天地之間間字。天地之心心字。皆指堯舜之中。孔子之一而言也。

林子曰。此卽所謂收天下春歸之肺腑也。凡夫天之所以清。地之所以寧。日月之所以明。星辰之所以列。風雨之所以潤。山之所以高。水之所以深。飛走動植之所以生生不息。則

皆是氣也。則皆是仁也。蓋以吾一身之中。一歛之而有餘矣。此乃歸仁之大義也。若曰一日之近。而天下之遠。卽以其仁歸之。豈其然哉。舜仁也。而瞽瞍不慈。周公仁也。而管蔡流言。孔子仁也。而子路則曰。意者夫子其未仁與。是父子兄弟師生之間。其所以相爲周旋取與者。旣密且久矣。而猶如是。況於一日之近。而天下之遠者乎。

非禮勿視

林子曰。非禮勿視者。心要在於禮而視也。心不在於禮而視。則其視也不爲色所引而去乎。故曰勿視。非禮勿聽者。心要在於禮而聽也。心不在於禮而聽。則其聽也不爲聲所引而去乎。故曰勿聽。勿言勿動。亦復如是。或問何謂心在於禮。林子曰。心在於禮者。心在於仁也。心在於仁者。心不違仁也。心不違仁。心在腔子裏也。心在腔子裏而心存矣。心既存矣。非敬而何。又曰。未視而敬。敬在視前。及至

視也而後敬焉。母乃已疏乎。未聽而敬。敬在聽前。及至聽也而後敬焉。母乃已疏乎。未言未動。亦復如是。

### 敬而無失

或問何以謂之敬也。林子曰。心主乎中者。敬也。夫心主於中則能思。敬雖無思也。而心則常主於中矣。禮曰。儼若思。故無思而儼若思者。敬也。下此一箇若字。最妙。能知一箇若字。則能知主敬工夫。朱子曰。堯典是第一篇典。

二教五宗

論語正義下

十一

籍說堯之德。欽是第一字。聖賢千言萬語。大事小事。莫不本於敬。收拾得自家精神在。又曰。收拾放心。乃是緊切下工夫處。黃勉齋曰。敬是求得虛靈知覺住。真西山曰。氣之決驟。軼於奔駟。敬則其銜轡也。情之橫放。甚於潰川。敬則其隄防也。

林子曰。孟子所謂先立乎其大者。存心也。存心也者。心在腔子裏。所謂敬者是也。故心在腔子裏而事親者敬也。心在腔子裏而事君

者敬也。心在腔子裏而士而農而工而商者敬也。心在腔子裏而視而聽而言而動者敬也。心在腔子裏而處於廟廊之上者敬也。心在腔子裏而處於三軍之中者敬也。心在腔子裏而處於造次顛沛之際者敬也。無一時而心不在於腔子裏如此。然後方爲脩己以敬而無失也。

### 四海兄弟

西銘曰。民吾同胞。故以父母爲父母。而竝生

二教五宗

論語正義下

十

於父母者。兄弟也。以天地爲父母。而竝生於天地者。亦兄弟也。若道釋者流。豈其能外天地以爲生也。不外天地以爲生矣。謂非同胞之民。吾之兄弟而何邪。

四海之內皆兄弟也。孟子曰。赤子無知

而入井。非赤子之罪也。

並釋

孟子曰。今人乍見孺子入井。皆有怵惕惻隱之心。而道釋者流。則必欲棄去君臣之義。父子之仁。夫婦之別。士之農之工之商之之常

業也。亦獨何與。此其無知入井。殆有甚於孺子之可哀者。仁人君子。能無怵惕惻隱之心乎。論語曰。四海之內。皆兄弟也。今之僧尼道士。誠吾兄弟之顛連而無告者。若有同胞之念者。能無錫類之恩乎。孟子曰。天下溺。援之以道。今天下之溺於邪也。舊矣。而仁人君子。義之以君臣。仁之以父子。別之以夫婦。士之農之工之商之。而以道援之可也。顧乃不之援。而又驅而遠之者何與。是使道釋者流。不

三教正宗

卷之三

三

得與於君臣之義。父子之仁。夫婦之別。士之農之工之商之之常業也。林子曰。使道釋者流。不得與於君臣之義。父子之仁。夫婦之別。士之農之工之商之之常業也。而仁人君子。母曰天下溺焉已也。乃實吾之赤子。無知而入井者。吾之兄弟。顛連而無告者。如其無父母之心。同胞之念者。則亦已矣。如其有父母之心。同胞之念者。能不援之以君臣之義。父子之仁。夫婦之別。士之農之工之商之之常

業邪。此余一念慈愛。友于之懇切者。真有出於至情之所不能以已也。

### 居之無倦

孟子曰。居天下之廣居。又曰。曠安宅而弗居。其居同也。書曰。宅汝宅。又曰。莫厥攸居。詩曰。惟民所止。故居也者。宅之也。莫之也。止之也。要之心主乎中。而心在腔子裏者是也。

林子曰。居而無倦者。敬而無失也。

林子曰。居之無倦者。心安於腔子裏。而不須

二教正宗

卷之三

三

史離也。卽此是忠。推而行之爾。故曰。行之以忠。

### 仁禮

林子曰。知愛人之仁。則博愛之說不足非也。知禮後之禮。則忠信之薄不足異也。

不如不善者惡之。

林子曰。黃裳。天下一人之對寔。未若韓侂胄。事魔駕誕之論。更足以見朱子之賢者。何也。蓋韓侂胄不善之尤者。爲不善之尤者。所誹



訓則我之善益彰矣故曰不如不善者惡

有德者必有言有言者不必有德

林子曰有德者必有言德性之知也有言者不必有德見聞之知也

或問曰見聞不足知與林子曰儒者之學自有孔門心法在焉若不知心法而見聞以爲知者見人之見聞人之聞知人之知也知人之知故言人之言也至於言人之言而每自以爲得者得人之得也譬司金之財者非不

二教正宗

論語正義

三

有所積也但所積之財寔非其所自有也財非其所自有矣而謂之有財此有用也可乎言非其所自得矣而謂之有德必有言也可乎若夫堯舜之中孔子之一吾身之內自有真消息者在焉孟子所謂幾希者是也故不知心法則不知幾希不知幾希則不知真消息不知心法不知幾希不知真消息是不以德性之知以爲知也顧乃見人之見以爲見聞人之聞以爲聞知人之知以爲知言人之

言以爲言得人之得以爲得則亦何異於司人之財而自矜其有也故曰君子深造之以道欲其自得之也

君子思不出其位

林子曰艮其止者止其止也止其止者止至善也定靜而安其重艮而止乎

林子曰易之所謂位者非吾身天下之正位乎所謂思不出其位者非以立吾身天下之正位乎易曰天下何思何慮之天下嘗論朱

二教正宗

論語正義

三

下歸仁之天下天下之義一也皆指吾身之真去處而言之所謂至善之地之所當止者堯舜之中孔子之一是也

林子曰止於所當止則不隨身而動朱子本義固有是言矣抑豈知背之真去處也元不隨身而動猶天之北辰也元不隨天而轉邪易曰艮其止止其所也而背之真去處也豈非所謂所哉或問聖人之道無方所矣而曰止其所者何也林子曰獨不觀之北辰乎論

語曰北辰居其所是天道且有然矣而况聖人乎故有念則有着有着則有所由有念而至於無念此堯之所以安汝止忘其所而不知矣

### 抑亦先覺

林子曰不逆不億感而通之者利也先覺也林子曰何思何慮之本體寂而照者先覺也若思慮一萌卽不名覺而况曰先覺乎林子曰觸物而知不思而知觸物而覺不慮

而覺

林子曰覺性性覺或問何謂也林子曰以我之覺本乎其性性空故靈靈則能覺此覺性之所以能覺者真性真覺也

### 下學上達

或曰學以無爲爲大與林子曰何哉汝所謂無爲者或曰聖人無爲也天無爲也豈必下學而後能上達邪林子曰昔者孔子大聖人也猶曰下學上達顧我於孔子何如也而以

無爲爲大邪子以爲不學不立而可以知命不踰矩乎否也不善不信而可以大而化之聖而不可知乎否也不致曲而能化乎否也不時習而能悅乎否也孟子曰堯舜性之也湯武反之也豈吾子乃性之者而無待於反之之力邪周子曰誠無爲又曰誠則無事若誠之者則有爲矣有事矣豈吾子乃誠者而無待於誠之之功邪

程子曰聖賢千言萬語只是欲人將已放之

心約之使反復入身來是入德之門真莫要於此矣而邵康節曰心要放者何與若也不知下學之有爲而着於空焉則謂之落空漢而操存主敬之工夫殆亦未之聞與若也不知上達之無爲而着於相焉則謂之守尸鬼而太虛無我之分量殆亦未之聞與

謝顯道程氏之門人也明道問近日用心對曰近日只用何思何慮一句明道曰有此理只是發得太早又曾住見伊川伊川問近日

事如何對曰天下何思何慮伊川曰是則是有此理賢發得太早故必始於慎思慎慮之功而造於何思何慮之地斯爲學者有漸之學也

真德秀問僧六波羅蜜菩薩脩行之漸必有理在僧曰此六波羅蜜分爲前後由遠離以至精進由禪定以造智慧俱有漸次階級猶聖門教人以下學爲光然後可以上達亦此理也德秀喜曰今所謂前之三者猶克實之

謂美充實光輝之謂大後之三者猶大而化之之謂聖聖而不可知之之謂神後爲徑山三塔記云權形雖謝真體弗移誠非章句之儒所能道也

### 知我其天

論語曰惟天爲大惟堯則之又曰知我者其天乎惟聖人之太虛之與天同也故曰惟堯則之惟天之太虛之與聖人同也故曰知我者其天

林子曰聖人之心與天通矣故曰知我其天易曰言行君子之所以動天地也可不慎與故一行之有愧於心是一行之得罪於天地鬼神也一行之得罪於天地鬼神而不爲天地鬼神之所殛責者未之有也一言之有愧於心是一言之得罪於天地鬼神也一言之得罪於天地鬼神而不爲天地鬼神之所殛責者未之有也又曰凡有所言凡有所行而無愧於心也卽是我不得罪於天地鬼神也

縱天下人以我爲非而我不自以爲非者豈非以我之無愧於心而不得罪於天地鬼神邪凡有所言凡有所行而有愧於心也卽是我得罪於天地鬼神也縱天下人以我爲是而我不自以爲是者豈非以我之有愧於心而得罪於天地鬼神邪朱子曰勿求人知而求天知故始則一言一行而求爲天知也終則一言一行而可與天知也此孔子下學上達之序而無以異於人者如此

果哉末之難矣

林子曰：心出世間矣，棄世間而爲巢許也，易心出世間矣，混世間而爲周孔也，難。

脩己以敬

璋生問主敬。林子曰：心惟在腔子裏，欲其時惺惺而不放逸也。

易曰：學以聚之，何以聚之？左傳曰：敬者德之聚也。子思曰：心之精神之謂聖。敬則心之精神聚乎其中矣。

三教正宗

論語五義

卷五

易曰：敬以直內，義以方外。書曰：以義制事。以禮制心。或問：以禮爲敬可乎？林子曰：禮者敬而已矣。卽事卽心，無內無外，而禮以制心者，敬以直內也。

夫脩己以敬，固君子之所以事其心矣。豈不以靜而後能存存而不息與？林子曰：靜不在靜，而心在腔子裏便能靜也。朱子曰：敬則自然靜，不可將靜來喚作敬。故靜而心在腔子裏者靜也，動而心在腔子裏者靜也。孔子曰：

出門如見大賓，使民如承大祭。動而心在腔子裏者靜也。又曰：立則見其參於前也，在與則見其倚於衡也。動而心在腔子裏者靜也。又曰：非禮勿視，非禮勿聽，非禮勿言，非禮勿動。動而心在腔子裏者靜也。又曰：造次必於是，顛沛必於是。豈特動靜之間，心在腔子裏而靜邪？雖至造次之際，亦要心在腔子裏而靜也。豈特造次之際，心在腔子裏而靜邪？雖至顛沛之頃，亦要心在腔子裏而靜也。此孔

三教正宗

論語五義

卷五

門之公案，自有心法者存焉。

林子曰：敬，敬敬，心爲一天存便是敬。故操存此心，不少懈，卽對越在天，不少違也。敬，敬敬，敬出，門使民當主一而無適。齊坐尸立，惟儼然。而若思敬，敬敬，仁惟生道，誠乃實理。而敬則生道不息，實理無虧。今人常自惺惺而不放逸也。敬，敬敬，聖學之所以成，始成終者在是。王道之所以安人安百姓者在是。敬，敬敬，老子曰：聖人抱一爲天下式。其曰抱一，則堯

之欽湯之禮。文王孔子之敬者在我矣。其曰爲天下式則堯之所以雍黎民湯之所以式九圍文王之所以光四方顯西土孔子之所以安人安百姓者在我矣。

### 原壤夷俟

或曰原壤自放於禮也。而曰孔子之故人者何也。豈原壤慕孔子之禮義而孔子喜原壤之曠達與。林子曰。若以原壤慕孔子之禮義也。必不當有夷踞之非。若以孔子喜原壤之曠達也。亦不當有叩杖之舉。由此言之。則孔子之所以與原壤者。殆非夫人之所得而知也。

### 女以子爲多學而識之者

朱註曰。聖人豈務博者哉。如天之於衆形。非物物剌而雕之者是矣。而曰卽凡天下之物。表裏精粗無不到者。豈非所謂物物剌而雕之邪。

林子曰。子貢多學而識而晏嬰亦曰不能殫

其學而究其禮。是儒者之道。在春秋之時。已失其傳矣。豈知一貫之旨。而片餉間可以立躋聖道邪。

### 無爲

或問無爲本旨。林子曰。以脩身言之。而不亂其神者。無爲也。以處事言之。而不鑿其智者。無爲也。

林子曰。聖人無心而有心。有心而無心也。無爲而有爲。有爲而無爲也。

孔子曰。無爲而治者其舜也與。或曰。舜無爲與。林子曰。舜之無爲。黃帝之無爲也。黃帝之無爲。大禹之無事也。易曰。黃帝堯舜氏作。通其變。使民不倦。神而化之。使民宜之。窮則變。變則通。而謂黃帝堯舜無爲也。可乎哉。其曰無爲者。我知之矣。爲其所當爲。而無所爲也。若大禹者。敷土刊木。莫山濬川。而孟子則曰。禹八年於外。三過其門而不入。而謂大禹無事也。可乎哉。其曰無事者。我知之矣。事其所

當事而無所事也

林子曰余歷觀帝王制作之盛未有如黃帝者。見日月星辰之象。始有星官之書。製玄衣黃裳之服。以象天地之色。至於大撓甲子。容成蓋天。更虛置閏。隸首算數。伶倫律呂。星氣之占。器用之利。內經之作。蠶桑之教。畫野分州。以監萬國。經土設井。以塞爭端。立步制畝。以防不足。制作之盛。難以勝紀。而謂黃帝無爲也。可乎哉。又曰。先黃帝而興者。如天皇氏。

三教正宗

論語五卷下

五十五

地皇氏。人皇氏尚矣。伏羲氏神農氏。人文始開。或有制作而不多見。後黃帝而興者。如唐之堯。虞之舜。夏之禹。商之湯。周之文武。人文既備。而亦無事於制作矣。由是觀之。自生民以來。制作之盛。真無有過於黃帝者矣。制作之盛。真無有過於黃帝。而謂黃帝無爲者。何也有爲而無爲也。

殺身成仁

孔子曰志士仁人無求生以害仁有殺身以

成仁。夫志士仁人豈不愛其身哉。以有仁義則身爲輕矣。而古人之所以可生可殺。可榮可辱。可貴可賤。可富可貧。而不可與爲非者。亦惟有見於朝聞夕死之明訓。而有不死者存焉。故殺身以成仁矣。而此心之仁。有不長生乎。

論語曰。未見蹈仁而死者也。若伯夷叔齊。可謂蹈仁而死矣。故曰求仁而得仁。若比干仁者。以諫而死。豈不以不仁而生。實不若以仁

三教正宗

論語五卷下

五十六

而死也。自唐虞三代以來。聖賢何其多也。或生或死。而亦未嘗稍離乎仁也。中庸曰。修道以仁。離仁則離道矣。離道則生爲徒生。死爲徒死。故曰君子去仁。惡乎成名。又曰仁以爲已任。不亦重乎。

行夏之時

或問人生於寅。而寅乃時之正。今之善也由漢以來。皆建寅。其孔子所謂行夏之時者乎。林子曰。否。此非孔子之意也。又問孔子之意。

林子曰行夏之時。吾其東周。孔子之意也。孔子曰吾得夏時焉。故寅而丑。丑而子。子而復寅者。迭建之義。新民之耳目也。自古帝王之興也。正朔之頒。所以示民遵守。使農不失時也。奚必子丑之爲非。而建寅之爲是邪。如必建寅之爲是。則成湯伊尹之聖。胡不遵而守之。而武王周公。又胡以建子爲哉。且商革夏之正。而建丑。俾民咸知有商也。周革商之正。而建子。俾民咸知有周也。此蓋聖人之微權。

三教上卷

論語三集

卷一

矣。余故曰行夏之時。吾其東周之意也。豈其使天下萬世因之。而世守之。而無所損益乎。其間邪。孔子必不然矣。孔子曰。所損益可知也。而朱子則曰。所損益者。文質三統。此其所明也。至行夏之時。乃曰。時以作事。而歲月自當以人爲紀也。何與。信如是言也。則商湯周武不當損益。而孔子所損益之言。亦非邪。昔者魯哀公問於孔子曰。舜冠何冠。孔子不對。公曰。寡人有問。而吾子不答。其意何邪。孔

子曰。以公之問。不及於大。公曰。奚爲其大。孔子曰。舜之爲君也。其德好生而惡殺。其政任賢而去不肖。明並日月。化行若神。龜鳳呈祥。麟龍叶瑞。公獨以冠冕爲問。故非大也。不以冠冕爲大。則不以輅車爲重也。可知矣。不以輅車爲重。則不以夏時爲正也。可知矣。不以冠冕爲大。不以輅車爲重。不以夏時爲正。而曰百王不易之大法也。何與。若夫佞人之遠。鄭聲之放。是誠百王之所不能易也。

論語三集

卷一

卷一

### 鄭聲淫

此重聲字

或問鄭衛之風。悉紀淫人之辭。而孔子錄之者何也。林子曰。鄭衛其風之淫乎。非必皆淫人之語也。而其風之所靡。雖臣子之不得志於君親者。亦每於此寄興而托情焉。然後始見鄭衛之風之淫也。林子曰。在上倡之。謂風在下成之。之謂俗。若必采民間之淫辭。而錄之。謂之國俗。可也。謂之國風。不可也。又曰。

貴者不能免而賤者將置力焉。賢者不能免而不肖者將奔走焉。此其所以爲風也。孔子曰：君子之德風，小人之德草，故風行而草偃者，風也。

林子曰：詩之披於樂者，聲也。古之樂也，其聲淡。今之樂也，其聲淫。故曰：移風易俗，莫善於樂。然聖人之所以放之者，以其聲也。豈徒其詩之章句焉已哉？卽其章句而披之樂焉，而靡靡之聲，足以導慾而增悲者，亦風也。宋曰：如以章句而已矣，則鄭衛之詩約有三十什，而聖人顧乃以此三十什以樂二國之風之淫，豈其然哉？

君子求諸已

林子曰：初學之要，惟在自己心上做工夫。蓋心譬木之本根也。本根既已堅固，枝葉自然茂盛。若徒尋枝摘葉，瑣屑零碎，窮年屹屹，濟得甚事？故雖古之大聖賢，大學問，亦惟近裏着已，都從心上做工夫爾。

人能弘道

林子曰：大道無名，生育天地，大道無情，運行日月，大道無形，長養萬物。道固若是其大也，而人之弘道也，則亦能若是其大矣。余最愛論語一弘字，弘也者，弘之也，以充滿斯道之分量而弘之也。

知及之仁能守之

孔子曰：知及之，之也者，之也。此也。所謂孔顏樂處，而仁在其中矣。其曰：仁能守之者，何也？

孟子曰：仁人心也，而心安乎仁者，守之也。

動之以禮

或問：動不以禮。林子曰：卽仁卽禮，卽禮卽仁，而生生不息之仁，自有天則者在焉，不思而得也，不勉而中也。豈其有待於安排而擬議邪？若或有待於安排而擬議焉，則是動不本於禮，殆非本體之自然順以出之之要道也。故曰：未善也。或問：何謂天則？林子曰：無所於規也，而自有至圓者存焉；無所於矩也，而自



有至方者在焉。此蓋天則之自然也。天則者，帝則也。而文王之不識不知，順帝之則者，動於禮而善也。矩亦則也。而孔子之七十從心所欲不踰矩者，動於禮而善也。又不觀之帝堯乎？昔者史氏稽古帝堯曰：欽明文思安安。書之開卷，只此欽之一字。欽卽敬，敬卽禮也。欽則自能明，欽則自能文，欽則自能思。又且安安而無所強者，動於禮而善也。故觀帝堯之安安也，文王之順則也，孔子之不踰矩也。

三教正統  
論語集注  
三十九  
則聖學之大成也，從可知矣。

### 有教無類

余嘗謂性本不殊，道惟一致，而其設科以教人也，固不知有儒有道有釋，亦不知有儒道釋之有正有邪。固不知有士有農有工有商，亦不知士農工商之有貴有賤，苟以是心至，斯受之矣。若軒轅之問道於空同，昌黎之留衣於大顛，何嘗以其我儒也？而於道釋則並棄之邪？伊尹農夫，太公屠叟，傳說築於傅巖，仲

由薪於韞丘，百里奚舉於市，孫叔敖舉於海，亦何嘗以其我士也？而於農工商則並棄之邪？

時從林子遊者，有已達之士，有至微之徒，人或譏林子。林子曰：天無所不覆，地無所不載，道無所不容。彼貴者不自恃其身之貴，而恃其有尊於貴者在焉；彼賤者不自知其身之賤，而知其有尊於身者在焉。吾子以其身之貴爲貴乎？以其心之貴爲貴乎？以其身之賤爲賤乎？以其心之賤爲賤乎？且衛青人奴也，而爲大將軍，邵平列侯也，而爲種瓜人，身之貴賤有時而易如此。況心本無貴賤，安可以其貴而貴之，以其賤而賤之邪？

古語曰：淘沙見金。余之淘沙者三：淘心中之沙以見金者一也，淘身中之沙以見金者一也，余嘗竊慕不追不拒之訓，歸斯受之矣。然卒叛而去之者有之，余亦不敢先意以逆之。此又以淘人中之沙以見金者一也。又曰：金

出之沙也。積沙而汰之。然後可以得金三千之徒。猶之積沙也。一貫之唯。沙中之金也。苟道不自我而絕。而得寄之曾子一人焉。則孔子之願足矣。曰。然則有自絕於孔子也。而孔子則將如之何。林子曰。其鼓孺悲之瑟乎。曰。苟有悔心之萌也。又將如之何。林子曰。其鳴冉求之鼓乎。

易曰。方以類聚。故有類而無類者。聖人之廣大也。無類而有類者。聖人之精微也。

### 友多聞

或曰。三益之友。而多聞不以爲益乎。林子曰。益矣。而多聞之益焉。可誣也。但孔子之學。貴行而不貴聞也。尚矣。故曰。未之能行。惟恐有聞。况其所聞。皆其心身之益。而可措之行者。故可聞不可行。君子有弗聞矣。

### 行義達道

林子曰。行義達道。當合窮達而言之。是亦爲政。奚其爲爲政之大旨也。故堯舜達者。固當

行其義於天下矣。而孔子窮者。獨不可行其義於萬世乎。昔者孔子之在春秋也。而春秋之作。能使天下萬世之亂臣賊子。惴惴焉而不敢肆其惡者。豈非其孔子之政。有以正之邪。余故曰。是亦爲政。

林子曰。詩書既刪。而詩書之道。達於天下萬世矣。禮樂既定。而禮樂之道。達於天下萬世矣。

或問何者。謂之義。林子曰。義者宜也。有達之

所宜行者。有窮之所宜行者。故君子之達也。以達其所宜行之道於天下者。固云達矣。而君子之窮也。以達其所宜行之道於萬世者。是亦達也。夫達也者。達之也。達而行之之謂也。故行其義於天下者。是達其道於天下也。行其義於萬世者。是達其道於萬世也。然有窮有達者。其遇也。無窮無達者。其心也。求之於古。則仲尼其人矣。余每以此語人。而未有不驚且駭者。而况能得見其人乎。

余嘗謂齊景公千駟條是亦行義達道之微旨也。豈不以景公富有馬千駟伯夷叔齊窮而餓死首陽。一則曰民無得而稱焉。一則曰民到于今稱之。而其所以行義以達其道者。亦惟存乎人爾。固不在於窮富死生間也。斯指上條而言。

### 學詩乎

過庭之訓。只曰學詩而誦詩三百。猶以爲多。然則聖人之學。豈其多識而務博邪。

三教正統

論語三教下

四三

### 性相近也

孔子曰。性相近也。習相遠也。而孟子則曰。性善者何與。林子曰。孔子相近之旨。而程子則曰。兼氣質而言之者是也。孔子又嘗繫之易曰。一陰一陽之謂道。繼之者善。成之者性。豈非孟子所謂性善哉。孟子願學孔子者。而其論性又焉有不同哉。故曰。非天之降才爾殊也。其所以陷溺其心者然也。又曰。或相倍蓰而無算者。不能盡其才者也。又曰。故術不可

不慎也。其孔子之所謂習相遠者與。

### 惟上智與下愚不移

或問上智與下愚不移。豈其無知無能也。而孔子謂之下愚與。林子曰。此非孔子之所謂下愚者。若以無知無能而以爲下愚。焉則亦子之無知無能也。是亦下愚不移與。殊不知孔子之所謂下愚者。非爲無知無能之下愚。而安於下愚者道也。乃爲有知有能之下愚。而自謂上知者道也。然則上知之可愚也。豈其不可得而移邪。林子曰。能移則便爲上知。不能移則終於下愚。夫亦存乎人爾。

三教正統

論語三教下

四四

林子曰。愚者之愚。可得而移也。而知者之愚。則自以爲知。不可得而移也。不肯者之不肯。可得而移也。而賢者之不肯。則自以爲賢。不可得而移也。

林子曰。知聖人之可爲。覺聖人之可爲者。上知下愚一也。知聖人之可爲。覺聖人之可爲。而必爲之者。上知之所以爲上知也。知聖人

之可爲覺聖人之可爲而不爲之者下愚也所以爲下愚也

林子曰。纔知聖人之可爲。纔覺聖人之可爲。而爲之者。上知也。忽然而不知不覺而不爲之者。便是下愚。雖知聖人之可爲。雖覺聖人之可爲。而不爲之者。下愚也。忽然而能知能覺。而必爲之者。便是上知。

或者以下愚之人。豈能知聖人之可爲。覺聖人之可爲。邪。林子曰。余所謂下愚者。非與至

三教正

論語

四

愚之下愚者道也。乃與上知之下愚者道也。又問上知之下愚。林子曰。汝獨不聞夏之桀。商之紂乎。天下萬世。孰不以爲至愚也。其所謂強足以拒諫。辯足以飾非者。其愚邪。其不愚邪。謂非上知之下愚而何。若至愚之下愚。昏昧迷蒙。亦惟寒而知衣。饑而知食。已爾。然而知寒而衣。知饑而食。則亦有真知真覺者在焉。不謂之天之青。日之明。而爲重雲之所障蔽。邪。至於風吹雲散。天復而青。日復而明。

安知其不能爲聖人。而得其性善之本體也。故曰。天地無棄物。聖人無棄人。

林子曰。爲惡之人。至於盜跖極矣。而性善之孔子固在也。

### 召子欲往

老子曰。和其光。同其塵。林子曰。何以謂之。和其光。而明乃光之體也。其曰復歸其明者。和其光也。若佛。拈公。山。弗擾之。在春秋。斯其爲塵也大矣。召子欲往。非所謂同其塵乎。故曰。

三教正

論語

四

吾豈匏瓜也哉。焉能擊而不食。又曰。如有用我者。吾其爲東周乎。故夏桀。非不塵也。而伊尹。則五就桀。唐之女主。非不塵也。而狄梁公。則仕女主。至於柳下惠之不恭。雖曰君子不由也。而曰爾爲爾。我爲我。爾焉能免我哉。是亦同塵之義也。夫人幼而學之。壯而欲行之。孟子曰。孔子三月無君。則皇皇如也。若巢父。許由。且洗耳矣。牛且耻飲其下流矣。萬古清風。是亦特潔其身已爾。而斯人之徒。謂之何。

哉

多識於鳥獸草木之名

其曰其緒餘又足以資多識者是矣。而曰卽凡天下之物若一草一木之屬。豈非所謂緒餘邪。

禮樂

林子曰。禮也者。序也。何物非禮。樂也者。和也。何物非樂。以此舉禮樂。則禮樂之情得矣。

林子曰。星辰錯陳而有紀者。樂而禮也。江海

衆注

論語注

四七

異流而竝入者。禮而樂也。又曰。草木其華者。禮之文也。禽鳥其聲者。樂之和也。故觀之天地。稽之庶彙。豈必變夷復生。而禮樂可興矣。

子欲無言

林子曰。子按康節詩曰。恍惚陰陽初變化。氤氲天地乍迴旋。中間些子好先景。安得工夫入語言。又曰。讀書每到天根處。長懼諸公問極玄。實仲尼無知之妙。無言之境也。非不欲言也。不能言也。然非有實探天根之處。親詣

恍惚之域者。其孰能知之。

子貢曰。子如不言。則小子何述焉。不謂之欲因言以述道。而道果可以言而述邪。又曰。夫子之言性與天道。不可得而聞也。不謂之欲因聞以得道。而道果可以聞而得邪。余於是而知無行不與。乃所以接顏曾者。流也。而不言之傳。無聞而悟。殆非子貢而下之所能得而知也。夫顏曾尚矣。而子貢之穎悟。猶且不能得而知。况後世乎。

衆注

論語注

四八

釋迦臨入涅槃。文殊大士請佛再轉法輪。釋迦咄曰。文殊。吾四十九年住世。未曾說一字。汝請吾再轉法輪。是吾曾轉法輪邪。孔子所謂子欲無言也。夫曰欲無言者。而前此則有言矣。故有言之教。其教之以民可使由之道乎。無言之教。其教之以不可使知之道乎。林子曰。天不言。而所以立天之極。則四時之所以行。萬物之所以生者。在是矣。聖人不言。而所以立身之極。則四時之合序。萬物之皆

備者是在是矣

比下諫而死夷齊餓于首陽 並釋

林子曰。舍身以事佛者。舍身以事心也。微生問曰。豈非卽心卽佛之謂與。願聞其人。林子曰。比干以忠而剖死。伯夷以清而餓死。能事心也。若匹夫匹婦之經於溝瀆也。知舍身而不知事心矣。

柳下惠爲士師三黜

林子曰。三黜者何。黜者辱也。黜而辱之者三。

三教正宗

論語正義

四元

也。若旣退矣。安得不去。而况三乎。

時有聞林子黜辱訓義。大以爲非。遂造林子以與林子論辯。林子未之答。而先問之曰。兄官矣。今何爲才仕。答曰。吾旣以考績家居矣。惡得而仕諸。林子曰。若柳下惠旣退之三矣。而猶不去。兄何其果也。殆非柳下惠之聖之和矣。於是乃以林子黜辱之訓義爲是。林子乃復語之曰。孔子之道。進禮退義。一何嚴也。言弗行也。則去之。禮貌衰則去之。甚而至於

身可死也。道不可枉也。孔子曰。自古皆有死。枉道未必能生。而直道未必能死者乎。

無可無不可

孔子曰。無可無不可。或者徒知所以不可。而不知所以可。卽曰能清是亦伯夷叔齊其人。與若孔子則伯夷叔齊矣。而未嘗以降志辱身而自以爲羞也。徒知所以可。而不知所以不可。卽曰能和是亦柳下惠少連其人與。若孔子則柳下惠少連矣。而未嘗以不降志不

三教正宗

論語正義

五元

辱身而自以爲潔也。

林子曰。伯夷叔齊之器。只貯得一箇清。柳下惠少連之器。只貯得一箇和。若孔子清矣。時而和也。則和孔子和矣。時而清也。則清。故曰君子不器。

日知其所亡 忘音

林子曰。亡有二義。有死亡之亡。謂其心之死也。則生之有出亡之亡。謂其心之放也。則存之。由是而等而上之。生生而不息。存存而匪

衡者賢人之學也。復由此而等而上之。不待生而自無不生。不待存而自無不存者。聖人之至也。然其初學之功。亦惟在於操之使不亡爾。譬九仞之山。始於平地之一簣者。造聖之漸也。

不得其門而入

林子曰。夫子之牆數仞矣。而不得其門而入者。是亦聖門之所謂門外漢也。雖有穎悟。終落空無性與天道。豈得而聞。

三教正統  
論語五義下  
五二  
允執其中

黃生州問執中。林子曰。思不出位者。執中也。林子曰。堯舜允執之中。孔子中心之中也。或問允執之旨。林子曰。書曰。人心惟危。道心惟微。惟精惟一。允執厥中。蓋言心與精而爲一。而會歸於黃中之中。而允執之者。此堯舜之所以開道統之傳。而爲萬古聖學之宗也。若孔子一貫之一。是亦精一之一也。余於是而知堯之欽。欽此也。孔子之敬。敬此也。中庸

之誠。誠此也。易之艮其止。書之安汝止。詩之敬止。禮之母不敬。無不在此也。

古人有言曰。惟天下之至精。能合天下之至神。精與神一而不離。則變化在我矣。夫心神也不有精以養之。不可也。蓋人之始生也。而神與精本不相離。而堯舜精一以執中者。直不過以復其不相離之本體爾。故曰。性之也。豈非其成性之本體之本如是邪。

林子曰。天命之謂性。心由性生也。而心屬坎。

三教正統

論語五義下

五二

內之肝心脾肺腎。猶外之木火土金水也。念常在於欲。卽謂之人心。念念常在於道。卽謂之道心。然以道存心。豈不善哉。特賢人持守之功。殊非聖人頭腦學問。忘其本根。不由中出。故曰。惟微。若能知吾身之中而允執之。則性由此立。道由此出。譬山下之泉。涓涓不竭。此象以養正。乃聖功之大也。

夫堯舜曰。允執矣。而所謂中者。豈非其有定位之中與。林子曰。堯舜所謂允執厥中者。非



以其中之有定位也。而允執之矣。若以其中之有定位也。而允執之。則堯舜之允執也。而反爲中所束縛矣。烏得謂之中。明日又問曰。喜怒哀樂之中。與允執厥中之中。同與。林子曰。不同。喜怒哀樂之中。無定位之中也。允執厥中之中。有定位之中也。夫旣曰允執之中。無定位之中矣。而今復曰允執之中。有定位之中也。吾竊惑焉。敢問。林子曰。堯舜神聖矣。其所相授受。以爲學者。雖與人異。亦與人同。

三教正宗

論語集注

五三

也。故始而中有定位。堯舜之始學與人同也。而所謂允執者。允執而允執之也。終而中無定位。堯舜之神聖與人異也。而所謂允執者。不允執而允執也。

林子曰。譬果核之中者仁也。仁其無定位乎。旣而芽矣。條矣。華矣。實矣。而莫非仁也。仁其有定位乎。或問莫非仁也之旨。林子曰。芽而條。條而華。姑且未論。而其實矣之中。一實一仁也。程子曰。天體物而不遺。猶仁體事而無

不相也。

林子曰。譬之石焉。隨所在而擊之。則火矣。是夫之未發也。豈其有定位邪。

林子曰。中有定在者。在此中也。而曰中無定在者。乾坤合處。乃真中也。以其可得而允執也。故曰有定在。然豈特在此一身之內爲然也。是雖一身之外。而遍滿天地。亦皆吾心之中也。又豈特在此天地之內爲然也。是雖天地之外。而遍滿虛空。亦皆吾心之中也。易曰。

三教正宗

論語集注

五四

周流六虛。余亦曰。此心滿六虛。

林子曰。允執厥中之言。至於今固在也。孰有能知其中而允執之者乎。故曠百世而相感焉。謂之有所傳乎否邪。而其所以相感者。又何物也。而謂之無所傳乎否邪。若禹臯陶則見而知之。而謂之有所傳乎否邪。若湯則聞而知之。而謂之無所傳乎否邪。大抵見不以目。聞不以耳。而合堂異代之際。自有不見而見。不聞而聞。而相爲感通之機。殆非夫人之



所能察識也

不知命無以爲君子

或問何謂命之真去處也。林子曰。身命落處。卽是我之真去處也。獨不觀之男女媾精。一點子宮者乎。而所謂子宮者。是胎人之真去處也。而胎聖而胎仙。而胎佛。亦有所謂真去處者在也。若也。不知真去處之所在。則不能知命。不能知命。又安能立命。不能立命。又安能盡命。故知命而立命者。君子也。立命而盡

命者聖人也

命者聖人也

命者聖人也

堯峯顯還禪師聞雷聲。示衆曰。還聞雷聲麼。還知起處麼。若知起處。便知身命落處。林子曰。昔者邵堯夫問於程伊川曰。雷起甚處。蓋欲示之以根本之學。一陽之義也。伊川不悟。而曰起處起。惜哉。

門人

朱廷輝  
何獻可

周李曰果  
王仁德  
全命梓